一 個 大 童 話

我在中國的四十年(1946-1986)

遇羅錦 著

晨鐘書局

獻給

遇羅克

目　錄

第二部

序：不朽的遇羅克

胡 平

一

遇羅克的妹妹、現居德國的遇羅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後，將這部六十萬言的傳記小說《一個大童話》呈現於讀者面前。

1966 年文革紅八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橫行一時，25 歲的北京徒工遇羅克寫下長文《出身論》，不僅向對聯，而且向中共實行多年的階級路線即出身歧視政策發起了最有力的挑戰，在那個最黑暗的時代，發出了爭取平等與人權的最強音。一個「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當時就造成了震動全國的效應。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沒有先例的。1968 年 1 月，遇羅克被捕入獄。1970 年 3 月 5 日，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年僅 27 歲。

1978－79 年，民主牆運動興起，民間刊物《四五論壇》、《今天》與《沃土》等率先發表了頌揚與紀念遇羅克的詩文。這一年的 11 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文為遇羅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時期》和《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遇羅克的長篇報導，稱遇羅克為「逆風惡浪中的雄鷹」、「劃破夜幕的隕星」。在 1980 年第 3 期《當代》文學雜誌上，遇羅錦發表了她的處女作《一個冬天的童話》，引起廣泛好評。但緊接著，由於她那部剛發表就被禁止的小說《春天的童話》以及她的離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捲入巨大爭議的漩渦。作者受到來自官方的道德批判。1986 年，遇羅錦應邀訪問德國，并在德國申請政治庇護。1987 年，臺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愛的呼喚》。那以後，遇羅錦就在德國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後，遇羅錦完成了這部傳記小說《一個大童話》。這部作品涵蓋了她早先兩部《童話》和《愛的呼喚》的內容，并有大量的增刪、修改和補充。可以說，這一本書寫盡了她在中國度過的前半生。遇羅錦說：「我畢生祇這一本書。」類似的話我也聽別人說過。說這種話的人，十之八九，早先都沒想過當作家，而是懷抱別的志願；然而，殘酷的專制暴政無情地擊碎了他們原有的人生理想，給他們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巨大苦難和傷痛。這就刺激那顆不甘屈服的心靈湧起一種強烈的衝

動：寫下來，把自己經歷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寫下來，讓自己的苦難生涯成為一本書。因為人生衹有一次，所以他們畢生衹有一本書。

遇羅錦說，她并不想得罪人；她衹想講真話，可是講真話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實上，這是寫傳記寫回憶錄常常遇到的問題。我的朋友周舵早先就說過：「西諺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錢給他。』其實還有比這更糟的。你衹須寫一篇回憶錄之類的文字拿去發表。」如果你寫的是公眾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簡單些；如果你寫的是普通人，寫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會比較麻煩。這可能涉及到個人隱私問題，涉及到要不要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問題，更何況人的記憶可能有誤差，可能有選擇性，等等。我想，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發明小說這種虛構的文學形式的一個原因。事實上，有些小說其實是傳記，而有些傳記倒更接近於小說。

可是，遇羅錦這部書要寫她的哥哥遇羅克，而遇羅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虛構的。一個真實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虛構的。不錯，小說家虛構的英雄很可以比真實的英雄更絢爛多彩。有哪一個真實的間諜能比得過 007 呢？因為小說家可以隨心所欲地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下任意多的場合與機會，讓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現其各種各樣的偉大品質，衹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實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就不會碰上這麼多這麼巧的機遇。但也正因為如此，成熟的人們總是更敬仰真實的英雄。因為任何英雄行為，無不意味著對人生的孤注一擲，而生命是沒有替代品的。那種觸及我們生命存在最深處的震撼衹能來自一個真實的生命行為。

是故，遇羅錦把自己這本書叫「傳記小說」。「為什麼這本書叫傳記小說？」遇羅錦在給我的一封信裏解釋道，「有關遇羅克的文字，是非常嚴肅、認真的，是與『小說』無關的；而有關我自己的愛情與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單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說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議讀者把後一部分當小說讀，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實的真實，衹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實；不必把書中人物在現實中對號入座，衹看在當時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樣的人物和那樣的故事。

二

這裏，我要談談遇羅克。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讀到遇羅克《出身論》時的那種喜悅與振奮。那是 1967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同學告訴我，他在他的一位外校同學那裏見到一篇批判「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文章，精彩極了。我立即和他趕

往那位同學所在的學校。在一間昏暗而零亂的學生宿舍裏，那位同學拿出了一份皺巴巴的《中學文革報》，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論》，作者落款「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讀，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沒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個論點和論據，我對它們太熟悉了。我覺得我不像是在讀別人的文章，而像是在讀自己的思想。我也是黑五類子女，飽受出身歧視之苦，有過和遇羅克相似的經歷和思考。我第一次發現在階級路線的問題上還有別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樣，而且表述得那樣嚴謹、清晰、深入與精闢。我頓時感到信心倍增。這真是一種奇妙無比的感覺，你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思想，因為與眾不同而總是不夠自信，如今，你無非是從另一個人那裏聽到了同樣的聲音，而這個聲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樣孤單，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這就是理性的力量，這就是思想的力量。

匆匆讀完《出身論》，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已經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我知道我絕不可能寫得比它還好。接下來，我和同學們商量，辦起了一份小報——那是成都市中學生的第一份鉛印小報，轉載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文章。1968 年秋，學校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我被工宣隊軍宣隊編入「學習班」受審查挨批判，那時給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許多問題。事後我才得知，我這次被清理原來和當初轉載遇羅克的文章大有關聯。祇是他們查不出我和那個北京的「反革命組織」有什麼聯繫，所以沒有定下更嚴重的罪名。

1970 年初夏，我在四川農村插隊當知青時，一位朋友告知，《出身論》的作者被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他的名字叫遇羅克。我異常悲憤，幷從此記住了這個名字。1978 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學，入學不久就參加了民主牆運動，成為民刊《沃土》之一員。我從若干新朋友，特別是民主牆的朋友那裏知道了關於遇羅克的很多故事。1980 年暑假，我探親回到成都家中。這天，母親拿出她收存的那份登有介紹遇羅克事蹟的《光明日報》對我說：「要是你那時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樣的命運。」在這一年年底北京大學舉行的自由競選活動中，一批中文系同學向競選者提出一份問答表，其中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最敬佩誰」，我毫不猶豫地寫下「遇羅克」。

三

誠如徐友漁先生所說，在人類歷史上，一身兼思想家與烈士二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羅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羅克，理解《出身論》，我們必須回到

當時的環境之中。《出身論》開篇第一句話寫道：「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句平實的陳述，作者便把批評的鋒芒不衹局限於文革初期的「對聯」，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實行多年的所謂階級路線。現在的人，恐怕已經很難想像，在當年，出身歧視問題有多嚴重多荒謬多惡劣，恐怕也很難理解遇羅克發表《出身論》需要怎樣的智慧和勇氣。

有西方漢學家說，民主牆時期出現的朦朧詩人，是「在太空船時代獨立地發明了自行車」。誠然，倘從人類思想史著眼，遇羅克的思想并沒有什麼新穎原創之處。但是，遇羅克是在極端黑暗、 極端閉塞的環境中獨立獲得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無疑是相當強大、相當富於原創性的。不錯，在當年，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黑五類子女——認識到階級路線的不公正，但是他們未能把此一認識提升到人權與平等的高度并予以透徹的闡發，更未能像遇羅克那樣敢於發出不平之鳴，并善於利用機會，把平等與人權的理念傳到億萬中國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間很多名噪一時的文章相比，《出身論》離當年中國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誰都遠，可是，它離當年中國的社會現實比誰都近。時隔四十多年後，我們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間那些轟動一時的具有異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論》無疑是最傑出的。遇羅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五七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樣。這不僅僅是敬佩，而且也是認同。遇羅克屬於我們。他是為我們而呼喊，為我們而犧牲的。正像林昭不衹屬於右派，遇羅克也不衹屬於所謂黑五類子女。因為遇羅克呼籲的是普遍的人權與平等。遇羅克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十年前，我寫文章呼籲：一切感念、崇敬遇羅克的人們，自己募款，自己設計，為我們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為永恆的紀念。不久前，萬潤南也寫文章紀念遇羅克。他把遇羅克和發表《我有一個夢》的馬丁·路德·金相提并論。萬潤南說：「我也有個夢，每年的 3 月 5 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二〇〇八年十月於紐約

作者前言

在中國，一個普通的女人，她能引出下列文章的出現，這本書便值得一寫了：

1 《這是『實話文學』——評〈一個冬天的童話〉》（鄭定，《作品與爭鳴》，1981 年第 1 期）；
2 《關於作者遇羅錦一些情況的爭論》（成邊，《作品與爭鳴》，1981 年第 1 期）；
3 《共感呼家遇さしの赴日手記》（荒井利明，《讀賣新聞》，1980 年 11 月 2 日）；
4 《沒有生與愛的歲月——關於〈一個冬天的童話〉》（言之，《文匯報》，1980 年 10 月 31 日）；
5 《遇羅錦與〈一個冬天的童話〉——訪遇羅錦同志》（汪祺軍、丘正平，《安徽日報》，1980 年 12 月 26 日）；
6 《從生活到『童話』——記和遇羅錦的一次談話》（劉傳銘，《合肥晚報》，1980 年 12 月 15 日）；
7 《以實話報實話——致遇羅錦》（吳璽紋；《南寧晚報》，1980 年 11 月 4 日）；
8 《幷非童話——評〈一個冬天的童話〉》（易言，《文藝報》，1980 年第 11 期）；
9 《我為什麼要判決他倆離婚》（黨春源；《新觀察》，1980 年第 6 期）；
10 《關於愛情與婚姻的討論》（戴晴，〈蔡師傅沒有錯，法院判得也對〉；任進全，〈不能開綠燈〉；海歌〈尊重人的感情〉；《新觀察》，1980 年第 7 期）；
11 《關於愛情與婚姻的討論》（丁希，〈離婚與道德〉；羅靖，〈另一些被告〉；陳忱，〈遇羅錦應負道德責任〉；許煥隆，〈報刊不應當抱讚賞態度〉；明明，〈為青年的幸福創造條件〉；張大樂、新顏，〈將會引出許多人的苦惱〉；宋耀增，〈不讓離婚會助長道德敗壞〉；《新觀察》，1980 年第 8 期）；
12 《關於愛情與婚姻的討論》（李勇極，〈『感情說』的勝利〉；曉霞，〈新的突破〉；金明，〈對待婚姻、家庭不能完全從私利出發〉；伍渚，〈兩代人的距離〉；江祥綱，〈操之過急〉；《新觀察》，1980 年第 9 期）；

13 《關於愛情與婚姻的討論》（張春生、宋大涵，〈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應當是自由的〉；馬建光，〈加強家庭的穩固性對『四化』有利〉；彭玉珍，〈她取消了離婚的念頭〉；玲宣，〈中世紀式的悲劇還在發生〉；黃繼珊，〈新長征的號角把我吹醒了〉；林旭，〈都是受害者〉；《新觀察》，1980 年第 10 期）；

14 《如何正確處理離婚案件？》（黨春源，〈感情破裂就是判決離婚的依據〉；盧新華，〈應該掙脫這鎖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終審裁定書（80）中民字第 949 號』；金桔、雅麗，〈對新的愛情婚姻觀的嚴肅探索〉；崔裕蒙，〈理想的天國代替不了現實生活〉；孔黎，〈離婚問題要講點道德和良心〉；方石，〈對小資產階級情調不能遷就〉；楊從善，〈感情不和就離婚不是通往幸福的大道〉；《民主與法制》，1981 年第 2 期）；

15 《如何正確處理離婚案件？》（張宗厚，〈訪蔡鐘培〉；涂運初，〈做一個高尚的人〉；高俊良，〈悲劇是誰造成的？〉；沐本武、楊肇生，〈離婚的是非〉；《民主與法制》，1981 年第 3 期）；

16 《如何正確處理離婚案件？》（李勇極，〈我為什麼願當遇羅錦的訴訟代理人〉；楊向東，〈我為什麼要代理蔡鐘培上訴？〉；張必佑，〈判決遇羅錦與蔡鐘培離婚是正確的〉；趙奇、邢文鑫，〈一審法院的判決是欠妥的〉；金石文，〈學習馬克思的『論離婚法草案』〉；曹一文，〈個人陰私案件不應公開審理和報導〉；〈關於遇羅錦、蔡鐘培離婚案的來稿綜述——全國各地來信來稿踴躍參加討論——一件普通離婚案反映了一個社會問題——什麼是愛情——何謂『感情確已破裂？』——怎樣貫徹新婚姻法？——幾點建議〉；《民主與法制》，1981 年第 4 期）；

17 《如何正確處理離婚案件？》（柳營，〈遇羅錦、蔡鐘培離婚案重審側記——不公開審理、不准許旁聽——准許雙方離婚——好離好散、不是仇人是同志——誠懇待人、一碗水端平——『滿意！』〉；黨春源，〈對審理遇羅錦離婚案的補充說明〉；史文熊，〈愛情之花為崇高的理想而開放〉；吳洪，〈反對輕率離婚〉；《民主與法制》，1981 年第 6 期）；

18 《回顧一起離婚案的宣傳》（百歲蘭；《民主與法制》，1982 年第 1 期）；

19 《〈回顧一起離婚案的宣傳〉發表後的反映》（王伯祥，〈這個討論有沒有積極意義？〉；王峻岩，〈也談一起離婚案的宣傳教育〉；吳倫，〈這樣的『反批評』要不得〉；顧延德，〈要多一點自我批評〉；《民主與法制》，1982 年第 4 期）；

20 《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寫在參加〈一個冬天的童話〉座談會之後》（丘勝威，《武漢師院漢口分部校刊》1981 年第 1 期）；
21 《遇羅錦和她的作品》（《當代文學研究參考資料》，1981 年第 1 期）；
22 《從一部未得獎的優秀作品——〈一個冬天的童話〉呼籲文藝立法》（黃宗英，《爭鳴通訊》，1981 年第 1 期）；
23 《給評獎委員會的信》（李春光，《爭鳴通訊》，1981 年第 1 期）；
24 《訪〈一個冬天的童話〉作者遇羅錦》（鶴松、國臣、《爭鳴通訊》，1981 年第 1 期）；
25 《李春光同志給〈文藝報〉中篇小說評選委員會的信》（《思想文化動態》，1981 年 7 月 25 日）；
26 《黃宗英將部分獎品轉送遇羅錦》（《當代文學研究參考資料》，1981 年第 6 期）；
27 《沒有春天的〈春天的童話〉》（余蜀，《羊城晚報》，1982 年 5 月 13 日）；
28 《一篇污染人們心靈的作品》（肖汀，《工人日報》，1982 年 5 月 17 日）；
29 《真實與事實》（龔熙，《羊城晚報》，1982 年 5 月 11 日）；
30 《藝術，不容玷污》（徐啟華，《文匯報》，1982 年 5 月 18 日）；
31 《利己主義靈魂的自我暴露——評〈春天的童話〉》（陳小川、陳中冀，《中國青年報》，1982 年 5 月 13 日）；
32 《一個污染精神文明的『童話』——請看〈春天的童話〉究竟是篇什麼作品》（《經濟生活報》，1982 年 5 月 29 日）；
33 《評〈春天的童話〉的錯誤傾向——在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易准，《羊城晚報》，1982 年 5 月 20 日）；
34 《〈春天的童話〉給了人什麼？》（劉光、曉楠、穆傳，《中國青年報》，1982 年 5 月 2 日）；
35 《職業道德》（林涵表，《北京日報》，1982 年 4 月 29 日）；
36 《對〈春天的童話〉及〈花城〉的批評》（《文摘報》，1982 年 5 月 11 日）；
37 《市文聯研究部、市社科所文研室和市文藝學會召開座談會，討論長篇小說〈春天的童話〉，許多同志指出，這篇小說有嚴重錯誤》（《北京日報》，1982 年 5 月 30 日）；
38 《生活醜和藝術美》（曉江，《人民日報》，1982 年 6 月 2 日）；
39 《知恥說》（徐仲華，《北京日報》，1982 年 6 月 22 日）；

40 《中共圍攻陰私文學——遇羅錦〈春天的童話〉引起風波》（蘇梅，香港《爭鳴》，1982 年第 6 期）；

41 《遇羅錦：新時期的叛逆女性》（牧夫，香港《七十年代》，1982 年第 7 期）；

42 " Le nouveau conte d'hiver, YU Luojin, Ed. C. Bourgeois ", *Le monde libertaire*, 1982,4,1 ;

43 " YU Luojin, une Anne FRANK chinoise ",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1982,4,1-8 ;

44 " Une victime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 *Le monde*, 1982,4,16 ;

45 " La scandaleuse de Pékin ", *Libération*, 1982, 2,13 ;

46 " Chine de la vérité, Chine de l'illusion ", *Le quotidien de Paris*, 1982,4,20 ;

47 " La jeunesse des dernières années " ;

48 " Livres à lire ", (Le nouveau conte d'hiver, YU Luojin, Ed. Christian Bourgeois) ;

49 " Notes bibliographiques ", *Culture et ...* , 1982, 5 ;

50 " Miel et vinaigre ", *La liberté*, 1982 ;

51 " Le nouveau conte d'hiver, YU Luojin ", *Cosmopolitan*, 1982, 5 ;

52 《追求與陷阱》（黃浩，《希望》，1982 年第 3 期）；

53 《淺談羽姍》（亦明，《希望》，1982 年第 3 期）；

54 《是私欲，不是愛情》（肖亮，《希望》，1982 年第 3 期）；

55 《〈春天的童話〉應當批評》（居松，《作品與爭鳴》，1982 年第 7 期）；

56 《一部有嚴重思想錯誤的作品——評長篇小說〈春天的童話〉》（蔡運桂，《花城》，1982 年第 3 期）；

57 《我們的失誤》（《花城》編輯部，《花城》，1982 年第 3 期）；

58 《文學評論家孔羅蓀談〈春天的童話〉》（《每週文摘》，1982 年 7 月 16 日）；

59 《〈花城〉編輯部為發表〈春天的童話〉作自我批評》（《文摘報》，1982 年 8 月 31 日）；

60 《〈花城〉載文批評長篇小說〈春天的童話〉幷作自我批評》（《作品與爭鳴》，1982 年第 11 期）；

61 " Untying the knot in China ", *Time*, February 15, 1982 ;

62 《遇羅錦的婚訊》（苗爍，香港《爭鳴》，刊期不詳）；
63 《遇羅錦擇偶秘聞》（雲芸，香港《鏡報》，1982 年第 11 期）；
64 《關於〈春天的童話〉的批評》（《當代文學研究参考資料》，1982 年第 11 期）；
65 《當代女作家介紹》（《當代文學》1982 年第 1 期）；
66 《我讀〈高山下的花環〉》（丁玲，《紅旗》，1983 年第 4 期）；
67 《一宗離婚案何以轟動全國》（許晴，香港，刊名不詳，1982 年第 1 期）；
68 《關於〈春天的童話〉及其批評的反映——讀者來信來稿摘編》（《〈花城〉內部讀物》，1982 年 6 月 30 日）；
69 《暨大學生座談〈春天的童話〉》（程木木，刊名不詳，1982 年第 6 期）；
70 《踏遍京郊尋訪遇羅錦》（徐四民，香港《鏡報》，1983 年第 3 期）；
71 " Die Liebe ein Traum, oder: scheidung Art Chinesisch ! ", Michael Nerlich, *Palaver*, 12. 1982 ;
72 " Leading Feminist's Writings Spark Debate in China ", *The Sacramento Bee*, May 8, 1982 ;
73 《大陸女作家不向壓力低頭——遇羅錦敢作敢為，任由他人笑罵，找到理想新伴侶，暢談私人生活》（兆輝，香港《星島晚報》，1983 年 5 月 9 日）；
74 《關於〈求索〉的求索》（余從、由之，〈祝賀與希望〉；吳家祥，〈試談遇羅錦及《求索》〉；陳中宣，〈給探索者〉；《個舊文藝》，1983 年第 5 期）；
75 《究竟要〈求索〉什麼？》（曉嵐，《雲南日報》1983 年 9 月 4 日）；
76 《這是一篇什麼樣的文學作品——讀自傳小說〈求索〉》（黃代，《雲南日報》，1983 年 9 月 7 日）；
77 《該制裁的『天性』》（江水流，《雲南日報》，1983 年 9 月 4 日）；
78 《〈求索〉什麼？》（《文摘報》1983 年 10 月 14 日）；
79 《用馬克思主義駁邪說驅迷霧——北大倫理學教研室在教學中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宋憶平，《北京日報》，1983 年 11 月 2 日）；
80 《〈雲南日報〉載文批評〈求索〉》（《大眾日報》，1983 年 11 月 2 日）；
81 《雲南〈個舊文藝〉召開座談會認為：〈求索〉是作者鼓吹『性解放』的產物》（《報刊文摘》，1983 年 12 月 6 日）；

82 《文學期刊要正確反映當代生活——〈當代〉雜誌重視社會效果》（《人民日報》，1983年11月12日）；

83 《學習〈鄧小平文選〉，開創文學創作新局面，個舊市文聯、〈個舊文藝〉編輯部舉行座談會，討論〈求索〉和反映邊疆民族題材等問題》（《個舊文藝》，1983年第6期）；

84 《不應這樣求索》（蘇策，《個舊文藝》，1983年第6期）；

85 《正確的批評是『寒流』嗎？》（任之，《個舊文藝》，1983年第6期）；

86 《〈求索〉的作者為什麼擺脫不了『困境』》（晉益言，《個舊文藝》，1983年第6期）；

87 《不是『寒流』，而是正義》（辛未默；《個舊文藝》1983年第6期）；

88 《病態心靈的〈求索〉》（高之，《個舊文藝》，1983年第6期）；

89 《從〈求索〉中的一首詩談起》（張慈，《個舊文藝》，1983年第6期）；

90 《究竟要〈求索〉什麼？——〈雲南日報〉發表文章批評〈求索〉》（肖紀，《宣傳手冊》，1983年第2期試刊）；

91 《剖析一篇『自傳小說』對恩格斯話的歪曲》（王秀花，《北京日報》，1984年1月7日）；

92 《出名和出醜》（康凱，《北京文學》，1983年第12期）；

93 《『求索』新說》（敢峰，《人民日報》，1983年12月30日）；

94 《出名和出醜》（《文摘報》，1984年1月13日）；

95 《有害的探索，可慮的效果——評自傳體小說〈求索〉》（黎生，《學習與研究》，1984年第2期）；

96 《我們的錯誤和教訓》（〈個舊文藝〉編輯部，《個舊文藝》，1984 年第 1期）；

97 《值得警惕的挑戰》（高雲，《個舊文藝》，1984年第1期）；

98 《想一想自己的立足點》（菊潭，《個舊文藝》，1984年第1期）；

99 《如此『愛情真諦』——跟蹤〈求索〉的探索》（康凱，《北京文學》，1984年第2期）；

100 《遇羅錦・遇羅克アルバム（写真六葉）》，《遇羅錦の處女作「一個冬天的童話」》（安本 実，《咿啞》，1981年第17期）；

101 《遇羅錦自傳小說在法國出版》（明蕾，香港《爭鳴》，刊期不詳）；

102 〔法文評論二十余篇，從略〕；

103 《中國文學情癡》（劉培芳，《聯合早報》，新加坡，1984 年 1 月 30 日）;
104 《鐵牢裏的天窗——轟動大陸的女作家遇羅錦》（臺灣《時報週刊》，第 336 期）；
105 《遇羅錦的感情自白：墮落的幸福》（臺灣，《時報週刊》，第 338 期）；
106 〔德文評論二篇，從略〕；
107 《〈中國文學〉創刊號發表遇羅錦的作品》（《文摘報》，1984 年 12 月 21 日）；
108 《〈文藝新世紀〉將展開爭鳴——如何看待〈人啊！人〉和〈春天的童話〉》（《報刊文摘》，1985 年 2 月 19 日）
109 《做女人不難，說真話難》（童亮壯，《社會報》，1985 年 2 月 17 日）；
110 《遇羅錦近況》（畢嘉、辛子，《鄭州晚報》，1985 年 2 月 24 日）；
111 《江西『知識・人才』社會學院開學在即——應邀來贛講學的名人學者簡介》（《江西日報》，1985 年 3 月 6 日）；
112 《遇羅錦近影》（劉經偉、陳宗立，《西寧報》，1985 年 3 月 30 日）；
113 《遇羅錦尋訪記》（王嘉貴，《鄭州晚報》，1985 年 2 月）；
114 《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燕石，《羊城晚報》，1985 年 4 月 1 日）；
115 《重讀〈春天的童話〉》（潘亞暾，《羊城晚報》，1985 年 4 月 1 日）；
116 《訪遇羅錦》（劉瀏、陳宗立，《人才天地》，1985 年第 4 期）；
117 《也談〈春天的童話〉——幷兼討論幾個問題》（李懷隕，《文藝新世紀》，1985 年第 1 期）；
118 《對〈春天的童話〉的再思考》（吳新，《文藝新世紀》，1985 年第 2 期）。

以上文章，僅截至 1985 年 10 月 4 日為止。別人寄來的、順手得到的，幷未特意去搜集。一個太普通的女人，若不在書中盡情地傾訴一切，實在對不起這些文章的厚愛。

第 一 部

1. 歡樂的家

兩歲以前，我一天到晚傻樂，從來不哭；它像徵著我生命的根基——在母親孕育我的九個月裏，我是那麼樂觀欣喜地準備迎接新世界；及至呱呱墜地，兩年之久，都止不住洋溢出那另一個宇宙的歡樂。

兩歲以後，我卻成了「哭不精」——現實的這個宇宙，并不如母腹中那樣安寧。我受不了外來的挑釁，一哭能不住聲地哭上兩三個小時。滿肚子的委曲，皆因比我大四歲的哥哥羅克故意地招我，而大人又管不住他頑皮的天性。

一次哥哥招完我又淘氣地跑掉。我坐在小板凳上，用淚水傾倒著積存已久的委曲。大字不識、正做針線活的姥姥，從老花鏡的邊框上瞅瞅我說：「別哭了，回頭我打他。」

我還哭；因為她說過好幾次卻從不曾打他，她誰也不會打。她坐在床沿上繼續縫，祇是無奈地歎口氣，準備把這「老牌音樂」聽到底。

父親離開寫字檯：「別哭了，小妹妹，老哭不是好孩子，回頭我說他。」他說得倒是挺誠懇、并拍拍我的頭。可是，他什麼時候能管得住他呢？瞧，他轉身又坐在老地方寫著什麼，我的眼淚又多流了幾串。

母親本在客廳裏會客，此時便推開門，大咧咧地皺著眉問道：「又是羅克招她啦？」

她關緊了門，以為可以聽不到。一切，又歸於沒人管的境地。而哥哥突然出現在牆角，正朝我得意地聳鬼臉。我又氣又傷心，哇哇大哭，母親「砰」地推開門，快步走來，將我兩手一提，往廁所的馬桶蓋上一墩：「哭去吧，吵死人了！」

哥哥不知從哪裏忽地跑來、像根離弦的箭，滿臉是幸災樂禍的微笑，他用力把門一關，高興地喊：「媽！快拿墩布來，把門頂上！」

狹小的廁所令人害怕，我坐在馬桶蓋上哭彎了腰。光線暗淡，屋角堆立的盆桶刷帚，像一個個縮著的魔鬼，正睜眼向我窺視。我恨著哥哥，一輩子都會恨他、永遠不會饒他……他慚愧地跪在我面前，我拔出了寶劍，他流淚哀求我……忽而姥姥真地打了哥哥一頓，他疼得躺倒在地，口吐白沫……妖怪們從盆裏、牆角旮旯中探出頭來，陰森森地四下瞅瞅，心懷叵測地向我靠近，我垂著眼皮哭，哪兒也不敢看……兩小時之後，母親發現我坐在馬桶蓋上睡著了。朦朧地覺得，她的懷裏是多麼溫軟，她生氣的話裏含著多深的憐愛啊！

雲龍山；漂著一層綠苔的、髒窄的河溝；壓水機的水白嘩嘩地流出；我不記得徐州還給過我什麼印象。

一個冬日，母親拉著三歲的我，來到北京北新橋男五中緊鄰的一座大院子裏——水獺胡同 12 號。院內東側，是一座高臺階、有平臺、套屋、客廳、衛生間、廚房共十來間的日本式洋房；四週是許多樹木和荒草。遠遠有一亭。西側，是簡陋的廠房，房前堆放著做鐵活的原料和工具。緊挨著男五中的南面牆根，堆著木料和碎石子。1949 年「解放」前夕，當許多人放棄了企業、洗手不乾時，總想發財的父親和毫無政治嗅覺的母親，出於對貪腐的國民黨之厭惡、和對共產黨的盲目信任，卻同兩位好友，每人以一千元（國民黨金圓券）為股本，開辦了「理研鐵工廠」和「大業營造廠」，父母各任總經理；父親還兼任營造廠的工程師。全家由徐州遷到北京。

父親遇崇基出身於城市貧民。爺爺原籍在山東省農村，因生活困苦去闖關東，便在黑龍江省黑河落了戶。爺爺去世很早，父親十五歲便在鐵路上當了站長，養活奶奶和姑姑。十九歲上，奶奶包辦，給他娶了一位姓楊的妻子，兩年後她因肺病去世，未有子女。在我印象中，父親衹偶爾提過她兩、三次，但每回都深情地說：「她脾氣特別好，溫柔極了……」

父親沉默寡言，不愛講話，不善交際。他從小便刻苦勤奮，邊工作邊學習，因考試成績優異，高中畢業名列前三名，被保送去日本東京留學，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土木建築系深造。他白天上學，晚上譯日文著書來養活自己：《我是貓》、《黑佈局》、《白佈局》……筆名為「羅茜」。

由於這筆名，使他一反「家譜」，不按「廣」字起我們的名字，卻從「羅」字起。

「爸爸，這有講頭嗎？」

「希望你們都能著書立說、勝過我。」

多年後我才知道，還不止是這個意思；那是在楊死後，對他一位心愛的姑娘的懷念。

母親王秋琳出身於一個殷實的大家庭。姥爺兄弟七個，原是河北省南宮縣的農民，因靠做木匠活而賺了錢。兄弟七個都住在一起，後有五個遷至北京和天津。到了母親上高中時，這面和心不和的大家庭終於瓦解，各自分居。姥姥沒生過兒子。

母親的性情與脾氣溫和的二姨截然相反，她好運動、不願受拘束。姥姥、姥爺拿母親當兒子待。打籃球、排球、網球、爬山、划船、騎自行車……她練就一副男人般的性格。母親高中畢業時，凡能拿出一百塊現大洋者，可去日本留學，母親便這樣去了東京，進一所中等學校學習企業管理。

「七七事變」，父母和許多愛國青年，認為再在敵國求學簡直是奇恥大辱，於是憤然回國，母親因此中輟了學業。出境時，因戰亂期間旅客過多，攜帶物品不得超過有限的重量，母親寧可捨棄心愛的衣物，也不願扔掉一皮箱在日本照的生活相片冊。

「幸虧我這麼做了。」「文革」以前，她一翻閱這些相冊時，便欣慰地感歎。幾十本大相片冊全部貼滿了大大小小的照片——從她小時、年輕時、她那大家庭、她的同學、朋友以及從我們一出生起，母親年年要有新照、分門別類地收藏。每個孩子有自己的專集。她對照片的鍾愛，遠勝過藏書家對於書籍。照片——活的歷史、生動的形象、以往的靈魂、沒有文字的日記。她愛這一大皮箱相冊，不亞於愛自己的親生孩子。每逢農曆春節、在那顯得特別長的三十晚上，要熬到過了十二點才吃煮水餃、再推牌九消磨時間——母親總是拿出面值小的、嶄亮平平的新票故意輸給我們，最後分給四個孩子每人三張、讓我們高興不已。但老掛鐘不著急地嘀嘀嗒嗒、還不到十二點。於是母親便讓哥哥幫著，從眾多的雜物下抻出那大皮箱，將一本本的大相冊高高地落在桌上——她要一年一次地會見已故的親人、會見老朋友了。

那時我們圍在八仙桌旁，看著母親輕輕地翻閱。我們又一次見到了從未見過的姥爺、姑姑和奶奶；我們又一次體會當時出殯和喜宴的隆重；我們又一次被帶往了日本、與她和父親及眾多的朋友，在陽光下嬉戲、划船、登山、打排球；我們又一次看到母親那珍愛的眼光，望著她和父親的結婚照——年輕時的父母，相貌是多麼美啊！所有人的神情，是多麼動人啊！我們又一次聽母親講著這是誰、那是誰；又一次聽她品評這張照得不錯、那張也照得好……就在全家看相片的沉浸的回憶裏，在對以往的留戀與嚮往中，不知不覺迎來了新的一年。

「那時候環境好啊。」母親望著照片，每年要感歎一次。

從日本回國後，父母被同一單位招收——「北京建設總署」。父親任工程師，母親是打字員。母親對父親一見鍾情——父親說：「你媽當時追我追得可厲害了。」一九四一年，他們結婚。

6

母親共生過六個孩子：大哥羅克，在南京所生；二哥傑克，滿月後，不喜做家庭婦女的母親要工作，將傑克托放在一家全天的私立托兒所，竟和三十多名嬰兒被活活餓死了。罪惡的所長被國民黨政府槍斃了。

「本來，」後來母親對我說：「還沒生下你們，你爸爸先起好了名字：羅克、傑克、帥克。傑克一死，覺得再叫『帥克』會不吉利，又是個女孩兒，就叫『錦』吧。是我給你起的呢。」母親得意地補充：「錦繡前程、錦上添花、前程似錦的『錦』哪。」

「如果真叫我帥克呢？」我心想：「那命運會又一樣嗎？」

三弟（老六）一生下來便送了人，那是後來的事。

除了那次墩馬桶的印象之外，最深的印象是四歲時，非逼我去幼稚園不可了。母親認為去幼稚園才能多受教育。我一路走一路哭，就是不喜歡去。她有一次用撣把趕著，像趕羊。許久，我才漸漸適應了那集體生活。

哦，在我家的荒園裏，在寧靜的氣氛下，在鳥雀愉悅的歌聲中，一人獨自玩耍是多麼有趣啊！提上一隻小小的柳條筐，拿把小花鏟，在青草沒頭的大院子裏或樹蔭下，挖呀找，若能找到一小片帶花的破瓷碗片，足能高興上大半天。或坐在門前的石階上，仰臉看白晃晃的太陽，一會兒，它就變成了色澤極鮮艷的彩球——紅、黃、橙、藍、綠、紫，來回變幻，沒有任何顏色比它更純淨、更美、更透明！看太陽，看太陽！四週一片寂靜，暖暖的陽光灑遍荒園，我一眨不眨地盯著白色的太陽，盼望著彩球的出現……出現了，變紅了，藍了，黃了……好美的顏色呀！祇覺得心裏、耳朵裏有各種旋律攪成河海一般，整日懵懵懂懂，以至姥姥連叫幾聲都聽不見。

「這孩子聾了嗎？」

一點不聾，卻像耳背。其實，那聽覺是多麼敏銳啊！空氣裏遊星在浮動，太陽在變幻顏色，土地在發出誘人的氣味，樹木、青草、鳥兒、雲……一切，都在發出動人的聲音，都像在輕語盈歌，以至整日被無數的旋律攪成一團，像傻了似地領受著心裏太多的音響……

翠鳥啁啾、樹木繁盛的荒園啊，魯迅那小小的百草園，怎能與它相比！「叭叭」的啄木鳥，身披五彩的羽衣，天天在為桑樹們醫治。落了一地的熟透的桑葚，卻沒有人吃它，任人們踩在腳下。祇有我偶爾撿幾顆嘗嘗，清甜；將白色的小圍裙

口袋裝得鼓鼓的，被它染得紫藍。哥哥帶領我們蹲在草叢裏，任姥姥著急地尋找，他卻不准我們出聲，自己捂著嘴暗笑，貓著腰、一繞就繞過了她。

「有蛇啊！」姥姥朝這二畝多地的荒院落，擔心地喊道。那是有一回，給工人做飯的大師傅胡大爺發現一條正爬的蛇，一把揪住頭、用力一甩，就甩到男五中的牆內去了。

墨綠色的塔松們，忠實地立在房前。捉迷藏時，它們是我們繞來繞去、擋住我們的伴侶。枝丫伸展的鴨廣梨樹果實累累，姥姥小心地摘下來，將青梨捂在米缸中，過些日子便湛黃噴香。院南頭，四人才能環抱的大榆樹，喜鵲在那裏築巢育子，組成興旺的家族，整天唧唧喳喳、飛來飛去。春天，老榆樹又結滿了密實的榆錢兒。幾個二十來歲的工人，要嘗鮮，上樹打榆錢兒——拌上蔥花、豬肉、香油，讓胡大爺蒸包子吃。滿口河南話、愛嬉鬧的工人小孫，偏去夠喜鵲蛋，不小心捅掉了窩、摔了個稀碎，剛孵出的小喜鵲也全被摔死。兩隻大喜鵲飛回時，悲鳴了多少天哪。

「那是在罵呢！」姥姥一聽見「喳喳」聲，便心疼地自語。哥哥也望著樹上哀叫的大喜鵲發呆。從此，它們飛走了，再不來做窩了。小孫聽了這消息，卻祇是不經意地一笑。

秋天，全廠的十多個工人們上樹幫著打棗，地下接著大盆。自家留些，其餘的都給工人們分吃。他們騎在樹上，將一枚枚棗子往男五中三樓的窗子裏扔。下了課的學生們站在窗邊，高興地一顆顆接住。深秋，我和幼稚園的一兩個小孩子，拿個小鐵碗或小竹籃，在乾枯的密草叢裏，一會兒就揀起滿碗的紅乾棗。那深紅色、半乾的、佈滿皺紋的甜棗啊！

每逢春、夏季，毛桃與合歡樹那粉紅的花朵，如同一片燦爛的雲霞。揀一大把落在地上的合歡花，夾在兩片大草葉中，恰似一朵新穎的荷花。這奇妙的大花，還是哥哥的同班生、小姑娘葉麗麗來家發明的。

「瞧她多漂亮，眼睛多大！」八歲的哥哥止不住地讚歎。嗯……我不以為然。那眼睛實在太大了。她的黑眼珠時時挨不著眼眶，不住地骨碌碌轉動著；短髮亂淩淩，衣服也不甚潔淨；她長大了一定會瘋。她像哥哥一樣瘦瘦的，卻比他高出半個頭。在「東四區一中心小學」，教室裏，哥哥坐在第一個，她卻是最末一個。或許兩家離得很近，一放學，便成了「路上知己」吧。哥哥總是誇讚她「聰明、漂亮」。房廊下、米色的石柱邊，哥哥靠柱坐在水泥地上，舒服地伸出一條腿，右臂悠閒地搭在支起的膝蓋上，頗有一股瀟灑的、帶幻想的書生相。葉麗麗背著書包，

靠柱而立；兩人凝望著空氣，臉上充滿了幻想，不知在談著什麼。淘氣的哥哥哪裏去了？祇有一派滿足、寧靜、和平。他白玻璃鏡框後面的丹鳳眼，也失去了犀利好奇的閃光。他們幻想著什麼？談論著什麼？這幅圖畫，如此令我難忘⋯⋯

頻頻採集花粉的蜜蜂啊，以及草叢中踏出的羊腸小徑！當我回想起你們，心中湧起多少親切的感情！一條小岔道，通往後院小土山上油漆剝落的亭子。另一小徑，彎曲地通往北牆根的土廁所，是給黃包車夫、木匠師傅、胡大爺和兩位四、五十歲的保姆王姨和呂姨用的。

八歲的哥哥，每天放了學，先做功課，從不用大人催。他學習成績優異，作文尤其出色。雖然身體健康、很少得病，但瘦小的個子卻顯得文弱。再加上戴近視眼鏡和愛出新鮮主意，便在班上得了「博士」和「學究」的綽號。搜集成套的洋畫、彈珠、打克朗棋、下軍棋、跳棋、象棋⋯⋯他的興趣實在太多。下軍棋或打撲克時，他曾不止一次地以詭詐的表情迷惑住對方而取勝，自己開心得咯咯大笑。更喜歡的是在空曠的大院子裏，挖一尺多深的陷阱，上面掩飾得毫無痕跡。記得有一陣兒，他每天早上一睜眼，先抄起預備在床頭的木頭寶劍，趿拉著鞋，穿著睡衣，連衣服也顧不得穿，從他的屋裏，匆匆跑到我和羅文的床前，照我們脖子底下劃上一刀；我們從夢中驚醒，他卻已咯咯笑著返回，鑽進他的被窩翻看課外書去了。

高傻子——那個禿頭厚唇的小男孩，放學後老來找他玩耍，充當他的差遣對象。

哥哥發明的遊戲，無論多麼有趣，對我來說，都沒有用大毛巾裹個娃娃、抱在懷裏、更踏實更美的滋味兒了。抱娃娃的樂趣到十歲了還依然如故。商店的娃娃我不喜歡，她們太華麗、老是瞪著圓眼睛，身體也太硬。而用毛巾裹的娃娃，可大可小、可胖可瘦、抱在懷中，柔軟又舒服。雖然沒有五官，卻可以隨意想像。

「別哭了⋯⋯你餓嗎？餓了？媽媽知道⋯⋯可是太窮啊⋯⋯冷嗎？噢，別哭了⋯⋯吃奶吧。」門後、屋角，那是我的小家。必須誰也看不見，我撩起衣服給她吃奶。我總想像她是個女娃娃。我們的日子很窮，吃不飽、穿不暖、沒錢看病。要是我們太闊，她怎麼能老讓我抱著？而不抱著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哄她睡覺，她病了，我緊摟著哄來哄去，叨咕著我們的窮日子，心裏是那麼溫暖幸福，一玩便玩上大半天。

站在母親的梳粧檯前，看著大小不一的化妝品新奇有趣，便天天擦她從不用的胭脂。

「不得了哇，」每天母親從辦公室回來，便哭笑不得地兩手一攤：「又成了大紅布啦！」

二姨卻從不說我「大紅布」。她的性情和母親正相反：講話柔聲細氣，絕無半點誇張和大嗓門。她從小得了氣喘病，治不好，又甘心情願做個家庭婦女，靠姨父的六十元工資和和睦睦地過著小日子。生個女兒兩歲上死了，因不再生育，希望母親過繼給她一個孩子，尤喜歡羅文，母親卻一個也捨不得。她不喜歡二姨的無大志和家庭婦女氣。然而我們卻都喜歡二姨。連父親和她說起片言隻語來，也不自覺地流露出親情。二姨愛唱京劇，姨父拉得一手好二胡。姨父家很窮，他又沒受過太高的教育，然而二人卻戀愛、結婚了。

「當初，我反對這門婚事。」母親背後講道：「當初你二姨父連個工作都沒有哇。」

「姥姥呢？姥姥也反對嗎？」

「你姥姥懂得什麼呀？你二姨父『媽』長『媽』短的，你姥姥就眉開眼笑唄。」

他們住在北新橋「土兒胡同」一個狹窄的過道間裏——將本來出入院子的過道，硬變成了住人的小屋。二姨一來，哥哥便愛和她談、唱京戲。

「羅克，咱們來段『玉堂春』吧？看你學得怎麼樣了？」

姥姥幫忙，把白布窗簾綁在哥哥的胳膊上，充當水袖。我坐在二姨懷裏，頭上頂一條折起的毛褲，算是烏紗帽。我一句不會，卻充當王金龍，全由二姨替唱。哥哥飾蘇三，跪著唱「過堂」一場。他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圓，唱罷站起來時，雙手揉著膝向後退去，那唏噓哀歎的道白、那逼真的姿勢，令人既感動、又依稀覺得可笑。

「姥姥，像嗎？」他立即讓姥姥評判。

「嗯，倒是挺像。」姥姥不緊不慢，認認真真地說：「就是那窗簾兒差點兒勁。」

正是這階段——當父母任經理時，二姨父卻在拉洋車。有一陣，他們搬來住在土坡上的小亭子裏，亭柱釘了木板做牆壁。裏面非常小，簡直轉不開身。冬天，二姨提個舊麻袋，來到房前的平臺一角，搓刨花用來生爐子。哥哥背著兩隻手，站在一旁，從小眼鏡片後面閃閃地盯著她，一見她往麻袋裏裝碎劈柴就開口：

「您不是說裝刨花嗎？怎麼也裝劈柴？」

我奇怪他何以如此發問。現在回想，是否因為母親總說：「你二姨愛占小便宜」？或是因年齡太小不懂事呢？

總之，母親不希望他們再住下去，便給姨父找了一家工廠的會計工作，婉言請他們搬出，定居在「土兒胡同」。姥姥曾為這偷偷流淚——祇有兩個女兒，為什麼

不能像一家人一樣？姥姥疼愛二姨，也喜歡二姨父，認為他孝順。但母親與二姨的經濟狀況差異太大，四個孩子又需要姥姥照顧，她衹好長期住在我家。

勤勞、善良、慈祥的姥姥，是不要工資的保姆。她從早到晚做這做那，閑著就難受。家裏，被她收拾得一塵不染、井井有條。她是文盲，但教育我們的民俗之言，一聽便服：「從哪兒拿來的東西放回哪兒去，家裏就不會亂」、「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不許跟大人犟嘴」、「不許沒規矩」……她不斥責人，不會罵人、不會打人。這些民俗訓語，也都是溫溫和和、不慌不忙、不到時候不講的。她又從不挑剔什麼。母親每月給她五元零用，過春節、過生日便給十元；二姨也每月給她五元。父親不僅從不給姥姥錢，連聲媽也不叫，非稱呼不可時則從旁稱之「老太太」。二姨父卻媽長媽短，見面回回親、回回希望姥姥再多住兩日，且是真心。二姨來時，喜在父母親上班未歸之時，常帶上一小包酒菜——爛爛的五香醬肘子之類，與姥姥對酌二兩「白乾兒」。若我們在旁，便挾口酒菜放進我們嘴裏。一到那時，我便捨不得離開——不為酒菜，衹愛那迷住我的氣氛。母女倆低聲慢語地細嘮家常，週圍彌漫著酒香；絮絮的話語、暖盈盈的親情，我入迷且羨慕，就那樣靜坐小板凳上，不聲不響地觀望。那圖畫、那電影在我心底永揮之不去，人們要的就是這種愛！我幻想有一天與母親也能如此，這應當是十分自然、也理所當然啊。

如果二姨來了趕上我在哭，她衹消說上兩句，便令我得到安慰、立即釋然。她的問詢是那般認真、關切、溫和，結論是那般公平，一下子便說到了我委曲的點子上。她手頭既沒有小玩藝兒、也不塞誰零花錢，僅憑幾句關切公正的話語，便讓我滿腹快慰——哪怕腮上還掛著淚花。她講起《濟公傳》，繪聲繪色，幽默而不過火，要笑破我們的肚皮。她衹是一位老老實實、安分守己的家庭婦女，但比起忙忙碌碌、像交際家似的母親，我倒更喜歡她。長大了，我衹想當二姨那樣的家庭婦女，把小家收拾得像二姨一樣——小巧光潔、情趣橫生，永遠在家做飯、洗衣、看看書、串串門，真是樂趣無窮哪。

姥姥帶我到二姨家去。我穿上一身花布衣服，腳上是呂姨做的雲頭布鞋；兩個小辮子，繫著銀粉色的綢蝴蝶結。拉著姥姥的手，一路總想跳著走，身體輕盈得像要翩飛。二姨家——是我永遠感到親切的地方！進了小院門，鄰居老奶奶一見我，總止不住撫我的臉蛋：「這白裏透紅的，活像是水蜜桃兒呀！」

二姨那狹窄、昏暗的門洞間，件件傢具油光呈亮；白淨的抹布疊成一個小方塊，放在桌角。牆上貼著「勇晴雯病補孔雀裘」的文雅年畫。枕邊，是十來本租來

的小人書——《紅樓夢》、《三俠五義》。比起我家那排場闊氣的大客廳，這小家卻更迷人、有情趣。儘管母親從未來過一次。

二姨炒木樨肉、炒扁豆絲、蒸上一碗米粉肉；熱氣騰騰地端上桌，和姥姥就酒。年頭已久的細竹筷變成暗赭色，發出誘人的光澤。豆青色的瓷碗不大不小、玲瓏可手，用它盛飯吃倍覺香甜。樣樣東西都有股過家家的味道。

天忽然暗了，雷聲隆隆，烏雲翻滾，暴雨就要來了。我和鄰居的兩個女孩兒，剛剛在院內一角過家家，此刻祇有掃興地回屋。

「還想玩兒嗎？」二姨溫和地道：「來，我給你們出個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紅油紙傘，用幾隻木凳、洗衣搓板、小板凳，在房檐下、牆根前，搭起了一個有棚有牆的小屋。她用棉花搓個燈捻，往小瓷盤裏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盞小小的油燈，點燃，擺在「小屋」裏的「桌子」上。哦，我們三個小姑娘，歡愉得無法形容！大女孩坐在中間，扶住傘把；我們兩個小的，緊挨她左右而坐。我緊摟懷裏的毛巾娃娃，瑟縮起肩膀，抵禦著風雨的涼氣。嘩嘩的雨點清脆地打在紙傘上。院子裏滿是雨泡泡，而我們的小屋卻乾鬆鬆。我的好娃娃、乖孩子，你暖和地偎在媽媽懷裏，露出小腦袋，看看這有趣的情景吧！看那搖曳的小油燈，在昏暗的雨簾裏，發出多麼誘人、活潑的光焰！

2. 第一個戀人

我的第一個「戀人」，應當算幼稚園的小男孩石書英。大教室裏，圍著一大圈小桌小椅。他坐在我左邊，小姑娘李惠坐我右邊。石書英，瘦小文弱、白白淨淨，愛穿花襯衫。他說話很少，細聲細氣、活像個小白兔、小女孩兒。我看見他心裏就覺得清爽。而比我大半歲的李惠，總愛像塊熱肉似地趴在我肩上；我膩歪，卻又不知如何擺脫她。不自覺的，我常把椅子往石書英那邊挪過去一點。畫圖畫時，石書英用鉛筆一根一根地畫雨，雨絲又斜又直，仿佛被風吹著。一根一根，我也畫起來了；覺得他比我聰明，這雨絲實在有趣。而李惠的圖畫，形象不准，顏色又髒又艷，給人熱粘粘的難受感。表演課上，在老師的鋼琴伴奏下，大家步入大教室，轉成大圓圈，一邊唱著：「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敗了美國兵呀……」一邊照老師的動作表演。一提起美國便是「美帝野心狼」。故事

裏、漫畫中，美帝便是餓狼的形象。美國——這可怕的國度，仿佛與我們永遠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

我們每天有幾節課。一到表演課，便是「大灰狼、小山羊」、「狐狸偷公鷄」、「小姑娘與熊媽媽」。

我們排著隊去劇場看節目，我愛和石書英并排，拉著他的手。他的手細軟乾鬆。而李惠的手老是發粘、汗津津，拉完就得往衣服上蹭半天。石書英性情的恬淡寧靜讓我喜歡。若別人想借我的彩色鉛筆或玩具，我是不愛借的，唯獨對他沒吝惜過。有一次，我忘了帶橡皮，向他借，他卻捨不得。我的心裏像堵了一塊鉛，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兒。那時我衹有五歲，卻有了重新認識他的感覺。我感到他做得不對，卻又一句話也說不出，臉都漲紅了。從此，我對他的好感減了一大半。雖然第二天依然說話，往後又歸於平常，但我即使又忘帶東西也不朝他借了。而借他東西時，也不是太心甘情願了，衹是處在平淡的、似無太多緣份的心情中。至今想起他那「小白兔」的形象，心裏仍蒙上一層惆悵的陰影啊。

或許，在我的一生中，一直在尋找著不令人失望的、與我性情相似的「小白兔」？或是威力逼人式的、有本領的男子漢呢？

3.「洋朋友」與「土親戚」

任經理的父母，時常西裝革履、緞子旗袍、坐上包車、珠光寶氣地出門赴宴。

父親不愛交際、又無親戚，唯一的一位朋友，是他的同學、任工程師的陳大爺。母親的朋友卻多得分為兩類：一類是河北農村娘家的「土親戚」，約一百多口子（家家是七、八口甚至十幾口人），他們中幾乎沒人上過高中、上過初中的也不多。那時衹要在城裏有個工作，便可遷戶口，然後家屬再來；他們講話都是濃重的河北口音。另一類，是在工作多年中認識的「洋朋友」——皆為殷實的中產階級，卻無一位是搞學術或科學工作的，更無一個政客。「土」、「洋」賓友們你來我往，家中從不間斷。

姥姥在妯娌中行二，大姥姥早已過世。因此她每年生日，便至少有五十多位親戚前來祝壽。滿屋子河北老家話，煙氣騰騰、熱鬧鬧、亂糟糟；不時有人咳嗽、吐痰。三姥姥至七姥姥和姥爺們的生日、以及他們子女的婚事、生兒育女，姥姥和母

親必要去拜壽、送禮。一到春節，「土親戚」和「洋朋友」，一撥又一撥，家裏活像走馬燈。父親每每躲進自己居室，對「土」、「洋」二類，一概視為俗不可耐。如果不是母親應酬，以父親那寡言少語、連句客氣話也不會說的脾氣，早會冷場到親友們早早歸去、而永不想登門的地步。大飯廳經常支起帶轉盤的大圓桌，由母親指揮安排，擺上滿滿三大桌酒菜——全是胡大爺、王姨、呂姨燒炒的。有時，母親也親手炒上一兩個菜，以炫耀自己的手藝。她炒菜的特點就是放油多、肉多，炒完飄著一層浮油。小孩子們則被安排在矮桌上另吃。大人們喝酒、劃拳、推麻將，人人一副笑臉和奉承的容顏。時常，「洋朋友」——叔叔、大爺、伯父、姨姨嬸嬸們，邊舉杯邊聊得震天價響，拍胸腆肚地許願或開心大笑。母親最器重的本廠同事鐘叔叔，唇厚、嘴大，一笑起來像個盆，彷佛能把整間屋子吞進去。他的哈哈大笑，震得我耳朵嗡嗡發疼。母親待他親如兄弟。有兩次，他喝多了酒進衛生間嘔吐不止，酒臭沖天、窘態百出，令人看了反胃。既如此，又何必頻頻帶頭舉杯、大劃酒令、對母親「大姐」長、「大姐」短呢？

那是至今記憶猶新的一夜——又是家宴、又是濁熱難聞的酒氣和煙氣。大玻璃門外的黑夜，顯得那般神秘誘人，漆黑得不可捉摸。我悄悄推開大廳的門，站在平臺的臺階上。劃拳聲和煙酒的污濁全被關在門後。夜，慈愛地將我擁抱。神秘的宇宙，啟開了墨藍、智慧的眼睛，在注視一個小小的孩子。夜氣清涼甘甜，彷佛在這巨大的羽翼下，大自然正講述著娓娓動人的故事。塔松們、梨、桑、榆、槐們，都在靜悄悄傾聽著夜的心語。我也仔細諦聽著，從無聲的韻律中，感受到令人好奇的、不安的萌動。我一動不動地立在那裏，凝視著眼前無底的黑暗，和那遙遠、莫測的星星。在那無邊無際的蠱惑裏，有一種緊緊抓住我心的、吸引我的東西。那是多麼醉人、美麗、神聖啊！是多麼說不出名堂啊！腳像生了根，面對剪影似的樹木、謎一樣的天宇，覺得這兒要比大廳裏美好千萬倍。黑色的大自然，在無思無求中屹立。那神奇的、誘惑人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忽然，遠遠的、渺茫茫的、一絲細細的二胡聲，由深夜的盡頭悠然飄來，那般哀婉動情——似乎在道出變幻中的大千世界，似乎在傾訴出萬物的魂靈。我聽呆了，和黑夜溶在一起，完全沒有了我的存在；祇有幽幽的月光、黑宇的呼喚……祇有飽浸著哀思的、甜逸的悵惘……

4. 父母婚變

父親從上海出了一次差回來，突然向母親提出離婚。他們從沒吵鬧過，而父親的態度又是那麼平和。以至父親提出的唯一理由：「你太不溫柔」，母親不但沒有當真，反而以為父親得了精神病，讓他去醫院檢查一下。

「秋琳，是真的呀，」父親懇切地說：「咱們還是和平分手吧。我什麼條件都聽你的。」

「崇基，我哪點兒對不起你？」母親終於相信了這話的真實性和嚴肅性，臉都煞白了。

「對得起。祇是……我不愛你。」

「不愛？不愛還有四個孩子？！」

「你不溫柔，太不溫柔，真的……」

一次又一次的「談判」，父親希望能說服她同意離婚。他自知到法院是不會判離的——中共法院絕不以「溫不溫柔」、「愛不愛」而判決離婚——除非雙方面都同意離婚，也祇能說「性格上合不來」，絕不能說「愛」或「溫柔」。何況，母親還在懷著兩個月的身孕。

「你得想想這個家、想想四個孩子呀！」母親在絕望中哀求他。

「我任何財產也不要、連件衣服也不拿，孩子歸誰都聽你的。秋琳，咱們還是朋友。」

母親堅決不同意。於是父親辭去「大業營造廠」的職務，憑他的學歷、由朋友推薦、當時工作又好找，很快在「水利電力部」找到了工程師的職務，每月一百九十八元工資，住在單位的單身宿舍，根本不回家。他攢錢準備買一套獨門獨院的房子。水電部領導很快知道他要離婚，多次勸阻他不聽、且十分反感。為此，他剛一到新單位，便失去了領導的器重，甚至關係鬧得挺僵。同事們議論紛紛；祇要一沾上「喜新厭舊」、「鬧離婚」，便是「資產階級作風」、便是「陳世美」、「作風不好」。法院并不以「愛」衡量婚姻。儘管自中共當政起，「太太」、「妻子」、「丈夫」一律稱之為「愛人」（即西方標準的未婚「情人」），稱「太太」、「丈夫」、「先生」倒反而成了「資產階級沒落的稱呼」。

老大單位，父親幾乎沒有朋友、完全孤行寡處。

母親仍然擔任著「理研鐵工廠」的經理。她工作纏身、卻已因家事鬧得工人們議論不一，更添了她的焦愁苦悶。她細細分析，斷定父親在上海出差有了外遇。父

親起初不承認——因先有「第三者」再拋妻撇子最為人們所唾棄、也最為中共所不容。

母親說，如果不見那女人的面，她絕不離。

父親委實無法，抱著「見了也許真的能離，看她還有什麼可說」的希望，衹好叫邊虹來見母親。

她衹有二十歲，是和父親在上海「大世界」的舞會上認識的。她出生在東北，仗著自己出眾的姿色來到大上海。她沒有工作、也不想工作，憑著姿色，不乏追求者，在舞場上混日子；反而養得起母親、妹妹和弟弟。因和父親已私定終身，儘管中共當政戶口不准遷徙自由，自知父親非她不娶、正在不顧一切地努力，便把母親弟弟全遷到了北京。父親剛剛為她母女買下東單「銀碗胡同」的一個小四合院，一切衹等著父親的離婚證書。

趁父親上班未歸，邊虹一個人來見母親。她身材玲瓏嬌小、苗條飄逸，衣著打扮、神采談吐之氣派，顯得比她的年齡成熟得多。

那天母親臉色蒼白、神情緊張，卻把我們打扮得格外齊整。她自己也敷了些香粉和極淡的胭脂，從沒這麼細心地修飾過自己。大客廳裏收拾得乾淨、漂亮，特意掛起很少用的白色透花紗幔。彷彿這裏是特殊的戰場，雖然浸透著苦味兒，卻要進行一場華麗的戰事，她決心要戰勝那小小的邊虹。

邊虹談笑自若、滿面春風。我溜進客廳，聽見她正親熱地對母親說：「大姐，你放心，我怎能破散你的家？多好的四個孩子！回去，我要好好說說老遇！」

無論母親對她怎樣反感，但臉上終隱含著希望，把她送出了大門。

下午，父親來家，問母親：「你們見過了？」

「哼！她還算懂事！」母親道：「明明是個交際花、一個舞女，就值得你把家扔了？你也想想四個孩子！你也拍拍良心！」

「嗐，她不過當你面不得不這麼說罷了。」父親苦笑道：「連她也看出咱們的性情根本合不來。我剛剛從她那兒來。」

母親恍然大悟——原來，她是為考察自己的性情來的！

「崇基，咱們是自由戀愛結婚哪！那時你就一點兒不愛我？」

「你追我追得那麼厲害，我衹是受了感動。那不是真正的感情。」

「呸！受了感動！你是圖我家有錢！從認識到結婚，你窮小子連塊手絹兒都沒給我買過！結婚的一切置備，從請客的酒席到床上的枕套，甚至咱倆的結婚禮服、婚紗，都是我娘家置辦的，你好自私呀你！」

想想母親那一皮箱照片、千百張活的歷史——在日本認識父親後來又在同一單位工作，這位她可心的美男子、有技術、有本事、脾氣好、人品好的心中的依靠，如今，是這麼個結果麼？在那些表情、姿勢、風景不一的照片裏，洋溢著母親多少美好、幸福的幻想和歡笑呢！如今看來，那所有她器重過的東西，和她又有什麼關係呢？

「秋琳，我什麼也不說了。我祇求你把我放了。」

這後一句話給母親的打擊太深了。她再也無力挽回什麼。「祇求你把我放了」——已經說到家了。任何感情恢復的餘地都沒有了。母親性格剛強，她不是一個死皮賴臉的、離了不愛自己的人就活不成的人。與其讓廠裏的人議論紛紛、與其整天為這苦惱，不如索性離了完事。

「協議離婚書」上寫明：每月由父親給每個孩子十五元生活費，直到十八歲；孩子和財產一律歸母親撫養和所有。

一簽完證書，父親便迫不及待地要走。他果真連件衣服也不想拿——那麼，他是否也為此回來方便、似乎這裏仍是他的家？

在大客廳裏，母親站在一旁，在她冷冷、絕望的注視之下，父親含著淚，一個個捧起我們的臉，親吻我們左右兩邊的臉頰。儘管他的唾沫星又有一點點沾在我的臉上、儘管他的胡茬又扎了我，然而我卻滿心接受、一點也不想用手背抹去。仿佛父親的這一次愛撫，應當永遠留在我的臉上；好像我願意接受這樣的愛撫千百次。哥哥、我、羅文挨次站著，一動也不動地看著他。呂姨抱著一歲半的羅勉，王姨和姥姥在稍遠處，靜默心酸地瞅著我們。屋裏的空氣凝固了，好像什麼都凍結了。

「爸爸走了。」他每親我們一下便這樣說：「聽媽媽的話。爸爸還會來看你們……」

父親那彎腰親吻我們的姿勢，那米黃色的風衣風帽，那抑制住淚水的難過的臉，那閃爍的眼底為愛情付出代價的光，這一切，都使我一點也不恨他。我心裏祇是感到沉悶和悲哀，卻又不知它意味著什麼……

父親踅轉身，一狠心走出了屋。

我們木木地立在原地，足有好幾秒鐘。猛丁，哥哥沖向屋門，他眼裏閃動著淚光，似乎想喊住父親，但剛跑到玻璃門邊，祇聽母親厲聲喝道：

「站住！」她聲音發顫、無比嚴厲：「誰去誰別回來！」

我們驀地回過頭去，祇見她的眼睛閃著可怕的寒光、臉色鐵青，真把我們嚇愣了。她用力咬住嘴唇，終於忍不住地啜泣起來，無力地坐在沙發上嗚咽。哥哥的臉緊貼住玻璃門，戀戀地向外望去——直到再也望不見父親的身影。我和羅文祇是傻愣著。好一會兒，哥哥垂著兩手，默默地走回母親身邊，扶住沙發靠背，似乎不知怎樣安慰她。

姥姥陪著掉淚，慈愛地歎道：「秋琳，別哭了……有四個孩子，比什麼都強！」

5. 新家

「咱們上哪兒？」

「到我的新家去。」

「我媽不讓去。」

「沒關係，住幾天。」

父親抱著我坐在洋車上，行進在「銀碗胡同」裏。頭一天剛下過雨，地面濕潤潤的。潮漉漉的空氣就像我的心情一樣彆扭。啊，新家！難道除了我家以外還有別的家嗎？

「見著邊姨一定要叫媽。聽見了？」

這句話，比潮漉漉的空氣還叫人彆扭。但是爸爸那麼期待地看著我，我祇好極為難地「嗯」了一聲。

開小四合院門的正是邊姨；燙過的高高的馬尾頭上，紮著一條艷麗的手絹；苗條的小巧身材，比以前顯得更加風流俏灑。她嫵媚地笑道：「喲，這不是羅錦嗎？」

父親仍抱著我，一手暗捅我的背，抬臉盯著我、等我開口。

「怎麼不叫我？」邊姨反而更甜蜜地一笑。

父親的手指硬邦邦地，捅得我的背生疼。我不自在地扭動身子，臉漲得熱辣辣的。

「好了好了，別難為孩子了。」邊姨卻毫不介意，抱過我來，輕盈地進了屋。

當她把我放在地上時，足有好一會兒，我才習慣屋裏的光線。窗上掛著沉重的絲絨窗簾，大約是主人不喜歡屋裏的光線太明亮。雖是大白天，卻擋著大半個窗子，僅露出的一條玻璃也遮著薄簾，使得屋裏像黃昏降臨，昏朦朦的。席夢思雙人床上的被子還沒有疊。沙發、梳粧檯、地毯，煙頭撇了一地。我心裏堵得慌。

邊姨的母親——一位五十來歲的梳著髻的家庭婦女，寡言少語；紮著條不潔淨的、皺巴巴的黑布圍裙，臉和頭髮都沒有姥姥梳洗得那麼光溜；表情、動作也顯得遲鈍，手腳也不利索。中午，她做了蝦皮韭菜包子、白米粥。那包子皮老厚、個兒又大，面城使多了、發黃，父親吃得那麼香。若在家裏，當僕人把熱騰騰的三菜一湯擺在飯桌上時，那燴蝦仁、海米熬白菜、冬菇溜肉片卻都不能吸引父親的食欲，往往看看飯菜、轉身便去飯館了。難道，父親衹愛安安靜靜、有心愛的人在身邊的小家，物質的享受倒是其次？

晚上，我睡在他們中間。大軟床中間形成一個凹坑。我翻了個身，看到邊姨後背那白膩纖細的線條，覺得說不出的陌生。也許會永遠陌生？在家裏，我和羅文各睡在姥姥的兩邊，那是多麼舒服、安全啊。父親以為，邊姨能像母親一樣喜歡我嗎？然而從邊姨背部的線條裏，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夜裏，他們無意識地向中間靠近，擠得我衹好坐了起來。看看左右他們的臉孔，在昏暗的光線裏，不知在做著什麼夢。父親的頭偏著、嘴微張、發出微弱的鼾聲，好像一輩子都會放心與滿足。邊姨的小嘴抿閉，象牙仕女似的清秀面容，似乎睡著了也在琢磨和思考。月光透不進這黑沉沉的屋子，衹有梳粧檯的大圓鏡反射出奇異的光。第二天一早，我被他們的笑聲吵醒——原來，我睡熟在他們的腳底下了。

才待兩天，就快膩死了。什麼玩的東西也沒有——像口井似的院子、磚牆、磚地，院門還不許隨便開。南屋雖比北屋亮些，可是邊姨的母親，與我總是無話可說；衹是用那木頭魚似的眼睛，澀滯滯地瞅著我，又去想她的心事。這屋收拾得也不整潔，兩件老式的黑木傢具都是又乾又裂。她做完飯，總是坐在老舊的木椅子上，髒髒的圍裙也不摘，一支接一支地望著窗外抽煙卷，似乎什麼也沒想、似乎又什麼都在想。她很少到北屋去——進進就出來，好像對面是她女兒的聖地，是一塊她要格外保護、不願介入的異鄉。否則，她為什麼老是朽在這屋發呆呢？

我想念慈愛的姥姥，想念寬敞明亮的家，想念大荒園和百來棵樹，想念啄木鳥、布穀、麻雀、雲雀；想去尋覓小瓷碗片和看太陽，想站在神秘誘人的夜中，再

聽聽有沒有二胡聲飄來……那兒，有哥哥和弟弟種種淘氣遊戲的發明，能嬉笑跳蹦、能自由地歡笑玩耍和唱歌！

當我一提要走，好像多麼對不起人似的，自己倒要咧嘴哭了。父親哄道：「明天就是『五一』節啦，看完遊行再走吧，還有坦克車呢。」

「坦克」——這沒見過的東西，又讓我將就呆了一天。

次日一早，父親和邊姨輪流抱著我，站在東單的馬路拐角，夾在眾多的、觀看遊行隊伍的市民中，瞧那一隊隊的人，舉著小五星國旗和紙花、穿著盛裝經過。飛機從天空轟轟飛過、坦克隆隆碾過、氣球大把地升上雲天；許多童車裏坐著小孩子……再也沒的過了；我們坐上洋車，去王府井「東安市場」，父親給我買了件花格汗衫，肥肥大大地穿在身上。

「回去就說邊姨給你買的，聽見了嗎？」父親囑咐。

「本來就是我掏的錢嘛！」邊姨嬌嗔地瞥了他一眼。

「他們家什麼樣兒？」

一進門，母親便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到她跟前，蹲下身，直視著我的臉。

「……我沒叫她『媽』。」好一會兒，我才萬分彆扭地說出這句話。

「好孩子！」母親寬慰地撫撫我的頭。

「他們屋老那麼黑。」我委屈地撅了嘴。

「哼，他們屋亮不了！」母親解恨地說。

從此，全家再也不談他們一個字，心裏都十分忌諱似的。

父親常來偷看我們，他幾乎沒付過我們生活費。因為他說錢不夠花、太緊，母親便也不朝他要。常常他連零花錢都找母親借。從他建立新家起，就沒見他穿過新衣服。

當他悄悄朝母親借錢時，每回母親都輕蔑地從鼻子裏哼一聲，開開大衣櫃，拿出一張十萬元鈔票（不久之後，等於十元人民幣），生硬地往他手裏一塞、并夾帶一句：

「窮光蛋！她不是『溫柔』嗎？！」

父親趕緊裝起錢、左右瞧瞧。若我們在旁，便匆匆親親我們的臉蛋，回回不好多待，像老鼠一樣溜出大門。

不久，「三反五反」運動便展開了。

6. 突來的「打虎隊」

「打虎隊」住進了我的家。

所有的地毯都被命令捲起，用手電筒照那地板下面，看有沒有藏匿「違法」的東西。過後，地毯仍這樣捲著，露出難看、骯髒的地板。來執行「三反五反」任務的工作隊，共有十來個男女，年齡二十至四十歲不等。幾個女的，住在大客廳裏，靠牆搭起單人木板床。她們一回來就嘰嘰嘎嘎地談笑，小夥子們也來湊熱鬧。好像這兒原本就不是我們的家，而是他們的集體宿舍。家裏全變了樣，每間屋紛亂雜敗、沒人收拾。

母親整天臉黃黃的，一身藍布大褂、布鞋、不再打扮。洋車夫被辭去，工人停工搞運動。我們每天吃窩頭、玉米麵粥、鹹菜。誰也不敢大聲講話。姥姥不許我們亂跑。有時我們好奇地站在大客廳一角，看著那些男女們嬉笑唱歌，姥姥立即悄悄招手叫我們離開，不許我們在那兒「裹亂」。哥哥也不再淘氣。一切都那麼壓抑、緊張、令人不解。據說，查出了母親有「偷稅漏稅」的問題。又不止一次地見母親臉色緊張，和姥姥私下裏小聲嘀咕：某某處有個資本家上吊自殺了，某某處又有個資本家跳樓死了；而這一死，據說比不自殺的問題更嚴重——叫做「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

再沒有一個親友來上門，連二姨二姨父也不來了。也不見父親來借錢。

揭發母親并積極協助工作組的，是常來家吃喝的鐘叔叔，以及父親的老同學、父親幫他從外地來北京工作的孫叔叔。他倆檢舉說：母親一貫不守法，嚴重地偷稅漏稅；又說父母是「假離婚」，因風聞要來運動，才趕緊讓父親跑掉。否則，為什麼不吵不鬧地就離了、婚後還依然來往呢?因此工作組立即去「水利電力部」，并查出父親有「歷史反革命」的嫌疑，把問題一再擴大，提到「綱」上來認識。於是父親在單位受審、交代，但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到底是什麼「反革命」問題？自己什麼「組織」也沒參加過、什麼違法的事也沒幹過呀！工作組又說，母親一貫用吃吃喝喝的辦法，拉攏腐蝕幹部；由於連工人們也被「拉攏」了，所以積極檢舉的人太少，大多數還「劃不清界線」。

「我終於擦亮眼睛了！」鐘叔叔在大會上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地大聲控訴：「王秋琳，你必須老實交代！……」

會議室裏整日在開會，時常晚飯後還開。母親必須隨叫隨到。「王秋琳，走，開會去！」不定什麼時候，便會有人板著臉喊上一聲，母親便刻不容緩地半低著頭跟去了。

廠門整天關得緊緊的，不許我家人隨便出入。連姥姥出去買菜也不讓，王姨、呂姨也一樣——兩位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因不交代問題而沾著嫌疑。更不許外人進來——生怕會和外面的「資本家」、「反革命」們通風報信，更怕我家人會「畏罪潛逃」。又怕「這一階級」的人搞顛覆國家的破壞和陰謀。傳達室的看門人，換了工作組的人。我和哥哥上學時，守衛便將大門上的小門開了半個，剛容我們擠出去。立即，那門又緊閉上了。回來叫門時，守衛再從小門上的一個小方洞往外瞧，瞅准了人才開。由於伙食太素，我們老覺肚子餓。全廠的十幾個工人，除了開會，就是躺在宿舍的上下雙人木板床上抽煙、閒聊。

膽小的、斗大字不識的胡大爺，原是一介農民，見工作組一來，便惶惑不安。以至工作組產生懷疑。又啟發他去揭發父母，他卻結結巴巴、嚇得連句話也說不清。工作組更加懷疑，打算去他的老家調查，又怕他給工人的飯菜裏放毒，便不讓他做飯。來了新的大師傅趙大爺，工資當然還是母親支付。這樣一來，那胡大爺竟惶惶不可終日了，好像真有什麼「秘密」一般，神情倒真像是有罪的了。工作組愈發懷疑，真地派人去了他的農村老家。

趙大爺和一些工人們，包括那個捅了喜鵲窩的、愛嬉鬧的小孫，時常偷偷地塞給我和哥哥饅頭或大餅。哦，我們接過那熱得燙手的、烤得焦黃的饅頭，香甜地大口地吃著。有一次我們想起應當帶回家去，讓姥姥和媽媽吃。母親克制著辛酸、勉力擠出一星星笑容，讓我們吃，并說以後千萬不可再帶進屋，躲到沒人的地方吃去吧。然而那天她終於拗不過哥哥，掰了半個烤饅頭；她那默默的、難以下嚥的嚼饅頭的神態，是怎樣深深印進我的心懷！

一天，胡同裏小販清脆悠揚的叫賣聲傳進大門：

「芸豆餅兒——我賣！芸豆餅兒——我賣！」

「芸豆餅兒！」哥哥太想吃了！他飛也似地跑去找姥姥，要二百塊錢（二分人民幣）。姥姥掏摸出四百塊錢，給了我倆，我隨哥哥向大門急跑。

哥哥趴在滿是乾燥塵土的地上，從大木門下邊寬寬的縫隙竭力想探出頭去，使勁地喊：

「喂——！賣芸豆餅兒的！喂——！」

已經走去的小販大約聽見了又折回來，接過門底下哥哥伸出去的錢，又從門底下用塊紙托進兩個芸豆餅。哈，撒了胡椒鹽的芸豆餅！哥哥帶著渾身的乾土，也顧不得擦，幾口便把自己的那個吃得精光。

芸豆餅，香香的芸豆餅！哥哥那一骨碌爬起、連土也不撣的姿勢啊！

7. 母親要自殺，老胡上吊

就在母親天天做「交代」時，父親也被抓走了，關進了監獄辦的「學習班」。所以未馬上判刑，是由於四處輪流被批鬥的需要。

他的罪名是：「用假離婚逃避政治運動；在『大業營造廠』時，有偷、漏稅之責和政治歷史問題。」

批鬥會在東四區「蟾宮電影院」裏召開。父親戴著手銬、與東四區的十幾名「罪犯」一起，低頭站在臺上。

孫叔叔上臺大聲疾呼：

「應當槍斃遇崇基！」

臺下黑壓壓的舉臂如林外加震天呼嚎：

「槍斃！！槍斃！！槍斃！！」

母親消瘦了，臉色蒼灰。從不抽煙的她，買了盒次煙捲，學起了抽煙。她整天閉著嘴不說什麼，難露一絲笑容。原以為和父親永遠地無關了，沒想到由於「政治」，卻把他們生拉硬拽地纏在一起。然而，她又得到了父親的什麼？無非是留下了四個要吃喝的孩子，另一個正待出世！

在這特殊的日子裏，我們都聽話了，一點也不再淘氣。家裏的財物早已被清點、搜查；母親所有的首飾被拿去「抵稅」。又聽說，有的小業主、資本家和商人，將首飾藏在煤堆裏、劈柴堆裏，照樣被搜出來了。母親想為女兒將來結婚，留個碧玉翠鐲、兩枚翡翠金戒指，偷偷交給股東楊姨保存，仗著多年好友的深交，膽戰心驚的楊姨衹好答應了。一枚普通的純金戒指交給了姥姥。從未經過這等世面、又從未做過藏掖之事的姥姥，不知藏何處是好——縫棉衣、棉被裏？也躲不過；頂

棚、地板？可一撬再撬、一搜再搜；煞費苦心，最後縫在炊帚把裏。她心中又放不下事，一會兒便去看那炊帚把、用手摸摸，終於被眼尖的工作隊員發現，不但被搜走，又因此逼迫母親：「到底還藏了什麼？為什麼對抗運動？！」

隔了兩天，姥姥叫我去會議室看看：為什麼這時候了，母親還不回來吃晚飯？

「別讓人看見，快點兒回來！」姥姥悄聲囑咐。

我的心「砰砰」跳著，躡手躡腳跑到會議室門外，雙手扒住窗沿、用力踮起腳尖，朝那雪亮的會議室裏望去——衹見穿著藍布長衫的母親，哭得鼻紅眼紅、低頭站在長會議桌的一頭；兩邊坐滿了工作組幹部和工人代表。一個中年男人正大拍桌子，朝母親吼道：

「王秋琳！你必須老實交代！我們已調查清楚了——你窩藏逃亡地主老胡、他假充做飯大師傅！你窩藏首飾、對抗運動！你還想不想活？！……」

我嚇跑了，慌慌張張地向姥姥述說所見。姥姥焦愁地衹是歎氣、六神無主。我第一次感道：許多事情是多麼奇怪！多麼悶氣！多麼不解！母親到底怎麼了？為什麼好好的日子忽然成了這樣？

當晚，母親衹勉強喝了兩口湯，就再也吃不下去了。她去桌邊寫東西、背對著我們。她邊寫邊在抹眼淚。姥姥感到她這兩天情緒格外不對勁兒，便把哥哥拉到裏屋，小聲對他說：

「羅克，我不識字，也不知道你媽在寫什麼。你千萬別言聲兒，偷偷去看看，回來告訴我，啊？」

哥哥認真地點點頭，輕輕地去了。他溜到母親背後、踮起腳尖、伸直脖子往紙上看。忽然，他神情異樣地趕緊回來了。

「姥姥，不好了！」他拽住姥姥的一隻衣袖：「我媽寫她不想活了——要摸電門！」

「啊？！」

不知所措的姥姥死死揪住哥哥一隻手，哆哩哆嗦，三步并兩步地奔過去。哥哥「撲咚」一下跪在母親膝前：「媽，您不能死，媽！」

「秋琳……」姥姥已泣不成聲：「不能尋短見哪……還有四個孩子……」

雖怕工作組的人聽見，但母親仍壓抑地哭了，哽咽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不多日，工作組宣佈：逃亡地主老胡，停職反省期間，死不檢舉母親、又不交代自己的逃亡罪行，過不了關。

五十多歲的胡大爺，在中共「土改」中，眼見中共殺人如麻，自知也是一死、不如逃走。經熟人介紹，到母親這裏當廚，母親毫不知情。胡大爺老實巴交、勤勤懇懇、膽小如鼠。工作組尚未去調查時，便已膽戰心驚；自工作組這一宣佈，就更知難逃一劫、再無活路了。

一天下午，我見他在沒人的房後僻靜處，正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紙包，交給年過半百的王姨。

「這是我給兒子攢的一百六十塊錢，先放你這兒吧。」他鼻眼發紅，顯然剛剛哭過。

「別介，老胡，」王姨眼神悒鬱、用手一擋：「別介。你怎麼啦？」

「我受監視了……」胡大爺垂了頭，說不出什麼，卻固執地把那錢塞進她手心：「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這是給兒子結婚用的……」

「這是怎話兒說的！好好兒的怎麼——」王姨轉臉看見了我：「小孩子家，別聽大人說話，去。」

晚上約九、十點鐘，家裏家外亂成一片。

「老胡不見了！」

「老胡哪兒去了？找老胡！」

工作隊全體出動，找了幾個「階級出身可靠」、表現較好的工人，亂惶惶地來到大廳，七嘴八舌地說著老胡不見了的事。

母親坐在一旁，咬著唇、半垂著頭、默默不語。工作隊隊長又一次喝問她：

「你再想想，老胡上哪兒去了？！」

母親祇呆望著地板：「不知道。」

隊長吩咐人們，帶上手電筒、竹竿、大繩，去大院子裏各處尋找。這二畝多地的大荒園，不但樹木林立、荒草叢生，且堆放著許多木料、磚塊、石子堆。為了防火，靠牆沿挖了幾口土井。人們懷疑老胡是否跳了井。隊長佈置完撈井的任務，氣吭吭地坐在裏屋寫字檯前的轉椅上。

「等把他找回來，看怎麼好好懲治他！」他蹺起二郎腿、抽著煙：「亂跑亂動、違法亂紀、罪加一等！」

王姨「撲咚」一聲跪在他的腳前，苦苦地磕頭哀求：「行行好吧，隊長！他是個好人哪！行行好吧！別懲治他！……」

這位善良厚道的農村婦女，左一個頭又一個頭地磕著，額頭碰著隊長錚亮的黑皮鞋尖。而他卻高翹著叉巴開的二郎腿，不耐煩地大口吸著煙，滋溜滋溜地轉動著椅子，不停地給王姨整個背面。他每轉一個方向，王姨就跪著挪到他面前去，瘋了似地求情、磕頭。不管隊長斥責她什麼，全被她「行行好吧，隊長，他是個好人哪」的聲音所淹沒……她髮髻淩亂、滿臉汗水和淚痕，嘶啞地哭求著……如果不是她出身貧農、查不出什麼問題，那隊長早就會照她的鼻子尖踢去罷。他罵她「糊塗」、「幫著敵人說話」，她卻聽也不聽，祇是一味搗蒜似地嗑響頭……大廳裏，母親、姥姥、呂姨和我們，就在這撕心裂肺的哀求聲中，心房發顫地望著王姨那機械的、搗蒜似的動作……

幾個尋找的人呼哧帶喘地跑了回來。

「沒有，哪兒都沒有！」

「找！」隊長將煙頭一甩，斷喝一聲。他依然坐在轉椅上，心情焦灼地皺眉燃煙，將椅子一轉、面向敞開的屋門，朝大廳裏的工人們命令：「必須找到他！他還能飛了？！」

「手電筒！再帶幾把手電筒！」人們又去了。哥哥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像猴子似地竄進他們當中。母親著急地低聲喝斥：「羅克！不許去！」然而，哥哥已然不見了。

大廳的門大敞，廳內燈光雪亮，而廳外的院落卻黑得嚇人。姥姥恐懼得渾身哆嗦，死死地攥緊我一隻手；她的手又涼又硬，顫抖得讓我害怕，活像秋風中瑟瑟的乾葉子。

大家屏聲靜息、一眨不眨地盯著外頭，連眼珠也不會轉地盯著；緊張萬分地傾聽——那漆黑的大院裏傳來的各種動靜。隊長已抽身走掉，王姨的響頭也無法再磕。姥姥瑟縮一團地坐在椅子上，直呆呆地盯著門外的一片漆黑。幾道手電筒光隱約地在樹影后閃過……

忽然，哥哥像被彈進來的球兒，一蹦蹦到了屋裏，由於驚恐，他的小臉兒嚇得煞白：

「老胡上吊了！吊在大榆樹後頭！一垛磚擋著！舌頭伸得那麼長！」

人們驚愕得像一具具木偶。忽然聽見「噔噔噔噔」，祇見姥姥像根斜倒的木頭，僵直地從椅子觸溜到地上。她兩眼上翻、口吐白沫；那鞋後跟觸地板的「噔噔」聲，令人惶悸萬分、不知所措！

「媽！」「姥姥！」「哇……」「老太太！」大廳裏亂成一團……

8. 離開大荒園

當晚，我和羅文依舊睡在姥姥身邊。弟弟很快睡著了，我卻總是感到害怕。

「睡吧……」姥姥坐在床沿，虛弱地說。

她雖然緩了過來，我卻擔心她會不會瘋、會不會掐死我、會不會變成妖怪？——青面獠牙、騎著掃帚飛上天？會不會對我窮追不捨？可歎從那天起，一直到我十幾歲，我做夢總夢見她是妖怪了！那些夢千篇一律——她哈哈一笑，瘋了！我趕緊飛上天，飛呀、飛呀，她也倏地飛上去，緊緊追趕；她飛得那麼快，而我卻沉得飛不動；不好，她伸出長尖爪，離我的腳後跟衹有一寸、一絲了……我嚇醒了，暗暗驚異，又夾著幾分悲涼，同時回回感到對不起姥姥。怎麼，對世上少有的慈祥善良的人，卻總夢見她是妖怪呢？難道，當一個人的恐懼無處存放時，就會把它凝聚在最親近的人身上？

工作隊終於撤走了。報紙和廣播大肆宣揚打敗「老虎」們、「三反五反」的輝煌戰果。人們不知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含冤入了監獄——人們無法知道、什麼也不知道。

廠門又可以隨便開了，我們又在大荒園裏捉迷藏、做遊戲了。那時，誰又能知道，從此這類運動幾年便來上一次、一次比一次甚呢?!人們如何能知道，自中共誕生以來，到底死了多少有良心的人呢？人們不僅不知，連想也不敢想！人們的自尊、互尊被揉碎了。

再玩捉迷藏時，誰藏到大榆樹後面，哥哥便唬人地大喊：

「老胡上吊了！大鬼來了！」

嚇得我們撒腳就跑，回身遠遠地、恐慌地瞟著它：大榆樹，摔碎過喜鵲窩、吊死過人。再沒有鳥兒和活人敢接近它。從此，不知怎的，它的葉子不再繁茂，枝條漸漸枯萎，老乾的皺紋斑痕鏽裂，像得了什麼不治之症。

「大鬼來了！老胡上吊了！」哥哥每次大喊著，卻也自怕地和我們撒腿跑去……

兩個月以後，母親把剛生下來的孩子送了人……「理研鐵工廠」的同事馮叔叔。馮嬸，是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不能生育。夫婦二人原是河北農村的農民，因

母親的幫助才來到本廠工作。如今又決定為這孩子回老家去，以免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

「家裏好過。」馮叔說：「俺家有房，村裏又有副業，生活不成問題。」

這第六胎——三弟馮鴻峨，是母親迫不得已才送人的。既然父親親口說過他從沒愛過她；既然還有一老四小需要她養活；既然說不準今後會不會再來什麼運動，她一個人的工資，自從國民黨金圓券改為共產黨的人民幣之後，幣值少了一千倍；她才七十元工資、要養活七、八口人，怎麼活呢？她如何有能力再去撫養這個苦果呢？

為了孩子，馮叔馮嬸一走無音訊。

「他們還沒來信？」有一次姥姥問母親。

「他們怕咱們知道哇。」母親在想那個孩子，卻絲毫不露出聲色來；衹從她眼裏酸楚的一閃，才知道她的內心。

真沒想到，我們要搬家了！是母親非要換個環境不可。她太想離開這兒，好像有個魔鬼在驅趕她。於是賣掉了這所日本房子，用兩千元「人民幣」買了東四北大街「果局大院」小胡同裏的一所小四合院。由於手頭存款不多，能變賣的首飾也無幾件，於是又賣了用處不大的一些傢具、用物，辭去了保姆王姨。

這死胡同「果局大院」，地點在東四牌樓「明星電影院」的旁邊、熱鬧擁擠的「隆福寺胡同」東口；窄得衹能推自行車走進一個人，若兩人空手還要相讓。胡同口一邊是個飯店，另一邊是小小的「曹記書局」；往裏走才略有空地、形成一個大雜院。

當我們把幾隻沙發、茶几、軟床、大衣櫃、五屜櫃、三角櫃、玻璃門書櫥、衣箱等卸在我家大門外、等著往裏搬時，沒想到，這大院的每一戶人家，幾乎都出來觀看了。抱孩子的、蓬頭垢面的、挺著大肚子的、提著洗菜盆的、在公用水管旁挑水、洗衣的，光著銅褐色的上身蹲著抽旱煙袋鍋的……他們羨慕地瞅著新來的這戶，有的小心地過來撫摸傢具。原來，這大院的二十來戶人家，幾乎都在隆福寺東口、東四牌樓這一帶賣水果、糖葫蘆、煙捲、手紙、餛飩一類，也有二、三戶做木匠、拉平板車、蹬三輪車為生的，幾乎都沒文化，家家孩子好幾個，婦女們也都是文盲。

我家大門口緊挨著男女公共廁所。每次進大門，遠遠地先憋上一口氣，在喘氣之前快步進院、立即關大門、到了院裏才算聞不見臭氣。母親為什麼選了個這麼個

地方？比起那青草茂盛、樹木清馨的大荒園來，有如天地之差。但母親卻說：東四牌樓是市中心、商店多、交通方便；平房總比樓房好（許多北京人到後來才體會出單元樓房的好處）。

除了我家院角有個男女公用的、祇一個蹲坑的小廁所外，這大雜院沒第二家再有。因此，大雜院裏最常見面的地方，并排哪一家——家家擁擠、連坐的地方也沒有，倒是公共廁所了。在臭氣沖得連眼睛都睜不開的、巴掌大的髒地方，在那祇有四個水泥蹲坑、無沖水洗手設備、亦無隔間、卻要供百來口子你看我、我看你、天天不止去一次的地方，婦女們好半天地蹲著，借火、抽口煙、聊天；咳咳地往地上一口又一口地吐黏痰；沒有痰也要連連吐白唾沫，仿佛要把自己吸進的臭氣啐出去，仿佛祇有啐、啐、啐，才能解解什麼氣。她們來回揉搓著手裏一小塊不知從哪裏扯下來的、又黃又硬的廢紙、讓它變軟、用它消磨時間；她們慢慢騰騰、慢慢騰騰地提褲子、慢慢騰騰、慢慢騰騰地繫褲腰帶——腰帶都是老舊老髒的一條布；她們的髒頭髮、髒臉、髒皮膚、髒衣褲、全是灰漬漬的，仿佛從早到晚地忙，忙得沒工夫喘息似的。她們便用這比電影慢鏡頭還慢的動作、甚至繫上褲子也不走，議論張家長李家短；好像這裏沒有一絲臭氣，而是公家建造的舒服客廳。當遇見自己的「冤家」時，便耷下眼皮閉上嘴角裝看不見，無奈地提前出「客廳」，臨走必響響地朝地上一啐，讓那冤家知道她并不好惹。每位中、青年婦女，肚子都是一年多便凸起一次。夏天，家裏的小五、小六們，赤條條地在胡同裏亂跑，鼻涕邋遢。一到放暑假，母親們便讓自己的孩子去撿西瓜子——在那臭烘烘、上百隻蒼蠅亂爬亂飛的「果皮箱」裏，用小手一把把地掏抓，回來用石灰水去粘，放入洗衣大鐵盆，加上花椒大料大鹽，再摻進一角錢一包染衣服用的黑顏色充當醬油，煮熟後，晾晾乾，用廢報紙包起來，一角錢一包，讓孩子們在電影院門口賣掉。買的人，一吃一嘴黑，還以為「醬油瓜子」是醬油放太多了呢。年年這筆收入，家家總在一、二百元左右，解決了一窩孩子當年的穿衣和學費。先是一家幹起來的，然後家家都仿照。

有一年暑假，我和羅文問母親：「我們也去撿西瓜子吧。」

「不許去。」母親說：「媽媽養得起你們。把功課學好了比什麼都強。」

胡同裏有幾戶「冤家」，打起架來，有時她們的男人也來參戰，滿大院裏聽得見罵聲。每逢那時，家家出來看熱鬧，唯有姥姥將大門緊關、頂上門柱，一句也不想聽，也不許我們出去。但尖耳朵的哥哥，有一天卻咯咯地笑著告訴我：

「大保的媽管小琴的媽叫『貂嬋』，小琴的媽管大保的媽叫『沒大門』，太有意思了！可以把她們吵架的名詞，編一本字典！」

「貂嬋」——那是一位歪嘴鼓眼、披頭散髮、眼角總夾著眼屎的四十多歲的文盲婦女，她在廁所裏是最能蹲著聊天和吐痰的。

「沒大門」——別人家好歹有個能算大門的門板，或用一些破七爛八的破木頭、鏽鐵皮將屋門前圍個小院，而大保家屋門就是院門，連那些充當大門的東西也沒有。

哥哥總是最快的發現一些風趣的事。從此，有一陣兒，他背後也管她倆叫「貂嬋」和「沒大門」了，一說就咯咯地樂，卻讓姥姥及時制止住了。

雖然我家自有馬桶衛生間、院角蹲坑廁所也十分乾淨，但總覺得外面那「公共客廳」，能感覺到胡同裏的氣息。

嘰喳的婦女們在廁所裏議論母親：「她媽是做大事的，廠長呢。」那羨慕的神情，實在有些望而生畏。在她們眼裏，女人當廠長，每天騎著英國金手牌女式自行車，渾身乾淨利索、毛料褲線筆直；過耳的燙髮，梳理得大方又雅氣；逢見大院裏的人，便和氣地打招呼，有股子男人氣派，真有點不可思議。連我自己，若不搬來這裏，也不知母親竟然與眾不同，真是不比不知。連我們穿的舊衣服，她們也要仔細地看上一看、摸上一摸，好像多麼貴重似的。她們絕不輕易地來串門，我們也不招她（他）們。姥姥每天去胡同對面的「東天源」老字號買菜時，碰見她們便和悅地說上幾句話。

母親每月都要變賣東西才能維持生計——傢具一件件拿到馬路對面的「委託商行」。

她自從一當經理便給自己定了七十元工資，同等地位、資產的經理，一般都一百幾、二百多。這樣低，是為下層人員工資沒法高過自己還是其他原因，我不清楚。不久，母親又把呂姨辭掉了，所有的家務活幾乎都落在了姥姥的肩上。她的七十元工資要養活六口人。父親在「學習班」裏學習一百天，被定了罪——「假離婚逃避三、五反運動，有政治歷史問題」，判為勞動改造四年、緩刑三年。所以「緩刑」，原來審訊員恰好是邊虹的高中同學，因問明情況，大動惻隱之心，父親雖又回到「水利電力部」工作，工資卻由一百九十八降為一百元，朝母親借錢的次數便更多了。

哦，我們真地離開大荒園了嗎？好長時間，我的心還留在那裏。儘管有老胡吊死的可怕的一夜，儘管有母親險些摸電門的淒涼陰影，但值得我懷戀的有多少啊！我的喜鵲、啄木鳥、布穀們！我的塔松、桑樹、合歡、棗樹、毛桃、梨樹們！我的草叢、昆蟲和帶花的小瓷碗片們！我的香氣撲鼻的藤蘿花和茉莉們！我的太陽！那毫無遮擋、可以盡情飽覽太陽的荒園啊！那深夜的擁抱和呼喚！飄渺的二胡聲——難忘的靜穆和神秘啊！

9. 淘氣的哥哥

呼啦啦的隊旗飄拂著哥哥的臉——在晴空的映襯下，他站在第一排第一個，緊挨旗手。第一批少年先鋒隊隊員在舉行入隊儀式，我們一年級小學生，在大操場的臺下列隊觀看。當他的班主任——穿著白襯衫、藍褲子、戴著紅領巾的王篤元老師，俯下身來給哥哥授巾時，他的表情是那麼莊嚴、神聖！他舉起右手向王老師行第一個隊禮，那激動敬仰的神情，使得我格外地感動！他向上揚起的右手，伸得過份筆挺有力；緊緊并攏的五指，挺得像要彎過去似的。

放學後，我背著花布書包，去找他。

「小妹妹，」若他顯示自己像個「老大哥」，他才這麼稱呼我：「咱們一口氣兒跑回家，你行嗎？」他的臉放射著紅光，將黃帆布書包，像個旅行袋似地背在雙肩後。

他在我前面興奮地跑著，仿佛今天是他永難忘的、最自豪的節日。

他胸前的領巾多像一團跳動的火苗，明明在向行人炫耀著它！我被他的興奮、被那通紅的顏色感染，心裏說不出的歡樂。這半小時步行的路程，跑得我上氣不接下氣。車輛、行人、新建的樓房、腳手架、無數投來的艷羡的目光，全從我們身側掠過……

「媽！我入隊了！」一進門他就大喊：「給我買個日記吧！今天的日子最值得紀念，我要從今天開始記日記！」

從這一天起，他的日記就沒間斷過。

「東四區一中心小學」座落在「府學胡同」西口、挨著「文丞相胡同」——是古時的文丞相祠、文天祥就義的地方。極大的校園，古木參天、石碑林立，數座大殿和鐘樓，都做為教學之用，又蓋了新的教室。上下課不按電鈴、衹打大鐘。它是東四區（後改為東城區）的頂尖小學，無論是教學品質、學生水平和校風都屬第一，故母親不希望我們就近入學，一定要去受好的教育。家裏的條件，不允許買汽車（電車）月票，一去步行半小時；若整天上課，中午衹有帶飯⋯⋯鍋爐室的大蒸籠，將學生們飯盒裏的飯菜蒸得熟爛并都串了味兒。

那時，尚未聽說過有「貴族（高幹子弟）學校」，就算有，老百姓也什麼都不知道。

哥哥對生活充滿朝氣，對什麼都想鑽研、都感興趣。他屬馬、我屬狗、相差四歲、四個年級。

嚴寒的冬日，西北風刺骨地襲來，北風穿透了衣服。我和哥哥費力地、傾著身子地向前走。

「小妹妹，快點兒！」他不時催促。

一陣嗚嗚厲風，幾乎沒把我吹倒。他等我走上前，小聲說：「你看，前邊那個人，又高又大，棉大衣像堵牆，准擋風。來，別出聲兒。」

我們緊跟那人，三人走成一串。風力確小了些，我為他的「發明」暗暗高興。

每一走到府學胡同東口，就碰見他的同學，人人喜歡他、一見就聊；我跟也跟不上。好在我也時常碰見自己的同班生，王兆宏、劉淑卿尤其與我要好。

保姆都被辭掉，姥姥整天洗呀做地忙碌。母親不得不幫幫，星期天洗洗衣服——她四十歲時才學洗衣服。那時，什麼機器也沒有，就算後來有了，好久，人們也買不起。更甭提電話和電視了。唯一有的，就是一台老式收音機。

姥姥信佛，每年總有兩三個「講究」，她必要關起屋門，悄悄燒炷香，跪下禱告一番、願佛保佑全家人。除了姥姥，全家誰也不信什麼。中共又從一開始便宣傳「打倒封建迷信」——既不准信上帝，也不准信佛。

哥哥非要破除姥姥的迷信不可。一天姥姥去小煤屋盛煤，忽然提著鐵簸箕慌張地快步出來了：「嚇死我，羅錦，快跟我瞧瞧⋯⋯」

她讓我拿著手電筒，緊緊地抓住我一隻手，膽怯地讓我走在前面。我們惴惴地走進去。猛地，我也嚇得心直撲騰——一個吐著長舌頭、披頭散髮的吊死鬼，趴在

煤堆上，正陰森森地盯著我們。伸出手電筒、探身細看，才發現是畫在硬紙板上、插在煤堆上的——哥哥的惡作劇。

「多可氣罷，這孩子！」姥姥罵道。

放學後哥哥一聽這事，開心得咯咯笑：

「噢，原來鬼都是紙做的呀！」

很久很久我才悟出：老胡上吊的那一夜，給了哥哥多大的、多深的恐懼啊！他用頑皮、淘氣來掩飾他的恐懼，沒人以為那恐懼會沉在他心底。多年過去，我們早已「忘記」了老胡、不再提了；而煤堆上的吊死鬼，使我知道，哥哥永不會忘記那恐怖的一夜。

「泥胎泥胎，
別把我怪；
解放後的日子，
實在難捱......」

哥哥在院子裏，大聲地背誦報紙上刊登的破除迷信的打油詩，故意地氣姥姥。

「我打你，讓你氣人！」姥姥攥著掃炕笤帚，咬牙切齒地站起來，做出要追他的樣子。但她從未追過他一步、也從未把笤帚扔出去過。

姥姥最尊崇的日子，莫過於「菩薩過海」。

那一天，姥姥給全家包肉餡餃子，她卻吃素——素得連葷油也不能放。

看著香甜地吃著素餃子的姥姥，哥哥走過來，白玻璃眼鏡一閃一閃，背著手、竭力忍著笑，問姥姥：「好吃嗎？」

「怎麼不好吃？」

「我給您放了兩勺大油。」他咯咯地笑著便跑了。

姥姥愣了，再看他，人都沒影兒了。如此兩次，姥姥祇有歎氣了：「唉！佛沒法兒保佑，佛沒法兒保佑嘍！」

姥姥是「老北京人」，出生在一個殷實的、極有家教的家庭。那時以婦女不識字為「貞德」之一；姥姥年輕時很美，一手好針線、一手好烹調；鄰里街坊都知她的美名；又為人和氣，從不說三道四；講究老北京人的種種規矩、禮節、道德規訓。

嫁給姥爺之後，因不能生兒子，姥爺又娶偏房，給姥姥打擊不小——姥姥太老實、窩囊，而偏房又太能挑唆霸道；那些年，姥姥著實沒少生閒氣。姥姥祇是忍讓，自己索性倒成了「偏房」。而偏房沒有兒子出世、姥爺又過早去世；姥姥便以

母親為兒子，幾乎從不提及過去。她最喜歡的是羅文。羅文兒時，不但長得美，又虎頭虎腦，姥姥最愛他。儘管大人們對四個孩子是「一碗水端平」、沒偏沒向，但姥姥對羅文的小小偏心，誰都看得出來。

路熟了，過馬路不會有什麼問題，放學再找哥哥回家，他往往擺擺手說：「你先走吧。」

他和兩三個男生背著書包，在操場或教室門口，圍著王老師，不知聊著什麼。他臉上的小學究氣不見了，他那望著王老師的目光，就像兒子深愛著父親。父母的悲劇，人人埋在心底。在那沒有父親的日子裏，哥哥對王老師的依戀和敬仰，該有多深啊。王老師也教語文課。他常向我誇耀王老師怎麼好、怎麼棒、怎麼有威信，儘管我對「威信」一詞并不懂；又誇他寫得一手好黑板字——那我親眼見過，字體又清晰又美。王老師在哥哥心中，似乎遠遠勝過父親——他深愛父親、卻從未誇過他；何況，他站在王老師身邊，每次那幸福和歡愉的神情呢。

「王老師是咱們學校裏最棒的，」有一次他又對我誇道：「你看他長得多帥！」

王老師豐碩高大的身材，正直的面龐透著溫和。往往「一」班的班主任連學生，都是水平最高的。

他是王老師最心愛的學生，什麼課外活動都少不了他。為全校演蘇聯兒童劇《特別任務》時，哥哥飾女主角冉尼亞，那自然的表情，清脆熟練的臺詞，是花了多少功夫，在穿衣鏡前練成的啊。

過隊日，王篤元老師帶上全班，帶上小鍋等炊具去郊外野餐。挖土灶、找乾柴、架小鍋、扞面皮、包餃子……孩子們可愛的笑聲響遍田野。

哦，水開了！這水喝起來比哪日都甜，即使不渴也要爭先恐後地嘗一口。餃子下鍋了，春風、田野、飄拂的鮮紅的隊旗、孩子們的追逐與笑聲……哥哥心中的「美人兒」葉麗麗快樂地尖叫，蝴蝶似地穿來穿去。

暑假又到了，他和同學去郊遊，在家裏給大院的孩子們演木偶戲和京劇。劇本全由他寫并演主角。他編寫《暑期小報》，是八開大的白紙，許多欄目、畫上小花邊為界；所有的童話、寓言都是他自編自寫。他還設立了「徵文」專欄，讓我和羅文、羅勉投稿。我們難得寫上兩句半，他不但熱情地予以鼓勵，還認真地把我們的「大作」登在顯眼的地方。做完當天的作業，看完課外書，他還有最大的業餘興趣——寫童話、寓言、小故事之類，頻頻地投往「中國少年報」社。

「遇羅克的信！」每逢大門外郵遞員一喊，他便飛跑去接。頻繁的退稿，使我們由惋惜到欽佩他的不氣餒到習以為常，仿佛不退稿倒是件怪事了。哥哥那不止一次在全班、全校的優秀模範作文，以他那寫作之天才，以他那獨特有趣的構思，以報上那些太平淡無味的「兒童徵文」、「少年徵文」之作文，為什麼哥哥的竟不用？那時人們無從知道：中共早已用「出身」、「成份」來衡量一切——母親是資本家、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又判了刑，誰敢錄用他的文章？

然而哥哥的韌性，卻使他毫不氣餒，令他失望的是，回回看不見編者的意見、衹一張鉛印的退稿信。

「又是什麼意見也沒有！」回回他不滿又失望。但他樂觀地繼續寫、繼續投，給自己取筆名叫「禿筆」和「千章侯」。

他那篇在「暑期」小報上連載的童話「小氣球飄洋過海記」，按文筆和當時的政治標準，足以夠格登在「少年報」上了——十月一日「國慶日」，少先隊員們在天安門前放氣球時，其中一個小氣球飄洋過海，飛遍了中國和世界；它見到了中國正在興起的建設，見到了蘇聯的欣欣向榮，見到了美國黑人的受難，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和人民的窮困，見到了非洲的反殖鬥爭……完全是當時學校對我們的教育內容、報紙上天天的宣傳。在那連聽「美國之音」廣播便可判刑的封閉的國度裏，有哪一個「祖國的花朵」不信呢？國內一派「和平」，在外「抗美援朝」，在內大搞建設，人民熱愛「新中國」，黨和領袖在人們的心目中威信很高；學校貫徹著「五愛」教育。「三反五反」運動即使「有了偏差」、「傷害」了一些人，但那終究不普遍、不是每個家庭；人們聯想不到「社會制度」，人們也不知「中南海」裏的過去和今天。全蘇式的學校教育、「蘇聯老大哥」是最流行的名詞，哥哥把這些心得融化在童話里加以描繪，讓美妙的幻想自由馳騁。

然而他從小就有個性、不唯命是從；他愛思考、愛有自己的主見。他自己創作一則寓言：《新龜兔賽跑》——一隻博學的烏龜主動要求和兔子賽跑，兔子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烏龜心想：「嗯，我不用急，我在書裏見過，兔子在前面那棵大樹下會睡覺的、會睡覺的……」結果，兔子并沒睡覺，早就到達終點了。

「這則寓言有意思嗎？」他問我們。

「有意思！」

「這諷刺了什麼？」哥哥先問我。我答不出，羅文、羅勉也答不出。

「小笨、小笨、小笨，」他用食指和中指彈每人的額頭：「這是諷刺本本主義和經驗主義呀！」

他從六歲起上小學一年級，一識字便看課外書——讀中外兒童文學名著、童話、寓言、報紙、凡所有能看得懂的書籍。父母高興他讀書，儘量滿足他的願望。在沒有父親的日子裏，經濟上捉襟見肘的母親，便做了如下安排：今後上了高中的，每月零用五元；上初中的三元；上小學的一元，因我們誰也不用住校。每月給姥姥五元。

無論何處，哥哥凡一路過書店，定要進去，這成了他的習慣。沒那麼多錢買新書，從圖書館借來的又不能滿足他，便站在書店裏閱讀，竟能過目不忘。除了有時與同學騎自行車郊遊，必須帶上一點零用錢之外，他所有的錢都用來買書、紙、筆、郵票之類。為了省下每一分錢，他自己糊信封。他訂《象棋》期刊，鑽研時興趣無邊。在北京少年宮（景山）舉辦的「全國少年兒童象棋比賽」中，他獲得亞軍。他一手緊握錦旗、一手懷抱獎品，興奮地從少年宮一口氣跑回了家。

「唉！祇差一個子兒！」他汗水騰騰、連連歎氣：「比賽都快停了，還是不分勝負；裁判說：『注意，還差十五秒！』我一走神兒，被他吃了車。要不，冠軍就是我的了！」

「這正是你不足的地方，」父親正好在家：「不是一個子兒，是你還差得遠呢。」

哥哥誠服地沒有作聲。

父親最愛哥哥。他每次來家，雖祇有短暫的幾分鐘，總要先問哥哥的功課怎麼樣，問我們聽不聽話。哥哥也最愛父親，并沒有因他離開我們、而與他有絲毫的隔閡。誰也沒背後罵過父親。父親希望他能勝過自己。從哥哥剛一記事起，他就告訴哥哥，小時他怎樣刻苦、怎樣學習名列前茅；怎樣早早工作、孝敬奶奶的事。稍大，他又以古人的榜樣希望哥哥奮發。父親除了自己的專業知識之外，從不讀「閒書」，母親也是。父親最注重「說話算數」、「寧折不彎」、不輕易許願。哥哥六歲時，一次他上了房，任誰叫也不下來。父親哄他：「你下來，我帶你看戲去。」

「真的嗎？」哥哥兩手叉腰，站在房上神氣活現。

「真的。」

哥哥下來了，父親責備了他。他明明不想看戲，卻帶哥哥真去了戲院。

「羅錦，來，我教你下象棋。」自從他當了「亞軍」，便希望我去拿女子組的冠軍。他不由分說便擺上了棋子：「女子組下得太差了。我保證不出三個月，你准能下好。明年比賽，你准得前三名，說不定冠軍呢。」

我勉強極了，又怕由於自己太笨而引起他的輕視，衹有硬著頭皮學了一會兒。我就是不喜歡下棋、打撲克。無論他再怎麼叫我學，我也不幹了。他又鼓勵、又勸說，我還是不學。他太掃興，第一次領略了我的才短氣愚。於是他又去勸說羅文，羅文學了幾著，也不學了，衹喜歡用小刀削他的木頭手槍。

「小笨呀小笨，一群小笨！」哥哥歎道。

我承認自己的笨。從小，我衹對聲音、色彩和形象感興趣；凡屬思考的事，一概與我無緣，除了直感、還是直感，卻也活得不錯。自從知道往臉上抹「大紅布」起，照鏡子、欣賞自己的美是我童年、少年時期的愛好之一。在鏡子面前，總覺得容貌動人。每當放學後做完作業，我便偷偷地跑到沒人的小客廳裏（又兼母親的臥室），對著大穿衣鏡，梳梳頭發，將沙發上的白色透花紗巾拽下來，往肩上一披當作水袖，在鏡子前小聲地唱叨著，自演自賞起來。偶爾，會有人來這屋拿點東西，我便慌忙摘下紗巾，假裝在鏡子前看牙齒，心裏「突突」直跳，生怕自己的愛美讓人看出來。否則，多麼不好意思啊！若來人一時走不了，我也就衹好悄悄把紗巾歸放原處，愛美的消遣下次再做罷了。姥姥在人前誇道：

「女大十八變，越變越好看。她小時候醜得沒法兒提，沒想到越變越水靈了。」

我也覺得，自己除了娃娃相以外，無美可談；但正是這娃娃相——清澈的兩眼、細膩的皮膚、健康的面頰，才楚楚動人。我愛看自己的娃娃臉，然而見了比我好看的女孩子，我從來不知什麼是忌妒，反而滿心愉快地欣賞她，如同欣賞自己。

或許哥哥也覺出有個動人的妹妹吧？或許他正進入少年期、又聰明、早熟？在教我下象棋之後不久，暑假裏的一天上午，他又有了新的懲罰三個「小笨」的辦法——用指頭彈兩個弟弟的額頭，而對我卻是親臉蛋。第一下，儘管他是那麼健康、乾淨，卻仍有一星星唾沫沾在我臉上，我大為反感。這使我突然想起，四歲時，我在大荒園裏玩，自己跑到工人們打鐵的砧子前好奇地觀看，工人小孫忽然把我抱起，一手揉著我的肚子想逗我笑，一面俯下頭把舌頭伸進我嘴裏親吻。我噁心得脹紅了臉，拼命掙紮，他這才將我放在地上，喜愛地還要抱我，我又驚又氣又怕地跑掉了。從此最怕看見他，戒備地不再過那邊去。這噁心的印象直到如今。使我

從那時起就認為，再也沒有比這種親吻更骯髒可恨、愚昧粗俗的了。長大後，我雖見過不少農民、工人對自己親生嬰孩便是這種親吻方式，甚至嚼完了饃吐進孩子的嘴裏讓他（她）吃，或逗弄小男孩的生殖器，我都會深深地憎惡。五歲時，父親親我的臉蛋，一星唾沫沾在臉上，我趕緊跑到衛生間，用濕毛巾擦呀擦。祇有他離開家那天，由於情況太特殊，把這唾沫星原諒過去了。唯有母親的嘴從來是潔淨、乾爽的。我正用衣袖擦呀擦，心裏老大不樂意，誰知他又說：「不行，還得親你一下！」我正要躲開，他卻扳著我的頭，飛快地吻了另一邊的臉。氣得我心裏火辣辣，忙不迭地一邊用衣袖使勁抹著，一邊防備地跑到大木板床的裏頭。哥哥盯著我，那股勁兒令我又氣又惱，他說：

「不行，還得親你十下！」

「就不！」我站在床角大聲抗議，心氣得發慌。

他毫不示弱，便往床上竄。我握起拳頭打他的頭；但力氣小，他并不介意，想抓住我。慌急之中，我拽過床上的毛巾被便往他頭上蒙去，一邊氣得大哭起來：「姥姥！姥姥！……」

哥哥在毛巾被裏掙紮，眼看要掙出來，兩個弟弟不知所以然地站在地上看。而姥姥正在廚房忙著，還沒聽見。哥哥把毛巾被甩在一邊，我又舉起另一床棉被，向他劈頭蓋腦地蒙去，同時扯著嗓門大哭大喊。

「怎麼啦？怎麼啦？」姥姥兩手沾著麵粉趕來。

「我哥哥……」我哭著：「非要親我！」

姥姥還沒明白過味兒來，哥哥一竄便親了我一下，得勝洋洋地去了。我大哭，使勁擦著臉。

「真是，羅克！怎麼竟招她！」姥姥一生氣祇會說這句話。

夜裏，我忽然嚇醒了，從被子裏骨碌坐起來。

「姥姥……」我哭起來，母親和姥姥驚醒，立即開了電燈。

「怎麼了，羅錦？」母親忙問。

「我哥哥又親我了……」

「沒有哇，」母親看看老掛鐘：「夜裏一點了，他哪兒能來？」

「他是親我了，跑了……」我又屈又惱地哭著。

「秋琳，」姥姥說：「你去看看羅克是不是正睡覺呢？」

母親披衣去了，回來說：「睡得正香呢。你是做夢，睡吧。」

「沒有……他是來過了……」我不相信是做夢。

「明天，我得好好說說羅克！」母親真動了心：「睡吧，他沒來，你是做夢。明天我准說他，真可氣！睡吧，啊。」

次日，覺得哥哥見了我有些愧愧的。也許，母親說了他：「你是老大，怎麼盡招弟弟妹妹，教我操心呢？」或許，會告訴他我怎樣在夢中驚醒，而大出他的意料吧？從此，再也沒見哥哥眼裏迸出令我氣惱的光，又如往常明澈清朗一如水晶；并添了點大人氣——沉靜寬容，連彈我們的額頭也不彈了。更多的時間是在幹他自己的事去了。沒過幾天，我對他的氣惱便結束了。然而至今回想起來，還是多麼驚心動魄啊！

10. 金色的奠基石

我們真想念水獺胡同的大荒園，哥哥在作文《我的童年》裏回憶它，迸發出多麼卓越的才華！《一堂歷史課》和《我的老師》，也同樣以奇妙的構思、真實優美的文筆，贏得了全校的讚揚。

這天二姨來串門，哥哥朗誦那被當作全校範文的《我的童年》：

「棗樹啊，在那雪球紛飛、打雪仗的日子裏，是你用你堅實的軀幹，擋住了我的身體……」他感情充沛、微含著淚水；仿佛懷念的不是荒園，而是一位永遠離別的愛友。

「怎麼樣，二姨，」他問道：「您聽了受感動嗎？」

「嗯，不錯。」二姨微笑地贊許：「不錯！」

他的童年、我的童年，果真都是美好的回憶？全部是金色的嗎？……或許，追求美好和忍受苦難是人的天性？還是我們不知不覺便學會了如何嚮往與追求？或許，母親遺傳給我們的基因太多——樂觀，是我們每個孩子的靈魂？無論我們的主流中，有多麼軟弱和糊塗，但主調是不變的。我們討厭那種悲悲切切、懦弱無能的人，從小就如此。

大荒園——我們想念那裏的一草一木。在我們的幻想裏，它一定還保持著原樣。哥哥有一天悄悄對我說：「你想和我一起去水獺胡同嗎？」我點點頭。

我們不能告訴母親和姥姥，因為她們忌諱得對那裏絕口不提；羅文、羅勉又小，哥哥便和我在一個星期日，步行到了那裏。

我們走進那有拐彎、又短又不寬的水獺胡同時，心裏說不清是什麼滋味兒。廠門老舊了，半開著，我和哥哥走了進去。

這還是我們的大荒園嗎？滿目瘡痍，完全變了樣！儘管老房子還在，也全不是以前的模樣，簡直認不出了——破敗不堪——房前的陽臺竟東拼西湊地蓋成了「居室」。樹幾乎都被砍了，破破爛爛地蓋起了一排「簡易房」！老榆樹完全乾枯了，塔松也沒了，梨樹更不見。大院子裏，仍堆著一些工廠的用物——石頭子、鐵皮、木料和雜物。我們一言不發地往後院走，桑樹一棵也不剩，合歡、毛桃樹更無蹤影，唯有三、四棵高高的棗樹還立著——是因那果實，它們才未被砍掉？就連荒草，也少得可憐，唯有棗樹下的一小片。正值秋天，我們趟開荒草，想尋找一兩顆乾棗，忽聽有人從玻璃窗裏吆喝道：「哪兒來的野孩子？外頭玩兒去！」

我們衹好走開、一邊環顧著一邊走。快到廠門時，哥哥把手裏的一顆乾棗，一回身，用力地、遠遠地拋去！我也把手裏的一顆盡力拋去。我們拋的，是我們不想承認的這淒涼景象；我們拋的，是人們對它無情的破壞！我們聽到荒園在哭泣，雖然它死了，但一草一木的陰靈，仍在向我和哥哥訴說著它們的悲傷……

我們再也不會來這裏了。一言不發、心情沉重地往家走。大荒園，你永遠活在我們心底——那一排排的塔松，那鬱鬱蔥蔥的大榆樹；那喜鵲的興旺家族，那密密實實、壓彎枝的榆錢兒；那滿園盛開的梨花、棗花、桃花、合歡、茉莉、藤蘿；那藍紫的桑椹、無名的青草啊！那啄木鳥、布穀和麻雀們！那——我的太陽！

一九五四年七月，哥哥被評為小學六年來學習、品行兼優的學生，得了獎狀和獎品。母親無比欣慰，把那紙獎狀掛在客廳裏最顯眼的地方。

她特意送給哥哥一本《新華字典》作為獎勵。那兩日哥哥整天翻看這本字典，在唯一的扉頁空白紙上寫了一段批語：

> 附新華字典意見：此字典，好雖好，但，缺單字也，『典』不能用此書。『膩』字『網』字都缺。此字典，詞太少，還稱何字典，衹有白話，可稱白字典。『意』字寫得不好看，許多即同，可稱童字典。解釋不够，可稱不善字典。字等詞等完全一抄，可稱舊古字典。『新華』二字由何說起，不如叫破舊字畫書。
>
> 遇羅克 十二歲題

明天，就是畢業典禮了。他將做為畢業班的代表，第一個發言。頭兩天，他對著大衣櫃的穿衣鏡、關上屋門、反復地練習；對著鏡子行了無數個隊禮，一遍又一遍，有聲有色地朗誦著，糾正著自己的姿勢和語氣。上午他練習了最後一遍，幾乎一字不差地把發言稿背了下來。

「明天看我的發言吧！」他輕鬆地沖我說。下午，他玩了半天。

低年級各班選派優秀生去參加畢業生的典禮。一大早，姥姥給我精心打扮起來。哥哥洗漱完畢，背著手打量我一番，撇撇嘴道：

「活像個沒人要的布娃娃！」

大禮堂裏黑壓壓地坐滿了人。畢業生一律穿著校服——白襯衫、藍褲子、紅領巾。紅、白、藍像是花海，啊，真美極了。

「畢業典禮現在開始！」

喇叭和隊鼓齊鳴，旗手高舉隊旗繞場一週。隊旗的紅光在每個人面前閃爍。我們搖著紙花走進會場，齊聲呼喊：

「向大哥哥、大姐姐學習！歡迎你們常來母校！」

畢業生們整齊地站立起來，向我們熱烈鼓掌。我們坐在畢業生之間的兩排座位上。忽聽到身後一位高年級生低聲問他的同學：

「她是給毛主席獻花的那個女孩子嗎？」

「是她嗎？……好像……」

哦，他們把我當成去年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主席獻花的那個女孩子了。我喜悅得不敢動彈，端直地坐著；這才感到自己的打扮太顯眼。要是真地能給毛主席獻花多好呀！

校長和教導主任相繼講完了話。

「六年級一班代表遇羅克發言！」

在一片掌聲中，哥哥跑上臺。他顯然在竭力克制著激動，站在幾乎與他齊肩高的講臺旁邊。他右手的五指，并攏得像入隊那天一樣筆直，手用力揚上去，「啪」地一聲，不小心指尖碰著了講臺的邊緣，臺下發出一陣友善的笑聲。這笑聲將停，卻又發出一陣更響的笑聲——原來，他的鞋穿反啦。現在是立正站著，那穿反的鞋在臺下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人們很快地被他那爽朗、清脆、激昂的聲音所打動——他那白鏡框後面晶亮的眼睛，他那莊嚴的面容透出的戀戀不捨的心情，他那清秀的五官和不俗的氣質，像一塊磁石把人們的注意力全吸了過去。

「……我們就要離開母校了，就要離開撫育我們成長的老師了。敬愛的校長、教導主任、班主任和老師們，是您們，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是您們，無比關切地啟發我們……」

哥哥的發言通過麥克風，越過敞開的大窗，隨著窗外一片槐樹的香氣，奔向雲霄和日光裏去了！無數顆心和他的脈搏一起跳動！

「讓我們，再一次向您們，致以最崇高的敬禮！」

隨著他莊嚴的又一次隊禮，六年一班忽然全體起立，和哥哥一起舉起了右手。啊，哥哥的臉無比的激動、神聖！坐在第一排的校長、主任和老師們，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在隊鼓齊鳴的伴奏聲中，感動地回身鼓掌致意。我心裏啊，充滿著欲哭的激動！哥哥就在這雷鳴般的掌聲中，含著熱淚跑下了臺。當他邁下講臺那稍高的木階時，險些絆了一跤，被站在臺下的王老師一把抱住，緊緊地抱在懷裏……

「王老師，我們走了……」

學生們都走光了，哥哥和幾個同學，還依戀地拉著王老師的手，慢慢走向校門，向他做最後的告別。

「王老師，我們走了……」哥哥又一次難舍地說。

「常來看我啊，孩子們！」王老師又一遍親切地叮嚀：「到了中學，一定要積極爭取入團！」

十二歲的哥哥，戴著紅領巾，懷著一定要刻苦學習、長大要對人民有所貢獻的願望，離開了「東四區一中心小學」，進入第一志願的燈市口「男二十五中」。一進中學，他便寫了入團申請書。

十月一日「國慶日」，母親帶領我們去「東四照相館」，照沒有父親的「全家福」。或許，她覺得哥哥考上了第一志願的中學，是件值得慶賀的事？或許，她覺得哥哥已成了大孩子、那麼有出息、自己終於有了盼頭？

照片一週後取出來，全家樂滋滋地圍著觀看：哥哥一手親切地搭在母親肩上，頭微微歪著，抿著多情善感而又堅毅的嘴角；眼鏡片後面那「小大人」似的神氣，含蘊著他對母親多麼深厚的感情；在那明犀的目光裏，凝聚著怎樣的個性和思索啊。

在那沒有父親的年代裏，母親是雙重身份——父親加母親。她的精神總是那麼飽滿，從沒見她沮喪、消沉過。

每當她下了班、估計她要到家的時刻，姥姥和我們就支愣起耳朵，想聽見大門外她推自行車時的「哐啷啷」聲。

哐啷啷、哐啷啷——「媽媽回來了！」我們立即雀躍地、高興地互相告訴著。

四個孩子，像四隻待哺的小鳥，一個個立在院子裏，等著母親快快出現。

「媽——！」我們幾乎同時地叫喊。

「欸——！孩子們！」滿面春風的母親，回回愉快地回答。

「欸——！」是母親特有的、最愛說的語氣詞、一聲長長的平音；聲音裏，全是滿足和欣慰。

母親推車進院，常常笑盈盈地說：「媽媽給你們買好吃的了！」

我們蹦著、跳著、擁著她、幫她摘下掛在車把上的黑色人造手提袋，看買的是什麼，等著母親給「好吃的」分份兒……

每天傍晚，幸福的黃金時刻，就是四個孩子雀躍的一聲「媽——！」和母親無比欣慰的一聲「欸——！孩子們！」

那一聲叫喊，滋潤著母親的心田；而母親一聲欣慰的回答，也滋潤著我們的心田。

誰也不覺得缺少了父親。因為，我們有一位更慈愛、更能幹、更寬心大度的父親；有一位更具有男人風範、更能支撐全家的父親。我們誰也不提「爸爸」這個詞，似乎把他全忘了。因為，我們不覺得生活裏缺少什麼。我們有著真正的父親——我們心愛的母親。

不久，幾乎是致命的打擊落在了父親頭上。

11. 晴天霹靂

「你養不活我一大家子呀，」邊姨說：「我媽、妹妹、弟弟，都要靠你的工資。這一降到一百元，夠幹什麼的？」

「我多翻譯點日文資料，會掙到錢的。」父親安慰她：「你放心吧，我養得起！」

他竭力找業餘翻譯工作，生怕經濟問題會影響邊姨對他的感情。

但邊姨總有一種無法消除的危機感。她想聞到自由的空氣，而現實中卻沒有。她也曾在某家出版社工作過兩年。她聰明、活潑、喜愛文藝。但對週圍的官僚主義習氣、吹捧討好、暗打小報告、一來就政治學習的社會現實，打心底裏反感，她受不了。她覺得靠自己的姿色，蠻可以不上班卻過得很舒服。和父親的結合，使她有了一個安樂窩；但無情的現實，又把這建立不久的小窩打垮了。沒有了牢靠的經濟基礎，對邊姨來說就沒有了一切。儘管父親每月可掙些譯資料的「外快」，但這收入是沒有根的。況且父親常去看望我們，她也嫌感情不夠專一；若兒女們大了，是否會來找什麼麻煩呢？婚後四年，父親除了衹知沉溺於她的感情中，邊姨再看不出他有什麼出息——雖是留過日的工程師，除了設計、建造過不用鋼材的「竹筋樓」、在北京有這麼幾幢之外，并未做過其他讓世人承認的業績；性格上老實又窩囊、不會巴結、不會應酬，也難於出人頭地，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職員罷了。如今父親的厄運，就是每一個人的危機，老實人的日子都不會太好過。今後還不知會有什麼政治風險。「判刑四年」被載入他永久的史冊，檔案跟人一輩子，永遠為這背黑鍋嗎？她衹有二十四歲，蠻有魅力，為什麼偏要守著一個破落的、比自己大二十多歲的職員，緊巴巴、憂慮慮地過一輩子呢？她要出國，要到外國去定居，要呼吸那早已嚮往的自由空氣。於是她決心找一位父母都在歐洲的、沒有結過婚的華僑。決心一下，她很快便有了合適的「人選」。雖然那歸僑工資衹有六十多元，但由於有國外父母的接濟，日子很算過得去。當一切皆已成熟時，邊姨對父親提出離婚。

有如晴天霹靂，父親聽了這決定簡直傻了。同樣感到國家無望、自己無望、生活沉悶的他，衹有在邊姨身邊，才能忘掉一切煩愁。這聰明溫柔的小鳥、這從頭到腳太令他可心的人，這他為之犧牲一切、甘願準備再犧牲一切的人，他別無所求、衹求邊姨別離開他。哪怕她有情人，他也甘願忍受；衹要別拋棄他。他不相信今後還能找到如此可愛的人。他哀求她、懇求她、但無論怎麼做，都沒用。

「老遇，我知道你愛我。可為了今後、為了將來，我不得不這麼做。」

到後來，為了甩掉這個包袱，邊虹不得不狠心了。她不許父親回家。頭兩回父親做不到，剛一進門，邊虹便像貓一樣撲上去，抓他的臉。她知道他老實，永遠不會告發她、也不會還手；索性讓歸僑來家裏住。當父親又來時，那歸僑便將一盆髒洗腳水，兜頭朝父親頭上潑去⋯⋯

父親是帶著臉上的傷痕離開「銀碗胡同」，住到「水利電力部」的單身宿舍去的。他兩手空空，家裏任何東西也沒拿。他幻想：衹要加倍對邊姨好，等她冷靜下

來，她會回心轉意的。雖然離了婚、又和邊姨沒有子女，但父親每月還寄錢去，邊姨照收不誤。

然而這一次的離婚，使他在本單位的領導與同事面前，形象一落千丈。人們有更充足的理由背後議論、譏笑他，認為他「活該」、「自作自受」。他本來性格就沉默寡言，這時愈發抬不起頭，整天衹有緘默了。他穿著一身皺巴巴的舊藍布制服、鬍子拉茬，過著苦行僧般的日子；每天衹有在抽煙中消磨時日。能夠理解他、和他談談話的，衹有他的助手——十九歲的助理工程師小韓——梳著兩條細長辮子、白淨清瘦的姑娘，是他在單位裏唯一的朋友了。

哥哥在那時分外忙了起來，仿佛在做著某種「接洽」的事。他做完了功課，不是去找父親、便是去找母親的親友——大姨、表舅、楊姨、姜叔叔……

「媽，叫我爸爸回來吧。」哥哥又一次央求母親。

「他自作自受、沒法可憐他！」母親乾脆地拒絕道：「天報應！」

哥哥求姥姥幫忙勸說。姥姥左思右想、從四個孩子的角度出發，也來勸母親：「唉……倒也是。復了婚，才是一家子人家兒呀！」

母親仍舊不同意復婚。哥哥又鼓動親友們來勸。一天，大姨（母親的表姐）顫微微地來了，她用拐杖點著地說道：

「秋琳，別再記崇基的不是了。難為羅克這孩子，一見我就跪下了，說，要是我不勸你，他就不起來……」

以哥哥那十四歲的孩子之想，真懂得什麼是愛情、家庭嗎？他憑著對父親的摯愛來做這一切。而父親從自己的處境著想，深感邊虹決心已定、不易挽回，自己住在單位宿舍，遭人議論紛紛，是什麼滋味兒？現在，有心愛的長子全心全意盼他回來，還有三個兒女和對他絕對忠誠的妻子，他是願意回來的。

這一天，哥哥終於認為可以說通母親了。於是他一手拉著我、一手拉著羅文、讓羅文拉著六歲的羅勉，命我們一齊跪在母親面前，他哀求道：

「媽，原諒我爸爸，讓他回來吧！」

他不禁淚流滿面。我第一次看見他哭，覺得十分淒慘，便也哇哇地哭起來；兩個弟弟不知所以然，也大哭；坐在椅子上的母親，俯身摟住我們四個，放聲痛哭；姥姥在一邊悄悄抹眼淚，復婚便在哭聲中決定了。

母親決定在外面吃頓飯，照張「全家福」就算是慶祝。父母都不想張揚。正值在吉林的表哥遇竹溪（學名遇廣聲）來京學習針灸，唯有他和我們全家七口，一起

到東四牌樓的「森春陽」飯店吃了頓烤鴨。母親打扮得淡雅、大方，給我們四個都換了新衣服。她滿面春風地笑著，宴席上，隻字不提父親的半句不是，好像那些都是從來沒有過的。父親也顯得很高興。然而，多麼奇怪，我卻懷疑，他真有那麼高興嗎？他為真愛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會這麼快地消失嗎？我不太相信。然而，母親和哥哥的快樂，卻感染著每一個人，連姥姥——這并不喜歡爸爸的人，都禁不住洋溢出幸福。哥哥抿著嘴話不多，一副小大人似的、抑制不住內心喜悅的神氣。或許因為喝了兩杯葡萄酒，哥哥白淨的臉頓時泛出紅暈。他那不言不語的得意神情，仿佛剛剛立下了特等功。

當夜，我起來撒尿，迷迷糊糊地看看老掛鐘，正夜裏十二點。父母躺在床上，還在低聲講話；母親頭朝裏側躺，父親平躺著，似下了極大決心、睜視著屋頂說：

「秋琳，要是我再對不起你，我、我真不如個耗子了！」

我睡眼惺忪地鑽進被窩，同時朦朦朧朧地暗自奇怪：爸爸比什麼不好，幹嘛非比耗子不可呢？他本人就是屬鼠的呀！那離家以後、每回從大門溜出去的神態，無論如何也讓我忘不了「鼠」字……母親屬大龍，一個飛騰在天、可以四海翻騰；另一個躲在地洞裏，白天不敢出來。哦，大龍和鼠，能合得起來嗎？復婚前的哭聲，會是好兆頭嗎？

為復婚立了「特等功」的哥哥，不知怎麼想的，一定是受了母親「事事以照相片來做紀念」的影響。有一天，天下著濛濛細雨，我和哥哥正要打著傘去上學，他忽然對母親說：「媽，您給我五毛錢吧，我想和羅錦照張相去。」

「照什麼相？」

「我上中學了，留個紀念。媽，給我五毛吧。」

「天好再照吧，還得上學呢，」母親說。

「來得及，遲不了到。」他期待地看著母親。

我對他的心血來潮實在有點莫名其妙；既不太想去、又怕遲到。可是他卻匆匆拉著我，打上傘，來到隆福寺街內的「生活照相館」，要照一張小二寸，并選了楓葉花紋做四邊的圖案。

「要佈景嗎？」攝影師問。

「要，」哥哥說。

他摟著我的肩膀，那麼親切和高興；歪著頭、把頭偏向我，面朝著攝影師；我心裏也充滿了新鮮與歡愉。這張照片，我認為是最好的一張，也是母親讚不絕口的一張、是全家人都愛的一張。

四月，「北海公園」一片新綠，多美的春天啊！

一個星期日，母親對父親說：「帶孩子們去玩玩吧，好長時間沒去公園了。」

母親真地在祝賀新生活的開始，父親也就答應了。

我們在濃蔭蔽日的茶座吃豌豆黃、金絲蜜棗、栗子面小窩頭、芸豆卷兒，喝著茉莉花香茶。母親怡然地織著毛衣。父親和哥哥下著象棋。哥哥贏了，開心地咯咯笑著。然後，他帶我們三個去划船，因為我們早已坐立不住了。

「小心哪！」母親不放心地囑咐。

「您放心！」哥哥帶我們向船碼頭跑去。

中午全家在「仿膳」吃了飯、又在九龍壁前合了影。

散步時，哥哥不見了！正當我們在松林裏巡視他時，祇見遠處，一對小鏡片一閃一閃，哥哥邁著他特有的步子，含著幾分淘氣的微笑，正從書亭裏走出來。

「我給他們在意見本上提了意見。」他笑道：「一是兒童、少年讀物太少，二是服務態度不好。」那神氣活像是省長親臨視察。

「你就會提意見！」母親哭笑不得地道。

母親，她這些日子顯得多麼年輕、富有朝氣啊！父親的一百元工資，祇交母親五十、自己零花五十，母親很知足。

我從未見她和父親親熱過；比如，拉拉手、溫存地給對方繫繫扣子、撣撣肩上的髮屑、理理長圍巾之類，更甭說是否親過父親的臉頰一下了。或許有，祇是我們看不見？或許，他們祇希望對方先對自己溫存？

父親又成了家中一員，并不感到他有新的變化。老是感到他神不守舍、心不在焉；一天不說幾句話、下班回來便不停地吸煙；固然穿得挺整齊，但那毛料西服褲總像沉得要掉下來，一走路，褲腳和皮鞋後跟全要拖著地、踢踢拖拖地。

「崇基，看看你的褲子！」母親時常皺眉提醒。

父親神不守舍地往上提提，但一會兒又沉下來。然而在邊姨面前，他的褲腳是從不拖地的，反而把襯衫也塞進褲子裏去，以便更顯得年輕、精神，走起路來也毫無拖遝之聲。那時他的心情從來沒有心不在焉過；似乎全部注意力放在邊姨身上，似乎邊姨的一舉一動、一顰一蹙都令他無比可心，眼角溢著滿足柔和的光彩，以至

他眼角邊出現細密的笑紋時，我竟感到新奇。但這些笑紋，一到家裏，便沒有了。多麼沉靜！唯有一根接一根抽煙的呆木的身影……

不久，對「三反五反」運動「糾偏」的政策下達，父親又恢復了一百九十八元的工資。母親衹收他一百，九十八元讓他零用，家裏基本上不愁了。母親高興地許願道：

「孩子們，我要供你們全部上大學！」

那是很難忘的一日。

下午，我高興地，跳跳蹦蹦地放學回家去。我本是個極戀家的人，從不覺得在學校比在家裏快樂。衹要一嗅到家裏的氣味，心裏便美滋滋的。我左臂上，戴著紅雙杠——中隊委員的標記。一開學，不知怎的，班主任耿育慧老師偏偏看上了我，叫我擔任中隊學習委員，偏偏大家又舉手通過了。唉！我一點兒也不想當官兒、一點也不想。

母親卻為此非常高興。她叫我去照張相留個紀念，仿佛覺得我比平日格外有了出息，好像當「大隊長」——三個杠的她也不嫌多。我衹好奉命去照。唉，做個不惹人注意的自由民多好！

「姥姥，我幫您幹什麼？」——這是母親教給我們的，回家先要問這句話。

「灌個壺吧。」

「姥姥，我幫您淘米吧？」

「你淘不乾淨啊。」

「我能淘乾淨。」我偏接過米盆來。

「好孩子！」姥姥又不大放心地交給我：「倒也是，一點兒一點兒就學會了。」

全家圍著桌子吃晚飯，唯獨父親遲遲未歸。正吃著，衹見父親氣急敗壞地走進了院子，他那毛料西服褲子，蹋蹋嘟嘟地像立即要掉下來。

「你、你、你告她去！」他紫脹著臉，一進屋，便一手發顫地指著門外，喘著粗氣對母親道：「你告她去！」

「告誰？」母親端著飯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全家都愣了——一個個端著碗、拄著筷、雕像似地瞅著他。

「告、告邊虹！」父親氣得結結巴巴。

「幹嘛告她？」母親意外極了：「怎麼回事？」

父親的眼睛骨碌碌地亂轉，紫脹的臉變得通紅，想把話吞回去已不可能。他不知怎麼辦才好，不自在地坐到寫字檯前，又站起來掏出煙，剛抽出一支又撂在桌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到底怎麼回事？」母親發急了：「你說呀！」

全家人都盯著父親，等著他說。

「我……我得了一筆稿費……」他極勉強地乾咽唾沫，眼睛空望窗外仍骨碌碌亂轉：「兩千塊……」他又乾咳了一下嗓子：「她、她、她坑了我！」

「她怎麼會坑你？」母親不解：「什麼稿費？」

「我……我一年前寫了一本《日語入門》，出版了。」

「噢——，」母親恍然大悟，冷笑道：「甭說，給人送錢去了？」

「你告她坑騙錢財！」父親這時才敢看著母親，手指發顫地又指著門外：「你告她——」

「你混——蛋！」母親氣得臉煞白：「多可氣、多可氣罷你！！」

她再也想不出任何罵人的話，就那麼臉色青白地氣喘吁吁。全家誰也吃不下去，呆望著飯菜一言不發。哦，我心裏，是多麼希望母親和他揪扯起來、撕打起來啊！我一定會幫著她！我是多麼希望，母親永遠不要讓他再回家啊！母親的本事都哪裏去了？！

夜裏，我躺在床上，腦海中不時地出現幻想的畫面——

父親取了錢，從銀行直奔「銀碗胡同」。

「老遇？」邊虹堵住半扇門：「你找我什麼事？」

「我、我給你送錢來了。」

「哦？」她閃身讓他進去，不無驚訝地望著他。祈求和孤注一擲竟使父親結巴起來：

「虹，我剛得了一筆稿費，兩千元，給、給你。」

邊虹接了過去，雖沒明白過味兒來，卻將錢攥得緊緊的，走進了屋。

「虹，我不能沒有你！」父親可憐巴巴地尾隨著她：「苦死我了！和她一天也過不下去呀！我的工資又恢復了，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祇要你回心轉意，我還能和她離婚！」

邊虹眉眼鬆開了，將錢麻利地鎖進大衣櫃；轉身坐在沙發上，悠然地點起一支香煙。

「老遇，你的好意我收下了。」她深吸一口煙，將煙圈輕輕吐出：「咱們祇能做個朋友了。因為，我已經結婚了。今後你也不要再來，不然，我丈夫也有意見。」

「虹，你再想想……」

「你什麼東西！」歸僑猛地從裏屋竄了出來、一把揪住父親的衣領：「你要是再來，我告你破壞家庭罪！你給我滾！」

——除了這幅畫面，又能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哥哥怎麼想，他祇是沉默：既不附和母親的氣憤、也不對父親表示贊成，仿佛祇給了他什麼值得研究、值得深思的新題目。而我和弟弟，更無議論的習慣，因為大人的事離我們太遠。忠厚慈祥的姥姥，更是從不多言多語、尤其背後不會講別人的壞話。母親也不多嘮叨，大概又是「為了孩子」罷。

表面上，這件事很快平息了。唯有母親對父親添了輕蔑之態，偶爾便諷刺一句：「我算看透了，要是你有了錢，還得找那邊虹去！」

六月十八日，父親照了一張半身像。很少照相的他，此時照相是為了什麼？立志？自警？勿忘勿返？——永遠結束對邊虹的思念？還是以此自誡——以為再也不會想起她？從他那深邃、含有難言之隱的目光裏，令人絲毫看不出他對於復婚後的歡欣，卻祇有沉重和痛苦。我祇看出他那鑽牛角尖式的、誰也說服不了的執拗。

12. 要做表率

一九五四年「公私合營」，母親做為第一批、主動交出全部產業的資本家，背後也并無二話。她擔任「東四金屬加工廠」副廠長之職，工資還是七十元。凡屬資方，自己原來的工資，合營後不變。對於資產，母親祇有每月十幾元的股息，財產完全等於白交。許多資本家白天敲鑼打鼓，晚上關起屋門淚流不止。或許母親因自己的資本太少，她天性又十分想得開，故馬上排解了那「心疼」之念吧。總之，她依舊每天精神飽滿，依舊衣著筆挺地騎車上班。儘管家中伙食極為一般，完全靠姥姥節儉過日子，但母親那樂天的氣派，就像家裏存有一個金庫。

追求母親的人不是沒有。我忘不了在父母復婚前，有兩位叔叔常來找她。一位是王叔叔，有妻有子女，因太愛母親的性格，想為她離婚。

「孩子沒有爸爸，這滋味兒可不好受哇！」客廳裏，母親一面織我們的毛衣，一面強做微笑地對王叔叔說：「要是因為我，你們家妻離子散，我堅決不同意。」……

又一位是劉大爺，造紙廠廠長，比母親大五歲、未婚。他一來，就送來許多白色、綠色的紙頭，說可以用來寫字。他把我抱在腿上，一手在紙上畫各種小動物，皆是一筆呵成、十分生動有趣。

「羅錦，下來！」母親一見到就說。

他擅於講故事，我聽得十分入迷。我竟覺得他才像親父親。但哥哥沒有這感覺。

後來，他們都不來了。其實，母親一直愛著父親。否則，又怎樣解釋呢？

自父親給邊虹送錢之後，看不出母親的絕望和灰心。祇見她更加積極地工作，不僅是廠長、區人民代表、區政協委員、市人民代表、市民建會員、市工商聯委員，還是一九五六年的全國婦女代表。開婦代會期間，全體代表在中南海同毛澤東留影，她恰好站在毛的身後，樂得合不攏嘴。她那發胖的、幸福的身姿，哪有半點愁容！

五六年，是母親做衣服最多的一年。母親的打扮與眾不同——從來不穿花衣服、連花格子的都沒有；一律是灰、白、藍、米灰等單一色。面料講究、樸素大方、找好裁縫定身制做。母親說，她認為自己的身份，打扮也不能讓人看出來。祇在婦代會時，她才做了幾件素花旗袍。但穿上它，又如何走出骯髒的、眼目眾多的大雜院？母親祇有用紗巾完全蒙住頭。

每天在大、小場合開各種各樣的會，是母親視為神聖的活動。尤其她一手好鋼筆字，筆頭又快，常讓母親擔任記錄，她樂此不疲。

「我最愛開會，」母親說。

「俗不可耐呀！」父親背後評價。

也許，在愛情上絕望的母親，把愛都轉移到開會上了吧？

哥哥一進初中，便發下了「個人履歷表」。上面有「出身」一欄、有「海外關係」、「個人和親屬中是否受過刑事處分」等欄目。

哥哥不知怎麼填，去問母親。母親甚至有些驕傲地說：「當然是資本家！」

為什麼不填父親的「職員」做為「家庭出身」，誰也沒問；母親毫不猶豫地便寫在表上。

初一第一學期，哥哥拿回成績單，除了門門是最高分五分（蘇聯制）之外，操行評語上是「良」。這「良」在一般學生看來，也許不錯了，但在小學裏連貫為「優」的哥哥和我們，這「良」，實在刺眼，同時也不解——他哪點兒做得不好呢？

哥哥是個敢問的人。他去找班主任談心。班主任開導他：「要和家庭劃清界限，要和『剝削階級思想』劃清界限。」

一個人，從出生到長大形影不離的家，如今，社會卻要求你與之為敵，而且是這麼奇特——腦袋被強行搬家、而身子卻留在那兒穿衣吃飯。

真不知哥哥是怎麼對待這痛苦的。他是那樣熱愛祖國、愛人民、愛黨、領袖、愛團；小學六年那金色的奠基石，在他心底打得太牢了。他不但接受了這苦惱，并在苦惱中認真地抉擇了。

一個傍晚，全家吃晚飯時，哥哥一面吃，一面對母親說：「媽，有件事我想了好幾天了，您現在是全國婦女代表、廠長、您還一度想入黨，可是您卻收房租，這與您的身份極不諧調，您說呢？」

母親確曾想過入黨。但黨委告訴她：資方是不能入黨的。母親也便自嘲地一笑了之，不滿地對朋友們私下說道：「咱這一千塊錢的老本兒可算老幾呀，咱剝削過誰呀？」

此時她聽哥哥這樣講，便問道：「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見，您最好把全部房產交給國家，連咱們自己住的房也照付房費。凡不是自己的勞動所得，都不應該要。」

母親吃著，沉思不語。

「倒也不指望租出去的十塊錢，」父親說。

那時，這四合院出租給南屋兩家人，每家每月五元錢房租。

「并不是指不指望十塊錢的問題。」哥哥仍邊吃邊說：「而是性質問題。」

「要是連咱們自己住的房也交錢，」母親說：「可是筆不小的開支呀。衹交那兩家的算了。」

「要做您就應當徹底。」哥哥依舊平和地說：「幹嘛還要留尾巴呢？咱們應當像別人一樣，該拿什麼錢就拿什麼錢。再說，房子歸自己，還得負責修繕，交出去多省心！」

在他的勸說之下，父母終於同意交出全部房產，并且照付房費，決定明天就去房管局辦手續。

「媽，明天我和您一塊兒去。」哥哥高興得臉直放光。

他這時衹有十四歲，還未退隊（十五歲）。凡屬於「和剝削階級劃清界限」的思想言行，他都沒有向團組織表白過。也許，他想看看：一個人做了卻不表白，他們是否看得出來？他們究竟是用什麼方法來衡量、來悟出劃沒劃清界限的？

《做個完全的人》——從那時起他就立志了。

每晚做完作業、復習完當天的功課後，不讀完五十頁課外書，他絕不睡覺。

「哥哥，你困嗎？」我問他。

「開始那兩天有點兒困，現在好多了，慢慢就能習慣。」

「頭懸樑、錐刺股」——在兒時，爸爸就講過、老師就講過。他要勝過古人。瞑瞑中，或許有聲音催著他？——你要和時間賽跑！

他不僅閱讀、同時對每本書都做讀書筆記。初中三年裏，中外文學巨匠的作品——凡能在圖書館借到的，他都讀過了。日記和筆記裏，記載著感想、心得、摘錄、反思。他學習成績不但優秀、集體活動也都積極參加。常來找他的、要好的同學是郝治——又是他的好朋友。郝治的爸爸郝叔叔，是父親的多年老友。週末，他常與郝治出去遠遊——登山、划船或是其他有意思的活動。

然而，無論哥哥怎麼努力要求自己，操行評語上卻始終是「良」。

有件事他從來不講——那是在他上小學時，在「三反五反」運動過後，老師根據國內的政治形勢，大講資本家、小業主如何剝削工人的事例。他深信不疑，認為老師的話句句神聖。背著父母，他寫了一封信交給當地的派出所，檢舉父母無理解雇手指被機器軋掉的工人嚴叔叔，工作組為此做了調查，令「大業營造廠」賠償了嚴叔叔一千多元并安排他在工廠做看門人。那封信，被學校呈報到團市委，受到學校和團市委的雙重表揚。和他同班的王傑，他爸爸恰巧是父親的老相識，告知了父親，父母大為惱火。

「我不養活你，你吃什麼？！」母親氣得質問哥哥。

「養活我是社會義務！」哥哥清清楚楚地回答。他站在院子裏，嚴肅地望著站在房前臺階上的母親。母親那豐滿、高他許多的身軀，俯視著這瘦伶伶的小孩子，臉氣得變了色。

「你再說一遍！」母親聲音發顫地嚷道。

「養活我是社會義務！」哥哥倔強地把小臉別轉過去，小眼鏡片和胸前的紅領巾一閃一閃。

「好——哇！你氣死我了！」母親嚷道：「我、我、咱們找警察去！」她邁進門檻又邁出來，不知自己要幹什麼：「上派出所！你小子別跑！」她手裏攥著一把掃炕條帚。

「瞧你這本事！」姥姥氣得罵母親：「連打孩子都不會！」

哥哥早已不服氣地走出了院子。我在旁邊望著這一切，真擔心母親會被他氣瘋；真恨哥哥！而母親一生氣，既不會打人、又不會罵人；衹會亂嚷、亂找掃炕條帚。我恨哥哥！又為母親想不出任何懲治他的辦法而憋氣！

那以後，這事僵持了好幾天，也就漸漸緩和下來。母親對老朋友歎道：「唉！小孩子不懂事啊！要是跟他們一般見識，咱們都沒法兒活啦！」父母畢竟疼愛他。

如今，哥哥竭力想擺脫「良」，他衹有嚴格求己。他不相信「出身」是造成「良」的原因。毛澤東、周恩來……聽說許多領導人出身都不好。他無論怎麼也不信「出身」決定一切，因為那毫無道理。帶著惶惑，他初中畢業了，以全優的學習成績，升入了第一志願的高中——男二十五中的高中部、即後來的「男六十五中」。

初中三年，哥哥沒回過一次母校——東四區一中心小學；沒看過一次他最愛的、視為父親的王篤元老師；沒講過、沒念叨過關於母校與王老師的一個字。

他沒臉回去、沒臉見王老師——他如何解釋自己的「良」呢？如何解釋入不了團呢？

而深愛他、深愛孩子們的王老師，又能否想像——為什麼孩子們幾乎全不來看他？為什麼他的愛子、他那些心愛的學生，把他忘得這麼快？！

哥哥是多麼重感情的人哪！我親眼見他看《牛虻》時，淚流滿面、低頭看著書、淚水也忘了抹去。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二次見他哭。亞瑟與教父的父子感情，他一定想起了王篤元老師。他越不提小學和王老師，就越證明他內心的痛苦。從小就

倔強的哥哥，不愛表白內心——我們都像母親、更像父親。而他在日記裏，傾訴了多少對王老師的思念之情！傾訴了多少對母校的眷戀？哪怕他一個字也沒寫，但他苛刻地要求自己「進步向上」，就證明他在寫著！

人們的互愛、互尊，便在這「血統論」的迷霧中誤解著、冷卻著、消失著；有一天，也許會被踐踏著。而人們的自愛、自尊，也在一天天減少著。

人們無從知道，「中南海」的人是怎麼想的；也無從知道「血統論」，正慢慢走來、掐向每一個人的咽喉。人們仍在盲目相信著「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是對的、是蠻有道理的。

堅持自尊、自愛的哥哥，想做完人的哥哥，始終認為是自己做得不足、不怪別人。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毛澤東號召人民給黨提意見、報刊上提倡「百家齊放、百花爭鳴」。人們先是不相信、不敢說；無奈從中央到居民街道的每一個「黨支部」——那全國密如蛛網的機構，黨支部書記和積極黨員們一反常態，幾乎是跪下求每個人說出心理話。

在報紙上發表了章乃器、章伯鈞、儲安平……諸多學術界、科學界名人的暢所欲言之後，爸爸終於沉不住氣了。

他寫了一篇《這是為什麼》——將他積壓已久的肺腑之言，出於希望中國共產黨真心改正錯誤之願，在「水利電力部」貼出了大字報。

母親比父親謹慎得多，但出於她的社會職務，也不可能一言不發。到毛澤東發現「大水沖了龍王廟」、不得不向人民翻臉時，母親僅僅為一位「右派」同事稍稍鳴了半句不平，便也被打成右派。而父親那篇文章，已構成「極右」。

既然上邊給每個單位規定名額，父母又不會假積極，自然便在名額之內——哪怕他們是啞吧。

母親被免除了廠內外的一切社會職務，下放到鉗工車間當工人；父親拒不認錯，被水利電力部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三年。

「勞動教養」這一誰也說不清名堂的刑罰，便是為五十萬右派而誕生的。中共說它是「人民內部處分」、為期最多三年。又說，凡態度「惡劣、死不悔改」的，可由「人民內部」變為「敵我矛盾」，升級——判刑。

這以前，我是個不知煩悶的兒童，儘管有過「三反五反」的悽惶印象，卻不懂得心裏壓塊石頭是什麼滋味兒。這以後，我便與無憂無慮的幼年永別了，像突然被推進一個不可解的深淵，心的深處，蒙上令人窒息的陰影。

我再也忘不了，升入五年級的第一天，耿老師在班會上，對大家提到「右派」和「反右」等話，我的心，是怎樣驚悸地跳躍啊。好像有人揪住我的脖子，欲把我提到天上去。「右派」——在我腦海裏閃現的，卻是另一幅畫面——暑假中一個炎熱的午後，母親頂著毒日頭，挨批判回來；疲苦不堪、滿臉憔悴，進屋一坐下便歎道：「你們同學——裴惠平那孩子太不錯了……我在臺上低頭罰站，一站站半天兒，連口水都沒有。裴惠平端了碗水，走上臺送給我……」

那次批判會的地點，恰巧在她家旁邊——是集中了幾個工廠的「右派分子」的大批判會。裴惠平衹與我幼稚園時同一班，上了小學後，并不和我同班——儘管我們每次見面都那麼親熱。她是出於好奇去觀看的。

在我們五年級六班，我總以為家長是右派的，一定衹我一人——從全班四十五個男女生的臉上，看不出一絲一毫的不安。大家都在老老實實地聽耿老師講話，誰能知道同樣老實的我，心裏想的是什麼啊？

不久，一件更唬人的事發生了——「北京日報」用了半版的篇幅，赫然登著《王秋琳必須低頭認罪》的大標題。作者是工商聯一位姓楊的，文章列舉母親的種種罪狀，其中一條是：「王秋琳在日本求學是假，認日本間諜做乾爸爸是真，并答應把自己唯一的女兒給日本乾爸爸做小老婆。」然而，母親在日本求學時期還是少女，不但不認識父親，而且遠不知未來的遇羅錦何時出世呢！

連母親都哭笑不得了。然而法律如同虛設，誰能去告狀、准誰去告狀？誣衊者，正因此可以升官、可以入黨；踩踏別人，就是「進步」的政治資本。從那時起，我開始知道，黑白顛倒可以是任意所為的。荒誕和離奇的是：誰會黑白顛倒、誰會用刀用筆殺人，誰就活得好、誰就受到重用、可以升官。這和「童話」裏那神奇的、信又不可信的意境，是多麼相似啊！

升入高一的哥哥，不但不「恐懼」、「緊張」，正相反，他一開學，便立即主動地向團組織書面彙報了這件事。他認為，既然要加入共青團，就不能向團組織隱瞞任何情況。他希望接受團的考驗。儘管，對於父母的「右派」問題，他也陷入茫然，但是，全國人民哪一個知道，那是毛澤東設下的「陽謀」？哥哥信任團組織——王篤元老師對他的期望、對他的教導太深了，他相信會得到團組織的幫助。

如果他不說這件事，學校許久也不會知道。儘管母親的名字上了報紙，但叫「王秋琳」的有多少！誰又去關心她是哪位學生的母親呢？同學中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明明出身「小業主」，卻填了「工人」；明明父親是「右派」或以前判過刑，在表格上就是不填。祇要你不爭取入團，就沒人去調查，隱瞞下來上了大學的都有。

哥哥的高中同學王學太回憶：

> 一入學，遇羅克便參加了課外文學小組。在會上，他時而活潑、時而文静，有時也和别人開個小小的玩笑，從而使氣氛活躍起來。在漫談時，他建議説：希望今後的活動多様一些；如辦黑板報、組織看電影和戲劇、請老師多做一些課外輔導、講講文學名著、大家共同討論以增長知識等等。他的建議提得恰當得體，文學組真地采納了他的意見。很快，兩位學識很豐富的老師（一位姓黄、一位姓徐），給大家熱情地講《三國演義》和《紅樓夢》。他們生動俏皮的比喻、廣博的引證、幽默的談吐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不久，他們却銷聲匿迹了。同學們議論説，他倆被送去勞教了。又過了些日子，領導叫同學們揭發黄、徐兩位老師的問題，大家面面相覷，都愣住了。
>
> 「組長領着大家討論吧！」領導説完離開了教室。會場上是難堪的沉默。
>
> 「誰發言？」組長勉强地問道。
>
> 一個高二的同學清了清喉嚨，站了起來：
>
> 「那次徐先生講《紅樓夢》時，説薛寶釵穩重大方，像個青年團員，這是不是攻擊團組織的右派言論？」
>
> 會場立即亂了，有人説算、有人説不算。遇羅克坐在一旁静默不語。散會後他對我説：
>
> 「這算什麽呢？徐先生當時講的時候，大家都笑了，現在却説成是他的罪行。可是我們呢？大家不都感到講得很有趣嗎？如果説有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有份兒！」……

一天，我翻抽屜想找件小玩藝兒，卻看到寫字檯的最下邊的抽屜裏，放著父母寫的一遝子材料。我蹲在那兒，好奇地一頁頁翻看，發現母親檢查自己的罪狀竟有一百八十條之多！我想起母親歎氣中說過：「叫你當小丑，你就得當小丑。」也許，因為她態度好，才沒有去勞教吧？是的，如果她也像父親一樣不認錯，雙雙去

勞教，我們吃什麼呢？我又看父親的檢查，僅僅有兩頁——不但不認錯，還表白自己解放前怎樣想到延安去；解放後，又是怎樣熱愛社會主義……

我小聲招呼哥哥，讓他來這屋看看。他看完，著實愣了好一會兒。然後囑咐我：「別再看了，這些東西是不能隨便翻的。」

我合上抽屜，看著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他咯咯的笑聲少多了。但一時心血來潮，仍會幹孩子氣的事——拍一張似貓頭鬼臉的照片，洗成三角形書簽的形式，分贈給與他要好的同學們。苦讀、苦讀，他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讀課外書——文學、哲學、歷史……無所不讀。不讀至深夜，他絕不睡覺。也許，他腦海裏的「為什麼」太多？會從書海中得到解答？

父親被勞教、被單位開除，工資分文皆無。在農場一定無工資可掙，否則為什麼父親每月都向母親要東西、還要零花錢？母親的七十元工資，本來就低，所以降職後未降工資——仍是七十元要養活七口人。

為了節約開支，將半邊北屋讓了出去，六口人擠住在一間半、總共二十五平方米。半間是原先的衛生間，現將馬桶撤掉，祇留了洗手池，一張寫字檯靠窗放、一張單人床就快滿了。外屋，父母的雙人軟床緊靠姥姥、我、羅文、羅勉共睡的大木板床、一隻躺箱、一張八仙桌、兩隻木凳、一個五屜櫃，屋裏也滿了。所有多餘的傢具都賣掉了。

一身布衣褲的母親，齊耳短髮也不再電燙，依舊天天騎著那老舊的自行車，精精神神地去上班——鄰居、大雜院裏，似乎誰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母親在經濟上是個「車到山前必有路」的人，時時考慮到要照顧我們的營養——賣一條毛料褲才五元，她先去「普雲樓」買二元醬肘子回來。

「媽媽給你們買好吃的了！」她總是春風滿面、一進門便爽朗地笑道：「不吃不行啊，你們都在長個兒啊。」

吃飯時，她一片片平均分成幾份。「不偏不向、一人一份兒」——是她回回的口頭語。當再無衣服可賣時，她祇好朝姥姥藉以救急、下月又還她。有時姥姥說「不要了」才罷。

冬天，母親和一批右派、資本家去正建的密雲水庫勞動三個月——打凍方。

寒冷的西北風嗚嗚地刮。雖然家裏升著旺旺的火爐，但冽風仍從門縫子嗖嗖地鑽。姥姥戴著老花鏡，在燈下縫補我們的破襪子。我和兩個弟弟做完功課，圍在老

舊的八仙桌邊，讓姥姥給講個鬼故事。哥哥從裏間進來，站在窗前，背著雙手，凝望嚴寒漆黑的夜空，像在想什麼。他很少有閒暇站著發愣。姥姥慢緩緩地縫著講著，忽然轉臉望窗外，歎道：

「唉！聽這電線讓風刮的，悠兒悠兒地響啊！你媽那兒不定怎麼受罪呢！你媽那封信，我想起來就難受；住帳篷裏，毛巾凍得邦邦兒的；飯剛吃兩口就冰涼了。穿著毛衣毛褲才敢鑽被窩兒。唉！你媽受的這份兒罪喲！」

我們托著腮，出神地望著姥姥；彷彿這些話，仍是鬼故事的繼續似的。

半天沒人說話。電線的悠悠聲，似乎在獰笑。哥哥依舊呆愣地望窗外出神。

「來，」他忽然轉身對我們說：「咱們給媽媽寫封信吧，每人寫一篇兒，一塊兒寄給媽媽，好不好？」

「對，讓你媽也高興高興吧，唉！」

我們趕忙找出筆，認真寫了起來。哥哥第一個寫完，便把著剛上一年級的羅勉的小手，寫下了歪歪扭扭的字——

> 媽媽：
>
> 我真想您。我們都很好。我也會寫信了。媽媽，我們盼您早點兒回來。
>
> 羅勉

沒幾天，母親回了信——

> 克、錦、文、勉：四個可愛的孩子們！
>
> 看到你們的信我哭了。你們四種不同的筆迹，我看了好幾遍也看不够。尤其羅勉也會寫信了。在我身邊的楊姨，看了你們的信，也高興得掉眼泪。我真想你們，可愛的孩子們，我很快就會回去的。你們不用惦記，我一切都好。羅克，你爸爸和我都不在家，你就是大人了。你要像個做哥哥的樣子，有空幫着姥姥幹點活，别讓她生氣。你是好孩子，應當做妹妹和弟弟的表率……

哥哥確實像個表率。放了學，他先問姥姥需要幹什麼，然後才去做作業、復習功課。他開始練習洗自己和全家的衣服——家家沒有這機那機，一大盆髒衣服泡在大鐵盆裏，微微有些駝背的哥哥，洗得是那麼仔細、認真。而我，也會幫助姥姥做

飯了。那時我才知道——如何悶飯、烙餅、麵條、蒸饅頭、做水餃……姥姥有著多少豐富的、書本上根本沒有的知識啊！而這所有的傳技，叫我受用了一輩子！

三個月後，母親從密雲水庫回來了。她又黑又瘦又憔悴，但表面上，仍舊爽朗、樂觀。僅允許歇一天，她又天天起早騎車去上班。既便在車間當鉗工，她也蠻想得開，認為「省心」、「在哪兒都一樣」。

13. 第二個戀人

縱然有父母「右派」的陰影，但在小學，還未建立學生的「檔案制」，老師不知道、同學不清楚，像我這樣的孩子，并未感到政治壓力。

平靜愉快的小學生活，有多少難忘、歡樂的事啊——「五一」、「十一」、「六一」，天安門前的少先隊遊行，編排各種節目、跳「採茶撲蝶舞」、給代表大會獻花；耿老師命我去學習指揮，指揮本班的全校歌詠比賽大合唱、得了「黃鶯班」；四年級時一篇作文《新年》，由學校推薦，發表在「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歡樂的節日》中作為「壓軸」，并得了許多獎品……

五年級時，來了一位叫淮淮的插班生，他總愛穿咖啡色燈芯絨夾克上衣、藍燈芯絨褲子，旅行似地背個黃帆布書包，一副十足淘氣活潑的可愛神態。

開學換了新座位。足有一個月工夫，我總被坐在身後的高藍台——面貌極醜又學習成績極差的男生，天天欺負得哭起來。他比我大兩歲，上課時不注意聽講，不是拿腳踹我椅子，就是用尺子使勁捅我的背；要麼揪住我的兩條小辮，無理地打我幾拳。正值「厲害」的耿老師生病，請了長假，由一位軟弱無能的女教師代課并代班主任。我想不出任何辦法來對付他，衹會委屈得哭。新班主任儘管批評過他一兩回，但他一下課照舊欺負不誤。有一次下課時，他惹惱了一位女生高一芬，那高一芬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高藍台就揪扯。兩人的手與臉都被對方抓破。此後高藍台竟不敢再欺負她了。而當時我看著他們打，心都要跳出胸膛。

這天中午放學，高藍台又無緣無故啐了我兩口、踢了我一腳，便飛也似地跑掉。我一路走一路哭，想想今後，何時到頭？進家裏，又不願他們看到我的窩囊相，便低著頭、背著臉、不想惹人注意地吃飯。

「怎麼，羅錦，你哭過啦？」母親詫異地看著我紅腫的眼睛。

「沒有哇，」我不敢看她：「砂子迷眼了。」

「你別騙我。」母親說：「到底怎麼回事？」

全家人都奇怪地看著我。

「高藍台……他老打我……」我忍不住哭起來。

「這還行！」母親聽完我的敍述，十分生氣。

「找他們老師反映一下。」哥哥沉靜地說。

「當然得找了！」母親說：「下午我就去！」

聽了這番話，我既寬慰又擔心——這一告，那高藍台是否更會欺負我呢？

第二天早上，班主任老師便給我換了座位。

我遠離了高藍台，從此一切太平。現坐在我身後的，就是那位淮淮。他雖然淘氣、活潑，卻不欺負任何人，更不會說話帶髒字和打架。他的學習成績優秀，圖畫尤其出色——好像他有一種天才；他的作文也好。班上的「學習壁報」由他來搞，兩欄的「成績優秀」、「成績優良」的報頭美術字，是他父親為我們畫的。

上課時，我一分鐘也想不起他；可是一下課，放學和上學的路上，我總希望他能注意我、總希望能看見他。偶爾，他把畫在紙上的蘋果和梨剪下來，悄悄粘在我的小辮兒上；我假裝生氣，心裏卻那麼高興，真希望他再粘兩次啊。

「五一」勞動節，遊行隊伍過後，少先隊員們手舉紙花，呼叫著擁向天安門廣場的金水橋。「毛主席萬歲」的喊聲震耳欲聾；伏羅希洛夫和周恩來，頻頻向我們作揖，但少先隊員們仍擁擠著不散、熱烈地舉花呼叫。擠在我身邊的淮淮，淘氣地用「啊——」的呼聲代替一切，同樣被淹沒在歡騰的聲浪裏。他的臉離我那麼近、笑望著我、拼命地喊「啊——」……隊伍終於散了，一位外國記者拽住我、淮淮和王兆宏的胳膊，現場拍照，灑水車過來了，水噴過來，記者和我們笑著逃散……

「收作業了，從後往前傳！」圖畫課上，老師命令道。

我回頭，淮淮正趕著畫最後的幾筆——一座美麗的、鮮花盛開的院子，青青的大瓦房，窗戶敞開，一位穿紅衣服的小姑娘正站在窗子裏。

「這就是你。」他遞給我時小聲說。我聽了，心中的快樂啊，那快樂，整整浸透了我一天、兩天。

一次，坐在我前面的女生陸樹華，課間玩耍回來，忽嫌她的地方太小了，拼命往後擠桌子。她的桌椅并沒有人動過，而我的課桌被她擠得緊貼著我的胸，她還在

使性子往後擠，桌子高翹起來，鉛筆盒「啪」地掉到地上，「嘩啦啦」撒了一地尺子、鉛筆、橡皮……我毫無辦法，正委屈得要哭，祇見淮淮拽下脖子上的圍巾，瞪起不大不小的眼睛，兜頭便照陸樹華脖子上套去，使勁往後拽。她喘不過氣來，吃這一嚇，大哭大嚷起來：

「你幹嘛？！你向著遇羅錦！」

「就向著她了！」淮淮毫不示弱，也不鬆手：「你幹嘛欺負人！」

我的心「咚咚」跳著，夾在他倆之間，說不清是羞澀、喜悅還是驚慌。竟有人公開敢說向著我，而且是位男生、是我喜歡的！我再不愁有誰無緣無故欺負我！在這個班上，在這大學校裏，我不再孤獨，有一個人能和我心心相印……從此，我倒反而更不敢和他講話，他也如是。然而，那偶然的一瞥、無意的一顧，都給我留下了多麼深的情意！

春天、夏天、秋天……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仍舊天天想著他。

那是一個早晨，我剛到學校，發現自己不舒服。耿老師摸摸頭說：「有點兒發燒，回家去吧，可能感冒了。」

我背著書包，腳步無力地往家走。剛走到府學胡同東口，祇見淮淮和幾個男生正迎面走來。他那咖啡色的夾克衫，是多麼整潔、悅目！他興致勃勃地和同學們聊著，神態是多麼活潑！我祇盯著路面，心裏卻高興得直跳，渾身的病痛都不覺了。

「『伊倫娜回家去』！」他笑著朝我說。當時，全市正上映這部外國電影。我扭頭看了他一眼，他也正在轉臉看我，好像當著別的男生，又不便露出太關切的神情。一路上，我簡直忘了在生病，總回想著他的一切舉止。他的情意，埋藏得多麼隱蔽啊！

就要小學畢業了。那時的我，性情何等內向啊——不言不語，心裏有、卻什麼也說不出。

小學三年級起，母親讓我記日記。「為什麼？」「有好處，」母親說。我和哥哥一樣，天天記、天天記，每年生日，母親送我一個新的日記本。

以前母親也記，雖然她的日記似流水帳。自成了「右派」之後，母親不但不再記，還把以前的都撕了、燒了。但她卻不反對我們記。

我沒見羅文、羅勉寫過日記，爸爸也不寫。內向的我和哥哥，一天最美的時光，便是做完了作業，在日記裏盡情地傾訴真情。母親說，偷看別人日記和信件是違法的、不道德的；我們每人有自己的抽屜，誰也不翻誰的抽屜，更沒想過看別人的日記。我相信哥哥的日記不會和我的一樣——我記的，全太一般了，全是一個小

姑娘的想法。賣日記本的櫃檯，是我最最流連忘返的地方，時常去看有什麼新穎的封皮。

懷著滿腔的惆悵，我一言不發地與小學告了別、與淮淮告了別，考上了老牌的「貝滿女子中學」——女十二中。

淮淮考上了哪個學校？我不好意思打聽。衹是遺憾地覺得，一切情意都不得不斷了。

那個暑假，我提著籃子去買菜，突然在大街上迎面碰見了他。然而害羞竟使我無法開口；連腳步也沒有停下來，就那樣心跳著走了過去；他一定也是……多麼奇怪，我總預感到能遇見他，真地遇見了！我的住家，離小學太遠，附近是沒有本班同學的；他，怎麼會走到這麼遠的地方？

惆悵、懷念他的心情，很快被學校的新生活沖淡了。

我的前座，是一位叫李俊華的同學。她學習成績好、講話既幽默、又風趣，儘管長相一般。每當聽她說點什麼，總是逗得我開心。

十三歲——生日這天早上，我打開課桌蓋，正要放進書包，忽然意外地發現，在我的課桌裏，放著幾樣新買來的東西——粉紅色的塑料尺、日記本、鉛筆、文具盒，并壓著一張字條：

遇羅錦同學：

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樂！願我們的友誼萬古長青！

友 俊華 一九五九、三、三十一

預備鈴剛剛響過，還有幾分鐘就要上課了。我正要和她說話，衹見坐在前面的她，連頭也不敢回，神態既羞澀、又不安。好像不是送生日禮物，而是有著比這還深的、更隱蔽的感情。這倒使我又新奇、又慌張、又感動。好像我和她的關係，并不是那麼簡簡單單；好像在我們的哈哈大笑裏，還應當體會到她別的情意。這個班，都是十三至十五歲的女孩子。前些時便聽說：誰給誰寫上了大密條兒，誰又和誰好了，誰又因此氣得不再理誰了——這種事，我也衹是笑著聽聽，沒想到今天竟落到我頭上來——在這神秘的友誼裏藏匿著別人不知道的愉快。對這種既像友誼、又不像友誼的感情，還是頭一次領會。

從此，她不再輕易地和我說話；有什麼事，反而和別的同學聊得嘻嘻哈哈，獨獨對我，卻是一種非常莊重的、戀人的神態。既然我能感受到，也就相應地回報了。

我真地拿她當戀人來愛。我把她送我的日記本，題為「李俊華日記」。每天下了學、做完功課，我總忍不住寫她，像戀人一樣回憶她白天的一切舉止——早晨上課，我總想遇見她；乃至看見了她，卻又不和她打招呼，頭也不回地、幸福地走在她前面，她也一樣。課上，那時她坐在另一排，我總忍不住想看她又怕她發現，而她也如此。好像這種秘密的心情，便是一切快樂的根源、每天生活中的靈魂。

對於「同性戀」——這我們當初聽也沒聽說過的名詞，陌生到什麼程度呢？直到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出國之前，四十歲了，我都不相信同性戀一定要發生性關係、不發生就不是「同性戀」的。也不相信它一定要男扮女、女扮男的。我總以為，直到今天，我六十一歲了寫這一稿時，我仍以為，像兩姐妹、兩兄弟或兄與妹、弟與姐，不親吻不發生性關係，也照樣可以和和美美地在一起生活，又何必非稱為「戀」不可呢？我以為，當時哥哥一定也如此。我們的糊塗自有道理——對於性教育以及同性戀的常識，父母、親人、同學、朋友從無人說過，「淫書」也從未看過（「黃色小說」早就一律不准存在了），學校從無教育過，報刊也從未提過（哪裏是今天的中國「盛世」！），我們從哪裏去知道？甚至聽說，連外國進口電影片裏的親吻鏡頭，都被剪了去。直到後來我十八歲時，都不明白女人怎麼會懷了孕。在「性」與「愛」上，我們便這樣稀里糊塗地長大。

一天，下了學覺得褲子裏很不對勁兒，去趟廁所，活活嚇我一死——褲衩上有血！怎麼不疼呢？天啊，我怎麼啦？我得了什麼病啦？

去女十二中仍像去小學時一樣，天天步行半小時。那半小時，我驚慌失措地回到家，家裏衹有姥姥，我驚恐地說道：「姥姥，我屁股流血啦！」沒想到姥姥慈藹地低聲說道：「不要緊的，我和你媽算計著，你也該來了。」

我驚奇地說不出話來。

「這叫月經。你媽也是十三歲上來的。女人都有。來，我給你縫條月經帶。」

她讓我用溫熱水洗淨下身，讓我用涼水泡上那帶血的褲衩，講了注意事項：三、五天就會過去，最多不超過一週便徹底乾淨；這期間，勿跑勿大跳勿喝冷水勿吃冰棍勿吃大蒜——會有味兒。洗時一定要用涼水、肥皂。

「這就不是小姑娘兒了，開始長大了。」

天，女人怎麼這麼囉嗦啊？女人怎麼這樣受罪呀？她就是沒講女人因此會懷孕、會生孩子，我也沒問——以為所有的知識她都講了。

彆扭極了，連走路都快不會了。幸好當時誰也不在家。哥哥和弟弟們，都沒看出我的異樣。

母親一下班，姥姥便悄悄告訴了她。母親說道：「算著也該來了。媽，我看，就別讓羅錦和羅文、羅勉睡一個床上了。得換個樣兒——您和羅錦睡裏屋，羅克那床不夠寬，靠牆搭塊木板。讓羅克和他們倆睡一塊兒。」

拆床時，羅文好奇地問：「我姐姐怎麼走了？」

「你姐姐大了，和姥姥睡合適。」

他們也不再問，哥哥不言語。

我真長大了嗎？這就叫「長大了」？心裏好彆扭。

這天晚上我記了一半日記，便跑去上廁所。一回屋，不好，哥哥正站在寫字檯前，我的日記依然打開著放在原處。

「羅錦」，哥哥顯得有點不安、卻又誠懇地說道：「我看了你的日記。沒想到，你也和我一樣。」說罷他略一沉思，就走了。

這句話，幾乎不曾使我的心跳了出來！我真是又氣、又惱、又慌、又羞。雖然我忘了合上日記，他卻憑什麼看呢，真該死！

我坐在寫字檯前，好半天心情都緩不過來。這不是活活羞死人嗎？而他說，我和他一樣，到底什麼地方一樣呢？難道他也愛著一個男生嗎？他也每天寫日記，是否也把這些寫到日記裏了呢？

為了弄清楚，這天我終於去偷看他的日記。他除了記下每天的活動外，還有對文學和哲學上的感想心得。我翻得快快，生怕誰回來撞見我。好不容易我發現有這樣一頁：

> 「……我在學校門口又看到了他。我真想撲過去，叫他一聲『哥哥』！」……

我又往後翻，發現這位同學叫劉明臣，好像和他同班。一張一寸學生照，夾在日記裏，上面有著鋼印的一角，仿佛是從什麼證上揭下來的。他面龐清秀、文靜，照片後面是「劉明臣」三字。

這就是哥哥愛著的人？這就是他時時都想看到、想對他傾訴的人？我真地和他一樣？人的感情是多麼奇怪啊！那是「同性戀」嗎？比起西方的標準，那不過是少年人的情思萌動罷了。

我再沒想第二回偷看他的日記。我衹想弄清楚一件事情而已。從此我才知道，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并不是我一個人，而是人皆有之。我的心，反而平靜許多了，再回想哥哥偶看日記的事，也不覺氣惱了。反而有一種欣慰的、增加了我和他之間互相瞭解的心情。也才知道，在哥哥那文弱、冷靜的外表裏，含蓄著多麼豐富熱烈的感情。

14. 哥哥的小屋

上高二的哥哥，仍頑強、刻苦地學習；讀物主要的不是文學，而是哲學。

「我要瞭解每一學派的思想。」他對我說：「唯有對什麼都瞭解的人，他選定的信條才是堅定的。瞭解了各學派，才能比較出哪個思想體系更為正確。」

政治課從初一就有。但老師那枯燥無味的講解、貧乏的內容，解決不了他腦子裏的許多「為什麼」。這不僅有一九五七年的、還有一九五八年的「為什麼」。

五八年的大煉鋼鐵、吃公共食堂、捐獻銅鐵器物，連門環、鐵鍋都被收走……人們平靜的生活又變成一窩蜂式的茫然，不解地接受著這一切。

王學太回憶道：

> 六十五中的校園裏也建立起了十多座小高爐，鼓風機日夜作響。學生們煉鋼的煉鋼、運料的運料。遇羅克也和大家一樣，高興地忙碌着。但是他看着那滿是蜂窩的鐵塊時，懷疑了：
>
> 「這就是鋼？」
>
> 「是鋼。」旁邊的同學回答。
>
> 「不對，不對，我在工廠裏見過鋼，不是這個樣。」
>
> 「怎麼能不是鋼呢？」那位同學也迷惑了。
>
> 「這是碎鐵，衹不過把它燒結了。」遇羅克執拗地回答。
>
> 「誰説我們煉的不是鋼了？」一位老師從別外走來，他是負責煉鋼的。
>
> 「我説的。」遇羅克有些囁嚅：「我覺得……」

「什麼你覺得！」那老師嚴厲地打斷了他的話：「你知不知道全民煉鋼是黨中央、毛主席親自抓的大事？難道你反對大煉鋼鐵運動嗎？」他聲色俱厲、滔滔不絕地訓斥着。他說了半天、似乎說累了，才一揮手說：「還不趕快拉劈柴去！」說罷大步走了。

「訓我管什麼用？」遇羅克不服氣地向同學吐了吐舌頭：「鐵還是鐵，鋼還是鋼！」

這些蜂窩鋼堆在校園裏，經過風吹雨淋長了銹，蜂窩裏長了草。

遇羅克說了一句「是鋼爲什麼不拉走！」因此受到了班裏的批判。他父母都是「右派」，自然要把遇羅克當成「小右派」的。

那時，農村亂砍亂伐——果樹砍掉改成種田，大辦人民公社，城市裏煉鋼鐵，街道辦食堂，家庭婦女走上社會，學校也在「教育革命」。學校辦小工廠，增加了下廠下鄉的勞動課程，同時加强政治教育。五八年下半年，幾乎每天下了課都開辯論會。例如：全民所有制優越還是集體所有制優越？人民公社先進還是蘇聯集體農莊先進、共產主義什麼時候到來……等等，沒有人指導，祇是同學們任意發揮、海闊天空，又不敢說相反話地胡聊。假、大、空充斥着整個學校。接着就牽涉到「紅專」的辯論，認真讀書被看成是個人主義的表現。遇羅克放了學，有時去「北京圖書館」或「首都圖書館」看書、借書，便又受到班裏的批判，說他不關心政治……

他在學校的壓力和被批判，從未向家裏人講過。講了有什麼用呢？父親仍在勞教，母親仍當工人，我們又不大懂事，誰能理解他？他反而更加夜以繼日地讀課外書。他把從孔孟和柏拉圖以來的哲學著作，列了一個詳細的讀書大綱。文學，祇作為臨睡前、躺在床上看的輔助讀物、并按照該書發表的時間、結合當時的哲學著作來看，以便更加立體地瞭解當時的社會和哲學大師們的深邃思想。他說這樣讀，能更加深對哲學與文學作品的理解。

他那「頭懸樑、錐刺股」、不讀至深夜絕不睡覺的學習精神，使我真地懷疑他已經擺脫了什麼——擺脫了祇想念一個人的小天地？還是因為我也漸漸地有所擺脫，才去這樣觀察和理解他？李俊華和別的兩個女生也很要好，儘管我們四人都是好朋友，我卻沒有了那獨獨對她思戀的心情。回想過去的一切，似乎是遙遠又平淡的事。哥哥是否也是呢？

以前哥哥睡在裏屋，他把門一關，我們五口睡我們的。如今，無論他怎樣遮擋寫字檯上的燈光，也讓我和姥姥睡不好覺。若姥姥和我半夜起夜，則更覺不便、他也讀不好書。

星期天，他仍要讀。裏屋有洗水池，要淘米洗菜；一家人出出進進，怎能無聲？一聽到響動他便皺眉，我們格外小心、怕進那屋、又不能不進。

「媽，」沒多久哥哥便說：「能不能把小煤屋騰出來，做我的臥室和書房？」

「那怎麼行？」母親道：「那是住人的地方嗎？連門和窗戶都沒有、又黑又潮、牆都糟了，也危險哪。」

「我簡直沒法兒看書，你們也覺得不方便。我去和房管所談談，看他們能不能幫助修理、安個門。」說罷他去了。

哥哥走了，我忽地想出主意——一定要幫助他！便抓起把斧頭進了黑黑的小煤屋。

黑屋子散發出濃重的黴味兒。我忘不了，就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煤堆上，曾立著哥哥嚇唬姥姥的紙吊死鬼。煤堆後是一米多高的破破爛爛。我摸索著蹬上去，拿起斧子，便朝糟糠的北牆鑿去。

「咚咚咚」，當姥姥聞聲趕來時，我已經在那又糟又髒的牆上鑿了一個透亮的大窟窿。一柱光線射進這從不見陽光的小煤屋——許多蜘蛛、土鼈、錢串子正匆匆向黑暗處爬去。

「哎呀！」姥姥生氣地埋怨道：「你真夠可以！也不和大人說一聲兒，就鑿個大窟窿？可怎麼好哇。」

「您看多亮！」我高興地說：「這兒可以開個後窗戶啦！」

「你這孩子，還不快出來！」

哥哥從房管所回來，一見這個洞立即咯咯地笑了：「真好極了！他們已經答應來修，正好讓他們開個後窗戶！」

經過房管所和一位親友的幫忙，盛煤和劈柴、裝破爛的小屋，成了哥哥的住屋兼書房。這小屋，夾在北屋和東屋狹小的空間裏；門朝西，門上四塊小玻璃成個「田」字形。除了那個後窗，屋門的玻璃便成了唯一透亮的「窗」。屋內光線昏暗、白天也得開燈，而且很潮。母親擔心對他身體不利，可是除了常曬被褥以外，也想不出其他好主意。

「羅錦，」哥哥高興極了：「你來幫我佈置一下，看怎麼弄最好。咱們佈置得漂亮點兒。」

我們用舊報紙糊了頂棚，找了塊舊白被裏當作桌布。木桌是哥哥自己釘的，連刨都沒刨，桌腿糊上了幾分錢一張的木紋紙。桌布上壓塊玻璃板，下面是他的作息

表、讀書計劃書名目錄；一台羅文做的木頭檯燈、紙燈罩、一些文具。那小桌，才八十公分長、六十公分寬。親友做的木書架上，他買的舊書放得滿滿當當。

「牆上一定要掛點東西。」他望望四壁。

「掛什麼？風景畫？」

「我有。看，魯迅的詩箋，徐悲鴻的『逆風』、『奔馬』，這幾張你看怎麼樣？」

「真好。哥哥，我給你做幾個簡易玻璃畫框！」

床上方，掛著他寫的橫幅：「山雨欲來風滿樓」。他那淋漓的墨蹟，給小屋增添了生氣。我望著那蒼勁有力的幾個大字，預感到在這間不起眼的小屋裏，將要成長出一位巨人、一隻蒼鷹。他的胸懷和抱負，是這間一米多寬、六米長的小屋遠遠盛不下的。「山雨欲來風滿樓」——他是否預感到別人所未覺的、真正的山雨？

「這兒真是天堂。」一切佈置完備，我們都有些累。他坐在鋪著厚褥的木板床上，滿意、幸福地望著四週：「今天我太高興了！」他咯咯地笑道：「羅錦，都得歸功於你鑿的那個窟窿！」

小屋的燈光啊，給院子裏增添了一線神聖的色彩，從此便永遠點燃在我心中了。

每逢我走進院內，
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黃、暗淡的燈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讀的背影，
總是在眼前飄蕩……

我多愛這小屋、多愛這暖盈盈的桔黃的燈光啊！

一學期結束，當我看到自己的操行評語是「中」時，驚詫與失落，令我半天不能平靜。

怎麼我和哥哥一樣，六年全「優」的學生，一到中學就成了「中」？！

「你的操行呢？」我悄悄問李俊華。

「中。」

「你出身是什麼？」

「小商人，我爸爸過去賣過珠寶。」

評語上寫著：「應和家庭劃清界線。」因哥哥早已是前車之鑒——從高一起，他就不是「良」而是「中」了，所以心頭衹悶悶的。仿佛在學校裏，我們永遠翻不了身了。想起母親第一次給上初一的哥哥填表時，曾大咧咧而又有些驕傲地說：「當然是資本家！」天，她驕什麼傲呢？她為什麼不隱瞞一下呢？為什麼不填父親的「工程師」——「職員」呢？凡出身填了「職員」的，都是「良」！

母親看了操行并沒有責備我們，她用那不屑一顧的神氣掩飾心中的鬱悶：

「嗐，中就中吧。我早算了：大學畢業又算老幾？你爸爸倒是大學畢業啦。中學畢了業就找個工作，到工廠裏也蠻不壞。還得憑技術吃飯！中不中算什麼？咱們又不想入黨入團！」

其實，哥哥一直在爭取入團。雖然出身不好的人入團是那麼困難，而出身好的人入團又太容易——這容易本身就是對我們的打擊。但是哥哥卻還在做著入團的「最後的掙紮」。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一個中午，屋裏衹有我和哥哥。我正要去上學，坐在裏屋寫字檯前的哥哥卻把我叫住。我立在門邊，看出他內心有著湧動，不免暗自奇怪。

「羅錦，到了中學，你寫入團申請書了嗎？」

「我還沒退隊呀……」

「沒退隊照樣可以申請入團。」他像是在給自己打氣：「團的大門，是向每一個人敞開的、也應當是敞開的……」

「太難了，哥哥。」我鬱悶地道：「爸爸、媽媽都是右派，媽又是資本家。」

「別灰心，看你怎樣認識。父母剝削過工人，這是事實。營造廠的嚴叔叔，手指讓機器軋掉了，父母就把人辭了，要是今天，能辭了嗎？臨時工還要轉為正式工呢。當然，父母的資產階級思想還不止這些——比如爸爸從不讀專業以外的書，沒有信仰；媽媽思想有些庸俗。咱們對週圍的人、尤其對自己，要用正確的思想去衡量、去分析、嚴格要求自己。」

「這思想是什麼呢？」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堅信這個思想是最正確的。」

「可入團，太難了……」

「不難，祇要你有決心。意志消沉的人不可能進步。我還不想失望……總之，我希望你能入團。」

他中肯的話幾乎使我掉下淚來。走在去學校的路上，耳邊總回蕩著他的聲音、以及他當時的神態：「我還不想失望……總之，我希望你能入團。」難道，他在失望？他在矛盾中不知所措？

多年之後、直到我六十一歲寫這一稿時，熱愛他的人以及家裏人，仍認為我在「過火」地寫這一段事——不相信他會對入團那麼「迷戀」；甚至兩個弟弟認為：他從來沒愛過中共、從來沒愛過毛澤東和每一位領袖，從來沒勸任何人入過團。

人們何時才能歷史、辯證地去看問題、何時才能不把他當成先知和神呢？

小學六年，班主任王篤元老師，給他的影響太深了。

從一年級的第一天起，他便教導哥哥向上。他喜歡他，傾注心血地培養他、啟發他的積極性。到底哥哥對他談過多少心裏話、他又是如何啟發這愛子的，僅從哥哥就義後才發現那團市委的表揚信仍在他的檔案中，便知一、二。王老師鼓勵他要做人們的表率，向上、再向上，這些刻骨銘心的衷言，父母沒說過。父親祇說過「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父母祇說過「好好學習、做個正直的人」，而王老師，更多的話是讓他去做表率、無論何時何地、何年何月，都應做「先鋒」、「帶頭」。小學時，哥哥性格外向、愛思考，同學們喜歡他，給他起的外號是「學究」、「博士」，王老師每逢採納他的好建議——如去野餐、玩軍事遊戲、在學習壁報上插小旗看誰走在前、演話劇……王老師都在全班面前表揚他。

他是他的愛子。他把所有的榮譽都給了這個孩子——讓他朗讀自己的作文範文，又做為全校的範文去各班朗誦；讓他在話劇中演主角；讓他站在旗手旁邊護旗；讓他去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獻花、觀禮；讓他獲得小學六年學習、品行兼優的獎狀；讓他做為全校第一名的畢業班代表上臺發言……

在沒有父親的年代裏——父親祇知沉溺於一個女人的愛情又被判刑；在家裏被攪翻天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哥哥的小學六年，是在兩個世界裏長大的——他心愛的小學校、他心中高大的慈父、聖父王老師，是他更愛的第一世界。

我們從沒跟老師談過心，而哥哥不是。我們一放學就往家跑，而哥哥不是。他一放學，總是要和王老師聊天，想從他那裏解開自己的一切心結。不到三十歲、高大魁梧、相貌堂堂的王老師，不僅是他的慈父、也是聖父。否則，哥哥怎麼會想起去檢舉父母？怎麼會在院子裏對母親說「養活我是社會義務」這種絕情話？而王老

師，不以為自己是在「喂狼奶」，相反，他以為自己是正直無私的、是同情弱者——為那掉了手指的嚴叔叔的。甚至，他也同樣被黨和領袖的光環所迷惑。

哥哥看《牛虻》時淚流滿面——他左手支腮、縮在屋角裏，連我走過他身邊，他都未動一動、任淚水流淌。他的淚，不僅是牛虻在就義前的大義凜然；更多的淚，是在回憶著王老師對他的「循循善誘」、「諄諄教導」那勝過父子的父子之情。小學畢業典禮上的發言，是哥哥自己寫的，絕不是空洞的。而他與王老師六年的父子情，遠遠勝過了《牛虻》裏的亞瑟與教父。

做為王老師，他是否單身？是否有過兒女？是否早已是團員？是否在積極爭取入黨、或早已是黨員？總之，他把自己做人的準則、把自己好的品質，都灌輸給了這個孩子。所謂「七歲看大、八歲看老」，他看出他是多麼有前途；他深感這孩子完全有能力做人們的表率、甚至做到他生命的終結。他要讓哥哥從小就認識到這一點。他句句金石般的語言，完全溶入了哥哥的血液中。

哥哥不可能像我那樣去欣賞二姨的小家；不可能像羅文那樣以槍槍彈彈為樂；不可能像羅勉那樣衹想當逍遙派。哥哥的志向，我們沒有。要做表率，必須先要嚴格要求自己；要做先鋒、做出貢獻，是他生活的靈魂。

他又從不驕傲、「每日三省吾身」——除了向日記傾訴之外，不向別人露出他心底的抱負——那不附和他謙虛的道德原則；連他初中、高中的同學也未必清楚。再加上高中三年的社會壓力，他必須收斂，外向型的哥哥漸漸變得內向。儘管如此，他提的一些好建議不是都被「文學組」採納了嗎？他以為，所有的班主任都應當像王篤元一樣，他不是迫不及待地告訴了班主任父母是右派的事嗎？他不是總想找班主任談心卻又談不成嗎？他在日記裏寫：「我入團是為了什麼？無非是要起先鋒帶頭作用。」他那唯一一本未被燒掉的日記，仍在北京市公安局，有一天定會公諸於世。那時人們會親眼看到：這位博覽群書、豐富實踐的人，是如何嚴格要求自己、如何有思想的。

而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僅一黨、一團、一隊。「政協」是花瓶，過去國民黨的腐敗人人皆知。不甘靠邊站、不肯當池邊游魚的哥哥，不去入團、入黨，又如何去當先鋒？如何去影響別人？甚至，他想以自己的能力，讓「團」和「黨」的品質，變得更好呢！如今的海外大興「三退」之潮，并不等於四、五十年前也如此啊。到了哥哥深知無望時，那是十八歲時的事了。

張戎的《毛傳》，直到二〇〇七年才出了中文版。生活在鐵蹄與封罩之下的中國人——而且還是海外的，直到那時才知道了「中南海」的黑幕和毛澤東的發跡史。那時哥哥已就義三十七年了。

羅勉比他小八歲、羅文小六歲，到他二人上初中時，哥哥早就不勸任何人入團了。而他在勸我入團時，當時又沒第三個人。你沒見到的，就等於別人沒做？

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以及文革對人們心靈的徹底的踐踏，比我們年輕、更年輕的一代，是否還有我們對小學、對老師的神聖之愛？是否能體會遇羅克《出身論》中的「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若承認他的論點，則今天的中國「盛世」之下，恰恰是相反的——貧富極度懸殊、貪官污吏、妓女遍地、愛滋氾濫、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理想」、「信念」、「崇高」、「貢獻」的名詞已在字典裏找不到；而這強大的影響，正在毒殺著每一個孩子、每一個成人；比過去更公開、更狠毒、更兇殘、也更墮落，連造就出遇羅克那樣的人也難於上青天！

與《牛虻》不同的是：哥哥的慈父、聖父、教父王篤元老師，這位想培養出無數個遇羅克、正直無私、熱誠有為、令人愛戴的好教師，也絕不會有好下場——是否他早已成了「右派」、去勞教、進了監獄？是否因「教學方法不對」或「走白專道路」，衹能按照狼的教學方法，去餵養出無數的小狼？或因「家庭出身問題」、「社會關係問題」，由優秀教師貶為傳達室的看門人？或因種種政治名堂而心情抑鬱、過早去世？無論如何，他也躲不過那一劫——文革中，被他無數的愛子們——那越來越不成人樣的小狼們活活打死。

15. 探望父親

我是多麼想念耿育慧老師啊！有一天，我實在抑制不住對她的思念，悄悄寫了封信，寄往「東四區一中心小學」。

沒想到，她很快回了信，滿篇是對我美好的回憶——說收到我的信是多麼興奮，說她一想起我，腦海中便浮現出一個純潔無瑕的可愛的孩子；說她永遠忘不了我指揮全班大合唱時，那活潑可愛的身姿……

我第一次見到她滿篇的手跡，偷偷地哭了。她信封上寫的家址，希望我去看她。原來，她家離小學校并不遠。我多想見她啊！多想撲在她的懷裏哭訴——我們

為什麼得「中」呢？「中」——在小學裏，是快被學校開除的壞孩子才有的呀！為什麼父母都成了「右派」，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家裏一年比一年破敗？為什麼大荒園會死去？為什麼父親要去勞教？而「勞教」是什麼呢？為什麼哥哥入不了團？我們都入不了團？為什麼中學老師逼我們談對父母的認識、為什麼現在的班主任不像您呢、總是冷臉對我們、而對出身高幹的同學卻諂媚、笑咪咪呢？……

我的「為什麼」太多了，耿老師能解答嗎？我不相信。哥哥一定也像我一樣，他去書裏找答案。但不喜讀哲學書籍的我，因此註定了比他糊塗。

「血統論」彌漫的毒霧，讓人們的互愛、互尊一天天消散著……人們的自愛、自尊也一天天消散著……人們正漸漸變得麻木。不肯麻木和消沉的哥哥，不能對任何人講他的志向，祇有天天對日記傾訴，他每天夜裏在世界名著中與偉人對話、受智者啟迪。他懂的道理越多，越無畏、越不氣餒。

「圈兒圈兒圈兒！」一天，羅文舉著一封信，從大門口跑來，喊道：「圈兒圈兒圈兒來了！」

「圈兒圈兒圈兒？」我們都奇怪道。

「爸爸的①②③④不是圈兒圈兒圈兒嗎？」

就連哥哥聽了也不禁苦笑了。

「別這麼說，」母親道：「你爸爸那兒苦哇。」

「你們孩子家懂什麼！」姥姥戴著老花鏡，補著我們的破褲子。

「大躍進」的後遺症便是「自然災害」——農產品嚴重歉收，城市裏的人同樣吃不飽。每個月，當母親準備給父親寄那大郵包時，我和兩個弟弟是何等眼饞哪。副食本上，每人每月二兩肉、每天半斤白菜幫，糧食減到祇能喝菜粥的地步。由於營養不良，我得了浮腫病。人人老是餓、老覺吃不飽。母親把全家捨不得吃用攢下來的白糖、糕點、餅乾、火柴、煙捲、芝麻醬、肉丁炸醬……再加上給父親五元或七元的零用。每次父親來信，結尾仍是「請你寄來①……②……③……」這些項目包括打火機的火石、圓珠筆芯、信封、信紙、茶葉、擦手油、刮胡刀片、牙膏、香皂、毛巾、手絹、肥皂、針、線、紐扣、鞋、筆記本……應有盡有。無怪乎羅文便想起了「圈兒圈兒圈兒」了。

母親總是把一樣樣的物品，和父親的信仔細對照一遍，然後用舊白布包起它們，由姥姥用粗棉線細密地縫好。有一回，我們咽口水的聲音母親大概聽到，便大

發慈悲，給了我和兩個弟弟一人一塊餅乾。我們樂得趕緊走開了，一點一點地吃起來，衹有哥哥遠遠地看看我們、去了他的小屋。他一定也咽了一下口水吧。唉，那塊餅乾香甜的滋味兒真使人難忘！

今天羅文舉來的這封信，除了有更多的「圈圈圈」之外，還有個意外的消息：下星期日「右派分子」允許接見家屬，希望我們都去。

「北苑農場」——那是父親勞教的第一個農場。

星期日天還擦黑，母親就把我們一個個叫醒，在姥姥的幫助下，給我們換上最乾淨的衣服和鞋襪。

我和哥哥幫母親提著、背著——裝滿了父親需要的衣服和雜物。母親拉著羅勉的小手、羅文跟著，五個人下了汽車又倒車。

天很熱、沒有一絲風。黃土道塵煙四起。衹要有輛汽車開過，彌漫的黃塵，便嗆得我們直咳嗽。城市離我們遠去，出現了一片片綠綠的菜田，遠處有農舍。又走了好一會兒，才看到老遠的炮樓、高牆和電網。

高牆的大門緊緊閉著，兩位持槍人緊把在門邊。牆根下，許多家屬背著大包小包，在拖兒帶女地等候。沒有談笑、沒人聊天、一個個臉色憂鬱、愁眉不展。連小孩子都不哭鬧淘氣。大門外連棵遮蔭的樹也沒有，曬得人人冒油。從八點鐘一直等到十點半，兩扇沉重結實的黑鐵門，才慢慢啟開了條縫。一個男人手握電喇叭走了出來，大聲喊道：「犯人家屬請注意！自動排成兩排！按順序走進去！不准大聲喧嘩！不准啼哭、喊叫！要注意對犯人的影響！接見二十分鐘！必須自覺遵守時間！」他又喊了一遍，人們已默默地站成兩排。

大鐵門慢慢地開了，人們惴惴不安地走了進去。近處的樹蔭下，有幾排給家屬們預備的長條凳。高牆裏、遠處，是畦畦的菜地。

片刻、從那一邊——幾個持槍人守衛的小鐵門裏，走出兩排人來。一看那些人暮氣的神態、黑瘦的外貌和破爛的衣服，就知是「犯人」了。

人們的臉和目光，都投向他們；在肅穆冰冷的氣氛中，饑渴地搜尋著家人的臉。

「立正！向前看！報數！」隊長喊道。

「一、二、三、四……」「犯人」們有紀律地一個個頭向左轉。

「注意事項一定要嚴格遵守！」隊長嚴厲地喊道：「解散！」

「爸爸！」哥哥一邊叫著，一邊朝一個人跑過去。那是父親嗎？我簡直快認不出了——他是那麼衰老、邋里邋遢、連背都駝了似的！

我們和母親迎了上去。父親摟住哥哥的肩膀，親了他的臉，又一個個親了我們；母親攥著手絹，竭力不哭出來。

「長高了！」父親打量著我們：「都長高了！」

四處一片輕輕的哭泣聲、擤鼻涕聲；幾個穿便衣的公安隊長背著手，在人群中穿來穿去，盯盯這個，又看看那個……

母親和父親在一邊小聲地談著話。

「日子能維持嗎？」

「對付著過吧，沙發都賣了……」

「寫字檯和玻璃書櫥呢？」

「給你留著呢。」

「家裏夠住嗎？」

「羅克搬到小煤屋去了……」

父親問了我們的功課和操行。當聽到我和哥哥的操行都得「中」時，父親愣了愣。我不由地撅了嘴，哥哥卻故意轉過臉去，避開了父親的目光。

「接見時間結束！」嚴厲的喊聲中，小鐵門那邊立即響起緊急的哨聲。方才一片輕輕的哭泣和絮語，現在變得騷亂不安起來。「犯人」們匆匆提起家裏送來的東西，告別親人，一個個刻不容緩地朝小鐵門的方向走去。

「快點快點！」隊長在催促。

「我得走了，」父親急忙拿起東西，突然又匆匆說道：「快過來，孩子們，爸爸再親親！」

那鬍子茬又一次扎著我們的臉，可我們多願意忍受它！

「爸爸再見！」我們戀戀地道別。哥哥的眼圈微紅、想把淚吞回去。

「再見，孩子們，再見！別讓你媽生氣，好好聽話！」父親背起大包小包，趿趿拖拖地快步趕去。

「報數！」

「一、二、三、四……」

隔著許多樹木，家屬們也向大門的方向，慢慢騰騰地移動著腳步。一個個，脖子都像被無形的線牽著、側著臉、目不轉睛地盯著報數的親人；眼直勾勾地盯著邁進小鐵門的親人；有的家屬已泣不成聲。

我們一眨不眨地盯著父親的背影，他一腳正在邁進小鐵門，忽然高高舉起一隻手臂搖了搖——他不用看我們，就知道我們在盯著他；他在向我們做最後的告別。

白花花的太陽曬得刺眼，四起的塵土泛著白光。母親走在我們前面，悄悄地抹眼淚。哥哥一語不發、兩手插在褲袋裏、沉思地跟在母親身後；我們三個，哩哩啦啦地跟在最後……

出身、出身！我們永遠被你壓得抬不起頭來嗎？或許，人們變得麻木了、沒有感覺了？

……疲累地進了家門，誰也沒話。渾身都累。無聊中，我順手翻開桌上的字典——即哥哥十二歲時批註過的那本，翻找著我的姓名。遇——遭遇；羅——網羅；錦——什錦大雜燴。

我歎了口氣。這名字好複雜、好沉重啊！從我記事起就不喜歡它！「玲玲」、「姍姍」、「娟娟」、「麗麗」……都和我無緣。可我多想有那樣一個好聽的、平凡的名字！我的姓名，筆劃繁多、叫起來拗口、竟沒有一個字是簡單、吉利的。它預示著我不會一帆風順的一生；預示著在感情上永不會遂心的一生。也許，我不會喜歡我自己。在我心裏，或許永遠有一個理想的我而不是現實的我。我有個預感：當我奄奄一息時，公平和榮譽才會降臨；但我剛聽到那消息，就斷了氣。或許，不是這樣病死，就是主動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唉，總之，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這姓名！

16.「沒有金色的衣裳」

出身——如今我們才感到這包袱有多重了！雖然在哥哥的鼓勵下，我寫過兩次入團申請書，雖然自己學習成績優良、品行端正、參加集體活動、聽老師的話，但照舊挽救不了我得「中」的命運。而那少數出身好、仗著父母是「革命幹部」的同學，哪怕學習成績不好、同學關係處得也太差、甚至是班主任「催」她寫入團申請書，眨眼間便「喜洋洋」地入上了團。我再也不寫了，終於哥哥也徹底失望了。

當我和哥哥談到這事時，他說：「我要求入團是為了什麼？無非是要起先鋒帶頭作用。一個什麼組織也不加入的人，照樣會為自己的理想獻身。」

做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在他來說，不是空話。在學校裏，其實他是最優秀的表率——哪怕他因說話受到批判、為給班主任提意見——希望他對學生一視同仁而更遭到懷恨——這不是表率又是什麼呢？他是不沉默的——因為他覺得自己有道理。在家裏，他也是我們的表率——他從不和父母、姥姥頂嘴，不但不再氣她們、即便自己有理，他也不言聲，頂多走開。他要求自己艱苦樸素，母親給的五元零用，幾乎都用來買書、紙、筆；為了省錢，他儘量借書來看，從首都圖書館到底借過多少書籍，沒人統計過。他用二元餘錢，與要好的同學星期日騎車遠遊、去爬香山或是游泳。他從不在物質生活上對父母有任何要求。他樂於助人、為人排憂解難；衹要力所能及、都是有求必應、以此為快。每逢我們的生日，他第一個惦記，送我們日記本、鋼筆或兒童書籍，并在扉頁上題上他的詩句。

一九五九年，哥哥已上高三。為了畢業生的「政治標準」，各學校，凡初三或高三，都由「思想紅」的老師來做班主任。這位新班主任是位中年男人，叫齊連昶。

一次哥哥對母親說：「我不喜歡這位新來的先生。他對出身好的同學笑臉相迎、一點小事也要對他們大加表揚；常常對全班誇耀他們父母的功績，哪怕有的學習并不好。對出身不好的人呢，總繃著臉，如臨大敵似的。這樣的人也配做班主任？我寫了條子給他、希望他一視同仁，他不但不改、反而格外敵視我了。」

「嗐！」母親道：「你瞎提什麼意見哪？快畢業了，千萬別得罪他！」

「媽，」我說：「我們的班主任也一樣。」

「我說呀，你們就叫我省點兒心吧，」母親道：「我早看透了，當個技術員最吃得開，哪怕當個工人，也蠻不壞——工人獎金不少、福利也多——工作服、肥皂、加班費，多啦。」

「我得考大學。」哥哥低聲卻又堅定地說，「文科考不上、就考地質學院。」

「地質學院？」我以為，哥哥的寫作天才，最應考文科呀。

「我爬山涉水、走遍全中國尋找礦藏，多有意思！不但可以鑽研業務、也能瞭解社會，熟悉各階層的生活狀況和風土人情。走到人跡罕見的地方，欣賞大自然的奇景。爬山涉水，還能磨煉自己的意志；有助於寫作。這個專業最理想了。」

當時，有許多青年，把地質學院視為吃苦受累的院校而不願報考。哥哥是否認為由於出身，考「意識形態」的文科根本沒希望，別人不願去的地方，錄取的希望才大？

他當真為自己的理想做準備了。搞勘探必須有健壯的身體。哥哥雖無任何疾病，外貌卻顯得文弱。他求母親添了些錢，買了一對生鐵啞鈴，訂了新作息時間表。冬天，天剛黎明、鬧鐘一響，他就「蹭」地從被窩裏坐起，以軍人般的動作穿衣、疊被、用冷自來水洗臉擦身，在院裏做完體操，便輕裝環跑附近的「豬市大街」、「神路街」、「隆福寺街」，滿頭熱汗地跑回來，他的衣服上的鮮冷氣息，成了我們應當起床的「風」。他的臉頰，也少有地紅潤放光。然後，又站在院子裏舉啞鈴，每天，至少比昨天多舉一下。

「媽，我能舉二十六下了！」他高興地嚷。

十八歲了——哥哥生日這天，他高興極了。昨天晚上，他就對著穿衣鏡照了半天，琢磨著明天照半身相的姿勢和表情。他穿上自己最愛的衣服——白襯衫外面，是一件敞領口的舊毛藍布制服。他梳著并不濃密的黑髮、一會兒朝前、一會兒往後、一會兒又往側梳，梳了半天，還是認為原來的髮式最自然。

「媽，今天我十八歲了！」五月一日早上，哥哥對母親快樂地說道：「您給我五毛錢照張相吧。」

「五毛錢夠嗎？給你一塊。」

「不用。先照張小一寸的，要是好，還可以放大。」他接過五毛錢，歡愉地嚷：「十八歲了！成人了！」說著幾乎是跳著跑了。

「十八不十八算個狗屁！」母親用這好笑的回答，將他送出了大門。

哥哥總為自己的出生日期得意，因為正好和「五一國際勞動節」連在一起。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這一天慶祝他的生日一般。

全國放假一天，又兼哥哥生日，母親買菜回來，提回一大塊豬肉交給姥姥：「媽，您把這肉燉燉、做個紅燒肉、全家解解饞吧。」

「您哪兒有錢呢？」我們奇怪地問。

「孩子們，你們知道什麼！」母親笑道：「昨天，媽媽賣了最後那條西服褲子——委託行才給五塊。要不拿什麼過節？今兒個說今兒個的、明兒個說明兒個的。車到山前必有路。解解饞再說，全家太苦哈哈的了。」

「我看，這肉白煮吧。」姥姥說：「紅燒一頓兒就沒了。白煮吃一頓，白湯勾點兒團粉、甩個鷄蛋、又能吃頓打鹵麵。」

「您看著辦吧，」母親沒意見。

中午，哥哥還沒回來，我們祇好先吃。母親給他留了一大盤白煮肉。

他回來了，原來又去了新華書店和舊書店飽覽了一番。他大口地扒著米飯和五花肉，最後連大家剩下的一點肥肉也夾起來，沾著蒜汁醬油。

「我得吃點兒肥的了。」他照樣吃得挺香：「最近我感到精力不足，也許是缺乏脂肪。」

我第一次看見哥哥用「理智」去吃肥肉。

哥哥對前途抱有多大的期望啊。

「高考是百分制。一定要爭取門門一百！」他自信而又擔憂：「成績再不突出，考大學能有希望嗎？」

小屋的燈光亮得更晚了……由於苦讀，他的近視加散光愈發嚴重，不得不換了度數深些的眼鏡片。

文藝創作和投稿仍是他的愛好。他早就不再寫什麼孩子氣的東西了。但每個報刊由於都是中共辦的「事業單位」，作品再好，也要先調查作者的出身兼「品行」，誰敢用其文？後來，哥哥投稿也不再勤，衹是把自己認為好的創作，訂成一冊、又自己做了封面，題為《前途文集》。其中有篇中篇小說《陳靜文的病》，刻劃了一位學習優秀、卻因肺病休學的高中生，以及一位極左的班主任、一位慈愛的校醫務室大夫「黃媽媽」。陳靜文在病中的心理狀態被描寫得細緻入微，他成了極左班主任的受害者。而班主任為何那樣「左」？文中寫出了一連串令人深思的內容。

「羅錦，你給我的作品提提意見。」每次寫完，他總是第一個叫我看：「注意，要第一感覺；有什麼說什麼。」

我感到高興——做為第一個讀者。可令自己尷尬的是，常提不出什麼意見。當時，我還沒開始去讀世界文學名著；最關心的，衹是女孩子們感興趣的小事、也從不會思索。與他最知心的，是他的初中、高中同學——郝治、劉建華、曹澤涵、王學太……他們常來找他，高談闊論的笑聲時時從小屋傳來。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學聊得很起勁，連晚飯都顧不得吃。他送走那位同學後，回小屋便寫，然後才到大屋來吃那已經涼了的飯菜。我很好奇，到他的小屋看了看，那打開的筆記本正放在桌上。我站在桌邊掠了幾眼，原來記的是他們的談話——關於文藝現狀的討論，用甲、乙二人對話的形式寫出：有沒有人性、個性，有沒有超階級的東西，文藝應如何反映社會等等；十分生動活潑且又新穎、深刻，與當時的一切用「階級觀點」去衡量一切，大相徑庭。

哥哥認為自己高考成績絕對不下於九十八分——無論是數學、文學、物理、幾何……，卻連最後一個志願也未被錄取！難道這中間有什麼差錯，他懷著一絲微渺的希望，一大早就去找班主任。

「那就在家等著嘛！」齊連昶冷冷地說：「做為社會青年也可以找工作嘛。」

哥哥全都明白了！

從早晨到天黑，他一動不動地俯身坐在寫字檯邊，左手支著額、手指插在亂髮裏，握著鋼筆的右手，壓在那寫滿詩句、塗塗抹抹、已經發縐的紙上……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他整天沒講一句話。凝視著窗外，沉浸在裏屋昏暗的光線中；像是在思索、回憶；又像在無限的痛苦中要理清什麼東西……

政審不合格？——是政治上不求進步嗎？是表現不好嗎？是學習、品行不優秀嗎？都不是。然而，卻被踏在無形的巨腳之下，被無聲地宣判為祖國的渣滓，成了科學、理想和專業被淘汰的對象！

也許，他覺得自己的過去是個一連串的錯誤？或者，他在痛苦的思緒中，想理出一個頭緒？莫非，他在權衡、決定著什麼？或許，他想的更深更遠——為什麼要用出身、成份製造一代又一代的階級敵人？我們的社會到底是個什麼制度的社會？好人們的出路在哪裏？人是應當認命還是應不甘消亡？……總之，他連午飯和晚飯也沒吃，就用這樣的姿勢，苦苦地思索和坐了一天。

母親和姥姥時時擔心、難過地望他一眼——那雕像般的側影。這一天大家都盡力保持安靜，沒有人和他說話。連打水洗菜都故意到院子裏去，誰也不願意進裏屋從他身後經過。全家在外屋吃飯時，沒有一點聲響。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我也在沉悶中，回想著他的一切……那陽光下呼啦啦的隊旗，全「優」的、六年的學習和品行；團市委的表揚信，小學畢業典禮的精彩發言；十二歲就寫了入團

申請書，勤奮刻苦地要求自己，團的大門外不想失望的掙紮者，立志做完人、做表率、祇想為人民有所貢獻的赤子之心，用真誠去檢驗「出身政策」真偽的種種作為……很難找到像他那樣性格的人，那樣的赤子之心。在「出身」問題上，他的切膚之痛比別人要深得多。

啊，我的哥哥！我是怎樣想安慰他、可又深感到自己的無能啊！

從早晨到天黑，他一動不動地坐著……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他不會消沉。他一定在做總結、思索。我相信這一天是他最痛苦的一天，也是他抉擇的、新生的一天，是《出身論》強烈萌動的一天，是他被迫走上政治道路和險惡鬥爭的第一天。

《沒有金色的衣裳》這首詩，四句一段；相同的雙排句是每小段的結尾，給我印象極深。可惜我剛看了一遍，他就搶去用打火機燒了，祇記得那雙排句和詩中的憤懣。

那一晚，在檯燈的照耀下，我望著他那大理石雕像一般生動的側面，并不感到這是一個失敗的哥哥，而是在逆風中成長起來的巨人！

第二天一早，哥哥寫了一封信，無情地斥責了那極左的班主任：

「……您這種做法，對無辜的心靈是殘酷的扼殺。作爲一名教師，這樣做無异於犯罪。如果有一天我當教師，我絶不會像您這樣對待學生……」

「嗐，你寫這幹嘛！」母親雖然深深地同情他，卻又認為多此一舉：「你寫了，他就能改了？」

「雖然改不了，」哥哥貼著郵票：「也要觸一觸他的靈魂。」

「管屁用！當初你要不給他提意見，也許還不至於。」

「他對不提意見的出身不好的同學就好了嗎？」哥哥說著，就不屑一顧地去發信。

哥哥絕不忍氣吞聲。他給高教部也寫了信，控告班主任齊連昶打擊報復的事實。儘管，人們在「血統論」、「階級鬥爭」的壓打下，變得越來越麻木，但清醒的哥哥，用這兩封信向高中時代作了訣別，表明他那不退縮的性格。

母親哼了哼，不再說什麼。她現在說話，不太像以前了，常愛帶「屁」字。有時甚至不客氣地說出「狗屁」二字來。人們在高壓下，變得越來越不文雅了，也許連我自己——甚至人人覺察不出自己的這種變化。

也許因母親說過：「五七年連放個屁都得檢查」，所以覺得「屁」字格外解氣吧。她時常喝一小杯「二鍋頭」，說著這「口頭禪」好像很痛快似的。酒後她常陰起臉，發點小脾氣——儘管那脾氣極小。

「媽媽又喝酒了。」——那是我和弟弟們互相告誡的「暗語」——最好遠離飯桌。

若誰說：「媽，您別喝了。」母親這時便生氣地說：「現在我沒吃你們，少管我！再不吃點兒喝點兒，活著更沒勁了！你們吃累我，我就不說什麼了，還想管著你媽！怪不錯的了，等你們掙了錢，我早看透了，一個也指不上！」

每當這時，姥姥便慢慢說道：「讓你媽喝兩盅兒喝兩盅兒吧，你們小孩子家懂得什麼。」

此時，母親給自己斟上一杯白酒，也給姥姥斟上半杯，買了一毛錢的油炸開花豆當作酒菜，在桌上平均分成了幾小堆。

「來，孩子們，一人一份兒！」她呷了口酒，嚼著開花豆：「給你哥哥也留一份兒。我向來平均分配、不偏不向——要指望兒女疼父母哇，難啦。」

「媽，我再給您兩個吧，」羅勉伸出小手裏的豆：「您就剩這麼點兒了。」

「好孩子，你吃吧。」

「媽，」我和羅文也說：「我們又不喝酒，再給您一半兒吧。」

「不用了，孩子們，我足夠了。」母親稍感欣慰地說：「祇要你們別氣我就行了。」

「唉！你就這受累的命兒啊！」姥姥歎道。

哥哥發信回來了，將自己那份開花豆往我們每人碗裏放了兩三個，剩下幾個自己嚼著。

「給你的，你就吃！」母親說：「一人一份兒、不偏不向。」

她一定覺得昨天沒有機會好好安慰他，看到哥哥今天情緒已有所好轉，便寬解道：

「沒考上就沒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沒什麼了不起。找個工作也不是找不著。高中畢業生誰不搶著要？我看，當個工人也蠻不壞。你看李連城，家裏供不起，高二退學了，進了軸承廠當工人，不是照樣上業餘大學嗎？再說，你檔案裏清清白白，沒有任何問題，不就出身不好、父母是右派嗎？今後誰都得憑技術吃飯。我看早點兒找個工作、學點兒技術，一出師就是一級工。工廠的福利待遇可不低呀！就拿我們廠來說，那些工人每月獎金、毛巾、肥皂、衣服費、洗理費、加班費、手套，名目可不少呀！學徒工工資聽著少，實際上不比一級工少。好好學一門兒技術，自己再鑽研鑽研，廠裏照樣兒重視！大學畢業又算個狗屁？你爸爸倒大學畢業啦！當個工人，下了班就回家，一身輕，比什麼不強？」

「那倒是，」姥姥附和道。

哥哥一直默默地吃飯，這時抬起頭，平靜地說：「媽，我已經考慮過了，咱家經濟確實很困難。但是我打算自學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學。」

我們都一愣。哥哥繼續說：

「如果說因為班主任作梗沒能考上大學，那麼，現在我擺脫他了，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試一次，在沒有某個人作梗的情況下，看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絕不會考了，一定去工作。」

這時我才明白，昨天的哥哥，不光是痛苦、更是抉擇。大學，是吸引他的神聖的殿堂啊。

「有幾個社會青年考上了大學的？」母親皺眉道。

「既然高教部有這規定，就可以試試。或許，那些人的成績都不太好？我一定要再試一次。」

「一年加四年，」母親沉了臉：「五年不是簡單的呀！這五年，可怎麼供法兒？一個大學生，每月沒有二十五元下不來呀！申請助學金？咱家又將將不夠條件。全家總不能不生活呀。」

「我想好了，媽。如果自學這一年，基礎打得特別好，上大學就不會吃力。尤其是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學，晚上翻譯點外文資料，來減輕您的負擔。澤涵的父親在『情報研究所』工作，要點俄文資料翻譯不成問題；剛才，我已經問過他父親了。」

「哼，到這時候，都得找你媽了！」母親道：「我早看透了，沒有你媽，你們考大學？考屁！」

誰也不言語，大家默默地吃完了飯。

儘管母親很不高興，但她對丈夫、孩子、對任何人，從來不「專橫」。她與父親、姥姥，給家裏創造了一個極為平等的氣氛。對哥哥的決定，她衹有無可奈何。母親又極想得開，從心底，對哥哥的考不上大學，她心裏隱隱負疚，衹是嘴上不講。另一面，看到哥哥仍要求上進、不達目的不甘心，她衹有暗暗佩服。何況做母親的太瞭解兒子——一旦哥哥決定了什麼，輕易不會改變。

第二天，哥哥就找來了地質學院的有關必讀書目，以及中文系必讀書目——儘管他幾乎都讀過、甚至他所讀過的《資治通鑒》等等書目上并沒有。但他并不因此懈怠。他一天也不耽誤，加倍地用起功來。哲學、文學、歷史、物理、地理、數學……《史記》、《孫子兵法》、《新約》、《舊約》……為了他的博覽群書，姜叔叔擔心地勸過：「書讀得太多了危險哪。」他是怕頭腦太「複雜」，對社會會有看法，因而倒楣。然而哥哥我行我素，認准了衹有知識是人的無價之寶。

他的學識常使學友們暗中欽佩。劉建華、曹澤涵、李連城、王學太、郝治……都背著哥哥，止不住對母親說：「伯母，羅克的水平，我們都趕不上。可惜了這麼一個人才！」

過去，哥哥上高中時，母親無論怎樣緊，也要每月給他五元零用。現在，他自動對母親說：「我衹要一元就夠了。」

「你總不能那麼緊吧？」母親見他執意不要，有些生氣地說：「咱們乾脆來個折中，每月給你三塊吧。萬一你來個同學出趟門兒。手裏哪兒能一分沒有？」

「媽，兩塊五吧。」

母親衹好同意。哥哥把這錢用得不能再省。但是當我們生日時，他仍要送我們小禮物。每天早上，他像上學一樣地遵守時間，去「北京圖書館」看書。他像以前那樣鍛煉身體。他在把這一年，當做兩、三年來使用。他在怎樣地刻苦、勤奮啊！

這年春節，父親的農場放三天假。母親忘不了去照張全家福；姥姥在二姨家小住，不在相片上。

母親談到哥哥執意要考大學的事，父親說道：「唉！能上就上吧。羅克是老大，這孩子又有天份，再難，也應當供他。」

「一個個，光說現成兒的。」母親有意無意地發著牢騷：「還得我供！唉！什麼時候我能熬出頭兒哇。」

又是年三十晚上，又是熬夜——家家都熬，我們也不能關燈睡覺。姥姥打算過了年才回來。沒有姥姥，年三十顯得怪怪的；似乎少了根大樑、少了許多安詳、令人踏實的氣氛。母親早又從銀行換了十幾張光亮亮平嶄嶄的新紙幣，推了會兒牌九，又故意地輸給我們。

「媽，我把錢存在您那兒，」羅勉說：「您給我買點兒毛線，我想要件新毛衣。」

「不是說，頂數羅勉這孩子可疼！」母親誇道：「什麼也捨不得花，光攢著，祇買有用的東西。」

確實，我都比不了他——這我最愛的小弟弟。我的零花錢，東買西買就光了；羅文的，全用來買他的小手槍、炮了花了亂放；哥哥的，是書筆紙。

「頂數小姑娘兒最能亂花錢，」母親又說。

一年一次，母親又讓哥哥幫著，抻出那大皮箱；一落落的大相片又高高地落在桌子上。母親把新照的「全家福」，恭恭敬敬地貼在相片冊裏。我們又一次被帶往遙遠的過去、遙遠的日本……與以往不同的，是父母歎道：

「早知如此，回國幹什麼？要是你們都在日本，別說上一所大學，上兩所大學也供得起呀！」

空閒時，哥哥寫了一個話劇劇本《法官與罪犯》——一母所生的兄弟兩個，由於弟弟一生下來便給了人，不通音信，長大後兄弟二人互不相識。在他們相見的那天，哥哥已成了罪犯——為出身問題鳴不平的政治犯，而審判他、定他罪的正是「出身好」的他的弟弟。他們的母親是資本家、父親有「歷史問題」，由於社會所承認的「衣裳」的價值，一個成了「反動透頂的罪犯」、一個成了響噹噹的「革命者」。

哥哥讓我提意見，我一口氣讀完，感動得除了說「真好」之外，再不知應說什麼。甚至連「這樣的話劇絕對不會上演吧」也沒問。我立即想起馮鴻峨。哥哥寫的事，多有可能是真的呀。而馮叔、馮嬸又怎樣了？那小弟弟呢？全家忌諱得從不提，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情況。

哥哥的小屋，在我眼裏，賽過所有金碧輝煌的宮殿！我一定要畫下它、留個紀念。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們要紀念它。一天，他去圖書館時，我進了小屋，打開檯燈，坐在那唯一的舊木凳上，畫了一張水彩寫生。多希望有一天，它是一本書裏的插圖！這小屋將造就出一位巨人，我從沒見過誰比他更有天才、更嚴格求己、更

勤奮、更要求向上的人；他會做出一般人所做不出來的大事業。因為他一直在小屋裏做著、天天在準備著。

或許，這樣的人都沒有好結果？一個冷丁的念頭，令我黯然神傷。

每逢我走進院內，
都要深情地凝望；
枯黃、暗淡的燈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讀的背影，
總是在眼前飄蕩……

17. 又見淮淮

我已經上初二了。寒假中，小學同學傅莉來找我。其實，我們并不同班，祇是幼稚園時的小朋友，聊天時，她無意地對我說：「我和你們班的淮淮同班。」

「真的？」在我腦海裏，立即出現了那穿咖啡色燈芯絨夾克衫、藍燈芯絨褲的小男孩，又出現了最後一次在大街上偶然相遇的畫面。

「他學習怎麼樣？」

「他作文挺好。有一篇，還是全校的範文呢。」

「噢！」

「就是有點兒驕傲、瞧不起人。聽說，他父母都是右派。」

「真的？！」

我的心被震動了——怎麼，坐在我身後那個活潑、淘氣、向著我的小男孩，竟然和我一樣！

「他父母都是做什麼的？」我儘量裝得平靜。

「聽說是『人民畫報』的，父親是搞美術的，以前都是延安的老革命呢。」

「我想去看看你們學校。」

「放假了，有什麼好看的？」

「我想看看……你怎麼看了我的學校呢？」

我們去了，足足步行了四十多分鐘。「七十九中學」——沒想到他會進入這一類次學校。比起女十二中、比起男二十五中，這裏差得太遠了。校園太小、樓房太髒，到處雜雜破破、顯得沒有秩序，更沒有女十二中、二十五中的許多高大樹木、玫瑰花牆、美式教堂、極大的校園和操場；沒有我們那神聖、莊嚴的氣氛。

「我就坐在這兒。」一進教室，傅莉指著：「淮淮坐在那兒。」

我望著那生疏的、最後一個座位，想像這寂然空蕩的教室，坐滿了男女同學是什麼樣子？年齡都大了，就沒有人和他要好嗎？——這，無論如何我無法開口。傅莉以為我是來關心她的，格外高興，非要去照相館和我留個影。我們步出教室，我故意走在她身後，祇為再多看幾眼那空座位——他在那裏坐著、正突然地發現了我？我們走下滿是塵土的水泥樓梯，傅莉大步往下跨，我卻慢慢吞吞，生怕錯過他會上樓的機會……他正進校門吧？他正往樓上走吧？……

傅莉會不會對他講找過我的事呢？不會。他們的關係很一般。我真想念他！我真想有個朋友！李俊華的時期早已過去。我的生活裏什麼都有，唯獨沒有知心朋友！我多想有一個，能向他（她）傾訴一切，而不光祇是對日記傾訴、他（她）也能這樣待我呢？！

左思右想，數天晃去，已經開學了。終於，我大著膽子給他往學校裏發了封信，假說有位體育老師在打聽他。

當我投出那信時，覺得自己是多麼冒失！祇要不是傻子，任何人都會看出信裏的藉口是託辭！

沒想到，第三天，在學校的傳達室，竟有我的一封信，是他的！他清新、稚拙的筆跡，整整一大篇。信紙是又白又光的銅版紙，沒有格。全篇無一錯字、無一錯標點。他友好、誠摯地問候我，說接到我的信是多麼意外和高興；說小學畢業後，有一次他走到東四牌樓，看到十字街把角的「生活照相館」玻璃櫥窗內，有我的一張大彩照（他不知旁邊那張同樣大的彩照是羅文的），他當時站在那兒看了半天，心想我的家是否在附近？但唯獨不提我們那次偶然在路上的相遇。他說他每天都堅持鍛煉身體，為了以後上高中、上大學深造，要搞好身體素質……他希望我回信。祇是在信的末尾，才問了一句：「你說的那位體育老師姓什麼？」

我們就這樣通起信來。那位「體育老師」，自然連提都沒再提。我們熱切地盼望著對方的每一封信。他給我寄來他畫的小畫片，用以祝賀我的生日——一個可愛的小男孩，穿著小雨靴，扛著小鐵鍬，快樂地走著；身邊跟著一隻小狗。我們都屬

狗，他衹比我大六天，生日都在三月份。我為我們的生日在初春而高興。我給他寄去自己勾織的小錢包，并告訴他，為這扎破了手指。他回信說：我真為你感到心痛……往後，因擔心頻繁的通信在學校會引起不便，就寄到彼此的家中了。那時我才知道，他家住在十條西口「人民畫報」宿舍。他的信寄到家裏來，母親卻不知道。因為她下班時，郵遞時間早已過了。每當下午，一聽到郵遞員的喊聲，我便像根離弦的箭飛竄出去。幾次過後，哥哥閃著晶亮的眼睛，奇怪地發問了：

「小妹妹，你跟誰通信呢？」

這句話問得我六神無主，趕緊支吾道：

「一個小學同學……女同學……」

哥哥有意識地不再追問，忙他的去了。而我卻小心地將淮淮的信收藏到更隱蔽的地方。

然而，我從沒想過和他見面。更不希望在馬路上碰見他。我們通信不是很好了嗎？一切話不是都可以在信裏傾訴嗎？我不是什麼都告訴他了嗎？能夠這樣通信下去，二十年不見面也蠻好。我想有個知心朋友的願望已經實現了，除此之外，任何通信以外的行為，在我看來，反而都是對甜蜜幻想的破壞。因此，當通了半年信之後，淮淮提出要在暑假中見見面時，我反而覺得太不自然、太大人味兒了——這不是成了搞對象嗎？幹嘛非見面不可呢？唉，真彆扭！

但一細想，又沒有道理去拒絕他。他提議在明星電影院看場電影，那電影院就在我家胡同口。於是我便站在小胡同口等他。

我穿了一件淺藍色的短袖襯衫，方塊圖案的花布裙，白力士鞋、白襪子，梳著兩條齊肩的小辮子，心情忐忑不安。我不敢站在人行道上，生怕有熟人注意到我，就連過往的行人投來的偶然的目光，都好像懷有注意的色彩。我靠著胡同口又髒又涼的老磚牆，向馬路上張望。忽聽到一聲略帶沙啞的男低音，正喚著我的姓名；我吃了一驚，定睛看去，才發現面前站著一位「五大三粗」的陌生人——這是他？實在出乎我的意料！

他結實的身材，比起在小學，似乎大了「三倍」。他原來的學生頭，剃得快成了光頭；穿著一件白色無領短袖針織背心——人們都拿它當睡覺時穿的內衣；一條短褲，光腳穿著一雙尖口黑布鞋——衹有老頭愛穿的那種。這一身打扮令我覺得那麼不禮貌——好像他正在睡午覺，睡眼惺忪地就來了。他垂著兩手站在我面前，愣頭愣腦，拘謹得連個微笑都沒有。仔細看去，五官雖像小時候，但活潑可愛的氣質

全沒了，祇是「青春期」男人的感覺、咄咄逼人。我的腦海裏，一直在留戀他的小時候，而在眼前的，卻是不認識的陌生漢。我的心沉了下去，失望得簡直想哭出來，竭力忍著種種不快。難道我的生活裏，需要一個愣頭愣腦的大漢嗎？

他好像倒不失望，結結巴巴地談了兩句話。我祇好跟著他走進電影院。《柳堡的故事》是那樣令人喜歡；唉，要是他有男主角李進那樣的氣質也好啊！

電影散了，我簡直不願挨著他走。他建議去公園蹓蹓，我卻說要回家。他什麼也沒有懷疑。分手時，他的態度自然多了，眼裏流露出高興和留戀的神情。

「照常通信，」他望著我說。

「嗯。」我極為勉強，心想永遠不會給你寫信了。

他過了馬路，仍在頻頻地回頭；我一賭氣就跑進了小胡同，好像他會把我看髒。

這一下午，我心裏好堵得慌！他有什麼錯嗎？什麼也沒有！我有什麼錯嗎？我不知道。可是，為什麼結果是這樣子呢？如果以後不理他，責任在誰呢？是我先找的他！我到底是個什麼人？我到底喜歡什麼樣的人呢？是否我專門會幹對不起人、自己又無可奈何的事？我的心好亂……寫字檯上，又是哥哥那本十二歲題過「批示」的字典，又一次無意地翻開了它——

遇——遭遇；羅——網羅；錦——什錦大雜燴……我的生活、友誼、愛……真會是複雜的嗎？我到底要的是什麼？發愣地看著那令人煩惱的注解，真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18. 北海公園

和淮淮見面的第二天，便收到了他的信。他說這次見面非常高興，希望以後能夠常見。好多天，我也提不起筆，整天就在既責備自己、又不知怎麼好的心情中度過。淮淮來信含著疑問——為什麼不回信？我還是提不起筆。說什麼呢？不喜歡他？他的變化讓我失望？可又失望的什麼呢？我怎麼說得清？他越來信催問、我越膩歪。我想像的，總是他小時候那一派純真無邪的模樣，而現在卻成了大人搞對象似的！我最怕沾上這個！或許我正當少年，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尚沒有明確的認

識，總以幻想代替現實；或許我的錯誤就在於幻想過多。但無論如何，我是叫他傷心了……

快開學了。他的信中不僅含著疑問、而且夾帶責備。我衹好回信說：所以遲遲未能回信，是因為病了一場、病得快要死了——當我寫這句話時，我忽然覺得，我真的像快要死了一樣。假如我真的要死了，是否應當見見他呢？是的，他沒有任何錯，是我叫他傷了心。見見他又能怎麼樣？不能再叫他老是有懸念、老是不滿了。於是，我便在信的結尾寫道：我在「北京圖書館」普通閱覽室等你。

北京圖書館—— 一個多麼迷人的地方！一進那乾淨、幽雅的大院，一看到那雄偉的古代建築，一聞到館內特有的書香氣，一看到人們肅穆、恭讓的神情，人們的心裏便有股暖流——知識，是最神聖不過、最崇高的了。

我借了一本外國小說，靜靜地看著。約十一點鐘，一個人站在我的桌邊。我抬頭看去，衹見他的頭髮長出了半寸，穿著一件半舊的淺藍色短袖襯衫、短制服褲，不再像是睡眼惺忪地還在午睡的模樣，比較像個學生了，神態也自然多了。他用手絹包了幾塊點心，說怕我餓。我趕緊還了書，不出聲響地走出閱覽室，來到圖書館的側院。我們越過矮矮的漢白玉石欄杆，一跨就跨進了北海公園，又轉了團城。我們海闊天空地瞎聊，都很高興。他向我談到他的父母，他們在延安時期的革命經歷、為什麼劃為「右派」；我也談到我的父母、姥姥和弟弟，還有那堪稱榜樣的哥哥。

「你喜歡做什麼？」他問。

「不知道。不過……我記了好多日記。」

「那有什麼！」

「也許，長大了，我寫一本書叫《學校》。我老覺得，那些大人一寫小孩兒，就把他們寫得太傻、太木，你說呢？」

「嗯。讓人不愛看。」

「好像他們一成了大人，完全忘了小時候的心理了，是吧？」

「是。嗯，聽說，我來你們班之前，你登過一篇作文？」

「那是班主任推薦的。登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歡樂的節日』裏，最末一篇，全是少年兒童習作。」

「叫什麼？」

「《新年》。我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下來。」

「背給我聽聽。」

「聽著——『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天氣多暖和呀！這天，我心裏又多高興呀！因為，新的一年又要開始了。

「『我穿著新衣服，頭上結著一條綢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走到學校裏。我一進大門，就看見裏面像個小市場似的那麼熱鬧。我又到了教室裏，我們大家就手拉著手，有說有笑地，談著我們這一年的成績怎麼樣。一會兒，鈴聲響了，我們馬上排好隊，到大操場開會去了，廣播器響了，看吧，我們個個都非常嚴肅。小主席講完了話，我們還給毛主席寫了賀年信。開完了會，老師就發給我們一人一張小票，我就拿著那張小票，到各處遊玩，我先到了『小人民銀行』換了五分錢，又到了『小合作社』買了一個小麵包，我覺得非常好吃，因為，這是我們快樂的節日呀！

「『晚上，我到大禮堂看木偶戲去了，木偶戲演得可好啦！有小樹、小人、小熊、老太太……我看完了，就到教室裏吃元宵去了，我們一人一碗，一邊吃、一邊說，還吃了小花生仁兒哪！有的同學還帶了包子、饅頭，還買了餅乾、糖果、花生、紅果，大家吃得多高興呀！一會兒，鈴聲又響了，我們都拿起了各種各樣的燈籠，又去開提燈晚會了。我們剛走進操場，黑暗的天空亮起來了，我們就開始繞全校一週，多好看的燈籠呀！有蘿蔔燈、有五星燈、方燈、圓燈、鴨燈……說也說不完。我們的隊伍像一條彎彎曲曲的蛇。繞了半天，我們又放了鞭炮，同學們高興得都跳起來啦！我們又回到教室裏。這個快樂的節日我就這樣地度過了。』」背完，我笑著看看他。

「除了吃、就是吃，」他笑道。

是的，我也納悶兒，出版社怎麼竟會選上了它？它不能代表我的童年。有它，也有吊死的老胡、打虎隊的撬地板、母親的摸電門和父親的離家……它們湊在一起，才是我的童年。作文發表時我才九歲，怎麼就知道無論是在作文裏還是生活裏，衹能「報喜不報憂」？又是誰教我們這樣做的呢？我們「裝」成天真可愛，連對家裏人也不講心裏的鬱悶和感受，卻甘願夜裏天天做著恐怖的夢。我們什麼也不講。就算我和淮淮瞎聊、父母的「右派」衹一句帶過，仍是什麼也沒講——就像那作文一樣；沒人教我們這樣，是我們自己學會的。彷彿那太深的東西，千萬別碰它；彷彿一碰它，你自己就先掉進深淵。正因此，我愛幻想——衹有它能使我異想天開，衹有幻想能召喚心靈飛翔。沒有任何感受能勝過它。

「你將來想做什麼？」我問。

「上高中、大學，也許去外國深造。我爸爸媽媽決心培養我。」

「可我哥哥，功課那麼好，大學沒考上，就因為父母是右派。」

他沉默。我們站在團城上，望著北海大橋上的車輛穿梭似地奔行。我的話，顯然是他早就有的擔心，經我一提，更加重了他的心事。

他的衣服時時飄來一股洗衣粉味兒，這氣味使人感到生疏又新奇。而我就在這時時飄來的氣味中，把他和小學時代的淮淮完全分開了。挨肩站在我身邊的，仿佛是我過去從未愛過的人，仿佛祇是一個與我相仿的小哥哥，而不是我曾迷戀過的。也許我最愛的，祇是愛時的幻想、絕非具體的人——我希望永遠通信、不用見面。文字，令我幻想自由馳騁；文字，令我醉心、滿足、快樂；文字，永遠不老、你可以任意去想像「他」、「她」；文字，永遠活著、可活千年、萬年。文字的種種神聖和快樂，都遠遠勝過具體的人。就像一首太美的音樂，勝過具體的人一樣。

淮淮不知我在想什麼。我們肩挨著肩，聊哇聊，連手也沒拉一下，便高高興興地分了手。當望不見他時，我心裏仍是不解和悵惘——為什麼小學時對他的迷戀，全失去了？他現在不是很優秀嗎？我們不是很相似嗎？我到底要的是什麼呢？

19. 奔向農村

經過了一年努力奮鬥的哥哥，第二次高考後仍未被錄取。

一九六〇年底，報紙上第一次號召青年到農村去——做有文化的新農民。

哥哥自願報名去北京郊區公社當農民，把申請書交給了「東四街道辦事處。」

「媽媽希望你上工廠呀，」我問他：「幹嘛非要去當農民呢？」

「我想瞭解社會，瞭解各個階層。」他說：「從中也鍛煉我自己。媽媽僅僅從經濟上考慮，這是庸俗的想法。先別告訴媽。」

他一面等著批准，一面仍夜夜攻讀。兩個多月之後——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祇聽郵遞員在大門外喊道：「遇羅克的信！」

哥哥跑出小屋。他一面看信，一面走進院裏，興奮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什麼好事，羅克？」院裏的四家鄰居都探頭問道。

「紅星人民公社讓我在一星期之內去報導！」

鄰居們聽了大不以為然。

「我立刻去遷戶口！」他跑進屋裏，忙著找戶口本、糧本、副食本。

「羅克呀，你急什麼？」姥姥說道：「再有一兩天就賣春節的供應品了，一年才這麼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等不了，等不了。」他故意用淘氣的聲調說。

「再說，也得等你媽回來呀。」

「等不了，等不了！」哥哥做個鬼臉就跑了。

他匆匆去派出所遷戶口。姥姥一邊做著飯、一邊惋惜他那一份即將到手、卻讓他扔了的副食品。

哥哥遷了戶口回來，吃完午飯，便收拾行裝。首先放在包裹裏的便是書、紙、筆，又放了個臉盆，拿了兩三件舊衣服。

「別弄亂我的小屋，」他囑咐我們：「星期天我還得用它呢。」

再見了，小屋！哥哥臨走時朝它望了望。小屋的門緊閉著，像在靜靜地等待主人的歸來。

我們幫他拿著行李上了汽車。他在車窗裏探出頭來：「我會給你們寫信的！叫媽媽不用惦記！」

汽車揚起一股塵煙……

他走了，家裏卻像少了不止一個人，有些空落落的。我不免時時想起他，想起他兒時到現在的成長過程，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更深深地覺得：在我家裏，有一位多麼不一般的人！可奇怪的是——我越佩服他，越覺得他不會有好的結果。我不相信這個社會能給傑出的人以出路。

四天以後——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便接到了哥哥的第一封信：

媽媽、姥姥：

我平安地到了這裏，一切順利。領導對我很熱情，將我安排在菜園小隊。這小隊包括溫室組。初來乍到，遠遠看到幾個碉堡似的圓形建築，原來是培養蘑菇的溫室。女同學大多分到溫室組。菜園小隊共三十個高中學生，我們算是農業工人，先發給工資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飯票制。食堂菜給得很多、很便宜。主食是大米飯和饅頭。我第一次領到工資，可高興了。買了幾塊錢飯票，給您買了瓶好酒，給姥姥憑票買了半斤點心，還買了大葱和鴨蛋。這些好吃的都放在床底下。剩下的錢，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時交給您。

來到農村

一切尚好
夜間出門
謹防狗咬

羅克 一九六一、二、八

「這孩子，沒正經的！」母親哭笑不得地說：「也不等我回來就遷了戶口跑農村去了！和誰商量啦？真是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廠找個工作還成問題？不聽，非要跑農村受苦去！唉！幸虧是農業工人掙工資！」又對我們說：「還有你們一封呢！」

最想念的妹妹弟弟們：

今天我已經上了社會大學的第一課——扛陽畦的草苫。二百來斤重的草苫，社員一扛就走，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隊長要把我調到温室組去，我拒絕了。別人扛得動，爲什麼我就扛不動？咬咬牙，一天到底幹下來了。雖然疲累不堪，但心裏格外輕鬆。

願你們常給我來信！

你們的好哥哥 燈下草

「好哥哥」——他常這樣調皮地自稱。當然，他是受之無愧的！

星期六傍晚，哥哥到家了。他曬黑了，顯得高了些，肩膀也顯得寬了、有力了一些。他把錢都交給了母親，母親讓他留了五元零用，感到十分欣慰。

哥哥又從中抽出一元對姥姥說：「這一塊錢您買戲票吧！以後我每月孝敬您一塊錢。」

「好小子，」姥姥笑得合不攏嘴：「姥姥也花上你的錢了！」

「以後姥姥的一塊由我給吧，」母親說：「你的五塊零花就是你的，每月我收你十塊足夠。我給你存起來。」

其實，父親勞教還未期滿，家裏正艱難，母親想把錢存起來是做不到的。

「這是我送給你們的。」哥哥高興地從書包裏拿出了三本書，送給羅文、羅勉的是外國童話，送給我的是《裴多菲詩選》。他在羅勉那本書的扉頁上題詞：

書本是海洋，
字句是波浪；
眼睛是帆船，

載着你呀，
到「抱着天的懷裏」去游蕩！

「這『抱著天的懷裏』是什麼意思呢？」他解釋道：「這句是外國一本兒童詩裏的——藍天問大海：『大海，你為什麼這麼藍？』大海回答：『因為我的懷裏，抱著美麗的天。』——寫得多美！」

他給羅文講那篇童話《黑母鷄的故事》為什麼是世界名作、為什麼好；又翻開我的《裴多菲詩選》說：

「『愛情、自由』是裴多菲最有名的一首——『愛情、自由，人們要的就是這兩樣！為了愛情，我獻出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又將愛情犧牲！』寫得多好！柔石譯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還有這一首，」他翻著書，找到那首《路上》，指給我看道：「這首寫得也好。一個多年不見母親的人，走到回家的路上，想著一會兒見到母親將說些什麼，但是一到家，什麼話都沒了，衹是吻著母親『像果實掛在枝頭』，多逼真動人！」

「哼，你還知道這個！」母親不在乎地評道。其實，她心裏不定多高興呢。

他的第一個月的工資、他辛勤勞苦的血汗錢，當他得到時，想的不是自己、卻都是別人——如何讓家裏每一個人愉快、如何提高我們對文學的愛好、如何讓母親、姥姥感到欣慰。他在錢財上的不自私，勝過我和弟弟、勝過父親；卻太像母親、又超過母親。我們深感到有了哥哥是多麼幸福。這幸福的感受，是我們從父母那裏都未覺察出來的——父母從來不讀世界文學名著，說不出那樣的話來。

母親對哥哥的職業越來越滿意。這不僅是哥哥不在家吃、住還主動交她十元，後來「轉正」長了工資又主動交她十五元；更因為「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副食品奇缺，很多人得了浮腫病，多虧了哥哥在當地的牛奶廠買奶油、撐死的填鴨等等，給全家補充營養。母親幻想著，有一天對我們說：「等我一退休，就上你哥哥那兒去，開個小菜園、種點兒架扁豆、種點兒黃瓜啦、絲瓜啦，興許會給你哥哥看孩子呢。」——從來不想看孩子、也從未看過孩子的母親，竟然破天荒地說出要給哥哥看兒子、等著抱孫子的話！

可是，哥哥有女朋友嗎？在那禁欲的、長達幾十年的年代裏——中小學、中專、大學，是禁止學生談戀愛的，正因此，也從來沒設立過「生理課」。除了兒時

他對大眼睛的葉麗麗的誇讚之外，哥哥沒接觸過異性。如果說天天見到過異性，就是我這唯一的妹妹——兩個弟弟也一樣。在那禁欲的年代，我們不但對生理一無所知，對於我來說，就算有人講，也以為是和「淫」連在一起、聽也不要聽；而父母、姥姥也從不講的。初中、高中、哥哥全是在男校度過。也許他愛過——對劉明臣那純潔的愛。在他的日記裏，記載著對他的愛、就像對一個愛人那樣鍾情。但是他們什麼行為也沒有，所有的衹是單相思—— 一種愛的精神上的寄託，那個劉明臣未必知道。——這就是我們那時的典型的、又是普遍的柏拉圖式的單相思、精神愛。它「毒害」得我如此之深，直到我今天已六十一歲、在德國又生活了二十二年，性氾濫、性電影……天天充斥於每人的生活之中，然而我—— 一個結了四次婚的女人，仍相信這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愛是最高尚的。它使我不僅不以為自己在受過毒害，反而以為，在那禁欲的年代，它給了我唯一的好處——我愛的，是在愛一個人時產生的幻想，而絕非具體的人——我甚至深深地感謝它；感謝那禁欲的年代給予我的這唯一的好處。

我們在走向成年，而哥哥已是成年。我們誰也沒發現過他有女朋友。若說有，那是有一次哥哥又是週末回家，星期天上午，我走過寫字檯，發現一首他剛寫完的詩：

桑田裏桑樹多美，
桑葉兒颯颯低語；
遇見了我的人兒，
我心裏多麽歡喜！

桑田裏桑樹多美，
蟋蟀將琴弦彈起；
遇見了我的人兒，
……

這首既像民歌、又像白話文自由體，讀起來樸實親切、朗朗上口。哥哥那清秀又有點勁拙的筆跡，寫在一張橫格紙上，并非像要投稿，文中有一兩處塗改的痕跡。他一進屋，我趕緊躲開了，一面卻偷偷觀察他，打算做如何處理——衹見他面對那首詩愣愣地，然後拿起來，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了……

也許，他在農村裏認識了誰？也許，是一位女高中生、像他一樣？或許，由於種種原因，他知道毫無希望？

我相信感情含蓄而豐富的哥哥，渴望著愛。

春節，姥姥又被二姨接去。父親沒有回來。母親帶了我們四個，去照「全家福」。這是哥哥到農村以後的第一張「全家福」。他顯得有些黑瘦，稚氣未脫的神態中，暗含著一股不屈的韌性，韌性裏又透著開朗、樂觀。而母親顯得多麼勞碌、操心；已過中年的她，面容有些憔悴，心力也像疲憊了。似乎她勉強支撐地坐在中間，四個孩子圍著她。或許，她唯一能活下去的支柱，就是四個孩子的靈魂、和他們未來的前途？

20. 考入中專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考上了「北京市工藝美術學校」。心裏那個高興，竟舉著報到通知書，在院子裏歡蹦了半天！

「這下我可有盼頭了，」母親那天多喝了半盅酒；高興地說：「熬出一個是一個呀。看來，衹有上中專這條路最好。學校管吃管住，四年一畢業，出來就是技術員，蠻不壞！」

可是當初，我多麼擔心考不上啊！不是別的，而是怕政審不合格。

「媽，」記得臨到口試時，我曾憂心忡忡地問：「要是問起您和我爸爸的右派問題，我可怎麼說呢？」

「你就說：『我要和他們劃清界限』——就這麼說！」母親爽快地回答。

「我一定考不上，一定考不上……」

是的，我還從來沒那麼說過。升入初三時，我們的班主任是共產黨員孫亦芬老師。暑假中，她把我們出身不好的學生，一個個叫到她家裏，找我們談話，問我們對家庭有什麼認識。我不認為父母有錯，無論是在兄弟之間或同學之間、還是我的日記裏，從未抱怨過父母半句話、更遑論「劃清界限」？可她卻以自己為例，說自己出身於官僚資產階段家庭，但自己始終是跟黨走的。在她面前，我總是要哭，真不知回答她什麼好。她的兒子從幼稚園回來了，「張六一」，她兩眼充滿了慈愛：「來，到媽媽這兒來，喝桔汁。」她叫兒子「張六一」，連姓一塊兒叫，這也許是革命的叫法吧。她是那麼疼愛她的兒子。而我們，卻要強迫我們的腦袋搬家、去仇

視自己的父母、去說違心的話。正因我說不出來，所以操行始終得「中」。凡會說假話的都改成了「良」——李俊華勸我別太認真，因為就要畢業了。可我就是說不出來。有一次在放學的路上，我對與我一起報考「工藝美校」的李俊華說：「若是中，我不會考得上。」說著，就哭了。沒想到，她竟把我的灰心話告訴了班主任。

那一天放學時，孫先生（女十二中都稱為「先生」）把我叫到教研室。

「我可以——」她打開我的學生成績冊、望著「操行評語」那一欄，慢騰騰、冷傲傲地說道：「我可以——給你改成『良』。」她格外加重「可以」兩字的語氣，好像正從上面蔑視我、給我一個了不起的恩賜：「但你要知道，這是很勉強的。我讓你和家庭劃清界限，是為了你好。可你沒有進步。」她在「中」字上畫了個圈圈，還能看見裏面的字，像施捨般地在旁邊慢慢寫了個「良」字，而評語上的「不能和家庭劃清界限」改為「應和……」。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鼻子發酸，眼淚總想往外跑，祇深深覺得屈辱！

口試這一天，工藝美校的教務主任陳祥廣先生，果然問到父母的問題。不知打哪兒來的勇氣，我一橫心就說出了這句話：

「我要和他們劃清界限。」說時，眼睛發酸了，一定又紅了，不由半垂了頭；再多說半句，我一定會哭了——我已經會說違心的話了，我已經學會屈就了麼？我不知道。祇覺得又委屈、又慚愧、又難過、又屈辱。

如今考上了。望著那「歡迎你，新夥伴」的小畫片，我怎能不意外地歡蹦呼叫呢？然而，這考上卻是用違心換來的。我第一次嘗到違心的滋味兒，儘管這麼微小；但我卻明白了：如果一個人更加違心地去做，也許得到的實惠比這還多。這在我那純潔的歡樂中，是一個無法磨滅的污點，是一塊黑色的知識，這社會教給我們的知識。我也祇有在心底，暗暗地把它壓下，想忘卻它。

哥哥星期六傍晚回來時，聽了我考上中專的喜訊，興奮地對我說：「你缺什麼？我一定要送你點兒東西。」

他去王府井「工藝美術服務部」買了水彩、畫筆和速寫本，在那亞麻布面、印著奔跑的小鹿的速寫本裏，題上他的《祝辭》：

我祝你幸福；
前進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願你許血於軒轅，

但願你忠實於藝術。

我祝你幸福；
勤奮吧，
你鍛煉得精力永充足。
但願你征路中飽經風險，
但願你青春的活力把萬難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但願你開放得爭梅并菊，
但願你吸吮大自然的温柔。

揚帆、
擊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羅克 六一年八月

晚上，我躺在床上，心裏說不出的幸福、快樂，一遍又一遍地看著哥哥那勁秀、清晰的筆跡。快樂之餘，又隱隱感到悲哀——我多麼希望，也能寫一首祝賀他考上地質學院的詩啊。

八月三十一日——開學的頭一天，哥哥特意和母親一同去送我入學報到。他幫我扛著行李。學校離家很遠。汽車上，我和母親東一句、西一句地聊著，哥哥不時望著窗外沉思。我穿著母親織的淺綠色毛背心、墨綠的邊，淺豆綠色的毛料長袖襯衫（母親年輕時的），藍褲子。胸前，別著一枚蘇聯女友寄來的小兔讀書的胸針——那金光閃閃的小兔瞪著兩隻大圓眼、戴副眼鏡、翻開一本大書的樣子非常滑稽。上初中，我和哥哥一樣學的是俄文，女十二中與莫斯科的女十二中建立了友誼學校，交朋友也是按班上的座位號認定的。我的朋友叫柳達，後又經別的同學介紹了一位達姬婭娜。這小兔胸針，就是達姬婭娜送的。我們互相寄了多少畫片和小禮物啊……

「你是工藝美術學校的嗎？」一位長得挺漂亮的姑娘湊過來，問我：「新生吧？」

「是呀，你呢？」

母親和哥哥都注意地看著她。

「我也是那學校的。今年該上三年級了。」

「姑娘你叫什麼名字？」母親頗有好感地問道。

「德華。」

「你哪一個專業？」我問。

「雕塑。」

「雕塑都包括什麼？」哥哥問。

「像牙雕刻、玉器雕刻、石雕、木雕、泥塑。」

「這學校都有什麼專業？」哥哥問。

「四種專業——還有染織，設計服裝和花布圖案；金屬專業——景泰藍的造型和圖案；商標美術——所有的商標設計，簡稱金班、商班。」德華向哥哥、也向我們說道。

母親和她不停地搭訕著……

她雖漂亮，但靈氣不足、老實安分的氣質有餘。她的辮子又黑又粗又長、油亮亮的垂過了腰；她細白的面頰泛著健康的緋紅，腮幫微呈圓方，顯得有一點點笨氣。但這方圓的腮幫卻透著她的樸實、讓人放心。

開學的第一天，班主任朱玉成先生帶領全班二十六名同學（五名女生），在附近玉淵潭公園的綠色草坪上，席地圍坐，與我們第一次正式見面。晴和無風的藍天、大片茵碧的草坪。他一一念過我們的名字，然後給我們講藝術、事業、人的追求……雖然他衹比我們大十歲，但給人的印象，是多麼穩練老成、和藹可親啊！他是上海人，畢業於浙江美院雕塑系。他瘦削、精神；身材不高不矮，衣服整潔、一塵不染，戴副黑邊眼鏡，黑油油的分頭，梳理得一絲不亂。他那雙眼皮大眼睛裏，飽含著慈愛與溫和；他的聲音不急不慢，帶點南方口音、不高不低、語調誠懇又真切。他講著追求藝術的精髓——勤奮：「天才就是勤奮。一個人一定要有事業心……」他的話極深地打動了我！

第一堂課是「透視學」。老師叫我們一個個到前面講臺，看透視原理的模型。當我坐在位子上時，一位男生看完模型正走回來。他的五官，好像集中了世間所有的正

直、正派、勤奮和聰慧的總和。我從他走路時穩重的步伐、和有些拘謹的神情裏，看出他性格的敦厚與含而不露。他的家庭一定很有教養、一定的……他叫國棟。

班上很快選了班委，他被選為學習委員，我被選為文娛委員。說真的，對當「官」，我一點也沒興趣；但聽說是陳祥廣先生有所關照，并暗示我應當寫入團申請書。真沒想到，就在那幾分鐘的口試中，陳先生竟喜歡上我這小女孩，并認為我有培養前途。難道在我認為屈辱和違心之時，在他，竟認為是可造就的表徵嗎？他就不以為，我會讓他失望嗎？

不久，哥哥的處女作《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以及《評影片『劉三姐』》，在「北京晚報」和「大眾電影」上相繼問世了。儘管，有些重要的話被刪去了，尤其是評「劉三姐」的，但仍顯現出哥哥的才華與獨到的文思。他寫出自己初來農村時的體驗，寫出了「菜花老人」邵大爺對新舊生活的認識；寫出了影片「劉三姐」應予以肯定的優點，也評價了這部影片的極大不足——對所謂的「階級矛盾」過分地渲染，把百年前農民與地主、農民與農民之間的關係，寫成了類似解放前的農會運動。這是不真實的，有悖於歷史和神話傳說這樣一種題材。

儘管文章有所刪節，但對於從小就投稿、屢投屢不中的「千章侯」和「禿筆」來說，他還是太高興了！他感到自己對文學的愛好，終於被社會認可了。他手捧著報刊，在小屋裏興奮得直跳、險些撞破了低矮的紙棚。

他買了一條淺藍色的緞帶、天藍色的電光紙，把「前途文集」重新裝飾一番。他特意照了一張相，放大成四寸照片，鄭重地貼在扉頁上。

「今後，」他對我說：「凡是發表的文章，我都放在這本集子裏。」

文章的發表，使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或許，報刊事先調查「作者身份」時，因他是「農業工人」，對他不無益處吧。若他仍是「社會青年」，一定不會發表吧。

對「中南海」在「大躍進」之後的暗鬥，悶罐中生活的百姓毫不知情。健忘而又善良的百姓們，以為社會有了「進步」的扭轉——哪怕衹是一絲絲的鬆動。

我和德華成了朋友，是很自然的事。我們的宿舍面對面、各宿舍的門又常敞著，你來我往。她用我的舊毛線，為我織了雙手套。我戴回家給母親看，她便止不住地問她。

「我挺喜歡那姑娘。」母親說：「長得蠻不壞，又穩重。」她見我有些奇怪，便又道：「你哥哥，也該有個女朋友了。」

「他還早哪。」我說：「他不是才二十歲嗎？」

「不早了，認識幾年，就二十幾了。」

既然母親有這意思，我便故意地在德華面前提起哥哥——說他如何發表了文章，說他如何天資過人，說他如何勤奮好學，說他那裏生活環境如何之好——儘管僅憑全家人的想像；說他工資如何不低，又有如何如何的優點……

幾次之後，德華有些難為情地問：「他有女朋友嗎？」

「沒有，沒有！」

她半紅了臉不作聲。

我把這新發現告訴了母親——週末我回家時。

「嗯……」母親略一沉吟，便有了主意：「這麼辦——我買幾塊手絹，你就說我送給她的，看她要不要。」

母親暗中為哥哥物色女友，哥哥卻全然不知。每逢星期天、節假日，他不是看書、借書或去找要好的同學聊天，要麼就是登山、游泳。下大雪去爬長城，秋天看紅葉，夏日遊昆明湖……在大自然的懷抱裏，那柔和的風、遼闊的景，一下子便蕩滌了胸中的鬱悶，使心神豁然開朗。在山巔上，遠眺地平線，永定河像條白色的玉帶，流過小小的、盆景一般的北京城。天地間呈現出無比的魅力，他便又感到自己是天地的兒子、國家的主人；他便又鞭策自己不能消沉、應做表率、做國家的棟樑；他便又感到奮鬥之樂、不屈之美……啊，他從自然之母那裏，得到了多少動力和巨大的感受啊！

每逢遠遊，他總要做一首詩或詞來紀念當天的感想……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十六歲生日，他買了一個天藍色塑膠皮大日記本，將他一首詞，工整地抄寫在扉頁上：

游仙（登香山鬼見愁）

巨石陡，
欲把乾坤摟。
奇峰千古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來路崎嶇征路長，
哪堪回首眺望！

「看，」我自然又向德華炫耀了：「這首詞寫得多好！」

她有點羞澀地含笑不語，祇是目不轉睛地看著哥哥那清秀、勁拙的鋼筆字。

「這是他去年秋天，看香山紅葉後寫的，」我驕傲地說。

這時，我們的學校搬家了——由「北京輕工業學院」的旁邊，搬到了很遠的龍潭湖公園的附近—— 一所造價極高的新教學六層大樓。

父親勞教期滿，與其他人一樣—— 一律留場就業。在母親托了一個又一個老熟人、無數次奔波之下，父親終於被批准回家。

我和母親去北苑農場接他。在等著他簽字、父親去別的屋辦手續時，母親與身邊態度和藹的隊長聊了兩句，無意地問道：

「他們在這裏掙不掙工資？」

「掙。」隊長的態度比以前好多了，是因為父親不再屬於「犯人」了吧：「他們一月四十多塊錢工資，有的，還月月給家裏寄錢呢。」

我和母親都愣了！母親尤其一臉的意外。

「噢、噢噢……」母親茫然地望著隊長，又問：「這裏頭，有賣日用小百貨什麼的嗎？」

「有。」隊長說：「有個百貨店。每星期他們休息一天。每月買一回東西。一般日用品都有。」

「噢……」母親說不出話來。

父親進了屋，他辦齊了手續。他的眼睛神不守舍地看看這看看那，因即將被釋放，既興奮又不安。

一路上，母親話極少，似乎在被什麼困擾著。她本應顯得更為高興些。但她緊閉著嘴沉默著。她不便質問父親——為什麼你掙工資卻不告訴家裏，還每月向家裏要百貨店裏所有的東西、甚至要零花錢？你不知道家裏平均每人才十元生活費嗎？你一月四十幾元都怎麼花的？母親不問，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他在獄中勞作又太苦，祇當他都吸了煙吧。然而，這終究令人不快——不管父親那裏多麼苦，也補償不了母親的不快。

公共汽車上，父母坐著。母親衹向窗外望、不發一言。父親沉默慣了，也不願當著那麼多乘客說什麼。我扶著父親的大行李立在門邊。忽然，心生奇想：就算父親一天一盒煙，也用不了那麼多錢哪？何況對於「犯人」們，也絕對不會賣好煙捲啊。難道，父親每月給邊虹寄錢？他們還在聯絡？或是邊虹又離了婚、生活無著？我的心，沉到苦海裏去了——如果說社會上苦，我們家也是苦的；裏裏外外都是苦的……我不相信有誰像我們家這樣。可我們又誰都不講。

「崇基，」回家後，母親問他：「今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在家裏，找點兒外文資料翻譯翻譯，也不少掙。」

「我看，那不是長久之計呀。」母親說：「還是找原單位的領導好好談談。沖你的技術，說不定能恢復工作。」

「我不去。」父親坐在寫字檯邊，不停地吸著煙，現出一種誰也說服不了的執拗勁兒。

「現在找個工作不容易呀！」母親慨歎。

「翻譯稿子也一樣。」

「那有一天，沒一天，終不是牢靠的事啊。」

「我不去。」父親已現出厭煩。他一想起水利電力部的領導，就水火難容。

母親忍了忍，也就作罷了。但譯稿的工作并不容易找。哥哥托了曹澤涵的父親，找到一些日文科技資料拿回家來，也是一個月有、一個月無。家裏的生活將就維持著。

「我看，」這天母親說：「可以把德華給你哥哥介紹介紹了。」

「太早了吧？」我問。

「不算早了。可以多瞭解幾年嘛。」

「她漂亮嗎？」父親從寫字檯邊轉過頭來。

「你就知道漂亮不漂亮！」母親頂道。

「你看你媽，」父親溫和地笑笑：「一問漂不漂亮，你媽准生氣。」

「我生什麼氣？」母親一跺腳，從這個凳子上站起來、卻又坐到另一個凳子上去了。

「我哥哥能同意嗎？」我懷疑。

「他有什麼不同意？」母親胸有成竹：「人長得挺漂亮，又是中專生，再有一年畢業了，就是技術員。這樣的對象可不好找哇！再說，那天在汽車上，你哥哥一個勁兒瞅她，我早看在眼裏了。」

我實在懷疑母親的觀察。

「這事應當先問問我哥哥吧？」

「不用問。」母親蠻有把握：「一問，見了面倒不自然。你祇問問德華就行了。她若同意，下星期日你請她到咱們家來吃午飯。我做幾個菜，等我瞅個機會，讓他們倆出去走走，這事就成了。」

看母親那十拿九穩的神氣，我也祇有相信了。

星期天上午，我和德華一起進了家門。從父親的眼神中，知道他對德華還是滿意的。母親又像一九五七年以前每次迎接「洋」客人那樣，張開雙臂向前伸著、邁著碎步子、滿面春風、像要擁抱誰似的從裏屋走出來，熱情地招呼道：「噢——來啦，姑娘！來啦？就等著你哪！」

「伯父、伯母，」德華很有禮貌地道：「姥姥。」

母親忙著張羅、給她倒茶，一面寒暄著。

「我哥哥呢？」我問母親。

「我叫他買酒菜去了，一會兒就回來。」母親親切地道：「姑娘，中午在這兒吃個便飯，我做幾個菜你嘗嘗！」

「不好意思，伯母……」德華靦腆地笑道。

這時，哥哥從熟肉店「普雲樓」回來，一見德華便說：「哦，那次在汽車上遇見的，不就是你嗎？」

德華半紅了臉，拘謹地含著笑；而哥哥因渾然不知，以為德華今天來祇是為了找我，便與她隨便地聊——問她一般中專都三年畢業，為什麼你們四年畢業、為什麼不算「大專」；德華回答著……

我們三個正在閒聊，母親一定覺得該「趁熱打鐵」了，便端著正淘米的盆，從裏屋出來，笑盈盈地對哥哥和德華說道：「我看，你們倆不出去走走？一會兒回來吃飯？」

哥哥先是一愣，立即紅了臉，像抑制著無比的氣惱，咕嚕了一聲：「庸俗！」便推開屋門，朝大門口揚長而去。

不用說我們當時都呆若木鷄，更不用說母親氣得臉直泛白。單說德華吧，她尷尬萬分、立刻告辭，無論我跟在她身後怎麼解釋，她也不再理我。

傍晚時哥哥才回來，若無其事一般。他連午飯也沒吃，是否祇在書店裏看書？沒人問他。他見我們心緒不佳，便也不理我們。吃完晚飯就回公社去了。臨走時，他悄悄瞪了我一眼，憤然道：「你也幹這種事！」

「我怎麼了？」我有些心虛地嘟噥。

「我最反對介紹什麼對象。何況你們連問都沒問過我，怎麼知道我必定喜歡她？我覺得她很一般。」

哥哥前腳還未踏出大門，母親便氣得發誓：

「我今後要是再管這小子，我不是他媽！」

21. 哥哥在農村

從開學第一天就愛上的這個人，深信沒有愛錯。國棟那正直的相貌和沉穩的性格、深藏不露的感情和有教養的舉止，在同學中，真有如鳳毛麟角。淮淮比起他，顯得多麼普通、多麼一般啊——以前與淮淮兒時的戀情、通信和見面，都像是太遙遠的、不成熟的童話，遙遠得想都不去想了。

我不著急地、秘密地愛著國棟，反而和他冷淡、疏遠了。而對那些我并不十分喜歡的、接近我的同學卻很隨和。是我的怪癖？還是心理障礙？若說「怪癖」——是我不管愛誰，都從未想過肉欲之樂（何況當時，也根本不懂。就連「世界文學名著」中凡有關性的描寫，也一律被官方刪去）；若說「心理障礙」，也許有，因為學校規定學生不准談戀愛。對於極個別的、甚至是外班三年級的、全校那唯一一對、我所見過的兩個「卿卿我我」的人，我反而對他們那種形影不離深為反感——卿卿我我什麼呢？我希望國棟佩服我的心，遠遠勝過盼他喜歡我。我深知，他是不會喜歡一個他不佩服的人的，正像我一樣。而這佩服，唯有勤奮、唯有在學習上取得優秀。

反修防修，中國和蘇聯有了分歧；學校做報告，一次又一次。我和蘇聯女友的來往信件被中斷，別人也一樣。大報上天天是頭版的大黑體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人們又一次地渾身緊張、變得更加緘默和麻木了——不知這陣勢又意味著什麼，為什麼剛剛有的一點鬆緩又繃緊了弓弦？

一九六二年七月，哥哥和兩位要好的農工——葉式生和王大績，好不容易取得了公社的同意，去報考師大中文系。葉、王二人，在高中時，也是門門優秀的高材生，卻祇因「出身」，被分配在農村當農工。三個人，仍是做夢都想著上大學。

這年暑假，哥哥在等著考試結果時，一個星期日的早上，他對我說：「你離開學還早呢，最近我們菜園忙不過來，招家屬臨時工，一天一塊錢。你在家待著也沒事，不如去幹個十天半月，還能掙十幾塊呢，買點書也是好的。再說，你瞭解一下農村生活，對你也沒壞處。」又說：「工餘，還可以畫畫水彩風景畫兒。」

「好吧。」我欣然同意了。

上午，哥哥讓我和他一同去首都圖書館選書借書。為了農工們有書讀，哥哥想方設法辦了一個集體借書證，每次可借閱二十本、為期一個月。他自動擔負起還書借書的任務。下午，我幫他拿著沉甸甸的書，輪流扛著我的行李，一同上路了。

大書包裏，還有他給當地社員代買的茶葉、鞋子等物品。他回回認真地完成社員託付他的採辦任務，買回來的東西交代得一清二楚、錢財上不差分毫。

「伊拉克兒來了！」人們一見他拎著大包小包地進了屋，都高興地圍攏來——青年男女們瓜分書籍，社員們來取自己的東西。

當時伊拉克蜜棗正銷售全國，這婦孺皆知的蜜棗之國，和哥哥名字的諧音，巧妙地成了人們對他的「愛稱」。

「這是我妹妹，」他介紹道：「來打短工的。就住在你們女生宿舍吧。」

「沒問題！」一位女農工，便帶我去鋪床被，與哥哥的集體宿舍緊鄰。這屋也有八個床位。

哥哥那屋的八個人，除了葉、王二高中畢業生之外，還有兩位老農工、兩位原市委黨校的「右派」教師、一位因「錯」下放的中學教員。

明早才正式出工。將被褥鋪好，知道了在哪兒打自來水，便去閑看週圍的環境。

這就是母親日夜想念的「田園」生活？當我站在宿舍門前、睜眼環視這一切時，才知哥哥近兩年的生活狀況！

沒有院子。夏天，男、女宿舍的門大開，男女農民、農工、孩子們你來我往地在門前穿行，像是走馬燈；人人一瞥那屋裏，便能看清一切。離宿舍門不到三、四米之處，是兩個極大極大的水泥池子，池子裏全是滿滿的稀糞湯，臭氣熏天，別說惡臭氣灌滿了男、女宿舍，且飄遙方圓幾里地、升入雲天。後來才知黃瓜沒有稀糞

湯根本長不好。蒼蠅團團亂飛、直蹭眼皮、猖狂得不可一世；宿舍的晾衣繩、燈繩上、電線上，蒼蠅麻密密地歇息著，像條粗實實的黑棒槌—— 一打，「轟」地飛散、又「轟」地聚在一起，向你顯示它們的團結和強大無比，人人衹有投降的份兒。兩大稀糞池近邊，又有一日日夜夜、分秒不停的抽水機或是什麼機，電泵的「隆隆隆」、「隆隆隆」即使在夜裏，也沒有一秒鐘的喘息，你若不把它當成催眠曲，那整夜你就睜著眼睛吧。每一秒，鼻子裏聞的、耳朵裏聽的、眼睛裏看的，便是這「三絕」！

這就是母親近兩年天天幻想的、我們也與她一同信以為真的「美麗清馨的田園」勝景！哥哥卻對此從來不講、半個字也不講！

去打晚飯。正如哥哥早在第一封信上寫的「菜給得很多。主食是大米飯、饅頭」，其實也有玉米麵窩頭。菜是不少，一人一大勺，用小盆兒接著；但是淡而無味，如同白水煮的僅放了點鹽巴而已。哥哥和農工們吃得那麼香。

晚上睡前，人人撂下了蚊帳，唯我沒有。整整一夜直到清晨，我被幾百個蚊子叮著、一直鑽到頭髮裏。天氣又悶又熱，我衹好將薄被從頭到腳罩住，仍是不行；蚊子又大又凶，隔著薄被仍叮，而我全身汗水早已濕透。悶得出不來氣兒，剛一露臉想喘息，鼻尖、眼皮、嘴唇、下巴上，早被十幾隻大蚊子咬了幾口！我衹好趕緊敗陣、在蒙得密嚴嚴的被子裏面，聽著蚊子們的「嗡嗡」凱歌，一心衹想讓被子把自己悶個半死、好昏昏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便被人叫醒：「該起了。」聽見她們說：「這兒，沒蚊帳可是不行啊。」

人人一個小單人木板床、每人一個小單人蚊帳。就算一位女農工好意而又勉強地說：「要不，今晚和我一塊兒睡？」我也不能答應——因為衹要皮膚挨著蚊帳，兩人都會挨咬、都睡不好！

早上動作快捷地洗臉、刷牙、吃早飯，沒工夫講話。馬上要到點準時上工。

我在家屬隊幹活，哥哥在壯勞力組。這天，他那組也和我們在一塊地裏勞動。家屬們一邊蹲著間菜苗兒一邊蹲步向前挪，嘴上又說又笑、手腳卻飛快！我使勁趕，才勉強撵上她們。令我吃驚的是：我從未見過體力勞動的哥哥、一直以為是文弱的哥哥，幹得竟不算慢！他蹲在菜地裏，背有些駝、眼鏡片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兩手機械、飛快地動作著——不是熟練自如，而是不屈不撓！他那文弱的體態、他

那不甘落後的動作、他那全力以赴的、不自量力的付出，是怎樣深地打動了我！我衹是由衷地欽佩他、憐愛他，卻沒想過他何以這樣頑強……

好不容易盼到歇息，大嫂們鼓勵我說：

「行，幹兩天就好啦。你哥哥乍一來，還不頂你呢。」

我勉強一笑，相信她們的話。這兩年，哥哥是怎麼過來的啊？當他用每月的工資、用那些奶油、填鴨讓我們感到無比高興時，誰能想到他的錢是這樣掙出來的呢？！

「羅錦，幹得下來嗎？」哥哥從那邊走過來。

「幹得下來，」我儘量裝得自然。

「喂！伊拉克兒！」一位三十多歲的男社員從那頭走來，老遠就嚷：「昨兒個，那工分兒你咋給我記的呀？」

這時我才知道哥哥原來是記工員。

「怎麼了？」哥哥瞅了他一眼，坐在田埂上。

「我明明幹了一天兒，你咋給我記了半天兒？」

「下午那半天你哪兒去了？」哥哥望著菜地微微一笑。

「你說我哪兒去了？」他一歪頭、一眯眼，梗著脖子、蠻有理。

「還是你說吧。」

「我說就我說，不信你問問——」

「甭問了。」哥哥心平氣和地打斷：「下午那半天兒，你大兒子來找你，你回去一會兒，回來打個照面兒又溜了，你當我不知道呢！」

幾個社員笑了。直到這時，哥哥才輕鬆而銳利地盯了他一眼。

那人圓睜的小眼睛和哥哥的目光對視了兩三秒鐘，似乎還想要賴、卻又撲哧樂了，無奈地笑嚷道：「好你個伊拉克兒！我算服了你！也難說，你小子比別人多倆眼睛！」說罷，拾起一塊土疙瘩隨便一扔，悻悻地去了。

「這賴瓜！」一個社員不滿地笑道：「記工員這差事不好當，就是愛得罪人。」

「因為有空子可鑽，有人才敢賴。」哥哥說：「如果都一絲不苟、沒空子可鑽，就沒人敢賴了。」

「聽我們當家的說，」一位大嫂納著孩子的布鞋底兒：「那次上館子吃飯，有伊拉克兒在旁邊兒，誰也不敢往兜裏裝瓷勺、小盤兒什麼的。誰知他身上怎麼有股神光兒？」

說得連哥哥也笑了。

當天中午，哥哥帶我去賣蚊帳的小店，想為我買掛蚊帳，一問，竟是十五元！

「哥哥，別買了，我都不知能不能掙出十五元呢。再說咱家又不用，拿回家也是壓箱子底兒。」

哥哥猶豫著，我說我能堅持。他說：

「回去，我把我那蚊帳給你。」

「那怎麼行！」

中午歇息時，他摘下自己的蚊帳，硬要塞給我，我就是不要、偏送了回去；他又偏送過來。同宿舍的一位大姐過意不去，讓我和她一個蚊帳，哥哥一見此，才不再堅持了。然而，床不寬、天又熱，身子一挨蚊帳，不但咬我、也咬她。心裏真過意不去。也不敢告訴哥哥。幹了四天，手心打了血泡，一握農具生疼，腰疼腿也酸，真不想幹了。

好像什麼也瞞不過他，似乎他早已看出我的心緒。一開始，他鼓勵我：「還有人想跟你交朋友呢。」

他見我一點兒也不感興趣，又說：「畫呀，你不是帶著水彩和紙嗎？這兒的風景多美！要是我，早利用中午時間畫它一張了。」

「嗯。」

「手疼嗎？腰酸？不要緊，過兩天就好了。這不比在學校下鄉勞動。你們家屬隊的活兒算最輕的了。我們用鍬翻菜畦，不比你們累？可我也幹過來了。她們還誇你能幹呢，堅持堅持就好了。」

我不能再提蚊子，否則他非給我蚊帳不可。而他勞累了一天，晚上仍讀書至深夜，怎能讓他睡不好？第五天，我勉強又幹了半天。中午收工時，我向宿舍走去。鑽過一片玉米地，祇見哥哥扛著鐵鍬，正從一塊地裏出來，一見我，便從破舊的制服口袋裏，掏出個桃子：

「你嘗嘗，甜極了。我們這兒的特產——水蜜桃。剛才一個社員給我的。我剛咬了一口就想起你。你要是嫌髒，用水洗洗再吃。」

本來我想用水洗洗，一聽這話，反倒不嫌髒了，就吃了起來，我們倆向宿舍走去，我沒話，他也沒話；好像他早知道我要說什麼。

「哥哥，」我終於鼓起勇氣：「我想回家了。」

「你真決定走？」

「嗯……我還想多練練畫呢。」

這話根本不值一駁。然而哥哥卻不說什麼，也不挽留，反倒增添了我的慚愧。

「好吧。你打算什麼時候走？」

「今天吧。」

「晚上我送你去車站。九點鐘奶牛場有送奶的卡車直達東單。搭車還能省幾毛錢、又快。下午你就待半天兒吧。我還是希望你再堅持幾天。」

我心裏七上八下，覺得太對不住哥哥的關切，可又不能擺脫怕咬怕累的想法，心裏真不是滋味兒。午飯後、歇完午覺，人們又去上工了，我坐在哥哥的單人木板床邊，看到他枕邊放著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的兩本哲學著作，還有一本康德的，我記得以前在他的小屋裏，也見過這三位大師的其他著作。

書底下，是他的讀書筆記，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在摘錄旁注著各式各樣的批語：「哈，抓住小辮子了！」、「可笑！」、「深刻！」、「妙」、「諷刺」、「注意……」等等。不少是反問作者的話，就像是他相當熟悉的一位朋友、常被他問得瞠目結舌。床頭一凳可稱為小「桌」的，除了幾本書之外，還有一本俄文版的小說《阿霞》，是哥哥自己買的，扉頁上寫著：「沒用字典讀完此書，足可紀念也。」「小桌」上方的牆壁上，用摁釘按著一小白紙，寫著本月的讀書計劃。勞碌了一天的哥哥，從不午睡，在糞臭、馬達、蒼蠅、蚊子的伴奏中，晚上紮住褲腳、抹上清涼油，與同宿舍的、也極愛讀書的書友們，一起比賽「看誰關燈最晚」，一夜又一夜地靜心讀書，繼續著他的天天與偉人、與智者的內心交流……

我愣愣地呆著——坐在他的床沿上、望著這蒼蠅的世界、這擁擠不堪的宿舍、聞著臭糞味、聽著嘎嗒嗒的馬達聲……這是人的日子嗎？我問自己？人，就應當這樣生活嗎？我既被他的毅力所感動，又不明白——他們，就應該這樣生活？

幾年之後，我因「日記」問題進了監獄、也去過另一種監獄「良鄉收容所」和「清河農場」，那三種監獄，都比哥哥這宿舍好得多！——起碼沒有分分秒秒、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惡糞味、馬達聲和蒼蠅、蚊子的猖狂！

當時我坐在那床沿上發愣，還并不瞭解後來葉式生寫的有關哥哥的回憶文章——他、王大績與哥哥，在農村的所有的政治壓力、不公平的對待、被扣上「反黨小集團」及考上了大學，卻被公社黨委會壓住不准去的種種遭遇。哥哥一個字也不講。

……天還不太黑，騎著自行車的哥哥用車座馱著我，在水渠那狹窄的土埂上行駛。中間早已被行人踩成微凹的、光溜溜的羊腸小徑。

宿舍漸漸被甩在身後，與昏暗的夜色融成一片了。水溝邊黑黝黝的高大楊樹嘩嘩作響，似乎在催促著黎明的到來。樹影傾瀉在流動的渠水上，映著月光，抖抖地閃動著。沁人肺腑的田野香氣撲鼻而來，倍覺爽快。深沉、寂靜、蘊藏著無窮生命的田野啊！

星星像一盞盞燈掛在天上，正靜靜地望著我和哥哥呢。他的前輪有時微微一歪、我就一驚，生怕我們倆都掉到溝裏去。我右手緊緊握住車座。哦，他那微駝的卻有力的後背，那散發著親切氣息的破舊衣服，那每一條衣褶、每一根布絲都浸透著多少苦辣酸甜啊！我左手不由輕輕捏住他後襟的衣角，生怕失去他。……我們平安地駛過一段路、又步行著穿過一片草地。夜霧打濕了草梢，我們的褲腿都濕了。一路上，連個人影也沒有，靜極了。祇有蒼黑的田野和銀色的月光，祇有我們趟著青草的刷刷聲和蟋蟀動聽的鳴唱……我問他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他給我講著……路過一片葡萄園時，他告訴我社員偷葡萄的巧妙方法——如何把守夜人引到另一邊去……

到了奶牛場，有幾個搭車回家的女青年，嘰嘰嘎嘎地和哥哥笑著打招呼，也都親切地稱呼他「伊拉克兒」。

有如瘋牛般疾馳的卡車，在深夜裏，那冷風之強，讓坐在沒有車篷的車上的我，凍得上下牙打戰、凍得穿透骨髓！這才明白她們為何趕緊占住了車座的後壁、三個人緊緊偎坐在一起。猶如飛向地獄一般，祇感到時間太長、太長；這才知道哥哥為了節省幾毛錢，受過多大的罪！車到了東單菜市場，都得下車了，我凍得連車都下不來了。也才明白哥哥為什麼說，行李由他回家時帶回來的道理。

……到家，已深夜了。推門進屋，祇見月光下，母親、父親、姥姥、弟弟們已經睡了。我沒開燈，不願他們見到我這逃兵的面容。

「回來了？」母親頭也沒抬，轉臉看著我。

「嗯……」

「哼！就知道你沒長性！」母親翻了個身。

「洗洗吧，壺裏有熱水。」姥姥輕聲說。

不再挨蚊子咬了。幾天沒睡個好覺。又聞到家裏熟悉的氣息。

「和他哥哥沒法兒比。」母親對父親說。

次日，我多想對父母、姥姥、弟弟詳述那裏的一切——那非人的生活環境。似乎沒人想聽、沒人想問。聽了又怎樣？讓哥哥趕緊回來？哥哥自己并沒說要回來。

說了，衹會增加他們的不安；說了，他們也想像不出來——認為我在誇大其詞、編著蒼蠅與蚊子的童話——誰見過那陣勢呢？而哥哥的工資，對家裏又多麼重要呢！就讓家裏人，繼續想像那田園詩一般的童話吧。

閑著沒事，我無所事事地走進了他的小屋，門一關，靜靜地坐在小木桌邊。

小屋，在昏暗的光線下，仍散發著哥哥特有的氣息——他的床被、他的文具、他寫的條幅、他的書，他的讀書筆記……

從他不再「欺負」我們時起，從他日夜苦讀時起，從他越來越像我們的表率時起，我就漸漸地佩服他、以有這樣一個哥哥為傲。然而，多麼奇怪，我越佩服他、越是為他擔心、越是預感到他不會有好結果。現實告訴我：越是傑出的人，越會倒楣、越會更早地走向滅亡。或許，母親早有這預感，所以才和姜叔叔勸過他少讀些書、少思考些為佳？然而，誰能拉住他呢？現實越是黑暗苦悶、他越要在書籍和思考的海洋裏游泳、探求；我們也就眼睜睜地看著他走向死亡……

然而哥哥就算知道，他也義無反顧——因為他已達到了那個水平。我們，衹有仰望。

22. 香山之夜

哥哥：

當暑假中你載着我在田野上行駛時，我心裏就駡着自己是逃兵。可是我又沒有勇氣承認。直到今天，想起我如何怕苦怕累，心裏總不安。前幾天我讀了一本美國小説《小婦人》，裏面的喬多麽像我啊！我真喜歡她男孩子般的性格，可是不如她有勇氣。後來，她嫁了一個白發蒼蒼的窮教授，這結局似乎令人奇怪。可是又很能説明她的性格。我還看了一本杰克 · 倫敦的《熱愛生命》，我真喜歡……

羅錦：

你的信我看了兩遍，并把它珍貴地保存起來。我真高興你能寫出你的讀書感想。可是，光是喜歡還不够，那樣就成了消遣。人的面前有兩類知識：一類是業務知識，一類是人的知識。這兩類知識，我們都要認真地學習。《熱愛生命》這篇小説，它道出了强者的力量、道出了生命的價值。《小婦人》我也看過，文筆細膩逼真。我也喜歡喬的性格。應當學習的，是作者描述人物的語言和方法。你是搞藝術的，建議你多涉

獵世界文學名著，以此開拓自己的藝術眼界。我幫你訂一個讀書目録：1、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2、托爾斯泰的《戰争與和平》；3、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4、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5、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6、雨果的《悲慘世界》……

他列出幾十本世界文學名著，我都從未看過。我望著他那清秀、勁拙的筆跡，在我的心裏，他更加高大了起來——他不僅是哥哥，還是良師益友！

我去「首都圖書館」借書，也在學校附近的「崇文區圖書館」借書，一本接一本地讀下去——俄國的、法國的、美國的、西班牙的、英國的……也有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儒林外史》……除了畫畫、外出速寫、復習幾門文化課之外，我利用所有的課餘時間閱讀這些中外名著，每一本書，都給我打開了一個世界。我愛那些有個性的人物；愛那些田園風光；愛那書裏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氣氛；愛作者筆下的真實——這正是它們之所以成為名著的原因。作家們給了我一個新的靈魂、新的精神——使我知道還有與我們全然不同的生活，還有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我更相信那才是真實的生活和世界、是人們應該有的——哪怕描寫的是最底層的窮人、罪犯、流浪漢，但他們是真實的；衹有真實，才是文學的一切、生活的一切、人追求的一切。

越讀、也越苦悶：為什麼，在我們的週圍，到處是假、大、空？為什麼？好人全沒好報應？為什麼，人生下來是不平等的？為什麼越假越壞的人，升得越快、越受重視？為什麼……太多的「為什麼」了。

那時我衹有十六歲、又住校；讀書之上癮——在顛簸的、擁擠不堪的公共汽車裏，也讀，不願放過每一分、每一秒；更加上癮時，連週六、日，家也不想回；吃著學校食堂的饅頭、就著白開水，從早看到晚；不停地在日記裏抄下我最喜歡的描寫和句子。十六歲，伴著這些書，我正在形成著自己的個性。哥哥和父母并不知道。

當時，正大力提倡「先紅後專」。文藝界，不能寫「中間人物」，什麼事都要「合二而一」—— 一元論代替了唯物辯證法。雕塑上，一律是「前腿弓、後腿蹬、一個勁兒向前沖」；宣揚著「收租院」的「階級鬥爭」式的泥塑群像；《林海雪原》及《青春之歌》，衹因其中有一丁點人情味，連這種把人物高大化了的作品，都說成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學校裏必須搞「軍訓」——早晨六點起床操練，跑步、走正步、方步、刺殺；學校一次又一次在大階梯教室裏，為全校學生做「反修防修」、「階級鬥爭」、「先紅後專」的冗長的報告……

晚上九點必須熄燈，把全校同學鎖在宿舍樓裏（下二層住男生、上一層住女生），任何人不得去教學樓用功。

一年級時教務主任陳祥廣先生的提拔，見我不寫入團申請書實令他失望，自己又根本不想當官，所以第二學期的「文娛委員」便由別人去做了。國棟也是「不爭氣」，祇愛當「旁觀者」，故「學習委員」也由別人去當了。

一次我偶爾對一女生王瑪梨說了「佩服約翰•克利斯朵夫」，她正想入團，立即彙報給了團支部，也不用與朱玉成先生打招呼，那積極進步的老師便寫在全校的黑板報上，對我不指名地批判——「有的人不要求進步，祇想個人奮鬥，竟然佩服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資產階段思想！……」

我再也不敢對任何同學講話了，祇在日記裏寫道：「個人奮鬥有什麼不好？個人不奮鬥，難道要別人為他奮鬥？」

日記，成了我唯一能傾訴的人。我買了一把鎖、安在課桌的抽屜上，為了日記本的安全。

同學們說我變了，變得不愛講話、孤僻、不愛打扮了。

一位高幹的女兒想入團，祇要她在課間操時不去下樓做體操、人們蜂擁上樓時，她偏偏在那兒用墩布擦水磨石的樓道（一直有清潔女工、每天都擦），做上這麼幾回，一入團，也就不再擦了。

一位學習太差、祇愛練氣功的男生，在班會上帶來一件他爸爸的老破棉襖，聲淚俱下地回憶他爸爸所受過的「階級苦」，這位出身「城市貧民」、像二流子似的學生，很快便入了團。

外班一位漂亮的女生，專門在人人能看見的地方，用大長膠皮管子澆花，她便入了党——全校唯一的學生女黨員，另一位是男生——學生會主席。她的美麗容貌、出身「城市貧民」、澆花、聽話、靠近校領導，這就夠了，哪怕她學習成績一般、也從未有特殊的才能。

儘管我一直愛著國棟，但隨著我的不合群、總是用每一分鐘餘閒去看小說，對許多同學都疏遠了。再說，他對我十分謹慎、好像總在冷眼旁觀，而我也就犯不上表示出一絲一毫。戀愛是什麼滋味兒？是收到淮淮信時，那久遠的心情？又為什麼想不起他？我以為自己仍不知什麼是真正的戀愛——何況學校公開地禁止呢！我祇以自己的愛好去幻想——努力、勤奮、做一個讓他佩服的人！

但少男少女們，正一天天地走向成人，學校的禁止，不過是使「戀愛」不能公開罷了。

學生們認為那是一種神秘的、甜蜜的感情，誰能禁止得了？兩年前自己曾對高年級外班的那一對、卿卿我我之反感，如今，自己倒幻想著，若能與國棟那樣卿卿我我，可該多美！

入學以來，有誰愛過我嗎？

二年級第一學期，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他說他剛剛於這學校畢業，他對我的印象怎樣好、怎麼看上了我……我氣得簡直要哭了，這封信對我活活是個侮辱、原來他在悄悄尋找著自己的對象，我竟全然不知！我才二年級，就像被他看上該有多麼榮幸似的！我氣得連他的名字也沒記住，就把那信撕了個粉碎、扔進了垃圾箱。二年級的寒假，我和外班的幾個男生，組成一個小畫隊，每天去農村，畫農民和風景，忘了吃、忘了喝，一畫就是一天。比我高一級的曹文一天興奮地對我說：「但願我們今後，永遠做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藝術上共同奮進。」

「當然！」

「好，那麼拉鉤兒，」他伸出右手粗壯的食指：「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我毫不猶豫地伸出食指讓他勾了幾下。

直到有一天他悶悶不樂、完全一副失戀的樣子，有人說他是為了我，我才恍悟那天的「志同道合」竟是愛情的誓言——多誤解啊！

還有別人。無論他們以什麼方式愛我，但比起國棟，我都無法愛他們。我和國棟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有的是，卻一次也沒利用過。

一個夏日的中午，同學們都在呼呼睡午覺，我獨自在教室裏看小說。忽然國棟開門進來了，我頭也不抬、心跳著、繼續地看。他在自己的座位上愣了片刻，又起身走了。我仍在盯著書，心裏卻充滿了遺憾。為什麼他連一句：「你在看什麼？」都不問呢？而他來教室，是否也是為了看課外書呢？他又為什麼走了呢？是因為我的「白專」、受過批判、他怕和我接近？怕沾嫌疑？他也太謹慎了。卻又怪誰呢？我不是以前的我了——那個可愛的「一年級學生」不見了。誰能理解我呢？

他不表示，我也不表示。但我相信，他從開學第一天就愛我、正像我一樣。祇是他太謹慎、太冷靜、太旁觀，我的任性和「怪僻」使他無法接近我。那就讓我們沉住氣，在學習、事業上比賽吧，祇有那種愛才是令人神往的！

一、二年級的「基礎課」過去之後，三年級開始分專業。全班共分四組——景泰藍、象牙及玉器雕刻、宮燈和兒童玩具。我被分在「兒童玩具設計」一組。設計內容包括木制、鐵制（有機芯）玩具的造型及結構。

我多希望和國棟分在一個組！可我們沒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與他一組、又是他好朋友的黎凡，追我追得厲害，但因他是國棟的好友、又住同一宿舍，似乎沾著國棟的氣息，便被動地接受了他。我不喜歡他的長相、不喜歡他的嘩眾取寵。即使在和他散步、一起談論的每一分鐘，我都在想：「要是國棟，可該多好！」

沒有真正的知已、沒有愛；自己的愛心對方不知道，現實又如此地令人苦悶；為此，我常常鬱鬱寡歡，祇有向大自然尋求慰藉。

一下課，除了背上畫夾、要麼拿一本書，在學校對面的「龍潭湖植物園」裏，一待就待到太陽落山。畫完一張畫、或看完幾十頁書，我會坐在沒有人的叢林裏、湖邊或草地上，細心地觀察每一片樹葉，傾心地體會每一絲微風，觀察晚霞的出現、濃雲的聚合、湖水的漣漪，領會大自然給我的無言的愛語⋯⋯那碧藍的天空，比我的心要純淨得多，還有什麼想不開的呢！它是一位最寬厚、慈愛的朋友，時刻都會開導我。祇消我抬頭望去，便能聽到那動聽的、理解的、心胸博愛的話語。我把國棟完全融化在了大自然中。我想向他傾訴，靠著發出青氣的樹幹，或踏著茸軟的芳草漫步，用不著一句語言，感到此刻不知在何處的國棟，一定會聽到我的心聲。儘管每天能看見他，但他給我的實際感受，遠不如我在大自然中，對他的幻想來得甜蜜。這是不正常、不情願的，可有什麼辦法呢？我多希望他能摟抱我、撫愛我、好好地親吻我呀！

一個濕漉漉的雨後的傍晚，夕陽早已沉落地平線。我背著畫夾、黎凡挾著一小卷舊毛毯，愉快地走向櫻桃溝花園。在這遠離城市的山鄉、通往臥佛寺的長長的馬路上，回城的遊人都已絕跡，而我這十八歲的瘦挑的女孩子，卻哼著歌，在黎凡面前，雀躍著向前走去⋯⋯動人的傍晚啊！潑墨似的雨雲低垂著，雲邊發出奇妙的、洇淡的金光；那湧動的雲，正熱情地向我低聲呼喚⋯⋯國棟，要是你，該多好啊。

暗青色的天宇下，散發著濃濃的山野氣息，那醉人的氣息正沐浴著我，仿佛吹去我身上的每一粒灰塵。我跳蹦著，走幾步、便回身看看黎凡。他老趕不上我，祇沖我傻笑著。我們穿過滿是水珠的草地和莊稼，攀上山，尋找一處安身落腳的地方。就在那兒，樹叢中橫臥著一大塊平平的「石床」，上面是伸出的「石頂」。

「就在這兒！」我倆幾乎同時高興地嚷。

兩塊奇石正在半山腰處。我們把毛毯鋪開，舒服地一躺，每人枕著自己的胳膊。他摟著我、吻我的面頰、唇，要做出我既想又怕的事……

「會懷孕嗎？」我簡直要嚇哭了。

「不會不會，我還沒碰著你嘛。」

「我要真懷孕呢？」

「不會嘛。」

「那我衹好去死了。」

「你什麼也不懂！」他有些生氣地說：「還沒碰著你，怎麼會懷孕呢？」

他沒碰著我，可我仍在擔心，心裏像團亂麻，後悔和他出來。他不是國棟，永遠不能代替他。要是國棟呢？我喜歡這樣子嗎？我幻想的是沒有這一幕。我幻想的是摟抱著、吻吻臉頰、頭髮、脖子，然後靜聽山野的音樂。否則我們幹嘛出來、幹嘛要在這兒過夜呢？若他衹為這一幕，我是根本不會來的！他那液體讓我覺得骯髒，他讓我扒內衣的吩咐，像是音樂中的大噪音、那動作像是動物。「既想又怕」——我想要的，絕不是這個。一輩子也不想要這個。我幻想中的許多溫情都沒有，而這個倒先來了。

他睡著了。許久許久，我才稍許平靜下來。我希望大自然、純淨的黑夜，抹去我心靈上的髒污。寂靜的、濃鬱的深夜，繁星滿天。每一顆星，都那麼清晰、誘人。三面是環抱的蒼林，眼前是寬闊的視野。草蟲唧唧、泉水撞石，宇宙的神秘莫測，正壯麗、莊嚴地呈現著……泉石的不朽樂章，草蟲的沙沙鳴唱，夜氣的輕輕吹拂……假如有一天，我沒有了創造力，無論過去的事業多麼輝煌，也希望能在走動之時，來到這裏，躺在乾淨的石上，吃一瓶安眠藥，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安然地睡去……令人神往的終止啊……

23. 跳窗看書

即使我愛著國棟，但比起哥哥，一百個國棟也敵不過哥哥一個人的吸引力。這吸引力當然不是愛情，而是妹妹對兄長的敬重與欽佩。這力量是無形的，使人感到

那樣牢靠、親切和安穩。我愛父親、母親，尊重他們、尤其欽佩母親承擔全家人生活的艱辛，可仍比不了我對哥哥的感情——他是我的良師、在引導我的那種感情。

全家并不知道我在學校裏是這個樣子。若哥哥知道，他一定不贊成我正走向極端。然而，從十六歲到十八歲，我還什麼都沒有成熟，卻在憤世嫉俗中形成著自己的個性。

一個炎夏的中午，同學們又在宿舍樓裏呼呼大睡了——午休長達兩個半小時。我坐在教學樓外、人跡不到的陰涼裏看書。比我高一班的男生紀寶珠正巧從這兒走過，好奇地站住了。

「你看什麼書呢？」他是「色盲」，繪畫天分卻極高、學校不得不破天荒錄取。由於他的素描、水粉、水彩、速寫、寫生，畫得比不是色盲的我們還好一千倍、甚至勝過每一位教師，神奇得有如童話。他的習作全作為全校範畫，終年在樓道裏展出、令人人觀摩。而他人又老實巴交、出身「城市貧民」卻又不爭取入團、不愛參加政治學習、同樣被列為「白專」。

我向他展示了一下封面：「『盧貢家族的家運』。」

「聽說，你老愛看外國小說？」

「我愛看有個性的。」我不再理他，頭也不抬地又看下去。

我心裏說：不看行嗎？越看，才越知我們都快變成機器人了。

軍訓式的作息制度，使我無法遵守。九點鐘必須睡覺，拿什麼時間看書呢？於是熄燈後，我便帶著書和凳子到盥洗室去看。值日生請來了值班老師，沒收了那本《簡•愛》。於是一個星期天，我便從家裏拿來了一盞檯燈、一大塊舊被單，把我的下鋪圍了起來，以擋住那十五瓦的光線。我不看到十二點半或一點絕不睡覺。但很快被同學彙報了，說我違反作息制度。

朱先生溫和又不失嚴肅地找我談話。

「校長做防修反修報告，你卻在底下看小說，又天天不按時睡覺，這怎麼成？」

「一來就階級鬥爭，聽煩了。」

「煩？這是必須的教育嘛。哪兒有那麼自由散漫的？你太特殊了！」

「講不出道理、舉不出令人信服的例子，全是政治口號。為什麼老是鬥、鬥、鬥呢？鬥來鬥去又鬥誰呢？」

「這樣下去，你是很危險的！」他不答覆我的問題。我看得出，他真的是在為我擔心：「學校規定的作息制度，怎麼能不遵守呢？」

「看書是為了多有知識。」我真想說：我永遠忘不了開學第一天，您是怎樣教導我們的。正是因為愛戴您、照您的話做，才去努力呀，才不想浪費光陰啊。

「可是必須要遵守紀律呀！」

我一點也不恨他，一點也不反感——我太愛戴他、尊敬他；也瞭解他的地位，必須對我開導。早先聽說過，有的高中、大學裏出現過「反動學生」，甚至有的學生自殺。我也是「反動學生」嗎？我不承認，我并不反動啊。我衹是想奮發向上、讀我從未讀過的書啊、何況是好書呢？不好，為什麼又可以公開借閱？

可我又不能不看書、不想浪費生命。有一天，我終於觀察出了有利的「地形」——從我們三樓的另一邊、很少有人走的小樓梯、下到一樓，從大盥洗室的窗子跳出去——因為三層樓的盥洗室窗子，造得都一樣——窗子一排六個，窗子大又好開、距地面又矮。哈，行了！衹消每天晚上裝睡，半小時後，其他五個女生都睡著了；悄悄穿衣，提著鞋、夾本書，像是要去女廁所——小樓梯恰在女廁所近邊；下樓，先探頭看；一樓樓道裏靜悄悄、無一人走動，急忙竄進盥洗室；窗子總開著，一躍，就跳了出去！真美！滿天的星斗，愉快地向我眨著眼睛；清涼的夜色，歡迎我這用功的學生；全校學生都在呼呼大睡、被我甩在身後；讓他們睡去吧，越睡越傻！

24. 離職回城

六三年夏天，全校一年一次地二週下鄉勞動，恰巧在「紅星人民公社」舊宮大隊，我去找哥哥。

那時，他嫌宿舍太吵太雜，租了老鄉院裏一間小西屋，葉式生也租了一間東屋，與哥哥南北對鄰。

這間黃土胚蓋成的小屋，呈四方形、房頂低矮；四壁是黃褐色的泥牆。一鋪後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積。前窗下，有一小張一搖就晃的破木桌、一把破凳子。桌子上是幾本書、羅文做的那個土檯燈，案頭壁上，貼著一張紙：

講話請勿超過十分鐘

一定是哥哥不想和別人老是聊天，不得不貼這個條子吧。時間，就是他的生命啊。

他還在自修俄語、又添了日語——有爸爸做好老師，每週可以回家問他。

我無言地張望，心裏祇是更敬佩他。現在，他終於有了一個安靜的住所，總算從「三絕」中解了放了，可以舒服地看書了。

「這租金每月多少呢？」我問。

「五塊。」他說：「桌子、凳子、炕席，都是房東大媽借的。下工回來，她給燒壺開水。」

他為了省這五元，堅持了多久啊。他完全可以早一點租間屋子的。屋子裏有潮氣，因地面就是黃土、無磚。正值盛夏，也并不知冬天連個火爐也沒有。更不知道他在農村中真實的狀況——後來葉式生回憶文章寫的：王大績與一有夫之婦相好，加之對前途消沉之至、心情灰澀苦悶、牢騷滿腹、與婦人事被人告發，大隊書記找他談話、要他檢查自己言行，他便胡亂交代一氣，說受了「別人」的「壞影響」，按照公社黨委的定調，承認了與哥哥和葉「搞反革命小集團」……哥哥決定離職回城。他決定進工廠從學徒工做起、當工人，再也不回來了。

由於哥哥對任何「苦」事不講，全家都不甚瞭解，而母親又是個不擅於聽別人「細訴衷腸」的人，對於從不報「憂」的哥哥，突然想辭職回城，母親的田園美夢一下被打斷，又一下少了哥哥的工資，所以母親便反對：「我看，你那兒雖是農村，生活水平可不低呀！雖然才三十幾塊工資，可頂城裏四、五十塊——東西便宜、吃得也不錯、開銷又小、離城又近。將來在那兒成個家，也不錯呀。偏要回城，有什麼意思？你都快二十二了，還當學徒工？一個月才拿十六塊錢？三年以後才是一級工，也不如你現在的工資呀！」

哥哥忍著、皺皺眉、便走進他的小屋。他從不和母親頂嘴——哪怕再反感。兒時與母親的頂嘴，是他唯一的一次。他一旦下決心，誰也改變不了。他先以在家看病為名——「神經衰弱」——「晚上睡不好覺」。醫生開了病假，一週又一週，他再也不去農村。

一天，他忍不住叫我：「羅錦，看葉式生的信，寫得多好！」

我看了看——葉的鋼筆字瀟灑、漂亮，但沒有哥哥的勁拙和自成一體。信中，他的敘述生動又清楚——王大績胡亂交代一氣，承認自己「立場有問題，受了『別

人』資產階段思想的腐蝕……」，葉評道：「這不是理智的自省，而是感情的氾濫！」

「說得多好！」哥哥指著這句：「『這不是理智的自省，而是感情的氾濫！』——說得多好！」

即使沒有王大績這件事，哥哥也想離開農村了。他沒忘了自己的使命——以自己的生活，實地地去調查社會。如果說他上大學是想搞地質勘探，現在則是在搞人的勘探；他的社會大學實踐系還遠沒上完。後來他對父母略有所述，父母也不再反對，尤其父親一直認為「他想回來就應當回來，老待在農村算怎麼回事？」

哥哥辦好了「因神經衰弱，不適合體力勞動」的因病辭職證明，最後一次回到農村，辦辭退的手續。

他環顧著這間令人難忘的土屋，揮起毛筆，在土牆上題道：

物去人飛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永遠不會被哀愁擊倒的哥哥，大踏步地去了。

千頃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願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長。

25. 第一次被潑糞

他是向著更艱難的環境大步走去的。

首先他必須自食其力、絕不能在家裏吃閒飯。

那時，一九六四年，分配工作一年比一年難，比起他高中畢業時，工作已經很不好找了。

他在「東四區街道服務站」，作為「社會青年」，填了求職登記表，等待分配工作。但是，就連求職登記表，也有「出身」及「家庭成員及成份」等等欄目。

工作遲遲不分配，在家裏吃閒飯的滋味兒不好受，他一次次地去催辦事處：

「我家裏太困難，求你們先給我找一個臨時工，一邊掙點錢、一邊等分配，行吧？」

「工作？」他們終於想起了：「看傳呼電話的老頭兒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幹著？」

「行。」

哥哥沒有虛榮心和架子。他看、送傳呼電話也認認真真。儘管每月衹有不到十元的收入，他卻全部交給母親。後又在換房站幫助抄過換房地址。不久，一個熟人幫忙介紹，去首都圖書館做臨時工：整理圖書目錄。他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借了大量的線裝古書來閱讀—— 一般人難於借到的。無論他怎樣認真努力地工作，由於「政審」總不「合格」，總是轉不了正，且被上面發話：兩個「右派」的兒子、出身又不好的社會青年，怎能在市級單位的圖書館呢？甚至連推薦他的、那個早就認識他的圖書老管理員，也受了批評。於是又仗曹澤涵父親的幫忙，去「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管理過外文資料卡片……所到之處，對他的工作無可挑剔；不僅如此，凡接觸過他的人，對他的能力與為人，衹有豎大拇指。然而，這些機關單位，因他通不過「政審」一關，連臨時工也做不長。

三年級下半學期，一開學才知，班主任朱玉成先生，不准再當任何班的班主任，衹准教泥塑專業課，而換來了極左的班主任——女共產黨員李先生。

從第一次班會上，她就對我不客氣地批評了一頓——如何衹專不紅、如何不與家庭劃清界限、如何不遵守作息制度——她全知道，并說上一屆班主任如何幫助學生不力。我才知道，朱先生竟因為對我的不狠，而被降為專業課教師！

我是那麼愛戴朱玉成先生，由衷地、從心底裏熱愛他、尊敬他。他開學第一天的教導、班會上每一次的教導、以及我們常去他宿舍找他評看我們的速寫、他從來不嫌我們打擾他、那慈父般的交談、畫我們的人頭像速寫……他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師啊！竟然因為我，他被降了職！向上反映的人，也會說他衹鼓勵我們「專」，而不是「紅」。但假積極的都入了團，他還要怎麼鼓勵呢？

校園裏、樓道裏，每逢我與他迎面相遇時，他立即瞅著地面、裝不認識我、疾步走過，一句尊敬他的「朱先生」正哽在喉頭，他便過去了。為了不讓他擔心我會打招呼，我也衹好裝不認識他了。以前洋溢在他臉上的慈祥全不見了，即使和別的同學點頭，他也淡淡的。

就在這「血統論」的毒霧裏，在「階級鬥爭」的大喊大叫中，人們的互愛、互尊，徹底地消失了。

不久，他的愛人（太太）馬紫仙，在他的單人宿舍裏小住了一陣，幫他辦回了上海——上海也建立了「工藝美術學校」，他總算換個環境了。

當我正繼續用「跳窗法」天天晚上去教學樓看書時，一次，著實讓我吃了一驚。那晚，我正往盥洗室疾步走去時，樓道的盡頭，一位男生恰好正從宿舍裏出來，穿著褲衩背心，那迫切之態，顯然是急於去上廁所。他遠遠見了我、一愣、卻仍未停步；而他尚未走到盥洗室敞開的門前，我已然從窗戶跳了出去。我雖然心慌，卻也并未介意，那晚又繼續看到一點鐘才歸——歸來時，窗子當然仍在開著；一樓，像往常一樣沉寂。我又提著鞋、夾著書，悄無聲息地回了宿舍，五位女生正在夢鄉。

第二天全校便沸沸揚揚，說有人看見我從一樓男廁所窗戶跳了出去。李先生找到我，冷峻地從眼鏡片後面盯住我：

「真有這回事嗎？」

「我是從盥洗室跳出去的。」

「不管你從哪兒跳出去的，都是嚴重地違反作息制度，這是不允許的！何況有人明明看見了你！」

「那人是誰呀？我能不能去問問他、向他解釋一下？」

「他是誰，不關你的事。他看見了，他不會撒謊，這是人人相信的。撒謊的是你。你看的是什麼書？還不都是封、資、修的壞小說？」

「是壞小說，為什麼市、區圖書館都有呢？」

「都有，并不等於不壞，并不等於報刊上不批判它們。你不要求進步，走典型的白專道路，還嚴重違反作息制度、又不承認錯誤，要開全校大會，來點你的名！你和生秉辛是怎麼回事？」

「生秉辛先生？」我懵了。

「他送過你一套《紅樓夢》，放在你們宿舍桌上，有沒有這回事？」

「有哇。」我仍發懵。

「扉頁上寫了什麼話？」

看來，有的同學早就向她彙報了。生秉辛先生，是位「右派」，教國畫，并不教我們班。他是在「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正當學生時，就成了右派的。由於本校

初建、正缺師資，他便被分配來教國畫基礎課。直到三年級時我才認識他。因為染織班的齊曉麗（齊白石的孫女）與我要好，她暗戀與生同一宿舍的、水彩水粉畫教師「右派」薛大祈，由於二位先生的繪畫水平極高、又為人和善，齊曉麗每次去他們宿舍欣賞薛的私人畫冊，總要拽上我、才能給她自己壯膽。每次去時，生先生幾乎回回都在，便也一同欣賞生先生的國畫私人畫藏；自己的父母又都是右派，自然對他們有好感。我講話又從來嘴無遮攔，一天，不知為何說起《紅樓夢》，我當著三人面便洋洋得意地說：「我要活在那時代，一定嫁給曹雪芹。再沒錢，也不能燒他的書稿當紙錢哪。」說完自己也忘了。

十八歲生日，是一個人的大生日、標誌著成人。而家裏緊縮的經濟、政治上又抬不起頭，誰去隆重地慶祝？不過按常例，回家吃頓姥姥做的手抻麵——慶祝長壽就行了。但沒想到生先生全記在心裏，或許是齊曉麗告訴過他我的出生日期？這天傍晚從外面寫生歸來，同學告訴我：生先生送來的這套精裝本《紅樓夢》，已在桌上等我好久了。同學們怪怪的臉色，使我不明所以，打開扉頁一看，才知一切——

祝你十八歲生日快樂！

一個羨慕曹雪芹的人　一九六四、三、三十一

面對李先生的質問，我能說出這「秘密」嗎？連學生戀愛都禁止，又何況師生戀愛？再說，除了尊敬他，我也從未愛過他。我愛的是國棟啊。可我又不能不保護他。

「他說他羨慕曹雪芹，關我什麼事呢？誰知他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自他送書之後，我再也不去他們的宿舍，這為什麼，連對齊曉麗我也沒講。就算他傷心，我也沒辦法。但李先生卻說：

「遇羅錦，我發現你一向不老實！他是一個右派分子，在拉攏你、腐蝕你！他的題詞，絕對不會像你說得那麼簡單！你還包庇他！可見人人說你和他搞戀愛是真的了。」

說也沒用，什麼我也不想再說了。那種落井下石、為了洗清自己不惜去誣衊別人、交代別人，我全家人都不會、也做不出；也不覺得那種做法有多麼聰明。

於是，這「鐵打」的事實就這樣定下來了——在全校大會上，教導主任點名說我「從男廁所窗戶裏往外跳、去教學樓看書——看的都是封、資、修的書。我們去

附近的崇文區圖書館調查過了，遇羅錦一月之中，竟借過四十六本外國小說！……包庇右派分子生秉辛，和老師搞戀愛！……給予口頭警告！……」

「四十六本？」我暗想：我能看那麼快嗎？那可能嗎？我還要復習專業課、還要畫畫呀！如果說我總共借過四十六本，那還差不多，而絕不是一個月。因為更多的小說，是從首都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借來的。

我深知自己不能再去教學樓看書了，原因還有另外一樣—— 一定會有有心的男生，等我跳出窗外之後，把窗戶全插鎖上，我可就回不來了。

全校師生像開了鍋，哄笑聲、散會後的指手劃腳、淫言淫語、投來的壞笑、眼中的邪光……沒有一個人去看看，那男廁所的窗戶到底能不能跳。沒人給我一句公道的話。

就連這被議論被批評的人——我，都不知那男廁所的窗戶能不能跳呢！無論如何，我得自己去考察一番。

但我絕對不能讓人看見——以免說我如今跳不了窗、偏要去飽眼福。

中午，在大食堂就餐時間，是最沒人的時候。週圍沒有一個人，我急急忙忙向宿舍樓的側牆走去——那裏一向沒人路過，路面還不平，牆根及地面，儘是粗鐵條、碎磚爛瓦。我面對一樓的男廁窗下，頭須仰起，才能看見那大盥洗室右邊、那豆腐塊大的小窗——唯一的一個小窗。它離地面，至少有三、四米高，因為牆根是半米高的地基。我若爬它，事先必須登梯子、事後也得由梯子下，否則一定腳骨折。就算我非跳它不可，那麼小的豆腐塊窗子，我也爬不出去。

我腦子裏，忽然湧現出一幅極其荒誕、離奇的畫面：男廁所的小門大敞，一樓所有的男生，穿著褲衩、背心，擁擠在門口，一個個張口結舌地仰頭盯著我——梯子豎在窗下，瘦伶伶的我，正拼命想從那太小的窗子裏爬出去……

還有比這更像童話的嗎？——當人們幸災樂禍、興奮得像開了鍋時，那被議論的人，反倒去考察那窗子能不能跳？

我凡人不理，仰頭進、挺胸出，和任何人也不講話。連齊曉麗我也不理。全校師生人品的品質，在我心裏，衹是突然地下降！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國民性、國民的品質與水平。

就連黎凡，也是笑著半信半疑、而不去實地考察一番。國棟，雖然沒跟著哄笑，卻也笑著一聽、更為冷眼旁觀、不敢接近我了。

生秉辛老師，也不准再教國畫，被貶到資料室去抄抄寫寫。薛大祈呢？我不知道。

小學的神聖、老師的神聖、同學們純真的相互親情，再也不會出現了。一切，都變得令人無可奈何。

就算再凡人不理、再裝沒事人兒，但心裏的苦，祇有自己知道。我想翹課。至於今後怎樣，全然沒想。我祇想翹課，祇想永遠不去那個學校。

聽說城郊辦起了「電子管加工廠」，招收年輕婦女，祇做單一的手工操作，工資每月三十多元。而我們畢了業，算「技術員」，工資才三十二，第二年轉正才三十七，老畢業生一直未長過工資。做手工活又怎麼樣呢？畫畫可以作為業餘愛好啊。

我打點回家的東西——被褥先不能帶，豈不太明顯了？我帶上油畫筆、油畫紙和油彩顏料、涮筆油等等。學校不學油畫，我祇是私下練習。畫油畫與水粉一個道理。我的水粉畫曾作為全班範畫，油畫花卉與人物速寫，也在全校的展覽室裏展出過。我的畫作，與紀寶珠沒法比——他是奇才，我連天才也不是；不過是努力跟上來的一個學生罷了。水粉畫教師說我的色彩感特別好——純白的石膏罐子，在我眼裏是許多顏色；但畫完之後的整體感仍是白色的。我從未想過當藝術家、畫家、更未想過當作家、會寫書，我祇是稀里糊塗地過著，什麼計劃也沒有；要說有，就是現在想翹課。

我背上大畫夾子、帶上這些寶貝回了家，對父母說：「我的胃老酸、老疼，是學校的伙食太差了，天天是白水煮菠菜、老鹹，又不吃米飯。」

母親沒懷疑，為我寫了家長信，讓我休息兩三天，并囑咐姥姥這兩天做米飯吃。

「才兩三天？媽，總得一週吧？」

母親有些為難地祇好寫了一週，并讓我去看中醫，說吃草藥會見效快。無法，我祇好去看中醫。

哥哥正在打短工。父親譯稿件，也是這月有一點、下月或許全無。我能歇一週，反倒自得其樂，喝完草藥湯，馬上便動手畫油畫——臨摹一位蘇聯名畫家的近作—— 一位二十來歲的農村婦女，臉兒紅噴噴得像大蘋果，笑容有如燦爛陽光。我自以為臨摹得惟妙惟俏。家裏充滿了從來沒有過的油彩味兒。

我祇想吃大米飯、炒青菜，哥哥先奇怪了：

「米飯裏糖份最多，糖一到胃裏會變成酸，你不是胃酸嗎？」

「反正……」我不知怎麼回答：「反正吃饅頭才胃酸。」

哥哥不再說什麼。但他的話引起了父母的懷疑。我卻一句也不講學校裏發生的事。

「先休息幾天吧，」母親說道。

第三天，我正在裏屋興致勃勃地畫油畫，同班的三位女生突然進了院子。

「李先生讓我們來看你的，你怎麼突然沒上課呢？病好些嗎？」

我祇好回答會去上課。她們待了一會兒就走了，誰也沒講我在學校裏發生過什麼。

「羅錦，無論如何也得堅持啊，」母親感到有些不對頭：「再一年就畢業了。四年，不容易呀。」她又說：「前途要緊哪。」

我答應明天就去學校。沒人問我到底怎麼回事。我像哥哥一樣不願講憂煩的事。其實，家裏每個人都是這種性格。儘管我總希望能像姥姥與二姨那樣，對母親細訴衷腸，希望她全心全意地傾聽、細細地分析、給我耐心有益的開導，但從來沒有過。母親一聽我明天回學校，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翹課也逃不成，還要自己補上那幾天的功課，心裏好苦悶。畢業還要等一年多，怎麼熬哇？

六樓是學生閱覽室，可以借閱各國名畫家的畫冊，但不得帶走。這天晚上我又去閱覽，祇有易先生值班。人不多，我找了靜僻一角，坐下翻閱畫冊。這位意大利現代名畫家我并不熟悉，當翻到一張黑白細鋼筆畫時，我的心，被緊緊地抓住了——這張小畫是豎長方形，一處小山頂有個荒廢的古堡，小山上長滿了樹叢、荒草，一個天真可愛的小男孩兒，懶洋洋地半躺在一塊土凹裏，搭拉著一條腿，正曬太陽。他半眯著眼睛朝下望—— 一位年齡更小些的女孩兒，在山坡上正歇息——也在向山下看著什麼。她那半伸著的小腿、那嬌嫩的小胳膊、那過肩的、披散的長髮，有如一首細細的音樂。

男孩兒無思無求、懶洋洋的頑皮神態，女孩兒純淨如水的外貌，陽光、寂靜無人的小山、夢幻般的殘堡，樹叢、荒草、野花……一下子，把我帶往久違的大荒園，似又聽到那細遠縹緲的二胡聲……然而，這小畫，比那更美、更令人神往啊！這畫裏，沒有吊死的老胡，沒有王姨搗蒜般地磕頭；沒有姥姥口吐白沫的傾斜；沒有天天要做的噩夢；沒有被同學班會上的揭發和出賣；沒有今天——我淒苦的處境。我多嚮往這自由、美好、寧靜的國度啊！

我望著它、久久地望著它；想哭、哭不出來，又生怕誰看見我淚水盈眶，竭力地忍住了。

我太愛這張畫了，從來沒有這麼愛過！我希望它永遠伴隨著我、永生不捨棄它！若我太孤獨、若我孤獨得難以忍受、祇要我看看它，就會進入那夢幻世界，就會在夢幻裏遨遊、飛翔……我不能沒有它，它是我心愛的伴侶、最最知心的人，我不能沒有它！我太苦了！

我左右瞅瞅，沒人注意，用自己的速寫本一擋，輕而易舉地便扯下了它——它粘得并不牢。我若無其事地又坐了一會兒，便還了畫冊。

我做事從不周密考慮，根本沒想過資料室的老師早有經驗，回回要做細心的檢查。我把那小畫用張白紙包好，放在木板床的褥子底下。

這易先生，本是我校的素描教師，因與第一屆的女生王瑪梨戀愛，被貶到資料室已多年。王瑪梨因此被班會批判過、自己心緒不佳、患了肺病、休學多年，比我大七歲。三年級時，王瑪梨因健康復學，成了我班的插班生。她成了全班的老大姐，尤其成了我的知已。但沒多久，我在班會上一挨批判，她便揭發我的「反動」言行——如何不認為右派父母有錯，如何受了我的壞影響……以至班內的口頭語：「日久見人心，路遙知馬力」——說罷相視一笑，就指的她。而易先生也正積極入黨，想早日脫離「壞人成堆」的資料室，再還原成素描教師。

第三天中午，我剛進宿舍，正發現王瑪梨剛剛撂下我的褥子，她什麼也不講、繃著臉、快步走出了宿舍。屋裏沒別人，我趕緊掀開褥子，小畫還在、包畫的紙已被揭開、壓在一旁，我一手抓起它們、讓褥子下面乾乾淨淨，一面將它們緊揉於手心中，一面便直奔女廁所。我將廁坑小門反插，不出聲地立即將它們撕碎，用水沖了個乾淨。我蹲下解小手，又用水沖了一遍。待我回到宿舍時，王瑪梨正和另外三位女生，站在我床邊，褥子掀著。我看著她們、尤其是她：

「做什麼？」

「你銷贓滅跡啦！」王瑪梨說。

「什麼贓？我銷什麼了？」

「資料室畫冊上的小畫！我明明看見在你褥子底下的！易先生讓我來查的。」

「你的同居未婚夫嗎？」我盯著她：「你們倆商量好了唄，無故製造事端，好表現你們自己！」

這一句重話，竟然讓另外幾位女生，被我「拉」了過來，懷疑地瞅著她。

「哼！你銷贓滅跡了，我要告訴李先生去！」

「我也正想去呢！你最好去告！」

李先生問我，由於我太理直氣壯，她又無把柄，李先生半信半疑，我又說：

「如果我撕了畫，當時還畫冊時，就應當查出來，為什麼過了三天才查出來？」

這句話，竟把李先生問住了。而王瑪梨對我的出賣、揭發，也不見得讓她喜歡，加上她和易先生過去的事、至今仍在同居，似乎也不便太向著她。這事反倒平安地過去了。

儘管錯誤全在我，根本不應當撕下「公共財物」，但誰能理解我當時的心態？我又如何不去「倒打一耙」？

「不管怎麼說，遇羅錦，你是沒有進步的。直到今天，你對自己的錯誤根本沒承認——和生秉辛搞戀愛、嚴重違反作息制度。你不承認，不等於這事就過去了。」李先生在班會上不止一次地說。

26. 傑出的教師

又經過朋友的幫忙，哥哥來到安定門外蔣宅口小學擔任代課老師。學校將一個最亂的學習成績最差的班給了他。據說，那位班主任，就是讓「孩子王」們氣病的。

面對一雙雙天真的眼睛，把哥哥帶往了一個新的世界。他站在那講臺上，面對著幾十個孩子，第一次感到「為人師表」的神聖、莊嚴。他一定想起了王篤元老師，他一定想起了自己對王老師深深的愛、也希望孩子們這樣來愛他。他希望比王老師做得更好。他不相信，大人管不好孩子。

「我叫遇羅克，」他用粉筆在黑板上邊講邊寫：「『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上一個走之；羅霄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

孩子們頭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解釋自己的名字，且是個「怪怪」的名字，開心、敬服地笑了。

由於是新老師，第一堂課還算「安靜」，但第二堂課，「王」中之「王」的那最調皮的一個，要顯他的本事了。

他在課上，總做小動作，哥哥制止不聽，便叫他站起來。他搖頭晃腦地站了起來，氣呼呼的。

哥哥繼續講課。過了會兒，叫他坐下，他偏不坐。一些學生笑了起來。

哥哥立即爽朗地對全班說：「好。他認識到自己錯了，老師叫他坐，都不好意思坐。我們歡迎他能這麼認識錯誤，咱們一起鼓掌表示歡迎！」

大家笑著和哥哥一起鼓起掌來。這「大王」偏又一屁股坐下了，裝著不在乎地晃晃頭，大家又笑了。

「好！」哥哥又熱誠、肯定地對大家說：「這回，他是真正認識自己錯了，他知道剛才老師叫他坐、他不坐是不對的了，因此他坐下了。我們相信，他一定會變成一個守紀律的好孩子。咱們再一次鼓掌，為他能夠認識錯誤表示歡迎！」

全體和哥哥鼓起了更響的掌聲。「大王」羞愧地低了頭、紅了臉，半天都沒抬起來。哥哥卻像沒看見一樣，接著講課……

從此，這最調皮的「大王」，對哥哥敬服得五體投地。哥哥不批評誰，他衹是以鼓勵為主、以道理、活生生的例子讓他們服氣；他的腦子之快、方法之好，讓孩子「王」們深知，永遠「高」不過他。他不歧視任何一個孩子，一視同仁。相反，他給常有自卑感的學生，以更多的開導和鼓勵。五十個孩子，立即愛上了他。

他想起小學時，如何給王老師提建議，而王老師每次採納時，總在全班面前表揚他。現在，他為了促進孩子們不貪玩、去用功，要辦一個比他小學時更好的學習壁報。

「羅錦，」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回家時，他對我說：「你給我畫一張壁報，題頭是『光榮榜』。左邊寫上『誰是英雄誰懶漢』，右邊寫上『光榮榜上比比看』——左下角畫個仰天躺著、光腳丫、翹隻腿的懶漢，右上角畫個用功的好學生。像這樣……」他用鉛筆給我在草紙上打了個格式，立即去買來一大張圖畫紙。

我帶著這光榮的任務，立即趕回學校，星期天下午送了來，哥哥非常滿意，高興地說：

「明天一早，我就把它掛在班上。」他讓我幫他做些能插的小紅紙旗——每一個學生的名字打一條橫線，看誰的紅旗走在最前面。哥哥除了交母親工資之外，用自己那幾元零用，買來鉛筆、橡皮、削筆刀、小圖書，獎勵那些領先的孩子。

這一比賽、這一鼓勵非同小可！在孩子們的眼裏，同樣一根鉛筆，老師獎給的比起自己買來的，可大不一樣啊！那在全班面前公開表揚、大家鼓掌的榮譽，讓孩子們終生難忘！很快，班上的秩序、學習就好了起來。

由於校長看他教課很有方法，被「孩子王」們氣病的班主任，病好回來上班，但校長仍讓哥哥在這個班教下去。

哥哥感到從未有過的充實和興奮——他那日夜苦讀的背影不見了，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放了學，孩子們圍著他，問東問西，他從來沒想過趕緊回家，耐心地、充滿愛心地解答。他發現那幾個「孩子王」，心裏都有由於家庭問題的解不開的心結，正像他兒時對王篤元的依戀一樣。

他總是解答了孩子們所有的問題之後，才騎著自行車歸來，飯菜涼了，有時他熱都不熱就吃起來，想著明天、後來，給孩子們的新的知識和內容，如何把死板的言不由衷的教科書，講得生動、活潑起來；如何讓語言像一把鑰匙，一下便能使孩子們開竅……

每個星期日都被占滿了——不是帶孩子們去過隊日，爬山、游泳、划船，便是在他那狹長昏暗的小屋裏，給孩子們講著名的童話和故事。他講高爾基小時候的窮苦和成長過程，鼓勵孩子們要正直地做人，克服軟弱和怯懦；他讀完童話，讓孩子們說出感想，他再輔導、加以提高。他教導孩子們要誠實、善良、有禮貌，鼓勵啟發他們講自己的認識、心裏話。在那光線暗淡的小屋裏，床上、地上，坐滿、站滿了孩子們，多得擠不下了。多少雙稚氣的、睜大的眼睛，在晶瑩地熠熠放光啊！有時他正在讀書，衹要孩子們一來，不管是一個還是幾個，無論他在做什麼，立即停下手裏的事，滿足孩子們的要求。

班上的紀律與學習進步之快，讓全體老師和校長目瞪口呆。

一次，我們在玩具四廠實習，那裏正賣處理的鐵制小手槍，二分錢一把，無意中我說了這個消息，哥哥一聽，立即掏出一元：

「快，羅錦，替我買五十把！」

「這麼多？」

「班上的學生每人一把。」

星期天，孩子們每人拿著一把小手槍，上景山和他玩軍事遊戲去了……

寒假，他組織了業餘繪畫小組，讓我去教孩子們畫速寫。教完，該做示範了，孩子們爭著讓我畫像。哥哥指了指旁邊一個悄悄望著我、卻又不好意思爭的學生，微笑地說：

「給他畫一張吧。」

當我把那孩子的畫像送給他時，他的臉，高興得紅暈暈的、像一朵新開的花。

和哥哥一起騎自行車出校門，才知那孩子就是最調皮的王中之王。

「我算把他制服了，其實他很聰明。」哥哥咯咯地笑著，他天真的笑聲，就像個調皮的大孩子。

有時他給我們講怎樣「治」調皮大王，他那咯咯的笑聲感染著我們，讓我們也為他開心。

「又得意了！」母親故意讓他別太高興。我們現在才更加看到了哥哥的才能。母親深感讓他回城是明智的。

「什麼時候能轉正就好了，」母親說。

「那得教育局批准。」

哥哥的話，讓全家又沉默了——能批准我們這樣的嗎？

儘管校長給教育局打報告，說這位代課老師多麼有教學方法、亂班進步如何之快，希望一個名額能給予哥哥、讓他轉正。但上面因政審不合格沒有批准，代課老師又一律不許超過半年，無奈，他祇能離開那裏。

最傷心的是五十個孩子們。他離開了很久、很久，孩子們還一直來找他，他也仍像以前那樣，一如既往地對待他們。孩子們對他的戀戀不忘、難捨難分，一直到四年之後——他因《出身論》被捕，孩子們仍流著淚問父母：「為什麼遇老師還不回來？」

「蔣宅口小學」的校長，給他寫了極佳的評語，特意推薦他去朝陽區小牌坊胡同小學代課。

27. 去看國棟 《紅樓夢》結局

六五年冬天，在上級的指示下，學校興辦「勤工儉學」，停課一月。

教學樓的一樓，騰出了幾個大教室，從工廠領來許多手工加工零件、每天八小時，讓學生們打夜班，無分文工資、每人祇發一個麵包。

我們從來沒有夜裏做過工，又快畢業，大家都要好好表現自己，再不習慣，也得堅持幹。國棟幹了兩天就請了病假，二週未見好轉。我猜，他的父母一定是太心疼兒子。一年級時，我見過他填寫「家庭出身及成員表格」，他填的是「職員」，父親是工程師，家中祇他一男孩，其餘都是姐姐——與我家何其相似！不過我是唯一的女孩兒罷了。如今，一定是他父母不甘讓兒子當夜班「奴隸」，定要他在家裏

休息，或許有朋友是醫生，幫他開假條很方便吧？我也多想在家休息！但上次翹課未果，父母也不會支持，衹好咬呀挺著幹。白天睡不好，頭暈乎乎，腳飄乎乎，吃也吃不香。幹活時，人人隨便找個地方坐下，加工活又非常簡單，幹完一堆、再取一堆就是。黎凡趁這機會，偏要坐我旁邊，一邊幹著，一邊與我東一句、西一句地閒扯。或許因要畢業，他一定要物色好一個「未婚妻」，用這「粘牢法」，告之別人不許接近我吧。

這天，黎凡說，午飯後他要去看望國棟，因他已三週沒來了。

「我也去。」

「你去幹嘛？」他沒懷疑、祇是不懂。因為我從未對他提過國棟一字、也從不接近他，黎凡認為我對他應當是毫無興趣。

「我一定要跟你去。同學一場嘛！」

他覺得莫名其妙、又有些想懷疑、卻又無把柄的樣子。他仍不希望我去，我卻執意要去，他衹好同意。

我們都有汽車月票，上了公共汽車還要倒車。

汽車上，我和黎凡沒話。卻在想著自己的心事——四年來，沒人愛過國棟嗎？全班六位女生、又住同一宿舍，不算後來插班的大齡生王瑪梨之外，五位女生中，倒有三位愛他。與他同組的淑蘭，偶一提起他的名字，就臉紅、就止不住滿臉放光、就止不住那幸福的笑；宮燈組的英花，像我一樣，從來不提國棟一字、也難接近他，但上週她買了一包細樣點心、托一位男生去送給國棟、并還附了封信——衹是問候信，全班「大嘩」，才知她對國棟的深意！英花，與我是女十二中的同班同學呢。與李俊華，我們三個考上了這學校，李在染織班。四年來，我們衹是保持了太普通的同學情誼。我在受批判時，她二人從未落井下石過，反而常投來讚歎的目光。而我的凡人不理，使我無法與任何人交心。英花根本不知，我還有個「李俊華日記」的時代，而她就睡在我的上鋪已快四年。距離如此之近、心又無法接近、習慣了不能近，這一切太像童話。而「李俊華日記」的戀情，更像一個從未有過的縹緲的童話……

下了汽車，還要走一會兒，拐來拐去，來到了那座居民樓前。

開門的是他母親，我隨著黎凡稱呼她「伯母」。

她約四十多歲、清秀、慈聲細語地讓我們進屋。國棟見了我一愣。我衹問了一句「你好些嗎？」便一眼看出他是在裝病。黎凡立即與他興沖沖地說這說那，走進

另一屋；我不想跟過去，自知當著黎凡，根本無法與他說什麼。再說，四年來的故意冷淡，也實在不習慣一下子會近乎起來。伯母端來了茶，見我沒過去，便與我在另一間屋子，問了我幾句不關痛癢的話，隨即找出一大本集郵冊來，介紹我看伯父的業餘愛好。伯父正上班。我猜，他的長相，一定和國棟差不多吧？這屋，似是「書房」——不大的屋子，三面是玻璃書櫥，書立得滿滿當當。屋子中間，是一大盆碧葉瑩潤、紅色欲滴的正在盛結的紅豆。沒有一片殘葉。紅豆，足有上百顆。能如此養花的人，定是個感情細膩、太會持家的母親吧？

我一邊看著郵票，聽她指指點點，一邊傾聽他們在另一屋聊些什麼，卻聽不清，衹偶爾傳來黎凡哈哈的笑聲。伯母讓我看著，說去看顧一下。我抬起頭，望望四壁，沒有一張照片；若有，也都在客廳裏吧？這起碼三、四間一套的單元房，在當時的條件已屬夠好。我又不便去各屋走動，那太沒有教養。我多想看看他家的舊照片、新照片啊！我并不想看這集郵冊啊。他姐姐們也都在上學吧？她們長得像伯母吧？伯母像是家庭婦女，家中一塵不染、收拾得井井有條。她稱國棟叫「小棟」。看得出，她的心思非常細密、善於體貼、照顧人。她又進了屋，我假裝看郵票。她讓我喝茶。聽見那屋開了門，樓道裏有他們嗡嗡地說話聲，衹聽黎凡說：「羅錦，該走了。」

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回味著白天的一切。深感國棟在父母精心的呵護之下，正像溫室中的那一大盆紅豆。深感「工程師」的家庭，有多麼不同，不同得有如天地之差。一比，才知我家是多麼特殊，特殊得像是編也編不出來的小說——每一個人、每一種個性。正是個性，造就了每個人的命運；正是個性，造就了整個家庭的命運。而我們的不幸，或許正是我們的驕傲；我們的苦難，或許正是我們的榮譽。我第一次體悟到：我和他的家庭，差距有多麼大。

六五年九月，我畢業了，但李先生不發給我畢業證書。

「怎麼回事？」母親和哥哥、父親，都太意外了。

「說我不遵守作息制度，從男廁所的窗戶跳出去看書；說我和教國畫的生秉辛先生搞戀愛。」

「真有其事嗎？」母親問。

「男廁所挨著盥洗室，盥洗室有六個大窗戶、整天開著、又矮又寬；男廁所窗戶衹一個，又高又小，我幹嘛放著盥洗室不跳呢？再說，既然都承認我是去看書，難道我看了半天書，反而對男廁所感興趣嗎？我就不怕誰撞見揍我一頓？沒有一點

兒道理。我說了兩遍，李先生還是不信，她說，她聽有人反應了，說有個男生看見我了。但是在哪兒看見的？這個人又是誰，她又保密。不相信客觀的理由，衹相信那個男廁所。」

「嗯……」母親點點頭，又問：「那生老師是怎麼回事？」

「他不教我們課，是個右派。他畫得特別好，他喜歡我，可我從來沒超出過師生範圍。」

「總得有些根據吧？」哥哥問。

「根據？就是我十八歲生日那天，他送過我一套《紅樓夢》，我當時又不在宿舍，他放在我們桌上了。他裏邊沒寫他名字，衹題了『一個羡慕曹雪芹的人』。他羡不羡慕曹雪芹，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沒再多講。也不想說四年來，我愛的衹有國棟。畢業那最後的時刻，我和國棟衹對視了一眼，便分了手。

「我去給你要畢業證書，」哥哥說。

「你去一趟吧，」母親歎了口氣：「不管怎麼說，羅錦這孩子太任性啊！」

第二天上午，哥哥居然拿著畢業證書回來了。

「這麼順利？」我迫不及待地問。

「我問了李先生你的表現，她說完了以後，我說了我的看法。我又問她，至於跳廁所和搞戀愛有什麼證據？并沒有確實的證據，都是聽說。自然提到那《紅樓夢》，她認為那題詞不那麼簡單，我說，他願意題什麼，并不是我妹妹的責任。總之，我們最後相談甚歡呢。」

「相談甚歡？」我驚訝極了：「她那麼左？」

「左得不是那麼可怕。羅錦，那生先生真喜歡你嗎？」

「真的。我原來以為，我能和他像老大哥一樣，可後來發現他不是。我再沒理過他。他的臉總是一副苦相，好像從來不會笑似的。可他畫得真好！」

我還想說，可又沒說——他很有才，但他太消沉；薛大祈也是右派，但他就樂觀得多。我不以為消沉是劃為右派的結果，而是天生的性格。我不愛消沉、頹唐的性格，甚至很厭惡。他愛我衹是拿我作為精神安慰。他曾畫了一幅筆法、色彩、意境都極美的國畫、掛在他的床頭、并鄭重地裱成掛軸—— 一個長得特別像我的古代少女，摟靠著一塊大山石；柳絲搖曳、蝶兒飛舞，幾朵黃色的小野花在山石下盛開。那題詞之意，是石頭因這少女而復蘇了。當時我和齊曉麗望著這畫，竟無一言。齊曉麗瞅瞅我、我瞅瞅別處，竟無心思去索要它；衹是誇了一句「畫得真

好！」就和齊曉麗頭也不抬地看薛先生近日的水彩風景畫，直到離開那宿舍。自此，我就再沒去過——直到他送來了《紅樓夢》。

工藝美術學校的四年住宿生活永遠結束了。想想我所承受的莫須有的罪名，想想我在人格上所受的侮辱，實在使人無法原諒。我更無法想像，多年之後，我所受的全國性的侮辱和潑糞，比這要大千百倍，而我所以至今還健康地活著——六十一歲還在寫這一稿，都應當感謝工藝美術學校給我上的第一課。

畢業證書有了之後，學校直屬機關——北京市輕工業局來了信，分配我去「北京市玩具四廠」工作，十月一日以前報到，十月一日正式上班。

「這回，我可熬出一個來了。」母親高興地歎道：「四年，不是簡單的呀！今天媽媽做兩個菜，慶祝慶祝！」

我騎上自行車去報了到。這是一家生產木制玩具的市級工廠。由於算「幹部」，十月一日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便「上發薪」。第一年算「實習生」，在車間勞動，工資三十二元；第二年才轉正、進設計室，工資三十七。分配在其他工廠的同學，也都一樣。

即將工作，將像哥哥一樣月月交錢給母親，心情無比輕鬆。

「媽，要是我領了工資，中午不能回來，除了買飯票和汽車月票之外，我每月交您二十元吧。」

「那怎麼行！」母親道：「飯票就算七塊吧，月票五塊，你哪兒能一分零花沒有？總得有五塊錢零花呀，你交我十五吧。」

「好吧。」

離十月一日還有一個多月呢。天天看看小說、畫畫畫兒、要麼幫姥姥做做家務、逛逛街，天天悠哉閑哉。

忽然收到一封信—— 一個極陌生的地址。打開一看，愣住了——生秉辛先生來的！他說住在京郊、挖那剛開工的京密運河已經一個多月了，每週休息一天，地址是他住在地安門的伯父家。他說要在星期天來看我。

什麼？明天？他來看我？我心裏七上八下，把這信讓母親看。

「人家要來，就讓他來吧。」母親道：「人家來看你也是好意，總不好拒絕吧。」

「他怎麼知道咱家地址呢？」

「一定是打聽了你們同學唄！」

第二天午飯後，太陽正毒，生先生提著一大網兜水果，便進了院子。

他顯得健壯多了，臉和胳膊曬得黑紅、帶著笑，以前的面色慘白及苦相，至少減了一半；陽光下，他的臉和脖子汗油油的。

「生先生！」我不得不裝得熱情些，讓他屋裏坐。

全家人都在，屋裏顯得太擠。他坐下，與父母、哥哥寒暄了兩句，便提議讓我和他出去走走，到他伯父家小敘。

我若不去——也太冰冷了；他又買了這麼多水果。他不可以像個大哥一樣？衹是小敘，怕什麼？

「這水果，」母親站起來：「您千萬得拿回去。」

「伯母，您千萬收下。」他誠懇地道：「您要不收，太讓我沒面子了。」

母親衹好同意，說下不為例。

他走在前，我尾隨，出了臭氣醺人的大雜院、出了又髒又窄的小胡同，坐上了公共汽車。

在地安門下了車。他說：「對面有個小冷飲店，我想喝瓶涼牛奶。你想吃什麼？進去坐會兒，然後再去伯父家，好吧？」

「嗯。」跟著他走進冷飲店，店小、又十分清靜。老闆為他端來牛奶，我因剛吃過午飯不久，不想吃什麼，就坐在小桌他的對面，環顧著小店的裝飾，等著他喝完。

寧靜中，他的苦相又漸漸浮上了臉，顯得心事重重。我也不知談什麼好。

「您還在資料室嗎？還讓您教國畫嗎？」

他不答。衹陰陰地吸著冰奶，說了句：「那都有政治背景。」

「政治背景？」我還從未聽過這麼深刻的提示：「什麼政治背景呢？」

他的眼白充著血絲，瞅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也沒問。或許，他覺得說了我也不懂、不相信？要麼把我當成小孩子、怕我說出去？

他起身付了款，我又尾隨著他，走進不遠他伯父的家。那是一個安靜的小院一角，年約六十多歲的伯父讓我們喝茶，知趣般地出了屋子。

談到跳窗戶、談到不發畢業證書、談到王瑪梨在班會上不止一次地對我的揭發、批判，談到那張小畫、談到在玩具廠報了到，自然，又談到《紅樓夢》。

「我知道你沒出賣我。」他說。

「誰告訴您的？」

「沒人告訴。我從他們對我的審問，聽出來的。要是你落井下石，我也不會來找你。」

「您自己承認了？」

「我承認什麼？咱們倆所有的關係，不就是那兩本書嗎？」

兩本書，我真想說，它害得我好苦哇。

「羅錦，你明白我那題詞的意思嗎？」

「當然。」

「真明白？」

「我怎麼會忘呢？——我說要嫁給曹雪芹的話？」

「那麼——你接受了？」

我低頭不語。我接受什麼呢？說我從來沒愛過他、祇是尊敬他？說我愛的祇是國棟？而他，那麼苦、一直是在苦黃連裏泡著的，臉都讓苦湯泡黃了、泡白了、泡得都不會笑了。

「我不知道。」我說：「我祇是尊敬您，像尊敬我哥哥一樣。」

他沉思了片刻。

「有可能……這關係再進一步發展嗎？」

「……我不知道。」我悶悶不樂地說。

他又沉思。

「下星期天，你有工夫嗎？」

「我天天閑著呀。」

「我們去動物園？帶上畫夾子、畫幾張速寫？」

「要是下雨呢？刮大風呢？」

「風雨無阻？」

「好吧。」

「早上準十點——動物園門口見。」

回到家，天還大亮。母親問我和他都說了什麼。

「隨便聊聊。我說，我祇是尊敬他。」

「說清楚也好，免得誤會。」母親贊許道：「否則，多對不起人哪。」

我不想說太多。衹是覺得，男與女的交往，不應都衹為了結婚哪。母親不是也有不止一個談得來的男性朋友嗎？姜叔叔不一直像她親弟弟一樣嗎？為什麼我就不能有？我討厭那種太自私、太俗氣的男女關係！

星期天，天氣大好；藍天、陽光燦爛。吃完早點，我背上畫夾子，說要去畫畫，便出了門。

動物園離家很遠。在動物園大門口、馬路對面的樹陰下，等了足有十五分鐘，十點十分時，衹見一人東張西望地匆匆走來。——他并沒背畫夾子，卻穿了一身嶄新的、淺灰色的青年式套裝，我不禁詫異：他不是說來畫速寫嗎？這一身打扮，不是太像搞對象嗎？

我卻什麼也沒打扮，依舊是在學校時最愛穿的夏裝——母親的舊綢短袖衫、藍底小白花人造棉裙、白襪子、黑色帶絆布面塑膠底鞋。

他這一身嶄嶄新的衣服、外加新理過的頭髮，讓我有點膩歪。他遠遠一見到我，揚了一下胳膊，便大步走過來。他的苦相又消了大半，一臉的激動和愉快。

「您沒帶畫夾？您不是說今天來畫速寫嗎？」

「我的畫夾子在學校宿舍，那麼遠，怎麼取？」

我不答，衹是望著他。

「隨便轉轉吧，」他說：「你可以畫。」

他買了兩張門票，我們走進去。

我也沒興致去畫。早知如此，這老大老沉的畫夾子，完全可以不必帶的。

我們隨便地散著步，東張張、西望望，對兩旁鐵籠裏的動物，從小不知看過多少遍了。

「最好去人少的地方，」他建議：「清靜地坐一會兒。」

終於看到一僻靜處—— 一張帶靠背的綠色長椅，掩映在樹叢中；眼前，能看到遠處三三兩兩的遊人。

我們坐下。我把大畫夾豎在旁邊。

「你有什麼計劃嗎？」他問：「這一工作，總該有個計劃吧？」

「計劃？沒有。什麼計劃呢？」

他不語，似有無限的心事。

「比如，」他說：「對你的將來？」

「什麼計劃我也沒有。」

「一個人，總得有點計劃。你也成人了。」

十九歲了，確實，是個大人了。可我真的沒有計劃，又為什麼胡編呢？正想著，突然，他雙手捧住我的頭，疾速地、用力地吻我的嘴，這重重的突襲的一吻，讓我萬分吃驚！我用力別過臉去，吐出嘴裏的口水，一下、又一下。

「你嫌我髒？」

我扭頭看了他一眼——那眼白又佈上了紅血絲，他像癱了似地靠在椅背上，絕望、頽唐、沮喪地空望著地面……我這小小的舉動，竟把他完全擊垮了。

我不敢再吐。無言地坐著，也不敢再看他。

我們沒有一句話，就那麼乾坐著，誰也不知過了多久。終於，他用力地站了起來：

「走吧。」

我們都明白：再也無須見面了。

回到家，他們剛吃過午飯、給我留了份菜。誰也不知發生過什麼事。

晚上，哥哥的小屋又亮起了燈光，他又開始夜讀了。我和姥姥依舊睡在裏屋。

黑暗中，我回想著白天的一切……我祇遺憾：為什麼讓他這一吻，把我們的友誼全破壞了呢？難道我們就不能像朋友一樣的友誼長久嗎？難道男女之間，就不能你不屬於我、我也不屬於你嗎？

他年紀大了，祇想著結婚、生兒育女？可我并不想那麼早結婚，也不以為兒女能給父母什麼幸福啊！若母親沒有我們，她該多麼輕鬆！

我上班了。家裏祇有兩輛自行車，母親和哥哥每天上班要用，我祇能買月票天天擠車。

廠領導把我分配在木工車間，組長齊師傅，三十多歲，領導著十來個老頭——除了齊師傅是真正的八級木工之外，那十來個老頭，都是「解放」前的小販——自己做木制小玩具在街上擺攤出售、以此為生；「解放」後，便集中在這個廠裏，組成「木工組」，手工刨槍棒。我不會刨，讓我和李師傅做鴨子車上的響鼓。

一天，哥哥交給我一封信——是李連城從蘭州軸承廠給他寫信時，附帶給我一封。由於上一次他給哥哥的信中，有幾句話，是問我關於美術方面的事情，我回答了他，這次他便回了信。

一共寫了滿滿的三頁。他說接到我信的那天早晨，陽光怎樣明媚，天怎樣藍，看到我的筆跡又是如何興奮……雖然沒有任何談情說愛的句子，但誰一看不明白呢？

「他是不是想跟我交朋友呢？」看罷，我乾脆直率地問哥哥。

哥哥認真、莊重地望著我、莊重中又透著自然；談起這種事來，他沒有一絲一毫嬉樂、輕浮的影子——我最愛他這一點。

「可能有這意思吧。」他說：「你怎麼想的？」

「他是不錯。可我現在……還不想交朋友。」

「你有朋友嗎？」他開門見山地問。

「我喜歡一個人，我們班的。可我從來沒跟他說過。」

「黎凡？」

「不是他。他叫國棟，從沒到咱家來過。」

「你應當主動給他寫封信。」

「多不好意思。」我反而沒有初中時給淮淮寫信的勇氣了。

「你還封建？古代有多少卓文君式的佳話？這有什麼！」

哥哥的話在我心頭震響。既然我深沉的愛了他四年，為什麼又不向他說明呢？即使不成，也衹是一封信的事，誰也見不著誰。再說，黎凡在把我當作他的未婚妻，可我心裏并不真愛他。我時而被他的感情所左右，又總想擺脫出來。這樣矛盾重重，對他對我都不利。我應早做決斷。終於，我鼓足勇氣給國棟寫信，撕了幾張草稿才寫成這個樣子：

國棟同學：

你好！近來一定很忙吧?

畢業了，多麼遺憾，四年的美術學校住宿生活，我竟沒和你說過五句話。

從一年級開學的第一天，我就喜歡你。你眼睛的閃光正像你的心靈一樣，四年來證明是最美、最好的。我總想用超人的學習成績，來博得你對我的愛。雖然并沒超過你，但確實在這麼做。每當我獨自到公園去寫生的時候，多希望你正好在面前，能給你畫在紙上，留作紀念！每當我看到迷人的風景時，多希望你就在身邊，能和我一同欣賞，畫下它們！我常幻想，在那場合，你我會有多少共同的感想和語言！

當三、四年級時，我接到高年級和同班同學給我的信或條子，表示希望和我做朋友時，我總惋惜地想：這寫字的人要是你該多好啊！這就是幾年來每分、每秒的心裏話。你相信嗎?

我簽上了名字，寫上了日期。捏著那封信在郵筒邊站了半天。他若拒絕我呢？……我的心，跳得像揣個小兔子。一咬牙、一橫心，才算把信扔進去了！

四天了，還沒接到回信。完了，全完了，我渾身都沒了力氣。他就這樣無聲無息地不理我了，一定的……愛了幾年，就是這個結果嗎？

『有你一封信。』傳達室的師傅大聲告訴我。

我忙去取。是他的吧？用手輕輕地掂了掂，那樣輕；舉在陽光下照了照，那樣薄。如果是愛我的信，怎能這麼薄呢？我躲到一個沒人的角落偷偷拆開，真怕他拒絕我啊，心都跳了起來。

遇羅錦同學：

來信收到了，今天才給你回信，請原諒。正像你所說，四年來，我們的接觸太少了，很是遺憾。我希望今後用我們雙方的進一步了解來彌補這個遺憾。

我被你的深情所感動，將你的信給我父母看了。他們都很想見見你。你看在什麼時候合適？最好面談。如果你不願面談，寫信也行。若面談，時間由你定吧。

祝好

國棟　一九六五、十一

我的胸口像堵了一大塊鉛鉈。難道幾年來我所有的深情，得到的衹是一句『被感動』嗎？難道我直率熱烈的表白，得到的衹是他小心謹慎地去問自己的父母嗎？難道他是父母馴順聽話的羔羊，連愛情也要由他們做主嗎？他到底愛我不愛？沒有說。我在他眼裏到底可不可愛？也沒有。他自己的判斷力、思想感情又是什麼？不知道。難道瞭解需要語言嗎？四年的住校生活，難道還不能觀察透一個人嗎？還不能看穿一個人的心嗎？在他身上流動的，是中國古老的謹慎、穩妥的血液。比起他，我簡直倒像個西歐人。可我不服氣，我蔑視他們。中國人應當扔掉三從四德、謹慎、穩妥的傳統性格了，多來一點熱烈、豪爽和敢於自主吧！來點西歐人的血液吧！

我和他的父母談什麼？我需要的衹是『我愛你』。既然沒有，那就是愛得不夠。任何勉強都是不愉快的。這封信和拒絕我簡直沒有什麼兩樣。見鬼去吧，謹慎穩妥的小子！我把他的信撕得粉碎。

第二天、第三天，我還在想著他這封信。細細回味，似乎又無可指摘。我不知道他的謹慎、穩妥嗎？從第一天相識，愛的正是他這性情。他怎麼可能像我，寫出

『西歐派』的話來呢？相輔相成；我們愛的，正是自己沒有、卻在對方身上有的那些品性。要是拒絕我，他怎麼能這樣回信呢？是我太偏頗了。想想三年級以後，我變得凡人不理，以傲然的態度來對抗所加給我的莫須有的罪名，謹慎穩妥的他，儘管不失為正直的分析，但是否也在懷疑我、對我不解呢？這也是可能的。又如黎凡，我不愛他卻又和他來往，這，誰能想得到呢？

從他的性格和所受的家庭教育來看，他也衹有這樣寫。我應該怎麼給他回信呢？

28. 山雨又來

二月七日

我爲什麼要讀邏輯著作呢？因爲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謬誤的結論，其邏輯錯誤必爲原因之一。故讀此以批判之。

『謝瑤環』劇本文學性頗强，亦足具藝術魅力，今以左傾教條主義誹謗之，以過火的政治論之，則幾成大惡不赦矣！

二月十日

寄去「紅旗」的《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的繼承》給悄無聲息地退回來了，報紙上一些無聊人大喊：「吳晗的擁護者們，態度鮮明地站出來吧！」今天有篇態度鮮明的文章，又不敢發表。上面劃得滿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讀了一遍，又給日報寄去了。

二月十五日

去看「地道戰」，以後的電影，一定離不開讀毛着的鏡頭了。越來越滑稽。……

……買來《文匯報》（十三日）一看，果然有。……發表一篇文章真是難得的很！不過，這在家裏却掀起了軒然大波。父親和母親以及來和父親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來。他們一見那標題《和機械論者進行鬥争的時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標題也使他們不知所措。整個版面的安排對我也純屬不利……我的文章儼然是工人和農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對我來講，成了幹幹净净的零。我有什麼可怕的呢？未來衹有勝利，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既無勝利也無損失罷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嗎？

平心而論，「文匯報」大部分删得也還不失本來面目，文筆依然犀利，論點也還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

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沒有把我擊垮。難道我還有什麼可顧慮的嗎？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我公開責備吳晗不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爲否定實爲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態度鮮明、立場堅定？

這時候，有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報發表我那篇《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姚文元諸君衹是跳梁小丑。「爾曹身與名俱滅」，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

由於哥哥的這篇文章，不多日，小牌坊胡同小學就將他解聘了。哥哥又回到東四街道辦事處，和一些上學時學習成績很差、作風不太好的待業青年，每天義務勞動和學習。哥哥的年記較大，在這群人中如鶴立鷄群。負責分配工作、獨具慧眼的徐老師瞭解哥哥的背景，十分欽佩他的為人和才華，讓他擔任學習組長，幾次有招收工作的名額，她都竭力推薦他。但，各工廠皆以「年紀大」，實則是出身不好的理由給予拒絕了。不久，市人民機器廠來招收學徒工，徐老師第一個推薦哥哥，該廠仍是不要。徐老師急了：「如果你們不要這個人，我們一個不給！」徐老師言行自負地承擔著「犯錯誤」的風險，提出這絕對的條件。人民機器廠沒辦法，才算招收了哥哥做學徒工。

無論在街道、機關、學校，哥哥都看到了「血統論」帶來的嚴重惡果，看到無數被損傷的靈魂。他記下了真實的統計材料。

四月三十日

讀完了（法）拉·梅特里的「人是機器」。……我總覺得，今天的文化、哲學的發展不是人類歷史上進步的繼續。梅特里那種細致地觀察、點滴的探索，在今天就沒有繼承，我們架空的東西真是太多了。固然，梅特里衹考慮到生理原因而沒有考慮到階級原因，這是不對的。但一反而爲之，也不能不算是偏頗。我們終不能否認，梅特里哲學也有其合理性。難道這就是大變革嗎？不！哲學是衹承認揚弃而不承認抛弃的。歷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復，而反復的過程是痛苦的。

五月一日

看芭蕾舞劇「白毛女」。……就其所費的人力和取得的效果相比較，是所得甚微的。……每逢抒情就縮手縮脚。……重事不重情，當今藝術之流弊。

五月二日

讀「波斯人信札」一百餘頁，自有妙句：「對於宗教事業發展的熱心，并不等於對宗教本身的愛戴，而且熱愛宗教，絶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與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爲「思想」或「馬列主義」。

五月三日

「共青團中央」號召，對毛無限崇拜、無限信仰，把真理當成宗教，任何理論都是有極限的，所謂無限是毫無道理的。

五月四日

「波斯人信札」：「我設想在某王國内，人們祇許可土地耕作所絶對必需的藝術存在——雖然土地爲數甚廣，同時排斥一切僅僅歸官能享受與爲幻想服務的藝術，我可以説，這個國家將成爲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何謂不朽？不朽，在於引起後代的共鳴。孟德斯鳩可謂不朽，其洞察力已經逾過二百多年了。

五月七日

目前開展反對美化帝王將相的運動，而毛主席詩詞中就出現了許多帝王將相。毛主席是批判他們呢？還是歌頌他們呢？今天一切都要用毛澤東思想做指南，回避這個問題是不利的，但也没有人敢提，因爲這確實需要一定的魄力。

五月十日

大力批判鄧拓，必有更高級的人物倒了霉。

五月十三日

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滿篇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祇要報紙上説姚是反革命，那麽，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晚間騎自行車到故宫角樓，凝望護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築，自問：努力够了嗎？修養够了嗎？都不够。可以休息嗎？能够自满嗎？前途還漫長着呢！

五月十四日

看了受批判的電影「舞臺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説的：「連這樣的戲都不讓演，還讓演什麽呢？」

五月二十二日

報刊上轟轟烈烈地展開文化革命，我是頗有感觸的。

一、工農兵參加論戰。誰掌握報刊，誰就掌握工農兵。工農兵批判的不是言論本身，而是不許「敵人」破壞社會主義。因此，報刊上所謂的工農兵論文，現在看來是批判鄧拓的，但不用換掉幾個字就可以變成下一次運動批判其它人了。工農兵哲學的時代還没有到來，最大的障礙是幼而失學，現在又没有自修條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時勞動之餘，要想在民兵、會議等等活動充斥之下，寫出一篇文章來，那是十足的謊話。事實上，廣大群眾對這件事是不關心的。

二、（略）

三、爭論雙方：現在被批判的一方是過去代表「黨」的。例如，鄧拓是「市委書記」。「北京日報」是市委報刊，「前綫」是市委雜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等等。而開火的一方則是上海文聯的姚文元、民主黨派的報紙「光明日報」、「文匯報」，即使是「解放軍報」吧，也衹有一個莫名其妙的「高炬」。……這麽看來，要説攻擊黨，大概應該指那些民主黨派的報紙。可是這時急急忙忙的把工農兵搬出來了，如果不是確定了誰該受批判，是不肯輕易搬出這個法寶的。……内幕真複雜，衹把局外人蒙在鼓裏。

五月二十三日

「解放軍報」曰：政治好，業務也可以不好。……很顯然，假使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雜念的人鑽研業務時幹勁足，不正説明政治的無力嗎？事實上，比如説，乒乓球隊獲勝是因爲毛澤東思想政治挂帥，那麽，人們不禁要問，籃球隊不也學習毛澤東著作嗎？蘇聯隊不是没學嗎？爲什麽中國隊敗給蘇聯呢？講不出來了。這是用政治講不通的問題。知道走錯了路，而又不敢回頭的人，必然用歪理來解釋真理。

五月三十一日

傍晚車間開會批判鄧拓，老工人發言，回憶解放前痛苦生活，聲泪俱下，但和鄧拓毫無關係。

六月三日

詳讀「人民日報」發表吳晗、胡適的通信，實在是一般學術問題，且有相當民族感情，可惜謬解。

六月四日

市委易人……大家當然都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但誰也不知彭真、劉仁到底犯了什麽錯誤，吳德又是何許人也。看來，要是「中央」

易人，大家也會同樣敲鑼打鼓的。——熱情帶有極大的盲動性……學校大嘩，每個學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學，給領導大刷大字報。所謂北大七人的大字報，也無非是騙局而已。

六月七日

這是給初出茅廬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禮，「群眾運動」的洗禮！好一個「群眾運動」！不講官面文章，誰也不會相信修正主義者會怕這樣的大會！更可笑的是，口號裏有「誓死保衛毛主席」，大家都喊，想過沒有，是誰要害毛主席？鄧拓的舌劍嗎？那還遠遠不够資格哩！到底是誰，報紙上没有公佈，誰也不知道，但喊口號。

六月十二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電影《紅日》。這麼一部深受束縛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爲裏面有一些東西是真實的。今天要求的絶不是什麼「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説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這確實能够蒙騙一部分没有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麼不正常，即可作爲明證。

六月十七日

聽弟弟、又聽母親説，小牌坊小學四年級的一個李老師自殺了，小學生衝動起來，連校長也給打了。小學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這種盲動，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愛的」嗎？歐洲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兒童也從家裏跑出來東征去了。結果呢？被商人賣給薩拉森做奴隸去了。

六月二十六日

讀「中國散文選」，是五四諸家選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時代，今天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擬的。

七月六日

工作是難耐的寂寞，幻想充滿了胸際，對於我，革命的欲望是多麼的强烈啊！

七月十八日

讀完「五四小説選講」。能够自由地闡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實的刻畫一個時代的面貌。由此看來，今天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較之五四時代，真是相形見絀了。

七月二十九日

開全廠大會，宣佈中央兩個文告，今後運動的方向是直指當權派……所謂當權派云云，亦可證明，這根本不是什麼階級鬥爭，而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爲什麼群眾「哄」起來？那是積了多年的怨氣，這次導而發之。正因爲客觀上解決了這兩個階層之間的問題，社會才得以進步。才能出現某些大快人心的現象。可是，又因爲口號提得不中肯，宮廷政變迅速，致使準備不足，而呈現混亂狀態。總之，這跟文化毫無關係，也跟階級毫無關係。

八月三日

下班參加一車間聲討宋玉鑫的大會，宋相當沉着……會上下雨了，群眾多半都找到了傘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傘我就想去給他打一下。魯迅說：「敢摸着叛徒死尸痛哭的是中國的脊梁」，……我同情他嗎？不，我對他養尊處優……以空頭政治來刁難人，爲一己私利服務，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絶不同意群眾言不由衷地質問：「你爲什麼刪改八條？爲什麼不讓我們學毛着？爲什麼不接受印刷毛選的單面印刷機？」這是荒唐的，似乎衹有此才算罪過，……把幹部拉到敵我矛盾上來，害處多麼大啊，既制不服對方，又說不服自己。爲此讓他淋到大雨裏，豈不枉哉？

八月五日

近來聽說「紅衛兵」，亦即中學生，身穿軍人服，戴袖章……都是革幹子弟，今天給我們送來一張大字報，「資産階級狗崽子」等詞出現了好幾處，說有人對他們行凶了。……誰敢哪？這都是流氓把戲罷了！……實在太囂張了。

八月八日

晚間開會鬥宋玉鑫，但宋始終不承認自己是黑幫。這種氣節是值得學習的。假使他認爲是對的，就死也不能說是錯。革命，祇能信托有氣節的人。

八月二十一日

這個星期著力寫出身方面的論文，改名爲「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這幾天所以擱筆，是因爲毛都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過分攻擊紅衛兵的話祇得不說了。

八月二十二日

聽説紅衛兵把王府井各個鋪面全改名字了。現在市内叫東方紅的大街不下五條，叫紅旗的鋪面不下五十個。一切能引起舊的回憶的東西，統統消滅了，但新的東西又是這麼貧乏，因此祇好有五十多面紅旗了！

八月二十三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樣子，各種紙條貼滿了墻壁，門面字號全砸了。榮寶齋遭到最大的浩劫。還有人聲言，要燒北京圖書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書。……我又看見青年會（基督教）也站滿了紅衛兵，大改了模樣。

據説紅衛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毛主席像，或在像後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譯小説就燒掉，好一個焚書坑儒。

八月二十六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鬥，我一定要記住兩件事：一、死不低頭；二、開始堅强，最後還堅强。

自從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之後，形勢大變。各學校出身好的學生紛紛成立了各種戰鬥隊和各種瘋狂的組織。他們的革命行動就是打砸搶和打一切自認為應該打的人。這和希特勒的「黨衛軍」比起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大報的頭版對他們革命的瘋狂，都在發表社論——「向紅衛兵致敬！」「紅衛兵，幹得好！」這使他們的瘋狂又加了三倍。「中央」文革在利用他們，而他們也就頭腦發脹地充當憲兵隊的角色。駭人聽聞的事件層出不窮——

學校被自稱為血統最純的學生砸爛，宿舍成了監獄，不少出身不好的無辜青年，被送往校内的「勞改隊」，或拉到刑室裏，在皮帶、彈簧鞭及木棍抽打之中，在鹽水浸泡過刀傷之後，呼出最後一聲，失去了年輕的生命……他們衹能到校勞動或關在家裏不許出門。各校自設的勞改隊裏，「血統高貴」的強迫出身不好的同學一邊走，一邊敲鑼，一邊喊：「我是混蛋！我是資本家！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他們卻在一邊大笑不止。「勞改犯」在勞動時動作慢了點，於是晚上以消極怠工的罪名被鬥；快了，要以出風頭表現自己的罪名被鬥。北京一中的勞改隊，「血統高貴」的紅衛兵們逼迫出身不好的同學在檢查中必須說：「要不是解放了，我也一定會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殘酷地剝削人民。」他們用望遠鏡監視著「狗崽子」和「混蛋」們的勞動，任意打罵出身不好的同學。有的班每天都拉幾個到村外去打。有一個人受不了這種虐待，逃跑後被抓了回來，打得死去活來。他們讓他頭上頂個盆，如果盆掉了就加倍打。頭上打破了一個洞，腿上打破了條口，他們不讓

他去醫院，卻殘忍地用鋼針穿上棉線縫了幾針了事！勞動時像宰牲口一樣地牽著他！後邊跟上「監工」又打又罵！

他們將初二的一個小同學打了一頓，還用刀子刮，然後往傷口上抹鹽水，并用洗腳水往身上潑，令人慘不忍睹！

他們又找來一個拳套，輪流毆打「勞改犯」。這個打完了，那個說：「我過一下癮！」

一天一個學生就這樣被無辜地打死，他們逼著「勞改犯」們與死人握手，嘴裏還得說：

「老兄，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自認為血統最純的高幹子弟，組成了「西城區糾察隊」、「東城區糾察隊」及「海澱區糾察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那大寬袖章、黃軍裝和握著寬牛皮帶的傲態令人人恐怖。學校的地下室成了他們最理想的刑訊室，所發明的各種刑法，令人髮指……譚力夫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是他們的「革命指南」。首先是對出身不好的學生實行關押，強制勞動、任意毆打。他們發明的澆、燙、燒、吊、踩、刺、跪、剁、磕響頭……等種種苦刑，舉不勝舉，打斷學生肋骨、打死人的事越來越多。全城籠罩著恐怖。

北京六中的高三學生王光華，僅僅因為出身資本家并反對那幅血統論的對聯，便被該校的紅衛兵們強行押往校中的勞改隊，將他一推進「勞改所」，先給了他兩記耳光，接著剝光他的衣服，以姜晉南為首的十來個暴徒，手持各種兇器，輪番抽打。他們用木槍向王身上猛刺，用木棍向王的前後身猛擊，肋骨被打斷數根，昏迷過去。他們給他做人工呼吸，用冷水澆頭，王蘇醒後被扔到一間空房。第二天，王危在旦夕，便血，後又昏死過去。暴徒式的學生們還不甘心，逼他寫材料，并強迫他衹要承認自己錯了，就饒了他。但王始終未向暴徒低頭，於是又遭毒打，終於被打死……

紅衛兵的各種「通牒」，各種「勒令」，貼得大街上滿處都是。狂熱的、頭腦混沌、知識貧乏的這些學生們，紛紛更改自己的姓名：「紅衛」、「永紅」、「東紅」、「革非」、「風雷」、「永革」……似乎這樣才能使自己更加紅起來。校長、老師都遭到毆打……

「牛鬼蛇神」——成份、出身不好的、犯過一點「錯誤」，都被「揪」出來了，各工廠的紅衛兵也出現了，於是拿這些職工開刀，街道也向那些退不了休或沒有工作的「牛鬼蛇神」們專政了。

「這是怎麼個世道啊？」人人都在憂心、發抖。

而報紙上仍在「向紅衛兵們致敬」，「世界是你們的！」「破四舊，就是要衝向街頭，沖向社會！」……瘋狂的人們真的認為世界是在自己手中了，各種組織紛紛成立……

李連城從蘭州出差，帶來許多甜香的鐵蛋瓜。他在哥哥的小屋裏住了兩天。我陪他去各大院校和國務院接待站看大字報。也許，他是借機來看看我的態度的，我什麼也沒有露，衹是拿他當作兄長。國棟的信還沒有回，我還是在想著他……

我們先來到了中央音樂學院。大門口橫放著長條桌子。

「什麼出身？」坐在桌子後邊的紅衛兵傲氣淩人地問。

「革幹。」我一仰脖就走過了守衛著的出入口。回頭一看，李連城還在那兒結結巴巴——

「我、我……」

「到底什麼出身？」

「我是工人。不信您看看我的工作證。」

「問你的出身！地、富、反、壞、右一概不得進去！」

「你倒是快點兒呀！」我故意不耐煩地大聲喊，「他出身是工人！」

經我這「革幹」子女的大聲證明，李連城才被放了進來。

「你怎那麼老實？」我瞅瞅身邊這又高又大的身軀，實在哭笑不得，「又不要證明。你怎那麼老實？」

深受五十年代的「毒」，他連編瞎話都不會。

「打倒狗趙瘋（渢）」、「打倒大吸血鬼馬思聰」的大字報，貼得滿院都是。一一看去，也并沒有什麼內容，全是過火的無限上綱。學院裏的學生們，都去外地串聯了，看大字報的，大多數像是外地人。李連城在認真地看大字報，我一個人跑進了樓裏。一樓，沒人，樓道乾乾淨淨。剛上二樓，衹見一位三、四十歲的短髮女人，後背還糊著沒有乾的大字報，正在俯身弄廢紙簍。見了我，一定以為是哪裏來的革命小將，慌忙低下頭，弓著腰走開去了。後背上的黑色大字是：「打倒黑鋼琴家俞宜萱……」

我要見見馬思聰，一定要見見他……我登登登上了三樓。三樓更寂靜了。樓道擦得亮得照見人影，這都是「黑幫」們的工作啊！我站在樓道中間，正不知向何處尋覓馬先生，忽見前面有個屋門開了半個，透出亮光來，便朝那兒走去。原來，那是男廁所。兩位清瘦文靜、五十多歲教師模樣的男人，每人胸前掛著一塊牌子，正

悄無聲息地拉出裏面的廢紙來。他倆一見我，立即惶然地低下頭，趕緊就要溜進廁所去。難道，他們也不看看我戴沒戴紅袖章，見個人就害怕？我一眼就看見了「大吸血鬼馬思聰」的牌子上的字跡。

「馬先生。」我聲音不大，卻十分清晰地叫住他。另一位先生已溜進了廁所，馬先生手拄長把笤帚，狐疑地立在門邊，膽怯地斜睨著我。他個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膚色白淨，面貌溫和善良，像是南方人。啊，這就是我自小崇拜的馬思聰嗎？他給了我們多少優美動人的歌曲！

「馬先生，」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詞不達意地說道，「我非常尊敬您。我喜歡拉小提琴——」

「還是改拉二胡吧。」馬先生說罷就進了廁所，悄然地關閉了門。我愣在了那裏……

晚上，哥哥也從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回來。

「他們問你什麼出身了嗎？」我問。

「問了。」他說，「我反問：『你呢？』那學生說：『我出身工人！』我說：『我比你強，我就是工人。』門口幾個紅衛兵還沒反應過來，我已經進去了。」他嘲諷地咯咯笑著。「到哪兒我都這麼回答，凡是聽了這話的紅衛兵全跟傻子似的。」說罷他又咯咯地笑。

我和連城、弟弟們也笑了。雖然這笑裏含著多少種複雜的滋味兒——我們在受著屈辱，可是已經麻木了，麻木到用「革幹」或結結巴巴的方式來回答。我們從沒想過怎樣正面地針鋒相對而又勝對方一籌，哪怕就在這種最普通、最小的問答上，哥哥也勝過我們。

29. 焚燒心靈

八月二十八日那天中午，我在屋裏坐著，忽聽哥哥在小屋門口召喚道：

「羅錦！」

我立即走進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尋常，仿佛決定了一件什麼大事似的。

「現在抄家風大興，」哥哥站在桌邊，望著我嚴肅地說，「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決定把這些不必保留的日記、文稿、信件、筆記全部燒掉。你也最好把自己的燒掉。在燒之前，我真希望有個人能看看、能瞭解我。想來想去，衹有你。你就坐這兒看吧，看完了，我就燒了。」

我衹有用沉默來回答，心情像死神般可怕——日記，是我們的心，我們的靈魂啊！

「這本日記，」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藍皮「北京日記」，鄭重地對我說，「這裏記的，是我近一年來的思想。這些想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無論如何我也捨不得燒了它。你能幫我藏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嗎？過了這陣抄家風就拿回來？」

「能！」我不假思索，就雙手接了過來，堅定地摟在胸前。他注目地望著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他背著手站在關閉的門前，向玻璃外的天空凝望。我默默地走到小床邊，床上那一疊疊的日記、文稿、信件、讀書筆記，似乎都在哀泣地望著我，而我的那一句「看完了」就將使它們葬入火海。

從加入少先隊的第一篇日記到成人的歷程，像畫展一樣呈現在我面前。這些披肝瀝膽的日記，這些文思奇妙的文稿，這些與朋友互勉的信件，難道都不能活過今天？這不是日記和信件，這是青春的詩篇和生命的火焰！這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樣記日記的呀！一個何等敢於解剖自己的人！他每日思過，每週小結，每月中結，每年大結——他對自己的每一閃念——凡錯誤、消沉、軟弱、糊塗之處，他都在日記裏給予解剖和鞭撻。原來，完人、傑人、聖人的歷史，正是一個自我鞭撻的歷史。我敬愛的哥哥！

我衹能翻他的日記，因為讀書筆記、文稿、詩詞太多了。就算稍微仔細地天天看，也得幾個月的時間。而他當晚就要燒掉。

我忘不了，哥哥偶看我日記的往事，使我怎樣羞惱得心跳！那次我去偷看他的日記，或許他也有所察覺。日記——純粹屬於自己的秘密呀！今天我們卻無法顧及羞澀了。

多年來，我們不能和任何人傾訴。父母不敢對我們說「反動話」，同學們之間不敢、兄弟姐妹之間也不敢，我們怕害人又害己。我們衹有向日記傾訴，否則會真地悶死。然而，就連這種活法也活不成！

我的日記和他的日記，天壤之別；我永遠寫不出他的日記。他傾訴的，是他獨立的、周密的思考；是夜深人靜中，他與偉人、智者「談話」後的昇華。他那清秀、勁拙的筆跡，每一筆、每一劃都是他的靈、他的魂哪！

他要將它們親手埋葬，祇剩下自己空空的軀殼。他不甘這樣讓它們死去、灰飛煙滅，他要有一個證人、一個多少明白他的人——我。

我一頁頁地翻著，屋裏祇聽見輕微的沙沙聲。而哥哥，仍然一動不動地向天空凝視。我悄悄望望他，想永遠記住這一幕、這一畫面……

極遠處，傳來打砸聲、哭泣和哀嚎；透過後窗的玻璃，望得見鄰院燒東西的青煙。思想是要被剷除的，軀殼是要被淩辱的；還有什麼屬於人們自己呢？

當晚，母親囑咐把窗簾擋得嚴嚴，插上門拴，讓哥哥幫著，抻出那箱照片冊。

母親橫了幾次心，都捨不得燒。

「唉！我從日本回國的時候，什麼什麼都扔了，唯獨捨不得扔了它們！」

活的歷史、無字的日記——從母親兒時、少女到去日留學、與父訂婚直至今日，太珍貴了。它們，是母親的最愛。母親捨不得燒它們，就像我捨不得燒日記。

如果說，日記因「有思想」必須燒掉，照片呢？它沒思想，卻代表著「封、資、修」，代表著「四舊」。它們也必須死。

「交給羅錦吧，」哥哥建議：「她有地方藏。」

「嗯。」我點點頭，心裏是那麼發虛。我可有什麼地方藏呢？

我們圍著八仙桌、圍著母親，看她雙手輕輕地、小心地揭下一張張照片。我從沒發現過母親的雙手是那麼美。她的小指輕輕翹著，她手上每一根柔柔的線條，都像一首詩、一幅畫、一支夢幻的音樂——她請下每一個活人，讓他（她）們在她愛的手心裏、愛的呵護中慢慢地走下來；她要讓他（她）們去一個安全的天地、暫時地隱藏。她輕輕揭下每一張照片，就像接下一個個出生的嬰兒、接下我們一年又一年的心魂，接下她的親人和朋友。我從沒發現過母親的雙手是那麼動人。她不想損傷他（她）們的一絲一毫，相信他（她）們還會回到相冊上來……

重托啊！次日一早，我把哥哥那本藍皮日記，夾在我的二十本日記當中，以及上千張大小照片，將一手提袋塞得鼓鼓的，跑遍了與我要好的同學的家。

家家都在驚惶不安，正主動地將自家的中外小說、詩歌……等馬、恩、列、斯、毛之外的書籍交出去，以至馬路邊、胡同口的收書登記處，排成了一支陰陰慘

慘的行列。我提著那顯眼的、鼓囊囊的花布書包，穿著白襯衫、花布裙跑到黎凡家，見他正六神無主地燒東西——他的文稿、日記、筆記以及我的、別人寫給他的信，屋裏亂七八糟，兩捆捆好的外國小說正待交出去。

「放這兒？」他驚訝地朝我睜圓了眼睛，「連我的都燒了！你還想保存？這時候你還敢穿花裙子？！」

在他驚訝的目光中，我顯得怎樣「不識時務」和「任性」！我寫給他的信有什麼？連這都燒了！

「我寫給你的信，希望趕緊燒掉。」他在我身後緊緊囑咐。

「嗯……」我怏怏不樂地提著書包往外走。

已是傍晚。今天算是沒辦法了。我好無能啊！我提著花書包，怎樣進家門呢？千萬不能讓哥哥和家裏人看見！不能讓他們失望！我的心慌張得跳起來，祇覺慚愧。進了院門，我一面斜眼瞅著哥哥的小屋，一面把書包用身子擋著，一溜溜進了屋裏，趕緊把書包用衣服蓋在牆角……

當晚，母親沒回來，全家惶然。哥哥往母親廠裏打電話，回答是：「王秋琳被群眾專政了！要好好學習學習！你們給她送毛巾、牙膏來吧！」

天！看來，藏日記和相片的任務更緊迫了！

次早，我提著花布書包走遍城南城北。大街上、公共汽車裏，任何地方到處是戴紅袖章的，時而一大片穿黃軍裝、腰繫皮帶的紅衛兵騎著一輛輛新錚錚的輕便自行車，像陣黃旋風似地在馬路上駛過，嚇得人人呆立而看。這書包可怎麼辦？藏在公園的哪塊石頭下或石洞裏？來到「中山公園」，才發現早讓大字報將門封死了，原因是公園是封資修的闊少、小姐們來的地方，不是革命者應來的。「中山公園」旁邊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大門已被封死。怎麼辦呢？已到下午，說不定今晚就抄家呢！這時我很想上廁所，就進了文化宮前面、一個很少有人去的大廁所。這裏靜得出奇，總是又乾淨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園寫生時常到這裏來，對面一排高高的白油漆門總是用繩索穿著不打開。此時這一排緊閉的門，靜靜的就像一排無言的衛兵。我忽然心裏一動：這些拿回家太危險，不如放在對面的門裏，明天一早我再想辦法另行安置。唉，祇好這麼辦！一看左右沒人，我便把這一書包日記從那乾淨的白瓷磚地上塞了進去。彎下腰看看，一點見也看不見。心想，祇存放一夜不會有什麼問題，總比家裏安全。又看看窗外，見一個人也沒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還沒大亮，全城就臨時戒嚴了。原來這天上午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大軍，天安門城樓上，林彪的講話正通過廣播、電視，向國內外傳播。

天安門前，百萬紅衛兵人人高舉紅語錄，又成了一片瘋狂的紅海洋，擠掉了多少雙鞋、多少枚毛像章。大街上自行車不許隨便通行。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連胡同口也不許出。聽著廣播器裏那喊聲震天的「萬歲」聲，我忐忑不安、坐臥不寧……下午兩點，才開始通車。我騎上車緊忙奔到那裏，不由愣住了——兩排小門大開，書包早已沒了蹤影。原先乾淨的地面，現在滿是痰、紙屑和污濁邋遢的腳印。我揪心地找到兩位打掃廁所的女同志，問她們看見一個花布書包沒有？她們衹冷冷地、注意地掠了我一眼，便耷拉下眼皮，一邊掃地一邊乾巴巴地回答：

「沒看見。」

「求求您了！」眼淚在眼眶裏打轉，我的聲音發顫，「您還給我們，衹當救命吧！」

「沒看見。」依然是那副表情，無動於衷地轉過身去。

我又去求另外一位戴著口罩的掃地師傅。

「不知道。」她索性拿著掃帚走開去。

完了，全完了！我愣在了原地，站在那裏發呆。我是怎樣愚蠢、罪該萬死！我是怎樣辜負了哥哥和母親的重托！誰知哥哥這本日記裏記了什麼呢？我竟沒來得及翻開看一眼。這不等於我出賣了他？他比我有思想，萬一有「犯上」的話？我，蠢笨的我呀！世上還有比我更蠢笨的人嗎？我不知道是怎樣推著車走回家的，怎騎得動？而是在飄。沒心思去上班，更無心思吃飯，衹是坐在大木板床的盡裏頭，對著牆角抹眼淚。我這個罪人！我從來沒信過上帝，此時心裏卻在痛心地祈禱——上帝！保佑保佑吧，千萬別叫哥哥出事……

「愚蠢哪，愚蠢！」父親急得在地上來回走，又不敢大聲，「還有比你更蠢的嗎？怎麼能藏在那個地方？唉唉！」

我哭啊哭……雖然知道一點兒用也沒有，還是哭啊哭……可是又藏哪兒好呢？我都想過——棚頂？會被捅破，會拿手電去照；牆壁？即使不露痕跡，也同樣會被鑿穿；縫在棉衣、棉被裏？早就聽說紅衛兵有此經驗；埋地裏？小院裏五家，萬一被誰聽見、看見？街道積極分子的孩子整天進這院……或許，哥哥藏了半天也沒地方藏才交給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樣辜負了他！我這罪人！

哥哥下了班聽到這噩耗，先是一愣，再沒有說一句話。父親焦急地低聲問：

「你記了什麼犯歹的話沒有？」

他發呆地回答：「對陳伯達、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還有比你更蠢的嗎？羅克呀，你也是，不早燒了，還偏偏交給這蠢丫頭？」

我慚愧得頭都不敢抬起來。哦，我這罪人！腦子裏脹暈暈的，忽聽到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

我感動、膽怯地回頭看了他一眼，祇見他態度如常，正沉靜地走進他的小屋……

30. 第一次抄家

第二天，天出奇的悶熱，一絲風也沒有。西下的夕陽在迅速聚攏的陰雲中，顯得不可捉摸。下班的自行車鈴亂響，汽車載滿了人在飛馳，馬路一下子像窄了許多。我下班騎車忙往家趕，生怕會淋到暴雨。

剛進家門，哥哥也剛從工廠下班回家。兩個弟弟由於屬於「黑七類」子女，不准「革命」，一直在家待著。姥姥在二姨家養病，母親已被扣在工廠一個星期了。爸爸正要擺晚飯，一個小孩呼哧帶喘地跑進院裏：

「大爺！大媽讓好些紅衛兵押著，都走到錢糧胡同了，大媽還剃了頭髮呢！」說完又跑了。

一家人全愣住了！

「快走，孩子們！」爸爸迫不及待地道：「我一個人頂著，快走吧，早知會有這一天！」

在院裏吃飯的三家鄰居嚇得急忙把飯桌搬進了屋。有兩家在前幾天已被紅衛兵轟回老家去了。

「爸爸，」哥哥迅速地拿起米黃色的風雨衣，說道，「我上國務院接待站看大字報去，儘量晚點兒回來。」說畢頭也不回地推車走了。

「爸爸，我到學校去住。」羅文也急忙走了。

「我也到學校去。」小弟也做出了決定。

「多拿件衣服！」爸爸慌慌地遞給他一件舊上衣。

「你還不快走？」爸爸跺著腳催我。

我抓起牆上的小提琴，就跑了出去。

在胡同口我追上了小弟，劈啪的大雨點不客氣地掉在我們臉上。

「快跑！」我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三腳兩步一口氣逃進了馬路對面的郵局。

大雨傾瀉下來，玻璃窗流淌著不盡的淚水。我們隔著玻璃向外張望，暴雨中，偶爾有輛尋找避雨處的騎車人慌忙竄過。不少人躲在商店的房檐下，郵局裏的人多了起來。

白花花的雨霧齊邊齊沿，遮天蓋地而來，一切沉浸在怒吼的雨聲中……雨水大合唱好像天公發洩出的無比憤怒。馬路上的母親正被天公的淚水無情地澆著啊！

究竟我們犯了什麼罪呢，有家不能歸？祇因為出身……從門外刮進來的冷風吹著我的裙子，我不禁打了個寒戰。我瞥瞥身邊的小弟，他正呆望著窗外，一言不發……

雨聲漸漸小了，陸續的推門聲打斷了我的沉思。自行車鈴又在街上催命般地響了起來。郵局的燈光亮得刺眼，而門外卻是一片清新、深藍的夜空。

我和弟弟站在郵局前面的空地上。天上仍淅淅瀝瀝地掉著最後幾個雨點。我深深地吸了口涼氣——深藍而澄澈的夜啊！

繁星神秘、淘氣地眨著眼睛，彷彿因人們不去探索它們的秘密卻自相殘殺而幸災樂禍地擠著怪眼兒。唉！我們不約而同地朝小胡同口望了一眼，那兒并沒有什麼奇跡，行人們依舊平靜淡漠地你來我往，好像這世界本沒有什麼奇特的、痛苦的事情發生。

「姐姐，咱們走吧。」

「嗯。」

是呀，老站在這兒也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我們向前面的十字路口走去。

「你去學校，行嗎？」我問道。

「行。這幾天，盡有被抄家的同學在那兒過夜。」

「睡在哪兒？」

「就睡在課桌上。」

「不冷嗎？」其實這話問得多餘。

「他們說，不太冷。有帶毛巾被的，大概他們能給我蓋一點兒。還有爸爸給我的這件破褂子呢。」

我難過地歎了口氣。

「姐姐，昨天紅衛兵的頭頭說，每個學校都要組織黑七類子女學習班，我們學校也快了。你們工廠沒有吧？」

「也許，以後會有吧。」

「今晚你到哪兒過夜呢？」

我不由停了腳步，思索著。真的，上哪兒去？

「我看，上二姨家去吧，兩個多月了，也不知道姥姥的病怎麼樣了。」我決定道。

「那兒行嗎？」

「姨父他們有什麼問題？」

「嗯，那也好。」

在十字路口，我望著抱著一小團衣服的弟弟過了馬路，消失在黑夜中。

舊黑漆門虛掩著。

我輕輕推開門，躡腳兒走了進去。寂靜的小院裏，二姨家的窗簾透著淡黃色的燈光。我屏住呼吸在窗外靜聽了幾秒鐘，衹聽見二姨劇烈的喘嗽聲和姨父那悶悶的長歎。

我小心地敲門上的玻璃。

「誰呀？」

窗簾的下角掀起一小塊，露出姨父一隻驚疑不定的眼。

「我。」

「噢，是羅錦？快進來！」

門開了一半，我擠了進去。姨父隨手關嚴了門。

我向他們打了招呼——二姨和姥姥坐在床上，二姨喘咳得紫脹著臉，面色蠟黃的姥姥正心疼地給她輕輕拍背。

「你怎麼——這時候來了？」

姨父站在屋中央，捧著兩道淡淡的眉，狐疑地望著我。

「我來看看姥姥的病，」我假裝輕鬆地說，「怎麼，二姨的老病又犯了？」

我把小提琴豎在牆邊，坐在凳子上。

「這小提琴？……」姨父仍疑惑地站在那裏，審視地端詳著我的臉，「不是家裏出事啦？」

「出什麼事呀？我剛才到同學家練琴，路過來看看。」

「那……你還沒有吃飯？」姨父仍不太相信，用這話試探。

「吃得可飽了！」我拍了拍肚子說。

「噢……」他仍皺著眉頭，思量地走到桌邊，猶疑地坐下來。吧嗒一口將滅的煙，小心地問道：「你媽怎麼樣？還上班嗎？」

「嗯，上班。」

「沒抄家？」

「沒有。」

「提防著點兒吧，早晚得來一次。我這兒已經抄過一回了。」

「您家？」我驚愕地望了屋子一眼，才發現比以前破敗得多，「您家有什麼問題？」

姨父并不立即回答，衹是歎氣。

二姨一陣陣咳嗽，姥姥一面給她捶背，一面東一句西一句地問著家裏的事，我衹好儘量往好裏說。

「別提嘍，孩子！」姨父磕了磕煙斗，淒苦地搖搖頭，歎道，「你可不知道我和你二姨受的這份兒罪喲！」他站起身，拿起掛在門邊的一件舊藍布上衣，湊到我眼皮下，「瞧瞧。」

上面縫著一塊長方形黑布，用白線分明繡著：

「黑五類老婆」

「您？」

他長歎一聲，感慨萬千地把那衣服掛回原處。

「全因為我做過半年交通警喲！」

「您不是拉了好多年洋車嗎？怎麼又做過交通警？」

「你哪兒知道！唉！那時候我生活沒著落，不得已當了半年交通警。半年後趕上裁人，又給裁下來了。沒辦法，衹好去拉洋車。後來找了個會計的差事，一直幹到如今。沒想到這半年交通警就成了事兒嘍！咱不明白，解放前馬路上就不需要維持秩序，少出車禍啦？這理上哪兒講去？再說，解放後哪一次運動我不主動交代個底兒吊？這會兒可好，成了階級敵人啦！天天陪著當權派挨鬥！給我調到鍛工車間去打鐵，這不說，多苦咱也能忍著。可你二姨招誰惹誰啦？老老實實的一個家庭婦女，真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養病還養不過來呢，這回也成了黑五類老婆，天不亮就去掃街。你看病得這個樣兒！掃不好就挨打！唉！咱這是招誰惹誰啦？」

沉默……衹有二姨那拉風箱似的、令人憋悶的喘息聲。我能再給他們的苦難增添驚恐和不安嗎？

「那……我告辭了。」站起來，身子好沉重，真希望他們留我過一夜！

「孩子，」姨父也站起來，「我就不留你啦。」

「等等……」二姨從喘息中掙紮著指指五屜櫃，「抽屜……開開……衣服……」說到這兒，她已喘不上氣來，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

姨父不解而順從地拉開了一個大抽屜。那裏面是二姨的一些半新不舊的布衣服。

「那件米……米黃的……」二姨紫脹著臉，無比艱難地指著那些衣服。

姨父舉出一件件衣衣服，徵詢地看著她，二姨終於點點頭。

「穿上……送你了……」

「二姨，您留著穿吧。」

「穿上……」她不可抗拒地閉了閉眼，又是一陣咳嗽。姥姥心疼地流下了眼淚，為她捶背。

「你二姨送你，」姨父遞給我，「你就穿吧。她或許怕你冷。穿吧。」

這是一件八、九成新的米黃色卡其布上衣，正合身，我衹有穿上了。

步出虛掩的門，我深深地歎了口氣。漆黑的夜色中清楚地聽到自己腸胃的咕嚕聲。耳邊還響著姨父送別時的囑咐：

「這年頭兒少來往吧，孩子！還穿裙子？還拉小提琴？我的二胡都叫他們給砸啦！」……

夜裏的風真冷啊，冷得想打哆嗦。裙子又和涼風一夥，淘氣地掀拂我的腿。我把琴夾在腋下，縮著眉，雙手抱著臂彎，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家走去……

最揪心的是我和哥哥的日記！這時，我的一書包日記已經放在我們廠保衛科，哥哥那本日記也已轉送到他的工廠去了……蠢笨的我呀！

黑黝黝的小胡同像魔鬼似地出現在面前，我緊張地提起琴，惴惴不安地走去。

突然，一個人頭在牆後一縮。不好！我轉身就跑，祇聽背後大喝道：

「抓住她，別讓她跑了！」

大叫聲劃破了沉寂的夜空！遠處一兩個行人慌忙竄到陰影裏。幾隻大手將我緊緊鉗住：

「狗崽子！還想跑？老子等了你們半天了！走！」

小提琴早不知去向。他們反擰起我的雙臂，推搡著向家裏走去。

小小的四合院各屋都熄了燈，但人們絕不可能睡著。衹有我家的屋門大敞，日光燈亮得刺眼。帶路的媽媽一定又被押回去了，亂七八糟的破爛拖到了門邊，爸爸正跪在破爛堆上，禿頂的頭在日光燈下閃閃發亮。

紅衛兵將我猛地一推，喝一聲：「打！」木槍、皮帶便劈頭蓋臉地落下來，衹聽他們邊打邊吼：「跪下！」

「憑什麼打人？」我掙紮地喊道。

「打的就是你這狗崽子！」

「就沖你這裙子也得打！」

「頭上還別卡子？打！」

「跪不跪？！」

求生的念頭第一次像刀一樣刺進了我心裏，我噗通一聲跪下了。

「低頭！」他們仍不滿意，狠狠地又抽了幾下。我連大氣都不敢出。

「低頭！」他們抽打著爸爸，爸爸低頭一聲不吭。

「狗崽子，知道自己有罪不知道？」

「知道。」

「什麼罪？」

「我媽是資本家，父母都是右派。」

「應不應當向人民低頭認罪？」

「應當。」

「為什麼穿裙子？違犯四號通令？」

「你們這一窩崽子跑哪兒去了？」他們吼叫地審問，零碎地抽打著。

「哈，又來一個！」隨著幸災樂禍的高叫，幾個人扭進李連城。

「跪下！跪下！」不由分說地便朝他打。

「嗨嗨，你們怎麼打人哪？」高大魁梧的李用胳膊抵擋著。

「跪下再說！」

李被人狠踢一腳，「咚」地跪在地上。

「你們太不講理！」

「低頭！什麼出身？」

「富、富農。」李像卡了脖，連自己都感到理虧似的。

「好哇，富農！」「唰唰」就是幾皮帶，「怪不得！來搞什麼黑串連？」

「我是因公出差嘛！」李抬頭分辯。

「低頭！你這狗崽子！」他們又打他，「拿出證明來！」

李連城匆匆忙忙地從上衣口袋裏掏出出差證明。

一個紅衛兵一把搶去。

「沒收了！」他看完宣佈道，同時遞給了別人。

「嗨嗨嗨，你們怎麼這樣不講理？」李抬身，簡直想要站起來，「搶走我的證明，我怎麼買火車票？」

「我們不管！跪下！好好交代，為什麼來搞黑串連？」

「先把他的手錶扒下來再說！」

三個人一窩蜂地上去扒手錶。李連城急得大嚷：

「你們欺人太甚了！」

「狗雜種！哪有你說話的份兒！」

他們搶過手錶，又把他打跪下。

突然，門「豁啷」一聲被推開了，屋裏的人驚異地扭過頭去——啊，深藍的夜空襯托出哥哥那嚴厲、鎮定、蒼白的臉。他那銳利、冰冷的目光像閃電般直刺向驚愕的人群，那堅毅、緊閉的嘴角，正直的鼻樑，發著寒光的白玻璃鏡框，直攝進人們的心魂！

他站定在門口，一動也不動，威嚴地望著他們。紅衛兵們從呆滯中猛省過來，一擁而上，將他團團圍住。但他鐵塔般地站在那兒，刺人的目光使人發怵，竟沒人敢拉他一把。

我跪在地上膽怯、羞慚地向他望去——啊，在他那嚴峻冰冷的目光中，也有我們給他的痛苦啊！我不敢看他，可是又不敢站起來。李連城也慚愧地彎下身去。

「對於你們的革命行動，我十分歡迎！」未等他們開口，哥哥便果決地說道：「就是你們不來，我也要請你們來！但是——」

「你就是遇羅克？」

「但是十六條明文說過，報紙上也多次講明：祇許文鬥，不許武鬥，武鬥祇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後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過頭去，灼灼的目光緊逼著他，臉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凜然氣度竟使那人縮回了手，悻悻地避開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麼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緊逼著面前的紅衛兵。

「出身就是你的罪！」

「一個人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但一個人的道路卻是完全可以選擇的。請問，你們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問題的？」

「我們擁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正在激烈地辯論著，門外又湧進一群紅衛兵。

「遇羅克，走，廠子叫你去！必須參加學習班！」原來是哥哥工廠的。

「對，把這小子帶走，找個地方說理去！」一個人上來就要扭哥哥的胳膊。

「慢著！」哥哥威嚴地喝了一聲，甩開他們的手，一轉身颯然走了出去。紅衛兵們蜂擁地尾隨著他，扭著李連城，像一陣旋風刮出了門。

霎時，屋裏靜了、空了……很久，我和爸爸還歪坐在地上，向門口發愣……

啊，那就是哥哥站過的地方，仿佛他還堅定地立在那裏，冰冷、嚴峻地掃視著一切……那灼灼逼人的目光，那堅毅的嘴角，正直的鼻樑，那鎮定、無畏的面容，仿佛還在那兒發出奪目的光；那朗朗有力、清脆沉著的聲音，好像還在那兒回蕩……

他并不高大，但卻須得仰視。而我，卻跪著，老老實實地跪著！

夜深了，我和爸爸仍沒有一句話，無力地坐在地上，在羞愧、欽佩和屈辱中不能自拔。鐘打兩點，我們慢慢地站了起來，忍著身上的疼痛，緩緩地、默默地收拾著地上零亂的東西。

啊，當我想去漆黑的門外拿掃地條帚時，我不敢，也不願踩踏屋門口那小塊地，那塊放著光的地啊！我怕骯髒的鞋底玷污了它！當我跨過它的那一秒鐘時，心裏是怎樣神奇地跳躍啊！我不願掃它，生怕掃去它上面的光芒，我時時扭頭望望它。

我們把破破爛爛在屋中央堆了一堆，就馬馬虎虎地躺下了。爸爸在雜亂的大床上騰了塊地方，我就躺在那早已搶劫一空的大木箱上，祇有穿衣鏡沒有被砸，倖存的原因是，父親早就用一大篇語錄將它嚴嚴地糊上了。假如事先也將我們用語錄嚴嚴地糊住，是否還會挨打呢？

靜謐的月光灑在屋門口那小塊地上，它顯得更美了。我一動不動地望著它。這柔和的光線，仿佛把我帶到了久違的、幾千年前的世界。那時，該是個博愛的世界吧……哥哥的神魂在眼前飄蕩，我配做他的妹妹嗎？配嗎？我為什麼不敢像他那樣？羞愧的眼淚在黑暗中大滴淌著，我盡力不做出一點聲息來，任淚水隨意向枕邊流去……

柔和的月光撫照著窗櫺，撫照著那塊神奇的地面；它似乎在向月光細細訴說著無限衷情……哥哥被押到什麼地方去了？工廠的刑室還是地牢裏？他會挨打嗎？不，不會，他身上有的是正義的光，他們不敢觸他……李連城在什麼地方？……母親在地牢裏，會不會自殺？

想到兩個弟弟，我的心緊縮了。在空蕩教室的課桌上，躺著許多出身不好的孩子，他們背靠著背，蜷縮著身子以抵禦那黑夜的寒冷……他們睡著了？做著什麼夢？慈愛的月光照著他們，從他們的嘴角上似乎透出微微的甜意——或許，他們正在美好的幻想裏馳騁？……

31.《出身論》誕生

第二天一大早，便傳來了二姨的噩耗——她於昨天深夜自殺了，吃了一瓶氨茶鹼。她沒有留下任何遺言，臉頰紅撲撲的，靜靜地像睡著了一般，衹是在枕邊有一個空藥瓶。再也聽不到她風箱般的令人窒息的哮喘聲了。我這才明白她送我衣服的深意……

火葬場也由紅衛兵控制著，地、富、反、壞、右、資、黑幹等「黑七類」，死後一律不准進入火葬場。幾年前「國家」便有規定：為了少占地畝，不准將死人土葬；現在又不准火化，因此屍首臭了的大有人在。自殺者更算是「畏罪於人民，罪加一等」。

急得姨父東求西哭，一個勁兒表白她是病死的，街道革委會終於發話說：「既然是病死的，必須有醫院證明。」

幸好二姨從小就患有氣管炎，近年來又擴展成肺心病和腎炎，醫院總算開了證明。屍首業已停了三天。又無錢雇汽車、買衣服單被等物，便直挺挺將二姨抬上了一輛平板三輪車，由姨父蹬往火葬場……

姥姥被姨父送回家，竟沒看到她掉淚。自從那個早晨發現二姨死去，她就衹是發呆。她行動變得遲緩，連做飯也強打精神，說話沒了底氣，一坐下就空空地凝視著一個方向發愣……那愛說愛笑、嗓音豁亮的姥姥永遠消失了，現在衹留下一個無聲無息的灰塑人形。

「死了……」這是她回家後議論二姨的所有語言。僅僅這麼兩個字，像是自言自語。「死了……」

她那凝視空中的呆木神情，就像永遠想不通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她一言不發，再也沒有心思縫縫補補，整天虛弱地坐在桌邊，臂肘無力地支靠著桌沿，空對著牆壁，一愣就愣上半天。她健忘得厲害，記憶力在急劇地衰減，好像腦子裏什麼都沒有，衹有那天早上發現二姨再也不醒的模樣。

「姥姥，」我真想抱住她，使勁搖晃她，「您哭出來吧！好好發洩發洩吧！您哭吧！」

可是誰又敢大聲哭呢？我們連個哭的地方都沒有！姥姥哭不出，她的魂兒已跟著她去了……

李連城被勒令回蘭州，并被警告；「再也不許和這樣的反動家庭來往。」日記事後，我被廠裏揪鬥，成了處處被監視的階級敵人。他們從二十多本日記中篩糠似地找出了六句話，成了「思想反動根深蒂固」。同班的張季和孫成在我的批鬥會上積極地發言，給予無限上綱，又擴大了不知多少莫須有的「事實」。他二人本已分配在別的單位工作，所以如此積極，不僅因為他們一躍而成了紅得發紫的造反頭頭，也因在學校時，張季因和一位女同學搞戀愛，我曾畫過一張漫畫，他便懷恨在心；而孫成呢，想和我好，我卻沒有工夫理他，便也趁今日來報復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小人得志的大好機會！

我和哥哥的日記及母親交與我的照片都在「北京市紅衛兵戰果展覽會」上展出過。展出過後，全部上交給了公安局。

哥哥和母親分別被關在廠裏，兩個弟弟也進了學校辦的「黑七類子女學習班」。

不久，我們都被放回家了。母親的頭髮短短地呲著，衹好整天戴個男人戴的舊帽子。

「他們還會鬥我嗎？」我憂心忡忡地問母親。

「不會了。」她沉靜地說，「他們沒什麼可說的了。你千萬老實行事。」

「他們讓我寫檢查，」哥哥調皮地笑著說，「我就檢查毛選學得不夠好，共產主義人生觀還不堅定。『不深刻！重寫！』好，我把底下的挪上頭，上頭的挪底下，再換上兩段毛語錄——又一份兒。『還不深刻！』好，我再把中間的挪上頭，

改頭換面再來一篇兒。我寫了整整有二十多回。態度絕對不會錯，也絕對檢查不出什麼問題。我可以這樣寫上它一百回，反正毛語錄有的是。」他咯咯地笑了。好像這次進學習班，實在是一場有趣的遊戲。「一間大倉庫整個兒騰出來了，地上鋪了稻草，一個挨一個睡，足有四百多人，全是廠子裏出身不好的或有點兒問題的。也有二十多個『走資派』。我跟原先的『党支書』宋玉鑫認識了，談得挺投機。讓他跪在煤灰渣上，膝蓋直流血，汗珠子嘩嘩地淌，讓他承認反黨，他還是那句：『我忠於黨……』真堅強！私下裏我們倆常爭論問題，他老是被我問得啞口無言。可是他挺喜歡我。我們倆有空就殺一盤兒（象棋），回回我贏。」說罷他又咯咯地笑了。

可這笑聲裏有多少辛酸的血淚啊！太沉重了。我理解哥哥對宋玉鑫的複雜的心情。他有教哥哥欽佩的一面——不變節、不屈服。但他既然一直得勢，必少不了順應潮流的、過左的東西，否則，歷次政治運動早就饒不了他了。而他過去壓制的，還不就是我們這些人嗎？——他敢培養我們入團、入黨嗎？他敢評我們為先進生產者嗎？他敢不給我們打成「右派」嗎？他敢不送我們去勞教嗎？如今，正是這樣一位極得勢的代表人物，和哥哥關在一個「牛鬼蛇神」的大棚裏，哥哥對他的複雜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羅文、羅勉被關在各自的學校裏，每天由出身「紅五類」的人監督著，早晨列隊，低頭唱「我有罪」的歌，然後是背語錄，背「老三篇」拔草……

「他們說，今後得隨叫隨到。」羅文說。

全家提著心——學生打死學生的事，已經聽說不少了。出身好的打死出身不好的，連命都不必償。

「我們倆乾脆去串聯。」羅文、羅勉決定，「一到了外地，誰知道我們是什麼出身？」

「行嗎？」母親擔心，「能讓你們上火車？」

「都一窩蜂似的，連票都不查，祇要有個學生證。有賣紅衛兵袖章的，買個帶上就行了。」

幸好學生證上沒有「出身」一欄。

「沒錢哪……」母親發愁道。

「我們不帶錢。哪兒都有接待站。」

「不放心哪……」

「不走，還等他們給我們叫到學習班去？」

羅文、羅勉二人衹帶了十元錢、三十斤糧票和極簡單的洗漱用具，便上了火車。鄰居中，由於轟走了地主出身的王家，那間空著的南屋便搭了地鋪，供給外地來京串聯的學生住，各家還必須捐借一條乾淨的棉被，屋裏住著十幾個從湖南徒步長征來的女高中生，她們說火車上擠得無法形容，行李架上坐滿了人，腳耷在底下人的頭上，窗前的小桌上也坐著人，擠得無法上廁所，就衹好憋著，火車連停也不停，一開便是十幾、二十個小時。缺衣短鞋甚至缺錢，就向市委接待站伸手，沒有不去要補助的。國家花的錢自然像淌海水似的。

「我們可沒要國家的錢，」她們操著湖南話說，「我們憑著對偉大領袖的紅心，長征來的。腳底板全打了血泡哩。」

我們不敢再跟她們多話。而街道一定也囑咐了她們，她們也不再理我們。這個小院，沒有一家出身「紅五類」——除了我家，東屋是小業主，後查出是歷史反革命，被轟走；南屋和北屋的一家是職員。

第四天，羅文、羅勉就來信了，他們講了火車一氣開到廣州，擁擠不堪，現住在廣州市一所中學裏。他們謊稱紅衛兵袖章擠丟了，便在接待站買了一個。他們還說，廣州開始有非紅五類出身的組織，他們對出身問題耿耿於懷，就連許多出身好的也對現狀不滿……

各種組織，各種「戰鬥隊」，各種小報，像雪片般地多，大字報也鋪天蓋地。哥哥每次都注意地看，竟沒有一張小報和大字報是為「出身」問題鳴不平的。人們早已司空見慣，認為出身不好的人受壓迫歷來就是常事。就連出身不好的人在私下裏議論，也衹是悒鬱地歎氣，好像認命一般。不久，在北京較有影響的「兵團戰報」，在第三版不惹人注意的一塊地方，發表了一篇提到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文章，觀點不明不白，羞羞答答、躲躲閃閃，讀完給人的感覺，衹是加倍的羞辱和氣憤——仿佛一個出身不好的人跪在地上，滿臉乞求地仰視著一位出身「紅五類」的人說：「我們不值得團結嗎？對我們好一點兒吧！我們對你們是忠心、熱愛的！我們甘願做你們的紅外圍！」

好像做狗還不夠，還要做一個舔人腳後跟的狗！

而「紅外圍戰鬥隊」這樣以出身職員為主的學生組織，迅即便出世了。

愚昧到什麼程度啊！自己把自己打入「另冊」還在沾沾自喜。億萬出身不好的人在備受侮辱、悲慘地死去，卻還要組織什麼「紅外圍」！我們和「走資派」、「黑幹」、「反動學術權威」不能相提并論——別看我們現在關在一起。他們過去

得勢，將來也可能翻身，而我們卻從一生下來就不是人。現在，當狗還不夠，還要以自己的諂媚姿態，給別的狗做榜樣了！

這就是從「建國」以來第一次公開涉及到出身問題的文章。這是對所有出身不好的人更大的侮辱。哥哥實在不能沉默了，在提筆之前，他深知這是在冒著死的風險的。他是要麼不幹，幹就要徹底的人。如果他把一切鬱積在心裏的話，把那無數鐵的事實全說出來；如果他把統治者用來壓迫人民的最好辦法駁斥得體無完膚、徹底敗露，那麼，能讓他活才怪！但他是唯物主義者，他無所畏懼。他的幸福觀正是要解放全人類。他奮筆疾書，立即寫了一篇「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筆名是「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親自送往「兵團戰報」編輯部。他們當時看了，立即回答說：

「太鋒利。我們的觀點略有不同。」

「哪兒鋒利？」

他們指出了許多關鍵的地方——幾乎滿篇全是。

「虛偽！」哥哥回來說，「明明是不敢刊登！」

「如果哪兒都不登，我就把它寫成大字報，貼到人多最熱鬧的地方去。」他橫了心。

十月一日、二日「國慶日」的兩天假，全家被街道革委會監視著，不許邁出大門一步，以防「階級敵人破壞、搗亂」，哥哥坐在他的小屋裏，又一次修改他的文章。從那狹窄的門外，陰暗的光線裏，衹看見他專心致志地思索和寫作的背影……他真地在把命交出去嗎？

兩天之後，他遞給我一篇東西：

「你看看，我又修改了一遍。」

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這個問題牽涉面很廣。如果說地富反壞右分子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那麼他們的子女及其近親就要比這個數字多好幾倍。（還不算資本家、歷史不清白分子、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更沒有算上職員、富裕中農、中農階層的子女。）不難設想，非紅五類出身的青年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數字。由於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解放前衹有二百多萬產業工

人，所以真正出身於血統無產階級家庭的并不多。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參軍，不能做機要工作。因此，具體到個別單位，他們（非紅五類）就占了絶對優勢。

他們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准專政對象。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響下，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奪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權利。這一時期，有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義觀點，實際上是冷酷和虛僞。下面我們就從社會實踐中尋找答案，分三個問題來闡述我們的觀點。

一、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

先從一副流毒極廣的對聯談起。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辯論這副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過程。因爲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也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初期敢於正面反駁它的很少見。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實這副對聯的上半聯是從封建社會的山大王竇爾敦那裏借來的。難道批判竇爾敦還需要多少勇氣嗎？還有人説這副對聯起過好作用。是嗎？

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絶對的錯誤。

它的錯誤在於：認爲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説穿了，它衹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爲老子超過了一切。

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

從孩子一出世就同時受到了這兩種影響。稍一懂事就步入學校大門，老師的話比家長的話更有權威性，集體受教育比單獨受教育共鳴性更强，在校時間比在家時間更長，社會影響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領導的教導，報紙、書籍、文學、藝術的宣傳，習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會給一個人不可磨滅的影響，這些統稱社會影響。這都是家庭影響無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響，也是社會影響的一部分。一個人家庭影響的好壞，不能機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動的媽媽，影響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於放任，有時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簡單生硬，效果也會適得其反。同樣，老子不好，家庭影響未必一定不好。總之，一個人的家庭影響是好是壞，是不能機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衹是家庭影響的參考。

總的來説，我們的社會影響是好的。有時社會影響又不全是好的。無論是什麼出身的青年，如果經常接受社會上的壞影響，一般總要服從

這種壞影響，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衹要引導得法，他很快就會拋掉舊東西，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所以，故意讓青年背上歷史包袱，故意讓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二者都是殘酷的。由於社會影響是無比强大的，但又不見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麽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錯誤的。對於改造思想來說，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優越性。

家庭影響也罷，社會影響也罷，這都是外因。過多地强調影響，就是不承認主觀能動性的機械論的表現。人是能够選擇自己的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爲真理總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二、重在表現問題

（1）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兒子的出身。如果説，在封建社會家庭是社會的分子，子承父業還是實在情況，那麽，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説法就不完全正確了。家庭的紐帶已經鬆弛了，年輕的一代已經屬於社會所有了。而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無產階級教育，准備爲無産階級事業服務或已經服務了，再把兒子、老子看作一碼事，那也太不「適乎潮流」了。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有一段對話是很耐人尋味的。甲（是個學生）：「你什麽出身？」乙：「你呢？」甲：「我紅五類，我爸爸是工人。」乙：「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説唯成份論都没有道理，那麽唯出身論又怎麽能够存在？

特別是在新社會長大的青年，能説他們是在剥削階級地位中生活嗎？世界上哪裏有一種没有剥削的剥削階級呢？没有這樣的東西。給一個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衹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會。青年人的階級地位，要麽是准備做勞動者，要麽是已經成了勞動者。這時對他們還强調「成份」，那就是要把他們趕到敵對階級中去。

我們必須要劃清出身和成份這二者之間不容混淆的界限。誰抹煞了這兩條界限，雖然樣子很「左」，但實際上就是抹煞了階級界限。

（2）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

於是，公允派不談成份了。他們説：「我們既看出身，也看表現（即政治表現）……」

這是「出身即成份論」的翻版。兩相比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別。

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我們已經分析過：出身是家庭影響的一個因素，家庭影響是表現的一個因素，而且是一個次要的因素，社會影響才是表現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現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個人所受影響是好是壞，衹能從實踐中檢驗。這裏所説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表

現。表現好的，影響就好；表現不好的，影響就不好。這和出身毫無牽涉。

退一步説，我們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現不可，那麼請問：出身不好，表現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績？出身好，表現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飾人家的缺點？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現好，是不是要誇大優點？難道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嗎？

「既看出身，也看表現」，實際上不免要滑到「祇看出身，不看表現」的泥坑裏去。出身多麼容易看，一翻檔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見面問對方：「你是什麼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簡單又省事。要看表現是何等麻煩，特別是對那些莫名其妙的懷疑派來説，既不相信你平時的表現，也不相信你大風大浪中的表現；既懷疑你過去的表現，也懷疑你現在的表現；并准備懷疑你將來的表現，直懷疑你個死而後已，才給你蓋棺論定。終於連他們也懷疑膩了。何如看出身？兩秒鐘能解決大問題。再説，表現這種東西，對於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準繩。愛奉承的人，認爲拍馬屁是最好的表現；愛虛僞的人，認爲客套是最好的表現；愛錯誤路綫的人，認爲出身不好的青年終日頌經似的懺悔是最好的表現。哪裏比得上出身？祇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平常兒騎墻」三句話就解決問題了。

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賜的團結，不能够祇做人家的外圍。誰是中堅？娘胎裏決定不了。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

談到怎樣看表現，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則寓言。他説千里馬常有，但識千里馬的伯樂不常有。一般人相馬，總是根據母馬、外型、産地、價錢來判斷馬的好壞，偏偏忘記了讓馬跑一跑，試一試，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這樣就分不出哪一匹馬是千里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這樣嗎？他們祇是着眼於出身啦，社會關係啦，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爲根據的表現。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馬，就是普通的馬也要變成「狗崽子」了。

我們必須要擺對出身和表現的位置。衡量一個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標準，祇有表現才是唯一的標準。對於這個説法，廣大的出身好表現也好的青年，是不應該反對的。你們真的以爲出身好表現就好，盡可以在表現上超過出身不好的同志。祇有表現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這面大旗當虎皮，拿老子當商標，要人買帳。

出身、社會關係這些東西祇能算是參考。祇要把一個青年的政治表現了解清楚了，它們就連參考的價值也没有了。

(3) 出身好壞和保險與否毫無關係

公允派這回換了口氣：「黑五類子女同他們的家長當然不完全一樣了……」言外之意，和紅五類子女當然也不一樣了。爲什麼呢？因爲（這回功利主義這塊法寶來了）：「他們不保險！」

可是，爲什麼不保險呢？「無論如何，他們受過壞影響！」外因決定論者這樣說。且不談家庭出身不好影響未必不好，且不談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那麽，是不是家庭影響壞一些，社會影響再好，表現也要壞一些呢？這絶不是代數和的關係，而是辯證的關係。如果不和自己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争，無產階級思想又如何樹立得起來？我們常常形容一些衹受過紅一色教育而没有經過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爲温室裏的花朵。他們禁不起風浪，容易動摇和變質，容易爲壞人利用。不是這樣嗎？他們保險嗎？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出身都不好。這個事實也絶不是偶然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出身，在於思想改造。

「革幹子弟不想復辟，不會革老子的命。」家庭觀念極重的人這樣説。往往，復辟是在不自覺中進行的。運動中揭出來的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凡是近幾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們保險了嗎？後來形「左」實右的工作隊或明文規定，或暗中推行歧視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時，選入革委會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結果大多當了工作隊的反動路綫的推銷員，他們保險了嗎？北京市中學生紅衛兵某負責人，他竟有男女秘書各二人，司機一人，此外還有小汽車、摩托車、手錶、照相機、録音機等等，陳伯達同志稱之爲假紅衛兵。可見，衹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樣不能取消復辟的危險。古代有個女皇名叫武則天，她把大臣上官儀殺了，却把上官儀的女兒留做貼身秘書。有人爲她擔心。她說：「衹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誠服，這有什麽關係？」看看那些反動路綫的執行者，他們連封建帝王的這點遠見也没有，還自稱爲「無產階級戰士」呢！縱然如革命勝利後驅逐了剥削階級的蘇聯，所有的青年出身都不錯，也不是保險的。

提倡保險論的人并不少，像樣的理由却没有。難道這就是「階級觀點」嗎？依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所以他們不是共産主義者。依照他們的觀點，父親怎樣，兒子就怎樣，不曉得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産生的，所以他們不是唯物主義者。依照他們的觀點，一個人衹要爸爸媽媽好，這個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進行艱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鬥争，所以他們不是革命者。他們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們稱自己是「自來紅」，殊不知，「自來紅」衹是一種餡子糟透了的月餅而已。

我們必須相信廣大青年，應該首先相信那些表現好的青年。不能用遺傳學説來貶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樣做，無非是一種拙劣的政治手段，絶没有任何道理。

三、受害問題

有一位首長在一九六一年講過：「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間，不應該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不應該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這是怎麼造成的?

記得運動初期，受害問題首先由一些時髦人物提出來了。隨着，大家都說自己受了修正主義集團的迫害。修正主義集團那麼反動，要是自己不但沒受迫害，反而得到寵愛，那還算是革命者嗎? 於是譚力夫也說他受害了。經濟上受害嗎? 困難時期他大吃荷蘭煉乳；政治上受害嗎? 思想那麼反動還入了黨，哪一點像受過委曲的公子哥兒? 新改組的「北京日報」也大登特登紅五類出身的青年訴苦文章。說他們是前市委修正主義路綫的受害者。應該說，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爲什麼單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 我們看一看他們受了哪些害。

一、「我們被拒於大學之外，大學爲剥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二、「大學裏出身好的青年功課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幹部；」四、「……」假使這就算受害，那麼，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報竟然這麼顛倒黑白，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回想每年大學招生完畢，前高教部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録取了大批工農子弟、革幹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大學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學校則以設立「工農革幹班」爲榮。難道這就是「爲剥削階級子女大開方便之門」了嗎? 上了大學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優待。不少大學設立「貧協」一類的組織，與團組織并列。這次運動開展以來，有禁止黑七類子女串聯的，有用出身攻擊敢於寫大字報的同學的，有不許出身不好的青年參加各種組織的，有借出身挑動群衆鬥群衆的……。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樣意外。可見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歷來就是常事。至於說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學不好功課，那純粹是對出身好的青年的誣蔑。何以見得出身和學習一定成反比呢? 中學也如是。據前北京市教育局印發的調查亂班的材料，其中有「搗亂」學生出身調查一項（注意：這裏的「搗亂」和造反沒關係），材料中指的是大談男女關係，有偷盗行爲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亂班中別人都鬧他不鬧的，出身反而挺糟。問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鬧沒事，我一鬧就有事了。」這話不假，不用說中學，連小學也是如此。有位校長對青年教師說：「有兩個孩子同時說一句反動的話，出身好的是影響問題，出身不好的是本質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前團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學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隊幹部全改選了。近幾年中學的團幹部、班幹部也都是從出身這個角度考慮的。一般教師也許是爲輿論左右，也許是發自肺腑，沒有不對出身好的青年（特別是革幹子弟）另眼

看待的。相反的情況純然是例外。否則，早扣你個「沒有階級觀點」的大帽子了。

工廠這種現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幹部，幾乎無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連先進工作者候選名單上也有出身這一欄。有的工廠還規定，出身不好的師傅不許帶徒工，不許操作精密機床。運動初期還有規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選舉權但沒有被選舉權」的。在總結各廠當權派罪狀的時候，所謂招降納叛（即曾經提拔過某個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術幹部），是十分要緊的一條。可想而知，以後的當權派要再敢這麼辦才怪呢！工廠裏也組織了紅衛兵。出身限制很嚴。翻遍「中央」文件，衹有依靠工人一說，從未見衹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說。是誰把工人也分成兩派了呢?

農村中這樣的例子更多。凡搞過「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劃分了一下成份。表現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現一般的，是農業勞動者；表現好的，是中農。爲什麼表現好的就是中農呢? 不能算貧下中農嗎? 那麼，貧下中農子弟表現壞的是不是也要劃成地主、富農呢? 表現是出身的結果呢，還是出身是表現的結果呢? 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財會、保管等各種工作，也不能外調。沒有普及中學教育的農村，能夠上初中的，要教師、貧協、大隊長三結合進行推薦。當然，他們誰肯爲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鍋呢。大隊長介紹說：「這個娃出身好，又聽話，肯幹活，就是他吧！」這樣的，就上初中。

社會上其它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兩年改選居民委員會，出身是一項首要條件；連街道辦事處印制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求業表上主要就有兩項，除去出身，還有一項是本人簡歷。自己填寫簡歷，又都是青年，自然情況差不多。招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 所以，不被學校録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積年沉澱下來的，大都是出身不好的。衹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壓死人」這句話一點也不假！類似的例子，衹要是個克服了「階級偏見」的人，都能比我們舉得更多、更典型。那麼，誰是受害者呢? 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還有什麼區别呢?

「這正是對他們的考驗啊！」收起你的考驗吧！你把人家估計得和他們的家長差不多，想復辟、不保險、太落後，反過來又這樣高地要求人家，以爲他能經受得住這種超人的考驗。看其估計、審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記了馬克思的話嗎? 「要求不幸者是完美無缺的」，那够多麼不道德！

「他們的爸爸壓迫過我們的爸爸，所以我們現在對他們不客氣！」何等狹隘的血統觀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父親破了產，兒子衹要宣佈

放弃繼承權，就可以脱離關係。想不到今天父子關係竟緊密到這個地步了，「左」得多麼可愛啊！

算了！我們不再浪費筆墨駁斥這種毫無見地的議論了。讓我們研究一下産生這種新的種姓制度的根源吧！

正因爲這些青年和他們不屬於同一個階級，所以他們才這樣做。而對於實現復辟陰謀，無論是無産階級出身的子弟，還是非無産階級出身的子弟，在他們看來，是没有區别的。或許，那些温室裏的花朵，那些不諳世面而又躺在「自來紅」包袱上的青年對他們更有利一些。爲了轉移鬥争的方向，他們便偷换了概念。本來，父親的成份應該是兒子的出身，現在，他們却把父親的成份當成了兒子的成份。這樣，就在「階級鬥争」的幌子下，一場大規模的迫害，通過有形無形的手段，便緊鑼密鼓地開場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們的擋箭牌，而壓迫這些天生的「罪人」，則成了他們挂羊頭、賣狗肉，擾亂視聽的金字招牌！

他們幹這種罪惡勾當，利用的是社會上的舊習慣勢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幹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劃在一二三類，因爲革軍、革烈實際也就是革幹，而工農子女便衹好是第四、第五兩類了）。他們還利用部分中下層幹部的缺點和錯誤。有些幹部所以承認并且推行了這一套政策，在理論上是無知的表現，他們分不清什麽是階級論，什麽是唯出身論；在認識上是曖昧的表現，他們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現是本質的，哪些表現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他們不會給青年人提供表現政治思想的機會，他們不會做政治工作，以至把出身當工具，打擊一些人，鼓勵一些人，以推進工作；在政治上是熱情衰退的表現，他們不願做細致的調查研究，滿足於用出身當框框；在意志上是怕字當頭的表現，他們不敢提拔真正表現好的人，怕負責任。於是這些東西一起推波助瀾，形成了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新的受歧視的階層也隨之形成了。而這又都是先天的，是無法更改的。

嚴重的社會問題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公開化了。殘酷的「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駡、拘留、毆打……全都以「超毛澤東思想」的面目出現了。迫使這麽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無罪的罪人、低人一頭、見不得人。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把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一大部分青年徹底解放出來，那麽，這次運動就絶不會取得徹底勝利！

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爲的鴻溝嗎？受壓抑的青年不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與走資派對抗的工農出身的青年及其它革命青年。你們絶不是局外人，你們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祇有膽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賜！一切受壓抑的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

「太好了，哥哥！」我一邊看一邊讚歎。

在大悶罐中生活的人民，并不太清楚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革。雖然哥哥有著比別人敏銳的政治嗅覺，但他對毛的發跡史、對「中南海」的內幕，也無從知曉。

對於「走資派」——全國各個單位、大大小小的中共黨員領導班子——「黨天下」所製造的烏黑現實，人們積的冤太深了，因此一哄而起，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大體分為「造反派」與「保皇派」。但不管什麼「派」，靠邊站的，仍是那些出身不好，家中成員有「政治問題」的人。

哥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他再不講話——趁著全國癱瘓中的大亂——便再也沒有機會了。

哥哥把文章拿給父母看。父親仔仔細細地看完，一言不發地交給母親。母親也仔仔細細地看完，父母便憂心忡忡地說：

「寫得是不錯。也都是人人心裏早就想說的話。可是，危險呀！羅克，危險呀！不會有好結果呀！」

他們太矛盾了——為兒子的文章叫好、為兒子的勇氣欽佩；可又太清楚：不會有好結果。

但他們沒阻攔哥哥。沒有像別的家庭——父母哭跪哀嚎、求兒子或女兒不要幹這幹那、否則以死相逼。他們的教養、心胸、豁達，不允許他們去阻攔。儘管，他們從第一分鐘起就矛盾、就擔憂、就深知那結果。

鑒於當時的形勢，文中不得不以「革命」的口氣，提到「修正主義集團」、「走資派」、「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修正主義代表人物」……等流行詞句和口號，不如此，便更會給對方抓住口實，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為什麼筆名用『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我問。

「我不喜歡『戰鬥隊』之類浮而不實的名稱。」他說：「我希望這筆名能啟發億萬個家庭。但願每一個家庭都能認真研究一下出身問題。」

哥哥也曾叫幾個同學看過，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們都認為，語言太尖銳，提出更改一些詞句，少惹禍為好，儘管人人看了感到大快人心。哥哥適當地做了些修改，後來說：「不能再改了，再改銳氣就沒了。」

哪兒也不敢刊登，油印機借都借不到。哥哥正要決定寫成大字報，這時羅文、羅勉從廣州來信說，他們在那兒和廣東的幾個學生辦了一個小小的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想專門談出身問題，并且介紹了一種最簡便的刮印方法。哥哥高興極了，立即寄去了「略論家庭出身的幾個問題」。不久，羅文就寄來了一張他們油印的樣子，并改名為《出身論》，字跡十分清晰。他說，一張蠟紙，能刮印五百多張。在廣州，五百多份一搶而空——人人爭相閱讀，他們正在印第二版。哥哥高興得簡直無法形容。立即買了紙，借來銅板和我在小屋油印起來。我們油印三、四百份。油印完畢，他把小屋的墨蹟擦得乾乾淨淨。我懷疑地看著他，不明白他何以要擦得這麼乾淨。

「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他說。

天冷了，未帶冬衣的兩個弟弟不得不回來了，他們興奮地告訴我們《出身論》在廣州引起的極大迴響。我們又印了幾百份。正值十二月初，我和弟弟騎車去滿處張貼。為了避免有人擋住找麻煩，我們都是先貼最後一張。貼完第一頁騎車便走。各大院校門口、以及市委、團中央、王府井、大柵欄、北海團城……人多熱鬧的地方都張貼了。所貼之處人們整日圍得水泄不通。《出身論》尖銳精闢的論點、論據，大大震驚、激怒了譚力夫之流，也像烈火一樣燃燒著正直人們的心。在紙邊的空白處，寫滿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批語：「好得很！向作者致敬！」「大毒草！砸爛他的狗頭！」人們詢問著作者的姓名，然而衹有「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這一令人深思的筆名……

「太好了！」哥哥咯咯地笑道，「真刺到他們疼處了！」

「羅克，可別惹事呀！」父母焦急地勸道，「那麼多人都不敢說真話，就你敢說？危險哪！咱家事還少嗎？平安都保不住了哇，還惹事？」

「您別管，我做事我當。」哥哥連聽也不想再聽。

他毫不隱瞞自己的做法，他認為無須偷偷摸摸，索性將油印的《出身論》寄給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每個成員，以及毛澤東、周恩來、陳毅、謝富治。是的，一片赤子之心的他，如果在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連句真話都不敢說，活著還有什麼意思？行屍走肉式的生活他絕不要，不自由，毋寧死。他把文章寄給他們，是要讓他們受受教育，讓他們回答，讓他們知道，無論用什麼手法，也壓不住人民的呼聲。

32. 最初的火

「誰敢和我辯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躍就跳上了「工藝美術服務部」門前的石階，挑釁地望著過往的行人。他凛然的無畏氣概，像磁石一樣吸引著街道上擁擠的人們，那響亮豪邁的話語，像閃電般劃破了反動血統論籠罩的鉛樣的天空。

很快就圍起了一大群人，四處的人們絡繹不絕地向他走來……

「譚力夫之流們，你們有人敢和我辯論出身問題嗎？」

哥哥又一次向稠密的人群喊道。人們好奇地盯住他，而更多的人卻你擁我擠地觀看他身後剛貼在牆上的大字報——《出身論》。那幾十張粉紅色的紙上寫滿了清秀、勁拙的毛筆字——那是哥哥不顧在工廠一天的疲勞，和我用十幾個晚上抄寫成的。

「你小子要辯論什麼內容？」十幾個氣勢洶洶的穿黃軍裝、戴紅衛兵袖章的人擠進最裏層，手裏攢著寬牛皮帶。

「我要辯論的就是這《出身論》，」哥哥用手向身後一指，「第一個問題——是社會影響大於家庭影響，還是家庭影響大於社會影響？」

「你小子要有膽量，咱們先辯論譚力夫的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

「不！大字報上寫了——『辯論譚力夫反動對聯的過程，就是對出身不好的人侮辱的過程。因為這樣辯論的最好結果，無非他們不算是個混蛋而已！』」

「對！」人群裏發出一片贊同聲。

「他媽的誰嚷？一群混蛋！」十幾個紅衛兵怒目橫眉地亂叫，「誰不擁護紅對聯，就砸爛誰的狗頭！」

「說穿了，譚力夫之流衹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

「當然！」紅衛兵們說道，「我們認為，家庭影響就是大於社會影響！」

「實踐恰好得出相反的結論，」哥哥響亮地回答，「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

紅衛兵們是不甘心張口結舌的，於是一窩蜂上來就要打人。

「是不是你寫的？」他們吼道，瞪圓了眼。

「我寫的！」和哥哥一同前來、一直站在臺階下的趙志偉，一個箭步竄上了臺階，把哥哥一擋。他是與哥哥在街道辦事處相識的無業青年，十分敬佩哥哥，自己要來保護他。他那膀大腰圓的一米八個頭，虎視眈眈地叉腿一站，毫不示弱地捋起了袖子：

「怎麼，想動真的嗎？」

他把哥哥推下去，便和他們爭辯起來……

直到下午時分，志偉來到我家時，才知哥哥還沒回來。

「這孩子！不聽話呀！」父母急壞了，「要是有個好歹……」

「伯母，您別著急。」志偉說，「他早就溜了，我故意和他們糾纏了半天。我是先到了我家才來您這兒的。我不怕那幫小子，我有一群哥們兒。羅克不會出事的。」

「唉！……」父母坐臥不寧，「非得出事不可！」

志偉走後，哥哥才慢騰騰地進了院子。他平靜地說：他故意繞了很多彎路，又去新華書店看看書，確信沒有人跟蹤，才回來的。

「你就不能不惹事嗎？」母親焦急地近於哀求了。

「您別管。」他知道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便進了他的小屋。

他為了造成更大的輿論，讓人人知道《出身論》的存在，故意寫了批判《出身論》的文章，筆名為「步曙明」（不署名），那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清華紅衛兵」、「兵團戰報」、「旭日戰報」……等小報上的口氣。但他卻假借他們的謾罵，道出了《出身論》當前的巨大影響及文章的精髓：

> 「……天津、武漢、廣州……沿途都有《出身論》的踪迹。回到北京以後，發現這紅色的都城簡直染上了《出身論》的狂熱。很多人爲它奔走相告，競相抄寫，像是得了什麼牛黄狗寶。……」「告訴你們！我們就是不能給剥削階級子女以平等的政治權利。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就等於承認，老一代剥削者死光了，也就沒有階級存在了，這實在是縮頭縮尾的階級鬥争熄滅論。」「大用詭辯法，企圖嚇唬我們這些土包子，乾脆告訴你們：我們看不懂！」……

同時，他又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筆名，寫文章反駁「步曙明」，將它們油印，四處張貼——我們貼這樣的文章，最不擔心有人抓我們。我們對哥哥的

聰明和膽略，著實欽佩，同時又覺得好笑。不久，他又將此二短文寄到「首都風雷」上發表了。全城燃起了《出身論》最初的火……

33. 勞教三年

「我們要去長征了，」黎凡告訴我，「步行到延安去。」

「都有誰？」

「有國棟、田二、……」他說了四個本班男同學的名字，「我們共五個。」

有國棟……這不禁令我動心。自從上次國棟給我的信之後，我還一直沒回信呢！我多希望彼此能有機會增加瞭解啊。這倒是個絕好的機會。

「我也去，」我說，「算上我一個吧。」

「你的事完了嗎？」

「完了，他們不會再鬥我了。」

現在廠裏分成了兩大派——「保皇」派（保廠長王子厚）和造反派（不鬥王子厚不甘心）。而保皇派為了轉移目標，便給出身不好的或沾點歷史問題的老工人貼大字報，嚇得誰也不敢理他們。而我的日記和「黑畫」（風景、花卉）被展覽、被批鬥之後，監視了一陣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你去長征？」母親說，「不行啊！你的問題剛剛安靜，還不定要怎麼樣，怎麼就自以為沒事了呢？你現在衹能老老實實的呀！」

老老實實、半死不活地忍著——個個中國人如此。遷戶口、找工作都不能隨便，給了你一個吃飯的地方，一輩子就在這兒吃下去，為了怕丟掉它，你衹能老老實實地吃這碗飯。可我愛國棟五年了，一直沒有機會能和他說說話、處一處，現在好不容易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到底我們的脾氣、性情能不能合得來？到底他對我的情意有多深？這關係到我們的終身大事啊。再說，出趟遠門，看看祖國的河山，也是我久已嚮往的……

「現在，六五年畢業的大學生，也可以去串聯了，」我對母親說，「有這個組織開證明。本班的同學都走了，我又沒事了，為什麼我就不能去？」

「你聽聽，」母親說不服我，便求助於哥哥，「非要去串連！怕廠子裏不幹哪。」

哥哥沉思了片刻，仿佛我不去也罷了，可是他卻說：「倒是機會難得……」

祇要有個同意串聯的介紹信，路費、住宿便都不要錢，吃飯也極便宜，上哪兒還有這樣的機會呢？母親儘管擔心、不滿，也不再講什麼，於是我便準備行裝，和黎凡他們五個出發了。我的背包裏，帶著幾份油印的《出身論》，哥哥希望我帶到延安去，沿途播下《出身論》的種子……

為什麼「大串連」這麼紅火？為什麼連畢了業的、已工作的、本不屬於「學生」的也非要「大串連」——看看全國不可？除了「造反」、「革命」之意外，更多的願望，是借此不花錢、少花錢地「旅遊」。

全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一年到頭辛苦勞作、從無「休息」或「度假」之說；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凡學生和工作的人，一年祇有七天假——新年一天、「五一」一天、「十一」一天、「春節」四天。有每週日休息一天的，也有二週才休息一天的（如建築工人等等）。人民不知何為旅遊、何為度假，又不准戶口遷徙自由，多少夫婦十幾年、二十年地兩地分居，一年一次十五天的探親假，無數家庭因此破裂。這便是當時的現實。

又和國棟在一起了，祇有我能發現他的眼裏，閃爍著多大的愉快和歡欣。過去的四年住校生活，多麼相近又多麼遙遠啊！如今我們才算踏上征途，走向瞭解的第一步。

這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我們已走過了盧溝橋。盧溝橋下，一大片乾枯的河床。聽說，這裏是槍斃犯人的地方——先挖下坑，斃倒便埋。忽然，一輛飛馳的「麵包車」猛地停在身邊，從車上跳下幾個戴紅袖章的大小夥子，都是工藝美術學校的畢業生，其中有本班的梁國英、張季和孫成，不由分說就扭住了我。

「好哇，」他們嚷道，「你畏罪潛逃！你的問題還沒完呢！」

「憑什麼抓她？」黎凡抗議，「她們廠子都同意了，憑什麼？！」

「我們就是接到她們廠子電話才來的！」

「誰能相信你們的話？」黎凡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做！串連是毛主席的支持！」

「她不一樣！她和你們不一樣！」孫成和張季仗著人多勢眾，便將我扭上車去。國棟始終愣愣地、僵住似地望著他們……

他們把我押往學校，我這才看到那六層白瓷磚貼面的大樓，現在被他們糟蹋成什麼樣子了——高高地貼著巨大的白紙黑字大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

動兒混蛋」，橫批是：「鬼見愁」。早就聽說學校裏教學用的石膏像和資料室的畫冊，被砸得稀巴爛、燒得精光。又聽說出身好的學生毒打出身不好的，誰誰的肋骨被打折。校長、老師們全被剃了頭，關押在地下室。

孫成和張季在廣播器裏號召同學們，都到階梯教室去開批鬥我的大會，陪我挨鬥的，是從地下室拉出來的被剃了頭的校長和老師。大階梯教室，稀稀拉拉地坐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全是外地來串聯、住在這兒的學生。張季、孫成和梁國英列舉我的罪狀，大聲朗讀「最高指示」，外地學生們盲目地跟著舉語錄呼口號……

他們還不過癮，便用汽車，將我扭送到市公安局。正值「砸爛公檢法」，執掌公安局大權的是戴「政法公社」紅袖章的學生。公安局裏亂得不行，不時有人被扭送進來。

「如果你們不收留遇羅錦，你們就是反革命！」張季、孫成他們，在隔壁屋裏和政法公社的人蠻橫地交涉，這屋祇有梁國英看著我。

哥哥忽然進了屋。他警覺地掃視了一眼屋裏的情況，走過來對我說：

「黎凡來家講了。有什麼事嗎？」

「沒有。」

「喂，你是誰？」梁國英喝問。

「我是她哥哥。你們這樣抓她，有什麼道理呢？她是有單位的人，應當由她的工廠來處理。」

「我們跟你說不著，」梁國英說，「我們要送她到公安局去受教育！」

哥哥知道和他們無理可講——這個虎口裏，再講，就把他會扣在這兒了。

「有事嗎？」哥哥又問我。哦，細心的哥哥！他冒著風險來到這裏，是怕我有什麼需要交代的事情。

「沒有，哥哥。你回去吧。」

他看著我。

「那我回去了。真的沒什麼事？」

「沒有。」

「那我回去了。」

虎口裏不能久留。這是虎口啊！他走了。幾年之後我才知道，他離開這裏，是為了找人來搭救我。隔壁的交涉聲仍在清晰地傳來。燈光下，我望著梁國英。我們同學了四年，又是一個玩具設計專業小組的，我從來沒得罪過他。我永遠忘不了，二年級一次上水粉課，我們隨便地坐在桌子或椅子上，看著老師邊畫邊做示範。他

坐在我身後，離我那麼近，從他鼻子裏散出的熱氣全撲在我的脖頸上。那熱氣噓得我一動也動不得。好像他全身散發出一股無形的電流，雖然沒碰到我，但通過他那鼻子裏的熱氣，全告訴我了，使我強烈地感到他要抱住我的巨大的欲望。這欲望來得是那麼迅猛和突然，又好像積存已久的。我一動也動不得，就這樣感受著他那灼人的愛的氣息……課聽完了，散開了，我什麼也沒露，他也是。要是他真愛我，又有什麼奇怪呢？就像我愛國棟，誰也沒表示過一樣。人類本來就是應當彼此相愛的。但愛不成時，我絕不會像他這樣對待別人……雪亮的燈光下，我又看看他，真看不出他何以會恨我？還是真以為自己在革命，真以為在用革命的愛去讓我受受教育呢？

那屋交涉完了，出現了孫成和張季兩個幸災樂禍的臉，政法公社的人陪著他們走了進來，詢問我的情況。

「上車吧。」他們將我押上一輛吉普車。車子開動時，聽得見孫成、張季他們歡呼的口號聲……

「這些日記是你寫的嗎？」審訊員遞過幾張二寸照片說，「是就簽字吧。」

我坐在一位審訊員和記錄員的對面，再沒有別人了。

我看看這六張二寸照片——哪裏有一點兒反動呢？既沒攻擊黨的領導，又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衹不過對一些文藝、對破四舊和毛戴紅衛兵袖章一事有些看法，而那無數奮發學習想為人民有所貢獻的話一概不算啦？

當我站在地上聽審訊員高聲念我的思想罪狀時，我驚奇地茫然地望著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嗎？那是強加給我的！我已經配戴上這麼多反動的高帽了？當一個敵人這麼容易？太容易了！所有的衹是燒沒燒日記的問題！每個中國人都有我這些思想，那麼，黨所領導的人民全是它的敵人嗎？敵人！從這一分鐘起，我已經被正式宣佈為這個社會的敵人了！我已經沒有生活的自由，衹有被專政的自由了！教養三年？我心裏一沉。衹因沒燒掉日記，就要付出三年的代價，受三年的苦！漫長的三年哪，三年以後還不知是什麼樣子，這時，我真後悔沒燒掉日記，可是已經晚了。

「若不服，十天內可以上訴。」審訊員最後說。

我什麼也沒說，就簽了字。

小汽車在奔馳，不知要把我解到哪裏去。我既沒戴手銬也沒戴腳鐐——勞動教養是人民內部處分。

我不明白，如果說五七年的右派多少是因為自己「說出了一些看法」，起了點「宣傳作用」（交心也姑且算為「宣傳」吧），那麼記日記又起了什麼作用呢？一個人的日記除了自己，外人沒有任何權利看。日記裏的話衹不過是自己一時的思想，并不見得是永久的思想，沒有任何行動，危害了誰呢？哪一個記日記的人不是為了認真地做人，更好地鞭策自己前進才記日記的呢？算了，這些道理沒有地方可講！上訴？可笑！這點經驗我倒有——五七年的右派，凡是認罪態度不好的，才去教養，再不好，還可以判刑呢！我十一歲、哥哥十五歲就已經知道這條經驗了！

一想到有多少人比我還冤枉——那些為奪取政權出生入死賣過命的老將也一個個被揪鬥、弄死，我心裏反而平靜了許多。我算什麼呢？比起他們，我還不太冤枉呢！三年很快會過去的，我應當看到好的一面——我將要去的新天地是什麼樣子？應當去領略領略，衹當是鍛煉自己的一個機會吧。

汽車把我送到了京郊良鄉收容所。這兒都是因男女關係問題被拘役的女犯。拘役是刑事處分中最輕的一種。短期一個月，長的半年，大多數三十多歲，結過婚。

羅文來看我，送來了日用品和家裏自做的食物。他說黎凡也來了，由於不是直系親屬，被攔在大門外。女隊長（公安幹部）在一旁來回地蹓躂，監視地聽著。

「姐姐，勞動累嗎？」

「不累。這兒都是輕體力勞動。」

「她們都是什麼問題？」

「全是沒有辦離婚手續，又和別人發生了關係。對勞動教養的來說，這兒是一個暫時停留的地方，然後就送往清河農場。」

「不許談這些！」隊長制止著。

「《出身論》鉛印了！」羅文趁隊長不注意，匆忙低聲告訴我。這振奮人心的消息，簡直使我忘記了自己是在監禁中。

回到監號，收拾那隊長已經檢查過的衣物時，才發現有一件新買來的絲綢素格短袖襯衫，在襯衫的小口袋裏，意外地發現了一張紙條：

羅錦：

買來一件夏日的小衫，替換着穿吧。黎凡常去咱家，他得知你的消息後，十分沉痛，他說他一定等着你。

哥哥

這是黎凡的筆跡。然而，這些忠貞不渝的話，并未激起我心裏的熱流。我并不需要他等著我。我倒真希望是國棟寫給我這些話。回想我被扭走的那天，國棟的表情確實讓我感到歉然，他為什麼不能像黎凡甚至超過他呢？他太沉穩、太謹慎了，他也太「內向」了。然而，這不才是國棟嗎？

女犯共十幾個人。每天隊長把我們鎖在這座樓裏，做做棉被、織織毛衣。我剛剛二十歲，然而，「發生關係」這個詞，到這裏才明白是什麼意思。她們二十多歲到五十歲不等，并不是大街上的小流氓。表面上都很像是正派人，而且有的還是大學畢業的機關幹部。但我耳聞了她們的案情後，實在看不起她們。我對愛、家庭，其實全無認識，僅僅憑著我簡單幼稚、學生式的口味，認為事業在先，愛情衹能融於事業中，因此認為她們追求的，必定是庸俗低級的東西，把她們全看成了流氓。也許，五十多歲、像老媽媽一樣的文隊長太瞭解我了，知道我的思想狀況和她們格格不入，便叫我擔任學習兼勞動組組長。一次文隊長把我叫去。

「你得靠近政府呀，」她和顏悅色地說，消閒地織著毛衣。我坐在小板凳上（這是規定）。

「什麼叫靠近政府呀？」我真的一點也不懂；以為自己很聽話、做得很好了。

她抬眼看了看我，我雙手托腮也望著她。

「她們有什麼情況，不敢當我面說的，你應該向政府及時反映嘛」

我心裏咯噔一沉——原來，這就叫「靠近政府」！

「她們說過什麼呀？」文隊長溫和地盯著我。

「她們……沒說過什麼。」

「總會有嘛，你再想想。你可不能包庇她們喲。」

包庇？我一百個瞧不起她們呢。我認真地回想著……

「她們說，她們回去沒臉見人了。」

「都誰說的？」

「差不多，全這麼說。」

「嘿，很好。還怎麼說？」

「有的說，怕回家後丈夫打，怕把胳膊打折了……」

「嗯，再說下去。很好嘛。」

「反正她們老唉聲歎氣，度日如年的。一天一天算日子。」

文隊長不禁微微笑了，依舊在低頭織毛衣。

「有不認罪的嗎？」她又看了我一眼。

「她們從來不當著我面談案情。」

文隊長沉吟著，似乎無法不相信我的話。

「好，以後有什麼情況，就像這樣告訴我。你還年輕，好好表現，聽見了嗎？」

「嗯。」

我心裏七上八下地回到了監號。我沒有聽到過她們不認罪的事，她們都很羞愧。可我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是否是道德的呢？

沒過幾天，文隊長又將我叫去。

「有人找你外調情況，」她說。這時，我才看見辦公桌邊坐著兩個穿便衣的男人。「你要如實談，」文隊長說，「不許向政府隱瞞情況。」

「我們來調查遇羅克的情況——」

我耳朵「轟」的一聲，簡直沒聽清他下面說的是什麼。啊，哥哥出事了嗎？天哪，他真的出事了？我最愛的哥哥！最寶貴的！

「遇羅克平時和你談過什麼？」

「平時？」

「對。他對你的反動思想有什麼影響？」

「他經常鼓勵我入團，讓我和剝削思想劃清界限。他的思想最進步……」我幾乎是沉痛地說。

「嗯？」他們很吃驚，「沒想到你這樣包庇他！剛才你們隊長還介紹你表現不錯。據我們瞭解，他并不是這樣！」

「你必須老實談！」另一個人喝道。

「他苦讀馬列著作，堅信共產主義。他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我不如他……」

此外，我又能說什麼呢？說我為他入不上團痛心？說我為他——這位天分極高的高材生考不上大學痛心？說為他竭力想甩掉家庭包袱痛心？這是真正的哥哥。他們跟我拍桌子、發脾氣，他們的蠻橫激怒了我，再問我什麼，全是「不知道」了。

「有你的好處！」他們「啪」地合上了筆記本，就此結束。那惱火中，明明有對文隊長的態度。

「真沒想到！」他們一走，文隊長便責備我「真沒想到你態度這麼惡劣！要大義滅親哪！」

「可我哥哥，真是進步的。」我的神色一定非常倉惶，心裏一個勁兒轉念著，哥哥是不是出事了？

當晚，脾胃疼得我連坐也坐不住，呻吟個不停。一位「同學」（犯人之間規定的稱呼）衹得把隊長叫醒。文隊長披衣過來，帶我去醫務室。

「是不是思想病呀？」一路上，她走在我身後、旁敲側擊：「得大義滅親呀！」

次日早上，才不大疼了；但發現額頭、眼瞼有些浮腫——從此落下了浮腫病根。

回想我與公安人員的頂撞——說哥哥「堅信馬列主義、堅信共產主義」，其實，哥哥從來沒跟我、沒跟家裏人說過他信什麼——他從來也不和我們談這些。我們姐弟三個包括父母，一本哲學書也不讀，在他眼裏全是「小笨」或是「老傻」，他為何要與我們談論哲學、那我們從不感興趣的東西？《出身論》初稿的最後一句話，我至死不忘，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以為他信的，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於我這不愛看哲學書的人，我有什麼資格去評論他？但在公安局面前，我必須那樣講——那不是你們共產黨最愛聽的話嗎？

我的「學習與勞動組長」被撤了，由「亂搞男女關係」兼「偷竊」的岳霞擔任。「無官一身輕」，倒好，也不用「靠近政府」了。

「國慶日」後，全體犯人可以接見家屬。母親來信說，她要和哥哥來看我，我才知道他還沒有出事！

怎樣告訴他們外調我的情況呢？我寫了一個小紙條，卷在廢牙膏皮裏。那裏除了寫明情況之外，還有我永遠忠於哥哥、不會出賣他的話。

犯人可以把沒用的東西，經隊長檢查後交給家屬，牙膏皮可以在賣牙膏處或廢品站，換二分錢，人人皆知。那天，牙膏皮就這樣交到了母親手中。

「牙膏皮。」趁隊長不注意，我匆匆對哥哥低語。哥哥會心地眨了下眼睛。

「《出身論》鉛印了十幾萬份！」哥哥小聲、興奮地告訴我。

母親眼裏流露著悽惶和悲哀。我又怎樣去安慰她呢？我當初沒聽她的話，可又無後悔之心。好像在這兒或在工廠裏，滋味兒都差不多。或許我在外面，更難保障生命安全。週圍是一片嚶嚶哭泣之聲，我衹有做出輕鬆、愉快的笑容來使母親好過些。母親為我織了一件玫瑰色的毛背心，以及日用品和炸醬、煮鹹鷄蛋之類。我心裏萬分自愧。今生今世，我怎樣孝順母親呢？

「你在這兒怎麼樣？」哥哥問。

「還好。」

「隊長說你表現不錯。」

「她們叫我靠近政府。」

「你那麼做了？」哥哥緊跟著問，目光警覺。

「嗯。她們都是流氓。」

「怎麼能這樣！」哥哥劈頭斥道，聲音雖低卻無比嚴厲，震驚得我半張著嘴，說不出一句話來。「千萬不能做那種事！」他皺著眉。

「咱們可不能做對不起人的事啊。」母親也說。

隊長過來了，哥哥又做出平靜的神態。但我心頭的震驚依然沒有過去，好像這才悟出，自己確實是做錯了。儘管那是在「審訊」以前。無論我是否彙報過關鍵、原則問題（慶倖的是真沒彙報過），但就連鷄毛蒜皮，哥哥也是不允許的。是否在他眼裏，他尊重每一個人，無論那人是否幹過壞事？還是他壓根兒就不以為她們的問題是有罪的？是的，他看不起任何見不得人、背後鬼鬼祟祟的事，他的一切言行都是公開的、坦率的，從來不搞小動作。這一天，給我的教益有多深切，刻骨銘心！我才知道怎樣做人！

半年後，一列火車載著我，將我押送到茶澱站清河農場。哥哥被捕。我在良鄉已經沒有被審查的必要了。萬沒想到，這次見面，竟是我和哥哥的永訣。

34.「那幻想中的城」

……傍晚收工後，又一次突然襲擊式的搜查終於過去了。三位隊長回來宣佈，「反動」組的十幾個人可以回「號」裏去了。

專政機關的宿舍一律稱為「號」，這一點，勞動教養和判刑并沒有區別。

幾個人住的「號」裏被翻得亂七八糟。剛才搜查時，隊長們已將各人箱子的鑰匙從每人手裏拿了去。此時，每個人箱子的鎖上都還掛著自己的鑰匙。有的箱子半開著，露出裏面的衣服，有的已離開了原來放的位置。被褥和衣服全被抖開了，亂糟糟地堆在各人的鋪位上，人們不出聲地默默地收拾著，彼此沉悶的心情自不必說。也許，祇因為組裏十三個人有十個是五七年的右派，而我又是因為寫「反動日記」，所以，才容易遭到襲擊式的搜查吧？

「糟糕，」睡在我旁邊的那位被教養了十二年的右派，一位記者，憂心忡忡地嘀咕道：「我的日記不見了。」

「你怎麼不放好？」我心裏說，你怎麼在這兒還記日記？

「我藏在褥子裏，多次都躲過去了。」她歎了口氣。

果然，她褥子的一頭已拆了個口。

「奇怪……隊長怎麼知道這麼清楚？」我悄聲問題。

「肯定是有人彙報了！」

她衹是坐在炕沿上發愣。

「有什麼忌諱的話麼？」我極輕地又問。

「忌諱的話是不敢寫的，反正情調夠灰的……唉！」

是啊，假如從中又發現了她的哪怕一句「反動」話，都對她不利。我雖然同情她，可又有什麼辦法呢？過了兩天，我的散文、小畫和她的日記，隊長又還給了我們，給時，隊長一句話也沒說。

這裏的情況，要比良鄉「尖銳」多少倍。你剛說句什麼，立即會有人寫條子，跑到隊長那裏交上去。交條子的舉止，完全不忌諱有誰看見，反視為無上榮光。每天清早出工列隊勞動前，都會有人默不作聲地往隊長手裏交上折好的紙條，然後入列。我也交條子，但自從哥哥那次嚴厲的斥責之後，我彙報的全是自己——昨天，我又讀了哪段毛選了；今天，我又對照哪條語錄結合報紙有什麼新的認識了——既然靠近政府，為什麼不拿自己作為靠近對象呢？我這種靠近方式，沒有彙報任何人，光把自己列入「活學活用毛著」的對象中，隊長竟然很欣賞，每月給我評為優秀的二級（一級從沒有人得，一般是三級，四級、五級就是表現很壞的人了）。不聽話嗎？那就是四級、五級——不但延長教養期，也容易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這樣的人，反而更被別人盯著來彙報。人人都交條子——把這公開的、希望大家看到的舉止做為保護自己的一種特殊做法。衹不過彙報的內容不同罷了。我總覺得自己必定是特殊的，不然隊長為什麼給我評二級？由此我發現，就連隊長也看不起那些彙報別人、檢舉別人一舉一動的人，因為她們從沒有人對我說：「希望你以後多彙報一下別人。」

而這位記者「右派」，我卻什麼也不敢跟她講。因為剛一進所，就有人告訴我：

「你們組的那位記者，特臭！別理她！」

「她怎麼了？」

「她出賣了張麗。」

她那次政治上的揭發、檢舉，致使張麗成了「反革命分子」，由三年期變成了無限期。而這之前，兩人卻是無所不談的知心朋友。張麗的罪狀是一心想去外國生活，她是全所唯一一位外語學院畢業的高材生，似不到三十歲。

「千萬別理她！」……

此刻，我瞟了瞟鋪位下面那從不燒火的炕口。燒炕口裏塞著我的兩雙舊鞋，而鞋的灰土下面卻埋著我的小本。顯然，鞋子已動過了，可是小本呢？但此時，我絕不能當著任何人去查看，假如叫別人彙報了去，就該沒了。

我瞥了一眼安插在這組裏的兩位流氓，別瞧她們是流氓，卻擔任「反動組」的組長，可比我們強——期滿以後準是劃為人民內部矛盾。流氓、小偷都是「鐵杆內矛」，而我們這些「反動」，最好的劃為「二類」，即永遠成不了人民，也就永遠有敵人可鬥——這劃類（共三類）也是文革中新興的呢！

啊，我多想伸手到燒炕口裏摸一摸，看看我的小本在不在啊！我又悄悄朝那兒望了一眼，炕口外面乾乾淨淨，并沒有抖出灰土的痕跡，小本沒被發現？我反常地盼望著快響熄燈鈴！

人們忙著吃晚飯、分熱水、洗腳、上廁所，然後學習，點名——在寒冷的北風怒吼的院子裏，全教養所的人一齊背誦「老三篇」，高喊「敬祝……無疆」和「永遠……健康」之類的聖經。唱了語錄歌一遍又一遍。這些語錄歌，哪有一點歌曲的味道呢！我真希望五十年後我們的子孫也能有耳福聽聽這些語錄歌的唱片，聽聽人們對歷史的怪嚎吧。

一直到隊長大赦般地終於說了聲「解散」。大家早已凍得手腳冰涼，急忙跑回各屋鋪被睡覺。熄燈鈴震耳地響了，趁著剛一熄燈那黑暗的剎那，我迅速地把炕口裏的棉鞋拿出了一雙，好像我明天要穿它似的，用誰也不覺察的動作，疾速、準確地伸手到那鬆鬆的灰土下面——啊，那用塑膠袋包著的小本依然完好地存在！我的心驚喜得跳了起來……

鑽進冷得像冰塊一般的被窩，扭頭看了看睡在左邊的記者，每次我看她都不禁啞然失笑——她總是直挺挺地面朝上躺著，兩層棉被和棉衣服壓得像要翻不動身那麼厚，她戴著教養所普遍做的最擋風的「尼姑式」的棉帽子，戴著雙層口罩，凍得灰白的臉遮得嚴嚴的，一動不動，活像個死人。她的丈夫也是右派，被關在另一個分場。一個孩子在北京，和他奶奶過著經濟、精神雙重苦難的生活。這位記者解放前就為革命出生入死地工作，十五歲就入了共產黨，工作一直優秀。祗因五七年向

党交心時，她愛人說了幾句話，由於出身地主，遂定為右派。她和愛人「劃不清界線」，便也成了右派。由於不認錯，夫婦兩個都被送進專政機關，孩子和沒有工作的婆婆在北京靠派出所發給的補助費（九元）生活。她們可謂「大」右派了，父母受的罪，比起她們，又算得什麼呢？這些右派裏，大都是很有知識的機關幹部。然而她和她丈夫，祇因對「提前解教」的渴望，不惜變質，這是多大的改變！

想著我的小本，好一會兒不能睡著。想到每當拿、放小本時竟巧妙地躲過了屋裏所有人的眼睛，這是怎樣的細心和勝利啊！想到我利用每天早上的學習時間，用書本擋著，記下哥哥從小到大的一點一滴的言行，相信總有一天能發表回憶他的文章，心裏是何等的自信和自豪！

是的，無論他活著還是死去，人們都會稱他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子，會把《出身論》評價為思想解放的理論文獻。哥哥與年輕的「共和國」一起成長，他是公開地向殘害中華民族的「左」傾路線挑戰的先鋒戰士！是思想解放的先驅，是中國青年的楷模！

也許，我沒燒掉日記是愚蠢的行為，然而，我更看到好的一面。難道那些日記不是一葉小舟嗎？誰能想到竟有這麼便宜的事——不用費任何力氣就憑著這「憲法保護」的小舟進到專政機關遨遊來了呢？如果我將來寫一本書，生動地寫下專政機關一天的生活，沒有這段經歷怎能寫得出來？實在話，這個地方，哪怕你是最有名氣的一流作家也不會被允許到這兒來體驗生活的。而沒有進過專政機關的人就不能說全面地瞭解社會。這裏，是社會上各種人物的集中地，而且都是典型人物。這裏是醜與美、惡與善、假與真的最集中、最高度、最尖銳的表現場所。社會上的一切陰暗面在這兒都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些人看起來都很平常，但有些刑事犯所犯的罪，簡直連聽也沒聽說過，初次聽時常使我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那令我驚異的內容是什麼呢？

大院裏共四組：一、二組是從北京天堂河、團河來的年輕「小流氓」，三組是「大雜燴」；四組是「反動」。雖然隊長對每一個進來的人，第一天便正色告之——一不許互問案情、二不許私人交談、三不許交朋友、四不許串號。但各自的案情，還是不脛而走、人人皆知。

一、二組，都是家長管不了的「野孩子」，整天在外不歸，與「不三不四」的男孩兒鬼混，以「輪奸」為樂、為榮，向別人吹的，是被多少個男的一次「幹」

過。家長無法，求派出所收容、送進了天堂河少管所，一到十八歲，又送進這裏。也扒別人錢包、小偷小摸，否則在外頭如何有錢吃喝？

三組，大雜燴——「亂搞男女關係」——進過收容所卻堅不認錯的，哪怕衹和一位有婦之夫相好，因態度太惡劣，勞教三年；有過於年輕的情人——與兒女同齡的情人「非法同居」，勞教三年；「坑蒙拐騙」——即小坑小騙、被人檢舉、收容，又態度頑劣，勞教三年；結了好幾次婚、一結婚第二天就「卷包走」、將男人的家卷個一空、終被抓住，勞教三年；「連鍋端」——家家沒廚房，住平房的大雜院，都在自家屋沿底下的爐子上做菜、燉肉，趁人不注意，將肉鍋端起就走，僅二、三次便被人告發又拒不承認，勞教三年；信天主教——這老太太不但不認錯，反而對著派出所幹部大嚷「一切都是上帝給的」，勞教三年；「裏通外國」——外語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張麗（還是章力？我始終不知），想托關係能去外國生活，信件被公安扣住，又拒不認錯，勞教三年；「偷聽敵臺」——夜間偷聽「美國之音」，被人告發，勞教三年；「倒買倒賣」——一隻手錶、一雙皮鞋、一塊衣料，諸如此類，買主覺得吃了虧，告發，又有旁證，勞教三年；與鄰居、親友說話口無遮攔，想說什麼說什麼，「散佈反動言論」又兼打扮得過於時髦——「作風不檢點」，勞教三年；看「黃色」線裝小說又傳給別人看，被「揪」了出來，拒不認錯，勞教三年……

四組「反動組」——已關了十二年的右派分子，要無限期的關下去；因沒燒日記，勞教三年……

對於衹知道愛一個人四年不說、衹崇尚「柏拉圖」精神戀愛的我，這些，還不夠叫我驚異嗎？

聽說，遠處的「北廠」，要比這偏僻的「北磚窯」漂亮多了。以前這裏曾燒過磚、為了蓋房子，故名「北磚窯」。又聽說，一九五〇年的清河農場，衹是一片片望不到頭的沼澤地。五〇年鎮壓的無數「犯人」，被持槍的大兵們押到這裏，在無一間房、無半片瓦、無一點點遮攔的露天裏，立逼他們「住」下來，立逼他們將沼澤開墾成良田。多少人因濕、凍、冷、餓而死去。又說：北廠那麼美，都是用屍骨堆建起來的啊！——然而這話，可是透頂的「反動」話啊，誰敢聽了再傳？！

每週日休息。「號」裏無火爐、更談不到「暖氣」，土炕早就不能燒——灰全堵死了，從一造土炕起至今，幾十年沒扒過炕，燒炕口早就不能用了。冬天屋門也開著，若有陽光，外面反比屋裏暖和。

我讓父親寄來那隻小口琴，父親隨著炒麵一起寄來了。我蹲在門口，吹呀吹，吹高爾基《童年》電影序曲：「那幻想中的城」。

我深愛這支歌。電影放映時，我還在美校學習，聽了一遍就再也不會忘。它的旋律很美，憂鬱中飽含憧憬、樸實又親切。我吹了一遍又一遍，自己的心，都被那憂傷與憧憬漲滿了。它使我想起那張小畫——那無思無求的自由國度，它已經把我帶往了那裏，那永遠沒有壓迫、人人快樂、安寧的遠方……記者輕輕哼哼著歌詞……

「該死，你把我吹哭了。」這句親切的責備，令我扭頭望去——記者正摘下眼鏡，擦著淚水，我有些吃驚，依舊望著她。

「在這裏，誰能快樂和自由！」她壓低了聲音喃喃著，戴上眼鏡。

猛然我想起了張麗——我千萬不要變成第二個張麗！張麗一句不交代她、被關入能折磨死人的禁閉室，多虧了一、二組講義氣的「小流氓」偷偷給她送窩頭，她才沒死。她的至死沉默，造成她的「現行反革命」罪狀并無限期教養。而她——以及聽說在北廠勞教的她的記者丈夫；都是以積極揭發別人為立功資本，想「提前解教」呢！我不能再吹這支歌了，以免她去彙報我「給教養所製造悲傷氣氛」。我生怕小口琴被隊長沒收哇。我滋溜溜地吹起了歡樂的兒歌——小學時的許多歌。

「我還想聽啊，」她說：「再吹幾遍！」

我不理她，偏不再吹……

回想自己的過去，覺得單純得多麼可笑！那時我除了知道自己和一家、幾個同學，還知道有誰呢？世界在我眼裏一片光明美好，如何想像得出還有許多說不出名堂的犯罪的勾當！如今，我不但認識了生活，認識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鍛煉了自己。在勞動上，我從一個怕苦怕累的嬌氣的小姑娘，鍛煉成為一員猛將。兩年來，我是全組的勞動組長，我幹得很起勁，衹因為我有意識地想磨煉自己，從勞動中感到了極大的愉快。大自然是不承認我們是罪犯的。我們挖養魚池、打凍方、種水稻、果園、菜園……都幹過。我們向自然索取，同時也享受到大自然給我們的無限快慰——每當日出、日落，雲層千變萬化時，每當四季的色彩絢爛地呈現在眼前時，我心裏就多麼歡快，感到說不出的美啊！我記下了許多風景速寫，還配上了鋼筆小畫，準備有一天能寄給哥哥，讓他高興……

35. 愛上我的「八・一八」

是哪天，我們愛上的？

——一個炎熱的夏日，勞教隊長在田埂上喚我，叫我替她去拿一件東西。這一聲命令，竟惹得在稻田裏拔草的女教養分子們，都抬起身子羡慕地朝我看。一到這時，那些「鐵杆內矛」們便不值得信任了。

我戴著草帽，穿著合身的舊花布對襟小褂，利利索索、清清爽爽地走在林蔭路上。

女教養隊從偏僻的北磚窯遷到了北廠，這兒像個小城鎮那樣熱鬧。當生活裏又出現了許多男人時，生活才變得富有朝氣。我們離開了那看不見男人的地方，人人都像高興了許多。兩排高大、粗茁的白楊樹，筆直、寬長的林蔭路啊，一走在這濃蔭匝地的路上，心便神往地飛去……就業男隊的人趕著大車，吆喝著馬匹駛過。幾位附近的農村婦女，提著裝滿鷄蛋的籃子，嬉笑著擦身而過。她們才是自由的……什麼時候，我也能像她們一樣呢？騎車而過的，一眼就看出是本場的公安幹部。遠處有人放水——藍天，白雲，碧油油的稻田。

我真希望永遠走下去，多享受一下無人監視的幸福，多聞聞稻田飄來的清香，多聽聽樹葉沙沙的私語聲……多美的夏天啊！

四處是出奇地靜，祇有熱風，卻沒有人影。白色的太陽，像一塊熔化的鋼板，晃得人眼睜不開。將要走到一座橋時，祇見從橋上正踏過一位年輕人，漫不經心地拖著一把鐵鍬，邁著瀟灑的、左右晃動的大步子，朝我迎面走來。他那健美、勻稱的身材，學生式的打扮，清秀、端雅的五官和「八・一八」紅衛兵破四舊式的淩傲步伐，使我不由抬眼朝他看去。多奇怪，我發現他正全神貫注地凝視我——那雙眸中牢牢思念我的癡情，令我不由一驚。儘管誰也沒有表情，沒有笑容，沒有放慢腳步，就那樣自自然然地側身而過，但他思念我的傾慕全部印在他的臉上。我好奇地回頭看他，祇見向前走去的他，也正回過頭來。他是誰？為什麼進來的？這一張乾淨、純真的臉，氣質多清爽！這臉上沒有一絲邪念……苦難的環境裏，竟有位素不相識的年輕人早已愛著我，實在既興奮、又不安。那是多麼可愛的一張臉，那渾身的氣質又是分外脫俗！可是，從他那滿不在乎的步伐和滿不在乎的神情猜測，定是「紅五類」無疑。或許，文化大革命中他「戰功」累累，瘋狂地掄起皮帶、端起木槍，打死過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打傷過無數「牛鬼蛇神」？搶劫、砸爛過多少安寧幸福的家庭？若真是，豈不太滑稽了？

當我取了隊長的東西往回走時，四下一看，才斷定他原是在附近勞動，見了我才不惜過橋走一趟的，他必是勞教期滿的就業人員了。我沒有再看到他，也許實在是自己的多心。一個打死過我們的人，我怎能愛他呢？這些長得像人、滿腦子糨糊、血統高貴的混蛋啊！

我希望的朋友，是一個堅定的辯證唯物主義者，有著明確的奮鬥目標和遠大的志向；是一個腳踏實地、勤奮好學的人，永遠不滿足於一知半解，看問題尖銳，有政治遠見，絕不會無原則的動搖，那一定是長得像國棟、性格像哥哥的人。

夏是美麗的，但我想像的夏比這還要美麗……

這兒的苜蓿花一片紫色，清香異常，許多花朵一樣的小蝴蝶飛來飛去，特別有趣；碧浪閃緞似的小麥已變成一片金黃，無際的麥田像金沙河，平靜地翻著波浪；葡萄園一片桂花香，我第一次知道這花兒那麼香；黃瓜架像仙女奇妙的手工，工整細巧地立在濕潤肥沃的土地上；洋白菜正在卷心，番茄果實累累；桃子也近熟，杏兒一片金黃；在那綠蔭鋪地的林蔭道上，每天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夏天確實是美的，變幻的陽光從朵朵白雲中掠過，時時被遮擋的光線將大地的自然物映成一片奇景——忽而是暗綠一片，現出無限的寂靜、神秘，忽而又陽光碧透，一派活潑和生氣，多美的夏天！

但我想像的夏絕不是這樣，而是要比這美好十幾倍；在那更美的大自然裏，我看到的是真正的森林，看到的是真正的山谷和田野，吸吮的是真正的新鮮空氣……就從那神秘的、暗綠的樹林裏，我最愛的朋友向我歡樂地跑來，我們彼此愛得是那麼深、那麼牢，金色的陽光沐浴著他，他正向我大步地、興奮地跑來……

第二天、第三天……每當我們出工勞動時，我都發現這位年輕人癡癡地向我凝視。真好笑！他真的在愛我嗎？要真是這樣，我倒要好好地教育他呢！收工後的一天，我們會在那條幽靜無人的林蔭路上散步。葡萄園旁，我靠著那棵大樹，用葡萄藤敲著他的腦袋：

「說呀？當初為什麼打我們？現在又為什麼愛我們？說呀！你非要好好懺悔不可！」

就在這天傍晚，收工後，我們三三兩兩地去水龍頭打自來水，當那裏祇剩下我和另一個人時，不知他從哪裏大步竄上來，裝做洗了洗手，從衣袋裏掏出一本袖珍語錄，往水龍頭上一擱，扭頭便走。真是不管不顧啊！我心慌地把它收起來，若被誰發現會有什麼後果呢！

回到號裏我悄悄打開那本語錄，沒有姓名，沒有字條，祇在扉頁上有幾個又斜又硬的鋼筆字：

革命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哈，真是個「八・一八」！他既然是就業人員，一定會打聽出我是因為什麼問題進來的，難道他就不想想，我會對「八月十八日」有什麼好感嗎？他還在懷念那個日子，向我炫耀？

不到一小時，隊長就來了，把我叫到值班室。

「剛才你們打水，男隊有人給你東西了？」

「沒有的事。」我說。

「嘴硬！明明有人看見了！」

「什麼也沒給我。」

「好哇，遇羅錦，原來以為你表現不錯，沒想到你也幹這種勾勾搭搭的事！」

「我沒幹。」

「沒幹，為什麼不承認？他到底給你什麼了？」

「什麼也沒給。他們是胡說。」

「你不承認，我們可要翻了。」

「翻吧。」

於是來到我的鋪位，被褥枕頭箱子一通亂翻。那本袖珍語錄，隊長連看也沒看就把它扔在一邊。即使她翻開那扉頁，她也不會起疑心的。因為，誰會把語錄當作情物來傳遞呢？

她累得發喘，拍拍手上的土。

「這事沒完，我們還要進一步調查。」她說罷就走了。

我不但沒有一點羞愧，反而有一種神秘的快樂。多有意思——那本語錄她竟連看都沒看！經過這一場搜查和今後調查的威脅，無形中，竟把我本來輕視和嘲笑的「八・一八」，硬捏合在一起，成了同謀了！

次日便是公佈級別的發薪日（但薪水不發給本人，祇是記在每人的帳本上），聽說，祇因我這一舉，便從二級拉了下來。評三級也不錯，「表現一般」，大家都

得這個。我也寫夠了「活學活用毛著」的彙報條了。從此我大可輕鬆了，幹活可以偷空歇一歇，再不用處處嚴格求己，隨大流蠻好。

……大雨過來了！我們躲在矮小的榆樹叢裏，幾個人擠在一起，草帽碰草帽，搭成一座「人房」。我好奇地伸出頭來看，四處一片水茫茫，雨氣彌人，稻苗欣喜地抖動著，飽喝著天上的露水。多有趣，她們把我擠在中間，涼涔涔的雨霧侵襲著她們溫熱的軀體，如果這緊緊挨著我的，是我的愛人、情人、可該多好！他會把我抱在他寬厚的懷裏，我們會在這兒站多久呢？想起他那張可愛的臉，健美的身材……僅僅是那一場翻動、訊問，我一點兒也不恨他了，真成了他的同謀、戀人，那個不知姓名的「八・一八」！忽然，一陣更大的雨，由遠處過來了！起初能看見隱約的房屋，這時已經看不見了，衹見一片白濛濛的霧帶，齊邊齊沿地移了過來……我像在雨簾裏又看見了他……

星期日下午，隊長允許我們去小百貨店，拿著每人的帳本買東西。人多，我便在房外靠牆根等著。像鬼使神差，我忽然覺得他正站在另一面牆的牆根，仿佛要我貼近那牆角，衹消伸出手去。我剛那樣做，左手尚未完全伸出去，手心裏便被塞進了一樣東西。那輕輕碰著我的、皮膚細膩的手，是多麼果敢而又乾淨啊！雖然沒有任何聲音，卻感到他已經快步離去。

買完東西回到號裏，我悄悄打開那軟紙包，衹見一個大圓形的、有紅旗做背景的五彩毛主席頭像紀念章。

一陣快樂過去，心裏卻不是滋味兒。他還在想著革革革、命命命嗎？就是在這頭像的號召之下，他們掄起瘋狂、愚昧的皮帶，像小丑跳大樑般地演著滑稽劇，殺害了多少無辜，自己一個個糊塗得像一鍋鍋漿子。他還在愚昧裏沒有自拔嗎？

但我到處看到他戀戀地注視著我的影子，作為他，也許是初戀，一種連他自己也說不清的感情，這倒格外叫我動心。令人窒息的生活裏，有這樣一個年輕人全部身心掛在你的心上，把你當作他的靈魂，以結識你而作為他改邪歸正的動力，何況相貌純正、朝氣四溢呢！我便也把他當作我幻想的愛的對象了。我總幻想著那些從沒有實現過的事。或許總以為它能夠實現，也許我才沒有消沉地死去吧。

有了這個外形在、內全無的幻影，致使我那沉悶的生活裏，便增添了許多色彩。每當清晨，我這大自然的欣賞家，從帶有電網的高牆裏，踮起腳尖，常常觀望無與倫比的、嬌美的旭日，看它怎樣將金色的光芒，從雲縫裏迸射出來……每當走

在上工的路上，下午或太陽西沉的傍晚，我都從大自然景色的變幻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和蘊藏的無比生機……

無論在哪兒，去打水，去排隊買飯，在田裏、果園裏，還是夾在整齊的隊伍中，他總是盡一切可能地讓我看到他。有時，他正在勞動，祇能給我一個背影，但從他背部的每一根線條，每一個神態裏，都分明地告訴我，他時時在想念、渴慕著我，告訴我他第一次在傾心地愛一個人。我們不用任何語言，全憑著從腦際發出的電波，就能知道彼此的聲音。我們再也沒傳遞過東西。我沒見他和別人嬉笑過，沒聽過他的聲音，更沒見過他除了思念以外的表情。僅僅在空氣、雲和風裏，在大自然的撫愛中，彼此心心相印著……一切都在臉上寫明，連他走路掀起的極輕的腳風，都在訴說著對我的想念，以至於隊長的「調查」，祇是一句：「遇羅錦沒那回事，純屬誤解。」便完事大吉。誰能以這種精神戀愛為樂事？誰能以這種精神戀愛為滿足？俗人們是想不出、看不出的……

每月，我除了兩三元零用以外，也沒別的可買，所以隔一個月能給家裏寄十塊錢。為這浮腫病，每月父母都寄來二斤糖和六、七斤炒麵。這兩樣食品常使那些沒有郵包的人羨慕得要命。吃完統一的飯菜以後，用開水沖一碗甜炒麵，是多好的享受啊！領郵包時是最最幸福、最最欣喜的時刻，而那郵包舊白布上的字每每是父親用圓珠筆寫成的，郵包裏的信每每是父親寫完之後母親再贅上幾筆。我想像不管是寒冬還是酷夏，都是年老的父親抱著沉甸甸的郵包，一趟趟到郵局去給我寄的。啊，我才體會到父親和母親那顆拳拳的心！等有一天，我一定要加倍地愛他們，父親、母親、姥姥和哥哥、弟弟！

我幻想著用葡萄藤敲那「八‧一八」的頭，有一天，一定要叫他從頭至尾地懺悔一切。我最敬愛的哥哥，為了《出身論》而被捕，父母、二姨、姥姥、弟弟……親人和同類們，多少人死在他們的愚昧之下，我永遠不能忘記，永遠也不會忘……

一天早上，全場開大會，會後由各中隊再一次傳達了林彪的命令——「備戰、備荒、疏散人口」，容不得喘息，便命大家速速收拾行裝。農場裏絕大部分的勞教、就業人員，在持槍的解放軍的監視下，被押上一列列火車，分散到全國各地的農村、煤礦去了……

這一聲令下，又打散了多少幻想！什麼在等待著我，未來？

36. 回家

火車在飛馳，三年的勞動教養生活結束了。車輪那隆隆的節奏聲使我心裏說不出是喜還是悲。

車窗外一片嚴冬的景象，廣闊的平原白一塊、褐一塊，田野光禿禿的，沒有一絲生氣，灰色的座座村落向車後閃去，七〇年——又是一個凍結的冬天！

我被劃為「二類」，即介於「敵人」與「人民」之間。理由是：「不能大義滅親，有些問題未交代清。」早知如此，何必又常寫彙報自己思想的條子呢？想想自己是多麼愚蠢，多麼糊塗啊！我沒出賣過別人，但卻勇於出賣自己。哥哥，就連自己也不出賣……「劃類」——是中共人為製造敵人的又一手段。不管你是否解除了勞教和刑期，你永遠有「渣兒」，包括每個人的後代。

回家了、回家了，我多想家、多想哥哥啊！我盼望早一分鐘到家——那三年來搬了不止一次的家！

……這兒，就是我的家？

我看看手裏的信封，再對對門上的號碼，心怦怦地跳了。左右沒人，公共樓道裏好靜啊。我想敲門、又側耳聽聽。

「咚咚咚」——伴著心跳，我敲出這決定一切的聲音。

門，悄悄地開了條縫兒；忽又停住。看不清門後是誰。祇恍惚看見黑昏中的一隻眼睛，祇見這隻眼睛越睜越大，隨著門猛地敞開，迸進我耳中是驚喜的一聲：「姐姐！」

我一腳跨進去，羅文隨手關緊了門。

「爸爸，我姐姐回來了！」在窄小朦朧的過道裏，羅文激動地擠過我身邊，向那射出亮光、半敞著門的屋子嚷道。

望著屋裏的這位老人，我不由愣住了。難道，這瞪著混濁的眼睛、衰老不堪、驚疑地望著我的就是爸爸嗎？

「爸爸！」我叫道，連羅勉招呼我都沒聽見。

父親半信半疑地望著我，瞪大了混濁的眼，兩手還握著烙餅用的擀麵杖和切菜刀，突然哇地一聲、哭著癱坐在地上了。

「爸爸！」

「爸爸！」

我和兩個弟弟嚇了一跳、慌忙去攙扶他。但他悲號著、悽楚地搖搖頭：「讓我哭個痛快吧……」

縱橫的老淚，在他那滿是皺紋的臉上淌流。他這突然的癱坐，把我三年來思家的心緒都嚇跑了。

「姐姐，」羅文埋怨道：「你怎麼事先也不來封信？」

「高興得顧不得了。昨天才批准的。」

「打個電報也好哇。」

「樂得什麼都忘了。」

父親哭得好了些，我們將他攙扶到椅子上。

「孩子，你回來也不說一聲兒……」他不住地擦著眼淚。

我走到姥姥的床邊——她病得奄奄一息、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半天才認出我——眼睛像似一半失了明、一片灰濁。她衹是哀慽地微微點了點頭，又閉了眼睛。

「批了你幾天假？」父親問。

「十天、十天呢！過幾天就是春節啦。」

我掏出農場開的證明，放在桌上。自從清河農場疏散人口後，未期滿的勞教人員，一部分解往河北沙河縣的留村農場了。若不是以姥姥病重為由，農場怎麼能批呢？期滿就業的人，有多少人都沒回過家呢！

「唉！」父親歎道：「一場夢啊……」

「我媽好嗎？還沒下班？」

「快了，姐姐，」羅文說：「要是一會兒媽媽回來，你千萬先到南屋躲躲，不然——」

「知道了。」

「唉！」父親仍不住地擦眼角的淚水：「一場夢！」

「其實，」羅文憤憤地說：「我姐姐算是什麼思想反動？」

「小點兒聲兒吧！」父親叮嚀。

「姐姐，」羅勉問：「農場裏的生活怎麼樣？苦嗎？」

「一言難盡。哥哥怎麼樣了？哥哥？」三年來，我最想問的就是這句話。

「真擔心哪。」父親眨巴著發紅的眼睛、咽了口唾沫：「唉！上一批在體育館判決，不知為什麼單把你哥哥拉走了……佈告上沒有他。」父親直直地空望著地面，搖搖頭道：「我一睡覺就夢見他……擔心哪！」

「拉到體育館，咱家看見了？」

「不讓看。」羅文說：「我頭幾天才從陝西回來的，羅勉早幾天。前天又公開批鬥一批政治犯，就有哥哥。咱們家的人不許出去，天天有人監視。」

「有一個和爸爸一塊兒掃街的老頭兒，」羅勉接過來：「偷偷告訴爸爸，說他看見哥哥了——全戴著手銬、腳鐐、五花大綁。可能勒著什麼，誰也喊不出聲兒。他說哥哥的臉又黃又腫。兩個警察使勁按著他，他硬不低頭，一個勁兒往上掙、掙……」

好一陣誰也沒有說話。我流淚看著那陳舊的老掛鐘，嘀嘀嗒、嘀嘀嗒……仿佛勒子在勒著我們自己的咽喉。哥哥死不低頭，他那虛弱的身體，拼死地向上掙、掙著……我簡直透不過氣來。

「擔心哪……」父親歎道。

我含著淚，環視著屋子——除了一張破桌、兩隻舊木箱外，家裏什麼都沒了。僅僅離別三年，原來的家沒有了；父母想躲開當地的監視，和本廠同事換了房子。一點兒原來的跡像也找不到了，哥哥的小屋也灰飛煙滅——那神聖的、橘黃的燈光啊！家被抄了起碼四、五十次，父親說，抄的抄走、賣的賣掉，能夠維持下來，就不知有多難了。

爸爸磕了磕煙斗，遲緩地站起來接著去烙餅。他的背比以前更駝了，個子也像矮了一截。他慢騰騰地擀著麵餅、憂鬱地搖頭歎氣；我望著這極大的變化，真有說不出的悲哀。

突然，隱約地聽到敲門聲。

「媽媽回來了！」羅文、羅勉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姐姐，快、快去南屋等著！」

我竄進南屋、關上門。將右耳緊貼在冰冷的門上——啊，這熟悉的腳步聲是媽媽的！她那矯健的步伐、微微左右晃動的男人般的風姿，清晰地在腦海裏晃動！這幾年，母親的年月何等艱辛啊！從五七年直到今天，不，從父親離家以後，十幾年來，都是靠著母親那快健的步履、那禁得住摔打的身軀，為全家的生活操勞、奔波！我和哥哥，又給她添了多少憂愁！給了她多少罪名！她老了嗎？頭髮白了嗎？精神還好嗎？我多想早一分鐘見到她！

一切又沉寂了，聽不見動靜。屋內的寒氣不由使我打了個冷戰。十冬臘月，這屋竟連個火爐也沒有。寫字檯沒了，玻璃書櫥也不見。一角，除了兩三隻舊皮箱摞在一起之外，祇有一個自搭的不寬的木板床。北風在窗外呼號，凛冽的風撞著玻璃。玻璃窗擋著半個窗簾——一位鼠臉婦女，正趴著玻璃向內窺望，一見我，立即躲開了。

北屋為什麼還沒動靜？我忍不住將門開了一條小縫、越開越大，祇聽飄來了驚訝的一句：

「真的？羅錦回來了？在哪兒？」

我一個箭步就竄了出去，離開這冷酷的冰窖、奔向溫暖親愛之鄉——「媽！」

「孩子！」

我抱住母親。她茸茸的頭髮蹭著我的下巴。母親抽泣著、竭力讓自己儘快平靜……我祇是抱住母親、無言地流著淚水，想不出任何話語來安慰她……

晚上，羅文、羅勉去冰冷的南屋睡覺。我和父母睡在一個僅夠三人的木板床上。暗淡的月光，映著姥姥那無法痊癒的病容；映著爸爸那做著不祥之夢的臉；映著媽媽那浮腫的閉著眼的面龐——孤寂的月光，把夜空的星星都吞沒了……我睡不著。

「誰敢和我辯論？」——彷佛我又看見了三年前，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躍就跳上了「工藝美術服務部」門前的石階，指著身後、我和他花了幾天時間用毛筆抄寫的《出身論》，呼喚著誰來和他辯論。他那雄辯的口才，把那些貌似折衷的謬論駁斥得體無完膚。今天聽羅文、羅勉說，《中學文革報》的文章，正面的、反面的，都是哥哥一個人寫的、下班之後，一氣呵成地趕出來的；每一期報紙，人們搶購的情形，真是難以形容！

「北京圖書館每期要十分，」羅文說：「他們保存著。」

無數次的抄家，家裏竟連一份原件都沒有了。

「有一天，人們一定會重新看到的。」……

我輕輕翻了個身，生怕發出聲響、弄醒也許睡著了的母親。她面朝我躺著，像是睡著了。月光下，她那浮腫的面龐淡淡地發著青光；她那稀疏的、被紅衛兵剃過不止一次的短髮，茸茸地還沒有長齊。她雖然紋絲不動，我卻相信她沒有睡著。我睜眼望著她，一心要把母親的全貌永遠留在心底。往事，又把我帶到那可怕的一天……

在拿槍的紅衛兵的監督下，我去給母親送衣物。他們領我來到一片雜亂空曠的場地上，四週圍著雙層鐵絲網。我舉目四顧，既無房子、又無人影。

領我上這兒幹什麼？我正暗自奇怪，忽然，從眼前那塊微凸的地裏冒出個人來！那正是母親！我的心猛跳著：「媽！」

使我驚恐的，不是母親那死樣的、灰白的臉和亂呲著的短髮，卻是我從未見過的、呆滯而沒有生命的眼神、遲緩的腳步和怯怯無力的話語：

「孩子……我不要東西啦……你拿回去吧，我叫你來……是叫你把這錶帶回去……」她摘著腕上的手錶。

我剛要去接，猛然省悟過來，急切地搖搖頭、大聲說道：「媽，我不拿！您要堅強，媽！剛才我去看我哥哥，他在學習班精神挺好，還跟我咯咯地笑呢！他讓我囑咐您，一定要堅強，媽！不會總這樣，以後會好的！媽，您千萬別尋短見啊！」

我說不下去了，咽了口唾沫，憤怒地掃了週圍扛槍的人一眼，又說道：「媽，一會兒我就上市委告狀！您犯了什麼法？他們憑什麼這樣對待您？」

「孩子……」母親哭了，直到這時她才像有些知覺：「看不見呀……地牢裏伸手不見五指……又黑又潮……睡在兩捆稻草上……看不見呀……，手錶，你還是帶回去吧。」

「我不帶！」我把錶硬給她戴在手腕上。母親祇是低聲悲泣著，聽憑我的擺佈。我把那幾件衣服、毛巾被，一股腦兒全塞在母親胸前，將她另一隻胳膊彎過來，讓她抱住它們。

「媽，別哭了，我這就去市委！」

……市委大廳裏，告狀的「牛鬼蛇神」坐得、擠得滿滿一地，他們連家都沒了、被掃地出門，祇能擠住在此；人聲鼎沸、擠都擠不過去，連腳都不知往哪兒下……人們滿懷希望而來，久久地等、久久地盼，就算終於有個公務員與你談了話、記了些什麼，又有什麼用？而母親卻因「告狀」這句話又挨了一場好鬥！今天才知道，當同學們把我扭送公安局那天，哥哥離開那「虎口」之後，一心要救我，回家找了些人，要將我搶救出來，但他們到了那裏，才知我已被帶往監獄了……那以後，哥哥被公安局盯梢半年多。那天早上他去上班，有人讓他去保衛科一趟，他剛到門口，幾個公安大漢便從屋裏猛竄出來，用電棒毒打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先讓你嘗嘗厲害、給你個下馬威」，這就是公安的捕人慣例。這叫什麼國家呀！！……家裏六口人各個被專政——我被教養，哥哥被捕，羅文、羅勉被關在

學校，羅文還被關在半步橋監獄——捕前也被毒打，媽被關在工廠地牢，爸爸在街道被監督，病重的姥姥，被二姨父接了去。家裏，竟有三個多月空無一人！

三年後的今天，除了哥哥，我們又團聚了……哥哥那倔強的、虛弱的身體怎樣費力地向上掙、掙，絕不低頭的超人的頑強，面對死亡，他至死不屈……熱淚，在我心中滾流、滾流，我怎能睡著？這是怎樣的不眠之夜啊……

「媽，咱們家怎麼什麼都沒了？」第二天我向母親：「什麼像點樣的東西都沒了？」

「唉！多少次抄家都不說，」母親道：「這最後的一抄，竟是你爸爸抄走的。」

「我爸爸？」

「為你爸爸的事兒，丟了足有二百多塊錢的東西呀！」

「怎麼呢？」

「你爸爸老挨鬥受氣，整天掃街分文不掙，就想躲開這兒。北京壓力太大、咱家經濟上又緊——我工資扣到才五十六塊錢。你爸爸就想去外地找個事做。寫信求了東北營口市、你戴叔叔幫忙。人家還真替他找了個挺好的事兒——在一家國營大公司當工程師。局長一聽你爸爸的技術，又日本留過學，還真重視，工資暫定一百三，一去，就跟技術科長先出趟差——你看多重視吧！我的意思，你爸爸就應當把戶口帶走，到那兒一落，成了正式職工，心裏多踏實呀！不聽，他非要先去看看、然後再叫我把戶口寄去。唉，擰不過他呀！這還不說，他可就來了神氣嘍！衣服、行李、用的、使的，都要最好的。僅有的兩條毛料子褲，我那床捨不得用的緞子鴨絨被，都得帶上；襯衣半舊的、補過的都不要，得全買新的。連暖水瓶都得帶、還嫌舊、祇好買了兩個鐵皮印花的。鞋不行，又買了雙皮鞋。咱家什麼境況呀！到那兒有了錢再買不行嗎？擰不過他呀！人到了那兒，一看，覺得蠻不錯，來信叫我把戶口寄去。這一寄可就糟嘍！公安局早就盯著咱家一切來往信件哪，一個大活人本來就沒了影兒了，又寄戶口？一下就給截住了。我這邊連影兒還不知道，那邊早就去了北京公安局和咱們街道派出所的人。從出差地點把你爸爸抓回來了——『逃避運動的反革命家屬』，罪上加罪！直到把你爸爸扣進街道派出所審問清楚了，才通知我。我才知道原來他都回來好幾天了！那些行李、東西呢？由押他的人給捆了捆，說是寄回來了，可至今也沒收到哇！都四個月啦。算丟了，或是叫誰貪污了。

上哪兒找去？唉！擺什麼譜哇？沒見他那麼可氣的了！還有哪——同意他去的工程局局長，受了處分；戴叔叔也受了牽連——一家子都被下放到農村去了！」

父親吧嗒吧嗒地吸著煙斗，既像聽、又像沒聽，好像母親講的全是另外的事。我祇暗自奇怪，能幹豁達、有如大丈夫的母親，為什麼事事擰不過沉默寡言的父親？

「這還不算，」母親說：「還有比這更可氣的哪，就是上個月的事！」

我瞧著母親，等她說。

「有幾天我下班回來，」母親道：「天天看見地上有煙頭兒——不是過濾嘴兒的、就是『大前門』的，煙頭還挺老長，就給掐了。嗯？奇怪呀？有一次我就問你爸爸，你爸爸說，是房管局來人檢查房子時抽的，我也沒再多想。誰想有一天我一回來，羅勉就生氣地告訴我：『媽，今天我閑著沒事兒，想翻翻英語大辭典看看，一瞧，幾本書後頭藏著兩條大前門，字典裏還夾有兩張收據。』什麼呢，羅錦你猜猜？你能不能想像，在咱家這麼困難的情況下，你爸爸還和咱們藏心眼兒？兩張收據，都是半年前，你爸爸譯的最後那筆資料費——一張六十元、一張七十。我天天上班、你們都不在，你姥姥病得糊里糊塗、藥都吃不起，你爸爸敢情取了錢自己收起來了！白天羅勉問你爸爸是怎麼回事，你爸爸支支吾吾還不承認。晚上我回來一聽這事，才想起那幾天地上的煙頭兒。一問，你爸爸這才承認，敢情那一百三都買了好煙抽了！說什麼『心裏煩的』！羅錦，你說可不可氣呀？羅文、羅勉在那窮山溝兒，連郵票都買不起，我得月月寄錢。你姥姥連醫藥都吃不起。我跟他這輩子算倒楣到家啦！羅勉氣得說：『爸爸，您太自私了！』你爸爸還不愛聽！唉！我早想了，他要是一旦有了錢，馬上就不是他了，還得找那邊虹去。我活著，他就吃累我；我死了，他照樣活得挺好。這輩子的罪孽何時到頭兒哇！」

奇怪的是，母親哪怕氣得心跳，也想不出「自私」這個詞來。奇怪的是，雖然我也氣不憤，卻什麼也沒說，也無從去恨他。或許我們總看到父親更可愛的一面——耿直、不會害人、細心、溫和。假若母親換了邊虹，我敢肯定，父親會把所有的錢給她、由她支配，哪怕自己抽一毛錢一包的苦煙絲。

我不記恨他，祇是心裏覺得很苦——母親的命苦、我和弟弟們不能自立的苦、不能扶助母親的苦、姥姥病痛的苦、對哥哥的性命日夜憂心的苦、家裏破敗氣氛的苦、父親那分秒不停吸了噴、噴了吸、劣等煙味的苦……外面的苦不算，我家內核也是苦的。而這苦，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是和社會無關的。

母親去上班了，羅文、羅勉去找同學。我用溫熱水給姥姥輕輕擦洗臉和手，用些香皂給她洗淨。她的頭髮油膩膩的，我將舊毛巾圍住她的脖子，給她用肥皂洗頭，用乾毛巾拭乾。我掀開棉被，發出久已不洗的一股難聞氣味。趁屋裏人少，我換了熱水，墊上毛巾，給她洗淨下身并換上乾淨的襯衣。這時，我真的恨爸爸，他遠不如二姨父疼愛姥姥。他天天、分分秒秒噴雲吐霧，一點也不去照顧姥姥。而愛乾淨的姥姥，多希望有人給她洗洗、讓自己舒服些、卻連句話都說不出。姥姥的眼神高興多了，嘴喃喃地想說什麼，……姥姥，我若天天在您身邊可該多好！父親不語地看我做這一切。

「你走了之後，」爸爸抽著煙，像想起什麼：「你一個小學同學，叫淮淮的，來找過你。」

「淮淮？什麼時候？」

「你關進去了。還在果局大院呢，他來了，我們誰也不認識他，也不敢告訴他你的情況。」父親又裝一鍋煙末點燃：「他說要去農村插隊了，來向你告別的。」

「您怎麼不告訴他呢？」

「咱家這麼亂，又不認識他、又從沒聽你說過，誰知他是誰？他走的時候，看得出挺失望。」

我不語。能說什麼呢？——初三一年、美校四年、工作一年，整整六年，他竟沒忘了我！總以為他在男女合校，定會有女朋友了。北海、團城，我對他上不了大學的擔憂，果然應了真。六年，我們沒來往、沒音信，而他，竟沒忘了我！我應當去找他嗎？還是應當去找國棟？都不行了。我不是農村插隊青年，而是有「政治問題」、屬於「二類」的就業人員——在那監獄般的農場裏。我什麼也不能想。

突然，門外響起鏗鏗的皮鞋聲，一位警察推門進了屋。

「怎麼？你叫遇羅錦嗎？」他約莫二十多歲，目中無人地坐在椅子上，蹺起二郎腿；一手用力點著我的證明：「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老病，這算什麼理由？這點理由就請十天假？你們三個都這時候回來，遇羅克在全市輪流批鬥，難道，你們要回京劫獄嗎？立刻回去！遇羅文、遇羅勉也必須回陝西農村去，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正說著，那位鼠臉婦女——街道積極分子，大模大樣地走了進來，坐在床沿上聽。她挑起眉，用不屑的目光，悠然向我們一掃；從煙盒裏摸出兩支過濾嘴煙，遞給小警察一支。

「他們才回來三天呀！」母親說道：「陝西的知青都回北京探親了，他們連過冬的柴火都沒有，您叫他們回去怎麼過冬呢？過了春節吧。」

「春節？春節是給人民過的、不是給反革命過的！你們家的情況和別人不同！」警察道：「我不管怎麼過冬，老鄉們也沒凍死嘛！回去，都必須回去！最遲不過明天上午！到時候我們來檢查！不服從命令，不要怪我們不客氣！」

「瞧瞧你們這一家子，」鼠臉婦女煞有介事地說：「哪個不反動？你們的兒女思想反動，與你們做家長的有直接責任！尤其是你，」她臉轉向父親：「長期以來沒有正當職業，給你的兒女灌輸什麼思想？讓你兒子寫那大毒草文章，鬧得滿城風雨？還傳到全國各地？他在獄中氣焰囂張，與你們做父母的有直接關係！後天下午三點，街道開全體大會，遇崇基，你要好好檢查你對子女的影響問題，都給他們灌輸了什麼？上次你作得不深刻，後天，再給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一直到革命群眾認為能過關為止！」

「聽見了嗎？」警察再一次說：「如果明天他們三個不走，後天下午，你們全家五口，一起上臺接受群眾批鬥！」

我們決定今天晚上就走。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任何親友都不再與我們來往了。由於父親去營口，母親還欠著向廠裏借的錢，月月祇發半薪。我和弟弟們決定扒車。

午飯後母親要上中班，到夜裏才能回來。臨走，她交給我一元錢道：「孩子，沒錢吃飯也得照張相。今天你們三個，千萬照好著點兒……」

「媽，您下了班，我們的火車已經開了……」

「我不能送你們了。讓你爸爸給你們烙幾張餅。千萬把相片照好著點兒。別送我，回去吧，免得街道積極分子又看見。」

母親克制著心酸、戴上老舊的「男人帽」——為了遮掩那被紅衛兵剪得長短不一的頭髮，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們沖出門，扶著公共樓道的樓梯扶手，向下張望，母親已走在下面；我們飛快地轉身來，奔到二樓公共走廊的矮牆，等著母親出現——呵，她那微微左右晃動的步伐、她那豐腴、平展展的後背，她那男人般的風範和氣度，隱藏著多少政治上和感情上的不幸！

晚飯後，天終於黑了下來。

「去吧，這時候行啦，」父親鬱鬱地吧嗒著煙斗：「天黑了別人不容易看見。別一塊兒出去，一個一個下樓，不然讓那積極分子看見，麻煩又大了。連她孩子也學會了這一套。」

兩個弟弟一先一後地走了。我坐在凳子上，望著老掛鐘，在嘀嗒、嘀嗒聲中等待著。那是多麼難耐的五分鐘啊，像有五年那麼長……我祇感到沒有生的權利的痛苦！我捏著手裏的一元錢，像緊捏著虛偽和黑暗的脖子。我多想把這一元錢狠狠扯碎，擲向封閉、苦難的夜空！我多想在天地間大聲疾呼，讓這擲去的碎幣紙片，擊垮那些披著「革命」外衣的魔狼！

我們像「竊賊」一樣，不敢開樓道的公共電燈，在燈火通明的「三里屯大街」上，在粗大的水泥電線杆子的陰影裏，像「地下黨」般地相聚了，一起朝馬路對面的照相館走去……

一切行裝都準備停當——三個破書包裹，各放著幾塊補丁布、水碗、一塊肥皂和夠吃三、四天的烙餅。

就要離開了，這日夜思念的、卻一點兒也不快樂的家啊！

我和弟弟們坐在凳子和小板凳上，看著爸爸，專注地聽他翻來覆去的囑咐——

「記住了嗎？萬一以後全家失散，千萬記住，每逢陽曆一號和十五號，到各大街、各大路口、人多熱鬧的地方，看看有沒有『尋人啟事』，同時別忘了，也貼上自己寫的『尋人啟事』……你哥哥的名字，用『霞』代替，萬一他有不幸……我，我就寫『霞回老家去了』，記住了嗎？」他吃力地說出這句話，他真怕有一天會寫這句話啊。因為我們的家信，往往已被「領導」折看過，怎能不編代號呢？

「記住了。」我們發呆地回答。

「千萬把那些老朋友的地址保存好，什麼都丟，這個也別丟。現在人家雖不和咱們來往，人家也準是倒了楣。一旦全家失散，也許能從他們那兒，間接知道咱家人的地址。記住了嗎？」

「記住了。」

「如果以後有什麼事我給你們打電報，凡是下邊的落名帶姓，那內容的意思一定是反意的、一定是街道或公安局逼著我發的，或是不敢明說，不得不用反意來告訴你們；如果落名不帶姓，那內容的意思就是正的，記住了嗎？」

「記住了。」我們又一次專心地回答；仿佛父親再囑咐一百遍，我們也聽不膩似的。

我突然明悟了，什麼才是親生父親的真情——那是任何繼父所代替不了的。父親的千思熟慮，正是他對我們的骨肉之愛啊！

「要是人家轟你們下車，」父親又叮囑道：「可千萬別跟人家犯態度啊。」

「我們都記住了，爸爸。」

「唉！走吧！」父親難過地眨巴著發紅的眼睛。他磕磕煙斗，站了起來。

姥姥昏睡著了。我們站在她的床邊，握著、摸著她的手，心裏向她道了別。

我們各自背上鼓囊囊的書包，輕聲說道：「爸爸再見！」

大家有意將步子放輕，穿過黑暗的過道。

我們向樓梯走去，而爸爸就站在公共走廊齊腰高的矮牆邊，盼著孩子們在樓下出現。

群樓擋住昏暗的路燈，樓下和樓上模糊一片；四週的高樓像是魔鬼，威嚴地聳立在我們面前。

我們抬頭望去，向俯身望著我們的爸爸揮手告別——衹見他探著身子、一手扒著矮牆、一手扶著眼鏡，盡力目送我們遠去……走了兩步，我們又回頭看看爸爸，他依舊是那個姿勢，衹是身子更向前探。我們三步一回頭、再有一步將拐過樓去，前面就是燈火通明、車輛飛馳的大街。我故意走在弟弟們背後，最後望了爸爸一眼——呵，在那朦朧的光線裏，在那昏黑的群樓中，父親伺僂著身子、奮力向前探著、脊背彎彎地呈現出弧形；他一手扒著牆頭、一手扶著眼鏡，那活生生的輪廓、那黑糊糊的色調，像一幅絕倫的木刻，緊緊地扣住了我的心弦！

三個年輕人像脫離了苦海，漫步在燈火輝煌的大街；穿著破舊的衣服、背著鼓囊囊的書包，大聲說笑著、悵惘著、回憶著……就連提到受苦受難的哥哥，也是那麼興致勃勃、充滿生氣！仿佛這歡愉的心聲，能順著清新的夜風，飄到哥哥的死囚牢中！

「姐姐，馬路上的行人，直看咱們。」

「讓他們看去吧，讓警察和便衣隨便去聽吧！」我挑戰似地大聲說：「要是因為大聲說話也會被捕，那讓他們逮捕吧！我們終於脫離了那沉悶的家，那苦海了！」

我們隱隱覺得，彼此都有一種輕鬆和解脫感，衹是誰都不願說出來。仿佛我們早想離開那個家，卻又覺得不合情理；直到被轟走時，才感到離開它的快樂。不管這快樂的實質有多麼悲哀，但終究是快樂。我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家庭的「內核」—

一沒有扶助、沒有愛；衹有父母各自對孩子的那一點期望。而即將被槍斃的哥哥、已成人卻不能自立的我和弟弟，又使父母那一點渺茫的期望瀕於絕境。

燈火通明、群星滿天、天上的星河璀燦一片。我望著那瑰麗的西天，心裏想道：看天上的這些星星，它們之中也有近似地球的怪事嗎？它們也利用出身來壓迫人嗎？它們到達了理想的社會嗎？那個社會是什麼樣？我多想坐著太空船去看看……大塊的濃雲，聚攏得像一隻隻黑色的天鵝、似欲翱翔遠去……我沉浸在幻想中，仿佛身體輕盈地升上了天空，溶到黑雲裏，變成了一隻黑天鵝。我搧起翅膀，一直朝死囚牢飛去……呵，那不是哥哥嗎，被鬥了一天的他，臉青腫著、血跡斑斑，戴著沉重的鐐銬，像鐵塔似地立在雙層鐵窗前，正悲憤、渴望地向夜空凝視……我從天空俯衝下來，一把抓住鐵條，用有力的嘴，一根根啄斷它們！

「快上來吧，哥哥！我要背著你，用巨大的黑色翅膀，和你飛到遙遠的天邊，一直飛到沒有壓迫、自由、快樂的地方去！」

啊，我是多麼神奇地把他救了出來！

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枯燥的火車節奏中，旅客們在昏昏欲睡。有人下車，我和弟弟們終於都有了座位。我朝前後望望——他倆的頭垂在胸前，隨車搖晃。我不敢睡，生怕列車員半夜查票。萬一如此，我們衹好馬上躲到餐車或廁所去。燈光微弱，窗外是望不到頭的漆黑，原野也沉睡了。

人人的頭耷拉著、歪垂著、晃蕩著……我睜著眼，回想著家裏的一幕又一幕……我應當把它們記下來，免得忘掉細節。有一天，它會是一本書，也許，是死後才能發表的一本書。我找出一張破紙，那紙縐小得沒有形狀，這倒正中我意，我再不想寫在本子裏。萬一被人發現，以為它是什麼廢紙才好。我將它展平、鋪在膝蓋上，用我自己懂得的「縮記法」，第一次寫下了《冬天的童話》的片斷……

邯鄲站到了。我將弟弟們搖醒，悄悄告別。在忙亂的人群中，我下了車。正前方是檢票口，我往左側走去，一溜、溜到了木柵欄邊。真巧，一叢樹後，竟有二、三根折了的欄杆。我一鑽便出了站。弟弟們肯定正惦著我，一定要讓他們知道。車還沒開，我匆匆跑進候車室，隔著巨大的玻璃，一眼望見他倆正緊貼著車窗玻璃張望。我站在檢票口邊，拼命地搖著胳膊、大聲喊著，檢票人以為我是在送人。他們看見了我，頻頻向我搖手。火車啟動，載去了玻璃上緊貼的頭影，載去了我對弟弟們的愛……

天色大亮，我已下了長途汽車，背著書包，大步地走向七里外的「留村農場」。那書包裏，第一次有了分量——歷史的見證。

37. 遣散農村

不久，農場又根據下達的新指示，將一部分就業人員，不讓他們再掙工資，而是每人給了一百五十元安家費——有農村老家的回老家，沒有的，服從分配去農村落戶、自生自滅。我被分配在河北省臨西縣的一個小村裏。

一百五十元現金并不給本人，而是給該村的黨支部——生產隊如獲至寶，正好拿這錢去購買種子——生產隊欠公社的錢還沒還清呢。

初到那天是晌午。太陽暖暖地照著。三月下旬了，乾枯枯的田地上是一層白霜。奇怪，是雪嗎？後來才知，這層「雪」，解決了社員們全年的食鹽問題，甚至將這用水過濾晾成的鹽，拿到集市上，去賣兩個零花錢用。

我問大隊書記：「錢都花了，蓋房怎麼辦？」

「蓋哈房？」他笑笑：「還不是早晚結婚、一走了事？先借住老李家西屋算啦。二十三啦，說話二十四，也該找人家兒啦，一個人咋過？」

我說話就二十四了，卻沒有成家立業的心。我幻想的愛人有嗎？

雖到此時間不長，倒有三位大娘上門提親了。這兒結婚還是老習慣——媒人提、再相親、定親，婚後婦女一般不下地，在家紡棉線、織棉布、做飯、養隻羊、兩隻兔、二三隻雞等等。

鄰村的趙莊，據說是個「要飯村」；因附近幾個村從來沒分過紅，社員苦幹一年，倒頭來還欠隊上的「返銷糧」錢；鹽鹼地，連羊和雞也沒地方找食、找不到幾根青草，全都精瘦，蛋也不愛下。趙莊的人都跑光了。

提親的，并不是提的本村幾個中年單身漢，也并不是出身地、富，人品不錯的本村青年，提的都是外村的、鄰村的，據說人品、相貌都不錯，家境也過得去。可我，祇能婉言拖延。

清明節那天，我和幾個穿紅著綠的姑娘們在綠油油的麥田裏鋤草，美麗的風景，自由的笑聲，多暢快啊！我想著哥哥，想著我若能寫封信，告訴他我的愉快！

郵遞員從身後的田埂騎車而過，停下來，叫我去拿一封信。我高興地跑過去，湖南？表姐來的？我把信打開，奇怪地看下去：

「……羅克弟怎麼死的？什麼病？為什麼不及時搶救？舅舅沒告訴我們，看來老人十分悲傷，不忍心寫信問他……」

什麼？——他死了？他沒有被倖免？！死了！

「小遇兒，快來呀！」姑娘們拄著鋤把，個個回身望著我，愉快地招呼道。

我站在那兒，定定地望著信上的「死」字，不想動。

「遇兒，快來呀！」

「家裏有啥喜事兒？快說給俺們聽聽！」她們那尖脆的呼喚聲像針扎一般難受。

我不想動，但必須動；我必須裝作若無其事和高興的神情，才能免除村裏嘰嘰喳喳的議論，甚至一場軒然大波，才能免除給我這「反動分子」增添加倍的苦悶……

「你娘郵錢兒來了吧？」她們望著默默走來的我，七嘴八舌地問道。也許，她們認為衹有郵錢是最愉快的。

「沒郵錢。」我勉強笑了一下。

「誰說呀？」她們撇撇嘴：「你們城裏人還能沒錢兒？像咱這窮地方吧。」

「沒郵錢兒？也准有高興事兒！」她們審視著我——假如她們識字的話，她們早就掏出信來看了。也許正因此，她們的生活才能平靜如一汪水，永遠那麼和平、幸福。

「快說說，遇兒！」

「還不是家常話，」我笑著打斷她們：「有啥高興的事呀！」

我抬起鋤頭，悶頭鋤麥，為了避免她們的磨纏，儘快地鋤在她們前面……

夜裏，人們都睡了，村裏靜極了……

我靠門坐在門檻上，仰望著蒼白的月亮。

死了！他真的死了嗎？泉湧的淚水無聲地滾下……他真的死了？

不，他沒有死。就在那兒——那蘆溝橋畔蒼茫的深郊曠野裏，夜，也是這麼黑，星星，也是這麼稀疏和遙遠；月牙掛在深沉、寂死的夜空，衹有令人窒息的空氣在發出一絲微弱的、冰冷的顫動……

他，躺在濕土裏，用手指掘動那未壓實的土，慢慢地站了起來……四週是死一般靜。他抖了抖身上的土，月光下，腳下露出那橫七豎八的屍體，血還沒有凝住……他呆望著，力求自己鎮定。他沉思地站了會兒，轉過身，緩慢地、堅定地向前走去……向那遙遠的、透出魚肚白色的霞光走去了……那背影越來越小，東方也越來越亮——那可愛的、熟悉的背影啊！

他走到霞光裏去了，我親愛的哥哥！

心愛的人沒有了，可欽可敬的人也失去了，我不相信自己能再有翻身的日子。如果我相信，那必定是在我死後。因此，也絕不相信再能遇見使我動心的人。

迫在眉睫的還是經濟問題。這個窮隊每年的工值沒高過一毛錢。去年一個工（十分）是八分錢，婦女最高分一天記八分，我初來，給我訂七分。一天就算吃一頓飯，一天工錢也不夠哇。沒辦法，祇好向母親要錢了，每月她寄來十元作為伙食費，將就維持生活。無怪乎一個打光棍的壯勞力幹一年反而欠生產隊許多錢，也無怪乎隊裏年年吃返銷糧了。

在陝西插隊的兩個弟弟也和我一樣窮，他們的工值每年不高過一角五，從未分過紅，常常連郵票錢都沒有。想起母親每天帶病上班，工資不發全薪，要養活姥姥和爸爸，還要給我和弟弟寄錢，我的心就揪緊了。怎樣才能不要母親的錢？萬一媽媽死了我們又將如何？而那三位大娘又不止一次地來催：「我提的小夥兒你爹娘同意了嗎？」

是的，結了婚就可以不要母親錢。甚至，萬一母親死了，爸爸和姥姥也可以來找我，不至於沿街要飯。他們是鄉裏人，有的是生活的路道。可我，卻沒有這本事——無論我怎樣天天出工勞動也還要依賴母親，這怎麼行！

愛情早已等於「零」了，能活著就不錯！我這輩子還能遇見什麼心愛的人？見鬼去吧！什麼叫結婚？無非就是和男方一家人和睦相處罷了，我想自己能做到的——這些人再不好處也比教養所的人好處哇，我在教養所和誰鬧過彆扭呢？說不定我會討得男方一家人的歡心呢。讓我做一個安安靜靜的、祇知拉風箱做飯、縫衣納鞋底的小媳婦吧。

想好了，我才把村裏提親的事寫信告訴了父母。

「爸爸！」我站在塵煙四起的汽車門旁，高興地伸手去攙扶他，幫他拿下背上沉重的手提包。爸爸那混濁的眼珠六神無主地亂轉，使我不由害怕起來——莫非因為哥哥的死，他精神上有了毛病？

「走吧。」

我望望顯得更為蒼老的父親，背上背包，和他向十幾裏外的村子走去。

灼熱的午日無情地蒸烤著黃土道上的行人，沒走多遠就汗流浹背了。

「您這次來，街道沒刁難嗎？」我打破難耐的沉默。

「唉！可難啦！北京正提戰備疏散人口，傳達一號文件。要不是我讓你拍來個病重的電報，街道哪兒放我走？唉！」

「疏散？您信上怎沒提？」

「咱們上那棵大槐樹底下坐會兒，我慢慢跟你說……」

原來是這樣的：北京正根據上邊的「一號文件」，大張旗鼓地宣傳將要疏散人口，一切為了備戰云云。前幾天，母親所在的工廠和街道革委會已將我和弟弟的地址要了去，不客氣地說：

「一旦疏散，你們家是第一戶該走的，或找你女兒，或找你兒子。」

「……唉！」父親歎氣道：「我臨來，和你媽整商量了一夜……」

「您們怎麼商量的？」

父親似乎一轉念，并不直接回答我，卻反問道：

「村裏給你提的那三家你有沒有中意的？」

「沒有。爸爸，說心裏話，要不是為了減輕我媽的負擔，我真想一輩子都不結婚。」

「爸爸知道……」他的臉色陰鬱而悲愁，像是為自己的女兒感到無限的委屈。這反而加重了我受屈的心情。我站起來，拍拍身上的土，催促父親趕路。

「你信上說這兒年年不分錢，十個工分才合八分錢？」

「嗯。」

「隊裏為什麼不搞點副業？」

「上邊不讓。說這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割還來不及呢。」

「老鄉們不夠吃怎麼辦？」

「用細糧和小米換白薯乾和高粱，磨了面，摻水蒸窩窩，有時也摻點糠。」

「光吃這個？」

「那哪兒行？得搭稀的才夠吃，每頓都喝糊糊。」

「什麼糊糊？」

「高粱面熬的，有時摻點乾白薯葉。」

「菜吃什麼？」

「用地裏的鹽醃一大缸胡蘿蔔，夠一年吃的了。」

「有自留地嗎？」

「原來有，後來又收回去了。一人一分地，歸隊裏集體種菜用。」

「為什麼不養點豬、鶏、羊、免？」

「人都不夠吃，拿什麼去養？莊稼因鹽鹼地都不愛長，連草都少有。除了村邊那幾戶，村裏的鶏都不愛下蛋。」

「整年沒錢，怎麼活？」

「老鄉們主要靠賣布票。」

「布票？」

「一人一年不是十八尺嗎？剛下來布票八分錢一尺，春節前就可以賣到四毛五一尺。小病抗抗，大病才吃點藥，老喝稀的，又不吃葷，得大病的倒不多，再賣祇小兔，零花錢就出來了。」

「都賣了布票穿什麼？」

「家織布，連男的都會織布。別瞧窮，很少有人穿補丁衣服，剛一破就打夾褙做鞋底了。」

「分的棉花多？」

「不多。摘棉花時，每個婦女都穿上最肥最肥的褲子，兩個褲腳紮起來，隊長那兩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布票能公開賣？」

「不能。集市上，他們有不言而喻的地點和暗示，搭訕好了，上較遠的村子裏去講價錢……」

正值晌午，碧綠無邊的田野像是睡熟了，像孩子般寧靜。盛夏那乾熱的旱風，無情地吹舔著手、臂和臉。衣服被汗水濕透了，寂寥的田野裏遠近沒有一個人。座座村落，在蔚藍的天空映襯下，像在靜靜地想著心事……我和父親緘默地走著，彼此的心都被一件難言的事揪扯著、牽動著，誰也不願先開口講話。

「你哥哥……這麼好的孩子……」他終於忍不住地哭泣起來，悲慟地放聲大哭了，那衰老的身體撐不住滿腔的鬱憤，不由得彎下了腰。

「爸爸！……」我雙手攙住他，想停下來。但他卻搖搖頭，堅持地向前走，悲號著、哀泣著……

「孩子……為了紀念你哥哥……你一定要寫下你哥哥！」

「爸爸，放心吧！我一定、一定寫他……」

沙沙的麥田低語著，像是在應和這位老人無邊的傷痛，那再也治不好的傷痛……

我一手攙著他，另一手揪著肩上沉重的背包，費力地向前走。心裏祇有一句話：

「讓爸爸哭個痛快吧！」

月光透過紙窗給土屋裏淡淡地鋪了一層銀灰……耳邊還回蕩著父親白天在屋裏說的話：

「……你哥哥被槍決那天，上午我正在家做飯，警察進來喝道：『你兒子遇羅克被槍決了，你有什麼意見？快簽字吧！』說著把判決書往桌上一摔。唉……我好不容易才想過味兒來，坐在地上就哭起來，站都站不起來了。他挺不耐煩，等我簽了字好去交差。我一狠心，哭什麼？我當著他的面哭什麼？我使勁站起來簽了字，他揚長而去……人都死啦，還問有沒有意見！我哪兒有心思再做飯哪！……你媽下了班，我還在那兒痛哭。她在班上就知道了，你說她可不可氣，硬不叫我哭，還呵斥我：『要哭，你上外邊哭去！』她硬是一個眼淚沒掉！我哪兒有她那麼大毅力？唉！……第二天，我和你媽攙扶著去監獄取你哥哥的東西……送去的那個新背心，你哥哥還疊得整整齊齊，一直沒捨得穿。一個臉盆，一根塑膠皮帶，一個錢夾，一個工作證，錢夾裏祇有幾張飯票和五毛錢……一支自來水鋼筆……孩子，這支筆我給你帶來了，你留下吧，我想，你一定最希望要它……」

此時，我把這支黑杆鋼筆貼在面頰上，親吻著它……哥哥，我一定要對得起你留給我的筆啊！哪怕我祇寫出一篇很短的文章，也一定要寫下對你的愛和懷念。我要用生命寫我的實話文學，哪怕祇能成為遺作。為了這，一切我都可以拋棄！難道在十五歲時我沒有這念頭嗎？因為你雄鷹的性格已展現在我眼前！難道我在專政機關沒有記下你嗎？因為我相信你會被人民紀念！哥哥，我可以沒有愛人、沒有孩子、沒有我自己，但絕不能沒有你的筆！筆就是你的靈魂，就是武器，就是真理，就是我心愛的一切！

我凝視著被煙熏黑了的棚頂，回想起父親那些使我羞澀、但又茅塞頓開的話：

「……我和你媽整商量了一夜……孩子，你這兒太苦啦，不能在這兒成家呀。羅文羅勉那兒也和你這兒差不多，我和你媽投奔你們誰，都得受窮，咱們還沒有社員那兩下子哪……反正你也結一回婚，為什麼不找個富裕農村呢？將來我們投奔你去，也好落腳啊。直接從北京下去戶口好落，一旦全家的戶口都到了農村，即使你有了好地方，一家子戶口也難落了……」

我轉臉望望父親，他雖閉著眼，卻不像睡著。

「爸爸……」我輕輕喚道。

果然，他一下子便睜開眼睛，在月光的照映下，正等著我要說什麼。

「爸爸，您說的話我都想了。正像您說的，一個人戶口好動。索性也結一回婚，幹嗎不找個富裕點兒的地方呢。弟弟來信也常說，他們總幻想到人煙少而又富足自由的地方去。看來，如果能走這步棋，全家就不必為生活發愁了。爸爸，您寫信吧，明天就寫吧，把您所有想得起來的親友，每個人都寫上它一封，好讓咱們有更多的地方可供選擇！」

「孩子……我和你媽實出於無奈呀……」

「別說了，爸爸，我瞭解您。」

這晚，爸爸主動給我講了他的歷史。我躺在炕上靜聽，心裏卻在想，他無非是想表明他的心地是純潔善良的罷了，難道我對自己的親生父親還會有什麼懷疑嗎？那樣不等於懷疑了我自己？

萬萬沒有想到，一向清高的我，竟會做出隨便嫁給誰都可以的決定！如今若有個妓女院我也想去，祇要家裏能過得好些！這個突變誰能想到呢？

當「婚姻」這個辭彙第一次降到我頭上時，我祇感到屈辱。我傷感嗎？心酸嗎？悲痛嗎？不，一切感覺都變得麻木不仁了。祇知道為了生活，必須要這樣做。想想我們的自由婚姻法，心裏祇有苦笑。

第二天我去幹活，父親就在屋裏寫信：

> 「……我有個女兒，二十四歲，高中畢業。相貌説得過去，身體健康。因此地太貧窮，雖有提親的，并不想考慮。希望到一個較爲富裕的農村去，衹要對方人品一般就行。文化、年齡您看着辦，我們不做爲條件。如要相片，立即寄去。……」

中午收工回來，看到一貫提筆成章的父親來回塗抹著，終於起成這樣的草稿時，我才深深感到這內容多麼刺痛我的心！

此外又怎麼寫呢？寫必須高中畢業？品貌必須優秀？必須好學、有思想？衹能說，父親寫得恰到好處，無可挑剔！

「爸爸，」我將草稿若無其事地遞給他，裝做輕鬆愉快地說道：「您多寫幾封吧，我看挺好。相片我手頭就有，寄去算了，何必費二道手呢？」

「不，」父親接過草稿，沉悶地搖搖頭：「先不必寄去，寧可費二道手。」

僅僅從這簡短的一句話，就可知道父親是多麼器重他的每一個孩子啊！依稀記得我五歲時，爸爸抱起我來，親了一下說：「等小妹妹長大了，我一定給你找個工程師！」……但適才他那屈辱的一瞥卻像一把鑽擰到我心上，我多想把它驅逐出去，永不再看到這屈辱的光！但願我能給他們換來幸福！

那是個集日，父親去發十幾封同樣內容的信。晌午他回來，嚇了我一跳——滿臉淚痕與額上的汗水交融成一片……他說他在寂靜的田野裏想起了哥哥，然而，又何嘗不是想到我呢？

要下雨了！黑雲滾滾而來……大雨傾盆而下。電閃當頭，霹靂震天，豎起的銀龍般的電閃就打在這小院裏——離屋門二米遠的地方！我們趕緊關了門，躲到裏屋去。

雷，在門外怒吼、咆哮……

「愛情、自由！人們要的就是這兩樣！」

在那奔騰的雨聲中，在那激烈呼喚的霹靂中，我彷彿聽見了哥哥那憤怒的責難……

別責備我，哥哥！別在雷聲中痛斥我吧！我并沒想到自己……悲哀、痛苦、絕望的心情與雷雨聲混成一片了。

門「哐啷」一聲被帶雨的風撞開了，刺眼的一道電閃耀在當頭，好不嚇人！一聲裂天的巨響，夾裹著狂風，像要吞噬整個世界。

「來！快把門頂住！」父親嚷道。

我急忙找來了頂門柱。

雷、雨、風在門外盤旋……

哥哥！要是你處在我的處境，該如何做呢？也許你會說：「我們還不算太苦，即使再苦，也不能把婚姻當作謀取生活的手段！」是嗎？可是，我沒有勇氣像你那樣做！一家人怎麼生活呢？

雨，漸漸小了……隆隆的雷聲散開了、漸漸遠去了……好像哥哥不再和我們爭辯。

我推開門，濕潤的空氣撲入心懷，沉鬱的心像灌進了一道清風，爽快了許多。天又露出了藍色，一塊塊潑墨似的雨雲從頭頂上疾馳而過。

雨後的雲飛馳而過，是這樣匆忙！我多羨慕那群雲啊，疾速地奔向遠方！

雲在疾飛、在前行、在不顧一切地離去……我忽然悲哀地感到，那是哥哥輕蔑地走了、輕蔑地走了！

十幾天過去了，所有的親友都沒來信，我和父親幾乎絕望了。

38.「棠棣」

外屋的風箱聲停了。我沒有回過頭去，卻覺出父親忐忑不安地走進了屋。

「爸爸，誰叫棠棣？」

他不自在地乾咳了一聲，避開我的目光，剛說出一個「我——」字。

「我知道了！」我幾乎是帶著猜謎的快樂般對他喊道，「是邊虹！是邊姨來的！」

他的臉漲得通紅，隨即又漸漸發白了。足有半分鐘，他才稍微平靜些。也許，他以為我要責備他，否則，他幹嘛這麼不自在呢？

「孩子，我是為了你好哇！」

「我知道。」實際上，我是為自己才找對象嗎？

「誰都不理咱們了。我實在沒轍，才想起你邊姨。這封信在我手裏兩天了，我考慮還是應當讓你看看。」爸爸是故意攤開信，放在裏屋桌子上的。

「爸爸，您一直和她來往嗎？」

他嗽嗽嗓子，點燃一鍋子煙，仿佛煙力能給他說出實話的勇氣。

「有時候，極少。」他歎了口氣，「尤其你哥哥死了以後，你媽連哭都不叫我哭，我上哪兒哭去？想找個人說說……」眼淚湧上來，他揉揉發紅的眼皮。我的心完全軟了，完全諒解了他。是的，他是應當找她的，他應當！他太可憐了！我們都太可憐了！我也多想找個心愛的人說說啊！

「你邊姨兩句話就把我哄得忘了煩惱。唉！孩子，你們不瞭解我，我們一點沒有歪的斜的呀！」他懇切地注視著我。

「我瞭解您。您衹把她當作知心朋友，是嗎？」

他似乎感到極大的欣慰，神情自若了許多。他溫和地望著我說：「是。你邊姨溫柔、聰明，最會哄人。無論有多少心煩的事……你媽俗不可耐呀！唉！衹有你哥哥瞭解我。」眼淚又在他的眼眶裏打轉，「你哥哥，世上再難找的好孩子！」

「溫柔……但是，她為什麼不和您過到底呢？為什麼聽說又結了兩三次婚呢？」

「那是她的性格。不是她的錯。」

哦，這話使我像發現了一塊新大陸！爸爸是多麼愛她，愛到任何事都能原諒的地步！但是，他這無邊無際的愛能換來同樣的感情嗎？我以為若能換來，那才叫愛情！

「她是個好人。羅錦，以後我帶你去見見她。」

「嗯。她現在是第幾次結婚？」

「第四次。也是和一個歸僑，可是兩人感情并不好。」

「是不是出不了國造成的？那歸僑偏不申請？」

「那就不知道了。錯誤不在她這方面。」

「她現在老嗎？」

「不老。比年輕時候稍稍胖點兒。」

「爸爸，我真想聽聽……」

這晚，我們躺在各自的小土炕上，父親又一次講起他的歷史，也包括他的愛情史。他說他的初戀是在十八歲，在上海偶然認識一位叫雪茜的女孩子，她是那麼聰明、可愛，經常在散步的時候給他唱歌，動聽極了。他太愛她了。但他很窮，他決心出去掙一筆錢回來娶她。由於對她深厚的愛，他竟沒有告訴她離去的真正原因。他以為，說出『窮』和『錢』字仿佛對她是個侮辱，她太純潔了。

三年過去了，他好不容易才掙了五六百元，滿懷希望地來找她時，她卻已結婚了，嫁給了一個比她大三十歲的教授。

「你看過老舍的短篇『初戀』嗎？」說到這兒他轉臉問我。

「沒有。」

「前年，我偶然在收音機的短波台裏聽到這篇小說的配樂朗誦，眼淚不知不覺地流下來了，太像我的過去了。不同的是，那小姑娘生活得好像蠻愉快，見我回

來，好像完全忘了舊情，把我當成她的小兄長一樣。我企圖和她做個朋友，做個知己，但去了兩次，才發現這種處境非常尷尬，衹得作罷了。唉！後來我發憤讀書，出國留學，寫了幾本日語和工程方面的小冊子，用的筆名都帶『茜』字，就是為了懷念她。二十年後，又是在上海，偶然認識你邊姨。第一眼我簡直懵了——這不是雪茜嗎？太像了！衹是比她小一號，更顯得嬌小玲瓏。真是天意呀。和她四年的婚後生活，是我再不會有的幸福了。」他平躺著，望著被煙熏黑了的房頂，像在自言自語，「她母親也是個難得的好人。我進教養所的時候，她母親給我寄過兩條煙，那都是她捨不得抽給我攢下的！那老太太比我大不了十幾歲，就像親兒子一樣疼我。不像你姥姥，像個奸臣。」

感情容易帶有多大的偏見！我幾乎要喊起來：胡說！我姥姥怎麼是奸臣了？但也衹是心裏這麼動了一下，努力克制住了。衹因為他對姥姥的誣衊，我不再想看著他，也像他一樣，平躺著望那頭頂上一根根黑糊糊的檩木。此外他說什麼，我再沒有聽清，卻在想著自己的心事……兩條煙，兩條煙算什麼？姥姥和母親給他寄過多少條煙？可他從來沒感激過。他叫她「媽」，叫得很甜，哪怕衹比他大十五、六歲。可是他從沒叫過姥姥「媽」，在一起生活了這麼多年，他從沒叫過，哪怕姥姥比他大二十幾歲。姥姥從沒說過父親的不是，無論母親怎樣罵父親，姥姥在當面背後也衹是哀愁地歎口氣或陪著掉掉眼淚而已。慈愛之至的姥姥，怎麼偏給了他「奸臣」的印象呢？母親豈有不向著自己女兒的呢？難道這就是「奸臣」？我以為姥姥的地位和待遇遠不如家裏的保姆，姥姥和保姆做一樣多的活，甚至比她們做得還主動、還多，但保姆的工資是十五元（連住帶吃），過年過節母親還要送人家一些襪子毛巾之類的禮物，而姥姥每月的零花衹有母親給的五元，過年過節并沒有什麼禮物，她的衣服往往是自己攢錢買的。每到月底母親將錢花光時，還要時常向姥姥借兩三元救急。因此，無怪乎哥哥掙了錢每月給她一元讓她買戲票時，姥姥樂得嘴都合不攏了。啊，慈愛的姥姥！你受著不公正的待遇，卻從沒有嘮叨過，不滿過，連半句話都沒有罵過。你不會罵人，不會打人，不會不滿。你衹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這淳樸的信條之下，你默默地為我們做好一切！我們從繈褓裏到長大成人，哪一樣不是你那勤勞的手、善良的心造就的！

我天生是不會恨人的，衹為自己的新發現震驚——父親是多麼愛聽那些甜言蜜語，多麼容易受他們的誘惑啊！他以為那就是世上最美的，是愛情！雖然我并沒真正戀愛過，可我知道那不是。

這一晚，我反復思索。是的，我太想到吉林去了！不用嫁人，有邊姨和父親的關係，由她妹夫立即給我找個工作，掙工資，天哪，我簡直從來沒敢做過如此的美夢！但這美夢如今突然來了，是完全切實可行的，是父親所樂意的。他可以去看我，可以在那兒和邊姨會面，可以由她妹夫安排住處，長期過自己日夜夢想的田園生活。有瞭解他的女兒的工資，有心愛的邊姨做伴，而這一切，都可以瞞過在北京的母親和在邊遠地區插隊的弟弟。

可是母親怎麼辦？兩個弟弟怎麼辦？不錯，我去吉林，祇能給我和父親帶來好處。但是母親和弟弟們呢？讓母親疏散到弟弟那裏去過極為窮困的日子，而我和父親在吉林享清福？兩個弟弟從沒諒解過父親，即使我安頓下來想把他們弄到吉林去，即使邊姨通過她妹夫再給弟弟們找個工作，弟弟們一旦知道是這種關係，也會跺腳而走。剛強的母親寧肯死也不會求到仇人頭上的。那時，我在他們眼裏永遠是一個叛徒、卑鄙的小人，他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我。已經夠可憐的家將要弄得分崩離析！

我對愛情是那麼悲觀，不相信能找到一個心愛的人。那些值得我愛的，都被專政了，像我一樣在生活的重壓下喘息。如果我沒被下放到農村，在農場掙那「就業人員」的三十元工資，我一定會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也許是右派，也許是「反革命」。但命運偏偏多災多難，整個農場解散了，「犯人」們都被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農村或煤礦上做苦工了。話說回來，如果我在農場就了業，結了婚，我能解救得了父母的疏散問題嗎？能使弟弟的日子好過嗎？也祇有乾著急而已。因而，我倒慶倖自己能有一次嫁人的機會了。會有辦法的！村裏八姑的兒子不是要去投奔他叔叔嗎？他叔叔不是闖關東在黑龍江省農村落了戶嗎？那裏不是很自由、很富裕嗎？那孩子非常老實，祇識幾個字，瘦小，比我矮半頭，小七歲呢！從明天開始，我就去找八姑，和她套近乎，說我喜歡她兒子，願意嫁給他……

次早，我和父親在黎明的鷄叫中睜開眼睛。他那怡然地望著我的目光說明昨晚他做了一個多好的夢，那夢一定和我想像的一樣：有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保護，寂靜的田園生活，理解他的女兒，不用再鬧離婚的結合。他失去兒子的悲苦，他多年來在政治上、經濟上、愛情上的委屈，都可以得到補償了！但是……

「爸爸……，我不能去。」

我給羅文、羅勉寫信——他們在京時教給我一種省錢的郵寄方法，封好信封之後，將郵票塗上麵糊、待乾再寄；收到同樣的郵票時，衹需將郵票泡在清水裏洗淨，黑色的郵戳便全掉了，一張郵票可以反復用好幾次。

我衹告訴他們父親在我這兒一切都好，我也一切都好，我衹告訴他們，我很想念他們，其他什麼也沒寫。并給他們附了一首詩：

雨後的雲

雨後的雲飛馳而過，
是這樣匆忙；
我真羨慕那群雲啊，
疾速地奔向遠方……

你灑下甘醇的水，
使大地滋潤、生長；
你投下瓢潑的暴雨，
鍛煉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劍的光閃，
像復仇的火焰一樣；
你發出震耳的轟雷，
激烈地呼鳴唤響……

雨後的雲飛馳而過，
是這樣匆忙；
我真羨慕那群雲啊，
疾速地奔向遠方……

臨睡前，我和父親各自躺在對面的小土炕上，東一句、西一句地聊著。儘管父親對我不去吉林很遺憾，我草草地解釋了一下，他也便不再堅持。我不願意說羅文、羅勉不會諒解這樣的話，來刺傷他；我衹說母親萬一知道就麻煩，而任何事都「沒有不透風的牆」。

我從來還沒和父親這麼接近、這麼知心過；我感激他告訴我他的愛情史——恐怕連母親都不清楚；這才對他為何與邊虹一見鍾情，有了更清楚的瞭解。我猜他一

定早就告訴過哥哥。而哥哥又什麼也不對我們講——這樣的私人秘密，也確實不該亂講的。

「爸爸，」我問道：「您說您不愛我媽，是因為她當初追您太厲害、您受了感動。可我不明白，不愛，為什麼還有四個、不，六個孩子呢？」

父親難言地欲說又止、不自在地咳了咳嗓子，終於說道：

「那是男人必有的要求哇。」

這句話給了我多大的教訓，祇有天知道！這句話給了我多深的逆反心理，祇有天知道！這句話影響了我整整的一生，也祇有天知道！

我無言以答，轉身平躺著、望著黑糊糊的屋頂，閉上眼、裝睡……

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區別嗎？這就是女人應當做個生育機器的藉口嗎？這就是母親為愛情所付的代價嗎？我們都不是愛情的果實、僅僅是性需要的果實？我一點兒也不想和父親爭辯。或者，男人應當有三、四個老婆？像穆斯林那樣？各個分工，他會說對她們全愛、都愛、各有各的好處和可愛？

我是個女人。我不是「女性主義者」——對這詞我一直不懂，更不是「女性性解放者」——我從來也沒解過放。我祇是從父母活生生的例子裏，受到了太大的反激。是的，我絕對不做「男人的要求」那種性機器；我絕對不要兒女，不想像母親那樣，一生祇為兒女去負擔、憂愁；儘管我們給了她一些快樂——那祇是在兒時、少年時，那比例實在太小了；我不會找一個比自己強的人——像母親那樣對父親的傾心；我離婚時，會比爸爸還勇敢——說走就走、祇道聲再見；我離婚的品質要勝過爸爸——用不著有人等著和我結婚，我會離我的。

我翻了個身，給父親一個背面，一心祇想沉實地睡一覺。

這天，收到了一封從山西霍縣王莊煤礦寄來的信。奇怪地打開一看，原來是「八•一八」寄來的！

羅錦同志：

自分手後，我一直打聽你的下落，最近才得知你確切的地址。你的近況怎樣？望詳細告知。

致以革命的敬禮！

姚波

我這才知道他的姓名。信中還附了幾張照片，都是未進教養所時，穿黃軍裝，戴著寬寬的紅袖章，挽著袖口，耀武揚威地一手叉腰，或「瀟灑」、「帥氣」地一手扶著輕便自行車把，另一手往褲袋裏一插，在「中國美術館」前照的。一張照片後面題有四個又大又硬的字：「革命到底」。

這混帳小子，還在以他的打、砸、搶，還在以他的滿腦袋糊塗漿子為榮嗎？那自行車新亮亮的，不定是搶的誰的！他對我的追求，足以諷刺那反動封建的血統論，意義已經足夠了。這幾張混帳照片對我來說，衹能使我更加輕視、更嘲笑他而已。我從鼻子裏冷笑一聲，將那幾張照片撕得粉碎，連燒掉都嫌浪費火柴，不如扔進茅廁坑。待把那些碎片扔進屎尿坑裏，又要撕那信時，一轉念，覺得不如按這地址，寫信朝他「借」點錢，我和爸爸若想離開這兒，連個路費都沒有呢！這混帳小子，搶了我們出身不好的人不知多少東西，坑他幾十塊錢又算什麼！我沒叫爸爸知道這件事，於是悄悄給他寫了封信……

39. 旱泉

火車在飛馳，向著母親那裏飛馳。我和父親對坐在窗口，吃著又涼又硬的火燒，喝著從車廂裏打來的開水。窗邊的小桌上還有一包醬豬肝，那是火車停在一個小站上時，父親特意下車買的。

「解解饞吧，」他說，「這是咱們僅剩的五毛錢了。」

他并不知道這路費錢是姚波寄來的，真以為是我自己「攢」的呢。我向他借三十元，他卻寄來五十。除還了欠隊上的糧錢、托運行李……所剩無幾。而我對姚波的慷慨，感動了也就半分鐘，便以一句「活該」結束。

是的，好幾年我都沒有吃到這麼香的佳餚了。去年探親回家，何曾吃過一片豬肝或粉腸呢？

我和父親將離開農村時，經過何等的苦心籌劃啊！我是解除勞教人員，戴著「思想反動」的無形帽子，提出回家「探親」，仿佛誰都明白我是再也不會回來的，和「逃走」一般無二。為了讓村裏的大隊書記同意，我和父親早就注意起改善關係——包的餃子先給他送去一碗，烙張餅悄悄給他送去一張——去年春節，我們村裏最富的一家吃的是貼玉米麵餅子，其他各家是飽吃一頓白薯面窩窩，也就可以

想見，那一碗餃子、一張餅，能給大隊書記帶來多大的歡喜了！而那些白麵和油，都是父親汗流滿面地從北京背來的呀！

正當八姑以為我也許真的對她兒子有意，進一步和我談時，母親來了信，說她在馬路上偶然碰見早先的遠鄰趙伯母。由於我住美校四年，與這一家毫不相識。哥哥當時作為「社會青年」，在街道辦事處與趙志偉——她的大兒子相識。母親「有病亂求醫」地托她給我找對象，趙伯母一口答應，并說有個熟人叫早泉的，正在北京探親。早泉是高中畢業生，和他兩個弟弟正在吉林省農村插隊，哥兒仨有三間大北房，養了豬、鴨……隔天，趙伯母告訴母親，早泉十分同意見我這個「英雄遇羅克的妹妹」。母親信中急不可耐的歡欣地叫我們：快來！

「早泉？爸爸，名字多美！是早晨的泉水嗎？他一定長得文質彬彬，很清秀。您說呢？」

「嗯……」父親也為有比八姑的兒子更好的出路而高興。但他的高興是那麼勉強，那勉強并非因為我不到邊姨的妹夫那裏去；他一定是想起了我小時，他曾多麼希望我長大以後找一個有學識、年輕有為，有一個理想職業的愛人！

從那天起到「逃走」的一星期，我們更加緊籠絡起大隊書記來，幾乎是頓頓送飯去了。而大隊書記哪裏捨得吃？把「貢奉」來的飯菜全端給他的老母，他老母又轉而分給了孫子孫女。

直到有一天晚上，大隊書記悄悄溜進了屋，拍著大腿向父親說道：

「你們走吧，公社追查有我負責！明兒起早，由村東頭二柱推獨輪車送你們去！」

連夜，我和父親在小小油燈下察看起地圖來。這張十六開的中國地圖，還是父親臨來時在火車站買的。

「現在，就要防備公社派人追咱們了，要是你，有什麼巧法兒躲開他們呢？」他眨眨眼睛，像個老師一樣審查我的智力。

「坐汽車，從這兒坐汽車……」我囁嚅著。唉，我是多麼笨呀！

「怎能坐汽車呢？」他幾乎有些焦灼地說，「第一，咱們走另一條路，要繞過公社所在的趙莊，然後，向離北京相反的方向走，坐汽車到北京，由北京坐車到德州，從那兒再直奔北京，不走直線走三角，祇要到北京，就有辦法了。唉，你呀！太不會動腦子。」

我多麼佩服他的精細！我怎麼老學不會思考呢？

啊，眼看就要到北京了。那早泉是什麼氣質、什麼模樣？

拍大門是夜裏一點，母親穿著圓領背心、花布褲衩和塑膠拖鞋給我們開了門。

由於我家多次遭到過「圍剿」，每搬一次家，住房就要小、要壞一些。第三次「圍剿」後，我們就住在「坑」裏了。這拐了五個彎的小細胡同地勢低窪，叫「泥鰍坑」，一到夏天暴雨季節，家家院裏積滿了水，時常有漫進屋子的危險。

進了屋，忽然感到又渴又累，全身都像脫了節一般，匆匆看了一眼裏屋正在昏睡的姥姥，我和父親還沒坐定，剛剛關好屋門的母親便站在我們面前，兩手興沖沖地比劃道：

「早泉那小夥子可太不錯啦！你說要模樣有模樣，要個頭兒有個頭兒，說話那個溫和文靜，對老人那份有禮貌，嗐，甭提多懂事啦！今兒個來，穿的是長袖的確良襯衫，皮涼鞋，一把白摺扇；明兒來，穿短袖的確良襯衫，又一樣的皮涼鞋，一把黑摺扇。光手錶就換過三個——他爸爸過去開珠寶行的，家裏有底兒呀！到現在他爸爸退休費一百零一塊，媽早死了。早泉說了，他爸爸留了一筆錢準備給兒子辦婚事。哥兒仨在東北甭提多能幹了，三間大北房。養了兩口豬，十幾隻小鶏，兩三隻鵝；年年分紅一千多塊！一千多塊！他說那兒的副業就甭提有多少了，家家沒有不存錢的！光糧食一人一年就分六百多斤，撿的不算！說真格的，我真覺得咱就算高攀了！有一回我問他：「早泉，你都二十八了，就沒人給你介紹過別的對象嗎？你猜人家小夥子說什麼？『大哥是英雄。我一直就想見英雄的妹妹，我早就聽說他有個不錯的妹妹。』嗐，你說，咱上哪兒找這樣的去？我的意思，你們倆明兒個就見見，要是沒什麼過不去的，趕緊把婚訂了……」

「先給我們口水喝。」父親放下那倒不出剩茶水的茶壺，微皺著眉。

「有相片嗎？」我舐舐乾燥的嘴唇。

「有，有，我給你們拿。你們一看就知道了，長得蠻不錯呀！」

我和父親放下手裏的茶杯，湊過頭去；肉臉方腮，一雙無神的、白眼珠多黑眼珠惺忪的小眼，再加上那毫不出奇的眉、鼻、嘴，顯出一股愚鈍氣。這就是早泉！

一個星期之內，我們見了五次。我說不上喜歡他，可也并不討厭他，總比八姑的兒子和我有些共同語言。但他的話很少。他對我很敬重，從沒做過無禮的舉止。有一次我去他家，中午睏了，睡著了，朦朧中醒來，發覺他一人在屋裏，我索性裝睡，想考察他正經不正經。他坐在椅上，一直在呆呆地瞧著我，走路輕輕地，喝水輕輕地，始終沒動我一下！要問他有什麼特點？嗯，相當穩重，穩重得有點過了

分。比如，他從沒流暢地和我談過話，每說一句話之前，總要思索一陣，然而并沒見沉思出多妙的警句來。

第五次見面是在我家。母親說：「我看，你們把婚訂了吧。下星期五吧，上翠香樓飯莊，我們這邊有幾個親戚，加上你們的，吃一頓飯就算訂了婚，然後羅錦和你一塊兒回去辦結婚證，好吧？」早泉沒意見。臨走，他把一個精緻的小盒給了母親。

「伯母，這是我父親送給羅錦的，您收下吧。」

母親高興地接了過來，鎖進破衣箱裏。

我去送早泉。在小胡同拐彎處，他一閃閃進了陰影裏，猛地把我拉過去，用力抱了我一下。我衹感到他胸脯的肌肉是那麼結實，隨即他立即把我放開了。我的心幾乎連跳都沒跳一下。這是我們「戀愛」的所有親昵舉止。我始終感謝他對我的尊重。如果他早早地便對我親昵起來，我一定會討厭他。

當我回來時，母親正站在箱子邊，仔細地看那小盒裏的手錶。當時還沒有電子錶。經濟上不太好的父母，也沒錢給兒女買手錶。一隻好些的手錶，相當於大學教授（六十元）兩、三個月的工資。

「來，羅錦，戴戴試試。」

「您幹嘛要這個？」

「什麼都不要顯得咱們太低啦，你懂什麼？要一隻手錶還算多呀？他們家又不是拿不出！你沒有手錶，結婚時也難看哪！」

我說什麼好呢？母親是愛我的！

請帖發出去了，衹等著星期五。

星期四黎明，天剛矇矇亮，早泉的父親忽然來了。

「親家，您？……」母親驚奇地將他請進了屋。

我和父親還沒起床，此時衹好快快穿起衣服，疊上被子。

伯父臉色蠟黃，顯然一夜都沒睡好。這是他第一次來我家。不用說，一定是按地址大老遠尋問來的。

「您？……」母親希望他快開口。

但他偏偏講不出什麼來，衹是愧疚地坐在椅子上，望著自己的膝蓋，搖頭、歎息。

「您？……」三口人像三角形的三個點，僵直地坐著，伸出脖頸直視著他。

「早泉進去啦。」

「啊？」

「進去啦。昨天下午就沒見他回來，晚上派出所來人告訴我：進去了。」

「進哪兒啦？」母親仍似懂非懂。

「公安局拘留所。」

三道驚愕的目光更加盯緊了伯父，他簡直不敢抬起眼皮看我們。屋裏鴉雀無聲。

「因為什麼呀？」還是母親先打破難堪的沉寂。

「偷東西。」

「偷東西？！」

「他沒跟你說過？羅錦？」

「跟我說什麼？」

「他自己的事。」

「他自己什麼事？」

「他對我說，他全跟你講了，你不是都原諒他了嗎？」

「我，他什麼也沒跟我講啊！他有什麼事？他不是高中畢業就插隊去了嗎？」

現在輪到他們驚愕地看著我了。

「他真這麼說的？」

「這還有錯？您問我媽我爸爸！」

父母的頭又轉了過去。

「唉！唉！連我都給騙了！唉！說來羞愧，我養的這三個兒子啊，沒有一個省心的！也許是他媽死得太早，或許我管教無方，早泉從小學起就偷東西，不得不進了少管所。出來又犯，進了教養所。在教養所表現挺好，提前解除的。誰想一出來，手又癢癢了，那幫狐朋狗友們又來找他，又下了水，判了三年刑。他倆弟弟也偷哇！我家困難嗎？不困難哪！打他們半死都改不了哇！老二、老三插隊去了，早泉刑滿釋放，農場解散，他要求上他弟弟那兒去。唉！沒想到三個到了一塊兒，把當地快鬧翻了天。不好好幹活，偷，打架。我操過多少心哪！這回，早泉把大隊書記打了，跑家來了，和城裏那幫子人勾在一塊兒，又偷。自從見了羅錦，他跟我說：『爸爸，我再不偷了，我要痛改前非。』我說：『你應當把你的一切都對羅錦講清楚。那孩子是個好孩子，要是她不原諒你，咱們寧可吹，也別欺騙人家。』他答應了。第二天他跟我說：『一切都跟羅錦講了，她完全原諒我了。』昨天晚上，派出所的人告訴我，他和別人合夥偷了幾塊錶，一個被抓，把其餘的都交代出來

了，人家讓把錶交出來，并且帶來早泉給我寫的條子，叫我上這兒來取錶。唉！我還說什麼呢？」

母親不聲不響地站了起來，打開破衣箱子，把表拿出來給了他。伯父打開小盒看了看，收進了提包。

「我喜歡羅錦就像喜歡我的親閨女一樣。唉！我那三個孽障啊！我沒有女兒，真想有羅錦這麼個乾女兒！」

「伯父……」

臨走，母親叫我送他。半路上，他掏出一個紙條遞給我。

「你看看，看看吧。」

父親大人：

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羅錦。我一定要痛改前非，望羅錦能等我。

不孝兒 早泉

「這是派出所的人帶給我的。唉！誰能等他呢？能嗎？」

我沒有回答。

「不管成不成，要是你願意，做我的乾女兒吧！」

我明知是不可能的，但為了這位可憐的老人能有些安慰，還是儘量懇切地「嗯」了一聲。

這一天我們誰都沒有話。屋裏始終是難堪的沉默，誰也不看誰。我悄悄地觀察父母，他們整日半低著頭，哪怕吃飯，哪怕走路，卻一眼也沒有看我。是不敢呢？是羞愧呢？還是什麼？而我，卻漸漸地升起一股恨的心情——我們這樣的人家，竟淪落到和小偷、流氓的家庭去做親？！

直到點燈時分，母親才想起一句話，頭一回抬起目光，望著父親：

「趙大姐這介紹人是怎麼當的？她能不知道嗎？她不是知根知底嗎？」

父親的眼睛亮了，彷彿這句話是他們的救星一般，忽而使他們輕鬆了許多；他們終於有了解脫自己的理由！

我奉父母之命前去趙伯母家詢問，并告訴她早泉進去的事。她的吃驚程度一點不亞於我，并且說，早泉是她大兒子志偉同學的同學，她本是不知早泉的根底的，

早泉竟把她也騙了。儘管我眼睛眨也不眨地審視著她，但從她的臉上除了看到誠懇、受騙和吃驚以外，別的任何跡像也看不出。

「別急，孩子，我會幫忙到底的，這事咱們都受了騙，就當沒有過吧。我一定盡力想辦法。我知道你們家的困境。咱們都是命苦的人，此外，誰能幫咱們？我這就給老二志國寫信，他在黑龍江插隊，那兒也挺富的，托他幫你找個對象。」……

「趙伯母也受騙了，她是個好人。」這是我進家門回稟父母的第一句話……

我們不但相信了趙伯母，還挺受感動。除了她，有誰幫我們呢？她是熱心的！

次早，姥姥咽氣了。唯一使我有些自慰的是，自我回家這些日子，她拉出的大小便和腥臭的血塊都是我給她洗的。每次換的墊布，都乾鬆鬆的。我給她洗臉、餵飯、梳頭，用熱水細心地給她擦澡，這是我能表現出的所有的孝心！

姥姥咽氣的下午，我們接到羅文一封信。

媽媽：

請您給姥姥念念這封信。

我最想念的姥姥！由於出民工，我第一次掙到了六塊錢。我現在在郵局寫信，不久你們就會收到六元的匯款單。給媽媽爸爸三元，給姥姥三元。姥姥，您買點好吃的吧！

羅文

姥姥的靈魂升天堂了。當我捧著骨灰盒和父母一起來到存放間時，那號碼恰恰是在存放架上最高的一層！工作人員爬上梯子小心翼翼地將它放好。我虔誠地仰頭望著，啊，姥姥，您應當在那最高最高的地方，您升天了！您相信善有善報，您真的升天了！

40. 闖北大荒

這天，趙伯母來了，她帶來了志國的回信。

「……這兒的人結婚很早，十七、八歲就訂婚，二十多歲都有兩、三個孩子了。一時沒有合適的對象。如果羅錦姐願來，不妨到我們這兒

住一個時期，我們村祇有三個學生，連飯都做不熟。那時羅錦姐若看有合適的，也可以親自物色……。」

看著這封錯別字連篇的信，深感到字裏行間有著助人為樂的熱情。除了志國那兒，再也沒有其他路子了。疏散人口的形勢緊逼著，再說像我這樣的人，臨時戶口的天數已經滿了，派出所不會再教我住下去，何況怎能安心地吃母親的閑飯呢？我決定立即走，去北大荒。

「不放心哪……」母親擔憂地說道，「你誰都不認識呀，三千多里地……」

「又有什麼好辦法呢？」我反問，「不去那兒，回河北？您想想。」

父母沉默。還用想麼？早就想過一百回了。

「路費成問題呀，」母親發愁道，「光火車票就二十六塊錢，還不算汽車，不算火車上吃飯，怎麼也得帶幾塊零用吧？沒有三十五下不去呀。」

我和爸爸望著她，都無法可想。

「要不，找你二姨父想想辦法。」母親說，「羅錦，明天你去一趟，跟他借三十，那怕二十呢，答應一定還他。」

次日，我去二姨父家。自二姨死後，街道革委會就把他轟到別處一間更小的南屋去了。久不去，突然一去，張口要借錢，怎麼說得出來呢？姨父見到我很高興，以為我純粹是看望他。

「瞧瞧我桌上這本日記了嗎？」他關上門來小聲說。幾年的折磨并沒有使他顯老：「假——的。」

「假的？」

他竊竊一笑，將那擺在桌角上的一個本子遞給了我。

我一頁頁翻著看去，都是領導對他怎麼關懷，他學習雷鋒、毛著的對照檢查式的心得體會，如何更要好好工作，報答領導的關心，這真成了我在教養所時寫給隊長的思想彙報了。

「孩子，甭提多有用了。」他坐在我對面，欠過身來，把一雙手彎成筒狀，悄聲告訴我：「我想了這麼一個招兒，記假日記。你想想，不定什麼時候就有那革命的闖進屋來，這日記對我祇有好處沒有壞處。我預備著，以防萬一。說也巧，那回我病得差點兒沒死了，我們單位派人來看我，隨手拿起本子就翻，看完了沒吱聲兒。後來我病好上班了，領導對我態度好多了。孩子，你瞧，我現在還天天接著往下記，一天記那麼一段兒，不費事兒，我勸你呀，也來這麼一本兒。」

看來，也沒法聊下去了，我祇得說明我的來意。

「……您能借我二十或三十嗎？我媽說，過兩三個月一定還給您。」

姨父那原先高挑的淡眉耷拉下來，垂下眼皮沉思。

「要說錢，我倒是有點兒。多了沒有，攢了一百多塊，全縫在那椅子墊兒裏頭。這樣吧，明兒個你來一趟，好吧？」

次日，我高興地去了。一推門，祇見姨父躺在床上，蓋著棉被，懶懶的看了我一眼，好像病得不輕。

「又犯了老病，胃疼啊。」他哼喲著說，「你坐。」

「要我做點兒什麼？」

「不用。哦，把水遞給我……」

他翻了個身，趴在被窩裏，喝了口水。

「孩子，我不是不借給你錢……」他那揚起的淡眉費勁兒擰著，并不看我，祇是瞅著枕頭前下方的地皮。「不是我不借。是我這倆錢兒，得留個急用，沒有不行啊。我沒兒沒女，誰管我？想當初，你媽當資本家的時候，我拉洋車呀！現在又拿我當財神爺了？想起過去就窩心……唉！別怪你姨父不管，我無能為力呀……」

我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地聽他發洩，心情黯然、無奈……世道多麼艱難，看來，我還得另想辦法。奇怪的是，我不但不生氣，反而覺得他應當發洩出胸中的積怨。仿佛我坐在這裏，是在替母親恭聽他的責備；又似乎為他憋了十年，如今終於吐出而替他痛快。我無話可說，祇是悒然地離開他的小屋……

「好哇，」母親聽了我大致的敍述，大為惱火：「他太沒良心了！咱們到這節骨眼兒上，他不幫忙不說，還這麼把咱們孩子打發回來啦？咱們該他欠他的啦？他當會計，還不是我給找的事？！」

母親發著牢騷，我卻在回想著二姨給過我的許多愉快的日子，那印象實在難以磨滅……或許，我一直希望父母的感情能像姨父和二姨的那般融洽，也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一個那樣相親相愛的小家庭，因此，我怎麼恨得起我心中羡慕的人？母親怒氣未消，而我卻在回味姨父對姥姥的孝順，他對姥姥真像對自己的親母親一樣，要是父親及他的百分之一也好哇……

次日，母親去上班，家中又剩下我和父親了。父親翻譯資料的工作早就找不到了，每日在家閑著，做做飯，剩餘時間全部用來抽煙——坐在凳子上，蜷著背，一

腿搭在另一腿上、一口接一口地叭著苦煙絲——抽不起煙就抽煙斗了。母親每月給他兩元算是零花錢。

我度日如年，多耗一天，就多一天的不安。母親的工資要養活五個大活人，太緊張了！尤其昨天收到了羅勉的來信，說是和羅文的女朋友——同去陝西插隊的傅英，無法一同相處，而羅文還打了他，他哭著給我們寫信……唉！我的小弟弟，我最愛的！他從不訴苦，此時多麼需要家人的溫暖和瞭解！我立即給他回了一封信，誇讚他善良的心腸和音樂般的天性，他純潔無瑕的品德、看問題的尖銳，容不得一點污泥濁水！我的小弟弟，我可憐的兩個弟弟，我多想早一點到北大荒，早一天把他們從窮困中解救出來！至於用結婚來作為出路的事，我和父母當然一個字也沒告訴他們。

「我看，祗有一個法兒，」抽著煙的父親抬起頭，「還得找你邊姨幫忙啊。誰能幫咱們呢？你邊姨是個講義氣的人。別讓你媽知道，最好哪天我帶你見見她。」

「好吧。」

「我這就去給她打電話。」

祗一會兒工夫，他就回來了，眼裏閃耀著暗含的喜悅：

「你邊姨說，一會兒在冷飲店見。千萬別讓你媽知道哇。要是你媽奇怪錢是從哪兒借來的，你就說，是從同學那兒借的好了。」

父親撂下煙斗，脫了那老大老黑的破制服，就去洗臉、刮鬍子，換上了一件白襯衫，并把它塞在褲子裏。那皮帶繫得鬆緊正好，褲腳再不拖著地面了。他什麼時候在母親面前，也這樣煥然地打扮過呢？

「我先去，你這就過去。」他的臉頰暈上了一層健康的血色。

人來人往的冷飲店裏，父親和一位中年女人對坐在一張圓桌邊。這就是邊姨嗎？整整十九年沒見了。她的面容、體態都比先前發胖，雖然像是四十來歲的人，可是眉眼依然清秀。她的神情有些惘然，梳短髮，抽著煙捲，上身穿淺藍色短袖的確良襯衫，下身是黑色毛料窄腿褲，橫搭著二郎腿，仍透著精明、俐落。她彈彈煙灰，祗給父親一個側臉，既像閑望著屋內的顧客，又像一耳在聽父親講什麼。父親興奮得面頰微紅，以至說話反倒不連貫了。他坐的姿勢，一反平日垂目蜷腰的萎頓態，卻挺著腰板，神采奕奕，仿佛年輕了十好幾歲。他一眼見我進來，興奮中夾著些不自然，向邊姨介紹道：

「羅、羅錦來了。」

「邊姨。」我走過去，有禮貌地喚道。

邊姨上下打量我一眼，不露聲色地吸了口煙。

「嗯，還是小時候模樣。坐吧。」

我坐下來，不由又看看她。隨著歲月的流逝，她的姿色不如以前了。她面色淡黃，已失了先前的白膩；籠煙眉和丹鳳眼雖然還是先前的形狀，但眼皮四週卻增了許多細密的皺紋。她的目光仍然犀利、洞察，和父親有一搭、無一搭地說著話。顯然在這人來人往的冷飲店裏，我們實在無法多講什麼。邊姨小聲地對我說：

「你的事你爸爸都跟我講了。這樣吧，後天你到我家去，多了沒有，十塊二十塊的還不成問題。我的境況要是好，路費都由我出，又算什麼！」

我衹有感激地答應著。喝酸奶、吃冰淇淋的顧客，見我們三人的霜淇淋早已吃光，索性站在身後乾等著我們起來。父親讓我先走。

「要是我萬一不在家，你就找小娜。」

「小娜？」

「我閨女。」

等到父親回家來，我才知道，小娜是邊姨妹妹婚前先孕，過繼給她的孩子，現在已出落成大姑娘了。

進了一座簡易樓，按門號找去，一位十五六歲、婷婷玉立的姑娘給我開了門。

「我找邊姨。」

「哦，你是羅錦姐吧？我是小娜。」

她帶我到一間屋裏，我方知道兩間住房的單元屬於兩家合用。小娜實在是長得很美，身材苗條，面皮白淨，五官不俗，神采飄逸。她正在洗一大盆被單，骨架和兩隻粗實的大手卻像個男孩子。

「我媽昨天進學習班了。」她用圍裙擦著手，「你的事她託付給我了。」

「進學習班了？」

「街道辦的。嗐，她都進去三回了。」她的表情淡然、平靜，好像這些事，是平常的小事一樁。

「老葉和我媽分居好幾年了。每月我上他廠子裏去取三十元生活費。我剛給我媽送去了十五塊，還剩十五，這七塊給你。」她邊說邊取出錢來遞給我。

「這怎麼行！我不能要。」

「你若不要，我媽該罵我了。」她不由分說便將那七元錢硬塞進我的口袋。「我媽臨走說了：『遇大爺輕易不求一回，說什麼也得把錢給你羅錦大姐。』」

「那……你八塊錢怎麼夠花一個月？」

「夠了。實在不行，我再把這屋裏的東西囫圇一遍。」她朝屋裏環視了一眼。然而，這簡樸得不能再簡樸的屋子，還有什麼能賣錢呢？

「賣東西吧！」母親憂鬱地打量著屋子。

路費還差些，不帶夠了又怎麼上路呢？我和父親也打量著四壁空空的屋子。

「來，羅錦，你幫我把褥子抽出來。」母親走到木板床邊，掀起褥子的一角，「你去委託行跑一趟，這兩條棉被褥怎麼也能賣十幾塊吧。」

「您這床可太薄了。」

「嗐，快去吧。」

「……七塊。」驗貨人不屑地把目光移到了玻璃窗上。

我猶豫了幾秒鐘，一狠心，把戶口本遞給了他。這筆交易沒用三分鐘就完成了。

母親一聽這錢數，也意外地愣了愣。怎麼辦？就說先不算回來的路費，還差二十三元呢。

「我扒車吧。」

「不行，現在對扒車的知青可緊了，不打票的送車站派出所，你再進去？是鬧著玩兒的？」她又歎道：「唉！哪怕家裏有塊表呢！……」她像想起了主意，轉身對坐在那裏悶頭吸煙的父親說道：「我看……你能不能上孫大嫂那兒去借十塊錢？孫大哥是你的老朋友，你不去，我不好去呀。你頭一回張口，總得有個老面子吧。」

「我……唉！」從沒張口向外人借過錢的父親躊躇了半天，一咬牙，才起身去了。

我趁母親不注意，溜出了家門，去退那條父親去河北時帶給我的新褲子——我一直沒捨得穿它。

「有發票也不成，」售貨員不滿地說：「買的日期太長了，你不喜歡這顏色早幹嗎來著？再說，這藍色也很普通嘛。」

「求求你了，好心人。我實在是東北插隊的窮學生，回去沒有路費，衹好把它退了。」

「那麼窮還要買褲子，買了褲子又要退？商店都是為你開的？」

「當初怪我沒考慮好，行行好吧……難道，您就沒有插隊的弟妹或親友嗎？……」

一直到眼淚湧上我的眼睛，她又翻來覆去地看了半天褲子和發票，才終於發了善心，開了張退票。

「總得穿件整齊點的衣服出遠門呀，」母親聽說我退了褲子，埋怨道：「就穿這身破衣服去？」

「破衣服怎麼了？說不定因此戶口落得更快呢。」

我心裏衹有苦笑——臉皮都不要了，還穿什麼新褲子？

三千五百里的北大荒啊，帶著父親烙的夠吃幾天的餅，我要闖關東去了！

父母送我到車站。像個好兒男，覺得自己是多麼勇敢、果斷和英雄！我知道，父母將多麼惦記我，怕我有個好歹。我儘量做出快樂的神情和他們說東道西，不願沉默和冷場。

「媽，爸爸，聽我說呀！」我興高采烈地大聲說：「我總有個預感，一定會一帆風順的！您猜怎麼回事？猜不著？告訴您吧，昨天晚上，我故意把棉鞋裏子繃了塊紅布——說不定我該走紅運啦！到那兒就能落上戶！您放心，媽，爸爸，衹要我一落上戶，就把弟弟們的戶口先弄過去，您等著我的好消息吧，我會很快回來的！」

站在車廂門口的女列車員望著我那高興的神情不由笑了，雖然她肯定沒聽清我說的是什麼。母親也朝她回頭一笑，儘管她是強作歡笑。我才覺出，替母親擔心其實沒必要，她臉上一直就掛著微笑，正做得比我還出色呢。母親的毅力和自制力是少見的，連哥哥都佩服她這點，何況我呢？而父親卻一直苦悶得說不出話來，憂鬱地看著我們演戲——其實，不演戲，哭又有什麼用呢？正像母親說的：「要有用，咱們都哭！」

火車就要起動了，這假面具一直到車輪響了，我趴在玻璃上向他們告別時才算撕去。兩位老人互相挽扶著，蹣跚地隨火車緊走著、緊走著，父親老淚縱橫，母親哭笑皆非，我將臉緊貼在玻璃上，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

「嗚——」

火車怒吼著沖天的巨響，像咆哮的猛獸沖向前方！這巨響，是狂嘯的風，轟鳴的雷！我的心，隨著火車瘋狂的節奏聲，也狠狠地發下誓言：

「媽，爸爸，看著吧，落不上戶，我絕不回來，哪怕去北山裏當黑戶、去討飯，也絕不毫無收穫地回來！」

兩天一夜的火車，我不敢想哥哥，不敢想國棟，似乎一想他們，對他們都是個侮辱。現在我不是人，而是個商品！

我眯著眼，強忍著一腔的淚水……想起四年前給國棟寫信時的情景，怎能想到，竟有這厚顏無恥的一天？我是人嗎？我在毛遂自薦地向北大荒人宣佈，大聲叫賣自己：

「誰要我？」

難道，我還有做人的尊嚴嗎？

一點兒也沒有了！我是在叫賣自己啊！

漫長的夜，多麼難熬！我衹好用一個美妙的故事來排解時時湧起的心酸——啊，在那無人跡的茂密的森林裏，鵝毛大雪紛紛揚揚，我踏著積雪走啊，走啊，手腳凍僵了，肚子餓得咕咕叫，正在絕望中，忽然像童話一樣，瞥見了一所小屋。那窗戶亮著金黃色的燈光——朦朧的光，溫暖的光……我彷彿感到了屋裏撲臉的熱氣和主人善良的心腸，我彷彿聞到了飯菜的香味兒，看到了柔軟舒服的小床——那是多麼可愛的一間小屋啊！

……當我走下火車時，透骨的寒氣襲來，我才第一次領略北大荒的秋夜！我在火車站蜷縮著蹲了一夜，等著天亮好乘汽車趕路。

起伏不平的北大荒的原野啊！上了擺渡，過了那條寬闊的嫩江，又走旱路。該收割的苞米、黃豆在茂盛的荒草裏像個受氣包。走十來里地，也不見一個人影，村子遠遠的，荒草甸一片又一片。這兒不是牧區，并沒有放牧的畜群。人少地多，大概這就是北大荒富的原因了。

路邊一小堆一小堆燒焦的東西，是什麼呢？我蹲下來一看，啊，燒黃豆！是收割的人們閑歇時吃剩下的。我扒開柴灰，撿起兩個大而圓的焦黃的豆子嚼了起來，香極了……與河北真是天壤之別呀！雖然它顯得如此荒涼和粗獷，但它正像一位蘊藏著無窮無盡的生命力的巨人，與那纖細、秀美，但卻病入膏肓的河北省怎麼相比呢？

高高的地平線處，一位騎馬的人出現了，我忐忑不安地站了起來——那是不是志國？

41. 維盈

突然，外屋的門開了——奇怪的是沒聽到狗叫，我家的白狗是村裏有名的厲害狗啊。

我挪挪小板凳，從洗衣盆邊站起來，向玻璃外張望，祇見白狗正站在院子裏，向屋門搖尾巴呢。

隨著凜冽的北風捲進來的雪花，走進兩個人來。一看那同樣的很舊的藍棉短外衣，就知道不定是那個村的知識青年。

「趙志國在這兒住嗎？」前面那個面色微黑的青年問道。他長著一雙靈活的金魚眼，厚嘴唇微笑似的向上翹著。另一位黃布棉帽遮著臉，正跺著腳上的雪。

「是，請進吧。」我招呼道。

他倆進了屋，給屋子裏帶進一股寒氣。

「這屋真暖和，」那面色微黑的青年邊走邊摘下棉帽，坐在炕沿上，環視了一下，說道：「一路上可給我們凍壞了！走到半路偏趕上下起了大雪！」

另一位青年一進屋就順手抄起炕上的一張過了期的「參考消息」，也顧不得摘帽，頭也不抬地看起來。

「喝水嗎？」我把暖壺、玻璃杯放在他倆之間的炕桌上，又從櫃子裏抓了一把水果糖：「吃吧。」

由於知識青年常來常往，不必客氣，所以我依舊坐下來洗我的衣服，一面和他們聊著天。

「趙志國呢？」仍是那青年問道。

「走了半個月了，」我想了想：「今天是一月四號吧？一分完紅他就回北京啦。」

「噢，走啦？那，你不回去了？」

「有家的人不比你們哪，不看家，明年還過不過了？」我又問：「你們哪兒的？有事嗎？」

「西河的，沒事出來蹓蹓。」那青年說道：「你沒聽說過我們？」

「西河……」我停下洗衣的手；「除了姓維的哥兒倆，都來過呀。」

「正說對了！有煙嗎？」

我把志國平時用的煙盒子遞給他。他從衣兜掏出一張破紙條，熟練地卷了起來，立即過癮似的吐出了一口淡淡的煙霧；「我叫維力，他是我哥哥，維盈。」

「維力、維盈？」我一邊搓著衣服，一邊欣賞著這音的和諧；「這名字怪好聽的！」

這時，那個看報的人才像略略聽到了點什麼，抬起頭來，向我抱歉似的笑了一下，溫和中卻帶著苦味兒。我才發現，這是一張多麼溫柔聰敏和安靜的臉啊。好像在一間煙氣彌漫的屋子裏，你突然推開窗戶，一眼看見深藍澄靜的天幕中掛著一彎銀月，伴隨而來的是涼爽沁人的空氣——這就是我看到他相貌時的心情。是否他那甲字形的臉和白玻璃框眼鏡使我想起了哥哥？還是他白淨的膚色和五官透出的寧靜氣質像哥哥？我說不清……

「其實，」他注意地望瞭望我，靦腆地含笑說道：「我們早就聽說過你了。」

「什麼時候？」我好奇地望著他。

「六六年。」他說話的聲音那麼悅耳，多像哥哥的聲音啊。

「你還記得維蘭嗎？」他問道。

「維蘭？記得！」

「她是我姐姐。」

「真的？」

他笑了笑，又靦腆地微低了頭，祇有這靦腆不像哥哥。

「那時候我和維力就聽說過你了。」

「距今快八年啦，」我不由停了洗衣，望著他：「你姐姐怎麼說起我的？」

「她說，你給她寫過一首詩，是讚美她的，她可得意了，還給我們描述了半天你的模樣。」說罷他溫和地笑了。

「真的，」維力笑道：「我們應當算老相識啦。」

「真有意思！」我不禁興味十足地回憶起來，在我眼前，出現了一位鶴立鷄群式的姑娘，那時她剛大學畢業，六六年文革初期做為工作組的一員，到玩具廠執行任務。而我六五年才從工藝美術學校畢業，在那個廠實習，她正好領導我們木工車間。那車間除了我全是老頭兒，開會誰也不發言，她就總在會下動員我這會議的記錄員——唯一的年輕人起帶頭作用。這動員雖然無效，（對於「走資派」有什麼言可發呢？）可我卻很喜歡她，我們大部分時間是聊家常。我告訴了她我家的一切情況，她很感興趣，似乎她非常喜歡我——說真的，那時我真希望從來不交女朋友的哥哥能夠認識她呢！她也戴著白玻璃框眼鏡，愛穿一件黑白格短袖綢衫，短髮，不

俗氣而且可愛。然而工作組很快撤走了，從此再也沒見到她。現在經維盈一提，仿佛在我和維盈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紅線穿著，那麼親切和自然，又帶點兒甜蜜。

「那首詩我寫的什麼？我可忘啦。」我思索著。

「你把我姐姐比作太陽，」維力喝了口水，笑道：「有一次我哥去你們廠給我姐姐送衣服，回來說沒看見你，還覺得挺遺憾呢！」

「還有這樣的事？」我十分高興，維盈卻不好意思地低了頭。

「多快，」維盈這時才摘下棉帽子，露出那聰穎的前額和細軟的黑髮：「一晃八年了。變化真大啊……」

是的，這八年，確實變化很大。如今見了維盈，更覺感慨。可是，感慨又有什麼用呢？我早已不是那時的小姑娘啦。此時他的姐姐再見到我，也不見得喜歡我了……

我搓著衣服，排擠開不愉快的想法，望望他倆的相貌問題：「你們是親兄弟嗎？」

「是呀。」

「可真不像。」

「誰都這麼說。」維盈笑道。

「我是傻大黑粗，他是白面書生，對吧？」維力這一句話把我們都逗樂了。

北大荒冬天日短，農閒時，都吃兩頓飯。此時已到吃下午飯的時間，我留他們吃飯，他們不見外地答應了。頃刻間我把熱騰騰的飯菜端了上來。

「呵，你們的伙食不錯呀！」維力歡喜地拿起了筷子。

「也許比你們強一點兒？」我已聽過不止一次這樣的話了。

「我們？你知道我們怎麼過的嗎？」他有些不以為然，一邊大口地吃著。

我們坐在熱炕上，圍著炕桌，吃著隊裏分的大米燜成的雪白的米飯。冬季正值家家都殺了豬，肉絲炒酸菜，肉片炒土豆，大頭菜豆腐絲湯，使暖盈盈的屋裏洋溢著誘人的香味。可口的飯菜使人們的話多了，也更隨便了些，人們的感情似乎因這黃澄澄的燈光更加接近了。

「你們隊今年合多少錢？」維力邊問邊大口地嚼著；而維盈就連吃飯也和他正相反——細嚼慢嚥，一點兒聲都不出。

「比去年差，」我說：「一塊七。」

「和我們隊差不多。」

「你們倆分了多少錢？」

意外的是他們竟狼狽地一笑。

「五十多塊錢。」維力聳了聳肩。

「這麼少？」

「我們倆去年七月才從北京回來，」維力解釋道：「才幹了幾個月？除去六百斤口糧，一夏天的香瓜、西瓜、柴禾、油錢等等，能分五十就不少啦。」

「今年不回北京了？」我問道。

「回去。」維力蠻高興地說：「後天我就走。我先走，他後走。我媽早就來信催了。」

「你們的住處真背呀，」維盈吃完飯，撂下碗，欠身用哈氣化了塊玻璃上的冰花，探頭向黑漆的大院子望去：「雪這麼大了，還不停！這週圍的院子有三畝地吧？四週的樹也是你們的嗎？」

「是，」維力也吃飽了，我一邊下炕收拾碗筷，一邊說：「當初買這房，所以那麼便宜，不就因為太背，原來的一家三口被那個流氓全殺死了嗎？」

「你膽子可真夠大的，當時這事傳到我們村，誰聽了都夠害怕的！」維力咧嘴搖了搖頭：「守著這大空房，不害怕？喊都聽不見哪！怪不得人死了三天村裏才知道！」

「有什麼可怕的呢？那流氓所以敢如此，也是那家的女人不正派。」

「你們戶口在一隊，」維盈問道：「離這兒二里多地，為什麼卻買了二隊的房？」

「原來的房太破，正想蓋房，正好二隊出了這件人命案，誰也不敢買這房。我和志國一看，兩間大北房，一間倉房，三畝地的大園子，四週一百多棵小楊樹，密實的柳條，又有小院牆，十六棵海棠樹，一棵山丁子，前邊是條河，雖然在村邊，背點，可才二百塊錢呀，太便宜了。志國又有自行車，二里多地，幹活也算方便。」

「這園子算自留地嗎？」維盈問道。

「去年沒算，今年大概要算啦——不是傳達上邊的精神了嗎？」

「這麼大園子就夠一個人整年幹的啦，」維力噴了口煙，舒服地靠牆坐在熱炕頭上：「去年這園子出產多少？」

「去年我們種了一萬六千棵煙葉，三千棵向日葵，光這兩樣賣公家就賣了九百多元。一隊還有我們三口人一畝半自留地，種的土豆、矮瓜，也賣了些錢，打了兩麻袋海棠，也賣了，自己根本吃不了。對了，我去炒點瓜子來。」

瓜子炒熟後，維力煙也不抽了，三個人都脫了鞋，坐在熱炕上，圍著炕桌嗑瓜子，一邊閒聊——冬閒對於豐衣足食的人們來說實在是個有趣的季節啊！我們談著插隊的同學每年聚會到北京時帶去的外地的真實情況，談到本來不該變窮的農村也讓極左分子們鬧窮了；談到關裏的農民來闖關東謀生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談到許多「盲流」點（政府管他們叫盲目流動人員），談到他們開創基業的千辛萬苦；談到東北雖然富，外省雖然窮，但有一點是相同的，血統論嚴重地統治著農村，地富子女連找對象都難，更甭說入黨入團，人為的階級鬥爭在富饒的北大荒依然不減分毫，而那些窮省就更甚；談到林彪由親密戰友的地位一下子摔下來成了特號的階級敵人，連最沒文化的農村老太太也認為哭笑不得……

怒吼的北風呼嘯地撞著玻璃，更感到屋子的可戀和可愛，維盈不由望瞭望腕上的錶。

「要走？」我輕輕問道。

「嗯，」他無奈地一笑：「二十里呢。」

「該死的天！」維力趴著玻璃說道：「雪有一尺厚了！怎麼下個沒完？」

「要不住這兒吧，」我挽留道：「這天氣怎麼回去呢？要是遇見狼呢？」

他們面有難色地望了屋子一眼。

「沒關係，我們裏邊這小間也可以睡人，」我下了地，撩開那紙牆上的門簾說道：「這不是？我就睡這兒。」

「那……」他們略一沉思，微微露出同意的喜色。

「就這樣啦？」我坐在炕上宣佈道：「決定啦。真好，我們又可以多聊會兒了。」我饒有興致地問道：「你們怎麼過的？」

「我們？」維力笑道：「知青點早就散了，各過各的，我們哥兒倆買了間小馬架，單過。哪天你去看看？志國早去過了。」

「聽說過得不錯。可那時候不知道你們是維蘭的弟弟，也就沒往心裏去。」

「你能不能告訴我……」維盈遲疑地道：「你哥哥的事？」他見我嗑著瓜子沒有回答，一苦笑，又補充說：「真的，他六六年油印的《出身論》一貼出來，我就特別想見到這位作者。後來鉛印了，一賣『中學文革報』人們就想知道作者是誰，

我真想見見這人啊！到了這兒，才知道是你哥哥……可是……唉！」說著，他竟沉痛地不言語了。

「烈士！」維力從遐思中緩緩地抬起那嚴肅的面龐，自言自語然而有力地又迸出這兩個字：「烈士！」

我正想著應當由何說起，不料維盈卻立即改變了話題：「聽說，你父親和兩個弟弟也在這兒？」

「嗯，住在一隊。」我答應著，心裏卻在好笑地想——好心的人！你的眼神怎麼騙得過我，你以為怕我提到哥哥傷心呢！你或許後悔自己的冒失？可惜，我可不是像你那號愛傷感的人！我倒真想四處宣傳哥哥的事蹟才好呢！

「真的，我有好多事都想問你，」維力可沒有他哥哥那麼敏感和細心，興頭十足地問道：「有一句話不知當問不當問？」

「什麼話呢？」

「嗯……就是……」他卻吞吞吐吐起來，難於開口地笑了一下：「我們都不理解，你怎麼和趙志國那樣的人結了婚？」

「那樣的人？」——我并不高興這句話。我才發現，維盈也正出神地望著我呢，從他那期待的眼神裏，好像他比維力更想知道答案。

「唉！」我裝作不在意地短歎一聲：「說來話長，我看留著明天講吧。」

這晚，我睡在裏屋的木板床上，接二連三地想著心事……

我心裏湧出從未有過的快樂和激動，是什麼呢？是維盈給我的一切印象？是他那溫和、安靜的面龐？是那像哥哥一樣敏感、純潔的氣質？是他那寬厚、善良的心腸？是他那使人安靜的輕音樂般的聲音？是他八年前就對我埋下的好感？……相見恨晚啊！我不由遺憾地想，假如七〇年十月我來闖北大荒時若能半路上遇見他，聊一聊，我大概不會嫁給志國的。可是，現在我又有什麼資格這麼想？別忘了我已是孩子的媽媽了！我怎麼配有這樣的想法呢？多麼要不得啊！何況我還不瞭解他，如果我喜歡他，我衹能拿他當朋友，但願是知心朋友，但絕不能越過朋友這一步。對，等志國回來我要高興地告訴他我結識了維盈，希望他倆也能成為好朋友，志國也許會像我一樣高興的，我們三個人一定會處得非常好……想到這兒，覺得心裏安定了許多。伸手開了電燈，悄悄翻了個身，拿起枕頭旁邊的日記本和鋼筆。這天藍色的塑膠皮上印有燙金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幾個字，是去年北京慰問團發給知識青年作為留念的。而我這「思想反動」的教養分子到了東北竟算為知識青年，也

是十分意外的事，究竟從什麼時候算的，誰算的？說不清。總之，一切待遇都和知青一樣，沒有人去刨根問底，這就是北大荒的可愛！

握著這支黑杆的自來水筆，總覺得份量有千斤重。它，是哥哥七〇年三月五日被槍決以後，爸爸媽媽從監獄取回來的呀！這筆，我決心要緊握著它，繼承哥哥的遺志。

我在本上唰唰地繼續寫關於哥哥的「回憶錄」，大約過了淩晨兩點，我才睡著了。

次早，我悄悄地起了身。一掀門簾，衹見他倆還香香地睡著。維力半張著嘴發出微弱的鼾聲，而維盈呢，面朝天地平躺在被窩裏——那被窩平整的形狀、那安詳寧靜的神態，就像他一夜不曾動一下。多有趣的怪人啊，好像他靜得沒有了生命似的！

我到屋外燒洗臉水，做飯，儘量不出聲地忙碌著。一回頭，不知什麼時候，維盈已沉吟地站在我身後。

「你起這麼早？」他溫和地問道。

「天天這樣，不算早啦。」我一邊切菜一邊回答。

「昨晚上，」他輕輕問道：「好像你屋裏一直亮著燈，是嗎？」

「那麼，你什麼時候睡著的呢？」

他衹是靦腆地一笑，不再說什麼。

這無言的答覆更勝過有言，我心裏不由躁起一陣輕微的不安。

吃罷飯，他們并不急於走。我們又像昨晚一樣，圍著炕桌，坐在熱炕上閑嗑瓜子。我向他們講起了哥哥。

……講了一陣，我們三個都沉默了。

「烈士！」維力低低地說了一聲，那嚴峻的表情含蘊著心中的不平靜。

「你知道嗎，」維盈抬起凝滯沉思的目光，苦笑著說：「我們鄰居的孩子，就因為貼了一張『出身論的作者永垂不朽』的標語，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我從鼻子裏噓了一口氣，歎道：「這個案子牽涉的人很多，凡是要『中學文革報』的人，地址被搜了去，都倒了楣，更不用說辦報的人了。」

「你家的遭遇可想而知……」維盈鬱悶地歎了口氣。

「當然。你們家呢？」

「我們家？」不等維盈開口，維力便接過來說道：「我爸爸五〇年被鎮壓了，那時我哥三歲，我才兩歲。我母親是小學教師，一級教師。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守寡至今，全靠她養活我們。我姐姐在中學的學習和表現優秀極了，一直到高三才入上團，考驗了六年！好不容易上了師範學院，想入黨，怎樣爭取也不行，出身不好啊！為這她苦惱極了，後來乾脆失望了。她原來有個男朋友，出身不太好，我母親堅決不同意，給她找了個工人出身的。」

「感情好嗎？」我問道，實在為她感到悲哀。

「還行。小孩兒都有一個了。」

「你們對你父親有印象嗎？」

「沒有，」維力吐了口煙，不假思索地說：「真的，我們都挺恨他，尤其我母親。他衹給了我們苦難。」

我沒有說什麼，心裏不太明白。而維盈卻低頭不語，像在想著心事。

「那麼，」過了會兒我又問：「文革時你們家也倒了楣了？」

「那還用說？」維力望著自己噴出的煙圈。

「整整有一個月，」維盈抬起頭說道：「我們家衹好睡在火車站裏……」

他沒再說下去，我也無心思再問了——誰願提那些傷心的事呢？那些往事早已屢見不鮮了。

「真的，」維力又像想起了什麼，徵詢地望著我說：「那……你能告訴我昨天問你的那件事嗎？」

「你們以後不是還要來嗎？」我搪塞地說：「以後再聊吧，故事別一下子講完呀！要不就該沒的說啦。」

也許是我那神氣把他倆逗笑了，又閒扯了些別的，他們起身告辭——雪早已停了。

我把他們送到村邊，目送著他們走了很遠。維盈回頭望了望，又回頭望了望……

我一個人慢慢走回來，說不出是愉快還是惆悵，不知為什麼，望著那白皚皚的雪原，心裏卻作起詩來：

我不知這是否愛情，
那柔和的聲音，
使人温暖。

我不知這是否愛情，
那敏感的心地，
扣人心弦。

我愛聽大海的歌唱，
從沒有這麼親切；
我愛聽松濤的低鳴，
從沒有這般動情。

寬厚、淳樸的性格，
像春風一樣柔和；
聰睿、善良的心靈，
像水晶一樣透明。

我願把深深的愛，
化成對哥哥的懷念；
我願在友誼的大海，
尋求力量的源泉！

這晚，我睡得那麼熟，做的夢多麼香甜啊！

次早醒來，天還沒有大亮。望著玻璃上美麗的冰花，心想，維盈還能來嗎？不，也許他再不會來了，他太敏感，一定覺出我喜歡他了。他是有理智的，如果他也喜歡我，他是不會憑感情用事的——我結了婚，有了孩子呀。

唉！我多希望，每對夫妻都能覺得，自己所見過的任何人，也不如對方可愛，那該多好！馬克思和燕妮彼此間就是這種感情吧？可是我所見過的結了婚的人，又有幾對是這樣的呢？遺憾的是，維盈不會再來了，想不到我們第一次見面竟成為最後一次了。

總之，我已肯定他不會再來，祇是悲哀地噓了口氣，心裏倒清靜了許多。

這一天，我伏在炕桌上寫回憶哥哥的文章片段。

第二天一早，我又寫著，忽然，外屋的門被輕輕推開了，維盈微笑著站在我面前。

「維盈？」我驚喜地嚷道：「真沒想到！」

「沒想到嗎？」他靦腆地笑了笑，坐在炕桌邊。

「我家的狗怎麼也不叫？你給他扔好吃的了？」

「哪有的事！」他笑道：「凡是屬狗的都跟我有緣罷了。」

「你這是說我嗎？」我笑道：「我就屬狗呀。」

「不不，」他羞澀地低了頭，笑著解釋道：「我無意中說的，我真不知道⋯⋯真的，我們村的狗很少咬我，不管多厲害的。」

「也許你有點兒魔力吧？」我開玩笑地說。

「你在寫什麼？」他探頭看了看本子。

「我？瞎寫著玩兒。」我合上本子，下地給他倒了杯糖水：「我以為，你不會再來了。」

「為什麼？」

這怎麼答覆他呢？我祇好一笑置之。

「我知道你想的什麼！」他敏銳地含笑說道。

「知道就省得我告訴你啦。」我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氣。

「不知為什麼，我老想到你這兒來。」多有趣，他竟自動承認起來！雖然吞吞吐吐，卻像鼓了很大的勇氣呢。

「你是——毫不猶豫地就來了，還是猶豫了半天才來呢？」

「猶豫了——你真會猜！」他開心地笑道。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各自想著心事⋯⋯

真沒想到，他竟對我一見鍾情！兩個人都如此，倒真是罕見的事呢！可是，不管怎麼一見如故，也祇能成為朋友罷了⋯⋯

「真的，」他抬起頭，望著我，又微微低下頭去，輕聲問道：「我和維力，還有許多同學都不理解，你怎麼和志國結的婚呢？能告訴我嗎？」他略帶哀求的懇切地望著我。

難道，他今天特意來，就為的聽這個嗎？如果他為了獵奇，我可真沒心思去介紹自己。可是，他這一副虔敬哀傷的神情，使我無法拒絕他。我被他的關心感動了，他自願做我的知己有什麼不好呢？他是值得信賴的！

「要想聽這件事嗎？」我和他對面坐著，各自靠著牆，以便坐得更舒服些。他專注地望著我，像準備聽教授講什麼大課似的。我慢慢地講下去⋯⋯

42. 志國

老天保佑，憑著「極高、皮膚黝黑」的特徵，我沒有認錯人，免除了村裏一場「假認親」的風波。

志國安排我住在村東頭老嚴家。

「我們勝過桃園三結義，」志國說：「你就住在他家吧。」

於是，我每天去村西頭灶房給三個男學生燒飯，和他們一起吃，晚上就在嚴大哥家睡。這樣過了一個星期。我的戶口什麼時候能落上？每天我都像度日如年地過著……我和志國假說是兩姨親——我們的母親是表姐妹。然而，我還沒進村，全村就知道志國有個要來東北找對象的表姐了。臉皮是早已豁出去了，為了生活顧不得羞恥。為了求得他們的幫助，我把家裏的難處都和志國講明。而且，也把疏散人口的事對嚴大哥一家講了。

「別著急，」嚴大哥安慰道：「明兒個志國去裝三斤酒，我讓你大嫂炒幾個菜，請隊委們喝一頓，提提落戶的事。」

「要是去年就好了，」大嫂說道：「去年你大哥當小隊長。今年隊委這幾個人，和咱們關係都一般，不是很親近的。你既來了，總之得給你想辦法，要不老人在北京多著急呀。」

那天，我幫大嫂燒火，大嫂炒了不少菜。大哥、志國和另外兩個知識青年陪著隊委們在灶房喝酒，從中午一直喝到天擦黑。

「光閒扯淡，」大哥一進屋就生氣地說：「從晌午到這會兒我說了有三四遍落戶的事，就是沒人搭岔兒——那兩個青年搭岔兒管屁用，酒才喝光，二賴子就發起酒瘋來了，一下子把酒桌翻了，誰道是真醉假醉？亂哄哄大夥兒可不散了咋地？遮了我這一身酒和菜！」他一邊脫著那髒了的外衣，一面罵道：「這二賴子真他媽王八蛋！」

「誰是二賴子？」我奇怪地問道。

「這小子頂不是東西！」大嫂說道：「村裏誰都怕惹他，他表哥又是大隊書記。前年他把他媳婦胳膊打折了，他媳婦跟他離了，撇下個小子，今年都九歲了。你來信要找對象的時候，正好他來串門兒，聽見了，央求我給他介紹。甭說我知道不行，志國也不幹哪！你瞧，這他報復了不是？有他搗亂就難落啦。」

正說著，志國帶了一臉盛怒進屋，一進院門就嚷道：

「我他媽揍了那小子了！他媽的發什麼酒瘋？裝瘋賣傻！連酒杯都讓這王八蛋砸碎了好幾個！我真想揍死他！今兒個讓他也知道我的厲害！」

「恕我嘴直，大個兒，」嚴大哥的父親盤腿坐在炕頭上，吸著長煙袋，這時掀動了眼皮，慢悠悠地說：「平時你們也沒注意維護好關係。這不求到他們頭上來了……唉！」

似乎他還想說什麼，卻又住了嘴。

「別著急，」大哥勸慰道：「說什麼也得幫你表姐落上戶，我再想辦法……」

於是又請了一次沒有二賴子參加的酒席，地點在嚴大哥家。除了隊委和大哥以外，連志國和另外兩個青年也沒讓來。

這次我親眼看到嚴大哥陪著小隊幾個幹部和大隊書記喝了大半天。酒過三巡，大哥才提到正事。

「我的章丟了，」正小隊長望著酒杯說：「前幾天翻遍了箱子、炕頭，也找不著。過兩天我得刻一個去，」他抬起那充滿謊話、無精打采的眼睛：「真的，沒有章哪兒行？說什麼過兩天也得刻一個去。」

「我的章也丟了。」副小隊長也望著酒杯說。

究竟為什麼志國得罪了隊裏的人呢？我問大嫂和大爺，大嫂卻和大哥一樣回避道：

「大個兒不錯。就是愛打個抱不平兒。也許因為這個？也沒見那倆隊長，誰怠見？章丟了他媽個八！」

「恕我嘴直啊，」大爺欲言又止地道：「青年們不會處啊！往後你要在，興許能好點兒。」

沒有小隊同意，儘管大隊和公社已表示同意，也不行。我想到父母在北京一定焦慮地又多添了白髮，心裏真急出火來了——嘴上一連起了一串泡。我憂愁得吃不下飯，萬一這時北京疏散可怎麼好？

「我倒有一個主意，」這天大哥說：「你和志國不是兩姨親嗎？」

「是呀。」

「那就有主意了，保你能落上。」

我奇怪地望著他。

他含笑說道：「咱們這兒，兩姨親算真親，可以作親。更甭說你們還是表的。乾脆就讓志國說，你是他未婚妻，上兩次沒好意思明說。知識青年要結婚了，國家支持！你小小的生產隊敢不開證明？這還用不著全小隊討論了呢！這個法兒，又快又好。」

「那……」這真出乎我意料，為難地道：「這不明明是假的嗎？志國也不幹哪？」

「他保證幹，」大哥笑了笑：「你放心，我一說他准幹。」

「可是……我比他大四歲呢，人家也不信哪。」

「誰不信？」大哥蠻不以為然：「你比他看上去還顯小，誰不說你倒像他妹妹？再說，大幾歲就不合婚姻法啦？」

「那……以後人家要是笑話志國，我也對不起他呀。他的臉往哪兒擱呢？」

「笑話啥？為了落戶！怎麼啦？人人都得佩服志國的高招兒呢！……」

萬沒想到，當大哥大嫂把志國叫來，說出這辦法時，志國竟紅著臉，一口應允了。

當我拿到公社開的准遷證明，我的心哪，才如一塊磐石落了地！望著那「未婚妻」三字，我回想這一趟來東北，志國對我的無私幫助，又給我拿錢買火車票，衹有加倍地感激他！我在心裏下了决心，不管他有多大的缺點，我也會說，他是最俠義不過的，我一定要好好報答他！

准遷證到手的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路。志國一直送我到汽車站。當我在汽車裏伸手向他告別時，他忽然有些羞澀地對我說：

「你的書包裏有一封信，上火車再看吧。」

火車上……

我從書包裏掏出那封信。

羅錦：

你就要走啦，盼望你一切順利，儘快回來，我對你照顧很不够，請別生我的氣。望多提意見，以便做得更好。我多希望遷户口的理由是真的呀。

祝伯父伯母大人安好。

一路平安！

志國 一九七〇年十月

看了這封信，我的高興和感激反而減淡了……看起來，誰也不能白幫誰呀。我自嘲地一笑，把這封信又放進書包，不由心事重重地歎了口氣。唉！要是哥哥換了

他，會怎麼做？他絕不會說出那句話的。可是，志國比起那些非要結了婚才幫你落戶的人，不是顯得要好得多嗎？

到了北大荒，我才知道「落戶姑娘」在當地是司空見慣，并不稀奇的事；祇不過見到城市裏有這樣的人，還是第一次罷了。那些「落戶姑娘」大部分是遼寧省的——因為那兒最窮。她們嫁給一個人，什麼財禮都不要，條件是把全家的戶口帶過來。她們的不幸和我相同，但是她們的幸我卻沒有——她們沒有哥哥那樣的人做為衡量愛人的尺子，她們不識字，沒有什麼理想和事業心，因此也最容易滿足。

志國的信，不由使我思索起來……現在，我還有愛誰不愛誰一說嗎？根本就沒有。即使我這次拿到了准遷證，我也沒幻想著今後要找一個理想的愛人——我不會遇到再能使我動心的人了！問題是，怎樣對弟弟們落戶有利就怎麼做。祇要弟弟們的戶口遷來，父母就必定來投奔我們。如果弟弟們的戶口不來，疏散時強行讓父母落到弟弟那兒去，又怎麼辦？那時四口人的農村戶口更不好動了。

如果我拒絕志國，很可能弟弟的戶口就落不上。經過這些日子對他的觀察和瞭解，我想如果我拒絕他，他會要報復的。如果我答應他，儘管他不會同意兩個弟弟來，可是為了討得我的歡心，他是會幫忙的。我初來乍到，需要他的幫助。這樣，我決定答應他。

回家以後跟父母說這件事嗎？如果我祇說他俠義地幫助我，他們會多麼感激他！如果我提到這封信，他們那感激的目光立即會變成屈辱的光——我怕看到這樣的光！難道我還要欣賞他們的臉色？愛聽他們的歎氣？

屈辱是註定了的，在河北就已經開始。難道我回去再給他們增添一份屈辱嗎？苦滋味我一個人嘗就行了，祇要我完成了戶口的事，就算完成了任務。

像這樣結婚絕不可能得到幸福，還用徵求父母的同意？想讓他們祝福我？他們不是早就同意我嫁給誰都可以了嗎？可笑！

我不能再想自己。我這一芥草民又算什麼呢？我愛母親、父親，更愛哥哥、弟弟。我始終沒有機會用自己的愛使他們幸福。我總幻想我們的家內核能像外表那樣團結、和諧。如果僅僅用自己的愛心，去使他們脫離窮困，能到一個自由些、富足些的異鄉去，遠離那毫無愉快可談的北京，遠離種種破壞家庭安寧的干擾，真正過著男耕女織、扶老攜幼的田園生活，是多麼值得！我愛你們！我終於能用自己的行動做到這一步了！

講到這兒，天已經黑了，維盈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那神態，那表情，好似全身都浸泡在憂戚和深情中；悲苦中含著溫存，哀怨中藏著眷戀，看那神情，竟沒有一點兒想走的意思。

我下了炕去開電燈，不巧，停電，衹好點上了油燈。小油燈給屋子裏蒙上了一層暖黃、朦朧的輕紗，在這朦朧的光線裏看維盈，他顯得多美啊。

「這就是你們三個那天照的照片？」

他久久地低頭凝視著手裏的照片。那目光，不動地盯著照片上的一個人。我的心，羞澀和喜悅得微微跳了起來。一直到我把晚飯端上炕桌，他還在不動地凝眸注視著呢。

吃完飯，我說要歇會兒了，明天再講。我留他睡在這兒，我去老鄉家住。

我戴了頭巾，穿上大衣，向老鄉家——西邊那距離五十米的「近鄰」走去……夜色這麼美，空氣冷得爽人，此刻維盈在屋裏做什麼呢？回想著油燈的光線下，他那臉部的動人的線條，啊，我多想有一天能把他畫下來！

小小的油燈温柔地照吧，
照亮我朋友可愛的面龐；
讓他像你一樣幸福，
像你一樣驅走憂傷。

小小的油燈慈愛地照吧，
照亮我朋友可愛的面龐；
不要讓黑夜將他吞沒，
願温暖伴隨着他的心房……

我隨意作著即興詩，不覺已到了徐大嫂家。

「吃了沒？」

一進門，大嫂就招呼道。她正往灶坑裏填柴禾，外屋充溢著一股酒肉的香氣。

「怎麼這時候還做飯？」我摘下頭巾，問道。

「你大哥才從公社回來，進屋坐吧。」

她的丈夫老徐是我們大隊的党支書，此時正盤腿坐在北炕上喝酒。炕桌上一大碗豬肉酸菜粉條騰騰地冒著熱氣，一盤切開的蛋黃通紅的鹹鴨蛋，另一盤是自家醃的鹹菜。他正夾著一片豬肉往嘴裏送，見我進來，笑吟吟地招呼道：

「吃了沒有，再吃點？」

村西頭的二寶也來串閑門，歪在炕上嗑瓜子。大嫂的三個孩子東一個、西一個地躺在炕上，已睡著了。

「開了幾天會？」我問道。

「三天。今兒個才算完了。」老徐呷了口酒：「道兒真難走，雪厚的地方衹能推著車，出了一腦袋汗。」

「晚上我得住你們這兒啦，」我不客氣地笑道：「我家來了親戚。」

「嗯哪，」大嫂盤腿坐在南炕上納鞋底，一邊笑答：「你不嫌髒就住這兒吧。再來三口子也睡得下。今晚你和妞子就睡北炕上，行不？今天下晌北炕燒了一大鍋豬食，還熱著呢。」

「表叔，啥會開了三天？」二寶——這個二十四、五歲的小夥子，和老徐沾點遠親的，此時捧過來一大捧瓜子，放在我身邊的炕上，又依舊歪在北炕上嗑著。那瓜子皮俐落飛快地從他嘴裏射出來。說真的，我和幾個知識青年曾和此地人比賽過一次嗑瓜子，我們不得不甘拜下風呢。

「啥會？」老徐喝了口酒，抹抹嘴說：「第一天講形勢，由代理書記，咱公社武裝部部長講。又要搞運動啦，反對右傾翻案風。」

「怎麼由他代理？」我問道：「呂書記呢？」

「一二把手都嚇跑了咋的！」老徐歎了口氣：「一個前天去了藥泉山治病，約莫仨月也回不來：一個去哈爾濱療養院請了長期病假。誰心裏沒數？這不是躲了？也難說，誰知道這運動又有多大？他倆剛走大字報就貼出來了，說是不打倒右傾翻案風絕不收兵。看吧，又要有趁火打劫的了。」

「這年頭的事真不好說，」二寶譏笑著，搖搖那因健康而紅噴噴的圓臉：「六七年那倆書記受的罪可真夠——呃！這好容易解放了，回了原職，誰不怕再有運動！」

「他們受了什麼罪？」我好奇地問道。

「受了啥罪？」老徐下地盛了碗熱苞米碴子飯：「天天關土牢裏打得皮開肉綻，硬說他們是內人黨！」

「內人黨？」

「這內人黨到底是怎麼回事，誰鬧得清！」大嫂歎了口氣。

「什麼內人黨外人党，」老徐瞥了她一眼：「想說你啥黨就啥黨罷了。大妹子，那會兒你們在北京沒聽說過？」

「沒有。」

「咱這公社幹部揪出了二十來個，」老徐大口地扒著飯：「說他們是內人黨，那時我是大隊副書記，也差點兒把我揪進去。誰見過那黨是啥樣兒？」

「全名是『內蒙古人民黨』嗎？漢人怎麼也能被扯上呢？」

「嗐！咱公社副書記不是朝鮮人嗎？咱這兒不是達斡爾族自治旗嗎？管你是不是蒙族人，反正你沾點兒少數民族的邊兒，又想定你個罪名，不扯咋的！」

「這次反對右傾和內人黨有啥關係？」二寶問道。

「那倒沒說，可誰擋得住有人又想新賬老賬一齊算？要想說你右傾還不容易？要不倆書記咋嚇跑了呢？」

二寶望著老徐那哭笑不得的神氣，不由笑了。

「還說了啥？」

「今年再想種一萬棵黃煙辦不到啦。」老徐吃完飯，輕輕推開了碗，打了個飽嗝，拉過炕梢的小煙笸籮，悠然地卷了根煙，劃根火柴，點燃，香香地吸了一口：「去年秋天上邊來咱省視察，批評說太落後，還保存著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階級鬥爭的弦抓得不緊，社員的政治思想工作鬆鬆懈懈。具體點兒說，就是三多，自留地多、園田地多、分的糧多。今年要有限制。明天這些個都要在小隊裏傳達。」

「啥限制個法？」大嫂問。

「房前屋後的園田地不得超過三分。」

「三分？」大嫂停了納鞋底，抬頭問道：「咱家園田就有八、九分，餘下的咋整？」

「咋整？空著！寧可荒了地也不興種！要不就算你自留地，一樣。」

「自留地還是五分？」二寶不由坐直了身子。

「哼，上邊的意思是嫌太多，可咱公社還想保持五分地。咱公社裏哪個幹部沒有自留地？要是真克扣了，一年少出多少錢？甭管他是左還是右，都會算這筆賬。也別說，這也沾了少數民族的光兒——少數民族地區嘛，適當照顧，還是五分地！」老徐吧唧了幾口煙，將煙蒂在炕沿上捻滅，「種啥可有規定——自留地衹許種大田作物。經濟作物要有限制。黃煙每口人二百棵，多一棵也不行，到五、六月份組織檢查隊來薅苗兒，種那些變著法生錢的東西一概都不行。」

「嘖嘖，」大嫂將錐子在頭髮上抹了抹：「這是何苦來？種啥也得受限制！盡出花俏點子！」

「表嬸，別不知足，」二寶接過去說：「前天俺姐來信說，她們遼寧省更慘，每一家才許種二百棵煙，連自家抽都不夠！自留地一人一分，歸集體種了菜大家分。圍田地乾脆沒有，殺個豬都不隨便，你又能咋的？」

「要不那塊兒就有那麼多落戶姑娘了？」大嫂不滿地哼了一聲。

我不由心裏一動。

又閒扯了些別的，二寶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瓜子皮。

「表叔，那名額的事……可就拜託您給費費心了。」

「我記著呢。」老徐沉吟地捲著煙，望了他一眼：「不坐會兒了？」

「不了。」

「你放心，」老徐朝著他的背影又找補一句，「我盡力而為。」

大嫂費力地把十二歲的妞子抱到北炕上，給我們倆抱了兩床被褥，拉上了帷幔，我便脫衣躺下了。

跳蚤咬得我睡不著，我輕輕地抓著癢，而一邊的妞子卻呼呼地睡得極香，我不由想，北大荒人的血液裏一定有種抗蚤素吧？

「大妹子……」忽聽一聲低喚，像是大嫂的聲音，我不由微微睜開了眼睛。

「睡著了。」又聽她說道。我索性沒有吭聲。

夫妻倆在南炕上小聲嘀咕：

「二寶教書那事行不？」

「我說你呀，也是個懵頭。他爹是富農，能行？到公社批，表格也得打回來。」

「不行你還答應人家？」

「嗐！我不會虧了他的兩頓酒和一角子豬肉！我心裏有數。」

「啥數？」

「大隊裏正缺個抓藥的，當赤腳醫生也不錯嘛。」

「嗯。」

「咱大隊就能解決，用不著公社批。」

「嗯……年下，該給呂書記送點啥了吧？」

「估摸他春節怎麼也得回來幾天。我看，把二寶那一角子豬肉拿去，再加三十斤黃煙。」

「那角肉得有四、五十斤，不少了。」

「你懂個啥？我往公社提拔，全靠他點頭呢！咱家還有多少乾豆腐？」

「四十來斤。」

「拿二十斤去。咱年下夠吃的了。再拿兩捆乾粉，五條好煙，十斤酒。」

「嘖嘖！唉！」

「明天我叫隊裏給他拉兩車豆秸去……」

我就在這一片朦朦朧朧的絮語聲中睡著了，睡得香極了。

第二天，我接著給維盈講下去。

「就這樣我和他結婚了，」望著窗外開闊的雪原，我一手托著腮，沉浸在往事的回憶裏，繼續講道：「費了好大勁，終於儘快把兩個弟弟的戶口辦來了……就像你見到的現在這樣子。其實，疏散衹是叱吒風雲地鬧了一通，并沒有實行。父親在北京整天挖防空洞，一分不給，還受氣。兩個弟弟一來，他也來了，在這兒養鷄、養鵝又養豬，母親上月退休了，來信說要到這兒住一陣。現在我弟弟他們每年收入一千多元，房子、用物都添齊了。一個是小隊會計，一個是小隊木匠。受我父親牽連的戴叔叔的兒子戴啟敬，一個人品極好的青年，也來到這兒打算落戶，和我弟弟他們住在一塊兒。比起以前，總算吃得好，有錢花，精神也自由多了。」

可我無法對他講，我出於一片愛心地完成了任務，然而我和家裏人的感情，不但沒有因此更加好起來，反而有一種說不出的疏遠橫在我們中間。這疏遠是什麼？似乎，衹因我和志國的「自願結婚」、「找」了一個這樣的人，我在他們的眼裏也變低了，實在是出乎我意料的！

好一會兒，我才覺察出屋裏肅靜得出奇。一回頭，呵，原來維盈正低著頭，雙手塞在腿下，緊閉著深深的嘴角，淚水早都滴在鏡片上了。

「你怎麼啦？」我吃驚，卻又極為感動！有誰比我更體會他的心情呢？

「你瞧你，」我歎了口氣，下了炕拽下乾毛巾扔給他：「你怎這麼軟弱呢？講故事的主人都沒哭，你哭什麼呢？」

他什麼話也不說，好似為自己的眼淚覺得羞愧。衹是摘下眼鏡，用衣角靜靜地擦著鏡片。我想，他一定不願意我盯著他看，因此便走出裏屋，去外屋往灶坑裏填了滿滿一箕子碎柴禾。我又磨磨蹭蹭地洗了洗手，假裝若無其事地走進屋來，仿佛我從來不知道他哭過似的，輕鬆地抓起兩塊糖扔給他：

「吃嗎？我給你倒杯熱茶怎麼樣？」

這舉止果然使他像輕快了許多，他又漸漸恢復了常態，剝起一塊糖含在嘴裏，深深地瞥了我一眼，望著窗外出神。

「哎喲，」我忽然想了起來：「鷄和豬都忘了喂啦！」

等我忙完回來，已到了下午兩點，便燒火做飯。

「我幫你燒吧！」他走出來，輕輕地低聲說。

我把燒火棍遞給他，便削土豆皮。

他蹲在那兒，火光映著他的臉，真好看啊。

「你和志國感情好嗎？」他忽然抬起頭來，望著我，溫和而鄭重地問道。

「怎麼說呢？」我隨便地一笑：「他是好人，不是愛人。也許，我臨死前回想自己的一生，不承認自己有過愛人。」

他低著頭，絮絮地往坑裏填柴，什麼也沒說。

「可是他每次到我們那兒去，都誇你……」他注視著我說。

「是嗎？又誇我又打我，真有意思！」

「他打過你？常打你？」

「嗯。」

「為什麼？」

我不由躊躇了。告訴他嗎？可是，我希望他都能瞭解。

「衹因為三年多我衹跟他睡過一夜，一共衹有一分鐘，卻有了孩子。他怪我跟他沒感情，就是因為這個。」

維盈的眼神使我暗自驚奇——那是完全信賴的、諒解的、哥哥一樣的眼神！在那眼神裏，既沒有疑問，也沒有想問的意思，那麼坦率、真誠、友好、信賴！仿佛他是一團空氣，對我新婚那一夜的始末因由都瞭若指掌，完全瞭解似的！這目光實在使我感動。我一生也忘不了這目光和神情！

「這不可以稱為童話嗎，維盈？」吃完飯，我給他倒了杯熱茶：「我以為，過去的故事可以稱為童話。哥哥已經化了神，成了仙，我每天看得見他，覺得他一點兒也沒死。他在大自然裏——藍天裏、日光裏、松濤裏、晚霞裏……一切自然現象好像都有他，你不覺得嗎？我希望有一天，維盈，你也這麼覺得，這麼愛他！我以對他的愛為驕傲，自稱是天下最愛他的人。勝過爸爸，因為爸爸沒有行動，衹會唉聲歎氣。而我，卻要把所有關於他的回憶寫出來，五十年、一百年，沒有關係，我會交給可靠的人，讓這本書一代一代傳下去，早晚有一天讓它發表！可惜，我衹怕寫不出感人的故事來。」

「把你剛才的回憶寫出來，就能感動人。」維盈滿懷愛慕地望著我，這眼神，給了我多大的溫暖啊。

這夜，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我連想都不愛想的新婚之夜……

「咱們快睡吧！」還不到九點，志國就催促道。

從他那略帶忸怩、羞澀的眼神裏，我好像發現了什麼令人不安的、不光明的東西。這眼神裏的隱秘意味著什麼呢？

直到此時，我們還沒談過一句戀愛的話，還沒拉過一下手呢！這真叫「先結婚、後戀愛」。

今晚該上結婚的第一課了——這堂課的內容是什麼？將是什麼樣子？將是什麼感受？此時我的腦子裏，如同一張白紙。

直到進教養所，時常聽見小流氓打架時互相謾罵，那不堪入耳的下流話吵得大院裏都能聽見，才使我知道點什麼。

我一邊鋪被，忽然像閃電般想起小流氓的謾罵——果真是那樣子？但我立即不愉快地把它排擠開了——好人和流氓怎能做法相同？志國畢竟不是流氓啊！

「把兩人的被鋪到一塊兒。」我剛剛鋪好，志國又帶著那奇特的眼神命令道。

我順從地改變了被窩的形狀，更加不安起來。志國在外屋洗腳，我脫了外衣，先躺下了。

每個女孩子人人必過的一關，難道今天就要輪到我了嗎？心裏七上八下的。

我將臉扭過一邊，不願看見志國進屋時那瞟過來的色情十足的眼神，真俗氣！我閉上眼，靜悄悄地幻想起來……

好像我們各自穿著睡衣睡褲，披件上衣，坐在暖和的被窩裏，互相溫柔地摟抱著……我心裏似乎既不盼什麼，也不想什麼，祇感到幸福和滿足，快樂得像個無知的孩子。好像我那些痛苦的往事，都應當在這一夜得到撫慰和溫存。

或許，我們躺在被窩裏，友好地握著手——做出我們的第一次接觸。他溫柔地撫摸我的手，把我輕輕地抱過去，撫摸我的頭髮、臉蛋，深情地望著我，把我當做一個可憐的孩子。他應該如此撫慰我，他的痛苦比我少得多。我在這無言的愛語裏，在感情的交流中感到深深的滿足、甜蜜和幸福。我心裏的一切不快和痛苦都將化為烏有……他那好聽的呼吸聲將像是一副洗滌劑，把屈辱和痛苦全洗乾淨……我就在這柔和的愛撫中睡著了，一夜沒醒，做著香甜的夢。第二天、第三天，不知過了幾天，這「買」我的人一直都如此溫柔地對待我，我一天比一天愛他，一直到我覺得非要更深地愛他不可。那時我也許會說：「我給你生個小寶寶吧。」——從那天起，我才算真的結了婚……那該多好！實在話，我們真應當有個戀愛的過程呢！

……突然，一雙大腳踩在我身邊的被子上，我從幻想中睜開了眼睛。那是穿四十六號鞋的大腳，真大得嚇人！我膽怯地抬眼向上望去，他——這一米八五的大個子，正站在炕上脫衣服，背微彎著正解褲帶。他那色迷迷的飛瞟我的神情，距離我幻想中的君子真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他坐下來脫褲子，一面望著我，一面脫得赤條精光。

「多難看呀！」我不由閉了眼睛，縮縮脖子，裹緊了棉被，心裏像塊鐵板一樣涼颼颼的。

祇感到他用大手輕輕一撩，就鑽進了這大被窩。那冰冷的大腳，硬幫幫的腿骨碰得我身上發痛。美好的幻想像點燃的鞭炮一樣破碎得四散而飛。他的四隻手腳一齊迅速地動作，生硬粗魯地將我的睡衣睡褲、背心褲衩全部脫掉，急切地扔到一邊去了。而我躺在那兒，任他做去，活像一個恐懼的木偶，一條將被宰殺的魚。

還未等我想過味兒來，他全身的重量已壓在我的身上，兩隻粗硬的大手將我的頭緊緊把住，我閉了眼，哎呀，他那粘乎乎的舌頭正拼命往我嘴裏塞呢！天哪……我拼命地別轉臉去，可是怎樣也無法躲過這「愛的深情」，而下身的意外疼痛，又使人彷彿挨了猛然的一擊……這無法形容的難受，大約祇有一分多鐘，他便突然地鬆開了雙手，癱軟地趴在枕上喘氣去了。啊，我用力掙開他，渾身難受地坐了起來。祇是探著身子，朝地上連連吐著口水——我的嘴裏真有說不出的髒啊！我想穿上褲子下地去嗽嗽口、洗一洗，忽然發現了褥子上那塊尚濕的血跡，不由得愣住了。

「這是怎麼啦？」我驚訝地輕輕叫道。

志國抬起了頭，倦滯的眼睛望見了它，忽地迸出喜色道：

「你真不明白？」不知他哪裏來的一股子興奮，一把將我緊緊摟住，按倒在炕上，對我耳語道：「這叫『金針刺破桃花蕊，未敢高聲暗皺眉』呀！嘻嘻！」

話猶未住，那舌頭又伸湊過來，天哪，我不由使出渾身的力氣，將他猛然一推，一翻身下了炕。

「你……」我急赤白臉地往地上吐著口水說道：「說的什麼話呀！你髒死了，髒死了！」

我用熱水洗呀、涮呀，找出乾淨的睡衣褲換上。而當我做這一切時，志國一直半張著嘴，驚愕地望著我。我一眼也不想看他，彷彿多看他一眼，連眼珠也要變髒、變瞎似的。

但是無論我怎麼洗，自覺是再也不會乾淨了；好像無量的毒素侵蝕了我的肌體，啊啊，我再也不會乾淨了！我的身體裏已不光是自己的東西，還有他的東西，而他代表什麼？代表愛情嗎？不！他代表的是恥辱和庸俗，低級和下流！我原想在這一夜得到溫存和撫愛，沒想到卻加倍地感到屈辱和骯髒！這些難受和厭惡，這些下流話和令人欲嘔吐的親吻，都是他給我的！難道結婚就是這個樣子？以後每一夜永遠是這樣？我寧肯死，也絕不願意！想到這兒，我渾身的血液似乎在往上湧——這可詛咒的一分鐘啊！我想怎樣地扼殺你啊！我實在無法容忍你的存在！我迅速打開箱蓋，嗖地抽出一把剪刀（那剪刀本是新買來準備做衣服用的），那鋒利的剪刀在銀白的月光下猙獰地閃著青光。我一個箭步竄上炕，右手緊握剪刀，威逼地盯著他，一字一板地說道：

「告訴你，志國，如果你今後膽敢再動我一根毫毛，我不要了你的命！我寧肯去償命，也不叫你活！你看著！」

他驚駭地嘴張得更大了，愣愣地望著我從他身邊拉走棉被褥，鋪到炕梢去。半天，他才像透過氣來似的，從嗓子眼裏惶惑地咕嚕出一句：

「……我怎麼了？……怪性格！」

我把自己的被褥、枕頭拽到炕梢去，把剪子塞在枕下——從今起，它將永遠陪伴我了！我用棉被將自己連頭帶腳蒙了起來，祇感到在炕頭上躺著一個渾身長滿黑毛的大猩猩，連他的呼吸也不願意聽。腦子裏亂得像一團麻，不知該先想什麼、後想什麼，哪一根也理不出頭緒來，一絲睡意也沒有……

很久，仿佛一切才靜了下去。那個「大猩猩」似乎也睡熟了。我慢慢地撩開被坐了起來，就著滿屋月光的清輝，厭惡地瞥了他一眼：他那睡夢中微張的嘴仍使我噁心，他那睡容中仍含著驚懼和不解，我趕緊把臉轉向窗外，望去……

記得母親說過，日本早已設立了一些專門為未婚女子辦的學校，告訴她們成立家庭後的一切常識。沒有畢業證書是不能結婚的——可我們無論從父母還是學校那裏，都是一無所知。仿佛一提「性」字，就多麼見不得人，大逆不道似的。既然每個女子人人必須有這一天，難道這一夜的知識必須是隱晦的、保密的、讓各色各樣的男人按照他們自己的五花八門的方式教給我們的？

難道就不能有更正當一些，更使我們愉快一些的方式？難道就不能一提起那一夜，我們不為男人臉紅、感到庸俗，而是幸福地說出他的溫柔和高尚？

不用說中國「解放」後從沒有過「性教育」，就連平常的教育，人們所需要的精神生活又何嘗夠用？

那些把著眼點放在個人的權力和斗斗鬥上的極左分子們，他們給了人民什麼？！

再想想自己，才知道心靈中要求的精神生活是抹不掉的。那麼當初又為什麼自欺、又要欺人？

如果志國不被這剪子嚇住，又會怎樣？真令人害怕啊⋯⋯

43. 創作的源泉

從這兒以後，和維盈的交往，真使我愉快！他一星期至少來一次，有時兩次。我對他說，可以不必這麼勤，多幹點正事，一星期來一次蠻好。

可是他卻常說：「忍不住，又來了！」

有時他來，我正在寫著，他不去打擾我，不出聲息的在旁邊看報，一直到我停下筆；有時我正在喂豬，他遠遠一來，我便高興地蹦三尺高，豬嚇跑了，維盈直笑⋯⋯那時我們的笑聲在無垠的原野上飛翔——多好聽的音樂啊！有時我正在洗衣裳，他幫我洗⋯⋯誰也不知道，在這可愛的冬閒裏，我愛上了一個朋友啊。

可是這種愛，衹是知己的愛，朋友的愛，倘若他是個女的，我也會同樣愛她，程度和愉快的心情不會減分毫——說實在的，我倒真希望他是女的呢！也許那樣我們來往會更隨便、更頻繁。我們一見面，總有許多話說不完，即使沉默著，也好像是一種語言——融洽的語言。每次都沒有聊夠就分手了，總盼著下一次再見——知己，真是人生最大的樂事啊！

我想，即使我一輩子沒有愛人，也可以了。有這樣一位知心朋友，你的一切心裏話都可以告訴他；你的一切煩惱、憂傷都可以叫他分擔；你的一切快樂、歡欣都願讓他共同分享，沒有任何私心雜念，沒有任何利己的、損人的念頭——這種友誼，是多麼崇高、使人幸福！

仿佛我有了第二次生命，第一次覺得我在活著；第一次覺得我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喚起了我在美術學校那朝氣蓬勃的生活。不，比那幸福得多，那時，我衹是壓抑自己的感情，甚至用冷淡做為裝飾自己的外衣。現在，我覺得那真是又蠢又傻！為什麼要裝呢？該怎樣就怎樣好了！我的心像關不住閘的水，奔流著，把

我的一切愉快和幻想，把我對一切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寫在「兒童」詩裏。我買了一個本子，打算寫一本詩集，送給維盈。

在這天藍色封皮的本子裏，第一首寫什麼呢？首先我不應當忘記哥哥，第一首我必須要寫哥哥。於是我寫了一篇敍事詩，叫「哥哥的小屋」——通過他那小屋，寫出他一生的歷程，結尾是：

……
就在那被捕的一天，
《工資論》還沒有寫完；
桌上攤開的日記，
還記着昨天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他再也沒活着回來，
因爲他不認錯，拒不交代；
他受盡兩年多的折磨，
終於到臨死的這天。

藍天、白雲、上萬的人，
壯觀的體育場，
這就是他——
大學畢業的盛典。

他是多麼杰出的學生，
值得有這壯觀的場面！
他交出了第一篇論文，
光華燦爛——
然而代價必須是
他的頭顱。

拿去吧！
他大笑着。
寧可付出這代價，
也絕不屈辱地生存。

他——
在人間的大學畢業了。
藍天、白雲、上萬的人，
壯觀的體育場，
這就是他大學畢業的盛典。

……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還在朦朧地放光；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仍是深夜的導航……

小屋的燈光滅了?
不，它仍輝映着人們的心房，
那火炬何曾熄滅?
它明明分外紅亮！

每逢我走進院內，
仍是深情地凝望；
寂靜、深沉的黑夜，
桔黃、黯淡的燈光。

每逢我走進院內，
仍是深情地凝望，
寂靜、深沉的黑夜，
桔黃
黯淡的
燈光……

第二首寫誰呢？還想寫哥哥。許多往事，都成了敍事詩，在我的筆下湧出。「哥哥的眼睛」、「畫像」……這些詩的旋律是誰給我的？我從沒覺得我會成為「詩人」，然而，給我振奮和力量的，正是維盈。

寫完哥哥，又寫了一首長詩「母親」——媽媽的一生，她那特殊的性格。這些詩，維盈每次看完以後，都沉浸在感情的波濤裏。好像，他和我有相同的體會呢！

生活裏到處都是詩，那些幻想詩，全是送給維盈的。我幻想著五、六月份當海棠花盛開的時候——

五月的鮮花遍開，
四季中最好的時辰！
滿樹繁密的花朵，
像思念朋友的心。

可愛坦闊的原野，
五彩的野花繽紛；
陣陣撲懷的清氣，
像思念朋友的心。

我在草原上奔跑，
尋訪於百花芳群；
找出最美的花朵，
讓我的朋友聞聞。

每當我下地窖去看我的那箱蜂時，想著到春天它們將飛出來采蜜，到冬天就能分出三箱蜂，我的心哪，便又湧出了詩。

我總想像有那麼一天，
蜜蜂引我到你的樂園；
它們嗡嗡快樂的引路，
說我是它們久盼的伙伴。

蔚藍的天空爲我照鏡，
輕柔的白雲爲我洗面；
山谷的太陽向我微笑，
温和的春風問我平安！

斑斕的野花向我點頭，
我彎腰吻它們可愛的笑臉；
綠色的園田向我招手，
叫我去梳碧綠的髮辮……

你高興地從草屋跑出，
歡樂的河水爲我們奔流：
你高興地從小屋跑出，
我帶來的禮物是勤勞的雙手。

白天我們愉快地勞動，
像蜜蜂一樣不知道憂愁；
夜晚享受藍天的詩意，
還有星星、月亮的明眸……

這首詩維盈看了特別高興——我們也僅僅是高興而已。我們把那幻想的生活僅僅當成詩，從沒想過能成為真的。

「這幻想能成為真的嗎？」我們從沒說過一句這樣的話。甚至這些詩，我想，他將來的愛人也可以看，說不定會和我們一樣高興呢。

我到他那兒去過兩次，發現他是一個很會料理生活的人，炕熱乎乎的，屋子明亮乾淨，總之，他給自己的「小窩」弄得很舒服，這是一個會生活的人。

那天，我一眼瞥見他的枕套破了，沒說什麼，就去商店買了三尺淺粉色的布，又買了些絲線，給他繡了一個枕套，又給他做了一副燈芯絨面的棉手套。真巧，那枕套和手套正合適！為這合適，我高興地作了一首詩：

願你安睡在甜甜的枕上，
駕夢神的翅膀在雲天飛翔；
你穿過清風越過小溪，
飛到你想念的朋友身旁。

在那兒我日夜將你思念，
在那兒我盼望驕陽快出現；
蒼鬱的樹木發出濃香，
花草和小鳥都齊聲歡唱。

忽然你飛到了我的身旁，
送給我晨霧做成的衣裳；
你摘下早霞給我做頭巾，
閃爍的露珠鑲綴成花樣……

這天，他送我走得很遠，幾乎走了十里地。土道兩旁是高高的白楊樹，他感歎地說：「夏天在這兒散步多美啊。」

「回去吧！」我又一次說。

「不，我再送你一程，」他忽然調皮地笑道：「你別打擾我好嗎？什麼時候我不想送你，我自己會說的。」

「好吧，」我笑道：「送我二十里地才高興呢。」

「你想知道我們家的事嗎？」過了會兒他問道。

「怎麼不想？」

「這些事，我從不願意告訴別人，我們青年點裏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吞吞吐吐地說道。

我好奇地等著他說下去。

「我和維力并不是親兄弟。」

「真的？」

「是一個父親兩個母親。」他又補充一句：「他母親是我二姨。」

「你父親為什麼被鎮壓？是反革命嗎？」

「不，他是人販子。專買賣無辜的女孩子。我父親一下子就看中了我母親和二姨，就把她們霸佔了。我母親十歲沒了父母，一個親人也沒有。我父親五〇年被鎮壓，是罪有應得。」

「那麼，你們都住在一起？」

「一直住在一起的，老姐妹倆相依為命。多少朋友勸她們改嫁，那樣生活也許會好一些，可是她們總怕我們萬一受後父的氣。我母親一直沒工作，在家操持家務，全靠我二姨教書維持生活。她是小學一級教師，工資八十多元。可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凶的時候，小學生們鬥她，把她打死了……」

好一陣我們都沒說話。

「我母親原來漆黑的頭髮現在全成了銀白，一根黑的也找不到了，心情不好，弄了一身的病……」

到家後，我總想著這些話。他的母親是位可尊敬的人，操勞了一生，多不容易！他愛他的母親。如果說她的母親變得很膽小，那也是生活的艱辛造成的呀！我寫了一首『母親的白髮』送給了維盈，他高興地說，他一定寄給他母親，并且告訴她作者是誰。

「也好，」我笑道：「順便問候維蘭一聲，我還挺想她呢！」

母親的白髮！哪個母親沒有這些白髮呢？

滿樹的繁花像是雪團，
沁人的清香飄入雲天；
五月的梨花再白、再美，
美不過母親白髮的斑斑。

巍巍的高山冰雪晶瑩，
凜冽的寒氣襲進心胸；
巍峨壯麗的連綿峰雪，
寒不過母親白髮的飄零。

悠悠的藍天柔雲在翔舞，
豐采地變換雪白的裙衫；
美妙的舞姿千奇百幻，
多不過母親頭上的銀綫。

陽光把一切都賦予大地，
迢迢的莽原望不到邊際；
看見雪原就想起家鄉，
想起母親白髮的蒼蒼。

閃閃的水波泛出銀光，
跳動的波紋像魚兒的衣裳；
小河潺潺地輕輕低語，
又憶起母親白髮的慈祥。

月亮灑出銀色的光環，
撫照着遠方熟睡的臉蛋；
靜謐的月光籠罩着親人，
母親的白髮飽含着思念。

無論是梨花、冰雪，
還是那白雲、光環；
它們都沒有魂靈，
絕無歷史的辛酸！

母親的每一根白髮，
都有它深切的衷情；
想想無數根白髮，
該有多少個故事可聽！

生活像蜜一樣灌進我的心裏，多美、多好啊——生活！

祇因有了維盈，對一切似乎都能理解了。因為自己心裏的愛比別人多，就想把那愛給予每個人。對母親、父親、弟弟、志國，遠在北京的小兒子，對世上的一切人，都想對他（她）們說一聲：我愛你們！即使那無形的疏遠，也像冰消霧散了。一切都會好的，一切重新開始；一切都用新的精神、新的愛來開始！

44. 放排去

三月底，嫩江的厚冰層尚未開化，志國便從北京早早地回來了。

「老惦記這邊兒。」他風塵僕僕地從手提包裏取出婆母做的一樣樣吃食，「媽做的，讓你嘗嘗。」

「斗斗還好吧？」

「那孩子入託兒所了，長高了，什麼歌兒都會唱。」

「咱們寄的錢不夠吧？」

「他奶奶每月都得搭十來塊。孩子比大人還費錢！」

我的斗斗，再不是以前那滿炕亂爬的模樣了，那時的斗斗，還是個多點兒大的孩子啊。

斗斗——這小名是志國起的，即北斗星的意思；而大名「旗」，還是母親起的呢。

「紅旗的『旗』。」母親說，「你們這兒又是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雙重含義吧。」

志國一提起斗斗，就禁不住漾出微笑……

維盈仍像以前一樣常來，志國每次見了，雖然很熱情，但每次他走，他都罵罵咧咧：「咱們的豆油給他們吃？我心疼！」或說：「這號人來幹嘛？不說在自己家好好待著！」

我苦惱地想，能說志國不對嗎？就算他有涵養，不罵罵咧咧，他也不會高興的。因為他愛我呀。事情就怕反過來想，我處在他的境地，我也不會高興——自己最愛的人對別人比對自己還熱情，誰會高興呢？這不是嫉妒，這是人之常情。看起來，如果維盈也有愛人，她見了我的「兒童詩」，也不會高興，過去我的想法，不過是自欺罷了。

我多希望，自己法律上的愛人，在自己眼裏，是最可愛的呀。如果這樣，就不會給愛人任何苦惱了。

在認識維盈之前，我曾和志國提過離婚。但一想到孩子不能割捨，而志國又非要不可，離婚的事就拖了下來。現在，我祇好悲哀地想，維盈偏偏是個男的，真不幸！不叫他來？我又想念他；叫他來？志國又多心，又不高興。就算我們沒有孩子，早已離了婚，維盈也不見得不結婚，他的愛人也許會像志國一樣……唉！他要是個女的，一切麻煩都沒了！這苦惱似乎無法解決。

四月中旬，兩個弟弟、幾位社員和志國經生產隊同意，要去北山裏放一次木排，與旗物資局簽訂了合同。

我也非要去不可。除了志國，大家全說：「從沒女的去山裏放排的。到那兒你能幹什麼？」

「我可以做飯、看家呀！」

我一再要求、要求，而後來他們居然同意了。為什麼呢？這不妨用弟弟的話說明：

「也好。真要和志國分開半年，說不定你們的感情更糟糕。換個環境呢，倒許好了——我們是因為這才同意的。」

真好笑，他們真不瞭解我！難道，我的愛情會決定在距離和空間上嗎？我和志國在一個炕上，從沒有一天這顆心是屬於他的，而我所以要到大森林裏去生活半年，正是想要寫一本「放排記」，送給我心愛的維盈呀！

後天就要走了，無論如何必須去告訴維盈一聲——這幾天他沒來，還不知道呢。

一路上走著，我的心哪，像小鳥在春天的風中唱著歌……每次我到他那兒去，都高興得像過節一樣。我想過和他在一起生活嗎？那些詩裏早已寫過了，但我從沒認為能成為真的，因為我不配。他完全能找一個比我更好的人——想到這兒我悲哀嗎？似乎祇有一點點。他總是要成家的呀！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過，他徵詢地問我他未來那女朋友好不好時，我會用我生活過的眼光如實地告訴他我對她的印象和瞭解、她的優缺點。我希望他能幸福，不要像我一樣使婚姻成為悲劇。我永遠想把他當做知心朋友，我對他什麼也不隱諱，祇要想什麼就說什麼，把我的快樂、苦惱、幻想……一切思想都寄託在那兒，無論是快樂還是痛苦都希望讓他和我一起分擔，他是我思想的大倉庫。祇要他樂意保存我那些思想，能夠互相尊重、互相信賴、互相提高，我就感激不盡了。

世上能有一知己，多不容易啊！

快走到他的村子時，我的心不安地跳了起來——可別不在家？

啊，高興地看到他的門前晾著還滴水的衣服，曬著裏子雪白的棉被，他一定在家！望了一眼那乾淨的棉被，我不由想，和他共蓋一條棉被的人該多麼幸福啊。

「維盈！」

我在窗外喚了一聲，沒人應，便推門走了進去。

一看，原來他才洗罷衣服，還挽著袖口，靠牆坐在炕沿上，正翻著我寫的詩和回憶片斷呢。他聽見腳步聲，一扭頭看見了我，驚喜地道：

「你怎麼來了？」

「我叫你，你沒聽見？」

「我……看得太專心了。」

「你真愛看？」

「真的。」

「那算我沒白寫，」我笑道：「能遇見你這麼一個愛看的人。」

他把本子收在箱子裏，鎖上。又從另一隻小箱裏拿出巧克力糖和蜜餞，沖了碗可可粉，端到我面前。

「你太講究了，」我不滿地說道：「你家條件并不寬裕呀。」

「我有什麼辦法？」他溫和地笑道：「這又不是我要的，我母親老這樣。」

「應當報喜不報憂才對，為什麼老叫她這麼惦記呢？」

「昨天還接到她一封信呢，都什麼時候了，還叫我回北京呢。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微笑著把信遞給了我，我打開看到：

盈兒：

冬天爲什麼不回北京？力力回來說，因爲你没有路費。我給你寄去了三十元，一直盼着，可是直到如今，春節早過了，還不見你回來！我真怕你在冰天雪地裏病倒。最近我神經衰弱的老病又厲害了，每天夜裏兩三點鐘就醒，一醒準是想起你，再也睡不着。做兒子的什麼時候能體諒母親的心情就好了！哪怕你回來住上幾天，我也好放心。回來吧，六、七月份再回去也不遲，不然你那兒也没青菜吃。

又：咱家綉球開了，粉紅色的，可愛極了。紋竹又竄出三根嫩緑的枝。回來住些天吧！前兩封信收到了嗎?

媽媽 七四年×月×日

「那兩封信也是同樣內容？」

「比這還邪唬呢！」

「母親的愛多不一樣！」我感歎道：「像我母親那種大氣量的愛真不多見，可是我倒認為也挺好，倒把我們鍛煉出來了。」

「你以為我喜歡我母親這樣疼我們？」他輕輕笑了，搖了搖頭：「在家裏，她連茶水都不讓我們自己倒，都要她去做她才高興。弄得我們也膩煩。每次回北大荒，她都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其實有什麼用？哭不是也得走嗎？」

我不由想，他們真像溫室的花啊……

「書歸正傳吧，我今天是來向你辭行的。」

「辭行？」

「就要放排去了，半年才回來。」

「半年？」他驚訝地望著我。

「當然，半年。多好哇，維盈！」我高興地說：「我回來給你帶一本好書，『放排記』，你看怎麼樣？你想不想看？」

「想，想啊！」他茫然地點著頭。

「一晃就會回來的。昨晚上，躺在被窩裏，我連跋都寫好了呢！給你，」我把那首詩遞給他：「放到我那本子裏吧。」

他拿過去剛看了兩眼，我又奪過來，笑道：「來，我給你朗誦吧，好嗎？」

「好。」

「《放排記》，」我有聲有色地朗誦起來：

我將愛情悄悄地帶走，
奔赴遥遥的北方；
我把渴望暗暗地匿藏，
驅往莽莽的林鄉。

荆棘，坎坷和刺叢，
絶不是舒適的天堂；
潮濕的冷風吹進篷帳。
撫慰疲勞的心房。

然而我却勇往直前，
是那愛情的力量；
熱愛自然，渴慕森林，

終不流連在夢鄉。

我願體會森林的雄厚，
和那蘊藏的力量；
我願傾聽森林的沉默，
別人不曉的樂章。

我願在那蒼蒼的林海，
陶醉於松濤的低唱；
我願步入晨曦的霧中，
裹上白紗的衣裳……

我願踩踏鬆軟的落葉，
歡樂、欣喜地跳躍；
我願飽聞清馨的空氣，
忘掉憂思和疲勞。

我愛看那豐采的陽光，
自由地將森林照耀；
聽那鳥雀動人的歌聲，
欣賞野花的笑貌。

我願撥開叢叢的雜草，
尋覓蘑菇的軟帽；
在那潮潤、霉霉的雨天，
喜遇木耳的窩巢。

我愛看那暴雨和閃電，
强勁地劈進林間；
更願看那呼嘯的山林，
抖擻地抵擋雨箭。

我願走那林中的小徑，
幽遠得引人神往；
凝望安詳、慈愛的滿月，
灑下神秘的銀光。

我愛迎接起床的朝陽，
羞紅層層的綠葉；

更愛深夜閃爍的繁星，
親吻參天的松楊。

夜晚聽那森林的低語，
悲沉訴怨地歌唱；
告知白雲心底的秘密，
托它飛往异鄉……

「什麼秘密呢？」維盈笑問。

「秘密嗎，就是我想不想你，你一看白雲就知道了。」

「怎麼講？」

「如果今天的雲特別美，那一定是分外想你——」

「如果是陰天，那一定不想了。我的幸福都決定在天氣上，嗚呼！」

「哈哈哈！」我笑得前仰後合。

他堅持叫我吃完晚飯回去。

「我幫你做吧。」我卷起袖口去洗手，發現自己的指甲已該剪了。

「你有指甲刀嗎？」

「有三個呢。」他拉出桌子上的小抽屜挑起來，找出一把最好的，說道：「送給你吧。」

我接過來。

「來，我給你剪剪吧。」說這話時，他像鼓了很足的勇氣，然而又那麼當機立斷。他就沒想，萬一我會不同意呢？

「好吧。」我高興地把手伸過去——我怎能不同意！

我們坐在炕沿上，他輕輕地捏著我的手指，一下一下地剪著。幸福的心情伴隨著鐘錶的嘀嗒聲，傳遍了我的全身。我從沒這麼幸福過！我多希望時間慢一點走，多希望他老這麼剪下去呀！而他的額頭幾乎挨著我的頭髮，他的呼吸和我的呼吸無比和諧地融合在一起。從他那溫愛的、默然不語的神情中，我體會到他那同樣幸福、複雜的心情……

「你的手怎這麼涼？」他已經剪完了，又將他那熱乎乎的手握住我的手，溫柔地問道。

「嗯，想哥哥想的。」

他不禁輕輕地笑了，好像并不相信這理由的存在。其實他怎麼知道，在我得浮腫病之前手腳從來不愛涼，而這浮腫病確實因為那次提審，使審訊員大為惱火，過後為哥哥擔驚受怕得的呢！

「來，我給你捂捂吧。」他溫存地握住我的雙手，那暖暖的熱氣似乎在包著一塊冰坨，而這有知覺的冰坨卻心甘情願地融化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幸福，也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溫情……然而這幸福是真正的嗎？不，我的身後還有丈夫，還有孩子，那兩個人像在黑暗中正站在身後指責我，說我輕浮放蕩……這溫情能長久嗎？不，作為有夫之婦，我是不應當、也不配接受這溫情的。

我悄悄地望了他一眼，他一直沒看我，而滿腹思緒地凝視著身邊的桌面。那神情，說不清是幸福、是回憶，還是感情在心底裏奔流……或許，他就希望這樣坐上三個鐘頭？假如我現在是他的愛人，又何嘗不想坐上六個鐘頭呢？也許那時還會撒嬌地說：「不，我的手還沒暖和呢！」

手已經暖和了，并沒辜負他的好意。何況不暖和，我也應當抽出來了。親昵的舉止應當走在瞭解的後面，而不應當相反，否則就是輕浮。衹有這樣，人們才能免除不必要的煩惱和不安，才能促進雙方更好地瞭解。

「好了，」我抽出手，高興地說：「暖和了。你的手真像個小火爐啊。」

他衹是溫文地苦笑了一下，沒說什麼。似乎他覺得我這個人太不懂得享受「感情」呢。而我就裝出毫不在意的「野小子」神情，催促他做起飯來。

晚飯後我該回去了，雖然說這話時心裏是多麼戀戀不捨啊！

「我送你一程。」他立即戴上棉帽子。

我們走出屋子。啊，滿天星斗，在天邊俏皮地閃著光。多好的夜啊！初春的晚風擦過樹梢，奏起一陣輕微的沙沙聲。夜，寧靜得像個睡熟的嬰兒。

家家都在吃晚飯，村子裏沒有一個人走動。衹有遠處的一兩聲汪汪的狗叫，表明他們在忠實地執行著守衛的任務。炊煙裏夾雜著隱隱的飯香，飄蕩在肅穆寧靜的夜色裏，使人感到濃重的生活氣息……多美啊，我不禁快慰地深吸了一口氣。

「多好啊，維盈！」我們順著月光映照的土道向前走去：「你想過嗎？等有一天，我們都老了，頭髮白了，鬍子白了，就像你母親一樣年紀的時候，我們還能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放排時給我們的一切新鮮感受嗎？我不善於思索，不愛鑽研理論書，衹是憑著直覺活在這世界上。現在是、過去是、將來也是！永遠憑著第一感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生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也許，我像個兒童，但卻願意永遠懷著童心，不抱成見地看待社會，永遠樂觀地對待生活！那時候，我們都老

了，除了記得森林裏蚊子和瞎蠓有火柴盒那麼大，除了記得林子裏又潮又悶、小咬兒一個勁兒往頭髮裏鑽、許久吃不到青菜以外，誰又能記住，當第一棵大樹倒下時，我們的心情和想法？誰又能記住，當我們搭帳篷、安營紮寨時所說的話？誰又能記住，我們為富裕生活付出努力時那一點一滴的感想？這些就是生活！就是作家應當描寫的東西，真實而富有生氣的東西!絕不應當讓那些祇會騙稿費、連作者自己也不相信的胡說八道充斥我們的文壇！我們要告訴人們應當怎樣生活，我們要讓人們知道富饒的國家是多麼美麗、可愛和神聖！人們就是這樣流著汗水創造著、憧憬著，腳踏實地地生活著、奮鬥著，國家也正是這樣才前進著！多好呀，維盈，到那時候，誰也記不清了的時候，打開這本『放排記』——它一定早已出版了；人們才知道，文字是永遠不會老、永遠年輕的呀！」我高興得一下子握住了他的胳膊。

維盈的心被我的興奮捲走了，他一下子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裏。直到這時，我才明白剛才的舉動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啊⋯⋯

雖然隔著厚厚的棉衣，但仍感到他的心在劇烈地跳動。他摟得那麼緊，使我呼吸都有些困難，同時又感到好奇——文質彬彬、弱不禁風的維盈竟有這麼大的勁兒嗎？

「過來。」這命令而溫和的口氣聽起來那麼新奇、陌生而又使人幸福。他把我輕輕一拉，靠在齊高的矮牆上——那些關裏的農民闖關東找零活做的業績。這時，我才發現原來已走到村邊的場院了。

我們緊緊地依偎著，一聲不響。我把頭輕輕埋在他那微敞的棉衣領子裏，感到一股從沒聞過的暖暖的香味兒。

「你身上的味兒，多好聞呀！」我抬起頭，悄聲的醉心地說。

他祇是輕婉地一笑，而這笑聲，真是暖人心懷！

他緊緊地摟著我，輕輕地親吻我的額頭、眼睛、眉毛、嘴——真是有趣的、令人舒服的親吻！他那抿閉的嘴唇似乎帶著蘭花的香氣，不乾不濕、不髒不俗，這真是我接受過令人厭煩的不衛生式的親吻後，最希望、最理想的親吻了！

「多美，你的眼睛，多美！」他出神地端詳著，熱烈、溫柔地親吻它們。

我不禁笑出聲來。這時，我才覺出，他的身材比我還高出一塊呢。慈祥的月光照著他那微白的面龐，覺得他可愛極了⋯⋯

「你最好。」我真心地說道。

他祇是溫存地用手撫摸我的頭髮，關切地問道：

「冷嗎？」

不等我說話，他便把棉外衣的扣子解開，裏面衹穿著毛衣，連聲說道，「放進去放進去放進去。」這窸窸窣窣的一連串齒聲，像許多細小的珠子落在瓷盤上，真是動聽和有趣！我不禁失聲笑道：

「你說話的聲音多好聽啊！」

他并不搭話，衹是把我的兩臂拉進他的懷裏，全用棉衣包了起來。

「你該冷了。」我擔心地道。

「不，不冷，」他伸出一隻手摸摸我的面頰：「你看，我的手老是熱的。」

他身上那暖暖的熱氣烘著我，像個火爐，真舒服啊……

萬籟俱寂。衹有無數的星斗在深藍的大海閃著神秘的光。柔和的月亮慈愛地照著這兩個年輕人，又時時躲到蓮花般的雲朵後面，似乎怕妨礙他們……好心懂事的月亮！我曾多麼盼望你能給我幸福，你還記得，你沒忘記我的希望……這一絲聲息也沒有的蒼穹，這世界和大地，彷佛都是我們的；衹有遠遠的燈火和天上的星海相輝映——肅靜而神秘的夜啊！

萬籟俱寂中，我彷佛聽到大地的歌唱，好像有成千上萬個一模一樣的哥哥，在地底哼出輕婉、優美、動人的歌……似乎在祝福我，祝福我獲得第一個愛人，祝福我獲得真正的愛情。這隱約、動人的歌聲使我無限欣慰，又湧起說不清的悲哀。

「你愛我什麼呢？」我抬起頭，兩眼望著他，好像從他的外貌才能看透心裏似的。

「什麼都愛。」簡潔、莊重而誠懇，一絲虛情假意也沒有。

「我不會思考，特別笨。」

「連你的笨也愛。」

這奇怪的愛不禁使我笑了起來。

「我有丈夫、有孩子，這是違法的。」我憂心忡忡地說。

「你最好。」好像這話使他感到格外痛苦，他的臉色顯得更為蒼白，那純潔的面容罩上一層悲苦的顏色，他似乎不希望我再望著他，憐愛地摟過我的脖頸，挨在他的肩上，不知怎樣表達他的愛。

「我不配你，」而我的心就在矛盾和哀愁中掙紮，盼望著能與他和諧一致，然而卻又不得不說：「你完全可以找一個比我更好的人……真的，維盈，我不配你。」

「誰也沒有你好。我再不會遇見比你更好心的人了。」他那發自內心的語氣深深感動了我，雖然我并不承認自己的心有多好，卻多願意相信他的話是真的呀。

「我有浮腫病，活不太長。」我想把自己的毛病全說出來。

「我侍候你，一直到死。」

「我一輩子也不想再生孩子，實在夠了。」

「就咱們兩個人。」

無聲的熱淚淌在他那溫暖的脖子上……我的眼淚簌簌地流著，然而卻不願意做出一點聲音來，仿佛這寂靜就是哥哥、地母和天父給我唱的最好的歌，我一點也不想破壞它。我衹想把一切委屈、心酸和苦楚都在這時發洩個夠，讓它們統統地隨著我的眼淚流出去……而維盈似乎比誰都理解我，他既不勸我，也不說話，衹是用面頰溫柔憐愛地蹭我額前的頭髮……直到我覺得哭痛快了，眼淚流夠了，才覺得心裏乾淨了，說不出的安寧與輕鬆。那眼淚像是愛的洗禮，它把我那「再也不會乾淨」的泥人完全沖洗乾淨了。而這正是他，我心愛的維盈給我的。我想用怎樣的愛來回報他啊！我一聲不響地望著墨黑深邃的大地，望著朦朧遙遠的天邊、閃閃的燈火和星海，靜聽大地裏哥哥們祝福的歌聲。我無力地靠在維盈的懷裏，每一根毛細血管都充溢著無限的幸福和滿足。

「你在想什麼？」他柔聲問道。

「什麼也沒想，」我一動不動地悄悄回答，「我衹覺得，太好了。」

我看看他，他正深情地望著我，一言不發……朦朧的月光照著他那可愛的面龐，照著他那水晶般的白玻璃鏡框，多美啊……

我多想一直和他這樣到天亮！他一定也想。可是，我不能，我還是有夫之婦呢！如果我想天天讓他摟著我，每天晚上呼吸沁人心脾的夜氣，如此欣賞著月亮和星星，那麼，我就應當爭取光明正大地和他在一起！

是的，我願意光明正大地做他的妻子，而不願意背著丈夫幹偷雞摸狗的事。儘管我們今天的感情那麼純真，儘管我們的舉止沒有什麼歪的斜的，儘管我們的愛情有著那麼多的合理和必然性，然而衹要在法律上我還有位丈夫，我就沒有資格這樣做。嚴格地說，今晚整個這一幕都是違法的，都是不坦蕩的，都是應當敲起警鐘的，也應當是最後一次。

讓我離婚以後，再有無數次值得留戀的月夜吧！

「該走了。」我留戀地噓了口長氣，將兩隻暖暖的胳膊抽出來，給他繫上棉衣的扣子。

「再待會兒吧，」他微微一歪頭，懇求道：「還早呢。」

「不，不早了，太晚回去，不好。」

「我捨不得你。」他握住我繫扣子的手。

「如果你真愛我，不愁沒有這種時候。就怕到那時，你又該不愛我了。」

「你盡胡說。」好像我的話不值一駁，他祇是輕蔑地一笑。我們離開矮牆，向大路走去。

「不要送了。」我攔住道。

「你管不了我。」他的眼中充滿調皮和神氣的光，這神情是那麼有趣！

「好吧，不要送得太遠，我一個人走夜路一點兒也不害怕。」

「要是遇見狼呢？二十里呢！」

「遇見狼？那好辦，折根路旁的乾柳條兒，或撿根木棍預備著，和它拼就是了。」

「遇見壞人呢？」

「人比狼好對付，人懂道理，可以用道理把他說服。」

「你想得多容易！」他笑道。

「也許就因為容易，才沒遇見過壞人和狼呢。」

我走在他前面，沐浴著月光的清輝，高興得蹦啊、跳啊，停下來親親他，一會兒又唱起來，在這黝黑的原野裏，在這蜿蜒的土路上，好不快活！好不歡愉！這舉止，逗得維盈笑起來，笑得是那麼開心！

「回去吧。」我又一次站下來，決斷地說。

「快到大壩了，我給你送到大壩上去。」

「不。那，我不走了。」我挑釁地望著他。

他為我這淘氣的主意笑了！「好，我走。」他望了我一眼，便轉身走去……

「羅錦！」

我走了好幾十步，忽聽背後他親切地召喚。我奇怪地轉過身。

祇見他，在暮色中，在一清如洗的月光下，在那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蹣跚地快步走來。那可愛的面龐是如此動人，那白玻璃鏡框像寶石一樣熠熠放光，那棉帽的護耳一高一低，隨著步履微微地上下顫動，那向我跑來的可愛神態，就像個天真爛漫的孩子。

「再讓我好好看看你！」他站定在我面前，兩手搭在我的肩上，目光就像戀枝的小鳥一樣，在我的臉上長久地流連。

「你看你！」我溫和地嗔怪道。

他將我緊緊抱住，熱烈而溫柔地親吻我的眼睛、額頭和眉頭，那心愛的程度、那感人的神態，使我如置身在雲霧之中，一股幸福的暖流，侵蝕了我的全身，我多想讓他像抱小娃娃一樣地抱起我來，一步也不走，讓他一直把我抱到他家裏那暖暖的炕上去呀！我多希望在他那乾淨暖和的棉被底下，他一夜都抱著我，溫存地撫愛我啊！

「回去吧，你真不聽話。」我假裝生氣地說。

「再最後親你兩下，不，三下。好，行啦。」

他深情地凝視著我，像下了很大的決心，一轉身快步走去。走了幾步，他又回頭看我——我立即轉身，故意頭也不回地走了。他一定以為我再也不會回過頭來了，然而我走了一段路，卻悄悄地轉過身來，一直目送他遠去，遙望他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我轉身慢慢地向家走去，一路上想著這一夜所有的情景，回想著他給我的所有幸福的感受，不知為什麼，心裏的暖流漸漸變成了說不出的苦澀與淒寂……

志國睡熟了，我怎能睡得著呢？回想著這月夜維盈給我的快樂，反而加重了我的負擔。從這夜起，我和維盈已經不是一般的朋友了。怎麼辦？是今後杜絕超出朋友的行為，再退回到朋友的關係上去？不可能。這本來就是感情的自然發展，將來衹會更深地發展。我怎麼捨得扔掉快樂，卻自顧撿起尼姑式的生活呢？人所應當享受的我都想享受，這本來無可非議。任感情自然發展嗎？如果我不離婚，就無法發展。我不願在有丈夫的名義下做出違法的事。那我不僅心裏不安，也失了做人的正派。唯一擺在我眼前的任務就是應當離婚。

45. 第一次離婚

這一夜我來回想著……除了離婚，難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嗎？偷鷄摸狗的事我從來不想幹，因為那給不了我愉快。在這塊國土上，戶口的限制，層層的管制，經濟、住房的條件，週圍的輿論……使你根本不可能背著丈夫或妻子和誰相好。在這塊國土上，衹承認「夫妻」而不承認「情人」。人們衹承認合法的婚姻。因此，也唯有合法才能保障你的愉快。儘管東北同河北大不一樣，一到北大荒，便聽夠了

每家女人的風流韻事。但那種既不洗澡、骯里骯髒，又無任何高尚情趣的男女之歡，和動物又有什麼區別呢？即使讓我當一輩子尼姑，我都沒有欲望做出那種睡完就溜走的動物式的舉止來。如果不深深地愛一個人，怎麼能有那種行為？然而，一想起那種事，我不但陌生，甚至反感。在沒認識維盈以前，我真希望能遇見那樣一個人——我們沒有那種事，可是非常相愛。我一直以為，擁抱和衛生式的親吻就是愛情的頂峰了。可是，維盈這麼年輕，怎能不做那樣的事呢？我會滿足他嗎？如果他想要孩子，我這再不想生孩子的人，會給他生兒育女嗎？……

既然我愛他，我就應以他的愉快為自己的愉快，我會學會這樣做的，而且會成為習慣，漸漸視為幸福的。我難道會變態嗎？不想做賢妻良母嗎？是生活把我弄成這個樣子！我多想給維盈無限的溫柔，我多想在愛情的感召下，重新變成溫順的小姑娘！

我還用徵求維盈的同意才離婚嗎？既然有月夜的舉止，他就應當要我，這才是正人君子的作風。何況那晚上他說的話不是很明白了嗎？

如果我問他——我怎麼好問他呢？讓他答應同意？他心裏該多不忍，會覺得對不起志國。不，我不希望看到他內疚的臉色，他的心太善良了，我不該難為他。我相信他愛我，我也愛他，這不是全夠了嗎？還要什麼允諾？我也想到他的家庭會不會反對，可是我總以為，愛情的力量是能戰勝一切困難的。也許他的家不同意，但終究會想通的。何況我想全心全意地愛他的一家，我相信愛的力量。

最難割捨的不是用辛勤的汗水澆灌成的家，不是與我同甘共苦的志國，而是親生骨肉——唯一的兒子。

雖然他不是愛情的結晶，但有哪一個母親不疼「從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呢？

不用說九個月懷著他怎樣在田間勞動，光是生他那天的情景，到死也會清晰如在眼前的。

那天正是陰曆八月十四，第二天就是中秋節了。我像往常一樣，在自家的園田裏勞動了半天，又挑了一缸水。午飯後，正在洗一盆衣服，肚子一陣陣疼。鄰院的大嬸聞訊走來說：

「怕是要生啦，我去叫志國，讓他快去找接生婆。」

志國從大田裏匆匆地趕回來，便去叫村裏唯一的接生婆——過去她專門以跳大神為生。

一切臨產的衛生器具都沒有。離醫院三十里地，坐大車去不但危險，也來不及，兩位婦女就用她們的土辦法接生。

身體的虛弱，使我沒有力氣把他生下來，兩個小時過去了，我真是一點兒力氣也沒了，真想這樣死了算了。那跳大神的老太婆一看情勢危急，就拼命用手使勁扯開我的肉，血流了半炕，孩子竟是這樣生出來的！

當我在昏迷中聽到嬰兒的第一聲哭——那生命之聲時，我一點兒快樂也沒有，衹有厭煩和恐懼。

後來我終於抑制不住好奇，在昏沉中看了他一眼——腦袋竟是葫蘆形！

「不要緊，」接生婆說：「這是生不下來鬧的。過半個月就恢復過來啦。我們見得多啦，你這還算順的呢！」

我躺在炕上，恍惚在夢境中——我受這麼大罪去生他，為的什麼呢？這小生命，從懷他的第一天起，我有過一點兒快樂嗎？如果我所受過的恥辱是無形的，那麼，他卻是一個有形的紀念品！偏偏給我這麼一個有形的東西，讓我去撫養他、教育他、為他受累、為他操心……他能給我什麼快樂？根本不信！哪一個做母親的像我這樣灰心喪氣地去生兒育女，誰不是有了孩子，夫妻感情更深了呢？可是我自己還沒有從苦中解放出來，又給我套了個枷鎖。我必須去一點點地把他撫養成人，管他是不是愛情的結晶！唉！我長歎了一口氣，扭頭望望這小生命一眼，此時他正睡著，他的一切使我覺得那麼陌生……命運是多麼不公道啊，非讓我嘗遍所有的滋味不可，哪一關也不能讓我躲過去。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兩天過去了。當他的小嘴第一次吸吮我的乳頭時，啊，多奇怪，那些厭煩忽然煙消雲散了！他那柔軟蠕動的小嘴，那在母親懷里安詳甜蜜的神態，就像一陣輕和的暖風，吹散了我心裏所有的痛苦和煩悶……他天生的會吃東西，那線條優美的小嘴多好玩，多逗人愛呀！真是看一萬遍也看不夠……我第一次體會到做母親的驕傲！當奶水像噴泉一樣淺到他的臉上、眼上，他急於扭頭躲閃時，我笑起來了——太有趣了！我第一次領略母親對孩子的骨肉之情……那時我才想到，媽媽失去了哥哥——她的大兒子，她一定常想起哥哥小時怎樣吸吮奶汁的情景吧，她的心情不絞痛嗎？她能克制自己滴淚不掉，需要何等的毅力！那時我才體會到媽媽的心情！

就是這個小生命，現在已經兩歲半了。那圓圓的頭，稚氣的眼睛，白淨的皮膚，端正的五官，細聲細氣的童音，那每天清晨的咿呀學語，聽講故事的專心神氣，跳舞的可愛姿態……一切可親可愛之處，都面臨著被我拋棄的危險。我對志國提過不止一次離婚，每次他都說：「嗯，孩子我得要。」而我左思右想，仍是不能割捨，如今，我為什麼想同意志國的條件？為什麼？

一句話，維盈給我的快樂遠遠勝過孩子所給我的。這快樂當然不全是月夜的快樂，而是他的一切——相貌、性情、人品，甚至連走路的姿勢、說話的聲音……這些快樂都是孩子無法給我的。

我以為，孩子小時的幸福是建立在父母感情的基礎上的。夫妻感情不好，親生的也要扔掉；感情好，不是親生的也會視為親生的。孩子成人，自有他自己的快樂和幸福，并不在父母這裏。難道我會等他成人以後再去尋求自己的幸福嗎？我多想嘗嘗快樂生活的滋味啊，我太想嘗嘗了！何況遇見我愛的而又愛我的人是不容易的，你不珍視他，他同樣會失掉。這樣的機會不見得會有第二次——人的一生能碰見幾個知己呢？能一見鍾情幾次呢？用孩子去換維盈，我以為很值。

同時我也無法不這樣做：一，這是志國的條件；二，孩子從一歲以後就在北京，奶奶、姑姑、叔叔把他視為掌上明珠；三，我的父母早已說過，絕不照看我們的下一代——他們覺得養了我們都是得不償失的事呢！

我祇好忍痛拋棄他。沒辦法，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祇當我沒生過他吧，但願他長大了遭到生活的坎坷後能理解我吧。

等放排回來我就和志國提出離婚。

四月十號早上，我們坐著三乘大軲轆車一大早就出發了。一路上，志國顯得那麼高興，他一定以為，我所以要去，是不願和他分開才去的。已走到旗裏，公社卻派人追上來了。說：「公社聽說後研究了，這種副業不能搞，上邊已經批評過，這是搞資本主義。」

無論怎麼交涉，無論旗物資局怎樣大為惱火，也拗不過公社的決定。沒辦法，祇好返了回來。

第二天晚上，我誠懇地對志國說：

「我想和你談談。」

「談什麼？」

「咱們離婚吧！」

「不離！」

「為什麼？」

「當初你落戶找到我，現在你一家人都來了，你翅膀硬了，又想離？不離！」

「我的心都讓你給打鐵了。」

「你憑什麼和我沒感情？憑什麼？！」

「我說了你也不理解啊。」

「就為那一句話？根本就不可能！」

「也許，全部原因在於我不愛你。」

「不愛我為什麼又同意和我結婚？」

「為了戶口，沒辦法。」

「哼，你這叫忘恩負義！」

「你罵我有什麼用？問題是咱們能不能過下去？」

「問你自己吧！」

「還是離了好。」

「你當我不知道？你有了外心，當然看不上我了！」

「遲早會有外心的。沒有張三也會有李四。」

「我真不明白！我哪點兒對你不好？」

「你的優點我都記著。」

「你忘恩負義！」

「你有什麼恩呢？你幫我落戶，我嫁給你，這不是等價交換嗎?」

「那你還要離？」

「我遲早會讓你打成殘廢的。」

「我再不打你了！」

「你做不到。」

「孩子……我不要了，給你！」

「一言為定？」

「哼！別不要臉了！我就不明白，你想拆散這個家，你不後悔？」

「不後悔。我想過一種有感情的生活。」

「你憑什麼？三年多，我沒和你睡過第二次，可是我都忍了，為的是能換取你的感情。嗐！可我得到了什麼？」

「怪你沒維護好。」

「我再不打你了，錦！」

「再不打我，也和你沒感情。一輩子不和你睡覺，你願意嗎？」我站在地上，望著坐在炕沿上的他。

「願意！」

萬沒想到，他會說出這句話來！他那向上望著我的懇切的眼神，那聖徒般的目光，使我的心揪緊了。我為他難過，為他三年多沒有得到妻子的愛而難過，為他這顆虔誠的心難過！這聖潔哀懇的目光，使我完全忘記了他那惡魔般的打人的姿態，可是我又沒法安慰他，更無法使他快活。

「我不願意。我想過真正有感情的生活。」

「哼！」他忽然惱羞成怒起來：「這種生活你是否有過體會？不然，你為什麼總有這想法？哼！你在農場，不定跟多少男的睡過！」

我不由打心眼裏冷笑起來，揶揄道：「既然我是流氓，你還不放我幹什麼？」

好一陣我們沒有說話。我心裏氣得直翻騰——對我人格的誣衊，衹要他在氣頭上，便隨意迸出污言穢語，我竟然和他過到今天！我真想狠狠掄他幾拳！我恨他！我忘不了，他那鐵拳頭揍得我滿臉青紫，像鬼一樣，連我自己都害怕照鏡子，一星期不敢出屋見人！我恨他！他毒打了我至少有四十回！他的下流話如同多少流氓輪奸了我一樣！我真想一刀捅死他！我忍了又忍，使勁咽下胸中的怒火。

「錦哪，」他突然哀求道：「別和我離，你把我引上了正路！」

「正路？」

「我偷過、偷過！可是自從見了你，我和那些狐朋狗友一刀兩斷了！他們恨我。可是有你，像有了靠山。他們也不和我來往了。錦哪，別和我離！」

我相信他的話是真誠的，也許正是他愛我的基點。可是偏偏在這時候向我剖白，格外使我感動、心酸。但我能因自己的感動去愛他嗎？感動和愛并不是一回事啊。

「讓咱們像個好朋友似的分開試試吧。如果分開以後，彼此很想念，那時還可以復婚。我想，一旦復了婚，大概不會再分開了。」

……就這樣，我們的談判在一片哀愁和苦悶中進行，時時夾雜著志國的激憤。一直談了大半天，總算談成了。他竟抱著渺茫的復婚的希望同意和我明天去辦手續——可憐的人！我們連飯也沒做，誰也不想吃，心裏都像堵了塊大鉛砣。

唉！但願我這輩子再也不要有第二次離婚！去刺傷一個人的心，同時也戳著自己的，這滋味實在太苦了！什麼時候，離婚者能避免這一場面對面的談判，什麼時候，離婚不必非要雙方同意，衹要有一方不再愛對方，給派出所去封信聲明一下就行了呢？

夜裏，他睡熟了，眉宇間仍帶著孩子般的哀求。是的，他今年才二十四歲啊，他不應當在這樣的年紀就遭到離婚的痛苦。這痛苦是我給他的。可是……都是我給他的嗎？我真的對不起他？我心裏不能承認。

還記得新婚第一夜，我怎樣在半夜裏悄悄爬了起來，痛苦地想著心事，厭惡地瞥了他一眼啊。那時，我除了那一瞥，一眼也不想多看他。今晚，我倒很想多看看他……

我感激他。三年多來他竟沒敢動過我第二次。雖然他唉聲歎氣過，雖然他咕嚕地罵過，雖然他在白天無數次地打過我。可是，他始終沒讓我抄起過第二次剪刀。這，也許是出於他的懼怕，也許是出於對我的敬畏，也許是出於自尊心的作怪——為自己有那種要求而感到羞恥。但不管怎樣，我感激他！

回想我們剛一結婚時，什麼也沒有。完全是白手起家，一滴汗一滴汗地建築自己的小巢。無論嚴冬酷夏，還是日曬雨淋，共同忘我地勞動著，買了房子、自行車、手錶、照相機、櫃子、半導體……以及農村過日子用的一切用具。我們吃得好，穿得也不次，總不缺錢花。這用辛勤汗水澆灌成的家，統統要被我破壞了、拆散了，許多東西祇能賤賣掉，各奔自己的營生。將沒有這個家了！

回想每次他去旗裏或小鎮上，回來總要給我買些好吃的。有時他餓著肚子也不吃，非要回來和我一起吃不可……每次他出遠門，總要關切地反復叮嚀：

「錦哪，別幹累活……」

孩子出世後，他高興得手舞足蹈。他為自己能當爸爸，高興得幾乎一夜未合眼！多少次夜裏孩子啼哭，都是他抱起來哄啊！

我的骨肉，我的兒子！你就要被別人要走，永遠離我而去了！以他一家的教養，以人人都有的自私之心，我是不會再看到你了！他們會讓你恨我，是的。他們不會客觀地評價我。你從小就受著這樣的薰陶，我不敢指望你能愛我。然而我卻永遠是愛你的，無論你在什麼地方。我身上掉下來的肉，用乳汁喂大的兒子，就這樣煙消雲散了嗎？不，我一定要留下點紀念品。可是身邊，斗斗的東西都在北京，唯有一些照片和我給他織的一條小毛圍脖。趁志國睡著，我躡手躡腳地將孩子所有的照片、底片歸攏起來，巡視了半天，唯一不會被志國搜到的地方，衹有棚頂的透氣孔裏。我踩著炕桌、枕頭，把它輕輕地放進去，生怕驚醒志國。如若驚醒他，全完了，連點灰塵都不會剩給我！我的骨肉、我的兒子！這幾張照片，就是你給我的全部！哦，那小圍脖曾經圍過你的小脖子，留著你的氣息，也放進棚頂吧，多給我留點什麼！我給你做的那些小衣服，繡著大蘋果的，多希望有一件在身邊哪……

自責、痛苦……像盜賊一樣藏那些照片……這一夜，又怎麼能睡著呢？心就像渣木做的，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兒了。但願一切都儘快結束，和維盈過一種新的生活！但願兒子大了能來看我，無論我的丈夫是誰，我們都會加倍地愛他！

次日，我和志國去公社辦了離婚手續。在財產上我們沒有任何爭執，聽憑公社幹部按一人一半處理。母親前些天寄來了一塊灰色褲料，本是給我的，我卻花了半天時間，給志國做了一條褲子，用實際行動表示，希望離婚後也仍然做個朋友。由於我們和平離婚的「高姿態」，人們都說是假的。「假離婚」的議論很快傳開了。我倒以為這是對我們的好評——證明那麼多人祇見過吵罵式的離婚。

「我得回北京了，」志國再也住不下了，「明天我就走。這些東西你別動，等我回來處置。」那口氣含著一股無法發洩的惡恨。

雖然這樣說，他還是把屬於他的東西全部包裝、打點了，準備次日用大車拉走。

「房子，等我回來再賣。」他突然想起了什麼，翻箱子倒櫃地找東西。

「相片呢？」他直睜起那雙帶疤的眼睛，「給斗斗照的那些相片呢？」

他滿懷一腔的惡恨瞪著我，那一雙無情的眼亮起了血色，不用說，他又想動手了。就好像我搶走了他心愛的兒子。

「不知道。」

「你他媽的藏起來了！」他直著脖子吼，逼過來，「交出來！」

「我是他母親。你以後有的是機會給他照相。」

「你——不——配！」他那鐵拳頭「噹」地照我臉上掄來，一下、又一下：「你交不交？！」

「你以後有的是機會給他照相！」我想奪門逃去，但他早堵住門，大拳大腳一齊上，恨不得立即把我打死，同時大罵著：「我操——你——媽！我打死你！……」

這是怎樣的一個流氓、惡棍哪！我真想一刀捅死他！但我又怎麼打得過他！

將我毒打一頓之後，他也不想等到第二天，便立即氣衝衝地裝了車、拉走了家裏所有好一點的東西——所謂「一人一半」他也根本做不到，祇給我留下二床棉被、我自己的衣服和一些他用不著的農具，他打算再也不回來了——他在北京，照樣有吃有喝；他的哥哥志偉、妹妹、弟弟，都閑住在北京好久了。好脾氣的他母

親，對兒女，從來是百依百順。她的售貨員工資雖然很低，由於兒女們都有「本事」，從來不缺錢花。他要回北京長住、再也不受農村幹大活的罪了。

我整整一個星期沒出屋子——臉上的青青紫紫、腫了的半邊臉、嚇人的眼睛，讓我怎麼見人呢？幸好離鄰居遠、我又不愛串閑門，又會像往常一樣，鄰居不知道地就會過去。

我不敢照鏡子——自己會嚇著自己。

我想到教養所裏一、二組的「小流氓」，她們，幾乎個個是在志國那樣的家庭長大的。志國講過，他的父親殘暴無比，常毒打四個孩子和母親。直到他把母親的腿骨打折，四個孩子立逼母親去和他離婚。父親太殘暴、母親又無原則地過於柔順——該說的也不說、一味對兒女順從和溺愛。又加上離婚之後、經濟上的緊缺，便對兒女們偷盜的本事睜隻眼、閉隻眼。回想與早泉的事，趙伯母是有利可圖——志國沒對我講、卻對別人講過，當初，早泉給了趙伯母五百元的好處，她才為我和早泉牽了「紅線」。而我這一家人，竟然淪落到這個地步！

如果說事先我們全不知道，還情有可原；然而，知道之後，又怎樣呢？——父母和弟弟們，喜歡志偉遠勝過志國——由於以前志偉在王府井大街保護過哥哥，由於他比志國的形象、外貌好得多；更由於——他極會奉承母親、極會奉承羅文，而母親與羅文，尤其愛吃捧。

吃捧，其實是一個人對自己的無自信力；若不由別人捧你，你就不知自己的價值。母親和羅文，尤其喜歡志偉。他們并不瞭解志國對他哥哥的疏遠，他從不講，但我猜，那是第一個帶他走上邪道的人。而志國也像他父親一樣來對待我了。

在有一次志國這樣的毒打之後，我覺得，應該讓父親和弟弟有所知——萬一我死了呢？萬一我死了，志國又謊稱是其他的原因呢？

我又不願帶著一臉的青紫去找他們——那時他們早已買了一座舊房子，啟敬也和他們同住。一直等到青紫全部消去、未留一點痕跡時，我才去了。

那天是晌飯剛過、社員們都在休息。我進了屋，啟敬熱誠地與我打招呼；父親和弟弟，每次見我都是淡淡的。彷彿，我「自願」和志國結了婚、又有了孩子之後，他們再也看不到我的一丁點出息了；彷佛我本來應當有很好的前途——從不燒日記時起，全都叫我自己毀了、扔了；他們所看到的我的前景，便是村裏那些毫無文化的家庭婦女——除了煮飯喂豬之外，他們再也不相信你還能做些什麼了。

我坐在炕沿上，不知如何向父親開口。

「爸爸……我想告訴您，志國老打我，有時打得，我一個星期出不了屋子……」

話還未落音，兩個弟弟已相繼走出屋子，不知忙什麼去了。啟敬一人悶頭看書，頭也不抬。

父親吧嗒著煙袋鍋，看了看我，似乎不相信有這麼嚴重。他無動於衷地說道：「那就避免挨打吧，一個巴掌拍不響，你脾氣也不好，那衹能避免挨打。」

這時，一位社員興致勃勃地來找父親——賭局已經擺好，讓他去鬥紙牌；聽說父親回回贏錢。父親忙不迭地、高興地去了。兩個弟弟沒回來，我和啟敬又不知道說什麼，雖然我多希望和他好好聊聊，但他和父親、弟弟們一樣，誰也不去我家。

三里地遠的路上，我自知，再也不會向他們提起這樣的事了。就算死了，他們仍會說：「一切都是你自己找的。」頂多失了一位農婦而已，我還有什麼其他價值？

想起我曾給母親寫過信，說我對志國沒感情、不想「同床」。母親回信很短，其中衹寫了一句做為回答：「你怎麼能故意折磨人?」

我沒再寫過。我想說：我應當像您那樣，做性機器嗎？您倒是不折磨人，您又圖的什麼呢？我永遠不可能對母親這樣講——這太刺傷她。

人們的心，就這樣一點點變冷了……

46. 大壩

母親退了休，在弟弟家住了一陣兒。她一直反對我離婚，理由自然是：「為了孩子。志國那人還可以。羅錦說翻臉就翻臉。」難道她的一生可以給我當榜樣嗎？正是因為她的「榜樣」，我才不想過她那樣的日子。

在這個大監獄裏，除了愛情也許能夠尋求到以外，人們還能尋求到什麼？一切都被剝奪了，如果連愛情這點幻想也要自動去掉，還為什麼要活著呢？

我家離弟弟家三里地，一個人守著空蕩的、不像個家的大房子，又在那偏僻的村邊，母親衹住了一夜，次早說什麼也要走。

「太曠了，太嚇人……」母親說，「這地方太瘆得慌，太曠……」

望著母親那頭也不回、走向前村的背影，我靠著門框，心裏好酸楚：她就不想想，我一個人是怎麼過的嗎？假如我死在這兒，她也無所謂嗎？誰都知道這屋裏被殺死過幾口人，誰都知道這裏偏僻得連喊都聽不見。從昨天她來到今天早上，母親半句也沒問過我是怎麼過的？和志國感情如何？為什麼離？半句也沒有。父親、弟弟們也如是。好像他們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卻又為了自己的安寧而反對。母親仍舊頭也不回地走著……頭一下也不回……我在他們心裏的位置還有麼？我在他們眼裏的價值還有麼？我的生命、生活與他們還有關係嗎？我後悔結這次婚，後悔我當初愛他們的心。即使我從沒表白過，他們就不知道嗎?

「你姐姐還是有熱情的。」昨天去接母親時，聽到她這麼說我。她以為是在表揚我，實在是對我極大的貶低。好像我不顧一切地把他們弄了來，衹是由於頭腦發熱、一時熱情。恐怕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如此「熱情」的人！多麼「理解」我啊！我望著她那遠去的、頭也不回的背影，第一次後悔來到這北大荒！

母親回京不久，便出了事——羅文邀請了志偉來小住，志偉不僅與一朋友的妻子天天亂來，致使那女人像吃了迷魂藥一般、硬要志偉帶她去往「天涯海角」、「這條命衹給他、連丈夫、三個孩子也不要了」；又兼志偉手頭缺錢花，讓羅文去幫他偷自行車，由於他把羅文捧得暈頭轉向，羅文事事聽他的、全無一丁點冷靜，竟然去做那自己并不想花偷來的錢、卻又去幫人偷的天大傻事，一下子被公安局將二人雙雙逮捕法辦。而志偉將一切罪責全推在羅文身上，羅文對他的好感，即使在監獄裏，也仍不相信志偉會那樣。

而總想發財、對錢永遠沒夠的父親，由於與社員開「黑賭局」，這一家人在北京的政治問題全部曝光，不但將羅文嚴重法辦，也要對父親加以審查。父親張惶失措、六神無主，匆匆逃回北京。啟敬白幹了一年，戶口不但沒落上，衹有回老家。——在我家的陰影下，戴叔叔一家第二次倒楣。啟敬臨走時，我追上他，送給他一袋飯豆、半袋黃豆、一袋煙葉。他對我說，父親和羅勉除了給了他路費之外，什麼錢和物也沒給他。

羅勉賣了房子，辦「困退」回北京。

這就是我用「婚姻」換來的「北大荒童話劇」之收場。

然而，還沒真正落幕。

志國還在北京。三個月了，維盈一直沒來。

我不想去找他。他早就該聽到我離婚的消息，常去串門的同學也一定會告訴他志國回京的事，為什麼他不能來看看我呢？這多奇怪呀！我沉住氣，想再等一等。這天早上，維力來了。

「你怎麼不去了呢？」他一進門就問道。

「哦，我看房子呢。」我不好先打聽他哥哥，怕他看出什麼來，衹盼著他先開口。

「……頭兩個月，」閒談中他終於提到：「我哥大病了一場，現在才好了。」

「真的？」我驚異地問道。這麼說，是我錯想了他？我決定去看看他，便騎車和維力一同去了。

果真！他兩頰消瘦得很，臉色慘白，兩個眼窩深陷了下去。一見我來，顯出惶惶不安的神情，衹囁嚅地說了一句：

「哦，你來了？我去老鄉家買點魚，好中午吃。」

半天過去了，他竟始終未露面。無論維力怎麼找，也沒找到他。維力一邊不滿地抱怨，一邊做飯招待我。我哪有心思吃？衹扒了兩口，便告辭了。

這一路上，我苦惱得連自行車都蹬不動了……

一到家我便給維盈寄去了一封信。

「維盈：我真不明白。你能告訴我原因嗎？哪怕幾個字？」

半個月過去了，沒有回信。

我的苦惱啊！第一次知道苦惱是什麼滋味兒！用三個字來概括——衹想死。一個能傾訴的人也沒有，守著大院子、空房子，想著能稱為親人的兩家人，走的走光，拋的被我拋掉，我猶如海洋中的一片枯葉，不知哪天將被淹沒在海底。每天衹好對白雲、天空、晚霞自言自語……生活像蛆一樣地爬著……一切都引起我的傷感。如果說，過去維盈使我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裏都看到了和諧的美，聽到了詩的旋律；那麼如今，正是那一草一木都給了我傷感！這時我才承認海涅的詩不是故意誇大感情了，這時才記起了他所說的「衹有我們同陷泥淖，我們才能成為知己」的深刻含意了！這時我才相信歌德筆下的維特以自殺殉情不是不可能的事了！……我真想死啊！可是，我究竟沒有得到維盈的哪怕一個字的回答。我一定要得到回答。

這天，接到了志國的信。

錦：

雖然離了婚，我還想這樣稱呼你。咱們的兒子長高了，可愛極了。他奶奶聽說咱們離了婚，十分震驚。她說，是否因爲孩子不在身邊，咱們的感情才疏遠了？她想叫我把孩子帶來，和你復婚。你還沒想通嗎？一個人生活行嗎？別忘了咱們同甘共苦過呀！不要讓孩子失去母親！盼望你能給我來個電報，或來封信。我好決定帶不帶孩子回去。我的病退手續已辦好了北京這方面的，不多日就回去。

唉！這封信毫沒打動我。即使維盈永遠不理我，即使我一輩子再不結婚，我也不想和他復婚——新婚第一夜的感受太深了，毒打的印象太深了！何況平時還談不來。孩子是無辜的，可我又不能單獨跟孩子在一起。難道我和這位毫無感情、一想起就覺得屈辱的人過一輩子嗎？不。我衹希望忘掉他，永遠不看到他——連同孩子。

沒幾天，志國從北京回來了。一進院就一臉的殺氣。顯然，我的態度使他在北京不定憋著多大的火呢！

「買房的人什麼時候交錢？」這衹是一句開場白。

「後天。」我緊張地望著他。

「哼！忘恩負義的東西！當初你騙我，說什麼跟我復婚，我還信了你的！現在我全明白了！我讓——你——離！」

隨著咬牙發出的頓挫的聲音，他便像頭獅子猛撲過來。啊，這一頓毒打，我簡直沒法形容。總之，三年多的怨氣、怒氣、憤恨，都一股腦發洩在這頓拳打腳踢上了。我掙紮著想走出屋子，結果被他一拳打倒在院子裏。

不知過了多會兒，我才從昏迷中醒過來。他早已恨恨地揚長而去。我從地上掙紮著慢慢坐了起來，雙手撐著地，半閉著腫脹的眼睛……如果這時志國又大步流星地返來，立意要打死我，我也衹好命該如此。挨打對我來說早已成為家常便飯。可是，離了婚以後，我和他已毫無關係，他竟也要毒打我！跟他能有什麼道理可講呢?如果離婚前夜我在月光下望著他熟睡的面龐還有一絲友好的願望，那麼如今，那根友好的遊絲徹底讓他砸爛了。也好，我就帶著今天的記憶永遠記住他吧。這記憶是他非要贈給我不可的！然而，卻正是我首先欺騙了他，是我！

四週沒有人走動，村子里安靜得出奇……

如果這時維盈來，我多想和他抱頭痛哭一場啊！

如果說我的痛苦深得沒邊，那就是維盈。

應犧牲的全都犧牲了——志國、孩子、家，能忍受的都忍受了——全公社的議論、不解，和一些人的嘲罵……犧牲和痛苦、寄託和希望，都為了什麼？都為了能得到維盈的溫情！能得到他的心！可是，我祇得到了他的軟弱和自私！祇得到了他的畏懼和遠離！祇得到了他的無情和冷漠！祇得到了他徹底的離棄！

還說什麼呢！

我用力坐直了身子，拍拍身上的土，艱難地站了起來。進屋一看，鬧鐘、溫度錶等小物件，都被志國無理地抄走了。我拿起摔碎在炕上的鏡子照了照臉，天哪，臉的右側全青腫了，好不嚇人！肋骨緊梆梆地發痛，捋起褲腿，腿上青一塊、紫一塊，我不由撫了撫脹疼的肩膀和被扭得不靈活的手腕。

下一步怎麼辦？自殺？可是，我究竟沒有見到維盈，我總要親自聽聽原因啊！不得到這個答案死不瞑目。在這兒等志國再來打我嗎？雖然他怕償命不敢打死我，但打殘廢卻是可能的！即使我去告他，不是也殘廢了嗎？

我必須離開這兒。到哪兒去？唯一能收留我的地方祇有青年隊——那兒正想發展人。

這一臉的青腫倒幫了我的大忙。我用「房漏，一個人上去修房不小心跌了下來」的理由，博得了他們「一個人生活實在困難」的同情，而順利地辦理了轉遷戶口的手續。

深秋了。深秋的田野，深秋的風……一路上，我的心也像蕭瑟的秋天一樣，充滿了涼意，涼透了我的心……

羅錦哪羅錦！你真是什錦大雜燴的錦！如今，還有什麼沒遭遇過、還有什麼滋味沒嘗過呢？

金色的童年那幸福的滋味你嘗過了，少年時出身的壓力你體驗了，美校時學習上的奮鬥和努力你做出了，初戀的火花沒有燃就熄滅了，文革時「階級敵人」的帽子你戴上了，……對哥哥的懷念你比誰都深，出賣自己的身體你比誰都踴躍，勞動上你比誰都能吃苦，戀愛的感情你比誰都珍惜，追求愛情你比誰都肯付出代價，而這一切，你得到的又是什麼？

維盈：

我以爲，一個人的痛苦就在於莫名其妙。當一個人完全明白時，即使有天大的悲傷事，他也不會，也不應當苦惱了。「友直、友諒、友多

聞」——交朋友的三個原則，就這樣輕易扔了嗎？難道，我們不能直言不諱嗎？

也許，我不配做你將來的愛人。我結過婚、有過孩子。我恨自己當初屈服於環境的軟弱。但是，男女之間并不都是愛人的關係，做不成愛人，也照樣可以做朋友的。我反對那種成不了自己的愛人時就恨對方的自私的人。如果一個人的愛是無私的，他（她）衹希望對方好，衹希望達到使對方愉快的目的，而絕不因自己的得失去損害對方。願天下不管是父母子女的愛、夫妻的愛、朋友之間的愛都這樣才好。

我希望你明白告訴我：

（1）假如願意和我做朋友，認爲這樣對你有益、是個愉快的話，那麽，你我盡可以忘掉那個月夜，不必讓它成爲負擔。你照樣可以像一般朋友常來青年隊做客，那個本子仍然保存在你那兒，今後寫什麽，我還願你第一個看它。

（2）假如你再不想理我，也希望告訴我原因，不要讓我莫名其妙地苦惱。如果我不知道答案，會一直苦惱下去，難道你願意嗎？如果我們彼此已不能信賴，那麽請於後天（十二月二十日）中午一點，我們各自從大壩出發，見面後將本子還給我。它比我的生命還可貴呢。

祝好

羅錦　七四、十二、十八於青年隊

中午，沿著大壩的路上……

一夜的積雪尚未踏出一個腳印，衹有一輛大車路過的車轍，曲曲彎彎，一直通到遙遠的天邊，與蔚藍、明淨的天空連成一線。

我趟著厚厚的雪，在大壩下慢慢的、沉緩地走著，不願登上大壩，不願早一分鐘見到他。但願他今天不來，或許早已想通，雖然今天白跑一趟，還是有希望的。

莫名其妙！想著原因，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那月夜曾多麼快樂，從此八個月再沒見面。或許，有人給他介紹了未婚的姑娘，維盈動心了不成？她沒結過婚，比我強？可憐！人們的認識多麼膚淺！少女和婦人之間，也衹不過一夜之差。這一夜，便是女人們家庭大學的第一課。這一課的感受并不一樣；在婚姻自由的時代，絕大多數婦女感到比昨日更甜蜜、幸福、美好，正因此，才有多少作品中歌頌的愛人的溫柔、體貼和忠誠，才有多少作品中歌頌的對子女無私的愛和責任感。但是，卻也有極少的男人或女人，通過這一課，意外地發現了對方的粗魯和庸俗，深深感到不幸。對於不幸的人，誰又諒解他？誰又能說，她（他）雖不幸，但卻受到了難得的高等教育，今後會更好地對待生活呢？誰又能說，正是這一夜，使她（他）變得比以前聰明了呢？要知道，書本裏并沒有這些知識啊。庸俗的人卻不這麼理解，

總以為一個結過婚的不幸者，一定失去許多有光彩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這些人欣賞的是些什麼啊？

如果是這個原因，如果把婚姻的美滿僅僅看作對初夜權的佔有，我不但會鄙夷他，也會高興地成全他。

愛是相對的，沒有僅僅一方的愛；幸福也是相對的，你不幸福，他也絕對幸福不了。

可惜的是，第一次得到的美好感情，壽命這麼短，卻非所願地、意外地失去了！這誰能不難過、不痛心呢？

這失去意味著什麼？是今後會更嚴肅地對待生活，還是會再拿婚姻當兒戲？我說不清，也無法保證自己……

太陽暖暖地照著，卻抵禦不住無限的雪原散發出的辛冷的寒氣……

我眯起眼向大壩望去，蜿蜒的、高高的大壩上毫無人影。我已走了約一半路，便站在雪地上，決定在這兒等他。

千里的雪原無一人跡，祇有身後那一連串深深的腳印，直通天際。不遠是一片茂密的柳條林，遮擋著青年隊和遠近的村莊。

分明的、遠遠的，一個小黑點出現在大壩上，越來越大。

那是個年輕人。在蔚藍的天空和銀蛇似的大壩之間，那深藍的衣服襯托出他蒼白的臉。他肩挎舊黃布書包，微仰著頭，邊走邊像在巡視。

難道那健快的步履出自懦弱的人？令人難以相信！那微仰的頭、閃閃的白色眼鏡、走路的姿勢，又令我想起哥哥……

他忽然看見我，便大步趕來。

我心酸地站在那兒，望著他一手按著書包，趟著腳下厚厚的積雪一步步走來。他低垂著頭，面色蒼白，心中像有無限的痛苦，眼皮也不敢抬一下。

他站定在我面前，頭垂得更低，兩人沉默著。

「本子帶來了？」

我那事先想好的一肚子話突然都沒了，祇想出這一句。

「帶來了啊。」他囁嚅地回答。

「給我吧。」我心裏難受極了。

「你真要？……」他按住書包，悽楚地望了我一眼，躊躇地不肯拿出來。

「真的。」除此之外，我一句話也想不出來。

終於，他苦悶地打開書包，將厚本子遞了過來，我真想握住那手大哭起來。

「到底為什麼，維盈？我不明白！」痛苦和悲哀一齊湧上心頭，我竭力克制著，生怕他看見我要哭的「洋相」。

「我……」他低垂著頭，像有一肚子苦水倒不出來似的。

「你有朋友了？」

「誰說呀？」他深陷的眼睛焦灼地望了我一眼，急切地表白道：「沒，沒有的事……」

「我不明白！我再想不出第二個理由！」

他的頭更為痛苦地垂了下去，活像個罪人。

「難道，我不想做個賢妻良母嗎？」淚水唰地流了出來，我再也抑制不住無比的哀痛，毫無目的地向前走，他像個綿羊似的跟在我身後。

「我結過婚，有過孩子，我不配你。」我抹去眼淚，站住，轉身望著他說道：「如果你有了朋友，或者不想和我好，我絕不恨你。否則就不能說明我愛你。」

「沒，沒有的事！」

「到底為什麼，維盈？」

我太想知道答案了！

「我告訴了我母親，」他不知所措地用手撫弄著書包的角，不安地說道：「我母親……」

「你母親，反對？」

他低著頭，不答話。

「那，你再不想理我了嗎？」我多希望得到相反的回答啊！

躊躇。沉默。這令人窒息的沉默、令人窒息的原野啊！

我等著他的回答——哪怕說，和我做個普通朋友也好！我絕不想破壞他將來的家庭，我衹想一輩子不結婚，把他當做唯一能理解我的人。

突然，他抬起頭來，臉色蒼白得可怕，閃出絕望、果斷的目光，清清楚楚地說道：

「我走了啊。」

話音未落，他頭也不回地走了，頭也不回，一直朝前走去。

啊，這就是他對我一片癡情的全部回答！我仿佛第一次認識了他，血液從頭頂直流到地裏一般，衹覺得渾身冷透，走都走不動了。

我麻木地轉過身去，挪了幾步。終又呆呆地站定，不知在想什麼、做什麼……

似乎過了好久，我才回身看看他——必須等他走遠了，才看不清我流淚的面孔啊。

他，遠遠地站在大壩上，立在那兒，也正望著我呢。

我轉過身，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以至行走都有了困難……

停住。又望望他那無精打采的、遠去的背影……他，又站住了，正要回過頭來——我趕緊轉過身去。

然而，他是不會跑回來，請我原諒的！

雖然他還會回頭看我，卻終於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再不願意這樣的人看見我，趁他沒有回過頭來，一頭鑽進了前面的柳條林，高高的密實的柳條遮擋住我的全身，這回，他休想再看見我了！

突然，極意外的，在那柳林深處的死水潭邊，我呆住了。薄薄的冰層剛剛凍住，祇要一踩，立刻便會掉進死水潭中！

死？

沒感覺、沒思想，祇是愣愣地盯著那淹死過人的水坑！

我下意識地捏了下手裏的本子，一個冷酷的念頭在心裏獰笑——把本子留在岸邊，還是與我同歸於盡？

這是本尚未完成的書啊，誰來完成？

「遺業艱難賴衆英……乾坤特重我頭輕。」

我無力地癱坐在雪地上，痛哭起來。

哥哥！……哥哥！難道，真的再看不見你了嗎？……哥哥！

哭聲震顫著原野，搖撼著千里銀白的世界……

讓我痛哭一場吧，哥哥！自你死後，我還沒有痛哭過！在這乾淨的天地間，讓這哭聲，飛到你英勇就義的地方，飛到蘆溝橋，落進那殷紅的、鮮血滲透的土地上！讓那鮮血騰上天空，變成絢麗多彩的早霞和晚霞，讓我每天看到，每天見到吧！讓我倒淨心裏所有積存的淚水，痛快地大哭一場，痛快些吧！哥哥，再不要說哭就是不堅強！……真的再看不見你了，哥哥？

淚湧如泉，那悲哀、動人的音樂飄向蒼遠的藍天……

我抬頭望望碧藍的天，一絲雲影也沒有。我把臉埋在膝蓋上，摟著懷裏的本子，盡情地抽泣。

雪原悄無聲息，靜聽這發自肺腑的呼聲；大地彷彿早已瞭解了心願，一定將我的哀痛和自責帶給遙遠的哥哥去了……

好久，心情才稍許平靜下來，擦掉凍住的一臉淚痕，望著水潭出神……

彷彿，我變成了她。此時的她，正疾跑著、狂奔著，倏忽站在險峻的山巔上，激憤地舉起雙臂。用粗獷、嚇人的聲音嘶喊著：

「我要活！……我要快樂！我要哥哥！」

四下裏響起無休止的回聲……這恐怖、陰森的響聲四散開去，如迸發的 X 射線般穿透了冷漠的蒼天和土地……萬物緊縮著驚醒、戰懼的心，屏息靜聽，不得不惶恐、羞慚地緘默了……

彷彿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天地間祇剩下我一個孤兒。此時我坐在地母的胸膛上，傾聽地母和天父向我哀懇地懺悔和哭泣：請求我原諒他們給過我太多的痛苦……我嚴肅地諦聽著、諦聽著，儘管相信他們的話語都出自真誠，儘管坐在他們的懷抱裏感受到他們想溫暖我的體溫，但我再也做不出一絲一毫原諒他們的表情。

我吃了口雪，那甘甜的雪水滲進心裏，好爽快啊。

是的，祇要還有一口氣，就要樂觀地活下去。我想寫的書，還沒有完成啊。我應當把它完成，我恨自己為什麼要不負責任地把它丟掉？要是哥哥，絕不會的！

「原諒我吧，哥哥！」

望著暗下來的藍天——那西邊的天空，我心裏真誠地呼喚。

「原諒我吧，哥哥！」

彷彿這聲音無限宏大，寬遠無邊；那動人的悲壯頻率使我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空氣漸漸變得分外溫馨，似乎像宇宙中一位看不見的老人，用那溫暖、無形的大手，輕柔、慈愛地撫摸我的黑髮，我被這無聲的撫愛深深地感動了……

夕陽西下了……

那西邊的晚霞，像火一樣升騰在天空，俯瞰著大地……

啊，在那條條的、朵朵的、絢麗多彩的雲影裏，不正是哥哥嗎？他輕鬆、欣慰地向我微笑著，似乎已望了我很久……我驚訝、癡呆地望著他……這極大的撫愛使我感動、使我寧靜、使我渾身充滿了力量！我多想一千遍一萬遍地呼喚他，端詳他那像晚霞一樣美麗、動人的面頰！……哥哥！

我一口氣登上大壩，想更清楚地看見他。淘氣的雪面灌進了靴子，滲進絲絲的涼意，然而我心裏，卻火一般燃燒著信念！

千里的雪原啊，被晚霞映得緋紅，給素裹的大地披上了一層艷麗的紅裝。大壩上，一個人影也沒有。一夜的秋雪，還沒有被人開拓過。我望著哥哥那愉快的、深深諒解我的面容，大步地踏著雪，頭也不回，一直朝青年隊走去。

千頃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願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長。

又一個夜晚即將降臨，但夜再長也會亮的。

哥哥，春天會來的！祇有你是最可愛的，哥哥！

第 二 部

47. 初識何淨

我們握了手。

出乎我的意料，眼前卻是位儀表堂堂的人，他那魁梧的身材，有神采的明眸，又高又寬的前額，透出正直、大度和聰慧。他的衣著樸素，神態安詳自若。——也許，因為事先我以為他是位乾瘦的老頭，沒想到卻這般魁梧，才使我好感驟增吧？

他的大手溫暖而鬆軟，那輕輕的一握不緊不慢，彷彿他每天不知要握多少人的手，早已不經心一樣。他注目地望望我，卻又有意識地將目光挪開去，不免使我冒出一個奇怪的念頭：他大概很世故吧？那禿了頂的頭可真亮，裏面藏著多少做人的智慧啊！

「來，我們到這屋來談。」

他擰開了門。這是個空空的陳設講究的會議室。我們各坐在小茶几兩邊的沙發上，他操著說不清是南方還是北方的口音說道：

「《冬天的童話》我看了，想提點我個人的意見。」

「我用紙記下來行嗎？」我小心翼翼地問道。

「可以。你帶紙和筆了嗎？」他的聲音不高不低，沉穩中顯得隨便，嚴肅中溢著溫和，在我聽來，十分舒服和親切。我敬畏地望了他一眼，回答道：「沒帶紙，衹帶了筆。」

「我去拿紙。」說罷他站起來，起身的姿勢像是有些費力，他開了門，大約到他的辦公室去了。

很快，他拿來兩張十六開的白報紙，遞給我，又坐在原處，無目的地看著前面，有條不紊地說道：

「首先，『冬天的童話』能夠讓人一口氣看下去。我一天中看了兩遍。你是能寫好的，你具備寫作的素質。以前，你寫過什麼文章嗎？」

「沒寫過。嗯……不過，小學四年級時在一本書上登過一篇作文。」

這句話令他要笑起來，但他又極力忍住了。

「那算什麼？」他微微一笑。那神氣，就像在對待一個無知而可笑的小孩子。

我這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有些地方要適當剪裁一下，」他又說，「否則語言有些囉嗦。比如你哥哥寫的那些論文，衹提一些精髓就可以了，怎麼好大段地寫在小說裏呢?勞改農場的風

景寫得太長，可以一帶而過。在那種環境下，極左分子把『我』的一家弄得家破人亡，『我』把心情寄託於大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這話就像一股溫暖的小溪流過了我的心。我從沒聽過這麼能理解人的、在事業上鼓勵我的話語。是的，中專畢業時我才十九歲，所學的專業和文學風馬牛不相及，沒人鼓勵我從事文學，畢業後參加工作不久，便勞教三年，隨後便是下放農村，嫁人、離婚、又嫁人……這些年，由一個頗有事業心的學生變成一個混混沌沌、粗野麻木的農民和家庭婦女、城市無業遊民，不但根本沒人鼓勵過我，連自己心底僅存的那一絲絲事業心也幾乎完全泯滅。而他——這位可敬的何淨同志，在我漫長的消沉之後，是第一個給我鼓舞的人。我怎能不覺得溫暖，怎能不感動呢！

「唯獨男主角刻劃得差些。」他又說，「『我』不愛那個殘暴的丈夫是可以理解的，後來愛上別人，也是很自然的。但那個維盈究竟有什麼可愛之處呢？讓人看不出來。」

「可我……當時就喜歡他了，他脾氣好。」

話剛落音我就後悔了。雖然我半低著頭，握著筆，卻感到了他輕微的、諒解的一笑。哦，他一定在笑我的「不打自招」吧？我簡直不敢抬起眼皮，更加握緊了手裏的鋼筆，連手心都沁出了細細的汗珠。

而他卻像沒有理會，用父親般寬厚大度的聲音說道：

「也許，書裏的『我』所以愛上那樣一個人，衹是想找一種精神安慰——因為過去受的苦太多吧。但是應當把來龍去脈和所有的想法交代清楚。否則讀者不理解，文章就沒有說服力。」

「精神安慰」？——我不由心裏一動，從沒有誰如此評論我的行為和我的過去！「冬天的童話」是以我一家的真姓名寫的紀實文學，其中的時間、地點、情節、對話、心理活動，無一不是按真實情況來寫的。現在卻經這位長者一語道破我那愛情的實質，不由令我打心底裏敬服得倒抽一口冷氣。難道，他比我自己還認識我、還瞭解我嗎?

而在我「不打自招」後，他說話還用「書裏的『我』」這樣有分寸的稱呼，這使我心裏便又添了一層感激。

「你哥哥比你大幾歲？」

「四歲。」

「傑出的人才！」他喟然歎道，「我們根據你父母給我們報社寫的上訴信，派了四位編輯去中級人民法院查看你哥哥的存檔，整整有六十四大本卷宗。四個編輯

匆匆看了三天，基本斷定是個冤案，我們把意見對法院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顯得黯然神傷，仿佛為哥哥二十七歲便被槍決憤懣和惋惜。

「您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材料我都看了，謝謝您為我哥哥呼籲。」

「你參加那個會了？」

「哪兒能呢！我一個無工作的家庭婦女，怎麼能有資格參加那個會呢？是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找來給我看的。」

「現在你的戶口還在東北嗎？」

「不。去年秋天辦『病退』回來了。」

「哦？」

「其實完全是碰運氣。要不是事先知道我的檔案已經丟了，我再有病，也是不敢冒充知識青年去辦『病退』的。」

「我想你的政治問題會解決的。凡是文化大革命所處理的思想犯案件，都要重新審查。」

「真的？」我不由睜大了眼睛盯著他。可是，我又不敢相信。從我小學五年級——一九五七年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以後，我一家就沒有好過過。二十二年打下的深深的烙印，豈是他一句話所能消除的呢?

「這是最近的中央文件上說的。你知道就行了，不必去外面說。」

哦，他多好呀！第一次見面竟這麼信任地告訴我重大機密！我心裏又湧起一陣感激。

「唉！」他歎了口氣，「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多少傑出的人！在你的作品裏，恰恰是這個時代背景寫得不夠。書裏的『我』為什麼會結那次不得已的婚？當時的不得已描寫得不細緻。你有生活，下下工夫是能寫好的。要是我，就寫不出來，因為我沒有生活。」

「這報社裏的生活不也算生活嗎？」

「這算什麼生活！——好，大概就談這些吧。我送你一些稿紙。」

他站起來，指指長桌上早已放好的一疊整齊的稿紙：「看你這本手稿，五顏六色，像五彩大雜燴，太不像樣。紙不夠再來取吧。」

「這些紙是我畫燈紙剩下來的。淺紅、淺粉、淺藍、淺綠，多好看！您不覺得像彩虹嗎？」

「什麼彩虹！」他笑了笑，「好好寫吧。如果寫好，我幫你在『時報』上連載。」

在報上連載？天！真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令我極為震驚的許諾，使他的形像在我眼前驟然高大了十倍。他伸出右手和我握別。我心裏在閃爍著怎樣感激的淚花啊！

時代真的變了嗎？處在社會底層的我們，真的能抬起頭來嗎？啊，再讓我好好重複重複那句臨別贈言——「在報上連載」，……高興、鼓舞、力量，從四面八方向我擁抱過來，從頭到腳，以至我的每一根毛發，都被幸福和興奮緊緊地裹住了。走出報社的大門，忍不住幾次回頭瞻望那土黃色的七層大樓。

那天是四月十六日，星期一；天氣分外暖和。太陽用那熱情、金色的大手撫摸著桃花、梨花的蓇朵。它們像在歡笑，競賽似地開放著，顯示著蓬勃的生命力。楊柳吐出一團團新綠。我仿佛聽見了樹乾裏叮咚的流泉，仿佛看見了湧瀉的瓊漿如何將千萬個蓓蕾催綻。白雲變換著裙衫，時而像天鵝的羽毛，時而像沙漠的波紋，時而像魚兒的鱗片。復蘇了，一切都復蘇了！連人們的腳步，奔跑的汽車，廣告的大牌子，都在復蘇、在更新。萬物忽而有了新的生命。我的心像森林，像田野，像湛藍的天，燃起一片綠色的火——春天的火，奮發的火。又像有一股清甜的小溪流，晶潔碧綠，又涼又鮮，淙淙地從我心裏淌過……那是什麼？那是去年理論會上他的發言——

> ……從地上堆到房頂，整整一庫房麻袋，每一個麻袋是一個政治死刑犯的存檔。我們從這些麻袋中翻找出遇羅克的。麻袋裏整整有六十四大本卷宗。他們用盡了手法來折磨這位祇有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一個月審問達七八十次，采取的完全是没有事實根據的僞證和逼供信。這還不算，伴之以肉體的折磨：背銬、重銬、禁閉，讓其它犯人毆打他……并連續四十天拉到市内進行慘絶人寰的批鬥。一切法西斯暴行都用盡了，可是遇羅克呢？不低頭，不交代，不認錯，因爲他没有錯。他衹是寫文章攻擊了姚文元一伙，他衹是在幾個學生辦的《中學文革報》中，揭露了血統論的反動性，他衹是在日記裏反對了個人迷信，他有什麽錯呢？他明明知道，如果認一下錯，他是能活下來的，可是他没有失掉氣節。現在，我就朗讀他的幾段日記……
>
> 在座的諸位同志，你們聽了以後有何感想呢？早在十年前這位年輕人就指出了個人迷信的危害。他不是黨團員，因爲父母的右派問題，成績雖然優异，却連大學都考不上。他衹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但是，他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思想解放的先驅！十年前遇羅克尖鋭批駁和指出的問題，不值得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深思嗎？是時候了，同志們，我們這個

被封建迷信愚弄了上千年的國家，是該醒醒的時候了！天安門『四五』事件，就是沉默的爆發，就是思想解放的急雨！而遇羅克的思想和遇羅克的精神，就是雨前的雷，雨前的風！……

那一天，我正在家門口的菜攤買菜，分別多年的好朋友岩岩呼叫著我的名字朝我奔來，欣喜地告訴我理論務虛會上的這一喜訊。我興奮得跳了起來，菜籃失手掉在地上，蘿蔔嘰里咕嚕地滾出好遠。

「世道真變了嗎？」我仍半信半疑。

「變了，真變了。現在的政策是得人心的。」

「何淨是男是女？多大年紀？」

「我也不知道。」

「能找到簡報看看嗎?」

「我想想辦法。對，我姐姐的一個熟人叫旭陽的，在雜誌社當編輯，消息還是從他這兒來的，他一定有。叫我姐姐去借。」

「真的，快快借來！」

「就因為何淨發了這個言，聽說，最近召開的幾個文藝座談會都有人提倡寫你哥哥呢！」

「真的？」又是一個令人想不到的消息！

從那天起，我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靜了。

這機會今天終於來了，我將所有的「素材」全從箱子底翻出來，小本子，破紙頭，祇有我能將這些長短不一、色澤各異、字跡潦草的紙片片很快按先後次序排好，像鬼使神差一般，用了半個月時間，竟一氣呵成，寫出了十二萬字的「冬天的童話」！前半部分寫哥哥，後半部分寫自己，通過兄妹兩人的命運，把我一家多年來的生活都寫了進去。這半個月，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以至舒鳴覺得我不是在寫，簡直是在受罪。雖然我們結婚快兩年了，但是他哪裏瞭解我半生的夙願終於要實現的心情呢！

第一個讀者當然是岩岩。她很喜歡，卻說不出毛病在哪裏。

「你給『土地』雜誌的旭陽看看好嗎?」

我想了想。

「不。應當先給何淨看。要不是何淨的發言，我還沒有力量來寫呀。」

「也好。怎麼認識呢?」

「我寫封信。」

何淨很快回信了，叫我把稿子放在傳達室或寄去。當我在傳達室時，才聽說他是一位五十八歲的男同志。

此時我提著沉甸甸的稿紙，就像提著一顆可貴的心，細細體味他說的每一句話，說話時的每一個神情，似乎都有新的發現，腦海裏幻想出一個又一個確鑿而肯定的畫面：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細緻的人，否則怎能那麼理解別人？他的思想是當今中國最解放的，否則怎能公開為哥哥奮力呼籲？他的知識無比淵博，否則怎能在報社負理論部主任的責任？他的事業心最強，否則怎能鼓勵和他素不相識的人努力向上？他的理想遠大，胸懷寬廣，否則怎能早早參加革命，入了黨？為什麼五七年他沒當了右派呢?據我看，大凡沒當右派的人，在當時都是明哲保身的。他呢？他也明哲保身嗎？如果他是個領導幹部，那就不止是明哲保身的問題了。對，他當時雖然不得不違心地說一點假話，但他心裏一直為自己的過錯痛苦。是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一定挨過鬥，可是他卻很堅強。所以，如今他一躍而起，成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幟，和多年來良心上的痛苦不無關係。他是好人，雖然說過一點假話，但他的良心，他的精神，都不亞於哥哥！我回憶起他那鬆軟溫暖的大手，似乎還遺留在我手心裏的氣味，把我帶到了另一個天地——他下了班，一推開自己家門，孫男孫女呼叫著快樂地撲向他，老伴溫存地朝他微笑，大兒大女殷勤地端來熱洗臉水……那水猛然間化成一片汪洋大海，一隻小紙船漂呀漂，隨著浪頭無數次地顛簸，小紙船總想靠在一塊牢固的大陸旁，卻一直沒有。突然，大陸出現了，今天，它終於靠住了……海水，大陸，我多年來的生活多像隻小船……「精神安慰」四字不知何時又迸進腦子，他說那句話時的表情像電影鏡頭般又映了一遍、兩遍……，他那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歎，多麼深不可測……一個念頭猛丁鑽進我心裏：莫非，他有過「精神安慰」的體會？

難道，我愛維盈是為了「精神安慰」？不，我從來不以為如此。維盈——他讓我心中湧起一首首的詩、一曲曲的音樂；他讓我每天在雲天裏飛翔；那愛的感受，實在太美！

我愛的，是那愛時的幻想和心中美好的感受，它勝過那具體的人。這，是「精神安慰」嗎？莫如說是「精神創造」倒差不多！

48. 第二個丈夫

我一邊做晚飯，一邊回味著白天何淨的話語，多麼暖人心啊！

「哐」地一聲，嚇了我一跳！大約是一百次嚇我一跳了——「別老用自行車撞門，那門猛一響，嚇得我心跳半天。你下班回來開門的時候能不能稍微輕點兒呢？」他總是答應著，可又老是記不住。但是今天，我沒有心思再說他，因為太高興了。此時，他剛推自行車進屋，連屋門還沒來得及關住，我顧不得手裏還握著水淋淋的油菜，便一腳跨出廚房，歡悅地對他說：

「大鳴，今天我見到何叔叔了。真沒想到他這麼好！你看，床上放的——他給了我那麼多稿紙，可鼓勵我了！」

「哦。」他投去不經意的一瞥，那乾澀的目光卻又立即盯住煤氣灶上的鍋，問道：「今兒吃什麼？」

「就知道問吃什麼！」

「小樣兒！」

那句不滿的話不但沒引起他的任何不快，反而把他逗樂了。他用那粗壯的食指勾了一下我的鼻子，半真半假地笑道：「我說你這一寫作，飯都誤了時了，燈紙也畫少了吧？這月掙多少錢啦？」

「反正沒讓你養活。」

「讓我養活我倒不怕，我說你也得適當一點兒，趕緊做，我幫你做，吃完了好看電影去。」

「什麼片子？」

「『瞧這一家子』。」

「好，快做。」我高興地說。

他炒的菜比我炒得香。往往我什麼都切好，專讓他來掌勺。除了做米飯饅頭我拿手外，說起炒菜，我真得拜他為師呢！

這安靜的小家庭呀，舒適的獨用小單元！什麼也不缺。錢夠花，沒孩子，都能幹，誰也不影響誰。他一家——母親、結了婚的弟弟妹妹，和他母親過的九歲的前妻女兒小薇，都喜歡我；我一家——父母、弟弟，也喜歡他，誇過他。按說，在這幾百萬人口的北京城裏，想找出我們這樣的「幸福」夫妻，不見得太多。然而，要是我說一句「我們缺愛情」呢？不用說，首先我們那兩家人便都會炸起來。

熱騰騰的飯菜已端到外屋，舒鳴一邊聽著半導體裏的流行歌曲，一邊抓過一個花卷，夾著韭黃炒鷄蛋，大口地吃起來。牛肉燉得稀爛，他越吃越香，美得把腳從鞋子裏脫出來，拉過一張椅子，一隻腳蹬住椅面的棱，好像用這種姿勢格外能嚼出味道來。那汗腳的酸臭味，立即鑽進我的鼻孔。但今天由於我太愉快，或者怕看電影來不及，沒心思向他說出不滿，衹是夾進飯碗裏一點菜，挪到小沙發上吃去了。而近在咫尺的他，根本就沒注意到身邊的大活人已經搬了「家」。

「唻唻唻唻，
唻唻唻唻，
唻唻唻唻唻唻唻唻唻，
……
……」

他聽「祝酒歌」至少有五十遍了，但他記住歌詞了嗎？我敢說到一百零一遍也還是沒記住。

我忽然想起我們結婚的頭三天，他下了班，我把飯菜早已做好，用碗一個個扣嚴，衹等他進門就吃。但他卻直奔廚房，先洗腳，再洗頭洗臉，再洗袜子，然後才吃飯。

「哎！飯都快涼了，你忙什麼呀？」

往往我要催幾聲，他才香噴噴地帶著香皂味從廚房出來。那神情，就像等著我的嘉獎一般。三天過後，他腳也不洗了，臉也不洗了。以至當汗酸味直鑽鼻孔時，我多次提過結婚頭三天不洗腳就不吃飯的事來嘲諷他，他卻衹付之一笑，仿佛在說：「那幾天能算數麼？原是熱勁兒催的，誰不是那樣？」我卻幻想自己的愛人婚前婚後始終如一，哪怕在這些小事上……

「你嫌我腳臭？」一次他說，「工人就這味兒！」

「哦？不敢。我哥哥是工人，我是農民，也當過工人，穿過幾雙球鞋，也沒你這味兒。」

又一次，我索性端來一盆熱水放在他腳底下，他一邊啃烙餅，一邊脫臭袜子，美得嘿嘿一笑，高興之餘，竟用那脫臭袜的手指在我鼻子上刮了一下！

我在廚房涮碗，他在一邊洗手，那曬得黑紅的面頰似乎還帶著工地上的新鮮氣息。地方小，肩碰肩，水池上方的一面大鏡子微俯地照著我倆。心裏一歡喜，我扭

過頭去想聞聞他那健康的面頰，可他早又像前幾次一樣，急速地一閃，匆促地轉臉向窗外瞥了一眼，大咧咧而又半驚半嗔地道：

「哎，人家看見，也不擋窗簾兒！」

「這破廚房擋什麼窗簾兒呀？」

他全不理會，瞟了我一眼，又瞧了瞧腕上的手錶，那乾澀「多情」的目光似乎在說：「小樣兒！等晚上黑了燈……比什麼不強！」

回回如此，他從不習慣床上以外的任何親熱的舉止。哪怕這二樓的窗外誰也看不見我們；哪怕他明明知道我的舉動遠不是要離婚的意思。我要是有那樣一個愛人多好，他以我白天的親吻為樂事，為求之不得，為莫大幸福；我也以他夜裏不那麼俗氣而感到欣慰，那該多好啊！

是的，我就帶著這幻想和他一前一後地下了樓。他從未想到過拉拉我的手，挽著手就更不懂。而且每當兩人并肩走路時，他的衣服從不挨我的衣服，就像我的衣服有什麼病菌，他要時刻提防一樣。就像有千萬人在注視我們，他萬一碰了我，人家就要恥笑他一般。而我卻早已習慣，自得其樂，每每幻想著身旁的空氣就是我的愛人，那心上人總是親切地挽著我的手，他那手是多麼軟和，多麼溫暖啊！乾鬆鬆的，我像握著一團可愛的棉花。我們的步調是多麼和諧一致，我淘氣地不時捏他的手指，他也心愛地回報我。「嗯——」我輕聲地撒起嬌來，馬路上的人誰也不會聽見；他并不望著我，卻心領神會、心滿意足地笑了。大街華燈初上，多像我們甜蜜的心情！我總是誤以為我們昨天才結婚——兩年的日子怎那麼快呀？幹嘛這麼急著趕路呢？再美的電影也不如我們的散步好……此刻，我絕對不敢想像舒鳴正走在我旁邊，假如我那麼一想，這些甜甜的幻想便全都消失了。唉，我不由加快了腳步……但在半路上，我忽然停住了。

「怎麼回事？」舒鳴走了二十多步才發現身旁沒了并行的人。他回身催促道，「你幹嘛哪？」

「你不挽著我的胳膊我就不走。」我異想天開地想實現剛才的幻想。

他似乎覺得好氣又好笑，未曾開口，卻忙將眼珠先往四下裏溜了溜，以便考察馬路上有誰聽見了我的發言，即使真的有，他那乾澀的眼珠又能看見什麼呢？

「不許你轉眼珠。」我站在原地不動地嚷道，「你究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結婚兩年了，你還沒挽過我一次手呢！」

「神經病！」他含著笑。

要不是電影票在我衣袋裏，他才不會理睬我！現在他無可奈何地過來了，儘管臉上含笑，但實在不欣賞這「洋主意」。

他不得不挽起了我的胳膊——他怕看不成電影。但，我幻想中的甜蜜意味一點也沒有。我懷疑他那胳膊不是肉長的，而是木頭的。別別巴巴，勉勉強強，好不彆扭！放下嗎？不成，難道剛才白抗議了麼？

還是和我幻想的愛人在一起的好。離開場還有七分鐘。真像侯寶林相聲裏說的，凡是坐在那裏誰也不理誰，明顯是夫婦卻又互不相望的，准都是結了婚的；凡是充分利用這幾分鐘，頭湊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的，准都是沒結婚或才訂婚的。要是這樣，結婚還有什麼樂趣呢？

……而我旁邊的舒鳴在想什麼？他——，坐得離開我足有半尺，眼睛無目的地四處搜尋，他一心想飽一飽眼福，想看到一個真正的小美人呢！此時，他的目光正停留在年輕姑娘嬌嫩的脖頸上，那姑娘的捲髮蹭著旁邊小夥子的額，兩人親密的樣子著實令人羨慕。然而舒鳴羡慕嗎？他是否想學學呢？……電影開映了，他笑得前仰後合，笑聲比誰都響……我那「空氣愛人」在黑暗中把我的一隻手拉過去，仿佛在生氣剛才我為什麼鬆開了他……

夜色比兩小時前更濃了，天空墨藍的一片。華燈點點，近處的霓虹燈變換紅綠花樣——日夜商店的顧客仍出出進進，有的正提著水果出來。

「張嵐這角色真逗，」我笑道：「活靈活現。」

舒鳴輕鬆地在我旁邊走著，不叫他再挽手也許是他輕鬆的一大原因呢。

「張嵐？張嵐不是演胡主任的那個？」

「哎呀！你怎麼看的呀？」

「張嵐不就是演胡主任的那個嗎？」

「連誰是誰你都不知道，還笑得那麼響呢！」

他滿不以為然地一晃頭，不再理我。

「劉曉慶演的張嵐，陳強演的胡主任，記住了嗎?」

他仍不理我，卻要強地微微笑著。

「倒是記住了沒有哇？」他越「要強」，我越生氣。

他向四下裏看去，正欣賞夜景呢。

「說呀，記住了沒有哇？」

他的嘴角更加向上翹了翹，哼起小調來。

「你非得說不可！」我拽住他的衣袖。

「神經病！」他一甩手。

我獨自走了。

「幹什麼幹什麼？嘿！」身後傳來一聲粗野的吆喝。

「去你的！」

我一個人逕自過了馬路，大步向家走去，把他遠遠地甩在後面。

「空氣愛人」已無影無蹤，現實代替了一切，胸中塞滿了一肚子氣。多少令人可氣的事都想起來了……

49. 平反

由於複寫，稿紙全用完了。是去向他要呢，還是自己買呢？買不到這種規格的大稿紙。向他要？怪不好意思。最好還是先給他打個電話，聽聽他的口氣吧。

「稿紙用完了？中午來取吧。」那渾厚低沉的聲音多好聽啊。

這是我們第二次見面，在他的辦公室。桌上堆滿的文件、稿子、信件，給屋裏增添了隨便和親切的氣氛，也告訴我他的工作是多麼繁忙。「兩遍，」我記起他的話，「我一天中看了兩遍。」——整天看稿件、開會，忙得不可開交的人，該有多深的興趣才能將那并不成功的手稿一天看兩遍哪！兩遍是二十四萬字呀！

我把寫得的部分稿子從書包裏掏出來放在桌上。

「您先看這部分吧，剛寫了一半。」

「這麼快！才寫一半就這麼多了？」見了那桌上的一疊作品，他不相信地說。他是嫌我辦事太急躁？是擔心我寫快了，寫不出好東西？

「別離題太遠啊。」他有些擔心的目光射向我，又用手按了按那疊稿子。仿佛他的眼睛是透視機，早已看出了作品的毛病。

「不會的。」

他似信非信地微微一笑，輕快地打量了我一眼，溫和地問道：

「再給你四本稿紙夠嗎？」

「嗯，夠了。」

有人敲門。

「進來。」他說。

「哦，老何，」一位留小平頭的年輕人探進身子，一手拿著一份稿，問道，「您有客人？」

「什麼事？」

「文章裏有兩句話，」他走進來，「您看這怎麼改？」

他告訴了他。

「嗯，好。」

「喂，別忙走，你去給我取四本大稿紙來。」

「好。」

年輕人立即取了來，仿佛十分樂意為他效勞似的。

又有人敲門。是的，怪不得第一次我們必須到會議室去談，他真忙啊。

這位編輯走了以後，他微笑著，幫我把稿紙放進書包。

「這個書包真花啊。」看著那大朵鮮艷的花布，他意味深長地說。

「花？我喜歡。」不知為什麼，他的話讓我十分愉快，好像我的回答也讓他歡悅似的。

當他又伸出手來和我告別時，這麻煩的儀式使我感到有點多餘，可又不得不服從。那大手依然鬆軟、溫暖，我真想翻過那手心仔細看看他的手紋——就像某些迷信的人那樣，從這手紋裏便能看出一個人的過去和將來。一個念頭在我腦海裏一閃而過：這位在全國理論會上敢於為哥哥仗義執言的人，他過去的經歷是什麼？他為什麼這般見義勇為？他都寫過什麼文章？我多想知道啊。

隔天晚上，我和舒鳴一起去看望父母。小弟二十八歲了還未結婚，和父母一起過。兩家相距有五里地，舒鳴用自行車馱著我。他那寬闊的後背是多麼結實！飛馳在平展的柏油馬路上，迎著晚風，望著他那厚實的背，我又想念起「空氣愛人」來，他——那後背也這麼寬，這麼厚實；不，也許不太結實，像哥哥一樣顯得文弱。但不管怎樣，當他用車馱著我時，我一定總想把臉俯在他的背上，聞聞他那好聞的氣味……我一定會情不自禁地摟著他的腰，用臉頰在他後背上輕輕蹭著，快樂得像個孩子。我希望這條馬路有好長好長，他老騎不到頭……也許，他會騰出一支手來，摸摸我的手腕。

「哎呀，你把我摔下來怎麼辦呀！」我會說。

「不會的。」聲音低沉，充滿著愛。

他重又兩手扶著車把了，我摟著他，聞著他，就這樣到了家……

……就這樣，我一路幻想著到了家。

現在父母已經搬到了兩間狹小的小平房——每搬一次家，環境和住房就要次一些；每次搬家，都幻想著當地的街道也許能對我們好一些——不要老拿我們當做敵對分子，然而，這也衹是幻想罷了！也衹是最近，隨著政策的改變，街道和派出所才不再敵視我們。

此時，父母正坐在小廚房裏——那裏兼「會客廳」。

由於兩間衹有八平方米的小西屋不夠住，靠了舒鳴這位三級電工的幫忙，在房前蓋了一間七平方米的廚房。水泥、白灰、磚頭、麻刀、油氈、柱子，幾乎都是舒鳴幫忙弄來的，他又叫了幾個年輕力壯的同事，一天就把房蓋了起來。父親這位日本留學的土木工程師，二十年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現在總算顯了一手——這七平方米的小廚房又明亮、又向陽，兩面是老大的玻璃窗，像個種花的陽畦。也就難怪父母把這廚房兼做會客廳，誰都不愛坐在陰潮的小西屋了。

還沒進門，舒鳴就叫起「媽、爸爸」來。

「噢，來啦？」母親高興地招呼道。六十歲的母親比以前越發虛胖了，又增加了好幾種病：之一便是「肺心病」。即使她和人打一聲招呼，也帶著喘。而在以前，母親是一個多麼出色的體育健將啊！但哥哥一死，她的身體驟然壞了。她那不輕易外露的悲痛全鬱結在五臟六腑。先是氣管炎，然後便是慢性腎炎，肺氣腫，心臟病，浮腫，頭髮脫落，虛胖。好在她很少失眠，衹是在肺心病發作時，才睡不了。

「你們至少一個月沒來了吧？」母親帶笑的眼睛裏含著失望，而聲音裏卻裝作不在意。

「嗯，挺忙的。」我有些慚愧，儘管也一點不外露。為什麼我對回家沒感情呢？就是今天，也像來走個形式似的。

父親吧嗒吧嗒地抽著煙。舒鳴把買來的水果放在桌上，父親不吭一聲。也真讓人難以想像，家裏這些磨難，竟沒使他添任何病，哪怕他想念哥哥遠甚於母親。以至我總有一個預感：有一天他會突發一種病，是誰也治不了的。

「羅勉呢？」

「他們同事新近又給他介紹一個對象，」母親說，「見面去了，今天是第二次見了。」

「哦？上回那個又吹了？」

「唉！咱家條件不行啊！」

還說什麼呢？到現在，母親的右派問題雖然剛剛「改正」，我家條件仍然屬於不行之列——羅勉剛成為一級工，插隊期間不算工齡；母親衹有四十七元退休金；父親的右派問題尚未解決，現在仍做臨時工，每月掙三十多元；哥哥的問題剛由公安局組成項目小組，正在調查中，尚不知何時解決和怎樣解決；羅文在監獄裏，五年還未到期。因此，羅勉對外人從不敢提他有個姊姊和二哥，即使提一提，也含糊其詞，免得又添一大障礙。幸好我已結婚另過，女方每每倒不認真追究。否則，他的對象就吹得更多更快了。

「這個對象怎麼樣？」

「聽說，第一次見面就對他挺有緣。她非要給羅勉買支鋼筆。挺有意呀，第一次見面哪有女方給男方買東西的？以前那幾個可都沒這樣過。」

「就是人長得醜點兒。」父親說。

「你甭老挑美醜！」母親瞪了他一眼：「你就知道這個！能對咱們孩子好，比什麼都強！她是個教師，比羅勉工資還高，家裏條件也還不錯；出身城市貧民，父母去世了，兄弟姐妹都成家了。」

「羅勉喜歡她嗎？」

「他也是嫌她模樣差點兒，有心要吹。第二回女方約他，說什麼我也讓他去了。不行啊，咱得有自知之明啊！又想模樣好，又想心眼好，能輪上咱們嗎？再說，這女孩子多少也還有點模樣。」

「有相片嗎？」

母親找出來遞給我，舒鳴卻急不可耐地先搶在手裏。

「呵！」他笑道，「實在差點勁！」

確實說不上好看。我隱隱為羅勉感到委曲。羅勉文質彬彬，白淨面皮，一臉的書生氣。多少年來，他一直愛著他的同學昌石的妹妹。那女孩子既活潑，長得又可愛，對待他就像對她的小哥哥一樣。然而，當羅勉積了幾年的勇氣，先征得了她哥哥的贊成，又含蓄地向她表示時，沒想到她和她慈善的父母立即冰冷起來，由昌石出面無可奈何地轉告——不成。自然，仍是兩家條件懸殊！條件不懸殊的又怎麼樣呢？後來和羅勉吹了的那幾個女孩子，有的出身和境況都并不比我家好，卻一心想找個條件好些的，以減輕「後代」的政治和經濟壓力。所以，如今羅勉的這一位對象，倒可算是難得的了。愛在哪兒？父母之間有愛？還是我和舒鳴之間有愛呢？一代一代下去，都是湊合過吧。

「湊合過吧，」我說，「心別太高了。」

「可不是，要聽你爸爸的，一輩子羅勉也找不著對象！」

然而，我卻有一種犯罪的感覺。可是，我為什麼又不會說出相反的話呢？好像對家裏人的事很淡漠了。

「專案小組來過咱家兩趟了，」母親欣慰地說，「那個組長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對咱家可同情了。她說你哥哥的問題基層已通過平反決定，衹等上頭批了。我又問了問你的問題什麼時候解決，他們說快了，正在調查。」

「我哥哥的問題到底卡在哪兒?」我問。

「聽說，百分之九十九都解決了，就差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是誰呢？」

「能有誰呢？！」

是啊，給我們「平反」的人，往往正是給我們定罪的人。

「還問我有什麼條件。」母親歎了口氣。

「您怎麼說的？」

「唉！人都死了，還說什麼呢?他們要給家屬一筆撫恤金，我不想要。花那錢難受哇！」

「媽，您聽我說，」舒鳴接過來。「您不要白不要。買個電視看也是好的！幹嘛不要？噢，人就白死啦？我們街坊有一家，兒子也被槍斃了，公安局來給平反，那老太太說什麼也得叫他賠個活人！撫恤金給多少？噢，兩年蹲監獄的工資錢？那能有多少？他當時是學徒工吧，頭年每月十六元，第二年才十八，第三年才每月二十四元，這才合多少！不行，到這份兒上，有的是加碼要的，公安局也得聽著！能多要一塊就多要一塊！」

「也有親友這麼勸咱們的。可是，花這錢難受哇！我衹提了兩個條件。」母親哀戚地說。

「三個，」父親提醒道，「後來又提了一個。」

「對了，三個。第一，希望公安局給凡是因遇羅克受牽連的人都平反；第二，給我老頭兒，給羅文，給你，都平反、安排工作；第三——嗨，其實本不想提，你爸爸的主意——第三，咱們是因為你哥哥的問題才不得不搬家的，或是讓我們回到原來的住處去，或是搬給我們一套單元房——住處太擠了。」

「公安局都答應了嗎？」

「頭兩個答應得挺痛快。第三個，有點為難。說盡力辦。」

「去他的！」舒鳴罵道，「他們為什麼難？裝什麼洋蒜！那麼大權的公安局就解決不了一所房子？別裝王八蛋了。」

「唉！成不成由他吧。羅錦的工作是沒問題了。祇盼老頭兒的工作快點兒解決，我就什麼也不惦記了。」

母親一手搭在桌角上，微垂下頭喘息。那浮腫的發黃的臉上，凝聚著她一生多少操勞和辛酸！但是，為什麼我望著她衰老的面龐，望著她頭頂的稀髮，卻沒有了以前的熱愛，祇有憐憫呢？

幾天以後，公安局的同志真的來到我家，給我送來了平反書。結論是這麼寫的：

> 經復查，遇羅錦主要是認識問題，原定性處理不妥。現決定撤銷原結論和勞教三年處分，爲遇羅錦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簽字吧。」那個二十幾歲的年輕女幹事說。

我又看了一遍，「認識問題」，怎麼能說有認識問題呢？日記裏的幾句話沒有一句可以稱得上有錯誤的，怎麼還要留個尾巴？「處理不妥」，怎麼叫「不妥」呢？應當是「處理錯誤」，又留了個尾巴。自然，既然是「認識問題」也就祇有「不妥」了。我沒吭氣就簽了字。那女同志如釋重負一般，生怕我變卦，匆匆地將平反書收好就要告別。

「為什麼不給我一份？」

「市委有新規定，」她一揚眉毛，「一律不發給平反書。你可以抄下來。」

「這叫什麼規定？」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我祇好抄了下來。除了中國，世上有這麼荒誕的事嗎？一個人「消失」了多年，被關在獄中，當他走出高牆時，公安局卻不給任何證明、完全有如人間蒸發？？

「你的工作問題，我們正和玩具六廠（原四廠）交涉，一旦解決，立即通知你上班。好，再見。」

也許，我這個人辦事太沒有原則了，是嗎？為什麼要簽字呢？我承認我有許多軟弱處。然而，誰可曾瞭解我久已失去工作的心情，我因為沒有工作所付出的代價？我生怕即將到手的工作又會因我的強硬態度不翼而飛。我太知道沒有工作、四處求生的苦處了！假如我不簽字，後果是個什麼樣子，我完全想得出。首先，這個

女幹事會不滿地擺出「認識問題」的理由：「你在日記上寫你『嚮往著美好的制度』，那是什麼制度呢？雖然沒有明確說是西方制度還是東方制度，但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制度嘛！」——上次他們跟母親談到我的問題時已談過這句話了。假如我還不服，她便氣昂昂地走了，臨走會板著臉說：「我們可以研究，但什麼時候解決可不一定！」於是，從這一天開始，你便要一月至少有三次往公安局去信或打電話催問，在焦灼中熬忍一年，也許兩年……或許在你等到半年時，忽然上頭又有了什麼新的文件……總之，由於怕夜長夢多，由於怕生活沒保障，我要先去工作，成了正式職工，一邊領著工資，在不愁飯碗的狀態中再和他們計較吧！有多少被平反者的結論上都是先留個尾巴，不然怎麼能顯得辦案者當時多少也有點正確呢？

我立即想起應當把這好消息告訴何叔叔。因為一個沒有平反的人，就還算「有問題」，而報刊絕不會登「有問題」的人的文章！儘管何叔叔親口許諾，他也作不了「政治關」的主。為了小說真的能在他的報上連載，我必須要個小小的滑頭。所以，我的信是這麼寫的：

敬愛的何叔叔：

告訴您一個好消息。今天下午公安局的人來到我家，給予我的「思想反動」問題徹底平反。并說，一旦他們和我原來的所在單位交涉完畢，就通知我上班。哥哥和父親的問題也很快要解決了。解決得這麼快，更要感謝您在理論會上的發言所起的作用。

有些事真沒法說。在判決書上簽「同意」二字的人，現在簽平反決定的也是他。而這樣的人受懲罰了嗎？過去靠整人起家的，現在還不是穩穩地當着權嗎？他們是名副其實的不倒翁。

這幾天，我又幹起挣錢的老行當，畫絹片了。挣完自己的三十元飯費，我接着寫小說的下半部。

祝好

小遇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小遇同志：

來信收到，我當然爲您的問題徹底平反而高興！我們應該相信黨是會糾正自己的錯誤的，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要請您原諒的是，我最近特別忙。您改後的小說前半部，我還沒時間看。但我一定要看。如果這次沒有改好，以後總會改好的。因爲您的第一稿就是頗有基礎的嘛。文字，按一般規律總是越改越好的。

希望您把第一稿也送來，也許，我可能參照着看看。

附寄一份我在理論會上發言的簡報留作紀念，并附上你哥哥的日記摘抄和從法院抄來的材料，也許對你寫作會有幫助。應當相信，你哥哥的冤案一定會得到平反昭雪的。

此致

敬禮！

何净

四月三十日

小遇同志：

今天上午發了一信，現在有點新情況，再告您：我將於五月二日去參加五四學術討論會，計劃開到九號。您的第一稿是否十號上午送來?

我再次說，您的作品我既看了第一稿，提了些意見，一定負責看第二稿，有意見也一定會提。我也希望您能早日安排工作，那時候時間少了，但没關係。白天工作，晚上還可以改文字嘛！您不要太急，寫好一本小說是要花時間、下工夫的。

寫信可寄到第一招待所。

祝好！

何净

四月三十日夜

這連來的兩封信使我頓時覺得，他比我想像的還要關心我。他是我這隻小小紙船的大陸，是我第一次發現的大陸。哥哥的日記摘抄、審訊記錄和他的發言簡報，不值得我像生命一樣來保存它們嗎？我立即回了一封信，寄到第一招待所。信是簡短的，但全是感激和一定要奮發努力的話。

50. 心裏的信

我總想給誰寫一封長信，或是在心裏敘述一切時，那人都能聽到。我最愛的哥哥死了，死人是不會聽到的。活人又有誰呢？誰能理解呢？當我說出自己一切的所做所想時，他（她）是否看得起呢？我并不是一個值得稱道的人，可是我卻希望有一個人能聽聽我的心裏話——有明白的，也有糊塗的話。我衹想把它們全端出來，

有誰能為我分擔一點，能給我一個諒解的眼光。想來想去，也祇有您配聽，您能理解了。是的，何叔叔，您一定能理解。

此時舒鳴呼呼睡著，月光透進屋子。我悄悄爬起來，把枕頭挪到另一頭去，覺得安靜了許多。閉上眼，就像睡了一般，我在心裏給您寫這封長信。

翠鳥啁啾的荒園啊……深夜的二胡聲那幽遠的呼喚……一切，都惋惜地再也不會出現了……轉眼間，我淪落成了離婚捨子的「狠心」農婦。母回京、小弟回城、大弟被判五年監禁，父親驚慌逃竄回京。想想我這場婚姻，換來的是什麼！

我在知識青年隊，和唯一的一位女生住在一間小屋裏。我們兩個負責給十幾個男學生做飯。這個隊的發起人是兩位想出人頭地的北京知青，都是黨員，又是夫婦。無論生產還是生活上，都搞得十分渙散。他夫婦二人在前村單吃單住，仗著北京的父母的接濟，吃得好、住得好，而我們沒有油吃，沒有經費，房子漏，處處無人關心和過問。大家都是抱著一天混似一天的態度，許多人覺得還不如當初分散在各個村裏時自由。

知識青年隊的學生們幾乎個個想回城，可我卻生怕散夥。在這兒，可以不必為女人幹不好的重活發愁；在這兒，青年們的談笑使我開心。我忘掉了志國的粗魯和殘暴，忘掉了促使我離婚的導火線——那位懦弱無能的負心知識青年維盈；我克制自己不去想孩子，克制得十分成功。我多希望青年隊興旺發達，一直到他們都結了婚我還能給他們做飯啊！否則，我怎麼辦呢？分配工作沒我的份，回城沒我的份，推薦上大學沒我的份。如果沒有青年隊，我祇有自立門戶地當農民，既不能像家庭婦女成日待在家裏，又沒有強大的體力和壯勞力一起幹。巴結公社幹部找個能幹的工作？偏偏又不想巴結！一個戴反動帽的解除勞教人員，誰接受你的巴結呢？結果，還是得嫁人。但可不如第一次好嫁了，自身的「條件」遠不是處女時代了。上帝保佑，讓青年隊長命百歲吧！

然而到了一九七六年初，它便散了夥——辦「病退」、「困退」的，上大學的，被分配工作的……都走光了。當我探親回來，老遠看見青年隊的房子拆得祇剩下一片廢墟時，我呆若木雞地站在雪原裏！

各村的青年點都沒了，把我劃歸給附近的生產隊。我像打遊飛似地住在老鄉家。女光棍，十足的女光棍……硬撐著和強勞力一起幹活，晚上驚心地按著那浮腫的腿，一按一個坑，混得多慘哪。

回家，回父母身邊去！這念頭一天比一天強烈。我寫了信，寫了許多可憐巴巴的句子。他們能否恩賜地說一聲「快回來」？能，一定能！那是一幅動畫片，信像鴿子一樣翩翩飛到了家，正巧落在母親窗前，戴著花鏡縫衣服的母親嚇了一跳。

媽媽，爸爸：

叫我回來吧！

我太苦了。人們都走光了，衹剩下我一個人，我像女光棍一樣在老鄉家混，每天我必須和强勞力一起出工，都是男的，衹有我一個女的。體力不支，浮腫病越來越厲害，有時我真想不如死了好！去年我在青年隊天天都想唱歌，可是現在，我什麼也哼不出來，煩人的心事快把心擠碎了。整天有一千衹眼睛盯着我，把我當成離婚的怪物，捨了孩子的狠心婆。没有任何人能理解我、能和我說一句知心話。媽，爸爸，我想回家去。你們給我一小塊地方住就行了，我會挣錢的，一定會挣出足够的飯錢。我把所有挣的錢都交給您。媽，我會都交給您。您快來封信吧！

羅錦　一九七六年三月

母親哭了。「孩子，我早就叫你回來，你偏不回來。本來麼，一個人能在那兒混下去嗎？回來吧，不會再有一號文件的時代了，咱家境況比過去強多了。你父親每月能給我二十塊錢，加上我五十來塊的退休費，能維持。比咱困難的家庭不知有多少呢！你是個勤快孩子，想法找點活兒，掙點錢，你有個營生幹，也踏實。咱家有兩塊木板，給你搭個小床，還能住下。回來吧，孩子，什麼時候找著稱心的對象什麼時候再結婚，不能再為生活去嫁人了。回來吧！……」

「媽！」

她一看見我就掉下了眼淚：「瘦多啦……」哦，我一輩子都不再離開她、離開我可愛的家了！……

幻想，全是幻想。火車的隆隆聲多像送葬曲啊！它正飛快地朝那現實的家沖去。

衣兜裏的信不知掏出來幾次了，看它一百遍就能看出幻想裏的那些話嗎？

……你父仍在街道每日挖防空洞，一天六角，算臨時工。羅勉尚未分配工作。待業青年很多，真不知何年何月能分，家中仍靠我那點退休費勉强支撑。你能在那兒幹就幹下去吧，再說，家裏住處也太擠……

火車，你不覺得跑得太快了麼？

怎麼能叫他們收留我，不認為我是個拖累呢？對，一進門就必須叫他們知道——我有錢！我按了按衣兜裏那一小包硬鼓鼓的東西，那是我僅有的三百元錢和三百斤全國糧票。是一下子都給他們呢，還是一個月一個月地給？不能都給。母親一慣大手大腳，很快花光了，又顯得我成了累贅。每月交母親三十斤糧票二十元錢，作為飯費，這期間奮力找工作，如果能找到挑補繡之類的話，起早貪黑地幹，一月掙四十元不成問題，都交給母親，她也會轉憂為喜了。對，就這麼辦！

當我遠遠地看到家門時，突然的，我覺得強壯起來，歡欣起來。失業和受別人的冷落不再可怕，一切困難都不再可怕，家！那是我謀生的希望之地，幻想中的溫暖之鄉！我原本就屬於她，我原本就是她的兒女！不管今後有什麼波折，她都是我可以逃避、可以依存的避風港！啊，我多想快快聞到屋裏那特有的氣息！

一進院子，祇見母親正坐在窗前獨酌，捏著一粒炸花生米往嘴裏送。她見了我，不覺一愣。

「媽！」未等她答話，我便將衣兜裏所有的錢和糧票全掏了出來……

一眼就看見，迎面的北屋正中，掛著一幀父母的放大合影。那是哥哥就義之後，父母怕今後各個失散，照了之後曾一一寄給我和弟弟們的。茹苦含辛的父親母親！這張照片，祇令人感到大劫後家中的慘澹。

再沒有什麼變化，祇是多了一個羅勉自做的大衣櫃和小櫥，給屋裏增色不少。而有兩件事卻給我太突出的印象，一是父親收工回來的那副模樣——一身一臉的浮土，破布帽子歪戴著，膝蓋處補了大補丁的工作褲像要掉下來，褲腳拖著地，布鞋開了綻，上衣衣扣掉了兩個，還繫錯了位——日本留學的工程師……摩登漂亮的邊姨……要是他再拿個破芭蕉扇，像不像濟公呢？……

另一件事就是羅勉用自己的錢（在東北賣的房子和家當錢，他和父親對半平分了），買了鳳凰牌大鏈套二八車，二百幾十元的瑞士手錶，幾件呢子、特利靈、的確良、三合一花呢的衣服，皮鞋等等。

「你說多可氣，」母親說，「分給你爸爸的那一半錢在火車上愣叫小偷偷去了，有五、六百哪！」

「真的？」

父親吸了口煙，不自在地乾咳了一聲，算是回答。

「我爸爸一上火車就慌里慌張，錢包鼓鼓囊囊，沒法不叫小偷偷了去！」羅勉說。

「羅錦，」母親說，「你交家的三百我暫時先給你存起來吧。」

母親的老口頭禪。她能給誰存起來呢？

「你還該我一筆錢吧？」父親抬起眼睛，謹慎地盯住我，「前年你和志國要買蜂，手頭緊，不是找我借過九十五嗎？」

「嗯，是。」當初，我還以為父親是慷慨援助我們的呢！

「該你的就還你！」母親從那一搭子鈔票裏點出九十五元，「給你，老頭子！」

當晚，我和父母擠睡在并不太寬的雙人床上，這一夜我睡得那麼昏沉，說不清自己做了什麼夢。仿佛是一片黑渾渾的原野，死寂得連空氣都在顫動。沒有星光，沒有月光，衹有我一人在野地踽踽獨行……什麼在等著我呢？多可怕的原野啊，沒有一絲光亮！

次早，我幾乎從窒息中醒過來，望著潮濕的牆壁想心事，想我的夢。衹聽母親從被子裏坐了起來，披了件棉襖，喘息地說道：

「你爸爸……唉……太難點兒了！……昨天夜裏把我凍醒了，我一瞧，原來你爸爸把壓風被都裹到他那邊去了。我整咳了兩個鐘頭，他明明醒著，就不說睜眼……更甭想讓他端口水……拿片藥……」

我坐起來。父親的眼望著頂棚，仿佛母親說的是另一個人。

「唉！我真想你姥姥……沒有比你姥姥更慈善的……」

是啊，姥姥，我也真想她！

半個月了，能找到活的希望一點都沒有。母親早已乾脆地說明：

「用我的退休證去領挑補繡？不行。咱不能比北屋大媽，她一直沒工作，老伴又早死了，四個女兒倒有三個女兒插隊，像這樣的困難戶生產組還批不過來呢！大媽她們的活每月也不夠做。咱家條件不行啊！」

「您走走後門呢？」

「我沒處走去。我早想了，羅錦。你這一回來，我也甭說什麼了。其實明擺著，還得結婚哪！像你這樣的條件，并不好找哇！找城裏有工作的沒門兒。找個近郊區的農民，衹要當地富裕，又能把戶口遷過來，日子殷實點兒的，我看也不錯，也衹有這一個辦法了。」

戶口……嫁人……這輩子，我就擺脫不開它們了？

如果全家都希望我這麼做，沒有任何人說一句別的話，又怎麼樣呢？這終究不是我自己的家！

「我去當保姆。」衹有這個辦法能擺脫戶口和嫁人。

「當保姆？」三口人一愣。

「面子不好看哪。」母親說。

「誰不好看？您不好看嗎？」

「我看我姐姐的主意挺好。」

坐在一邊的父親吧嗒著煙斗，不說話……

何叔叔，您以為找保姆的差事容易嗎？如果是從農村逃荒來的年輕女人倒不容易讓人懷疑，可我就不同了。第一，城裏有父母，他們有工作；第二，我年輕；第三，本人又沒戶口——這三條，使一些人家不敢要我；看來，也衹有家中有急病人又不富裕的老百姓才不至於考慮那麼多了。

一天母親買菜回來，一進門便滿懷希望地對我說：

「我看這事不錯。前兩天我碰見對門李大嬸，隨口託了託她。她倒真放心上了，剛才告訴我，說她侄子來了，是個工人，比你大七歲，去年離了婚，有個七歲的女兒，孩子跟他奶奶單過。工資七十塊錢。他每月給他媽和孩子三十塊錢，他自己單獨有間房。李大嬸和他提了提你，沒想到他還挺想見見你。我考慮就是戶口解決不了是個大事，要是能把戶口解決，哪怕是近郊農民，都比城裏的工人強。你說呢，要不見見？」

「見見吧。」

我們吃完午飯就去了，在那兒坐了一刻鐘。

「怎麼樣？」一回來母親便問。父親也握著煙斗，直盯盯地瞅著我。正做木活的羅勉，瞇起一隻眼瞄著手裏的木條，顯然也在支起耳朵聽。

「不怎麼樣。您看那眉毛，眉心多窄，那人心眼准窄，眼睛澀巴巴的。還有那牙，好像沒刷過似的。」

「要我看，可不錯。要想在城裏再找和他一樣的，難了。咱條件不行啊！我前腳出來，李大嬸後腳就告訴我，她侄子沒意見。就看你的了。」

「沒緣。」

「咱也不知道這蠢丫頭打的什麼主意，一見面就問人家：你能說說先前你愛人的優缺點嗎？人家說：她沒有優點。那可不，離了婚還有什麼優點？呵，看你姐姐那副不以為然的神氣！弄得李大嬸都莫名其妙！」

「他愛人和他生活了十年，連她的優缺點都說不清？離了婚人家就不是人啦？」我說。

「更可氣的，人家反問羅錦：那你先前的愛人有什麼優缺點？你猜這蠢丫頭怎麼說？志國就是愛打人，但是有好多優點：對我絕對忠誠，勤勞，熱心，疼我。可是我不愛他。因為我們不像你們是自由戀愛結婚，沒有基礎。嗐——跟人說那幹嘛！誰能聽得懂你那鬼話？人家當然奇怪了：那是不是你還想和他復婚哪？他那麼好還離什麼婚哪？這蠢丫頭冷笑一聲就走了。你們說還有比她更蠢的嗎？！」

弟弟繼續瞄著那根木頭，更加專心地瞄；父親繼續吸著煙，一口接一口。

51. 胖胖姨

「嗐！都壞在節省上！」已經五十歲，卻打扮得格外高雅、時髦的大姐，坐在八仙桌邊，對母親說：「我娘為了省煤，晚上封火時，把爐子的開關檔祇開了半個，誰知道那檔頭怎麼自已又活動了一下子，全關死了。半夜我娘覺得噁心、心慌，摸摸索索起來去開燈，燈沒開成，七十歲的人反倒咕咚一聲摔在地上。我爸爸想喊也喊不出聲來，從床上爬起來去開屋門，剛開了一半，就昏倒了。幸虧住對門的好心腸的街坊聽見聲音，多了個心眼，過來看了看，這才瞧見我爸正趴在地上。我和我弟弟接到電話，連夜同我愛人、我弟妹都趕緊去了，把老兩口送進了醫院。幸虧我爸好得快，基本沒事，已經回家了。我娘腦子倒很清楚，但四肢全麻木了，醫生說可能要癱瘓一年半載。您瞧瞧，我們都上班，我爸爸都八十歲了，腦筋又遲鈍，手腳又不靈便，自己都照顧不了自己，何況我娘一聽要住院，說怕費錢，怎麼也不住了，非要回家不可！所以想請大妹妹幫幫忙，能不能去侍候我娘幾天，等我們找著人就叫你回來？」

「行，沒得說！」她的話還沒落音，母親便痛快而高興地替我答應下來：「我和胖胖姐是老朋友了，羅錦在家待著也是待著，這點兒忙說什麼也得幫！」

她的痛快中有種解脫感。其實，我何嘗不比她更痛快呢？已經在家吃了半年閑飯了；不但家裏人，連我都覺得自己是個累贅。因此二話沒說，立即拿了兩件換洗衣服和牙具，跟著大姐上了路。祇要能在那兒吃住，能有活幹，即使胖胖姨一分零花錢不給我，也巴不得趕緊去呀！

一路上，大姐那衣料講究、手工精緻、式樣新穎的衣服，似乎在我眼前幽幽地發出誘人的光澤。我不禁感到自己洗得發白的舊布衣服的寒酸。但這狹隘的念頭也

衹是一閃而過，更多的倒是欽佩她和她弟弟——對胖胖姨這位繼母，左一個「娘」右一個「娘」地叫著，并且平日的孝順也聽母親念叨過——老兩口雖然有錢，姐弟倆卻每人每月送去二十五元，給他們作零花錢。他們去看望老人時，回回不空手，常買些蜜餞、高級點心之類以示孝心。如今，一有了病，就像親兒女一樣地關心她。對繼母能做到這一步，真可謂難得！或許，因為大姐大哥他們都是老大學畢業生，文化水平涵養高，才能對人如此豁達吧？

其實，胖胖姨老兩口完全可以不用他們的錢，在國民黨當政時，姨父是個大學教授，出版過好幾部著作，拿過不少稿費，姨父的上兩代又做過財政方面的高級官吏，家底子很厚。聽母親說，姨父在銀行有十幾萬元存款，利息都足夠他花。自胖胖姨四十五歲嫁給他之後，便獨攬了家中的財物大權。那時大哥大姐已成人，結婚後都出去獨立生活了。多少年來，就連姐弟倆也不知道姨父到底有多少錢。聽說大姐為了要一件姨父的大衣想給姐夫穿，胖胖姨還和大姐吵過。到了文革，革命小將在她家光歷代名家扇面就搜出八個樟木箱！更甭說數百軸有價值的書畫和一大箱精美的古玩了。自然，這些全部上交給不知哪個部門了。從此，胖胖姨窮得便出了名，偶爾來我家一次，總要訴窮，說她又借了債、日子過得多麼緊等等。但我家經濟一向就不寬裕，所以母親也衹是留她吃頓飯，隨著歎歎氣而已。

「破四舊」高潮時，有一時期不許有錢的「闊佬」去銀行取錢，一律對這些「資產階級」、「牛鬼蛇神」的存款實行凍結。高潮過去，才開始恢復正常，但必須用自己的身分證明和存摺的戶頭對一次號。如果不是胖胖姨去找大姐，求她開個證明，誰也不知道她因怕銀行知道她有錢，早已將十幾萬元分別存在三十個儲蓄所裏，用了二十九個假名！她一直是家庭婦女，未參加過工作，又生怕街道知道她有錢，不好開證明，衹好求到大姐頭上。聽說大姐當時冷笑一聲，有心刁難她，但不知怎麼又達成了「協議」，還是給她開了，解決了她的老大難問題。然而，窮再也裝不了，有錢的秘密便這樣傳出去了。

她和姨父，屬於以前父母的「洋朋友」，雖住在一個城裏，但一年頂多互相來往一兩次。現在我住到她家去，實在是第一遭呢。

胖胖姨正躺在醫院病房的床上，眼巴巴地等著人來接她。一見我，便像滿足了某件心願，微微一笑說：

「你大姐他們正愁找不著人，我一下子就想起你來了。多勞煩你啦。」

「沒什麼。」

哦，她的腦筋仍是那麼精細！

半年沒見她了，雖然在病中，但她的臉色依然白裏透紅，除了幾絲白髮外，頭髮仍然黑亮，一雙眼睛還是那麼精明，眉宇間透出一股暗含的淩厲之氣。

我、大姐和一位護士，費了好大力氣，把她沉重的身軀抬到平板車上去，用棉被蓋嚴實，我蹬著車，拉著她和大姐，到家時已冒出一身熱汗。

她家在一所居民樓的一層。一進屋，衹見姨父一個人坐在單人床邊，正無所事事地發呆；兩片微厚嘴唇的正中鬆鬆地叼著一支裊裊向上冒煙的煙捲，眯縫著眼，從煙霧後面瞧著我們，既不和我們說話，也不動一動，就像看幾個不相干的人抬東西一般，看我們氣喘吁吁地將胖胖姨抬到大床上去。

「羅錦，」胖胖姨身子剛一著床，就趕忙說：「先看看那火，開關檔開著嗎？」

「開著呢。」

「底下爐門可千萬別開，關嚴了它。樓房煙囪高，關嚴了拔火還拔得挺快呢。」

「關著呢。」

她無限幽怨地低歎了一聲，仿佛懊悔自己一個大活人竟失算在那小小的開關檔上。

大姐歇了歇，向姨父介紹了我的來意，又囑咐幾句，便告辭了。屋裏衹剩下我們三個人。我見沒事可幹，便擰了把濕抹布擦桌上的塵土。

「您貴姓？」姨父疑惑地問。那神情，仿佛見屋裏多了一個人，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多有趣，大姐剛介紹完，他怎麼就忘啦？

「我姓遇，叫遇羅錦。」

「噢，哦哦……」他頓挫地點著頭。

一陣出奇的靜默，衹聽見牆上的掛鐘嘀嗒聲。

「他們翻過我的屋子了。」胖胖姨沉靜、冰冷和斷然的聲音，立即使整個屋子的氣氛發生了變化——某種說不出的變化。

我驚訝地回頭瞧瞧她，衹見她靜靜地平躺在棉被下，正用眼朝四下裏悄然掃視，口角邊泛起一絲輕蔑、得勝的嘲笑。我好奇地望望四週——這間衹有十二平方米的獨用小單元，放著大小兩張床，一個寫字檯，兩把椅子，一個小茶几，一個老式大衣櫃，角落裏疊放著幾隻手提箱，從上到下蒙著一塊乳白色的塑膠布。一切都

熨熨貼貼、規規正正，仿佛三十年也沒人動過一指頭。怎麼她剛剛進屋就知道人家翻了她的屋子？

「您怎麼知道大姐他們翻了您的屋子？」

「不但翻了，而且仔仔細細都翻過了。」

「不像呀？」

「我做了記號。」

我又看了一眼姨父，看他聽了這話有什麼反應；祇見他的姿勢和神態依舊，既像聽見，又像沒聽見，眯縫著眼，隔著變得更濃的煙霧，無動於衷地望著她，仿佛不管那兩片嘴唇說出什麼來，都全然與他無關，那神態活像在看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或許，他對她的一切、對這世界的一切都不屑於理睬，才如此超脫吧？

「大姐大哥不是挺孝順您嗎？」

「孝順？那不是孝順，他們花小錢兒是為了圖大錢兒。」

原來，她是這麼看的？或許是真的，一語道破了實質？

「他們翻什麼呢？」

「我當然知道。」聲音越來越冷漠。

我低頭擦小瓶小罐，不時環視一眼四週——在各處都做了記號？那記號是什麼樣啊？莫非是翻那三十個存摺？

姨父緩緩地站起來，邁著老態龍鍾的步子，拖拖遝遝地出去了。

「唉！他又玩去了。冬天在馬路沿踢石子，夏天就看螞蟻爬樹，進屋就是抽煙，什麼也照顧不了我！你看他那煙捲叨著，抽一口嗎？活活是看冒煙！所以不能給他買好煙。」歎了口氣，她又清晰地說道：「屋門、廁所門和廚房門裏裏外外都要擦，一天擦兩遍，要用擰乾的濕抹布去擦。除了這些，早晚再拖兩遍地。」說罷，口氣緩和了一點兒。「我天天都擦三遍門、拖二次地哪，你看那門都快擦白了，地上一點點兒土星都沒有，水泥地擦得老是錚亮。」

「嗯。」

我心想，哪怕一天擦上十遍，也比在農村幹活輕多了。

「拖地的墩布別在水池子裏洗，在廁坑裏洗，所以廁坑一天也要刷三遍。洗臉水都倒進廁坑，因為水裏有香皂味兒，可以解味兒。洗衣服的水裏有鹹，也要倒進廁坑，去污。大洗衣盆進不去廁門，先倒進小盆裏，然後再一盆盆往裏倒，注意別把水濺到坑外，倒完水用抹布擦擦地。買來的手紙要剪成小塊塊，放在廁所間門上的小紙袋裏，手紙剪的塊別太大，要不太浪費。」

「是啦。」

「你晚上起夜嗎？」

「不起夜。」

「那你就睡在我旁邊吧。夜裏萬一有事，也好聽使喚。你在這兒吃住，每月給你十元，同意嗎？」

「五元就夠了。」這是真心話，雖然我知道市里當保姆的價碼——在主人家吃住，月工資至少二十五至三十元，如果看護嬰兒，價錢就更高。可是五元錢對我來說已足夠用了，何況她又是母親的朋友。在家裏，也要幹活，但母親可給不了我五元呢！

她矜持了片刻，仿佛懊悔剛才錢說多了一般，隨即又解釋道：「我們兩口人沒有多少活，無非是三頓飯、買買東西、洗洗衣服，中午你可以歇一個多鐘頭。要知道，我和你姨父都沒有活進項，那一點點兒銀行的死錢兒，花一個少一個呀！」

於是，我便在她家住了下來，我第一次體會到侍候人的滋味，也第一次嘗到當保姆的苦衷。雖然她的性格既挑剔又囉嗦，但是我卻覺得比在家裏好過得多了。因為在這兒我感到了被人需要的價值。我不用擔心自己是誰的累贅，看不到母親酒後時時陰沉的、心事重重的臉，聽不到她發小脾氣時走路的咚咚聲和摔門聲。在這兒，沒有人希望我趕快出嫁，胖胖姨的怪癖又算得了什麼呢？何況她偶爾感動地說「你侍候我侍候得真好」時，我心裏便湧起無比的輕快和滿足，那時，在我內心深處像朝著一個角落喊道：「媽，我多希望您能像胖胖姨一樣病倒了呀，衹有那時，您才知道是多麼需要我！」

每天我做飯、買菜、洗衣、請醫生或用車推著她去看病、熬藥、給她洗擦……每當給她泡腳時，哪怕泡半小時水也不會涼，因為我一點點兒往裏添熱水，絕不讓她感到太冷或太燙。我把她的每個腳趾都洗得乾乾淨淨，用軟和的毛巾擦乾。每當這時，胖胖姨的眼裏便流露出悲哀，有時歎道：

「唉！你要是我的女兒該多好呀！」

如果我知道有這種可能，我早就不等這句話落音，跪下給她磕個頭，認她做乾媽了。衹要她讓我住在這兒，哪怕每月衹給我兩元錢零用，我也會照舊侍候她。可是我知道這不可能——老太太算計太厲害，她病好後一定會叫我走的。雖然她有十幾萬元存款，但她估算自己起碼還能活一百歲，因為她什麼病也沒有。她常常說的一句口頭語，就是：「那死錢兒花一個少一個呀！」因此買菜不要買剛上早市的頭

茬新鮮蔬菜，最好買末茬一毛錢一堆的，而且要多跑幾個菜攤，看哪個菜攤給的多。買肉必須買三級肉，但三級肉炒不了菜，衹能燉著吃。她說，反正不管炒的燉的，到肚裏營養都是一樣的。無論買回什麼東西，哪怕是米、麵，也必須用自己的秤稱一稱，看少不少斤兩。點煤氣灶時火苗必須擰到最小最小，她精確地計算過燒一壺開水要多少分鐘？燜一鍋飯又要多少分鐘。往往她躺在床上，似乎在閉目養神，一切都靜悄悄的，突然她睜眼看了一下牆上的鐘，果決地說道：「擰滅火吧，水開了！」我每每懷疑地跑到廚房去，一看，水果然剛剛在冒泡。

「開了吧？」

「還沒大開呢。」

「行了，一冒泡就行了，那就是一百度，不用大開。」

而且，衹要煤氣一點燃就必須立即將火柴棒吹滅，不宜扔掉，剩下半截半寸長的小木棒，不但還可以接火用，積攢起來冬天生火爐時也可當引火棒。碗櫥下面的兩個抽屜，有許多捆這樣的小棒和包裝紙繩。有一次，我真想騙她說，某廢品站專收購半截燒過的火柴棍，五分錢一百根，看她什麼表情。但笑了笑，終於忍住了。

什麼廢紙也別扔，無論腥的臭的全攢起來，收購廢品時好去賣掉。那次我奉命將滿滿一簍髒紙拿出去賣，大秤稱過後，衹賣了一分錢，著實使我吃驚，真想勸她今後別再攢髒紙了，賣的錢還抵不過臭爛紙一個月內污染空氣的價值。我舉著一分硬幣快步回了屋，還沒容我說話，她那犀利精細的目光早已看出我要說什麼，含笑教訓道：

「賣了一分錢吧？月月都賣一分，不少了。一分錢誰給你？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你買張火車票，買個油餅，差一分錢也不賣給你。可別小瞧這一分錢哪！我走大街上，眼睛老是盯著地，要是地上有一分錢，我趕緊撿起來。這不算罪過。丟了錢的人才算罪過。咱們幫他好好花這一分錢，也減輕他的罪。可別小瞧了一分錢哪！」

她家的粽子皮都是用過十四年以上的。為了省錢，她家年年都是自己包粽子。因此吃粽子時必須謹慎小心，不要把皮碰破，以備明年再用。那時，我簡直吃不出什麼粽葉的清香味來，唯有小心翼翼了。而她那模範的動作和小口小口的吃法又是多麼使我難以忘懷！

此外，還有許多要注意的事項：香菜和芹菜的根必須洗淨了吃掉，千萬不要扔；淘米的水不得超過兩次，營養都在米糠裏，以防跑掉；菜弄好後，最好的部分都要照顧姨父吃，但在他花錢上卻要限制一下——給他買兩毛三一盒的「北海」牌

捲煙，卻要告訴他是三毛的（姨父從來不打聽價錢，但卻聲明不抽太次的煙）。一天衹給他一毛錢零花，多給了不行——不但他都花掉，也會丟掉，胖胖姨老嘮叨說有一次給了他兩元如何丟掉了。菜盤裏的剩菜湯必須沖湯喝，以防浪費。偶爾賣一件舊貨，必須跑遍全市各個委托商行，看哪一家價錢給得高……

她存的名貴藥材——鹿茸、杜仲、人參、五味子、黃芪……都長毛了，不得不一次次拿到外頭去曬，卻又怕鄰居看見，便教我在房外拴上一圈繩子，將棉被晾上，四外擋得嚴嚴實實，然後在當中放幾個方凳，將藥材放在凳上。我便搬個小馬紮，坐在棉被外圍處，一邊給她織毛衣，一邊防止有小孩好奇鑽進來偷覽秘密。可是在她有病期間，卻不敢吃這些藥材，生怕中毒。

「幹嘛不扔了呢？」

「當初買的時候花了不少錢啊！」

那怕是一塊小布頭，一片小皮毛，她也要整整齊齊、平平貼貼地攢在箱子裏。她穿過的衣服都是舊旗袍改的，再有三十年也穿不完，因為舊旗袍還有滿滿兩箱子呢。一次她為了嘉獎我，說要送我一塊頭巾，讓我打開箱子找了出來，她說：「這頭巾，還是四十年前一個女朋友送我的，我衹戴過幾次，看，還挺新吧？」

朋友的孩子結婚，她從不買禮物，都是找出這些存貨當作賀禮。為了治好病，她打聽盡了偏方，請了好幾個醫生到家裏來診治，因都是熟人介紹，并不要診費。而招待的飯菜，往往是頭天晚上花大半夜工夫想出來的——花錢最少卻又要「像樣」。

「明天孫大夫來按摩，咱們吃什麼呢?」我問。

「等我想想。」

次早，她說，吃羊肉蘿蔔餡餃子。

「買一毛錢一堆的小水蘿蔔。」

「現在的水蘿蔔太老了。」我為難地說。

「把皮削去，放在鍋裏煮爛，然後再剁。」她又說：「買三毛錢羊肉，和餡時多打進一點水去，肉顯得嫩，又出數。香油不要放那麼多，衹放一點點兒就可以了。自你一來，香油用得太費了。」

「孫大夫真熱心，」我不無感慨地說道，「那兩個大夫都不來了，衹有他還來。」

「他該我一百塊錢。」她盯了我一眼，仿佛讓我明白到底是誰欠誰的，「二十年前借的。那時候的一百塊錢可值錢哪！」

那天的餃子，不知怎麼回事，儘管小蘿蔔煮成了泥，可還是吃出不少嚼不動的絲絲來。

連她使過的偏方也有用：她讓我把七斤黑豆和大蔥根一起炒熟，裝在兩個小布袋中，趁熱捂在她身上，蓋嚴棉被促使發汗。連毛衣、毛褲和褥子都被汗水浸濕了，豆子也濕騰騰的。從被窩取出豆子時，那糊蔥味和熱汗味混在一起，直鑽鼻孔，嗆人欲嘔。我正要去扔，她忙阻擋道：

「別扔，怪可惜的，分給樓上的小孩子們吃吧，一家分給他們一碗。」

「吃這汗水浸過的豆子？」

「這有什麼？不髒。」

我真想說：您怎麼不吃呢？可又不願惹她不高興，就是不去。她到底有辦法，終於將豆子當作名正言順的「五香炒豆」，等鄰居們來串門時，由她自己分贈出去了。

一天，她給我兩元，叫我去買幾樣東西。待買回來把錢找給她時，她卻用一種審視的冷淡眼光盯著我說：

「不對，還差二分。」

我又翻了一遍衣袋，一分也沒有。

她含著一絲成竹在胸的微笑，兩片嘴唇有條不紊地念叨出一樣樣東西的價錢來，兩眼卻像透視機一般要把我的五臟攝了去，而我一句也未聽進去，眼睛一眨不眨地奇怪地瞧著她，彷彿不明白她何以要做一個透視機似的。

「……對吧？」她總結道。

「我再找找。」

我不甘心，又翻了翻衣袋、扣了扣菜籃。

「你把剛買的這些東西原封別動，拿到售貨員那兒去，讓他再好好算算。」

「過後去找，人家能認帳嗎？」

「他們出錯的時候常有。」

我真想說，要是人家多找了錢，您能退回去嗎？

「可是人家讓當面點清啊。」

「下次你記著。可這回還得去找他。」

「乾脆我賠您二分吧。」

「唉——！」她不樂意地歎了口氣：「算了。」

副食本放在桌上，剛才是和錢一起放進衣袋裏的，我拿起來無意地翻了一下，突然，「哐啷」一聲，一個二分的硬幣掉在地上……

每當她靜靜地躺在床上想心事時，她眼裏便佈滿一層冷漠和黯淡的陰雲。我知道，她一定又是在心疼錢了，包括她自己看病的花銷，包括我的飯錢和辛苦錢。那時，我多希望她是一位真正慈愛的老年人，她需要我，我需要她，她以我的勤快為滿足，我以她為保護人自居。沒有任何人破壞我們的安寧，一輩子可以在她膝下當孩子啊……

我們偶然也聊聊天。

「你今後有什麼打算嗎？」一天她問我。

「我衹希望有個工作，能做出點成績來。」

「你們這一代人可沒有我們的福氣嘍！我也是窮人出身，沒錢的日子我也過過。我父母早早去世了，那時候我才九歲。在一個闊人家當了好幾年丫頭，後來一個大學教授看上了我，和我結婚了。他工資并不多，可是沒有幾年我就讓他富起來了。先是給人做外活，一做做到半夜，手裏攢了幾個錢，就囤積市面上需要的貨物，一旦缺的時候再高價賣出去——手紙、顏料、香皂……我都囤積過。就這麼，一個錢兒生兩個錢兒地生出錢來了。唉——！」

「後來呢？」

「到我四十歲上，他有了外心。明著說要兒子，其實是愛上了別人。差點兒氣瘋了我。當然，我什麼東西也沒給那小子留下，都是我一點點辛辛苦苦掙來的呀！他也什麼都沒要，連房子都給了我，自己一個人走了。唉！可是說真的，我們的感情一直不錯呀。」

「怎麼不錯呢？」

「我有腳氣，刺癢鑽心，他天天晚上都給我撓腳丫子、捶腿……」

哦，毛病都出在撓腳丫子上！可她知道這婚姻失敗的秘密嗎？

「他會後悔的！聽說他現在過得并不富裕，兒子也不聽話……」她的兩眼變得更暗了。

在愛情上的失敗者，為什麼總是首先想到對方的不是？這樣的人多多呀！

「後來別人介紹了你姨父。一來，我沒孩子，他滿意；二來，我也非要找一個比那個地位高的人不可，賭賭這口氣。可這半輩子，都是我侍候他！一陣陣也後悔呀！要是找個工人，樸樸實實、勤勤懇懇的，一定能侍候我。」

「要是找個工人，您能有這麼多錢嗎？」

她白了我一眼，無言以答。

「我不明白，」我問，「您為什麼怕人知道您有錢呢？」

她怔怔地看了我一會兒，才回答：「在咱們國家，越窮越安全哪。」

九個月以後，她基本能做飯了，對我說：

「我現在好了，不需要人了。本來應當叫你多住些日子，可你知道，我們沒有活進項，那死錢兒花一個少一個呀！你服侍我一場，我送你件紀念品吧！」

「您送我什麼呢？」

「我有件舊大衣，樣子老了點，要是改改，還蠻不錯，是好料子哪。」

「我不想要衣服。」

「反正，不超過三十塊錢。要不，我給你錢，你自己買吧。」

「我買一個六弦琴。」

「啃！三十塊錢買一件挺不錯的上衣，能穿多少年！」

「不。」

她怎能知道，對於我這窮人來說，最大的幸福并不是衣服，而是心靈的安寧和快樂。琴聲能促使我安寧，也能給我快樂，還有什麼比琴更好呢？為了錢，她寧可死守著孤獨，寧可杜絕她本來能得到的許多快樂。唉！我心裏衹有憐憫。

當我背起琴向老兩口告別時，不知道今後等待我的是什麼，但心裏卻沒有一點悲哀和頹喪。雖然我窮得分文無有，然而，那人生知識的寶庫卻又多了一頁——他們給我的一頁。

我向胖胖姨道了聲再見，她尾隨在我身後走到門口，臉上第一次流露出留戀之情，眼圈微微發紅，目光變得溫柔慈愛起來，我心裏湧起一陣感激——這是她給我的最好的報酬！

一出門，看見姨父又像往常一樣——兩唇正中央鬆鬆地叼著一支正冒煙的煙捲，低著頭、背著手，沿著路邊拖拖遝遝地踢石子玩。我走過去，對他說：

「姨父，我走了。」

他抬起頭，停步，眯縫著眼，仿佛想不起在哪裏見過我一般。

「噢，哦哦……你姓什麼？」

「我姓遇，叫羅錦。」

我順著筆直的馬路，哼著輕快的歌曲，大步地揚長而去。

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半夜人們嚇得從屋子裏跑了出來。停課停工停交通，北京突然癱瘓了。人們等了一天、兩天、三天，政府居然毫無動靜。無孔不入的「黨天下」竟無影無蹤了！

人們找出各種能搭棚的東西，佔住附近的公園，祇好自己救助自己。誰也未料到，祇因地震，整個中共系統，竟從地球上「消失」了！

52. 火車站之夜

通過母親的種種努力，羅勉終於得到了比較滿意的工作，開始上班了。一天，我在街上偶然見到了他的同齡好友果實。這位臉兒長得活像個蘋果的人問我：

「姐姐，有件事我不太明白……」他有些吞吞吐吐。

「什麼事？」

「羅勉從東北回來之前，曾經給我寄來九百塊錢，說回北京後再交給他，還不讓我告訴任何人。你知道嗎？」

「哦？不知道。」

「伯父伯母也不知道嗎？」

「要是不怕知道，又為什麼寄給你呢？」

「這錢……是好來的嗎？」他滿臉狐疑。

「哦！你是怕這個！放心，果實，絕對是好來的。羅勉不會做一點虧心事。那是他自己勞動得來的錢，他既然不願意我們知道，就別想它了。肯定是他自己掙來的。」

我那百倍相信的神情使他放下心來，又說了幾句閒話，便分手了。

雖然是在向家走去，但各種怪味兒都湧進了我心裏。瞞著誰呢？瞞母親罷了。他寄錢時，父親也在東北。這錢，有一部分是回京前賣房賣糧及雜物的收入，他和父親平分的。羅文恰巧又出了事，他們自然就沒給他。瞞母親，都在瞞母親！怕母親大手大腳地花了它。一個錢「丟了」，一個寄往朋友家。這個家呀！而母親的錢又都花在誰的身上了呢？可曾給自己多花過一分錢嗎？即使買來一毛錢的酒菜，她也要分成幾份兒……可憐的母親！我在她眼裏，遠不如小弟那麼可愛——他從不和母親頂嘴、發脾氣，他也沒有我這麼任性，可我在錢財上，卻從來沒瞞過母親！這個家呀……

又看見那灰色的瓦房頂、破舊的家門了。耳邊響起羅勉的聲音：「姐姐，我早看透了，這年頭兒，都得自己管自己。沒有錢幹什麼也不行。」

……洗著家裏人的衣服，還在想著這件窩心事……曾幾何時，九歲的羅勉一手按著兜口，歪著頭考問我：

「姐姐，你猜我兜裏有多少錢？」

「不知道。二分？五分？」

「一毛呢！媽媽給我的。你要嗎？給你花吧。」……

「羅錦，先去買茄子去。」衹聽母親吩咐我。

「不去。」

「這是幹嗎？又要脾氣？隊都排上了，再不去人更多了。」

「咱家還有小白菜，湊合吃吧。」

「老吃小白菜？就不換樣兒了？」

「換什麼？不去！」

「你是奶奶？好，我走。」

她提個皮包，一摔門走了。又準是上老表姨家去了；一個埋怨姑娘的不是，一個嘮叨媳婦的不孝，互相安慰！

晚上，父親和羅勉下了班，我把做好的飯菜端上桌。

「你媽呢？」

「和我拌了兩句嘴，大概上大姨家去了。」

「你又讓媽生氣了？」羅勉接過來。

「反正我沒氣她。」

「不氣她為什麼走？」

「那誰知道！」

「你今天得把媽請回來。」

「哼！」

「你今天得請回來！」

「你請去吧。」

「你憑什麼不去？」

「我請不著。」

我故意氣他，大口地扒著飯。

「吃完飯找你媽去，給她賠個不是。」

「我沒那麼多不是。」

「爸爸，自從我姐姐回家來，叫我媽生了多少回氣！要是萬一把我媽氣死，這個家誰來支撐？今天非得教訓她不可！」

「你小子有什麼權利教訓我？」

「誰都有權利！」

他臉色發白，先跑出屋插上院門，然後又匆匆跑回來插上屋門，抄起牆角的兩根木條，塞給父親一根，臉由白變青，聲音發顫：

「爸爸，咱們不能眼看著我媽讓她氣死！」他嚷道：「打！爸爸，打呀！」

他那呼聲帶著極大的煽動性。父親猶豫不決，兒子推了他一把，一棍朝我打來，我把飯碗扔去，偏巧錯扔在父親身上，弄了他一身的湯飯。

「反了！」他一抖擻，便跟著羅勉打了起來。一場「史無前例」的混戰。廝打、哭喊、叫罵聲亂成一團。北屋大媽敲著窗玻璃慌張地喊道：

「別打，別打呀！真是！……」

我終於退到門邊，拉開門閂跑到院裏，站到幾棵大樹後面，一邊哭著，一邊指著屋裏的父子倆破口大罵；罵他們自私，罵他們成了紅衛兵，罵他們愚蠢，罵他們沒有人性……加上罵「他媽的」、「操你媽」之類，真是罵得要多解氣有多解氣，但儘管這樣，實在也沒發洩出我胸中的憤恨！

他們索性關上燈、擋上窗簾、閂上門，閉氣不吭地悶在屋裏。我，我真想把窗上的玻璃都打碎，把他們的靈魂打得稀里嘩啦！

任憑北屋大媽怎樣想進屋勸勸，他們也不開門，仍是閉氣不出。我抹了把眼淚拉住她：

「大媽，別勸了。這一家人讓我傷心透了，我今晚就當流氓去。我要讓公安局把我抓起來，讓他們也沾沾我的光！」

我頭也不回地走了。真的，如果我能嘻嘻哈哈，有小流氓的那種樂趣該多好！

走……上哪兒去？看看手錶，十點半了。信步走去，竟是火車站。也好，先在這兒蹲一夜吧。

那一夜，我蜷縮在冰冷的長椅上，閉上眼，在嗡嗡的人擠人的大候車室裏，腦海裏衹有一個幻像——我站在黑昏昏的原野上，哭著捶胸頓足：「我後悔！為什麼當初不去吉林找邊虹的妹夫！」……

我又夢見小時候，一九五四、五五年，在沒有父親的年代裏，每天傍晚，我們和姥姥一起支愣起耳朵，想聽見母親推車進大門時的「哐啷啷」聲……

「媽——！」我們歡蹦亂跳著。

「欸——！孩子們！」滿面春風，男人般風度的母親，怎樣滋潤著我們的心田，讓我們不覺得缺少了父親啊！……

然而，他們并不知道我多想給予他們——錢、工資、能力……，沒有比這更令人絕望的了，沒人能看到你有一絲一毫的價值。沒戶口便沒了一切——工作、糧票、合法的居留……什麼也沒有。在這絕望中，我自己也變得多麼粗野、連自己都討厭自己了。我多希望時光倒退，永遠回到那沒有父親的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哥哥在準備著小學畢業典禮的發言，我將出席他畢業的盛典！我多希望我們永遠不長大、永遠讓母親開心！

次日，東方剛剛泛起魚肚白，我便走出候車室，站在平坦的場地上，大口地呼吸起清涼的空氣。從嘴裏呼出的濁氣仿佛能染黑整個北京城！

旭日躍然升起，噴薄而出，緋紅的早霞散發出無形的彩斑，在我的眼前悠悠滑動，像魔術般蕩去胸中的鬱悶……不也是在那早霞之下，父母牽著我們的手，踏著公園裏草尖兒上的露水嗎？母親賣掉一條毛料褲，不是喜氣洋洋地提回一包醬肉分給我們吃嗎？她不會溫存，但是做母親的一切義務她不是盡得比誰都出色嗎？每逢大事，就會看出這不會溫存的女人的優點——她像個男子漢一樣沉得住氣，當機立斷，說出切實可行的主意……是的，她從沒提過關於維盈的一個字，但我的失意她卻都看在眼裏，怯懦的維盈在和我斷絕的同時，卻又露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以至那慘白憂鬱的臉幾乎又打動了我的心。是母親，是她沉靜的一句話頓然使我醒悟：「他做出那副樣子不過想叫你原諒他而已，那不是為了別的。」也是在那相似的一片早霞之下，羅勉披著一身嬌艷的金色霞光來到教養所大門口，我高興得呼叫著跑向他，含淚抱住他，跳著，熱切地握著他的手，塞在他手心裏一張捲得小小的紙條。

「那包豆裏……」他在我耳邊低聲說。是的，我塞給他的紙條和在豆裏藏著的，都是家信，普普通通的家信！那裏面，有我在教養所裏的一切真實感受，有他們真實情況的信息，有哥哥在獄中近況的消息！這些，都是平時在信裏不能提的，一提便會被隊長把信扣住啊！

我們都完成了比見面還迫切的任務，更加顯得歡欣！在旁邊監視的隊長，仿佛也為我們樂觀活潑的情緒所感染，竟自動把接見時間延長了五分鐘。她哪裏知道，我們在以多大的毅力克制著心酸！……羅勉走了，就這麼走了嗎？給他買的臉盆、毛巾和皮帶怎能代表我想家的心情？我的眼淚刷地流了出來，不管隊長的阻止，不顧一切地跑上前邊的土堤，向那大路上的小小人影頻頻招手——弟弟！……

彩斑被耀眼的陽光一掃而淨。衹有我腳下這塊硬實的土地才是現實的。這不是公園的草地，不是教養所的土堤，是火車站。

我必須給自己找一個能謀生的職業。當保姆當不上，衹有撿爛紙去了。怎麼辦，我找誰好呢？誰能幫我呢？啊，猛地，我想起邊虹。

找她去！找母親的仇人！她究竟幫過我，顯出過她的熱心！何況，「聰明、溫柔、心好」，這是爸爸說的！她交際廣，對父親好，她能不幫我嗎？衹找個保姆的工作，她一定能幫上！回憶起她的地址，我去了。

「她早就搬走了。」

「請告訴我她的新地址吧。」

「我們知道的也不確切。喏，這個地址，你找找試試看。」

以前見她時，總覺得對不住母親；現在，卻有一種絕情的快樂。

53. 又見邊虹

「咚咚咚！」

沒人應聲。我試著擰了擰門把手，門開了，我膽怯地跨進一步。偶一抬頭，啊，門鬥上掛的彩色大照片，不正是年輕時的邊姨嗎！

「誰？」屋裏有人聽出了動靜，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

這是四層樓房的一套獨用大單元，一扇門虛掩著，聲音是從這裏發出的。我推推門，衹見一位四十開外、身材適中的婦女正立在穿衣鏡前修剪自己的頭髮，肩上披一件黑色開司米毛衣，用來接住剪下的碎髮，怪不得她不能動彈呢。

「您找誰？」她仍舊不動。握著剪子的手停在半空中，鎮靜地盯住了鏡子裏的我。

我也注視著鏡子裏的她。

「邊姨！」

「你是——？」她平穩地慢慢轉過身來，疑惑地瞧著我。

「您一點兒也認不出了？我是羅錦哪。遇崇基的女兒！」

「噢——」她那四週佈滿了細密皺紋的丹鳳眼亮了起來，「是你！不錯，還有點那時候的模樣！嗨，你要不說，我再也不敢認！」她迅速地上下打量我一眼，對我的境況一定立即有所領悟，眼裏那亮閃閃的小火星立即熄滅了。她將發暗的目光重又凝聚到我的臉上，「你可變嘍！變老嘍！」說著，她靈巧地揭下那細毛線衣，輕捷地一把塞到我懷裏，「喏，給！摘乾淨，坐到大屋那椅子上摘去，我這就過來。」

這意想不到的自來熟舉動，真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六年不見，一見面就讓你摘碎頭髮，仿佛你和她一起住了多年似的。不用任何客套，便讓你覺得一見如故，毫不生分，這小小的舉止竟將我牢牢地征服了。她為人處世真有一套啊！

我盡心盡力地摘著碎髮。可真難摘！小小的碎屑沾在毛衣上、鑽進線孔裏，用指尖去捏，不用力捏不住；用力，卻把毛線的毛一齊揪起。這工作竟使我的鼻尖沁出了汗珠！而這件八成新的繡花開司米毛衣，竟用來做理髮罩單，可見主人的闊綽！我心裏為這場相見感歎，一面摘，一面抬起頭來環視著屋子。這間大屋窗明几淨，擺設雅致—— 一整套鑲貝殼的新式傢具，屋角是一套精緻的沙發、席夢思大床，茶几上兩盆茂盛的吊蘭，莖葉幾乎垂到地面。窗簾、軟床和傢具的顏色，協調一致，古樸大方。這與我小時見到的那黑昏昏的西洋派頭，以及六年前的簡陋，又大有不同了。

她收拾完畢，款款地從那間屋走來，手上自如地夾起一支過濾嘴香煙。臉上一定是淡淡地擦了層粉，深淺適中地描了眉，顯得比剛才年輕了好幾歲。她走到桌前，將煙斜叼在嘴角，沏了杯茶，把帶蓋的茶杯輕巧地推到我面前。

「你可老多了。」煙霧後面的她微眯起眼。

我把摘淨的毛衣放在一邊，淡淡地笑了笑。

「我老了嗎？」她最關心的還是容貌。

「不顯老。」

「是嗎？真不顯？」

「真的。」即使她已經顯老，我也不便那樣講啊。她噓了口長氣，仿佛無限幽怨，又吸了幾口煙。

「你怎麼想起找我來？怎麼知道了我的地址？」

「是您原來的老街坊告訴我的。我……」

於是，我把這幾年的經歷和目前的苦悶都向她盡情傾吐了一遍。她靜靜地認真地聽著，輕輕地吸著煙，望著我，一動也沒動。哦，母親從來沒這麼耐煩地聽我傾

訴過一切，她那專心傾聽、平和靜穆的神情，即使不給我解決任何問題，也夠使我感動的了。我曾多麼希望有一個人能像她這樣聽我傾訴一番哪。

「幫我找個當保姆的差事吧，邊姨，我衹有靠您了！」

「沒問題。」她向煙缸裏彈了彈煙灰，爽快地答應道，「這事包在我身上。我那糟老頭子是個坐小汽車的呢，他認識不少高幹。」

糟老頭？她又嫁了個老頭嗎？但這屋子裏沒有半點另一個人生活的跡像。如果她不說，我還以為她獨自一個人生活呢。

「姨父？他，做什麼的？」

「提他幹什麼！老不死的！」

她那丹鳳眼裏閃過一道憤怨的火光，又用力吸了幾大口煙來掩飾自己的心情。我不好再問，心裏卻充滿了疑團。她過得仍不如意嗎？

她站起來，從酒櫃裏拿出一盒糖果，給我撿了幾顆帶金紙的巧克力。

「你爸你媽都好嗎？」

「挺好的。」

「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大半。」她嘴角微微一翹，一副洞察一切的神氣，「你媽那個人，我早有瞭解，向來缺少溫柔，男子氣十足。你呢，又想得點關懷，就是這麼回事。羅勉倒是個小尖猴，你爸爸跟我說過不止一次。你們家什麼事我都知道。你爸也怪可憐的。這些年，我們沒斷了來往。衹是上個月，我才對你爸爸說，先不要來了，要是萬一讓我老頭子知道，可不得了。所以，要是你在我這兒撞見誰，就說你是我原來的老街坊，明白嗎？」

我點點頭。心裏剛才的疑雲變成了一道閃電，怎麼，爸爸上個月還來過？！

「這條好煙，還是你爸爸上回給我買的呢。他老說他不缺錢，其實他能有多少錢？唉！不過是他一點心意吧。」她漫不經心地吐著輕白的煙霧。

哦，父親！火車上丟的幾百元，還帳，好煙，一條條，她一天至少得抽一盒半，到現在還有的抽……父親吸的次等煙末……那彌漫的苦煙霧裏萎縮的身影……

「他找我來，無非就是心裏不痛快，到這兒訴訴委屈。你媽給他氣受啦，羅勉訓他啦，做夢夢見你哥哥啦，街道冷眼待他啦……可我能解決什麼？無非是給他兩句好話，安慰安慰他罷了。」她懶洋洋地靠沙發坐著，不停地吸著煙，那神情是漠然，是感懷，是嚴肅，是慨歎？似乎都有。

「我嫁過六個人，但沒有一個像你爸爸品質那麼好。」

唉！父親死了也值了，有她這句評語，他最愛的人的評語！但這是愛情嗎？對邊姨來說，至多不過是精神上的施捨，可爸爸卻把它當成愛情……

「你哥哥是個聰明人哪。唉，真沒想到！我還沒跟死老頭子結婚的時候，那天在街道開群眾大會，傳達公檢法的新佈告，一聽死刑犯裏有你哥哥的名字，我立時就癱乎了，站都快站不起來了。我忘了怎麼聽下去的，又怕人看出來。散了會，都邁不動步了。」她捻滅了煙頭，又點燃一支，「過去，你哥哥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這兒來吃晚飯，你們知道嗎？」

我搖搖頭，愣愣地看著她，心裏萬分驚愕。她瞟我一眼，得勝似的微微一笑。

「每次他來，我都炒幾個他愛吃的菜。」她彷佛陷在回憶裏，聲音沉緩，略帶悲哀，「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業餘京劇團唱得正紅，他說：『媽，我給您寫個京劇劇本吧。』等寫完了，劇團還真想採用，偏偏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劇團也解散了。嘖，聰明人哪。」

哥哥這麼開通，竟管她叫「媽」？我雖不願意相信，但想起哥哥的性格、知識的淵博和思想的開放，想起他確曾寫過一個京劇劇本并差點兒上演；卻又不得不相信了……

今晚我怎能回家呢？我恨不得她能留我住三五天，在這裏找到當保姆的差事，永不回家才好！

「今晚上住這兒吧，就我和小娜。」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難處，「老頭子那邊另有兩個單元，離這兒十幾站地呢！這個家是我的。三個單元都是我請了幾桌客才弄到手的。那糟老頭子哪兒有這本事？不是我，他們到死也得擠巴巴的住那兩間平房！」

「怎麼就您和小娜？」

她不回答，祇是微仰起臉，惆悵地望著從嘴裏徐徐吐出的煙圈。

忽然門被擰開，小娜下班了。她見了我，自然寒暄一番。邊姨掏錢讓她去買菜。幾年的光陰，小娜出落得更美了，尤顯得神采飄逸，見之忘俗。

「讓我操心哪，」她一走，邊姨便歎道，「我不在這兩年，這孩子有了個男朋友。」

「是做什麼的？」

「醫生。西醫。大學畢業。」

「這不是很好麼？」

「不行啊。」她心煩地彈彈煙灰，「我辛辛苦苦把她養這麼大，為的什麼？讓她在這兒受罪？西醫又怎麼樣？還不是六十二塊錢？再有個孩子，過那窮日子？說什麼也得讓她出去。可怎麼跟她講，她也不通。」

「到外國，有路子嗎？」

「有個小李子，我們原來的老街坊。他姥姥在日本，他母親前年也去了，定了居。現在小李子也正申請，這不正是機會？再說小李子一直喜歡小娜。」

「可小娜喜歡他嗎？」

「嗐！感情還不是靠培養！還不是經濟決定一切！」

「如果小娜和那位醫生非要好下去呢？」

「說什麼也不行。」她淡淡的語氣裏斬釘截鐵，好像她完全有把握把他倆拆開……

十一點多了，小娜睡在另一屋，我和邊姨睡在雙人席夢思床上。當我脫下衣服時，才看見身上一記記的青痕！我怕她看見，趕快用被角遮住了。心裏一陣發冷。哦，此時，他們可知道我在母親仇人的家裏，求她救援？

她又抽了一支煙，突然沉靜地說道：

「我剛從拘留所出來不久。」

我側過臉直勾勾地瞧著她，萬分驚奇。她雪白的臂肘支在蒲絨枕上，正點燃一支煙。

「死老頭子！這個仇我非報不可！」她半個膀子露在玉色緞面薄被外，仍顯得肌膚豐盈，「我大前年和糟老頭子結了婚，到今天還不知道他的存摺放在哪兒！我知道他光稿費至少有四、五萬元。哼，他紋絲不漏！我沒法，他月月二百六的工資我故意不到半個月就花光，看他上哪兒取錢去。老不死的，賊心眼兒真多，每次都繞著彎兒走，回回硬是讓他繞沒影兒了！前年他得了一筆三千塊的稿費，他兩個大兒大女想平分，我不幹，死老頭把這筆錢暫時存起來了，一下子惹惱了那兩個活鬼，恨上了我。再加上他姑爺，三個活鬼聯合誣告我在家說了反動話，說我搞投機倒把活動，公安局硬把我捂了一年半，查無實據，才把我放了。你看，我頭髮白了多少！他那小兒子都二十九了，跛腿，連對象都找不著，頂壞！現在他們見我回來，還不死心，攛掇死老頭子和我離婚。就這麼離？我能幹嗎？幸虧當初我留個心眼兒，請了幾桌客，這邊弄了一套房子。不然，躲那幫王八蛋都躲不開！我回來倆

月了，死老頭子衹來過一回，送來四十塊錢生活費，像養條狗一樣。你說可不可氣？這個仇能不報？」說罷，她狠命地朝痰盂吐了口唾沫。

我無法答話，也想不出更好的話。我心裏清楚，她的仇是很不容易報的，她的勢力太孤單，除非她能巴結到比老頭子地位更高的人。在一片「老不死的」和「糟老頭子」的音樂聲中，我漸漸進入了夢鄉……

次晨，我倆都早早醒了，卻都閉著眼想各人的心事。她能幫我快快找個掙錢的差事嗎？但願她今天、明天就能為我去聯繫吧！她那麼有風姿、有手腕，老頭子的那些朋友一定也和她不錯……哦，我多希望能到那樣一家去——老兩口很有修養，環境清靜，沒有其他人，我管理好一切家務，侍候好他們，像他們的女兒一樣，哪怕每月他們衹給我五元，我再也不用以找對象為生活出路了……

她起了床，麻利脆快地洗漱完畢，做好早點，幹家務她也是有一手的！

吃完早點，小娜去上班。她端坐在椅子上，靠我近些，并不吸煙，認真地對我說道：

「你的事我通盤想了，想了大半夜。早晚嗎，我還是要回那邊去的。我看你哪兒也不用去，就到我家當保姆，那邊有個保姆，每日幹半天，還給三十塊工錢。加上兩頓飯和月票什麼的，得合六十塊錢。老頭子最心疼錢。你去呢，咱們裝不認識，明面兒上我給你二十，實際上暗著給你。你整天幹，才給二十，老頭子自然高興。我再給你買幾件淺色毛衣，好好給你打扮打扮，他那跛腿兒子見了你，准撲上來。你假裝和他好，牢牢把持住他，我呢，就裝看不見。我把死老頭哄住，非弄他個水落石出不可！一旦錢到手，我至少分你兩千塊。那時候，咱們一腳把他們蹬開。你拿那兩千塊找誰找不著？我有了錢，怎麼花不行？光利錢就吃不完，還跟這要入土的糟老頭子？想想吧。你要是同意，咱們就訂個攻守同盟。」

由於我吃驚得過分，反倒十分鎮定了，衹是屏住氣息靜聽。當時我有什麼感覺？首先我驀地想起了安徒生童話那個騎著掃帚飛的老巫婆，其次是盼望父親就在這桌子底下聽見了一切！

我不露聲色地離開了她家。當我一級級下樓時，父親的愛情在我心裏一落千丈！我知道，永遠不會來這裏了。

我還是回家了，因為沒有地方可去。那是我的家嗎？不如說是客店，是我暫時棲息的地方。我要盡可能使棲息的時間更加縮短才好。

不是下班時間，衹有母親一人在家，正坐在窗前心事重重地吸煙，一見我，立即投來一個搜索的注視，大約是想知道我在哪兒過的夜吧。她做夢也想不到我是在她仇人家裏啊……

我連招呼也不打，便梗著脖子進了屋。我感到母親從鼻子裏輕輕噓了口氣，那是放心的聲音。是啊，你的女兒沒死，也沒去當流氓，你當然放心了！

我茫然地坐在裏屋的床邊，不知做什麼好，就這麼靜靜地坐著。聞著潮濕的熟悉的氣味，想起姥姥就是在這張床上死的，心裏真想哭！我的耳朵仿佛自動地支了起來，下意識地聽著母親的一切動靜，想從空氣的聲波裏體察到她的感想和心情。我立即感覺到，屋裏的空氣是并不緊張的，甚至在靜穆中隱含著哀思。她走路時沒有故意加重腳步，沒有把盆碗弄得叮叮噹當，沒有在關門時摔出聲音，而是輕輕地，一切都輕輕地……我的眼淚要湧出來，這微妙的承認錯誤的舉止使我心酸……

我坐在姥姥的床邊，凝神望著窗外，任淚水默默地流淌。一邊想念慈愛的姥姥，一邊傾聽外屋的動靜和聲音……

誰也不知我想要的是什麼。我幻想的，絕不是物質上的任何東西——我幻想的，是母親能體會我那絕望的心情；幻想她能看到我的一丁點價值；哪怕那價值，僅僅是有一天會在病床前侍候她。衹要她給我一句溫暖的話，衹要她說：「羅錦，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你的前途不是你自己毀的，而是這個社會。」衹要她說：「不管怎樣，全家都應當在一起互相扶助。」

然而，母親太累了。她累到——心裏有，就是說不出。她太累了。

我始終不懂，在這塊國土上，連希望母親給我一句安慰的話都是奢侈的。誰還幻想呢？幻想本身，不就是奢侈的嗎？

我默默地流著淚……眼前，又浮現出我小時候，坐在小板凳上、雙手托腮地望著姥姥和二姨；她們坐在小桌對面小斟著、挾口酒菜、永遠有著聊不完的母女情……那溢滿酒香、暖盈盈、迷人的氣氛啊……

54. 哥哥的眼角膜

大約是七七、七八年，我在馬路寬寬的人行道上，遇見了小娜的男朋友韓大夫。

「你還在朝陽醫院工作？」我問。

「還在。我正休病假呢。」

我才發現他精神大不如前。

「怎麼啦？」

「肝炎。」

「肝炎？」

「唉！讓邊虹氣的。」

「為什麼？」

「那邊有個長石凳，咱們坐下說。」

待我們坐下來，他說道：「邊虹為了拆散我和小娜，什麼法兒都使了。先把她妹妹、妹夫叫來，三個人狠打她。又不准她嚷，打得渾身青紫，三天起不了床。然後邊虹上我們醫院，照我的診室門上貼一張大字報——說我趁她出外探親二年，勾引她未成年的女兒。我是有口難辯，全院議論紛紛，明明小娜已經十八歲了！把我活活氣病了。」

「小娜呢？」

「上月去日本了，和小李子。」

「邊姨嫁了兩次華僑，都沒如願。說什麼，她也不能讓小娜留在中國呀。」

「可手法也太黑了吧？」

我勸他往開了想。

「其實⋯⋯」他吞吞吐吐地：「有件事，我早就想告訴你。」

「什麼事？」

「你得保證不能跟你父母講。」

「我保證。」

他遲疑了片刻，才沉重地說道：「七〇年下半年，我在醫院看見過一篇內部通訊——『死刑政治犯遇羅克的眼角膜，移植給了一位幾乎盲了的勞動模範，手術成功。那位勞模，視力達到了零點二的水平⋯⋯』」

我呆呆地，仿佛整個世界不存在了。

「羅錦，在工人體育場宣判你哥哥那批政治犯，每個單位都必須派人去參加，我也去了。他始終往上掙，不肯低頭，兩個法警使勁按著他。宣判完，他單獨地被拉出來，他的腳不肯往前邁，他們拖著他，塵土揚起老高。我和別人都明明看見，他被拖進一輛白色的大警車裏——就停在刑場邊上。誰也不知那車是幹什麼用的——沒牌子沒窗戶，又大又長。我猜，就是在那車上，趁熱割下他的眼角膜的。」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也沒留神他什麼時候走的。多麼佩服劊子手們的精明啊！哥哥是移給誰都可以的O型血、年輕、從未得過眼病和任何疾病。他們相中了他。

如果他們挖去了他的眼睛，又焉能不剖開他的胸膛？又焉能捨得他的心臟、肝臟、腎臟呢？全家人的皮膚都隨父母——細膩完好，又焉能不割下他的一塊塊皮膚？又焉能不剖開他的大腦，研究這智慧超群的人，到底有什麼不同的基因呢？就連他的骨架，也不會放過！

「對聯」的創始人譚力夫，一步步地高升，聽說在「故宮博物院」當黨委書記。而反對「對聯」的《出身論》作者，便是如此的結局。

我呆呆地坐著。時間、文字、語言對我來說，已經毫無意義，它們太蒼白了。

我想像著那畫面——活動手術車裏，他們剖開他的胸膛，他們挖去他的眼睛；他的每一個器官，都不甘於死亡地跳動著；手術個個成功。因為每一個器官、每一片皮膚，都飽含著他做人的精神！

劊子手們把他的基因，傳給了一代又一代。

歷史會告訴人們，誰是英雄。

歷史會告訴人們一切真相。

55.「愛屋及烏」

不久，我總算找到了一份當保姆的差事——給八口人做三頓飯，侍候一個行動不便的老太太并兼顧一位兩歲的小孫子。活兒是那麼多，不但要買東西、做飯，還要利用一切空閒時間為小孩做衣服。幹了一個半月，我累倒了，或許，原來抵抗力就差吧，竟得了肋膜炎。這回，我飽嘗了家裏的目光——煩躁遠遠多於關切，冷漠遠遠多於熱情。我從東北帶回的錢除去還父親的賬以外，連這次得病的醫藥費都不夠，不得不讓羅勉從廠互助會裏借了一百元。

「以後，我慢慢還給你。」母親對他說。我躺在床上聽得一清二楚。

是的，我家的錢財向來是十分清楚的：母親不但每日晚上記生活日用賬，準確得一分都不差；而且，如果誰從街上給家裏買來二分錢香菜，或為家事打了四分錢的公用電話，母親都如數還清，每晚記帳前必問：「你們有誰替家裏墊錢了嗎？」

「這叫『財清仁義重』啊！」父母都說。

是的，財清仁義重。我再不應當吃累他們了。假如找個丈夫，能替我報銷一半醫藥費，能不嫌我有病或幹不動活，能給我應有的關心和溫暖，能在家裏和他是平等的而不是依賴的關係，能在自己的小屋裏幹些力所能及的掙錢的活……是的，我要結婚！

病還沒好，我便掙紮著寫了一封信：

舒鳴：

我願意和你結婚……

何叔叔，這封永遠不會發出的信就寫到這裏吧，但我相信，您今天晚上會夢見它，一定會夢見它。

十號，終於到了。我多想聽他講話，多想看見他！

為了保險，應當先給他打個電話。我下了樓，匆匆向傳呼電話間走去，那心情，就像女兒渴望見到父親。可是，怎麼我對親生父親倒從來沒有過這種心情呢？

「喂，何淨同志在嗎？」

「他病了。」

「病了？」

「昨天下午他就在家休息了。我告訴你他家的電話號碼。」

我不安地撥通了號碼。

「小遇嗎？」沉穩慈和的聲音。是他的！

「我沒什麼大病，」他竟笑了笑，「老病啦。」

「我可以送稿子去嗎？」

「送到我家來吧。我告訴你怎麼走……」

口袋裏僅有二十元，還要過半個月的日子，還沒到發絹片錢的時候呢。可是我一定要給他買些吃的心裏才高興。說真的，如果當時我有一百元，為他花五十元我也捨得，即使那樣，也表達不盡我對他的敬意呀。

我買了十元錢的麥乳精和可可粉，坐在飛速行駛的無軌電車裏幻想著。第一個迎接我、給我開門的準是他的愛人。她長得什麼樣？花白頭髮？短髮？身材適中？清秀？嗯，一定還透著和藹，善良。他的家庭氣氛一定很融洽，桌上或牆上會有他全家人的合影，孫子和外孫給屋裏添了不少熱鬧……

開門的卻是他。

「何叔叔。」我和悅地打過招呼，尾隨著他，穿過三樓這套獨用單元昏暗的小過道。

屋裏光線柔和。光禿禿的牆壁說明他誰也不想崇拜。除了牆上掛的一本國畫花卉日曆之外，再也沒有令人感到可親的東西了。我幻想的那些人和有關的跡像一個也沒有。雖然屋裏樸素、安寧，卻透著說不出的淒苦和冷清。

「您的病好點兒嗎？」

「祇是肝有點大，老病，坐吧。」

我站在桌邊，從書包裏拿出剛買的麥乳精和可可粉。

「買這幹什麼！」他不滿地說，「拿回去，一定拿回去！」

「我想給您買大蘋果，又怕您不愛吃。」

「我一向不愛吃甜的，有個朋友給我買的麥乳精，放的時間過長，都結了塊，一定要拿回去。」

「下不為例吧，您讓我拿回去，我心裏該多不舒服，同時也顯得您多小氣呀。」

這話果然有效，竟使他無法反駁。他坐在單人沙發上，給我倒了杯茶。我品了一口，就連這茶也像他的屋子一樣——淡而無味，溫嘟嘟的。側過臉看他講話，覺得不大得勁兒，總想看他更清楚些。因為我和父母講話，很少有祇給個側臉的時候。我剛抬起身子，想坐到沙發對面方桌旁的椅子上，便聽他沉靜地說道：

「坐在沙發上吧。」

多有趣！他怎麼知道我的想法呢？他真比我自己還清楚我、瞭解我嗎？我祇有老實地坐下了。

「這還是春節時買的，」他指指茶几上的幾碟糖說道，「總想不起吃它，吃塊糖吧。」

我捏起一塊糖看了看。這是十分便宜的、哄小孩吃的米花糖。這個發現又使我覺得有趣，便把糖放進嘴裏，一面看著冷清的四壁和單人床上堆放的稿子。

「我開會時你給我去過一封信？」他迅疾的目光朝我一瞥。

「嗯。」

「你的作品我衹看了一半兒，太忙了。第一稿帶來了嗎？」

「帶來了。」

「第二稿我翻了翻，好像離題遠了。」

「我寫的都是真的呀。」

「為什麼非寫真的呢？文學，可以綜合、誇張嘛。如果你總不從『真的』裏解放出來，就寫不好小說。」

「我老覺得，我經過的事，比現代一些小說都有意思，這是我不想編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呢，現在的小說很少有一篇從頭到尾令人覺得真實的，不是假話文學，就是半真半假文學，這就讓我想和它們針鋒相對。」

他不以為然地微微一笑，搖搖頭。

「等我寫完了真的，再去編吧。」

「如果有勇氣獎，你倒真應當得第一名。」他半帶嘲諷地說。

「其實，好些事情我還不敢寫呢。」

他用那無所不知的目光掠了我一眼。這一眼，仿佛將我那封沒有寫出的心裏的長信，全都看透了。

「你愛人做什麼工作？」

「電工。」

「多大年紀？」

「比我大七歲。」

「他看你寫的東西嗎？」

「不看。有一次我強要他看，他看了一頁就睡著了。」

他笑了。

「他工資多少？」

「七十元。」

「呵，他符合找對象的第一個條件。」他風趣地說道。

「我結婚不是為了這個。何況他給不了我那麼多錢。」

「為了什麼？」

「為了他有一間房。」

他無言地看著我。

「有間房，我可以有安身之處，可以掙錢，不必去當保姆。」

「是啊，那個時候，你找對象是很不容易的。」

「確實。」

「你們談得來嗎？」

「幾乎什麼也談不了。而且……他曾檢舉過他前妻和她哥哥參加天安門『四五』事件，因為那時候他前妻要和他離婚。」

他給我斟滿了水。

「他孩子和你處得好嗎？」

「還可以，不在一起過。」

「你們有孩子嗎？」

「沒有。我一輩子也不想要。」

「為什麼？」

「孩子應當是愛情的產物，否則，生他是沒意思的。」

他喝口茶，深思了片刻。

「古代有個典故，叫『愛屋及烏』，你知道嗎？」那口氣像在探詢。

「不知道。」

「意思是，如果你愛這間屋子，那就應當連落在屋子上的烏鴉也一起愛。」

他是在點破我什麼，在提醒我注意。然而，如果他不這樣，豈不是說完就過去了，倒沒有什麼嗎？這麼一提醒，心裏反而不是滋味兒了，祇好閒聊些別的來沖淡……

臨走，我索性把第一稿的複寫本送給了他。在扉頁上我恭敬地寫道：

敬愛的何叔叔留念

他看了有些不大自在。但我確實是敬愛他，又為什麼不這麼寫呢？

「十點半我還有個會。」他看看手錶。

「咱們一塊兒走吧。」

樓梯不寬，我們一前一後順級而下。

「大嬸呢？」我這才想起來。

「出遠門去了。」

回到家，出於見面的高興和對他的關切，我給他寫了封信。

敬愛的何叔叔：

從您那兒走後我心裏可高興了，因爲和您聊天真是愉快的享受。

我勸您多吃甜的。我母親肝大，就因不愛吃甜的。您一定要當作藥吃才行，鍛煉得用理智來吃東西，病就好得快了。

「建國」至今，還沒有一篇文學作品，是寫出身不好的青年怎樣成爲先進分子的。即使是像『青春之歌』那樣的好作品，也要把林道靜寫成她母親原本是個窮苦的丫頭。實際上，作者本人走上革命道路是一個最真實、最有力的說明。但卻爲什麽不以真人爲模特兒，偏要虛構她的出身呢？也許，是怕現在的一切官老爺接受不了吧。目前轟動全國的短篇小說《蘭英的婚事》，剛觸及了一點點出身問題，影響就那麽大！何况，書裏的曹發并不是什麽先進分子哩。

我覺得我的哥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我不想寫成小說，而想寫成真人真事，寫他怎樣成爲先進青年的。我不但要寫他可貴的品德，同時也要寫他的七情六欲和不易覺察的缺點。衹有寫出一個人物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他（她）才是真正的人，令人可信的人。即使是一個從未進過城、不識字的村姑，她的思想也絕不會是單一的。

何况，我現在有許多自由時間可以支配，一旦有了工作，想快也不能了。

就寫到這兒吧。多吃甜食！

小遇　五月十日中午

發了信，越想越覺得這「開會大王」是沒有什麽時間看我的作品的，而我卻又那麽希望「冬天的童話」儘快發表。下半部明天就能脫稿了，而上半部他卻還沒看完，怎麽辦呢？我打算把上半部先拿回來通篇複寫三份，一份自己留著；一份給這「開會大王」慢慢去看；一份拿到別的出版社去徵求意見。如果全不登，我決定自己油印，哪怕衹印五十冊，變成手抄本也好。

主意打定，我又跑到了傳呼電話間。

「進來！」

我擰開了門，衹見他頭也不回地坐在窗前的辦公桌邊，正看什麽文稿。我站在屋子中心等了大約有一分鐘。雖然他完全像在看文稿，然而卻給我一種感覺，他并

沒有真正看進去，似乎在用文稿做某種掩飾，想的是與桌上的東西全然無關的事情。

「您的病好些了嗎？」我不得不問道。

他這才回過身來，一手搭在椅背上，不大自然地一笑。

「你怎麼又要拿回去？」

「您看了嗎？」

「沒有，你著什麼急？寫一本書是要花時間的。」

「我想拿回去複寫兩份，一份給您，一份——」

「一份送到別的雜誌社去。」他輕而易舉地打斷道。

我尷尬地噎住了。同時欽服地想——他怎麼猜得這麼準？

「不不，我當然得聽您的，」我急忙說謊，以掩飾被人識破的難堪，「我幹嘛要送到別處去呢？」

他祇是不經意地一笑，仿佛不想和我爭辯，也不想和我這「毛孩子」「一般見識」。然後他誠懇地望著我說：

「在我表態以前，希望你不要送到別的雜誌社去。」

「嗯，好吧。」

他遲疑了一下，又說：

「我給你寫了封信，還沒發呢。」

他拉開抽屜，拿出一張折著的信紙。那明亮的目光在我臉上迅速地掠過，閃現出某種不安的心情。這不易覺察的一閃使我暗暗奇怪——他不安什麼呢？我突然想起剛才進屋時他那心不在焉、假裝看稿的神態……

「你願意看嗎？」他微微舉起那捏著信角的手，然而目光卻不自在地盯著桌上的文稿。

「願意！」我高興地接過來，便要打開。

「回去看吧。」他卻這樣說。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祇好放進衣袋裏去。

「你的稿子放在我家裏，如果非要複寫不可，和我回家走一趟吧。」

是的，我還是想複寫一份。雖然我打消了送到別的雜誌社去的念頭，但在他看稿的同時，我還可以在複寫本上加工、修改，不無益處。

他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著，我緊跟在他的背後。他那颯爽的步伐，魁梧的身姿，閃亮的頭頂，使我產生這樣一種感情：仿佛他那等巨大，我這等渺小；他瞭解我，我卻不容易瞭解他……

我們邁上光線暗淡的樓梯。他走在我前面，扶著樓梯扶手，每登一級都稍顯吃力。

「兩個膝蓋一上樓就疼，」他歎了口氣，「尤其是右腿。醫生說，早晚要癱在床上。你勸我多吃糖，可是多吃了又不行；我還有另一樣病，一吃糖反而更糟，真是個矛盾。」

我不由暗暗地難過。剛才還是個魁梧的巨人，難道竟要癱在床上嗎？這樣的好人不應當有任何不幸，有多少遇羅克在盼望他能為他們伸張正義啊！

離開他家，剛剛上了公共汽車，我便忍不住把信掏了出來。

小遇同志：

信收到。你信上説的意思我都懂，尤其懂得信的第二頁頭一段：「何况，我現在有許多自由時間……想快也不能了。」

這是信的「核心」吧！

我一定爲您争取這個時間。因爲您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過了。真是「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况且，您有不捨之意，我無金石之堅。

吃藥問題，古人説：「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何况你推介的藥是「甜口」你發表的「言」是「順耳」的呢，謝謝！

您贈的營養品遭到孩子的「譴責」（家裏衹有個孩子），我有口難辯，衹能「能忍自安」了！但，小遇，下不爲例！

離月底衹有十七天了，時光如流，瞬息即逝，到時交不了「卷」，奈何？

我又要開會了，帶住吧！

祝您諸事如意，一切順利。

何浄　五月十四日夜

他多麼世故！為什麼認為我信中的「核心」僅僅是催他快看呢？難道我就沒有想和他討論一些文藝問題以及對他身體關心的意思嗎？不錯，我在信的結尾為了那幾句話是有催他快看的意思，但那并不是主要的。而他卻是以世故的眼光看待人們同他的交往的。當我有了這一小小的發現以後，我反而有點欣悅；因為，這證明了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的最初印象！但我總覺得他的信裏還隱含著其他意思，他交給我信的異常神情又使我想起來，因此，我又把信看了一遍，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家裏衹有個孩子」——盯著這括弧裏的七個字，我不由愣住了。他幹嗎要做這詳細的、多餘的注明？有什麼必要呢？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對我這直率的提問竟一句也回答不出。那麼，他是有難言之隱？「家裏衹有個孩子」——就是說，除了一

個孩子以外，家中再沒有其他人了？……大嬸呢？「大嬸出遠門」不過是個託辭？實際上并沒有她？為什麼又沒否認有她？似有似無？或許，她是健在的，衹是和他脫離了夫妻關係，像個朋友一樣相處？或許，感情不好，分開住了？總之，我決心要解釋這七個字，但并不向不光明的方面想。當我思索了一路之後，我便斷定：這位儀表堂堂、魁梧幹練的人，在愛情上一定有一番苦衷，這倒實在令人同情。可是，我的判斷正確嗎？

是的，一切都在證實我判斷的正確：他先愛上了我的自傳體小說，當然也就愛書中的女主角；他迫切地想見我；他那在感情問題上理解人的話語；他熱情地送我稿紙，希望我有一番成就；他不嫌麻煩的幾次友好的接見；他的單人床，屋裏的淒清；他的信，交信時的神態……我的斷定沒有錯！正因為他的愛人還在和他來往，我便覺得他更加可憐——他還在維持這種可憐的關係！一個多麼重感情的人！她使他傷心過，但他總記住她好的一面，不願拿她當仇人。她也許還想和他恢復夫妻關係，但他卻很有原則，絕不像糊塗的父親，他絕不邁出朋友的範圍一步。為了共同的孩子，她來看他有什麼奇怪呢？

我原以為這位思想的巨人有幸福完滿的家庭，沒想到，卻也合了「好人的悲劇往往最多」這句話。哦，我心裏湧滿了沉重和憐憫……

一下午，我便在惶惑和悲哀中度過。我惶惑，因為這封信使原來師生般的感情忽然有了轉折，我感到突然，慌亂，不能自持。我悲哀，因為我心裏有一股難言的孤寂，彷彿我在黑夜裏踽踽獨行，悄悄走到了他的窗前，看到檯燈下的他正一手托著額，一手握著鋼筆，在躊躇地寫這七個字，又用括弧括起來……用有意和無意的形式來暴露自己，露出自己那顆多年孤獨的、得不到愛的心……這七個字有多重的分量！似乎在試探地問我願不願、能不能挑起來？一顆封錮的心向你啟開一條小縫——衹有深沉的、有涵養的老年人才能用含蓄的方式向你啟開這條小縫……我愛他嗎？或是想安慰他？想給他一點溫暖？……我的心裏，衹有沉重和憐憫！但願我能給他一點溫暖安慰！

何叔叔——我最敬愛的老師：您好！

我給您寫的信您都好好留着，説不定它是將來一本小説裏的素材呢。

我不是文學家、政治家，也許，倒是個幻想家。

第一次從您家出來我就想：如果大嬸是非常愛您的，爲什麼她不在您身邊照顧您的病呢？勞碌了一天的您，回家以後也許很希望有個安適

的氣氛、可口的飯菜。冷清的氣氛對您的病并没有益處，因爲，精神的醫療佔百分之七十的作用啊。肝不好是因鬱而得。也許，您的一生可以寫一本精彩的小説吧？當然，對於您，我什麽也不知道。

今天，我抱着一大包沉重的稿子，在汽車上讀着您的信，心裏既欣慰又不安——我的命運真是奇怪呀，叫我生平遇到這麽一位可尊敬的人！眼睛停在「家裏衹有個孩子」上，幻想又飛起來了……

那是一位人品耿直、相貌堂堂的老黨員、老幹部、文壇上的戰將。他在年輕時，一定有多少美好的幻想，受過多少生活的磨煉。「文革」時，他一定受過不小的「鍛煉」，也許，愛人遠離了他。衹能説，她并不真愛他。如果真愛他，便應爲他犧牲一切，協助他、扶持他，體貼入微，使他愉快。他整天忙於工作，爲了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是，他却没有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任何熱愛生活的人都不應當缺少這個，唯獨他正缺少。陰影時時籠罩着他的心——他帶着一個孩子（一定是個聰明、正直、像他一樣的孩子）……像這樣的人，難道不更值得愛嗎？不更值得尊敬和歌頌嗎？

這是我的瞎想。何叔叔，也許，它衹能使您付之一笑。

如果您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顧，我願充當您家的保姆，一定的，而且是非常高興的。而且，我不想要任何報酬。我一定把您家弄得整整齊齊，乾乾凈凈，做適合您身體所需的可口的飯菜。如果您需要，我一定去。晚上我可以回家住，即使今後上了班，我也可以侍候您半天。也許，我還可以泡病號來侍候您呢！

您何必這麽悲觀呢？我看，一個人的精神不老，他就永遠不老。您説是嗎？

這封信，如果能讓您高興，那比麥乳精還管事呢！

回家的路上，我左思右想，什麽時候，或者，不知哪個商店賣一種食品，既不含糖又好吃、又有營養呢？那時，我一定會買。

複寫時文字一定要清清楚楚，以便讓您看得省力些。

還是應當療療電，治治腿關節的骨質增生。精神是要緊的，多快樂點吧！

小遇　五月十五日

又：告訴您一個秘密，如果哪兒都不登我的作品，我將把它油印，自己幹，自己賣。一元五一本，準有人買。白送可送不起，還有紙錢呢。我幻想自己在屋裏滚着油印筒，起勁地幹着，裝訂好一册又一册。每天拿着一大包，進到文人們工作的辦公室吆喝着：「買好書吧，一塊五一本……」

寫完後，我看了好幾遍。每一句話都是真情實感，沒有一點點虛情假意。真的，我真想給他當保姆，侍候他，瞭解他。祇要他每天對我說兩句有教益的話，就是最好的工錢；祇要他能因我良好的工作使精力更加充沛，就是我最大的滿足。但真的一點工錢也不要嗎？我的零花錢從哪兒出呢？當然，絕不能和舒鳴要，那像什麼話？好吧，他給我五塊錢便足夠了。於是，我用墨水把那句「而且，我不想要任何報酬」劃去了，生怕他看出來，又多塗了幾道。

我憑著一股勇氣跑到郵局，一橫心，將信扔進了郵筒——死活由它去了！啊呀，我怎麼這樣傻，沒容細想就把信扔進去了呢？要是他真的有愛人呢？「脫離關係」等等不全是我的幻想嗎？怎麼辦？一頓冷冷的罵一定在等著我呢……

56. 寂寞者

發信後的第三天，當郵遞員在樓下喊我的名字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他的嗎？不會，絕不會。冷冷的罵不會來得這麼快的！

但信封上的字跡像他的，祇是沒用報社的信封，用了街上賣的普通信封，還貼了張四分郵票。寄信地址含含糊糊，祇有大街的名稱，卻無門牌號數。是他的嗎？用手掂了掂，大約有十幾頁吧？

小遇同志：

信悉。但不像您斷言的「付之一笑」，而是加了兩倍，「付之三笑」。您別以爲我是打趣，這是實話，完全能够計算出來的。讀到「陰影時時籠罩着他的心——他帶着一個孩子」，我笑了，這是一笑；讀到您要當保姆，我又笑了，這是二笑；讀到「吆喝着：買好書吧，一塊五一本……」我再次笑了，這是三笑。至於爲什麼笑，我不說；爲什麼不說，我也不說。因爲，正像古詩上說的「春江水暖鴨先知」，您自己比誰都明白，何必我去說明呢?

您在對我做了一番評論以後，說：「當然，對於您，我什麼也不知道。」說得對極了。您確實什麼也不知道。不過，因爲您是「幻想家」，可以憑幻想「姑妄評之」，結果評得幾乎「一無是處」！

大嬸所以還沒從西安回來，是因爲我根本沒有告訴她我的病。我也不願意告訴她。她出趟門也不容易，從三月初就張羅要走，到四月初才離北京，還帶着我家的一個寶貝，我唯一的外孫女。西安有大嬸的媽

媽、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還有一大堆男女外甥們，還有表哥、表姐以及不可勝記的老同志、老熟人、老同學等等。外孫女去年就吵着要去看她的太姥姥，我怎麼能把她們催回來呢？這是一；還有二，大嬸體弱多病，年事又高，在家也做不了什麼事。原來是有位保姆的，臨時有病，回南方去了。正好，大嬸也要去西安，就再未請個人來。您不了解，我是非常希望「冷清」一些的。有個保姆，是能幫助做不少事，但也增添了不少事，倒不如「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好！

對於您的「毛遂自薦」，我祇能表示萬分感謝。絕不是我對「整整齊齊、乾乾净净」以及「可口的飯菜」有什麼意見。而是您删去的那句話，使我大感不快，即：「而且，我不想要任何報酬」。我哪裏去找這樣的人呢？遺憾的是，您終於删去了，因此，我決心不再考慮。這叫「經濟核算」！

您說，「複寫時文字一定要清清楚楚，以便讓您看得省力些」，好心可鑒，盛意可感。但是，光文字清楚還不够，更重要的是意思要清楚。而這封信的毛病正是有些意思不清楚。比如：「我的命運真是奇怪呀」是什麼意思呢？又如「您何必這麼悲觀呢？」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充其量祇能是個「實想家」，所以讀「幻想家」的信，真有點高不可攀。在您寫的「清清楚楚」的文字但撲朔迷離的思想面前，往往被弄得目瞪口呆！

小遇，我絶没有貶責「幻想家」的意思。没有幻想不但没有文學，也没有科學。列寧就十分贊賞幻想對人類、對革命的巨大作用。在這方面，您應該是我的老師。但我肯定什麼也學不到，因爲我的腦子已經十分僵化了，望您能諒解！

對您在信上開頭的稱呼，我一直有意見，想不到這次更升了級，又加了個「最」字。我已經忍無可忍了。「敬愛」，這是規格非常高的尊稱。偌大的九億人口的中國，祇有人民的好總理才當之無愧。您這樣稱呼我，太出格了。有錯必糾，改了就好。稱同志、稱姓都可以，這多親切！或者稱叔叔，也還要得。因爲，我的女兒何梅還比您大一歲哩！我做您的叔叔，也許當之無愧吧！

還提一點意見，信封可以寫得簡化一些。「××區××路××號」可不要，改爲「本市」即可。我們單位哪個郵局不知道呢？還有下款的地址也可全删。因爲這種信「百發百達」，絶不會發生無處投遞、需要退回的問題。再有，信封中間的「收」字之前，似應加「同志」二字。否則，顯得太特别，可别忘了「大眾化」啊！

最後，問一個問題，從去年到今天，我報所發表的文章哪些給您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一定告訴我。

祝您愉快！

何净　五月十六日

原來他有愛人，原來他的孩子比我還大，我無力地靠在桌上，不知想什麼好了，衹知道我的幻想是多麼可笑！既然他有和他白頭偕老的愛人，他就不應當鼓勵我再給他寫信，不應當教給我隱晦的寫信封方法，不應當再以莫大的好奇心和興趣來對待我。從他的信封、這些篇幅和字裏行間中，都明顯地告訴我，他對我的上一封信不但不反感，而且很有興趣。這我就弄不懂了，他不是有個很好的愛人嗎？如果他愛她，他是不應當有這種興趣的。可是他偏偏有，而且興趣極大，又是為什麼？……我苦思苦想，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他并不真愛她。也許，他們離婚了，但還像個朋友一樣相處；或許始終還保持著夫妻關係，但他不愛她，從他對我的態度上就可以斷定。儘管他說得那麼多，那麼好聽，列舉了一大堆親戚朋友，那不過是一種掩飾罷了。不過在我面前故意說謊。掩飾什麼？他覺察出我喜歡他，但他不相信我能真的和他好起來，正因為他喜歡我，卻又不太相信我，所以，他那樣年紀的頭腦才比我更冷靜，更能掩飾和自我克制，恰恰因為也是愛的結果才說謊的！

人們常以自己的心去度別人。善良的人往往把別人想成善良的；邪惡的人往往把別人想成邪惡的。而我呢，除了那個結論以外，再也想不出他對我如此鼓勵和感興趣的另外的原因，我絕對想像不出一個人在愛著自己愛人的同時，又想有什麼情人。我以為，愛，就全心全意地愛一個人，不愛，就應當解除婚姻關係去另找所愛，這才是光明正大的君子作風。而他在我的心裏，又是一位極崇高的君子。因此，我以為他的鼓勵和興趣，是朝著關係合法化的目標進展，而絕非兒戲的。這「合法」是我自己定的「法」，是我對自己的「法」——當一個人的愛讓你明白了你并不愛自己的丈夫時，便應將那婚姻結束；對於那愛你的，也應一樣。

既如此斷定，我便沒有任何畏懼的理由，更加直爽地給他回了信。

何叔叔：

我就是這樣一個熱情十足而頭腦簡單的人。縱然我經歷了種種艱難困苦，但是我對於世故人情仍舊了解不深，好像我沒有從中取得什麼教訓。這也就是父母常常説我的——「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往往，我覺得誰是好人，總希望用一生來報答他。這就是我上封信裏的主導思想。當然，這人是不是好人，還有待於瞭解；可是我呢，往往是先下結論。

熱情十足、頭腦簡單、幻想過多——難道您在「冬天的童話」裏看不出來嗎？家裏人從來不認爲我聰明，我也相信自己愚蠢，可總又改不

了。因此我没敢相信有誰會喜歡我的作品。没想到，您意外地給了我巨大的鼓勵，才使我對您的感激和愛戴倍增。

除了哥哥，我還没有遇到一位使我願爲他獻出一切的人。我常幻想，如果有人説：「衹要你上斷頭臺，就准許你的哥哥活下去。」我會毫不遲疑地跑到斷頭臺上去。因爲，他活着比我有用得多；因爲他活着人民能得到更多的好處。我多希望在生活裏再能遇見這樣一個人啊，能值得我獻出生命的！

如今，我遇到一位比慈父還可親、可愛、可敬的人。這全部的原因，就是他敢於在理論會上爲哥哥呼吁，向封建和保守的頑固勢力作鬥爭！我見過多少共産黨員，一個個暮氣沉沉，自己不進步，也不願别人進步，落在群衆後面，根本喪失了黨員應有的先鋒精神。可是，您的發言却使我震驚，感到還有這樣可欽佩的人！這樣的黨員現在是多麽少呀！

我以爲，感情是不分年齡和地位的。也許，在我眼裏，您正是年輕人。而那些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却正是不諳世事的毛孩子。

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假如「冬天的童話」真出版的話，請允許我在扉頁寫上「獻給敬愛的老師」并寫上您的名字吧！

我對舒鳴，對父母和弟弟都説：「如今，我才覺得自己是個活人了！」其實，他們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他們哪裏知道，如今我的事業心的燃起，是一位可敬的人點起來的呢？我是多麽感激這點火的人哪。

過去好幾年，我生活在麻木狀態中。給了我一次活力的，是維盈。但比起如今的感情，就像杯水和大海之差。他使我重新有了對生活的熱愛，使我想做點什麽；但他并没給我什麽力量和前進的目標。在您積極參加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思想戰綫的大辯論中，使我由個人狹隘的天地來到了廣闊無垠之鄉，在人民覺醒和力量的洪流中，那個帶頭的形象，正是您！

麻木和萎頓被新的精神一脚踢開！在學生時代就有的事業心突然又迸發了！我一定要寫出一本書，哪怕一生中衹有一本！衹要您欣賞它，我就很知足了。如果您認爲我對書裏的男主角很好，爲什麽我不能對您比對他還好呢？因爲您比他值得愛。這思想，有什麽可「撲朔迷離」的呢？向全世界宣告，全世界都會贊成！

對於您的家庭，我不想去打聽。如果您希望我知道得更多，自然會主動地告訴我；否則，打聽它不但没有意義，也成了對您的不相信。説實在的，當我知道您有愛人的時候，我真有些喪氣；可是，儘管您在信中談到您的家庭龐大而美滿，但我仍相信自己的幻想全是真的——真是個小傻瓜！

我多希望有一天能服侍您，您雖然在病床上，却仍覺得生活是美好的，捨不得離開人世啊！我的愛有巨大的感召力，它是如此光明、正

派、難得。這種感情，本身就值得載入史册，不管它是否能得到什麽。那時，我將在侍候您的餘暇，整理您過去的文稿，把它們匯編成册，并寫一本「何凈傳」。我深信，您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值得一寫的。我要用一切方法使您快活，除了可口的飯菜和衛生舒適以外，我給您彈琴、唱歌、朗誦，安慰您，撫愛您，用我的愉快情緒感染您。也許，您常常感動而困惑地問我：「小遇，我有何德何能使你如此對我呢？」……

您説「上哪兒找一個不要錢的保姆去？」這正是我呀！我不但不要錢，而且還給人挣錢——難道我對舒鳴不正是這樣一個給他挣錢、爲他治家、陪他睡覺的保姆嗎？可是我又不喜歡這位「主人」，何以不找一個我喜歡的「主人」去呢？當然，我到您家當保姆和給他當「保姆」截然不同，在舉止上我們不會有任何超過朋友的行爲，在思想裏，却充滿着愛；我對您的愛是對朋友的愛、師長的愛，衹是彼此給以愉快而没有責任。

您何必衹有三笑呢；再給您添一笑吧，「家裏衹有個孩子」這七個字竟使我幾天都没睡好，眼泪流了有六大車，您猜我哭什麽？您猜猜看？

可悲的是，我竟吃着舒鳴從醫務室要來的安眠藥。

小遇　五月十八上午

何叔叔：

上午發了一信，真擔心，真怕您冷冷地駡我一頓。

下午，我懷着不安的心情，將您的信又看了兩遍、三遍……這時我更覺得，您是喜歡我的。

您爲什麽非要叫我「同志」呢？要知道，階級鬥争那根緊緊的弦早就叫我們一家和「同志」二字絶緣了，因此現在即使可以戴上「這頂桂冠」，也不稀罕它。您何必不省掉寫這兩個字的力氣呢？

您的相貌使我想起一張畫像，那是「文革」前舉辦的「曹雪芹生平藝術展覽」會上，有一幅曹的全身帶景的畫像。他坐在一塊石頭上，西山的紅葉飄拂在他的脚邊，美極了。畫家可謂抓住了曹的氣質和神態，透着一股正氣和悲凉中的多情。當時我對身旁的一位女友説：「我喜歡『紅樓夢』，更愛曹雪芹。他是世上第一大情人，也是第一大苦惱之人。如果我活在當時，我一定要嫁給他！」她笑道：「我看你有點神經病。」我呢？却自我感覺良好。

也許因爲您的相貌格外像他，我總覺得您多情，却没有得到過使您刻骨難忘的情。不知這幻想對嗎？

我常想，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行爲看作一本書裏的内容，那麽，他就不會去偷、去搶、去做傷天害理的事。即使以前做過，當他（她）

把自己過去的一切公之於世之後，也會改正得非常徹底。如果人人都願把自己的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大家，這世界該多美好！

由於複寫，稿紙用完了，星期二上午，您是否可以讓我去拿一些呢？

給您寫信真是最大的愉快！

小遇　五月十八日下午

當我以那七個字為線索，肯定了他的愛情悲劇後；當我肯定了他值得我愛，而我一心一意地想愛他之後，我覺得比起他來，自己有多少罪惡啊。我的眼淚伴隨著對這些罪惡和過失的回憶而流淌不止——在沒有任何人看見的情況下。

上班的通知還沒有下達。我整天坐在空屋子裏，把門一閂，一邊寫「冬天的童話」，一邊回憶，一邊哭。我從沒像這次一樣愛過誰，即使過去愛過維盈，真心真意地、願為他犧牲一切地愛過他，但他也沒使我懺悔過自己，而給我帶來的僅僅是歡樂。連我自己都奇怪，為什麼我竟用止不住的眼淚和無限的懺悔來愛他？為什麼？這是自己從沒體驗過的、多麼新奇的感情啊！

我想起自己所有的不對之處，凡是我能回憶得起來的——有時候，我和母親頂嘴不太注意方式；有一次，姥姥氣得用掃炕笤帚打我，我卻把笤帚扔回去，她根本沒打中我，而我卻偏偏打在她胸口上；我中專剛畢業時，就不願意上班，不自量地一心想改行拉小提琴；第二個月的工資我本應如數交給母親，卻沒和任何人商議就買了一雙皮靴；進教養所後，我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樣認罪伏法，難道，我真覺得自己有什麼錯嗎？和志國結婚後，我變得多麼粗野，和他對罵對打，打不過也打；我是怎樣禁不住世人的冷眼，自欺地又結了婚，欺騙了舒鳴！……

這些，還不夠我淚流不止嗎？還不值得我痛悔一番嗎？我變成了一個不可愛的人！眼下我天天在寫哥哥，當寫他時，便不由得對比自己，過去的每一件罪惡過失，都是他絕對做不出的，我真希望再進一次教養所，不再說一句違心的話；我真希望再進一次監獄，毫不亞於哥哥的正氣，像他那樣死去；我真希望再經受一次世人的冷眼，看我能不能堅強地挺過來！……

眼淚越流越多，我的心便越輕鬆。仿佛我那污濁的心隨著熱淚的沖刷，越沖越淨了。有生以來，我第一次做徹頭徹尾的懺悔，我心中的「主」是哥哥，是哥哥活的化身——何淨。我必須匍匐在他的腳下，懺悔自己的一切，用新的靈魂，新的精神來愛他，祇有這樣，他才能接受我的愛。仿佛不如此，他也能看透一切。當我心

裏有了他時，過去的一切過失都會重新改過，變得乾淨、聰明、正直和高尚起來，變得不再粗野和溫柔起來。

我從來沒體會過如此令人難受的、甜蜜的、要脫胎換骨的愛。

小遇同志：

寄去的書、材料和信，諒已收到。我的話您一定感到「逆耳」，但這是「忠言」。如果您要覺得「逆耳」，將會不堪設想。至於您說那些在我看來不應說的話，以此爲戒，下不爲例吧！您還年輕，就算「童言無忌」，我也不去在乎！要緊的是寫好您的小說。這不僅是藝術，首先是政治；這不單是創作，尤其是鬥争。我如果能協助您完成這個小小的事業，也就是盡自己的力量於黨的事業。我們之間的關係永遠衹能是作者與讀者，充其量是作者與編者的關係。您要三思，您要切記！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互相制約的。否則，世界就不能正常發展。破壞了生態平衡，自然界要報復的。同樣，破壞了「人態」平衡，社會上也要懲罰的。我們應當自覺地、嚴格地遵守這種制約。任情任性不說愚蠢，也是幼稚的表現，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

下星期二請您九點鐘左右到我家中取稿紙，我電療後還得小息片刻才好上班。廿四號以後不再寫信了，我廿六號出差。敬禮！

何浄　五月十九日夜

這突然的信刺傷了我。正當一個人想用最聖潔的愛來愛他時，他卻又突然關住了大門，而他明明是愛我的。這就格外可悲。儘管什麼「書」，「材料」和「信」等等我根本沒收到，不免有點莫名其妙，儘管信的結尾仍舊約我到他家去實在有點多餘，但我已沒有工夫往這上細想，這些事太小了，我衹知道那天大的事——他不想和我好了！

同時，我又覺得受到了侮辱，他憑什麼用「出差」的名義來拒絕呢？如果他不想理我，完全可以明說，又何必說出差呢？顯然是假的——既沒說清到什麼地方去，又沒說明何時回來，不是假的又是什麼呢？這不光明的拒絕使我像受了侮辱——難道我就會那麼賴皮賴臉，他不躲開那地方我便會纏住他沒完嗎？既然如此古板和冰冷，既然這麼道貌岸然，為什麼又「春江水暖鴨先知」呢？為什麼又要告訴我他家裏的實際人口呢？為什麼又教給我寫信封的方法呢？說來說去，他剛想喜歡我，一想年齡和地位的差異，他又「自我克制」——變卦了！是的，他是世故的，而世故的人也許才是「聰明」的。

這一夜的淚水，絕沒有一絲的懺悔，而是委屈和氣憤。

高尚純潔的感情總是不成功，人們卻又讚揚它；愚鈍汚濁的感情卻總是成功，人們卻又貶低它。還是麻麻木木地過日子吧！

在汽車上我想好了一個諷刺故事，偏偏要在他面前顯得滿不在乎！他不就是個理論部主任嗎？這些年，他之所以青雲直上，還不是順應形勢順應得好嗎？現在環境允許了，他才敢為真理說話，他明明知道沒有五七年那樣的危險。哼，他世故透了！

汽車顛簸著，卻總是把那括弧裏的七個字顛到我腦海裏來，侵襲著我的心。使我非但不恨他，反而為他傷心——他是自我克制的，他是喜歡我的！不過，我在感情上是絕不勉強誰罷了。他能自我克制，哼，我比他克制得還好！瞧著吧。汽車走了一半多路，我想再不能哭了，否則讓他看出來，一進門我就失敗了。車窗外的風兒，快快吹乾我的眼睛，吹去眼皮的紅腫，快快，我還要和他較量一番呢！

敲門。裏面應道：「來了。」我那靈敏的聽覺神經立即判斷出，那聲音裏含有多種複雜的成份，使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它，哈哈，瞧著吧。

「何叔叔，」我恭敬地略微一點頭，裝出高興和若無其事的神氣，「您的病好點兒嗎？」

這神情和語氣，自覺做得很成功；好像從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快似的。然而他像早已看透我的心裏，并不答話，衹是「不和我一般見識」地微微一笑。

第一回合似乎沒有勝利，但是……哼，瞧著吧。

「給您，」他剛坐在沙發上，我便站在桌邊，把所有的信從皮包裏掏了出來，平平展展的一遝子，「您的信，全退給您。」

他疑惑而鎮定地望著我，并沒去接。

「為什麼？」他不解地望著我。

「幸虧您現在衹是個主任，否則，是否也會像江青那樣，為了不敢承認什麼事實，把我關進監獄呢？您難免會再高升，若升到了『國家主席』，我准沒命了。您怕我什麼，毋寧說我倒更怕您。現在把這些信全退給您，您總該放心了？點點吧，看全不全。」

他的嘴唇微微一動，沒有回答。

「您點點看全不全呀！」我催促道。

他默然不語地伸出一隻手來，接過那一遝信，放在膝上，衹是矜持地望著它們。

「點點吧。」我斜睨著他，既負氣，又輕視。

他半低著頭，沉思地望著手裏的信，似乎沒想到自己有這麼多「作品」，而又為這數量之多和作品的內容不好意思，仿佛是鼓足了勇氣，他慢慢地輕輕一撕，接著，橫過來又一撕，一共撕了四下，這四下，徹底撕去了我全部的幻想！我痛心地抿緊嘴唇望著他——那閃亮寬大的額頭，那并不乾脆的撕紙的動作，那心事重重地坐著的姿勢，又像含著極大的不情願。就連那隻可愛的大手的每一根筋絡，也像透著無法形容的戀意和悲哀。這微妙奇特的感覺，使我暗暗驚詫起來……

「你的信，我怎麼處理呢？」過了會兒，他抬起頭，目光似乎在詢問，又像暗藏著隱隱的苦衷。

「隨便吧，」我仍靠桌邊站著，滿不在乎，「燒了也行。」

他思索地搖搖頭，眼裏又充滿了複雜的感情。

「要不，你拿回去？」

聽了這話，索性賭氣地坐在小茶几另一邊的沙發上，一手托腮望著窗外，背對著他。

「你不拿我先留著吧。那裏面還有值得保留的東西。」

我回過頭來，他那深切的一瞥正在觀察我有什麼反應。

「那，既然我的信值得留，為什麼您又把自己的信撕了？一塊兒留著多好呢！」

「為什麼你又退給我呢？」他後悔莫及地說，「我原以為，你今天會帶給我一封信的。」

這話頗使我意外和感動！這麼說，他真的一直是矛盾的？他愛我，又不敢愛？他衹是想看到我的信？為什麼？拿我的信當作精神安慰？他從他的愛人那兒得不到？他的婚姻真像我想像的那麼不幸？我多想知道啊！可是我又不好意思問他，衹是心緒煩亂地歎了口氣。

「您為什麼用『出差』拒絕我呢？乾脆就說別來信多好！」

「怎麼？你誤會了。我真要出差。二十六號就走。你沒收到我寄去的材料和信？那信上不是提了嗎？我要到 A 市去開座談會。那些材料是我在經濟問題討論會上的發言簡報，送給你留念的。」

「我沒收到。」一團烏雲越來越小了，我鬆了口氣，漸漸地，心裏溫暖起來。

「我用掛號寄去的。怎麼收不到呢？哦，也許掛號要慢一天？你今天一定會收到的，中午大概就能收到。」

他的聲音像剪刀，把我那委屈的、糊住心的苦紙一下子全剪開了。

「我祇收到一封您批評我的信。」

想想昨天那封信，委屈又隱隱在心裏蠕動。

「你想到哪兒去了？」他慈愛地責備道，「我能不告訴你地址嗎？現在知道的住址還不太確切。明天你給我打一個電話，我告訴你，你可以往那兒去信。」

「昨天，我為『出差』，整整哭了一夜……」

他望了我一眼，半低下頭，深深地漢了口氣。這歎氣聲是那麼鬱悶，竟使我忘掉了自己的委屈。在這歎息裏，有多少無言的話語和無法衡量的感情；彷彿他在憐愛地責備我，預感到我們的愛情是個無法成為現實的悲劇；似乎又在由衷地感動，為我的眼淚而震驚；又像在哀歎自己愛情的歷史，為眼前的處境不知所措……我雖然默不作聲地坐在那裏，卻完全沉浸在剛才這聲難忘的歎息中……然而，今天他這副相貌和昨天信中的他儼然是不同的兩個人！想到這些天自己懺悔的哀痛，想到昨日信中他那冰冷教訓的口氣，想到他內心深處的矛盾百出，不報復簡直太軟弱了。

「吃糖吧。」這時他說道。

還是那幾碟米花糖。我捏起一塊，喝了口茶。

「何叔叔，我想寫這樣一篇故事，有一個老幹部，認識了一個小女孩——」

「你小點聲行不行？」他微笑著打斷，似乎立即猜到了。

「怎麼，您害怕啦？」我越發大聲說。

他含笑地站起來去關窗戶，更增加了我的負氣心理。

「嚇得這樣！這牆角有竊聽器嗎？」

「你小點聲，我聽得見。」

「幹嗎非要小點聲呢？又沒犯法。您聽我講吧，這老幹部剛要喜歡她，一想種種感情以外的東西，又害怕啦——」

「別說了，」他微笑著打斷道，「我不聽。」

我祇好不講。是的，我崇拜他就像天神一樣。儘管我在汽車上想到一些他的世故，卻又立即一一推翻了那些內容——他應當世故。哥哥不就因為太不世故，早早死了嗎？他若不世故一些，能有今天說話的機會嗎？思想解放的討論畢竟給冤假錯案的平反帶來很大的好處，所以，他不樂意的事我絕不敢做。我的感情也許偏熱，但卻必須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唯恐失去他。

他到裏屋去了片刻，抱了一大疊稿紙出來。

「這些大稿紙都送給你吧，可要節約使用啊。」

「一定，何叔叔，我把作品的結尾改了改，您看看好嗎？不長。」我從書包裏取出來，遞給他。

「沒戴老花眼鏡，看不清。」他有些悵然地說。

「我給您朗誦吧。」

「念吧。」

我感情充沛地朗誦著。我多想用這發自肺腑的聲音來打動他——假如我真能感動他，我多希望今後每天、每晚都給他朗誦小說來解悶呀。

他全身陷在沙發裏，一手托著腮，半低著頭，專心地傾聽，他那面龐堆積著陰鬱、苦悶、消沉……他悄悄在用一手指抹去眼角的淚水，我真沒想到這一段結尾竟如此深地感動了他。我并沒為作品的成功感到高興，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位大嬸左一封右一封信向他哀求：「原諒我的過去，原諒我吧！……」而這位堅強的人多年來一直忍受著愛情悲劇的苦痛。雖然作品的結尾是對哥哥的懷念，但怎能想到這上頭去？完全是他臉上的神情告訴我的……他并不知道，我把大自然比擬為一位慈愛的老人，那正是他呀……我真希望他用那溫暖的大手，寬和地撫摸我的黑髮……此刻，我更希望是他的愛人，走過去，無言地抱住他，溫柔地吻他的額頭，使他快樂些……

「可以。」過了會兒，他簡潔地評判道，「比上次那個草草的結尾強些。」

他似乎有些疲乏，稍稍直起身子，向沙發靠了靠。他的鼓勵使我欣慰——功到自然成。要知道這一段結尾，我在稿紙上塗抹了不下十幾遍，每一句、每一字都曾反復斟酌，一個人在屋裏朗誦了多少遍哩！我不相信自己有寫作才能，沒有任何人像我那麼笨拙，像我在寫作上花費的工夫那麼大。誰若見了我的初稿，準不相信我會寫出最末一稿來，結尾的這一點點成績，完全是反復塗抹和煞費苦心結出的果實啊。

他臉上的複雜表情依然存在，衹是又添了倦怠和漠然。

他一定是累了，我站起身來告辭。

「等等，有一封信你帶走。」他進了對面的屋子，雙手托出一封信來。那目光無比鄭重和信賴，那腳步和姿勢含蘊著深摯的愛，直到我癡癡地接過信來，才明白了他對我的全部感情。

「回去看吧！」

他慈愛的眼睛裏隱隱含有一絲憂鬱。

我說不出話來，將信仔細地放進了書包。

我們在門口道別。也許由於複雜的心情充塞著彼此的心，誰都忘了握手。

在公共汽車上，我忍不住急迫的心情，不顧人多擁擠，一團高興地拆開信來看。

小遇同志：

讀十八日下午的信。您說「給您寫信真是最大的愉快！」這等於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我讀您的信，可以說，「真是最大的恐怖」。從第一封信起就有這種感覺的萌芽。看來，這種恐怖將有增無已，而且會有始無終。因爲您儘管有病，也還年輕，我雖年老，偏還頑健。如果您還要不斷地寫信，我還不斷地看信，那將是不斷地恐怖。我是多麼希望來一次恐怖的終結，結束了這種恐怖啊！記得人們喜歡聽駭人聽聞的鬼故事，說這叫恐怖的愉快，能用自己的恐怖換取自己的愉快，有失也有的，可能得還大於失。可我看您的信，却是祇有恐怖，毫無愉快。如果是風格很高的人，爲了您的愉快，不惜自己恐怖；或者用我的恐怖，博取您的愉快。但是，我不是具有這種風格的人，我不能忍受這種恐怖，也不能允許您這種愉快。

小遇同志，我要再次警告您，您不能這樣對待我，也不能這樣對待您自己。要尊重別人，也要尊重自己。您說，把我的信「又看了兩遍、三遍……這時我更覺得，您是喜歡我的。」這是曲解，這是誤會，這是實用主義，這是取您所需。我絶不像您理解的那樣喜歡您。我絶沒有像您想像的那種喜歡的含義，如果說「喜歡」的話，那就是因爲，我讀了您的小說，主題我喜歡，情節我喜歡，有些文字我也喜歡。我曾對您講過「愛屋及烏」的典故，如果因爲愛這所房子，連站在房子上的烏鴉也要一定愛的話，喜歡一篇小說，能不喜歡小說的作者嗎？當然喜歡。從這個意義上說，「您是喜歡我的」這話也不錯。但是，理解却不大相同。比如，我喜歡「紅樓夢」，因而也就喜歡它的作者曹雪芹，這是一種喜歡。而有的人喜歡「紅樓夢」，自然也喜歡曹雪芹，可她却要做曹雪芹的愛人！這兩種喜歡怎麼能相提并論呢？

小遇同志（此信第三次重復這句話），您竟在信中提出要我把「同志」去掉，還說「何必費這種氣力多寫兩個字呢？」我現在偏不去掉，這倒不是因爲嫉妒您的「最大愉快」，要使您看我的信時略有不快，不，這是萬萬去掉不得的。不但因爲「同志」二字本來就十分親切，而且特別是她還十分莊重。我和您因爲是同志，應該親切，也因爲是同志，必須莊重。這兩個字在每封信上的出現，就是對您那些不着邊際的、難以理解的所謂幻想的有力針砭！

小遇同志，您年輕，您熱情，但您也有幼稚的地方，您可不能在幻想的路上再走下去了。必須立定、回頭，轉到原來的地位上去！您的幻

想不但同現實相距十萬八千里，也同我的思想感情，相距十一萬九千里。而且不僅是現實不允許發生這種悖理的事，道德不容忍發生這種亂倫的事，還有我雖身非槁木，可却情似死灰，套用唐詩上的一句話：「波瀾誓不起，我心枯井水。」雖經您在信中連篇累牘地向我「啓發」，我也紋絲未動。「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的時代，對我這孤老頭來說，永遠成爲過去了。生命對人衹有一次，同樣，青春對人也衹有一次。您還風華正茂，我將風燭殘年，在這個問題上是不可能有什麽共同的感情和語言的。您宣揚的什麽「衹是彼此給以愉快」的所謂「朋友之愛」、「師長之愛」而又「沒有責任」的哲學，是非常要不得的，必須立即拋弃。英國有本小說叫「傲慢與偏見」，并不怎麽好，可改編成電影，却富有喜劇色彩，我是頗爲喜歡的（又來了一個喜歡），那裏邊的一位叫麗達的女主角曾對愛着她的、被她討厭的男人說：「世界上死得就剩一個男人，我也不同他結婚。」這話意味頗爲深長！

讓我再叫一聲您不願意聽的「小遇同志」，不要陶醉於「最大的愉快」，也不要沉湎於離奇的幻想，醒醒吧！寫好小說、做好工作要緊！

何凈　五月二十一日夜

難過地望著車窗外，沉鬱的心又掉到苦海裏去了！無情的批評！難道，他再不想愛我了嗎？但是，他為什麼又不離開我呢？⋯⋯

他果真「紋絲未動」嗎？他比我更「清醒」嗎？「紋絲未動」的人怎能在一小時前卻說「我原以為你會帶給我一封信的」？這不又是矛盾百出嗎？

即使在這封信裏，他的「批評」也顯得多麼蒼白無力！仿佛他看到我的熱情，衹是稍稍退後了半步，但絕不掉轉身走開去。一個真正想批評我的人，就不會如此「連篇累牘」地寫這些互相矛盾的話。我盯住那「孤老頭」的「孤」字，又異想起來——他幹嗎要加「孤」字呢？難道他真沒有愛人嗎？莫非他真的孤獨嗎？⋯⋯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愛一個有學問的人，是一門多麼高深的學問！

一路上，我腦子裏反反復復地衹想一個問題——究竟我為什麼會愛上一位老年人？為什麼？我力求使自己得出答案⋯⋯

是因為我想獲得的溫暖太少，而老年人積存的熱量既多又牢靠？是因為我想當個孩子，在愛人面前隨意地撒嬌和蹦跳，但在同齡中卻無法實現這個欲望？是因為我雖然剛剛三十三歲，臉上的皺紋卻一根根、一條條，找個老年人可以保險，不用擔心他會以貌取人？是因為我渴望的愛比誰都多，想從一個人身上得到夫愛、父愛和師長的愛？是因為和老年人一起有一種安全感，他能帶我這最不明世故的毛孩子繞過各種政治暗礁？⋯⋯都有。誠然，老年人病得早，死得早；但是，如果我把侍

候他也當作一種幸福呢？起碼我們能過五年健康、快樂的生活，有這五年，侍候他十年也值！有多少夫妻，不是一輩子也沒得過一天真正的愛情嗎？有多少孩子，不是并非真正愛情的結晶嗎？那麼，如果我能和他過上五年，我不就算是愛情的富翁嗎？上算，值得！誰能駁倒我的想法和價值觀呢？

中午，果然如他所料——接到了那個掛號郵件。

小遇同志：

您豐富（内容多）多彩（顔色鮮）的信照樣收到了。讀了之後，使我無法抑制對您的「不滿的」情緒。本來，我們衹見過三次面，談過不到三小時的話。您是作者，我是讀者；或者説，您是作者，我是編者。我們的關係衹能是這樣一種關係。我理應對您客客氣氣，可是，我不能抑制自己，要對您這位作者不客氣了。當然，我也不會像您信上估計的「冷冷的駡」，却要熱烈地評！

首先，您兩次信都談到「愛」，即使這裏邊有很大的成份是愛戴的愛。但顯然不全是。這是大出格的話。您無權這樣表示，我更無權這樣接受。我真不明白，就算您是幻想家，也不該如此幻想！您還用小説中的情節作比，簡直不堪入目。小遇同志，您必須清醒，必須理智，必須以理馭情，絶不能任情越理。否則，我衹能同您斷絶任何聯係，但這對我將是一種痛苦。因爲讀了您的小説，我有一種責任感，就是要幫助這位作者的作品能公之於世。與其説它有多大藝術價值，毋寧説它有更大得多的政治價值。也正因爲這樣，它也可能難於出世。但您和我都要做出使它出世的努力，要有這種信心。記得歌德曾經説過這樣一句很富於理性又具鼓動性的話：「失敗證明欲望之不够强烈，而非欲望之過於大膽。」我們爲了這篇小説，應該以此自勉、也以此互勉！

其次，小遇同志，您的世界觀（即人生觀）中還有一些極不健康的東西。比如，信上説：「我還没有遇到一位使我願爲他獻出一切的人。」爲什麼要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一個人呢？這不是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士爲知己者用」（也有説爲知己者死的）的報恩思想嗎？我們應該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國家，獻給人民嘛！不要説獻給一個什麼普通人，就是獻給領袖，也是一種愚昧的表現。您家人説您「愚蠢」，話雖説得過重，但您的世界觀中確有這種「愚」的成份。雖然您很聰明，切不可自恃聰明，看不到自己也有「愚」的一面。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其實誤他（還有她）的并非聰明，而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小遇同志，您一定得看到自己的這個致命弱點，要努力做出根本的轉變！

其三，您還在津津樂道您的「保姆哲學」。小遇同志，我再次正面提醒您，這是一種極其荒唐的思想，是必須立即堅決、徹底、乾净抛弃

的念頭。這同樣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表現。是忘了一切，衹記着向一個人報恩的極端落後的思想的反映。信中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上班我也有時間侍候您」（上次信上還說，爲了侍候您所敬愛的一個人，您還可以泡病號），說的也許是「違心」的話，這簡直是「可耻」！這樣的話，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同您的小說、同三次和您見面的印象連得起來的。小遇同志，您不要難過，您要冷靜地想想我爲什麼會如此生您的氣。我簡直覺得自己是在受着「侮辱」！您看了我的覆信，但我相信，您根本没有看懂。因爲這是隨手寫信，并不是在報刊上發表文字。我在信中說了點反話，您却當作正話，這種誤會該有多麼可怕！我上次信上說的「到哪裏去找一個不要錢的保姆」，您想想這不是反話能是正話嗎？如果是正話，我就是要做一個現代的剥削者。因爲資本家也没有企圖找個不要錢的工人爲他幹活！况且，您是一個有條件寫小說的人才，爲什麼把自己降到一個保姆的地位呢？您應該到工作崗位上去，到廣闊的生活中去，去觀察、體驗，去爲您以後的創作積累素材。即使不說這些，起碼也要兢兢業業，刻苦鑽研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把自己的聰明智慧獻給革命，獻給人民。怎麼可以胡思亂想，去浪費自己的大好年華呢？「羅錦羅錦，前程似錦；業精於勤，一定成功！」這是我送給您的四句話。您如果能够努力這樣做，對您關心的我的病來說，遠遠勝過什麼可可粉、麥乳精！

其四，小遇同志，您信中還提出一個使我萬分驚恐的書名：「何净傳」。儘管我們是私相通訊，也不能如此不嚴肅啊！我在「黨」内，在革命隊伍中生活了整整四十年，我也曾中過現代迷信的一些毒，但我自信，我從思想深處把這種迷信徹底破除了。我對現代迷信深惡痛絶；這還是說的黨的領袖。您怎麼會异想天開，要給我做起「傳」來，這絶不是一個正常人的心理！您的這種表現，依然是前面談到的「愚蠢」成份的作怪。小遇同志，您年齡不算大，但一些落後的東西似乎已深入於您的靈魂之中，必須挖掘它，必須抛弃它！

如果您的這種「愚」的思想不改變，即使有朝一日，我衹剩孑然一身，而又老態龍鐘，生活不能自理，要找「保姆」的話，我當然也不會找您，而要找一個像您說過的對我毫無感情的人。

小遇同志：有一個美國著名影星拍的電影「瓊宫恨史」，電影好極了，演得也好極了。瑞典的一位女王，衹有二十來歲，不但异常漂亮，而且非常能幹。一次，她女扮男裝，遠出狩獵。晚上，宿於一家客店。店中飲客正多，女王也坐一側。因爲議論女王，飲客中突然發生争執。一個人說，咱女王有三個情人，一個說不對，有六個。而且指着主張三個的向大家控告：這個人是在侮辱我們的女王。這時候，女王站了起來，向大家宣佈：「我知道，說三個的不對，說六個的也不對，女王的情人有十二個，一打。」這時候，座客群情興奮，高呼：「女王萬

歲！」這是誨淫嗎？不是。這是西歐的風俗！但中國不行。我是「中國」這種風俗的衛隨者，好！應該如此。因此，我看外國影片，親吻擁抱，我并不反感；但我看中國電影，雖然看得出相親相愛，但不吻不抱，我認爲也好，這是中國氣派！

寄上一份我在省委經濟討論會上的發言材料及兩本新書（裏面有我的照片）

您要的稿紙可按時來取。如不够數，以後麻煩您再取吧！（紙短話偏長，反面還有。）

我二十五、六號要去北戴河開會，您就不要寫信寄到我單位了。因爲我想您的信主要是給我看吧！我走了，給誰看呢？

何凈　五月十九日

從兩封信的頁數來說，就知道他的批評都是假的。他幹嗎衹寫二十二頁呢，寫二百二十頁不更透著「真」嗎？就算他的批評都是真的，我又用得著他來批評嗎？那些深入工農兵、把一切獻給人民的話我比他還會說呢。若不是怕讀者不愛看，現在我就能寫三大篇報告：「論深入工農兵的必要性」，「論把一切獻給黨、獻給人民」，「論報恩思想、泡病號和找情人思想的錯誤」。我恰恰倒應該教訓他呢！他算什麼工農？他幾時深入過？但這些大段大段的批評我根本就沒往心裏去，因為它們都是假的。什麼瑞典女王的事與我更是無關，因為即使世界上除我以外都是男人，我也不會以床笫之樂和找情人為最高樂趣。所以實在是多餘。我在洋洋灑灑的假批評的砂粒中找到的卻是幾粒金子：

「我讀您的信，可以說，『真是最大的恐怖』。從第一封信起就有這種感覺的萌芽。」

「看來，這種恐怖將有增無已，而且會有始無終。」

「能用自己的恐怖換取自己的愉快，有失也有得，可能得還大於失。」

「『您是喜歡我的』，這話也不錯。」

「您還風華正茂，我將風燭殘年。」

「（又來了一個喜歡）。」

「讀了之後，使我無法抑制對您的『不滿的』情緒。」

「我不能抑制自己……要熱烈地評！」

「否則，我衹能同您斷絕任何關係，但這對我將是一種痛苦。」

「……一句很富於理性又具鼓動性的話：『失敗證明欲望之不夠強烈，而非欲望之過於大膽。』我們……應該以此自勉，也以此互勉！」

「不吻不抱，我認為也好，這是中國氣派！」

別忘了，在這裏，「恐怖」和「不滿」應理解為「快樂」和「贊成」，因為它們是帶引號的。

別以為我在斷章取義而感到可笑。不。因為斷章取義對待他的信件極為必要。我們的感情所以有進展，不都是因為我從他的信裏「斷章取義」的結果嗎！誰能否認呢？

前幾次的信，恰恰是我從字裏行間中，發現了某句話、某個詞，與那洋洋灑灑的批評格調極為不符，才洞隙大開的。但有些人是不懂得此門「知識」的。因此，一定要在「批評」的大海中尋找那些閃光的句子才行。何況，在他的信裏，有多少詞句都是引號的。「恐怖」解釋為「快樂」，「可恥」解釋為「可愛」，「不滿」解釋為「贊成」，才能和他的信紙以外的言行對得上號。

我敢說，腦子不靈活一點，不會在文字中捉迷藏的人，是和他戀不成愛的。這真是一門新學問！

何況十九日他一天竟寫了兩封信！白天一封熱情的，夜裏一封冰冷的，他那矛盾重重的心緒便昭然若揭。昨天——二十一日，又寫了一封長的。工作繁忙、會議不斷的他，經常加夜班工作，竟擠出許多工夫來寫格式新穎的情書，送「相片」，可見他的內心深處多麼孤寂，多麼空虛，多麼需要一點精神上的愛和安慰！

是啊，對那些假批評我應當毫不見怪。祇因他有權，所以更不自由；他想愛，就不得不這麼寫。夜深人靜時，在他用筆尖盡情「唰唰唰」的時候，莫如說是他勞累了一天之後的最大的享受。

可憐的人！

57. 小火星

有一天，一粒小火星走到一位老人的脚邊，立即燃燒起來，成了一堆愚蠢的火。這老人拿着一盆冷水在澆，澆，却又不離開它；而是懷疑、矜持地觀望着……

回信中，我簡練、清楚地說明了我為什麼愛老年人的道理、而且是他這樣令我欽佩的人；其中自然又夾雜著幻想的判斷。我為他把信都撕了仍惋惜不止。既然他從來未駁回過我的幻想，那一定是真的了……

寫完信，我又寫了一篇「幻想小說」，幻想某年某月某日我和舒鳴到法庭去離婚，我們離得是那麼高尚，誰也沒有傷害誰，雙方賽過「怎麼辦」裏的羅普霍夫。法庭當堂就獎勵了我們每人五百元，我出於友好，把獎金給了他。然後，我一口氣跑到了我的愛人——何淨那裏，他早已癱瘓在床，那一天，正殷切地盼望我呢……

走在去郵局的路上，心裏多麼暢快！天是那麼藍，藍得望不到底。初夏的微風啊，在我耳邊習習地輕聲笑著，重復我信裏的那句玩笑話：「這篇幻想小說能登在你們報上嗎？」哈哈，能嗎？……天，你是多麼藍，純淨得就像我的心！你是多麼浩瀚無邊，深遠得就像他的眼睛！

幻想小說寫得何等輕鬆，就像一個調皮的孩子在講他想入非非的故事；然而心裏卻是何等沉重啊！當晚我睡不著，因為，這開始意味著怎樣的終結呢？想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嗎？第一步就必須離婚。離婚，好難，想起來我都發怵！我是怎麼從東北回來當保姆、寄人籬下的？還不是受不了離婚後人們的冷眼和議論？城市固然好些，但也強不了多少。何況我剛剛被平反，剛剛恢復了工作，就離婚，議論會比農村時還大，「狠心婆」會變成「陳世美」……不，別輕而易舉地做出離婚的打算吧，千萬！代價太大了，用勞動的汗水澆灌的家，這個小家，一點點添置得多麼舒適，佈置得多漂亮，全付之東流嗎？兩次了，兩次白白地成個家，又自己拆得七零八落……想想吧，再好好想想……過去，志國嫌我和他沒有夫妻之情，多次毒打我，離婚還有個緣由；儘管我說服了他做到協議離婚，當時誰也沒說誰的壞話，但每逢想起他的拳打腳踢，我都有一股子憤恨——該離，早該離！而舒鳴呢？也許因為我變得更能忍耐一切了吧，他滿意我，沒動過我一指頭，沒罵過一句難聽的話，沒找過一回碴。我們雖然沒有愛情基礎，雖然到今天我也不愛他，但完全能湊合過下去。我何苦要冒那麼大的風險，那麼大的議論去離婚，去爭取什麼愛情呢？算了吧。

何況，何淨并沒像我一樣直爽地談過他如何愛我，如何打算，他太隱晦了——這是愛嗎？我需要的是水晶石一般透明的愛，同等的愛。

假如真去離婚，舒鳴也不會有什麼高姿態。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他前妻堅決和他離婚時，他怎樣痛快地報復了她——正趕上天安門「四五」事件，那天他前妻和她哥哥歇病假，他卻誣告他們參加了遊行集會，兄妹倆立即被拘留起來，寫檢

查交代……什麼「反動」，「流氓」，他能扣上多少就扣上多少，在財產上也大大挾制了他前妻一番。所以，他怎能和我好離好散呢？

不，還是不要離，湊合過吧。我嘗過的苦惱已夠多了，再不能自添苦惱了！既如此，我便應斷絕和何淨的一切來往，忘掉他，在文學上闖出一條路。除了正大光明的結合以外，我絕不想有什麼情人。以前我是這麼做的，現在、以後我都會這麼做。因為我不想當傻子。以有情人為榮的人都是傻子——你們能得到什麼呢？你們青春的大好年華都獻給了情人，卻沒有全部地獻給自己合法的愛人，當你們老了時，情人們便會雲飛霧散，各人還要歸到自己的「老窩」裏去，去依靠老伴或孩子度過晚年。情人之間卻誰也照顧不了誰。既如此，為何不及早給家裏人更多的愛，自己也因此得到更多的愛呢？

祇有同自己心愛的人合法化才是聰明的——不愛，就應結束婚姻；哪怕沒人等著和你結婚。但我現在沒有這個勇氣，祇有結束它。

次日清早九點，我來到傳呼電話間。

「小遇嗎？」聲音那麼親切。

「是。」

「有事嗎？」

「我……不希望您再來信了。」

「為什麼？」

「我想……還是結束了好。」

「你收到我的信了嗎？」

「什麼信？」

「大概中午你能收到。我打算明天到你家去看看。」

「真的？」驚喜驅散了所有的愁苦，心快樂得跳到嗓子眼兒。

「嗯。你的稿子我要送去，順便提一提意見。」

嗯，又是藉口！他是怕總機聽見吧？

「我等著您！」

哦，我簡直是一口氣跑回家去的！

中午，果然接到了他要來家看望我的信，信的結尾并以「致以熱烈的敬禮」而結束。

一會兒他就要來了，我寫不下去，心裏既高興又惶惑。他來幹嘛呢？給稿子提意見？不來家裏也能提呀。在他「批評」得緊鑼密鼓的時候，行為上卻越來越「熱烈」。是的，他來看看屋子裏的面貌，通過它來評定女主人的情愫？我向四壁看了一遍，牆壁雪白，屋內素潔；正面牆上除了一張非常美的水果靜物畫以外，什麼都沒有。陽光跳躍地進了窗子，將無數斑駁的彩虹灑得遍屋都是。每一件傢具都在顯示著它們亮錚錚的新氣，和它們頂面上的擺設一起，愉快地等待著他。屋裏最美最可愛的，要數那花瓶裏的白色百合花！

他怎麼還不來？我推開稿紙，焦躁地取下六弦琴彈了幾下。自從有了自己的家，可以放心大膽地彈琴了。衹要輕輕地撥一下六根琴弦，它們那柔和的旋律便使我心醉。然而舒鳴和他的女兒卻偏偏不愛聽。幸虧那孩子每星期日才來待大半天；而舒鳴呢，衹要我一彈琴，他就大聲地開半導體，讓那流行歌曲或相聲與我的琴聲競賽。

輕柔的琴聲依舊解不了等待人的煩悶。我走到窗前，隔著紗窗，向遠處眺望，多希望一眼就看見他正朝這座樓走來啊！

忽聽樓下有人打聽門牌號碼，是他的聲音，沒錯兒！我隔著紗窗就高興地嚷起來：「何叔叔！」然後離了窗子，匆匆跑去開門。一隻手還握著琴柄，竟忘了擱在床上。待快步走到門邊，腳一滑，擦得光潔的水泥地幾乎摔了我一跤。打開門時，他已上了樓梯，走到門口。

「我可想您了！」我歡悅地說。一隻手攥著琴柄，另一隻手不由自主地碰了一下他的肩頭。然而，早被他微笑著輕輕一掙就掙開了。他徑直坐到桌邊的椅子上，打量著屋子。我忙把琴掛在牆 上。

這幾乎看不出的輕微一掙給了我多大的教訓，是無法形容的！說真的，我并沒想怎麼樣他。岩岩每次進來，我都把手搭在她的肩頭上，說話比這還隨便、還親熱呢！對他為什麼就不行呢？我原以為，我把手搭在他的肩頭上，他把這隻手拿下來，大大方方地握一握，拉拉手，然後坐在椅子上說話，那才符合我們感情的進展。假若他有比這更親熱的舉動，倒會出乎我的意料，反會覺得他俗氣了。再說，我在他面前理應是個孩子，扶一扶他的肩頭有什麼要緊呢？他理當視為可愛才對。卻不然。這倒不禁令我自省了。這小小的難以覺察的一掙向我說明，他對待生活是多麼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啊！在他面前我必須規規矩矩，否則他就不高興，就會覺得彆扭。這真是我想不到的！同時，也因此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嚴謹的生活作風多像哥哥！

「好難找！我一直找到那邊去了，走過了好長一段路，結果又返回來。」

我給他倒了茶。

「好熱。有扇子嗎？」

「在箱子底，還沒拿出來呢。要不，您搧報紙吧？」

「連個扇子都沒有！你還在複寫？行了，別浪費稿紙了，停停吧。」他從皮包裏拿出稿子，「很失望！這哪像小說？明明是報告文學，是回憶錄！我勸你停一停，看看書，學習學習再寫。我給你帶了一本『父與子』，也許對你會有啟發。祇是稿子的結尾麼，還湊合。」

「就是結尾鬧的，所以開頭部分您就不覺得好了。」

「怎能這麼說？太不虛心！你稿子裏沒有閃光的語言。找找魯迅的書看看。」

「就是結尾鬧的……」

「開頭就不吸引人嘛！反不如你的第一稿吸引人。怎麼會是結尾鬧得呢？沒道理。」

真沒想到，在他的「指導」下我怎麼會越寫越糟呢？「第一個欣賞者」和「熱烈的敬禮」的人就是這等評價？

「反正我不想寫成您所說的那種小說。」

「為什麼不呢？」

「因為，因為這是一種對所有人的最高的愛。」

他不說話。怎麼，他以為這愛祇是對他一個人的？他的眼睛幹嘛這麼悒鬱，仿佛不知怎樣回答我好呢？他哪一天才能瞭解，這種最高的愛是自我靈魂的一次革命，是時代的責任感，是文壇上的必然產物，是我們這一代人比他們那一代人的根本的進步？或者說，是拋掉舊我、想做一個真正的人所邁出的第一步？

他滿腹心事地站了起來，環顧著屋子，又到廚房看了看。那神情，多像個考察家！他探頭看廚房的姿勢，就像往山洞裏看什麼秘密似的。

「環境蠻好嘛。」但他卻并沒有什麼喜慶的心情，而是憂心忡忡地說。

「好好維護你的小家庭吧。」他又說。

好好維護……多可笑，互寫情書能好好維護嗎？

「你父母的政治問題解決了嗎？」他關心地問。

「解決了。」

「你常去看他們嗎？」

「不常去。」

「為什麼？」

我瞅瞅他——不知怎麼回答他、也不知怎麼回答自己。我心裏有很多話，就怕自己說不清楚；或是，會讓他誤解。

「好像……小時候那麼愛父母親、尤其最愛母親，可後來……漸漸地，越來越少、越淡……」

「這是什麼話？」他含著責備。

我真想告訴他——這話太長了。我真想對他說，再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絕望的了——沒人能看到你有一丁點出息、所有的過錯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漸漸地，就變得麻木了。

「那究竟是你的父母啊，」他說。

「我愛他們，真的，我真地愛他們——我父母、我弟弟。我也說不清為什麼變成這樣子。」

「唉！不少家庭都這樣。」他說：「我的孩子也說我自私。」

「真的？」

「也許，這是兩代人的矛盾？」他喝了口茶、有些自嘲地說。

「不完全是吧？或許，是環境造成的？」

他看著我、搖搖報紙搧風。

「你父母都很不容易，他們有他們的苦處……」

「我知道……」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我真不能理解你，小遇，你為什麼要給我寫那樣的信？」

我瞧了他一眼，沒有回答。

「我真懷疑你的心理有點變態。」他說。

這簡直是對我莫大的侮辱，難道我不是個正常人嗎？難道衹有變態的人才能愛老年人？他比我大二十五歲，這個數字，足以引起一些人的大驚小怪。而大驚小怪者們對夫婦生活的理解多麼庸俗啊，就連他也不例外！岩岩曾和我講過私房話，她說她是多麼愛她的丈夫，即使和他沒話說時，連屋子裏的空氣都是融洽的。我聽了，不但不覺得庸俗，反而真正認為她是幸福的。人們對愛的理解是多麼不同啊！我想過種種具體的、具體極了的東西——當我聽到他的腳步聲時，我是那麼心醉；當我聞到他吸煙的香味時，都覺得與眾不同；他穿的不管多麼破舊的衣服，每一條衣褶，都使我感到親切；當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裏時，比擁抱親吻還甜蜜；他

翻過的每一本書，寫過的每一頁紙，都像對我訴說著什麼；他龍飛鳳舞的字跡我永遠看不夠；無論是他的背影、側影，都是全世界最美的塑像；拿起他用過的手絹，那怕是髒得該洗的，都有一股衹有他獨有的沁人肺腑的香氣；自然界裏的一切景物，凡是最美的，那情調都像他；做了錯事，他溫和地批評了我，我哭了，摟著他說：「我一定改……」淘起氣、任起性來，能把他氣笑了；爭論起大事來，據理力爭，毫不相讓；所有的節日、紀念日、生日，都是為我們的感情誕生的，每一次互贈的小禮物，又是多麼出其不意地令人欣喜啊！……他被「專政」了，我堅信他是正確的，一次次地去看望他，從來不在他面前掉淚，我想方設法地給他寄食物，一天給他寫一封情書，連鐵心腸的「隊長」都被感動了……他癱瘓在床上，因為有了我，他多麼捨不得離開人世啊！「小遇，我為什麼不早點認識你呢？」他常這樣說。在他身邊，我有多少事要幹：寫作、織毛衣、照料他、用輪椅推著他去散步……一天忙得不亦樂乎，比什麼時候都快樂，因為他可以天天看著我，分秒不離！如果我死在他之前，我是多麼福氣；如果死在他之後，我相信，再大的悲痛也壓不倒我的事業心——不管做什麼，無論是大事還是小事，衹要對人們有益的，我會一直做到做不動為止。

所有這些具體的幻想，都是一一可行的呀。衹要有了愛情，即使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山溝裏，精神上也是充實的。

這不是一個最健康的人的思想？

這不是熱愛生活的表現？

怎麼能說是「變態」？

我心裏老大不樂意，卻又不好說什麼。我的沉默他似乎并不覺得奇怪，我也不想再做解釋，衹是瞧了瞧他，表示我的抗議。

他站起身來告辭。這一小時，他一直有些坐立不安，遠不如在他家裏神態自然。彷彿總怕有誰撞進來似的。唉！要是我沒有丈夫呢？他還怕嗎？

我沒有挽留他，因為大可不必有什麼客套。臨走，出乎意料，他從皮包裏拿出一個又一個牛皮紙袋放在床上。

「這是我家裏的東西，一點心意。這裏有一封信。」

他看看我，那目光，又和二十二日那天一樣——期待、渴望、含蓄地交融在一起。我彷彿又看見了另一個他！

我送他上汽車站。晴朗的藍天下，路兩旁白楊在捉摸不定地耳語著，發出惑人的沙沙聲……總有股難言的惆悵橫在我們中間，使兩顆心無法融洽起來，是什麼呢？……

「正像你在小說裏寫的，」他望著腳下的石子，忽然說，「愛和幸福是相對的，你不幸福，他也絕對幸福不了。」

沒想到他會迸出這麼一句話來！多麼富於鼓勵而明顯的話啊！以至我竟想不出恰當的話語回答他，衹是深深地被感動了。

「我老啦，」走了幾步，他又歎道，「活不了幾年啦，你還年輕，好好維護小家庭吧。」

他幹嘛又矛盾百出呢？

「我非要侍候您不可。」

「我找也不找你這樣的。」

「等著瞧吧。」

「『冬天的童話」如果能夠出版，我算了，怎麼也得一九八四年。」

我沒說什麼，五年又算什麼呢？即使沒有他，我也有勇氣打開一條文學之路，那怕變成手抄本！「冬天的童話」衹是我們認識的「引線人」，但它的出版與否絕不能影響我們的感情，也永遠不會的。

小遇同志：

今天對我是個來信大豐收的日子。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有一篇稿件，題名幻想小説，爲社會主義婚姻法的。作者真是「异想天開」！但异想是不能使天開的，因此，幻想的火花終於熄滅了，并没有人去説它，本來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東西。怎麽可能不熄滅呢? 還想登在報紙上，簡直是妄想狂！有的人就靠這種妄想在「快樂」地生活，還自稱是「樂天派」。可悲啊！這類人的理想，純粹是些肥皂泡，别看「吹」得天花亂墜，五彩繽紛，其實旋生旋滅，所謂的理想，一個接一個破産了，衹能悲不自勝，樂何云哉！於是破一個，哭一個，「樂天派」變成了「哭不精」，實在可憐，亦復可笑！

昨天上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大聲説些不中聽的話。我要這位客人低一點，那人還以爲我怕什麽，照樣大聲嚷嚷，以示自己的勇敢。我衹好隱忍着。有的人大約衹能以情喻不能以理喻。而我理有一點，情却一點没有，衹好聽便。客人走了，我就玩「七巧板」，這東西小時候玩過，熟了，一拼即成，并不難。但這可不是小時候玩的「七巧板」，比「七」多了不知多少倍。一塊「切」八塊，該有多少塊，而且每塊都很

不規則，幾乎一塊一樣兒，要分別拼起來，「談何易」！不過，「天下無難事，衹怕有心人」，花了兩個小時，終於拼湊成功，而且「天衣無縫」，不亦快哉！老人居然玩起小孩子的游戲，真乃「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還收到了一張您和您哥哥小時的合影，我將寶愛它，珍藏它，不會辜負您贈送的好意！

您的信雖然承認了錯誤，但我不信，您的這種不健康的思想，蒂固根深，哪能聽幾句批評就會拆除幹凈；須在生活中、工作中、鬥争中長期磨煉，才可望其成功，望從此努力。

我給您的來西，略表一點心意。所謂「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吧！古人大概是這個樣子。可能是「人心不古」，我這個「今人」就大違古訓了。簡直應該反過來，「投我以瓊瑶，報之以木桃」，您送的是高級營養品，什麼可可粉、麥乳精，可謂「瓊瑶」吧！而我呢，或是「木」耳，或是核「挑」，真是名副其實的「木桃」了，一來一往，意盡禮成，可別再「惡性循環」。我真怕您去食品店，然後又到我家來，如果説別的關係（主要是這本小説）不好斷的話，這種關係（互贈東西）應該一刀兩斷。當然，也不能一概排除送東西，絶對化總是要吃虧的。比如，我現在既是肝炎，又是骨質增生，上樓梯簡直顯得「老態龍鐘」了。總是左腿先上，然後帶着右腿上。本來應該是兩條腿走路，變成一條腿走路了。這已經等於癱瘓了一半。因此，有人預計我過兩年，即花甲之年，就要癱瘓在床了。一旦如此，不要説領一個所謂結婚證，就是領十個，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是對所謂愛情的莫大的諷刺，對所謂結婚的極好的嘲弄。不過，「好死不如孬活着」，「癱瘓在床」活得够孬了，但我想，也許還願意再活下去。總之，我要死的，而且時間并不長就要死的。您自然還活得很好。那時候您若不忘舊誼，給我送來一個東西——花圈之類，我如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祝您一切如意，大吉大利！

何凈 五月二十三日

他愛我……他愛我……我急切地翻看紙袋裏的東西，尋找那「七巧板」。花椒，大料，花生米，木耳，核桃，乾棗，啊，這一袋就是了，「七巧板」！

一張一張粘得完好的、「天衣無縫」的信——那天他撕過的信。所有的、一張不少地粘在一張張十六開的白報紙上。那麼齊整，平熨，多麼精緻的手工啊！我把這些「七巧板」摟在胸前，坐在床沿上發愣。怎能衡量他那顆心呢？海水、宇宙……都無法比擬他愛的深廣！那是一顆老年人的難得搏動的心懷，那是一顆感情豐富、卻十分孤寂的靈魂，就像我一樣……或許，我們所以能相愛，正因為我們原

本一樣！我不敢想像他粘補它們時的姿態，生怕自己流下淚來。我為他的孤寂難過，為他渴望愛的心難過，為他和自己一樣難過……多麼幸福的難過啊……我應當怎麼做？我想的是做，天生就不會多愁善感，自哀自戚。一切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了嗎！

「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有一篇稿件。」

「異想是不能使天開的。」

「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

「寶愛它……」

「……長期磨煉，才可望其成功，望從此努力。」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真是名副其實的『木桃」了！」

他對我離婚的念頭感到興趣；他不希望我異想天開，讓我面對現實，把困難想多一些，才能成功；他要和我「永以為好」；除了他，世上沒有人能這樣待我……

這些閃光的金子還不夠嗎？比起上兩封信，不是又一個飛躍嗎？不是說得再透徹沒有了嗎？至於他信裏所說的「老了」等等，無非是叫我多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不要以後後悔。啊，想起我送他走時，他說的那些明顯的話，和信裏的意思多麼一致！他愛我，他希望我拿出行動，他和我的愛是一樣的！

> ……一路上，火車在原野中奔馳，又是大晴天，車厢簡直是個太陽能大蒸籠。縱然不住吹着電扇，渾身仍然熱得冒汗。直到出得車厢，這才有如脱離炎熱乾坤進入清凉世界……
>
> 賓館面海背山，入夜出去，凉意襲人，不穿一件毛衣還不行。這裏丁香正在盛開，月季含苞欲放。海面碧波萬頃，蕩滌心懷；山上一片葱蘢，好一片宜人景色！小遇，多希望你能來啊。自然，這也是「幻想」。不過。我應當告訴你，臨行時我留下兩件禮物：一件是，我寄給你一些内部讀物，有政治性的幻想小說，也有學習資料，你一定喜歡。另一件，今天的「時報」上，會有一篇散文，那是我爲你寫的。插圖是我按你桌上的瓶花叫美工設計的，你一定喜歡，題名爲「花」……

第一次信裏不帶一句「批評」！那些假面具完全撕去了，扔掉了，他自己也覺得沒必要了。一切都已明朗化。多難得的明朗啊……那篇散文我已經剪下保存起來了。

也許老天爺生下我，就是叫我犯傻的。我恨我的傻，可是又深知一輩子也改不了。我拿自己有什麼辦法呢？

幾天來，我吃不好，睡不香，我認為拿出行動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應當對我的丈夫坦白，誠懇地，正大地告訴他我對他為什麼不愛，對何淨為什麼愛；不如此，就覺得不夠光明、不夠磊落。

當舒鳴聽了我所有的坦白時，那乾澀的眼睛睜得一眨不眨，好半天還沒明白過味兒來。

「你說你喜歡何淨？」

「是啊。」

「老頭兒？」

「嗯。」

「比你大二十五歲？」

「怎麼了？」

「你是不是開玩笑哪？」

「我幹嘛開玩笑！」

他的眼珠動了動，似乎想出一個主意。

「叫我看看他的信。」

「好。」

我把何淨所有的信件都拿給他，他如獲至寶，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費勁地看著。他能看懂嗎？我真懷疑起來……

終於看完了，他臉上反而添了放心的神情。

「人家不是有個很好的家嗎？不是有愛人嗎？你怎麼說他沒愛人呢？」

「也許有，也許沒有。」我真想說：有又怎麼啦？如果他像我一樣對待愛情，和他愛人并無真感情，他也會離婚的。

「人家不是一直批評你嗎？你瞎想什麼呀？」

我什麼也沒說。對於一個什麼也看不懂的人，對於一個祇看了兩頁「紅樓夢」便死認為林黛玉的表哥是賈雨村的人，我能說什麼呢？反正我坦白了，心裏輕鬆了，我要光明正大地選擇自己的路，絕不在陰暗的角落裏勾勾搭搭。

這一晚我跟他分開睡了，他心裏非常彆扭。我也覺得怪對不住他。可是不分開更對不住他。我在兩個沙發上搭了個小床。要是有兩間屋子可該多好！

「我看，」臨睡前他脫著衣服，嘲諷道，「你愛的是個小夥子吧？用老頭兒做掩護，你騙誰？」說罷，用被子將頭一蒙，沒過十分鐘已輕輕打起鼾來。

這一夜我做了一個多麼香甜的夢！仿佛我心裏的枷鎖越來越輕了，我在原野上跑著，跑著，在綠色的海洋中歡叫著……

次早醒來，晨曦那淡青色的光芒正戲弄著玻璃窗，投下點點抖動的樹影。鳥兒在樹枝上唧唧喳喳，訴說著它們在北戴河見到的一切；小鳥們，你們可曾看見他？他想我嗎？……

一扭頭，祇見舒鳴平躺在大床上，側過臉，正眼也不眨地望著我發呆。他一定看了我好半天，對這奇異的「沙發床」回不過味兒來……

小遇同志：

我已買了六月十日晨七時零五分的飛機票，八時半到達。大概九時半左右即可達你那裏。

再見，祝您好！

何凈 六月九日下午

真高興，今天他就要來了！

有人敲門。我欣喜而不安地開了門。果然是他。也許是海風吹，日光曬，他的臉色變黑了，本應顯得更健康，但那兩眼中卻暗含悒鬱，分明有什麼煩愁的事。是想我想的嗎？如果我是他的愛人，我多想摟住他的脖子，歡樂得蹦起來，好好吻吻他黝黑的面頰、脖頸、耳朵！甚至那稀疏的頭髮也一定帶有海風的香味兒。但我祇是拉著門把手，微笑地望著他，規矩極了。

他走近一步，伸出右手，和我握了握；似乎有些勉強，并不顯得高興。

我給他倒了一杯新沏的茶。他喝了一口，卻放下了。

「去打一盆涼水來，把茶杯泡在裏面冰一冰。」

他竟發號施令起來，還真有點擺譜哩。我忙去打來一盆水。

「您，黑了，有一點瘦。」

「哪兒能呢？」他硬不承認。

他坐在沙發上，我坐在桌邊的椅子上，相距有兩米遠。我瞧著他，他一邊搧扇子，不時瞅我一眼，眼神裏分明有股想責備的神情。

「我說你怎麼搞的。」他把紙扇啪地一合，小聲而焦躁地，「你怎麼真的打算離婚，還跟小舒坦白？這不是胡鬧嗎？你怎麼——唉！要是他萬一鬧起來怎麼辦？」

「我不應當坦白嗎？」我低下頭，「不應當嗎？」

「你辦事怎那麼孩子氣？萬一他鬧出去……不行，你一定要向他承認錯誤！我怎麼對得起你愛人？」

「不會，他不會鬧的。」我用蒲扇擋住臉。

「怎麼不會？！我……唉……真不該……」

他不該？

「一定要向他承認錯誤！」說完，他站了起來，躊躇地去拿床上的皮包，一邊補了一句，「我并不像你想的那麼喜歡你！」

「這就走？」

「多好的環境，好好寫作吧。不用送。」

走到門邊，他回頭囑咐道：

「最近家裏又住了親戚了，如果打電話直接打到我的辦公室去。」

門關上了。屋裏祇剩我一個人。我傾聽著他下樓的腳步聲，一直到再也聽不見……我疲乏地趴在桌上，閉上眼，像垮了一般。他嚇壞了，是我的冒失造成的。是我。我多麼傻呀！剛有個良好的開端怎麼便讓我一下子弄吹了呢？我多怕失去他！人民更需要他！倘若舒鳴真的去報社鬧起來……唉唉！我怎麼把事情想得那麼簡單，偏偏就忘了這一層？怎麼辦？為了他，我應當違心地去做。是的，為了他，一切我都可以做。我應當保護他，讓他更安心、更好地工作。具體的，第一步，對，先把我倆的信和他送我的東西藏好，絕不能讓舒鳴再看到；第二步，今晚上就承認錯誤，搬到大床上去睡，清除舒鳴的一切疑慮。

這是第幾次感到自己太傻了？早已忘了。仿佛我覺出過好多次，但哪一次也記不住！

舒鳴下班剛一進屋，自行車還沒放好，我就攔腰抱住他，親切地對他說：

「原諒我吧。今天他來了，狠狠地批評我一頓，都快把我說哭了，他說以後再不許我胡言亂語了。他讓我向你承認錯誤，你別當真了，也別生氣了，好嗎？」

「你呀，純粹是小孩兒脾氣！什麼老頭？不全是胡說八道嗎？我一開始就不相信！剛才我從你們家來，跟媽和爸爸說了，媽也不信，說你想起一出是一出。」

「爸爸呢？」

「爸爸聽了沒言聲兒。他說哪天好好說說你。」

我故意匆匆忙忙、裏出外進的擺飯端菜，裝出一副開了玩笑怪開心的神氣。

「呵，吃烤肉？回頭，吃完飯，把小床拆了吧，這像什麼樣兒？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

唉！事情就這麼結束了。夜裏，他把我摟過去，我緊緊地閉了眼睛，一聲不吭。他一定真的放了心，重又以為我是他的好妻子。而我，卻像泡在極苦的黃蓮裏做著最後的表演。

深夜三點了，我還是睡不著。我的「保護戲」做得夠出色吧？而何淨此時卻在做什麼？想我？睡著了？正工作？反省著，三思著？我真希望他能反省，能三思，能決定，能有勇氣。我是不會愛懦夫的——不管他有多少值得愛的品德。

「保護戲」以又一次人工流產告終。是的，我從沒為舒鳴避過孕。我不願為他吃藥片或有什麼措施。反正，他每次都沒得過真正的滿足。沒辦法，我不愛他。如果對我愛的人，我想我絕不會如此。我常常幻想和自己心愛的人，夜晚的那些柔情蜜意，可到今天，仍然是幻想。自從愛上了何淨，我把夜晚的每一次都當做他，以至舒鳴覺得我從來沒有那麼順從和溫柔過。浸著苦味兒的「幸福」啊！我從沒有讓情欲沖昏過頭，多年來似人非人的生活，以及自己恬淡的天性，我既可以有它，又可沒有它；我可以將它鎖進抽屜裏，又可以把它放開，飛翔在天空。人不是動物。我看不起那種情欲高於一切的愛情觀。愛情，首先要看對方的品德和智慧，其次才是情欲。

這一次，當我心寒地走上手術臺時，當那剪刀聲在我耳邊怵心地震響時，……啊，天！我再不能自欺了！我真盼望上班，衹要一領到工資，就應當趕緊離開這個家！

捫心自問：我幻想中的與何淨的柔情蜜意，是否真地會讓我快樂？當我冷靜地再問一次自己，回答是不。我從未叫過床、從未有過性高潮。如果舒鳴不主動、我也從來不主動。或許我像個殘廢人。可我希望的，是比這更「殘廢」——我不希望和男人在一個床上；我希望自己有間小屋、有個自己的單人床；我不希望在想睡覺時，聽到男人的鼾聲、鼻息聲或床板的吱嘎聲；我希望像嬰兒那樣，在睡覺時衹有我自己、躺下就著、一覺睡到大天亮。

岩岩啟發道：「那性高潮是人的天倫之樂啊，那感覺是欲死欲仙，對健康極有好處呢！」

「我相信，可我總有怪怪的，老也驅除不掉的心理。」

「什麼呢？」

「老覺得男人那東西像驢，那動作像動物，既醜又難看，又沒必要。」

「是和志國的那一夜，給你造成的心理障礙吧？」

「也不光是吧。還有生活上的艱難，和維盈的悲劇，父母反面的例子，都讓我反感它。」

「舒鳴沒讓你變得好一些？」

「沒有。他反而造成了我去裝——裝成一個正常女人。一月，我們也頂多兩次，每一次幾分鐘；我不說什麼，可心裏衹想越快結束越好。他也不說什麼，我們也從沒談過自己的感受。」

「羅錦，你太不正常。」

「我知道。像你那麼正常的人，其實都是沒受過罪、一帆風順，經濟上又沒愁過的人。」

「聽說外國都有心理醫生。」她說：「可中國還沒有。聽說性障礙是可以治癒的。」

「我也不希望自己痊癒，也不相信能痊癒。沒有它，不是更好，更衛生嗎？」

我不想告訴她：我愛何淨，因為他比我大二十五歲，可能會少有、或根本不再有那種事——那是我心底隱秘的希望。我愛的，正是那種父女和師生關係。

58. 又見姚波

一天下午，我去首都圖書館，打聽一位圖書管理員有關哥哥在這兒做臨時工時的情況。

「你哥哥，真是個好孩子！」這位年近半百的阿姨歎道，「他工作又認真、又賣力氣，人還風趣，和我們這兒上上下下都處得好。他很想轉正，我們也想留他，可一看出身、你父母的問題，就不行了。唉！後來他出了事，公安局的還到我們這兒來調查呢——說為什麼這樣兒的人還能到圖書館來？問是誰給他介紹的，館長直檢查呀……」

當我回去，路過館中心那幽靜的大院子時，想到在工藝美術學校時，自己還是多麼單純的小姑娘，星期日便在這兒一待一整天地看書。那書籍的香氣、安靜的氣

氛永使人留戀。漢白玉石欄圍繞的蓮花池，以前的水比這清又多，大金魚遊於朵朵睡蓮之間；而現在，乾枯殘敗，花和魚都哪兒去了呢？忽然，迎面一位拉著小男孩、站在石欄邊的人，叫住了我的名字。

我停步看他，衹見這人偏高的個子，瘦長臉，面色黑黃，像被風霜和鄉野的灰塵撲打了一層鏽，說不清他是四十開外還是三十出頭？那臉上的神情，雖在專心地看著我，卻像在疲倦和麻木中過慣了的；連那肩膀和鬆懈的衣褶，也像在承受不住地耷拉下來。他的黑髮乾枯，像裹著數日的油土；五官既沒有神采，又沒有任何一部分能給人留下特殊的印象。身邊那個衣服不整潔、又胖又髒的小男孩，倒活活像是他的兒子，正在他褲腿上蹭著鼻涕，發出要走的哼哼聲。

「還記得嗎？」他注視著我，似乎想笑，卻又像鏽住了，聲音偏細、溫和。我仔細打量他，還是搖了搖頭。

「再想想。」他并不著急，也不見怪，含著一絲平靜的、木然的微笑，不慌不忙地掏出一盒煙捲，熟練地抽出一支煙，點燃，吸了一大口。白煙慢悠悠、過癮似地從他鼻孔裏不情願地冒出來，夾著煙的兩指呈深黃色，似乎衹有煙是他時刻不離的夥伴。

「對不起，」我衹好說，「實在想不起了。」

他盯著我的眼睛露出些許失望。

「姚波。」他說。

「姚波？」我這才辨認出，正是他！

「你可……變化太大了！」

一霎時，腦子裏閃過多少印象！那朝氣蓬勃的健美青年，沒講過話的戀人，葡萄園，像章，革命照片，五十塊錢……是的，我坑過他五十塊錢哩。

「我找過你，」他說，「可是你們大隊不知道你到哪兒去了。」他的眼睛仍不失為純潔，衹是蒙上了那層鏽色，彷彿看什麼事都無太大的興趣似的。

「你現在在哪兒？」我問。

「還在山西，煤礦。」

「回京探親？」

「不是。我是採購員，出差搞業務。」他既不開朗，也不愛笑，平靜如以往，談吐與其說是謹慎，不如說是規矩。他是採購員，這令我意外。早就聽說，分散到山西煤礦的就業人員，離開農場後，當地十分不講政策，拿他們全當反革命看待，

不知多少就業人員被迫戴著手銬勞動，煤礦裏慘死了不少人……如今，他能自由地出來聯繫業務，證明人家在信任他。

「你結婚了？」

「嗯。」他看看越發不耐煩的孩子，「這是老二，最小的。」

那孩子，一看就是個火急脾氣、智力一般，鼻涕已快過了河，姚波用手指給他抹去，蹭在漢白玉石欄上。

「你愛人在哪兒工作？」我問。

「一個礦上。她爸爸是就業的。」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我出來買東西，一眼就認出了你，跟來了……」

唉！「八•一八」，怎麼老和他斷不了呢？邀不邀他到我家去？我一點兒也不愛他。過去幻想的愛，早就被幾張革命照片斷送了。可那五十塊……他一直把我放在心上，到處找我……五十塊……儘管心內猶豫，還是給他寫下了家址。

「有空來玩兒吧。」我敷衍地說。

他將紙條小心地折好，放進衣袋。

「你結婚了嗎？」他拘謹地問。

「結婚兩年了。」我不想再聊，便向大門的方向挪動步子，他領著孩子跟隨著我。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家寫東西，他就來了，沒想到這麼快！五十塊錢的歉疚，總得招待他。他像刮了臉、理了髮，比昨天精神些。但那渾身的僵滯氣，似乎永不會褪去了。

「這是山西特產。」他將兩小瓶汾酒放在桌上，一坐下便慢騰騰地掏煙，點燃煙捲，不緊不慢地吸起來。白色的煙霧中，他額頭出現的三道深溝般的橫紋和那麻木的抽煙姿勢，令我無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本來我就為要離婚一事煩悶，一心盼著有了工資好去租房，再加上他給我的傷感，便去廚房拿了酒杯，炸了盤花生米，對酌起來。各喝各的，他很少沾唇，祇是吸煙，我本不會喝酒，但這酒又甜又清香，便一口又一口地咂摸著滋味兒。各自好像都揣著一肚子心事。似乎我若不找話說，他便無話，可他并不覺得尷尬。他是在過煙癮，還是用這動作代替語言和一切？農場那一幕幕的畫面又在我眼前閃過：林

蔭道，稻田，橋上過來的年輕人……他哪兒有一丁點當時的影子呢？全滯住了，他像活活地被非人的苦役，被無情的時間鏽住了。

「你們家，都好嗎？」他從煙霧中看看我。

「公安局正在落實我們家的事。羅文也從獄中釋放了，要安排在我哥哥工廠做一級工。我也快上班了。」停了停，我問：「你呢？你的問題平反了嗎？」

「嗯，也改正了。」他含含糊糊。

「平反了？」

「嗯……做了結論，沒問題了嘛。」

打砸搶也會給平反？話到嘴邊，卻又不好這麼說。

「到底，你是什麼問題？」

「武鬥嘛。那時候小，不懂事……」

「有沒有打砸搶？」

「祇不過抄了個照相機什麼的，有人出事，把我給檢舉了。」他認真地望看我，「我從沒打過人。」

儘管這盯視我的目光如此坦誠，我還是不大相信——那些相片手叉腰，飛劈著腿，不可一世得像個亡命徒。

他不住地吸，我慢慢地抿……我和他，有什麼可說的呢？如果真地悟到了自己的愚昧，為什麼還把那些趾高氣揚、戴大寬袖章的「革命」照片，當寶貝似地給我寄來？

「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嗎？」他徵詢地看著我。好像，如果我說出「不」，他反倒會失望似的。

「倒是有件事……」我想了想，「我不太想回玩具六廠。我有位朋友，她能幫我推薦到財經出版社設計封面，如果那兒能要我，是最好不過。我怕那朋友為難，我想送些禮。所以，你借我兩百吧，一補發工資我就還你。」

「我給你，不用還。」說著他就開皮包。

「不，算借，我一定要還。」

他不滿地看看我，什麼也沒說，便從皮包裏數出兩百元，撂在了桌上。

其實，我既不想給誰送禮，又不想去「財經出版社」，我是在為離婚做準備，但我不想告訴他。因為農民房必須先交三個月房租的押金，以及我要買個單人床、枕頭、被子、洗漱用具之類，還要買輛舊自行車——婚後添置的東西，我都不想拿。

他是多麼慷慨啊！後天，他就要回山西了，我邀他一同去香山逛逛，散散心。

我們并肩走在鄉野的路上……大自然使人愉快。身邊，是與我共在患難之鄉待過的朋友，他是這般尊敬我。我感謝他，這給過我無數美好幻想的人，讓我在酷境中對生活充滿著希望……寂靜無人的路上，我哼著歌，好像身邊并沒有他。他那抿閉的嘴唇露出微笑，很少講話，像一個忠實的侍從——不知是為了給我好印象、怕說錯什麼呢，還是天生就如此持重、沉默寡言？或是腦袋裏始終是一鍋糊塗漿子呢？無論如何，他的規矩和拘謹，總比老油條似的輕浮漢叫我喜歡。多有意思，過去我幻想的愛，一次也沒有實行過；而今，十年過去了，卻是第一次和他并肩走在路上……

我們坐在山上的松林中，一塊平平的大青石上。前面，視野非常開闊，能俯瞰碧雲寺的全景。除了松葉的颯颯聲，週圍沒有任何動靜。我和他并坐著，中間隔著一個令人難於解釋的空隙。他老實得動也不動，好像萬分幸福和激動，卻全部拘攏在謹慎裏，拘攏得連煙都忘了抽。我感到好笑、卻又被他的虔敬感動和不解，便自自然然地把他放在膝上的手拉過來，伸出自己的手掌和他的比比大小。

「一般大……」他微微側過頭來，囁嚅地說。那神態，老實得真像幼稚園裏最聽話的孩子。

「可我真希望，你能比我的大。」我把他的手又放到他的膝蓋上。是啊，如果何淨坐在我身邊，那心境該多麼安逸、滿足啊。他像一個智慧的大海，處處能引導我。而我身邊的這位，活像一個不懂事的小毛孩子。此刻，他一定想問問剛才那句話，一定希望摟抱我，可又一動也不敢動。我沒工夫細想他為什麼不敢，為了獎勵他的老實和規矩，便雙手摟住他的肩膀，在他的面頰上親了親。我的心，平靜得像姐姐抱著小弟弟；而他，刻板得讓我想發笑——就那麼僵呆地任我如此，懦弱得像個未經世面的小姑娘。這令人意外的老實，使我打心眼兒裏歡喜，不由又親親他的臉，便算是結束。那空隙不覺又出現了，這條看不見的鴻溝，倒使我們雙方都心安理得，覺得反倒自然、舒服。或許因缺乏有生命力的東西將它填補，就這樣，都望著眼前的山林、乾坐著……

黃昏了，我們步出香山。公共汽車裏相當擁擠，兩邊抓不到扶手，身子晃來晃去，我拉住他的手。這手又乾又暖，讓人心裏更踏實。他連使勁握一下的念頭都沒有，我真高興。這純潔的愛，在我所認識的男人中，他是第一個。但又何必叫愛呢？不如叫友誼。我幻想的愛，遠要比這深。

僅僅過了一星期，他又來了。他說來京出差，剛下火車，兩天沒睡了。那衣服和旅行包，都發出一股鹹臢味兒。我立即打來熱水，催他洗臉，鋪好被子叫他休息。

他猶豫了一下，便和衣躺下了。被子蓋在胸口，姿勢局促而又不安；好像還沒躺舒服，卻連動一下也不敢了。我簡直替他累得慌，便走過去為他掖了掖被頭。他的眼睛直望著天花板，連眼球都不能轉了似的，就那麼硬挺挺地仰面躺著；與其說是在休息，倒更像被綁在木架上。如果這時把刀横在他脖子上，也許眼都不會眨一下，便心甘情願地死去。我不由歎了口氣，坐在靠窗的桌邊，實在找不出話和他說什麼，而我若不說，他從來也不主動問我什麼。我品著茶消耗時間，他僵屍般地躺在被子裏，像是繃緊了神經，有如膽怯地等待什麼，又像任何意識皆無，彷彿腦子裏被什麼強大的、不可抵禦的東西抑制著……我祇好乾坐著，瞅著這具發呆的僵屍，覺得那香山，那拉手，再也不會有第二次了。

地上的旅行包和他露出的衣服，飄過來陣陣的鹹臢味兒——他家裏必定也是這股氣味吧。

「下禮拜我就要上班了。」我說。

「嗯，」他的頭轉過來，看見了桌上的手稿，「你在寫東西？」

「是啊，」我把為什麼寫、寫什麼的情況大致說了一遍。

「你也應該寫，」我說，「過去你是那麼一個狂小子，糊塗到那個份兒上，現在總算明白了，我們可以算是殊途同歸吧？到底你過去做了什麼、當時怎麼想的？又為什麼喜歡我這樣的人？你把這個過程寫出來，會是一本相當生動的書。你可以寫假名假姓，當做小說來寫，你能擠出不少時間來，孩子又不用你管，趁著年輕記憶力好，趕緊寫吧。」

我真想對他說：我深深感到在思想上，沒有辦法和你交流，更談不到共同提高，失了這個，就失了一切友誼、愛情的靈魂。如果你能好好懺悔，通過懺悔提高認識，說不定我們還能成為朋友。

他轉臉看看我，好一會兒沒吭聲，神情倒像輕鬆多了。或許因為在琢磨事，忘了拘謹吧。

「嗯，我試試。」他說。

「你一定要寫。」

我真想說：你要是再不寫，我們的友誼可就完了。難道你僅僅是一鍋糊塗漿子嗎？

他又乾躺了會兒，於是便坐起來。

「你不休息了？」

「我不睏。」

他下地把被子疊好，坐在床沿，兩肘支膝，一根接一根地吸起煙來。真不知這麼沒完沒了地抽有什麼意思！中國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抽煙吧。

我動手給他做了個文具袋，藍布上面繡了一個心形，裏面是個「波」字，并放進一些稿紙、一支圓珠筆。

「你一定要用心地寫，你用它來寫，一看見這口袋，就別偷懶了。」

「嗯，我一定寫。」他接過去放進旅行袋裏，又足足吸了兩個小時的煙，才告辭。

幹部是先發薪。領到當月工資和勞教期間補發的工資，立即給姚波寄去了兩百元，并在近郊區租了一間農民房。

舒鳴還未下班回來，我用鉛筆草草地寫了一張便條，放在桌上，用筆壓住。

> 舒鳴：
>
> 我們結婚是誤會，離婚是瞭解，離完婚也許才最瞭解。我再也不會回來了。如果願意好離好散，做個朋友，咱們就到辦事處去；如果不願意，衹好到法院了。家裏的東西，我衹拿走了幾件我的衣服和在農村插隊時的被褥，其餘一概不想要。
>
> 羅錦　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

將行李捆在樓下的自行車上，我又蹬蹬蹬地上了二樓，推開屋門，最後環顧了屋子一眼，家，永別了！你給過我逃避的溫暖，給過我暫時的棲息，卻沒給過我最想要的。我勞動的汗水灑在這裏，變成了一件件傢具、衣服、用品。我衹能用經濟上的損失懲罰我自己，我衹能用友好的離婚態度，願今後永遠對他有所幫助的心和行動，彌補自己的過失、罪惡，我離開你，正是為了解除我的罪惡。可愛的小屋，願你能理解我。但願我還能來看你。但願在這舒適的小家中，能有一位使他幸福的女主人！再見！

我騎車馱著行李，頂著細密的雨絲，行駛在寬闊的柏油馬路上，朝十里之外剛剛租到的那間農民房奔去……

59. 玩具廠的變化

「這屋擠點兒，」王廠長跨進設計室的門，回頭朝我粗憨地笑笑，「可是過去八個人也擠下了。」

「回來啦？歡迎！」

分別了十三年的兩位老同學、兩位老師傅，熱情地向我伸手握住。

「你沒變！」丘師傅的眼睛有些濕潤了，「除了臉上多添了兩道紋兒，一點兒沒變！」

「怎麼樣，過得還好吧？」兩位老同學小趙和賽麗熱誠地問。

一邊寒暄，一邊環顧著擁擠不堪的設計室。房門開在廠長、財會大辦公室的西牆。辦公桌、資料櫃、雜物……將屋內擺得夠滿的，組長賽麗將一張破桌上的雜物往旁邊地上搬：

「羅錦，你就用這張桌子吧。原來小丁在這兒，他剛調走，去報社當美編去了。」

我找了塊濕抹布揩那滿是塵土的、坑坑窪窪的破桌子。

陽光從窗外照進來，擾人地反射出白光。對面靜電噴漆車間機器的隆隆聲、嘎嘎聲，再加上兩位師傅的噴雲吐霧，使設計室籠罩著煩亂不寧的氣氛。

「廠長，您看這桌子是不是該換一個了？」賽麗問道。

「先湊合用吧，」王廠長大咧咧地說，「缺什麼東西——要買文具什麼的啦，寫張條子，我批了，上會計那兒支點兒錢就行了。先熟悉熟悉，不明白的，讓組長說說。出門兒請假跟她打聲招呼。就這樣兒吧。」

說罷，他的目光迅速地朝幾個人的桌面上一掠，仿佛察看每個人是否在幹著活，見三人的桌子都堆著正在畫的圖，沒有什麼可說的，便匆匆開了屋門。忽然，他又像想起什麼，回頭問道：

「老邵，折疊方桌的圖下午能趕完吧？」

「盡力趕吧。」邵師傅正給鴨嘴筆上墨。

「說什麼也得完。不行加加班兒。這個畫完了還得趕緊設計折疊馬扎兒，好叫車間生產，不然又要窩工了。」

屋門「砰」地關上了。

「窩工？」我奇怪地問，「咱們廠還窩工嗎？」

「那還新鮮？」丘師傅抬了抬眼皮。

「呃，這次你回來，工資定多少？」賽麗問。

「三十七。」

「三十七？」四個人都愕然。

「像話嗎！」賽麗不平地說，「憑什麼不和我們一樣？咱們都是同班同學，你又平了反，待遇還兩樣？」

「不合理。」丘師傅說。

「我想，先上班，慢慢再和他們講理。」我說。

「補發你工資了嗎？」

「補了六百七十元。」

「這麼少？」

「衹補三年勞教的，而且還把在農場每月工資按二十元刨了。勞教期滿到現在的十年，雖然算工齡，可是不補工資。」

「什麼事兒！」丘師傅不平，「既然算工齡，憑什麼不補發？」

「他們說是有文件，但是又沒看見。還有精力跟他們攪理嗎？」

依舊是過去整人的「黨天下」們當著權，一個個都高升了。這些人，是不歡迎我回來的。雖然我們之間，并沒有私仇，衹因為他們為日記問題整過我，大概生怕我回來和他們對著幹。

「有個高招兒。」賽麗說，「你把壓制你工資的情況，向玩具公司魏書記反映一下，那老太太特講政策，她一個電話過來，這兒就不敢不聽。我們都四十四，憑什麼給你三十七，你還是受迫害的呢！」

一語未了，衹聽屋外傳來清脆的笑語聲，一位婦女正和廠長、財務、會計們打著招呼，夾雜著插科打諢。隨著，屋門「吱啦」一聲被推開，那位婦女，約有四十多歲，帶著未消的笑容走了進來。

四個人不約而同地同她打招呼，好像不敢怠慢她，小趙起身搬起一個折疊靠背椅。

「老牟，坐、坐！」小趙客氣地讓道。

「你們忙什麼呢？」老牟并不急於坐，卻含著威而不露的笑容向屋裏環視了一眼。她中等身材，微胖，有一股精明幹練的商人氣。

「這位，是新來的吧？」她犀利的目光投向我。

我和她聊了幾句，才知她是中國百貨公司的經銷員。

「厲害著呢！」賽麗故意撇嘴笑道，「咱們設計的玩具，要是老牟不點頭要，甭想生產！」

「呵呵，瞧你說的！」老牟坐在靠背椅上，蹺起二郎腿，點起一支煙，「還設計傢具呀？瞧瞧你們，」她一手指指點點，「大衣架、折疊圓桌、落地式檯燈，光折疊椅子就好幾種，邵師傅這又設計上折疊方桌啦，盡做這些個鐵木傢具！要辦傢具廠啊？玩具不設計了？還偷偷地搞廠店掛鈎兒，把傢具直接送到商場、雜貨店去賣，要是這麼搞下去，要我們『中百』還幹什麼？」

「嗐！」賽麗白了她一眼，「您跟廠長去說。我們誰願意設計傢具？」

「得便宜賣乖。」老牟吸了一大口煙，悠閒地彈彈煙灰，「要了你們一回紙製品，噢，就光弄這個了。也虧得王廠長說得出口，硬叫『紙制玩具』！什麼『看圖識字』啦，『幼兒之友』啦，『算算看』啦，盡畫這些個還行？不設計木制玩具啦？光想吃『過水兒面』？」

「什麼叫『過水兒面』？」我好奇地問。

「你不懂？」老牟一笑，露出了那顆虎牙，「也難怪，你剛來嘛。不經過你們廠工人一道手，從印刷廠裝訂完了就是成品，一本淨賺三分，月月印十多萬冊，光這一項，你們廠的工資、獎金就掙出來了。這插一手就能吃的買賣不叫『過水兒面』叫什麼？」

「您老反對紙制玩具，」正畫著「看圖識字」的小趙笑笑，「是不是本本冊冊的都衹能按文化用品算，你們衹能收百分之二的稅，月月的獎金沒出處啦？」

「別放屁！」老牟含威地笑道，「你們不走正道兒還行啊？說正格的，你們生產的木槍、積木和那幾樣棋子兒，樣式都太老啦。市場上極缺拖拉玩具和智力玩具，全市又衹有你們一家生產木制的，得在這上頭動動腦筋啊。第三季度的合同——木槍和積木，到現在都沒交齊貨！像話嗎？！」

「我們也沒辦法。」賽麗說，「誰願意畫紙制玩具？誰不想多設計點兒新的？可您瞧瞧這櫃子裏，設計了各種各樣的，頭兒不同意生產哪，還不是每次辦展覽去充數？」

「反正，總不能變成出版社和傢具廠吧？」老牟站起來，「我還得跟你們頭兒好好說說！」

十三年的變化竟有這麼大！賽麗帶我去各車間轉了轉，我們邊看邊聊，這才知道，她和小趙畢業後，十多年一直在車間勞動，去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時，有關中專畢業生的文件下來，指明要他們學有所用時，才調到設計室，工資才由「窮三十

七」漲到四十四元。也才知道，她和學生時代的戀人張季，文化大革命中因她看不慣他的飛揚跋扈，於是分道揚鑣了。

「幸虧我跟他分開了。」賽麗說，「他後來成了什麼頭頭，跟不止一個女人亂搞男女關係，臭名遠揚。結了婚，也亂來。這次他聽說你要回來，嚇得不敢見你。當初，他們做得也太絕了。」

「孫成怎麼樣？」

「也是臭得沒人理。在宮燈廠挺不得志。」

「梁國英呢？」

「一次騎車拐彎，拐得太猛，讓大卡車軋死了。」

「哦……黎凡呢？」

「還在象牙雕刻廠，結了婚，有了孩子。聽說，他為你也受了牽連。這次聽說你平了反，他的問題卻沒人平，還希望你給他作證呢。」

「哼！」我冷笑道，「讓他做夢吧。我教養的時候，有一次來了兩位調查的人，問我們倆說過什麼。我說，平時全是無稽之談，早忘光了。那兩個人拍桌子瞪眼，最後氣得把黎凡的一大遝子交代材料摔在我眼前。我這才知道他不但檢舉了那麼多『問題』，還有好些誇大其詞。可我一個字也沒承認，也沒交代他。我估計，既然是他自己寫的，反倒放進他的檔案袋裏了。他寫的都是我們倆，還有我哥哥、我父母的言行，當然要我作證。我能給這樣的叛徒作證嗎？見了他，我倒真想抽他兩個嘴巴子呢！」

「原來是這樣！」

我真想問：國棟過得怎樣？猶豫了半天，儘管根本不想見他，但還是忍不住問了。

「聽說也結了婚，有了孩子。」賽麗根本不知道我愛他的程度，儘管我們在一個宿舍住了四年。可現在，那些愛，早已被時光、經歷磨礪得痕跡全無了。我不想見他，也不想見工藝美術學校的任何一個同學；并不是我不愛他們、不想念他們，而是我深深痛恨那個學校，痛恨那幾年極左的教學政策和不調查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它們使我蒙受了多少污垢啊。

十三年了！廠裏的變化，在我這冷眼人看來，煞是鮮明。

過去，廠房雖然不太整齊，設備也沒這麼先進，但那簡陋的車間，依舊可以擋夏天的雨、嚴冬的風。酷夏，高大的車間裏涼沁沁的，人幹著活并不冒汗。嚴冬，大鐵爐裏的火苗燃得熊熊，任風雪在窗外嘶叫撲吼，車間裏卻暖暖融融。廠房內

外，犄角旮旯，堆放的一色是玩具——木槍、木寶劍、積木、拖拉鴨車、帶響的小鹿車、拖拉子母雞車、搖獸、軍棋、象棋、克郎棋、六面拼圖……

師傅們騎著粗糙不平的長板凳，一腳踩根牛皮條，兩手握小刨嗖嗖地刮，沒有不超產的——一天一人刮三百七十五根槍棒，出不了兩根廢品。雪白的、淡黃的木花從刨口中卷卷滾出，像泉花、像雲朵、像海浪、像羊毛、像百合……無數朵美麗的「花」，變成月月十幾萬元交給國家的利潤，變成全廠四百七十名工人的工資和獎金……

下料車間連最小的木塊也利用起來，小手槍和各種方塊棋子，就是因這些碎料才設計的。

噴漆車間全是手工操作，槍筒卻很少有返工的現象。一根根黑漆閃亮的槍筒掛在鐵鉤上正待陰乾……

組裝車間乒乒乓乓地響，那是最後一道工序，組裝著木槍的各個零件。品質檢查員隨時地檢查每個人的活，一邊裝箱入庫……

從下料車間推出來的碎木塊已不能再生產任何玩具，收攢在一起，每月按一分一斤劈柴的價格賣給工人。

從倉庫領來的油漆、大膠、小釘……領出的和所耗費的數差幾乎是相等的。

「三八」式木槍——它們是全廠的驕傲和經濟收入的可靠保證。它那優美的造型在國內享有很高的聲譽，是兒童們最喜愛的玩具之一。

「下一季度」我們要生產七萬枝木槍！」

王廠長一聲令下，各車間是一片實幹的回應之聲，沒有人提多發獎金，全憑著一股自覺。

十三年了！如今，長板凳沒有了，刮刨機的「刺啦」聲整天价震耳地響，廢品率卻高達百分之十。原來，僅有的一個小鍋爐是燒煤末的，現在，又加上兩個大鍋爐（因為蓋了男女淋浴室），從早到晚，整日燒的是碎劈柴和廢槍棒。每半年賣一次「劈柴」，不再是碎木塊，卻是長約一米、寬四五十公分、五六個釘在一起的板條——拉「看圖識字」的紙架拼板，每人兩塊，收兩毛錢，回家正好做鋪板或拆了做傢具用。

除了油工車間打膩子還是手工操作以外，其餘各道工序一律是機械化。破爛的廠房早已無影無蹤，擴大了地盤，擴建了車間。一進廠，便會看到堆放的折疊圓桌、大衣架、地燈、椅子、大小折疊馬扎。靜電噴漆車間的門口，火爐上天天燒著

一個大鐵盆，每天要煮去噴壞了的槍筒上的漆。煮啊煮，卻不見有人想到什麼措施來杜絕它，仿佛返工和浪費并沒有什麼奇怪。

做小方棋子完全用整料，嘩——，一推就推出上百塊，多省事！用碎料、整料都一樣記工，誰還用碎料？

組裝車間撤銷了，費事的手工活拿給街道生產組去幹，廠方定的條件絕不會讓自家吃虧。六廠像是磁鐵，十幾個加工點緊緊地依附在它的週圍。每月，街道的女工們小心翼翼地來交活，高高興興地領走活，心甘情願地「上供」——一年總有兩三回，以祇賠不賺的價錢送來整卡車的西瓜、青苞米、鴨梨和蜜桃。

上午十一點半到十二點，下午四點到五點，每天起碼有一個半小時，工人們不正經幹活，等著吃飯、回家，洗臉、梳頭、聊天。遠遠見「頭頭」一來，立即散開，應付幾分鐘裝忙乎。當天的定額完成了，超產額也達到了，何必再幹呢？幹多了又要提高定額。再說，即使幹得更多，也不會超過十五元的超產獎——上邊統一規定的錢數。心裏的「小九九」誰打得都很清楚。

四廠原四百七十人，後分成四廠與六廠。把文革中的『異己』工人全分了出去。六廠現祇有二百名工人。

過去祇有一名廠長，現在卻變成了三個。原來兩名會計，現在增加到六名。提拔上來的都是廠長相中的「知己」。又增加了副書記、人事科長、工會正副主席、三個總務、一個司機組長——十八名脫產人員，佔用著共九十平方米的辦公室，而五名設計人員卻祇有十四平方米。由於種種原因，總之在這個廠憋氣，十三年來已走了九名設計人員；有的調到別的玩具廠，有的調到學非所用的單位去了。

下午，收到了何淨的信，他對我搬到農民房去表示驚訝，不置可否，并希望我努力工作等等。信簡明扼要，沒有半句廢話。是啊，我那坦白之舉把他嚇壞了，又離了家，他怎能不慎重呢？但我離婚，從來不是為了某個人；以前是，今後還會是。

晚上我回到農民房，用煤油爐子煮了點掛麵，關上門，拉了門閂，沉思良久，提筆寫離婚申請書……

隔日一早，大辦公室又開始了忙碌碌、亂哄哄、電話鈴聲不斷的一天，那種種雜亂聲清晰地傳進擁擠的設計室。屋門呼吱一響，玩具公司的小陸走了進來，賽麗、小趙等忙點頭打招呼。

「看看你們第四季度的產品齊了沒有？剛才你們廠長說一個也沒弄？」

「誰說呀？」賽麗翻翻眼。

「你們頭兒哇！」

「嘁！你問他平時關心什麼？看我們新設計的！」賽麗把櫃子裏的玩具往外搬。

「呵！不錯呀！」小陸拿本一一登記，「下午，趕緊拉過去吧？說要辦展覽評比哪。」

門被推開，王廠長一手拿圖紙，直奔邵師傅，忽扭頭看見了擺出來的新玩具，不由眼睛一亮。

「你們設計的？不少哇。」他不禁走過來一一拿起看看，「嗯，這幾個紙制玩具麼，不錯！下次開產品監定會，一準通得過。嘖，『頭腦體操』誰設計的？小遇？行，有個意思兒。這東西，嗯，可以用搖獸的下腳料。數數……四十塊兒。成本嗎……連盒帶圖帶油漆，頂多五毛錢。……賣它一塊九！一塊九毛五，也有人兒要！」

「您薄利多銷吧。」賽麗提醒道。

「嗨，你們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呀！咱廠一天工時合多少錢？一塊二毛八吶！鬧著玩兒的？工時加成本費，再刨去『中百』百分之十五的稅，一點兒不多，將夠本兒。咱一盒兒還不得賺個毛兒來錢的？」他瞥了瞥其餘的玩具，臉上毫無興趣，「這些個，全不賺錢。辦個展覽拿去湊個數兒還行。」

這句話，使幾個設計師發懵地瞧著那堆玩具。

「您看，」賽麗趕忙拿起一盒裝拆積木，「這也是用下腳料做的，不賺錢？」

「嗯……」廠長歪頭瞅瞅。

「我告訴您怎麼玩兒。」賽麗裝拆地擺弄起來，「起重機……房子……橋……斗車……汽車……像不像？幼稚園和『中百』的意見，希望咱們大批生產哪。」

其實，這種玩具，在西歐國家，早一百年前就生產了。

「是不賴。」王廠長捏起一根木條，蕩悠了幾下，「好玩兒是好玩兒，可就這一根木條兒吧，這上邊兒就得打七個眼兒；打眼機打不過來呀，太費工。」

「打眼兒機閑著，怎麼打不過來？」

「太費工。」他又翻看幾枝木槍，「好看是好看，太費工。」

「您說哪兒費工呢？」小趙問。

「瞧咱那三八式，多簡單。」

「那——，您不是叫我們改樣子嗎？」

「嗨，傻小子！現在木材漲價百分之四十！咱們那槍賠錢哪！你拿筆來——」他捏起鉛筆，在一張白紙上笨拙地畫起來。「噴，看見沒有？這麼一來，槍筒比原來的長出一寸，就行了。改個商標，叫——」他撓撓頭皮，「叫——，對，叫『二二一』！這兩枝呢，比這枝每個都再長出一點兒來，叫它『二二二』、『二二三』，這不結啦？」

幾個人面面相覷，真不知廠長原來這麼會設計。

「廠長，」我問，「您幹嘛老想生產傢具呢？」

「傻孩子，」他說，「一個小馬扎和一盒裝拆積木用的木料一般多，一個小馬扎能賣四塊五，刨了本兒，淨賺兩塊五。一盒積木才賺毛兒來錢。一天衹能生產二百盒積木，可是能生產六百個馬扎。香港旅遊業和咱訂貨。更甭說折疊圓桌，一個四十五元，很暢銷，國內搶著要。差哪兒去啦？你們不當家不知難哪。以後，往那怎麼省工、怎麼賺錢的上頭去設計，別一口一個智力啦。要是玩具廠歸教育局管，賠不賠錢都發工資的話，我管保——哪個好玩兒我生產哪個！」

傍晚，我下班剛回到農民房，房東夫婦便把我叫過去，戰戰兢兢地說道：

「白天，您那位……先生來過。敢情，俺們這才知道您是打離婚才來租房的。您咋瞞著呢？要是當初您實話實說，俺們就不會租。您先生說了，說要是俺們再讓您住，他就……他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俺們可怕出人命啊！」

「好吧，明天我就不回來了。」

「您上別的村兒，他還得找去……」

「我住在廠裏。工廠有傳達室。」

次日上午，王廠長把我叫到黨支部辦公室。

「你的工資嗎，咱廠黨支部又研究了，決定給你漲一級，四十四，和賽麗他們一樣。怎麼樣，有什麼感想？」

「您若能按政策辦事，比什麼都強。」

顯然，是公司魏書記向他們打過招呼了。廠長和書記瞅著我，無言以答。

「還有件事兒。我現在正打離婚，租了間農民房，我愛人去搗亂，房東害怕，我想住在廠裏。」

「那怎麼成！」書記說，「廠裏沒有集體宿舍嘛。」

「我睡在設計室。」

「不行！」廠長也說，「那怎麼能住人？」

「我祇有一個被卷兒。晚上睡辦公桌，白天把它卷起放在資料櫃頂上。」

「廠子有廠子的紀律！你父母家也可以住嘛。」

「沒地方。」

如果家裏同意我離婚，又何必住廠裏呢！現在我總算能養活自己，再也不會麻煩他們了。

「不行！」

「那，您叫我睡馬路上？還是我去跳河？」

二位怔怔地瞅著我，乾沒轍。我便開了門去會計那兒支出補發的工資。

「給你漲了？靈吧？」賽麗悄聲說，「要是決定住設計室，我不干涉。我裝不管。祇要別把屋里弄亂。」

「放心。你真好，賽麗……」

吃完食堂那沒滋沒味兒的晚飯，關嚴了設計室的門，拉上自掛的窗簾，我又專心修改那「冬天的童話」了。我已經告訴了何淨我住在廠裏，為了避嫌，決定在離婚以前，我不想跟他有任何聯繫。我愛他，我應當以自由人的面貌出現在他面前，才是乾淨、輕鬆的。既然過去文章在他的「幫助」下沒有長進，如今沒有他，也說不定會寫得更自由，更隨心所欲。

窗外的月光灑進人已走空的廠長辦公室。這是三大間沒有隔斷牆的屋子；一間放著三位廠長的辦公桌、兩個大木櫃；另兩間放著財會和總務的辦公桌及保險櫃等用具。月光下，張張寫字檯的檯面發出幽暗的反光，玻璃板呈映出朦朧的、藍綠的色澤。白天那些噪音——屋外噴漆車間馬達的嘎嘎聲，屋內嘈雜的人語聲、煩亂的電話鈴聲、算盤珠的劈啪聲、開開門的撞擊聲、進進出出雜遝的腳步聲，甚至有時，哪位徒工打了架到這裏來的哭訴叫罵聲，以及仿佛也能發出噪聲來的滿屋彌漫的煙霧——那煙捲的毒氣，此時此刻，全部無影無蹤、無聲無息、消失殆盡了。因此這寂寥便顯得格外的深沉，空曠的屋子便倍覺冷清。即使是天天這鐘點坐在桌邊獨酌的王廠長，是否還在盼望著明天的喧鬧，也未可知。

他已經五十七歲，壯實的中等身材，黑面皮、四方臉、粗黑的寸頭，一臉的青胡茬，說話聲像銅鐘，一副土里土氣的憨厚相。乍一見他的人，都以為他是剛下火車的鄉巴佬頭回進城呢，無論如何也看不出是具有三十年黨齡和工齡的老廠長。

此刻，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邊，屈起左腿，把肥厚的大腳從布鞋裏褪出來，蹬在椅面的棱上，左臂舒坦地往膝蓋一搭，右手端起粗瓷大酒杯，慢騰騰、香噴噴地咂了一口二鍋頭，捏進嘴裏兩粒油炸花生米。

這是他勞碌了一天最大的享受。就著月光的清輝，并不開燈，望著靜謐昏黑的空屋子，再看看屋外新建的車間，聳立的廠房和門前堆放的折疊圓桌、小椅子、地燈、大衣架……一切都融化在他那噴香的二鍋頭和油炸花生米裏，一起咽進肚子去了。這兒，就是他的家；一張張辦公桌後面看不見的人影，就是他的左膀右臂、他的堅強堡壘、他的命根子啊！

那兩年，連玩具都有了「階級性」。「六面拼圖」不再畫動物，卻換了八個樣板戲的圖案。連「看圖識字」裏，也出現了喜兒和楊白勞。「白毛女」、「龍江頌」、「沙家浜」和各條語錄，在孩子們的玩具裏滿天飛，足足鬧騰了兩三年！而現在，在鄧小平的「貓論」之下，一切單位都正在「向前（錢）看」了。

衹聽門響，書記和副廠長進了屋。

「來，吃點兒！」王廠長招呼道：「我正要跟你們合計個事兒，咱們和香港訂的五萬個旅遊折疊小馬扎兒，還差兩萬五沒交齊貨，人家又打電話催來了。我打算從明兒個起，各車間，連同二十二名脫產人員，一律組裝小馬扎兒，把這批貨突擊出來！」

「嗯，行啊。」

「這麼著，一百個，是每人必幹的，不幹夠數兒的取消這月獎金；超出一百個，組裝一個給二分錢。怎麼樣？」

「行啊。」

「明兒上午就開全廠大會，把分工說明，然後就全體行動，就這麼幹！」

60. 不屈的哥哥

每天下了班，加上星期天，我去採訪王學太等哥哥的同學和朋友，想知道哥哥更多的事。

在牟志京家，他向我講述著——

就在到處是血腥恐怖的氣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鉛印的《中學文革報》為《出身論》而出世了！

發起人是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復、毛憲文（毛是老師）和六十五中學的遇羅文。

從油印到鉛印是經過了重重困難的——首先是沒錢。由於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氣，是反對血統論的急先鋒，便張口向學校借五百元。又通過他的熟悉人開出介紹信，準備到一二〇一印刷廠去聯繫。其次是沒紙。當時紙張十分困難，這時，正好有個單位有十五令紙要退，於是便買了過來。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對立面的組織幹掉。於是衹好虛張聲勢，明明衹有四個人，卻起了個大名——「北京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為了使文章不要鋒芒太露，牟志京將油印的《出身論》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觀點并未變，改了以後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來了，但到手便損失了幾千份。因為有些在一二〇一印刷廠勞動的學生正好是聯動分子，他們一看這報紙便十分懷恨，當時搶去了幾千份銷毀。

第一期售出後反響非常強烈，猶如一顆原子彈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專為報紙所設的接待站就門庭若市了。來訪的主要是中學生，也有個別報刊的記者。很快，工人和各階層的來訪者也多起來。絕大多數人是因買不到報而來索取的，他們熱烈地贊同和支持。也有極少數人是來謾罵的。電話鈴聲從頭天夜裏到次日響個不絕。接待站忙碌非常，來訪的人應接不暇，衹好全體人員出動（僅四名）。為了安全起見，還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問：「司令部在哪兒？」

「不知道，」幾個人口徑一致地回答：「我們衹是司令部接待組的成員，你們的意見我們可以轉達。」

有兩姐妹找到接待站，哭著說：「收下我們吧，哪怕叫我們整天給你們端水掃地都願意！」

「你們看過《出身論》嗎？」

「沒看過，」她們回答，「我們衹是看了反面的罵《出身論》的文章，卻覺得《出身論》極有道理，才來要求加入的！」

這樣感人的例子多不勝舉。

第一期售出後，加入了好幾個人，還有哥哥特意邀來的一位大學生——從初中就要好的學友郝治，他正在「北京輕工業學院」就讀，甘心情願充當《出身論》和

所有文章作者的角色，假名「馬列」。立即，人們為了見他，就像來朝聖一般。這樣，所謂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規模了。

反響越來越大，遭到某些堅持「血統論」的人極大的仇視。第二期還沒有出，他們就已經來砸過幾次，將接待處洗劫一空。很多集會上《中學文革報》都成了辯論的對象。處境日益艱難，買紙和印刷都成了問題。一二〇一廠怕惹事，拒絕再印第二期。

這時，自來水公司的一個工人組織派人來聯繫，表示贊同《出身論》的觀點。於是在他們那裏借了一塊安身之地，繼續辦報。

牟志京到一二〇一廠死磨活泡了兩天，終於把負責人說動了，答應印第二期，但絕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頭版文章，由哥哥寫了「談純」。

當時有許多種鉛印小報，有些報根本賣不出去。而街上的人衹要一聽說是《中學文革報》，便蜂擁來搶購。許多人唯恐買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隊，人人伸手送錢，那情景真是難以形容。

有一次羅勉去賣報，人們立即排了一長隊，可是少數人不守秩序，隊形亂了起來。羅勉一生氣，抱起報紙就跑，想躲到一個清靜的地方重新賣。一回頭，一長隊的人跟著他跑……

又一次羅文和同學去賣報，人們竟把果皮箱撞翻，他們衹好鑽進一輛閑停著的客車裏，從窗口裏賣……

每一個賣報者都遇到舉不勝舉的難以忘懷的熱烈場面。當時小報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換報紙的黑市上竟須用二十五份其他小報才勉強換來一份《中學文革報》。

第一期印了三萬份，第二期印了五萬份，而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如「清華紅衛兵」和「兵團戰報」等，每期都印五十萬份。可是數《中學文革報》的讀者來信最多。最初郵遞員還管送信件，後來信太多，馱不動，索性叫辦報的人自己去郵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幾千封。各省都有信來。信件太多，根本看不過來，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頭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裏附了款，要求訂閱。大部分讀者表示贊助和關心，但也有少數人透露了某些顧慮。許多人在信中敍述自己在出身問題上所受的歧視和迫害，特別是農村的問題更為嚴重。不少二十幾歲的青年被稱為「地主分子」、「富農分子」，遭受著種種非人的待遇，讀了令人憤鬱不平。寫信的人無不對報紙寄予極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會支持《出身論》的觀點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實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轉交哥哥手裏，他都記下了地址，以便聯繫，這樣的地址有上千個。哥哥是不愛哭的，但每次讀信時，常常潸然淚下。億萬個青年的命運，和他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他從中感受到無比的動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堅定了他捍衛和探索真理的決心。

《出身論》的傳播範圍不僅從讀者來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還寄來了幾十種油印、鉛印的複製本。各省都有複印的，抄成大字報貼在街頭的形式就更為普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湖南已經出現「湖南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在湘潭、長沙已掀起了對《出身論》的辯論。……凡《出身論》所到之處，處處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熱心的讀者啊！一位三十多歲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講述了四川地區血統論的猖獗，并表示堅決捍衛和宣傳《出身論》的觀點。每天接待站一開門他就到，幫助接待各地來訪者，熱情洋溢且有耐心。他說：「如果《出身論》錯了，要抓人，我願陪你們進監獄。」有不少人是幹部子弟，他們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實，《中學文革報》的一些發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參加者，不少人出身是很好的。

反對報紙觀點的打砸搶分子們經常前來挑釁。有時幾十個紅衛兵闖進家來，聲言和哥哥「辯論」，一個個氣勢洶洶，語錄聲口號聲震天地響，將哥哥團團圍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無人之境，以鎮靜的態度和鋒利的語言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無數次伸出的拳頭又縮了回去。

哥哥還希望輿論更大些。於是他寫反駁《出身論》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觀點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擴大影響。在第二期以「步曙明」和「齊聲喚」的筆名寫了「《出身論》對話錄：翻案篇」。接著，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筆名寫了《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論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為哪一條路線唱頌歌》、《談鴻溝》（這一篇也發表在《首都風雷》報）等文章，具體闡述《出身論》的觀點。可是，奇怪的是：反對派的報紙卻很少有具體的反駁，祇有大量的謾罵，最常用的詞是「詭辯」。

一次牟志京對哥哥說：「這些報紙，看來就靠『詭辯』兩個字活命了。」

哥哥嚴肅地聽著，然後問道：「你能不能給我說說什麼叫詭辯？」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視中思索著，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詞句。哥哥說道：

「當你的觀點還不能被別人接受的時候，那麼你就是詭辯。」說罷咯咯地笑起來。

洋洋灑灑的幾十萬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時間寫的。他文思泉湧，提筆不停，這是他多年受壓、多年思考、多年實踐的結果啊！不過他始終以一個投稿者的姿態出現，并不直接介入《中學文革報》的事務，這不僅是他主觀的願望，也是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觀點得到「中央首長」的支持，那樣也許就不會有坐牢的危險；然而，始終沒有。

預計將會到來的風暴終於來臨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講話中宣佈：「《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

在強大的高壓下，《中學文革報》被迫停刊。

情勢危急，隨時都有被專政的危險。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學文革報》所有的骨幹，鎮靜地對大家說道：

「今後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如果出了事，你們切記，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們不必去承擔什麼。因為那樣也不會減輕我的罪名，反而祇能給你們自己找麻煩。」

他做好了最壞的思想準備。

他早就發現暗探跟蹤了，可他一點也沒有沮喪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樣飽滿，而且利用工餘時間研究新的問題——寫了一篇幾萬字的《工資論》。他列舉了目前工資的不合理現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資體制；即發給每人基本不變的生活費（無論是工人或農民），其餘按本人的工作貢獻發薪。他依舊不倦地探索著！

他甩開了暗探，利用一週的病假期間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從小就愛慕、卻從未見過面的戀人——大海。他奔向大海的懷抱，輕快地呼吸和遨遊，多藍多美的海啊！

淮河、黄河與海河，風塵萬里泛濁波；人生沸騰應擬是，歌哭痛處有漩渦。

惡浪、惡浪奔馳速，風雪日夜苦折磨；認定汪洋是歸宿，不懼前程險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邊，迎著海風，吟詠著內心沸騰的詩句……

暗探的跟蹤和監視越來越明顯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哥哥對不惜冒風險來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說：

「現在對我的監視更嚴密了，到我這兒來太危險了。今後不要再來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計會出什麼樣的危險呢？」

「很難說，各種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點，如果毛主席看過《出身論》，他不會反對的。我有一封給毛主席的信，請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後萬一我有什麼不幸，你千萬保存好，在急需的時候能把它設法交給毛。我相信有這麼一天——人們會對《出身論》做出公正的評價的。」

這是一封什麼樣的信哪！它是向全國人民的訣別書，是迸著血淚的最後的吶喊，是真理的忠實的宣言！他把信鄭重地交給了牟志京——當時家裏人都處於危險狀態，除了牟志京，誰能保存呢？哥哥的臉上衹有嚴肅和沉重，完全沒有平時那風趣和輕鬆的神情。彷彿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結局，然而，卻又沒有半點猶豫。

這封寶貴的信，由於後來牟志京顛沛流離的生活，丟失了。

暗探無時無刻不在跟蹤，哥哥給廣東的兩位友人寫通道：

> ……我大概衹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後總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訊問，給他們增加了負擔。固然，如你所說，我們不是陰暗角落裏的跳蚤。不過，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麽脉絡分明，整個一部歷史并非一冊因果報應的善書。罰不當罪的絶不是没有，即使將來真相會大白於天下。……我寫給你這些，是想講清楚我的處境，否則你爲我受累我是很對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論》的觀點，大學畢業生不予畢業，不發工資，外地還有打成反革命的。這時候遭到郵檢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當然還坦蕩，不過假使遭事，將來還會更多。還是林杰有權力的時候。紅旗雜誌派專人做過調查，他們是專信謠言的，那怕是最荒誕不經的，一查對就可以搞清楚的，他們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裏說：

> ……北京郊區絶不會比廣東農村好，否則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沒有辦法生活了。因爲這兒已經到了極限。且不說運動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殺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現在，精神壓力也是相當可怕的……無論怎樣講，圍繞着《出身論》的鬥争，我是失敗的一方（也許是「光榮」的失敗，也許是「暫時」的失敗，但歸根到底還是失

> 敗）……我相信這個問題終究是會解決的。把一部分人的尊嚴建築在對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這種尊嚴是維持不住的，這種手段也是不能永遠奏效的。……

這兩封信都遭到了郵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裏閉門思過。然而全家誰也睡不著，盼著再多看他幾眼，多聽聽他那沉靜親切的聲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邊洗臉一邊對母親說：「媽，我覺得要不好。保衛科的一個同志偷偷告訴我，我的檔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會被捕。」

這句可怕的話終於從他的嘴裏說出，而他的神情卻是那麼平靜自若，就像在談一件極平常的小事。母親呆望著他無言以答，她能說什麼呢？

此時，一家人眼巴巴地等著……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間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裏，那靜悄悄的、溢著桔黃燈光的小屋……

老掛鐘敲過十二點，哥哥推門進來，對屋裏憂心忡忡的一家人說：

「剛才我在閉門思過。思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為。」

屋裏的人沒有說話，無不受著巨大的感動。那時誰也不知道，他在本子裏剛剛寫下了這血雨腥風時期的誓言：

>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剛一進廠就被捕了。聽說被捕時一幫公安狠狠地用電棒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他們毒打他，要先讓他嘗嘗厲害、要先讓他恐懼、屈服；他們毒打他，用電棒將他打得昏暈過去。同一個早上，郝治也被「輕工業學院」的聯動分子們毒打，然後關進該院地下室，他們天天毒打他，三個月，郝治硬是閉氣不吭，最後以絕食抗議。這個早上，羅文也被學校的聯動分子毒打，被打得暈死過去。同一個時刻，母親又一次被關入工廠的地牢。

孫剛，一個血氣方剛的二十歲的青年，從東北省坐火車來北京，一心衹想見見哥哥，表示仰慕。次日哥哥被捕，警察來抄家時將他抓走，僅因這一面，他被判刑十五年。

被捕的那天，在小屋的桌上還放著哥哥未定稿的《工資論》。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預審）

問：你有什麼問題?
答：我不知道爲什麼叫我到這裏來。
問：你還是談談你的問題。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問題。
問：你一點兒問題也沒有嗎?
答：我學習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還没有樹立爲人民服務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問：你不要在這裏演戲，我們把你抓到這裏來就瞭解你的問題，你早就在我們的監視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學了。元旦社論我學了，我没有一條够無産階級專政的條件的。
問：你没有問題嗎?
答：我即使有問題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問：《中學文革報》是誰辦的?
答：我一個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論》，他老人家會解救我的，如果你們允許，我還要給毛主席寫信。
問：你最好把背後寫的那些東西亮出來。
答：幾年以來，我没有做過任何一件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
問：你不用講好聽的……
答：我的日記被《紅旗》雜誌拿去了，你們可以看。我的日記中是表達我對人民的熱愛的……
問：……不管你多狡猾，群眾也會把你揪出來。
答：……我請求你們讓我給毛主席寫封信，毛主席知道《出身論》是我寫的，他如果知道我現在這個情況，毛主席絶不會説我够專政條件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問：你的日記爲什麼燒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問：你爲什麼突然想到要燒呢?
答：我認爲没有保留價值就燒了。
問：你留下一本是什麼皮的?
答：是藍皮的「北京日記」。
問：這個日記下落哪兒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給我妹妹了。
問：你把情況談談。
答：這本日記記的都是我們廠子的真實情況。
問：記的都是你的真實思想嗎?

答：日記寫的時候有片面性，因爲寫日記和寫文章不一樣，都沒有經過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問：你不要詭辯，你看看這本日記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問：這裏邊所寫的反動不反動?
答：不反動。我思想上有缺點、毛病。
問：你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應當怎樣?
答：應當尊重。
問：你日記中有沒有攻擊偉大領袖的話?
答：沒有。
問：你這個人思想一貫反動，一貫耍兩面派手法……你日記中對偉大領袖、對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答：我希望你們看我的主流。
問：你日記中有沒有攻擊偉大領袖的地方?
答：沒有。
問：你交代不交代問題?
答：我這本日記由頭看到尾，就知道我熱愛不熱愛祖國和人民了。
問：你日記中有沒有反動內容?
答：無論如何我對祖國和人民是熱愛的，儘管我思想上還是有錯誤的。
問：你七月三日記，把學習毛選當作爲殘酷野蠻，這反動不反動?
答：這我有辯護的餘地，我指的是教條主義的學習。
問：……今天不准你辯護，衹准是你認罪。
答：我指廠裏拿學習毛選來壓制運動。

一月十日

追查「反革命小集團」時，預審員問到兩個人時。
答：你無非是説我搞反革命小集團，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説根本沒有。
問：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負法律責任。
問：這已經定論……你不交代，是你保護了自己，又包庇其它反革命分子。
答：你説的我很驚訝，我根本不包庇別人……我有錯誤思想，但我可以保證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沒有搞陰謀活動。如果有，可以最嚴厲地判決我。

一月十二日

問：幾千封讀者來信的地址，你爲什麼抄在本子上?
答：我也不知爲什麼。

問：你放肆！你不交代，還想不想活？！你是要搞黨派！這是鐵的證據！
答：我從來沒想過搞黨派，你們沒有事實。
問：我們可以告訴你，祇要你不投降，我們是不會放過你的……你對我們的仇恨很深。
答：沒有。

一月十三日

問：你攻擊姚文元同志，比吳晗走得更遠。
答：我和吳晗不一樣，毛主席指出「海瑞罷官」是寫彭德懷翻案。
問：你的表演是你階級本質的暴露……你堅持下去必然會得到更慘重的失敗。你聽見沒有？
答：聽見了。我沒有事實。
問：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動，怎麼沒有事實？
答：我沒有搞反革命小集團。
問：……你的問題不交代，也跑不了，……你是不是要頑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頑抗到底。
問：那你這算什麼？
答：我根本沒有什麼反革命小集團，也沒有這樣的活動，如果我真有這樣的事，你們可以最嚴厲地處罰我。
問：將來我們把大量事實擺出來你怎麼辦？
答：那怎麼處理我都可以。
問：你現在這樣頑固，到了時候有你後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們也可以處理你。你聽見沒有？你講不講？
答：（拒絕回答）
問：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們再警告你，抗拒，我們一定要從嚴處理，在人民法庭你繼續放毒……你聽見沒有？
答：聽見了。

一月十六日

問：你考慮了嗎？
答：……我寫《出身論》，以前我認爲不是爲我自己的，我是爲無產階級做事的。昨天通過你的談話，我開始有了懷疑。我對於我的家庭認識是有個過程的，小學三年級我九歲時，趕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檢舉了父母的一些問題，受到團市委的表揚。班上同學王杰的父親和我父親認識，把這事情告訴了我家裏，從那以後我和家裏關係一直不好。高中時候我也是和家庭劃清界綫的。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我確實認爲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畢業後我還是

願意到工農中去鍛煉改造自己，這樣就到了紅星公社……當時組織上信任我，讓我管糧食，我們小隊長是黨員，他叫我在糧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來我很信任他，認爲他是黨員。出事後，我檢舉他，他沒有受處理，却不叫我管糧食了，從此我情緒低落……

（關於勞模）時傳祥他是掏糞工人，全國人大代表、著名勞模，過去報紙上常有他的報導和他的文章，文化革命時聽說他組織捍衛團保劉少奇。江青說他是工賊，於是天天挨鬥。掏糞工人出身當然清苦，可是一挨鬥，祖宗也要變，現在說他出身是糞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們工廠裏游鬥，我見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兩旁站着幾個氣勢洶洶的小伙子，卡車繞場一週，大家都跑出來看，他是個胖胖的五十歲左右的人，帶着一副聽其自然的態度，并不顯得怎樣不安。

關於時傳祥還有一件事，有一年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劉少奇和他握手，大概還說了一句什麼話，於是一位著名的畫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畫了一幅「同志」這樣的畫，座中兩人，左邊是劉，右邊是時，上角題詞摹擬劉的語云：「你是掏糞工人，我是主席，我們衹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文化大革命時，李琦便成了「黑幫」。雖然他也畫過毛主席，那幅畫還是我所見過的他肖像畫中最有風格最好的一幅，但也無濟於事。

建築業的勞動模範最著名的是張百發。幾次出國，被當作專家聘請。他原是普通工人，組織了「張百發青年突擊隊」，是砌磚能手、毛主席著作學習標兵、共産黨員，三天兩頭做報告。現在參加過人大會堂勞動的人，大都還記得，張百發怎樣教他們捆鋼筋，據說的確有兩手……以後張百發被宣布爲工賊，原來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問：你講了半天，并沒有講到點子上！你不要跟我們兜圈子！……衹許你認罪！

九月三日

問：一九六二年你說如果日本能使中國工業化，有什麼不可以?

答：這是對我的誣蔑，這根本不能連在一起的，我根本沒講過這話，這是莫須有！

問：你放肆！你是反動，你是賣國賊、叛徒！你放老實些！

答：這連影兒也沒有。這樣的材料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問：這與你的日記吻合。

答：找不出來……

問：你解釋也不能解釋沒有了。

答：我對有的問題有不同看法……

問：你反動！你還在放毒！

答：不對。不能把我沒有的東西加在我頭上。我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要相信在解放後成長起來的青年的覺悟還是有的。（你們）這樣不行！

問：你對社會主義恨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頭認罪説明你頑抗……以上問題不管你承認不承認，給你定罪。
答：我不承認。
問：我們給你交代黨的政策你聽進去没有?
答：不是聽不進去，是没有影的事。
問：我們用毛澤東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九月十七日

問：哪一個敢暗害偉大領袖……
答：這是没有的事。
問：你對偉大領袖、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問：你態度極壞，怎能從寬? ……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樣懲處你是人民的權力！

我希望政府能將某些檢舉材料核實一下，并聽一聽我個人的申訴。……

遇羅克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

注：以上材料均摘錄自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存檔。

從以上審訊記錄中不難看出，哥哥的回答是多麼有策略啊！首先，他態度一直是平和的（除極個別處），是承認自己有「錯誤」的——在中共的法庭裏，他知道態度太強硬對自己是不利的，但在實質性的問題上，他什麼也沒承認過，對誰也沒交代過，至死也不改變自己的觀點。

難道他相信什麼領袖會解救他嗎？早已破除了個人迷信的他，比別人更知道《出身論》的厲害。如果他口口聲聲這樣講，或給哪位領袖寫過信，那純粹是想活下來的一種手段。除此，還能有什麼辦法？他想活，絕不想死。正是這種「軟中硬」的「狡猾」、「頑固」的態度，使審訊員們大為惱火。換了許多個審訊員對付他，一個月連續審問達七、八十次地折磨他，給他戴背銬、讓犯人毆打他，關禁閉懲罰他……可是哥哥沒有一絲屈服。

他被折磨得頭髮脫落，臉色青黃浮腫，原來微微有些駝的背現在更駝了……但在複雜的監號裏，他卻以永不衰退的樂觀精神感染著人們。

張郎郎回憶道：

在監號裏，他以那慣有的略帶嘲弄的笑容向新難友介紹自己的名字，「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下面去掉心字，再加上一個走之，羅霄山脉（羅霄山脉是井岡山根據地所在）的羅字，克服困難的克字。」

說完，又微微一笑。這在困苦中作出的會心微笑，給難友以多大的鼓舞啊！

當犯人們「學習」得疲憊不堪，背語録背得頭昏腦脹的時候，遇羅克會突然出奇制勝，說幾句引人興奮的話。

一次，輪到他發言時，他慢條斯理地說：「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這一下子，屋子裏的人都愣住了。幾個「積極分子」馬上站起來争先恐後地向他猛烈抨擊：

「什麼？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麼蔣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嗎？！劉少奇也存在，他合理嗎？」

遇羅克一點兒也不着急，微笑地繼續逗着别人的火兒。

「你們考慮考慮，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們能存在嗎？」

「你反動……」等批判者的話到了相當尖鋭程度的時候，他忽然收斂了嘲弄的笑容，做「正色」狀，說：

「你們先别忙着批判，這句話可不是我發明的，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論述的。」

看着那些積極分子們瞠目結舌的樣子，他又嘲弄似的笑了起來，那咯咯的笑聲是那麼開心。

而他在和人們單獨聊天的時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打發時間的「聊天」當成一種學習、求知的手段。他常說：「每個人總對某一種事物「門兒清」（即内行），所以，無論誰都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的多。」

遇羅克在這兒學到了不少知識——水泥的全部生產過程，世界電影現狀——包括各國影片的生產情况、年産量、頻率和週轉率、機械製造、西洋近現代美術史……監獄裏常常换號，因此，他便把在另一間牢房裏聽來的給新號裏的人講述，通過講述來復習這部分知識。不知道的，還以爲他是他所講的那一門知識的内行呢。

由於處處受監視——隊長監視，號裏大家互相監視，這種聊天時常中斷。往往一點事要聊好幾天才能說完。

在這複雜的困苦環境裏，遇羅克希望大家都對哲學感興趣，更念念不忘宣傳他所相信的辯證唯物論。在牢房中，他借「學習毛選」爲名，以講辯證法爲題，開了「形式邏輯」的課程。幾個小青年學得十分起

勁，因爲他很擅於把抽像深奧的理論用幾句話講得通俗易懂。他在這裏成了博學的老師。

我是學美術史的大學生，高幹子弟，參加過紅衛兵，但我一向反對打人，也從没打過人，衹是因爲反對江青才被捕的。被捕前，我從父親那裏常能看到一些「內部書籍」，如法國薩特等人的哲學著作，所以喜歡現代哲學。我説：「現代哲學和古典哲學不同，并不一定要形式邏輯作爲骨架。薩特的存在主義和黑格爾的哲學是有極大的區别的。過去的哲學已經被這一代人摒弃了。」

遇羅克很不以爲然，我和他論争，他後來有些生氣地説：「不行，你得下點兒功夫把所有的觀點深透地研究一下，好好學學再做結論。學哲學不但是對客觀世界暸解的過程；也是對自己思維進行整理的過程；學哲學可以使思想科學化、條理化。形式邏輯尤其重要。黑格爾的辯證法不但正確，而且是神聖的，無與倫比的。薩特的著作我還没有見過，而你的理論又説不服我……」

遇羅克從不以道聽途説或一知半解爲満足。任何一種哲學，他都要鑽深、鑽透、反復比較、與實踐相聯係，才能承認它的價值。

一天，他從同屋的另一個老犯人那裏借來了延安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版本對照來讀，讀得很認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對，時常若有所得的點着頭，有時則掩卷而笑，那咯咯的半嘲弄半天真的笑，使那老犯人不由注意起來。

「出獄之後，一定要找齊各種版本，對照來看，那才真有意思！」他兩眼放光地對我説。

「怎那麽有意思？」

「對照着看，能看出許多問題。從他們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他們在理論上是非常混亂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要使人民有一個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戰勝他們，而這唯一的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

在某些同號的人眼裏，他是個奇怪的「書生」——微駝着背，帶着深度近視眼鏡，頭發過早脱落，完全是個書生模樣。每天早上起來還做做廣播體操，渾身書生氣。最愛念鄧拓的兩句詩：「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們哪裏知道，就是這位「書生」，却能洞悉社會，了解人生。

他把審訊當做一種訓練、一種游戲。他始終站在主動的地位。他軟硬不吃，對預審員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預審員氣得實在没有辦法，就向他公佈證據——他自己親筆寫的文章摘要和書頁上的評語，問道：

「這是不是你寫的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話？」

他一聲也不吭，臉上毫無表情。預審員又追問：

「你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説？」

「我不想回答。」他這樣說。因爲他知道和他們是說不清楚的，但他又絕不願意向他們低頭。

没有在那個時間住過監獄的人，不會明白，這種「頂牛」需要多大的勇氣。因爲，拒不認罪本身就可以構成重罪。他的確是煮不熟、熬不爛、踩不扁、砸不碎、響當當的一顆銅豌豆！預審員罵他是個最難鬥的監獄油子！

監獄油子嗎？他是也不是。

他的確是個監獄油子。他了解監獄的各種法令、條例、審訊的方式和手段——他以前看過的書現在用上了。甚至他能從蛛絲馬迹中知道預審員的姓名和背景。每個人受審回來，他總要向他們打聽，問了些什麼？怎麼問？從而了解形勢。他向各個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識和參考的意見，告訴他應該如何應付下一次審訊。他清楚牢房裏每個人的思想狀況、家庭背景和心理狀態。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賣靈魂的走狗，并且擅於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來掩護自己在牢中的活動。

「你幹嘛要把牢房裏的矛盾搞得這麼複雜？」我問。

他笑笑說：「如果牢房裏面很平静，我們每天連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匯報上去，所以，索性把牢裏搞得大亂，二十幾個人的矛盾，誰也搞不清誰是誰非，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說，這也是政治鬥争的縮影，可以練練手兒。」

遇羅克的確很成功，使幾個積極分子互相争鬥起來，互相指責對方組織反革命集團，而他却不受人注意了，有了更多的機會和别人聊天。

他又不是個監獄油子。他從來不爲多吃一口窩窩頭，多喝一口白菜湯而陷害别人、見利忘義、落井下石。他也從來不會在老弱病殘者身上踹兩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藉以鎮虎其它犯人。他從來不會用誣告别人的辦法博得管理員的好感和青睞。他對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的人是深恶痛絶的。

一個小小的監號是一個複雜的世界，是卑劣、陰險和自私高度集中、充分表現的場所，而遇羅克在這裏所玩的「政治權術」，是其它人望塵莫及的。

幾乎每天早上吃完早飯，他都要向管理人員要紙和筆。在牢房裏是不允許有紙和筆的，他說：是要寫思想匯報。因爲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次都會給他。他就利用這些紙和筆，乘機寫自己想要寫的東西，寫好以後藏起來。

我們編寫了一本「中國古詩集」。從屈原的「漁父」到譚嗣同的「絶命詩」，凡是能背下來的詩詞，都盡入其中。幾個月下來，凑凑也有了幾百首。

星期天，我倆利用縫補的機會，拿針綫裝訂起來，許多人都偷偷借去傳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的灰壁上，似乎浮現出大漠孤烟、長

河落日等景色——他教大家作起古典詩詞來了，并給他們講解詩詞的結構、作法和修辭學。

但告密者常在，一次檢查牢房時，即使這些詩放在棉衣的棉花裏，也被全部搜走了。不過他并不掃興，依舊教大家寫詩。他說：

「舊體詩有許多內涵，衹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也衹有用這些形式才能表達中國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緒。」

他念了自己「登鬼見愁」那一首詞，大家都喜歡其中的氣魄。羅克傷感地望着鐵窗外的一角，那傍晚的天空——他多向往自由啊！

「我不會忘記你們作的詩詞，」他鼓勵大家說，「如果有一天我出獄，我一定編一本『獄中詩抄』，你們寫的詩裏有不少妙句。」

他的嘴角總是挂着一絲玩世不恭的微笑，但是，也有愁悶的時候。他有時向難友講起自己的家，自己的童年。他想念父母、弟弟、妹妹……

「我們家的那個小姑娘……」他總是這樣提起遇羅錦。

平時，他很少哼歌，可是一說到童年，他就會唱起蘇聯的一首歌曲：

「由斯大林率領我們去前進，大元帥號召我們去鬥爭……」

他唱得很雄壯，唱完之後又自嘲的笑笑，對我說：

「那是在少年宮學的，當時還和合唱隊一起唱這支歌參加歌咏比賽，赢得了第一。」

我能感到，他有一個金色的童年……

「你會唱列寧最喜歡的那支歌『光榮犧牲』嗎？」他問我，他一定想振作起來。

「會。」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學。」

我們站在黄昏的暮靄裏，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朧的餘輝，那裏刮着的微風是自由的。而這二十平方米的牢房却要擠住二十個人。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榮的生命，
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頭顱……

他動情地唱着，歌聲那麼認真、沉重，牢房裏的人都默不作聲，静悄悄地聽着、聽着……

「唉！别唱了！」一個老頭終於忍不住了：「已經够難受的了，還唱這麼慘的歌！」

遇羅克回過頭來，看着老頭笑了：

「這個歌一點兒也不慘啊！」

「算了，」我掃興地說，「我們不唱了。」

我們坐下來，那時候，遇羅克比號裏其它犯人多一樣東西——背銬，這是因爲他不交代問題而受的懲處。吃飯時摘下來，血液剛一流通又銬上，銬得緊緊的。血管脹得非常難受，疼痛鑽心，又毫無辦法，好一陣才能過去。每當這時，他總想找些輕鬆的話題和誰談談，以分散注意力。可是，衹要有誰一戴上銬，立即被視爲號裏的危險分子，誰和他說話都要被別人匯報上去，人們恐懼和躲避的目光更像刀子一樣刺進他的心。每當這時，我冒着自己同樣受罰的危險，和他找話說說。

「金色的童年一去不返了！」有一次我說：「一切都過去了！」

「對，」他微笑地回答，「將來的生活，無論什麼樣子，過去的一切是永遠不會再有了。可是，你怎能知道，將來就不會更好呢？」

「你是個理想主義者。」

他不答話，衹是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剛剛學會的歌。

「我入獄純粹是歷史的誤會，」我懊惱地說，「我根本不懂什麼政治，也不是什麼政治家，衹不過是個熱情的青年，却被糊里糊塗地捲進了政治漩渦，作爲政治犯關在這裏。」

「我值得。」他想了想，鄭重地說道。

我望着他，他直視着我的眼睛，自信地說道：

「你出身高幹，過去生活一直優越，這所大學上膩了還可以上另一所，不可能理解我們的心情。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們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生活權利。我們從能奮鬥的那天起，就是被社會歧視的。最令我痛心的，就是絕大多數出身不好的人總有種先天的自卑感，以至有了說話機會的時候，也很難去爭取自身應有的權利。我雖然被抓了，也許結局不堪設想，但能爲出身問題付出這麼大代價的，解放以來還是第一次。如果說《出身論》是吶喊，也是我們這些青年能够發出的最强音了，文章的巨大影響比我想象的還要强。你不知道，那些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十分感動我，我不止一次地哭過。許多人寄來血寫的信，捐款的、流着泪找到報社來的，……爲了他們，我願付出任何代價。」

他這發自肺腑的話語，使我深受感動了……我默然不語地望着他。過了會兒，他又笑笑說道：

「我本來一直想，什麼時候有機會，能和一個出身高幹的青年，在相等的條件下較量較量，你來的那天，我認爲機會來了，我想，如果你來高幹子弟蠻横的那一套，我一定要把你整苦，讓你知道知道我們這些人的厲害。可是和你熟了，才知道我們很有共同語言。」

在監獄裏，許多蠻不講理的人物，一聽說他是遇羅克，馬上都肅然起敬。因爲他是《出身論》的作者，是第一個站出來替這個時代被侮

辱、被損害的「賤民」作公開辯護的人！他是一個勇士，而且是一個聰明、冷靜的勇士，他知道在什麼時候打出最有力的一擊。

對遇羅克的審訊已到收縮程度了，越來越緊張。

「你這死反革命，頑固透頂！」審訊員最後一次警告他：「你的下場可想而知！給你最後五分鐘考慮後果！」

二十幾個人都出去了，衹剩下遇羅克一個人。

五分鐘到了，門被撞開，二十幾個人忽啦啦涌進來，圍着他坐了一圈，氣氛煞是森嚴。

「遇羅克，」審訊員厲聲喝問：「你考慮好了嗎？」

「考慮好了，」他慢慢地抬起頭：「請您讓我家給我送一支牙膏來。」

「遇羅克，你行！有你的好處！你等着吧！」

張郎郎兩次和哥哥關在一起——普通監獄和死囚牢。

哥哥不可能和他講得更多、更深。如他對中共政權的腐朽之恨，對專制殘暴的瞭解之深；他對這個國家的真正看法，以及對將來的看法。他更不能講，在審訊中死纏活纏的，便是公安認為他要搞黨派。他深感中共以「血統論」建立封建的長久統治，製造一代又一代的「敵人」，大搞愚民政策，反過來，又為「敵人」的龐大所恐懼。哥哥絕對不會無心抄寫讀者來信的地址，他一定認為，唯有今後成立黨派，才能與中共抗衡，才能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城府極深的哥哥，不僅不會在獄中對任何人講，也從未對家人講過。

恐懼的中共，將幾千名的來信地址，一網打盡，將每人都判以厲刑或死刑。許多死去的英雄至今不知姓名。

偏偏喜愛槍槍彈彈的羅文，在外地的武鬥工人中，得了一顆手榴彈，他衹為好奇和玩玩，卻不料成了哥哥的又一項罪名，說他要「揚言謀殺」——謀殺誰？判決書上竟無賓語。

到底哥哥在獄中受過多少酷刑？至今是個謎。除去說得出口的酷刑，更有許多說不出口的下流酷刑。為了從心裏上先摧垮一個人，中共惡狼們，任何下流事都做得出來，這已是全世界人所共知。

然而，沒有任何酷刑能摧毀哥哥的意志。中共立意不讓他好死，他們一定要活挖他的器官。他們給他做了全面的身體檢查。

死囚牢。它俗稱「活棺材」。犯人被每天固定地用鐵煉鎖住。二、三十斤重的腳鐐手銬，以及鎖鏈的長短，「活棺材」的高低和長短，衹能讓死刑犯蹲坐著。箱子似的死牢，一角有個抽水馬桶。暖氣片被海綿包住，嵌在頂上。犯人之間能聽見聲音，但誰也看不見誰。沒有床被，沒有洗漱用具。「活棺材」下面有個塞飯的小口。

有的人瘋了，吼叫聲、求饒聲令人毛骨悚然。

處死前，兩、三個月之久，哥哥和一些死刑政治犯，被拉到各大廠校機關挨批鬥，多達四十餘次。上囚車時，由彪形大漢的公安法警們，像扔木頭一樣，把死刑犯們一個個往囚車裏扔。他們被勒住發不出聲的細鐵環，誰若喊，那環立即被拽緊，犯人就會立即窒息；而臺下的人又無法發現。

哥哥久已虛弱的身體，以超人的意志，在兩個彪形大漢法警的強押下，仍不屈地往上掙、掙，死不低頭。

臺下的群眾不僅跟著呼口號；前面的人還朝他們投石塊，連啐帶罵。手腕腳踝早就破得鮮血淋漓，鐐銬無情地蹭磨著無法癒合的傷口。每天批鬥回來，血跡斑斑，渾身青腫，活人像死人一樣被拖進牢房。而哥哥是怎樣驚人地在死神面前，昂著他不屈的頭啊！

贈友人

攻讀健泳手足情，
遺業艱難賴眾英。
清明未必牲壯鬼，
乾坤特重我頭輕。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藍天、白雲，北京工人體育場內坐滿了十萬人。——各單位都必須有人來參加。猩紅的大標語上寫著：「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萬歲！」

在陣陣高昂的口號聲中，在萬人高舉毛語錄的紅海洋裏，十八名老少不等的男政治犯，兩名女政治犯，都帶著沉重的腳鐐手銬，脖子上卡著發不出聲的鐵環，每名犯人被兩名彪形大漢的法警用力押著、按著；哥哥站在中間，臉色青黃、浮腫、憔悴不堪，死命往上掙、掙，兩名法警吃力地按著他。

主席臺上的軍代表大聲地宣判。隨著他的呼號，十萬人個個高舉右手的紅語錄，口號瘋狂地震天響。

極大的足球場，停著大大小小的灰綠色警車。稍遠，有一輛約五米長、三米寬的雪白色大汽車，無窗、無牌無字，車門緊閉。

二十名犯人全部宣判完了，軍代表大聲說：

「以上各犯，均報請最高法院批准，驗明正身，現在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有的犯人已經嚇昏了，被警察拖著，塵土帶起幾丈高。哥哥拼命地掙紮，他不肯低頭，也不肯把帶著鐵鐐的腳向前邁出一步，十九名犯人被拖往深色的警車，唯獨將哥哥拖向白色的大警車。哥哥死命地頑抗。又加來兩名法警，他們用力地拖拽他。白色的汽車門突然開了，他們將頑抗的哥哥抬拽上去。

車內的手術臺上，躺著剛剛被注射昏迷，用消毒水擦淨身體的哥哥。他的手、腳被四個穿白大褂、帶白口罩和膠皮手套的人緊緊地按著。

握著手術刀的主刀醫生手微顫著，慢慢地、準確地、長長地劃開了哥哥的胸膛。

歷史的定格。

61. 第二次離婚

「好，現在你談談吧，被告舒鳴，你的理由是什麼？」

「她說生活不幸福，這不是事實。我覺得生活很美滿。」

「怎麼美滿？請舉例說明。」

「每次我下班回來，她都做好了飯菜，老是兩菜一湯，變著樣兒的做，用碗扣著，多晚回來也是熱乎乎的。」

「這并不能說明美滿，」區法院審判長達奇說：「和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在一塊兒，也可以留飯嘛。你再想一想。」

「嗯……有一回，她喝棒子麵粥，給我留的肉和鶏蛋。」

「這還是沒說明問題嘛。剛才原告說的你都聽清了嗎？她舉的例子，我相信是真實的。連你也不反對吧？她說的你能理解嗎？在精神上她感到很空虛呀！這還用編嗎？生活裏現成的事，一說不就說出來了。」

「編？什麼叫編？」舒鳴火了，「您這是什麼話？她怎麼才不空虛？要是她不空虛，咱們國家就完了！」

「你兩次都沒說清到底怎麼美滿，」審判長鎮靜地說：「所答非所問。給你兩分鐘考慮時間，想一想再回答。」

審判長出去了。屋裏靜得出奇。舒鳴兩手支著椅面的兩個角，聳起肩，伸著脖，一動不動，眼也不眨地在苦想。雙方的四位領導坐在我們身後，靜悄悄地，連個咳聲都沒有……多不尋常的寂靜啊——是否他們在替他著急？還是感到了我們之間無法彌補的距離？

審判長進屋歸了座。

「想好了嗎？」他拿起鋼筆。

「想好了。」舒鳴乾咳了兩聲，鄭重地說道，「她愛吃米飯。我老儘著她吃米飯。有一個月，我媽給了我們五斤糧票。」就像小孩子圓滿地回答了老師的問題，他微一偏頭，挺放心地舔了舔嘴唇。

我使勁忍住笑，肚子都快憋疼了。

「就這些了？」

「這還不夠？」

「她說的還有那些不符合事實？」

「還有。」他坐直了身子，「她思想一貫反動，她想逃到外國去，和我離了婚，嫁個外國人。她為她哥哥的事往民主牆上貼過大字報，和地下刊物有聯繫，她給他們捐過款，一次就捐一百八十元。她盡招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有一回我下班回來，看地上有煙頭，我根本不抽煙，那煙頭是誰抽的呢？白天我上了班，她招誰不行？那兩次人工流產她是和誰睡出來的？希望政府調查。」

「你說的這些有證據嗎？」

「這看她自己老實不老實了。另外，她每月也并沒掙那麼多錢，全靠我養活她。」

「說完了嗎？」

「說完了，不，等我想起來再說。」

「原告，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全都是誣衊，可恥！請他說出時間、地點、人證和物證。據他這麼說，我們的生活到底是幸福還是不幸福呢？」

在離婚期間，也像與我們一生中不常見的利害攸關的重大時刻一樣，是最能看出人品的。在區法院調查的過程中，隨著舒鳴的每一次誣衊和造謠，我對他的幻想就要少一些，心裏原來的負疚和有罪感就要減輕一點。雖然每次「過堂」都要生一回氣，但出來之後，確實覺得他在做著好事；一點一點地正在把我解放。

五個月之後，當審判長達奇宣判我們離婚那天，我一點負疚的心情也沒有了。那天，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當我第一眼看見審判長時，就知道他和我在一同慶賀這個紀念日——從心的深處慶賀我們雙方的自由。他穿著整潔的制服，那淩厲的目光使我想起了哥哥……是的，我已經接受了哥哥和他的審判！我慶倖自己能遇到擅於看透本質的審判長，宣告了舒鳴那些謠言與誣衊的破產，也相信自己從此一定會變得更好、更堅強。

自由了！整整十四年的「思想反動」所造成的最後一個枷鎖，終於打碎了！自由了！可以重新創造新生活了！祖國，我一定要對得起你！

是的，今天，當我拿到了離婚判決書的一天，我才有資格給何淨寫信。

何叔叔：

直到今天，我才有資格給您寫這封信。因爲，我是個自由人了。嚴格地說，這是我寫給您的第一封合法的、光明正大的信。

您到底有没有愛人，能不能肯定地、清楚地告訴我？并告訴我您和她的感情真相？

如果您有，和她感情很好，我的信就衹當作廢，并請您原諒。假如感情并不好，您又喜歡我，您就應當像我一樣地爭取合法化。

離家六個月，我多想得到您的愛呀！這六個月，雖然通過幾封信，您可知道我是怎麼過來的嗎？半年中我設計了四件新産品。是設計室産量最高的，并得了公司的二等獎。通過哥哥高中的好友王學太的介紹，一家市委辦的雜誌正需要美編。他衹讓在市委工作的一個朋友打了個電話，我就被録用了。您的回信是那麼簡短，甚至近於冰冷，但我知道您喜歡它們，我仍舊能從字裏行間中找到快樂。每天下班，我都寫作到深夜，來回塗抹、修改着「冬天的童話」。您說「報上不能連載了，過時了」，我并没有灰心喪氣，寫到第十四遍才算滿意。我要憑作品、而不是憑關係開拓一條路。像瞎闖一般找到了「土地」雜誌的主編旭陽同志。没想到，他對這篇作品十分支持，一口肯定！我怎能忘記他的熱情啊！衹有作品是我的孩子，我真希望這樣的「孩子」越多越好。這也一定是您所希望的。

當哥哥的光輝事迹真地出現在您的報紙上時，當「日報」、「工人報」、「晚報」……幾種報紙都轉載了「時報」的文章時，我心中的愛

和敬怎麼形容得出呢？全國性的宣傳，離不開您的努力和力量。正因爲報紙的宣傳，才給「冬天的童話」開拓出一條路。我不會忘記旭陽的支持，更不會忘記您這位開拓者！

接到「土地」寄來的兩本贈刊的當天，我立即給您和家裏人各寄去一册。這是多麼珍貴的禮物啊！不，是一顆心，是一顆多年奮鬥的、曾幾乎泯滅的心所結成的第一顆果實。給您——是向您匯報這一年多我的「學習」成績，是向您匯報我是如何愛您的——當没有您的支持時，照樣出成績了；我相信質量是高的，會贏得全國人民的喜愛——那是對您的最純最好最高的愛。給父母——是我對他們的最大的孝心，是許多兒女想做却又没有能力做出的，而我却做出了，奉獻給他們了，使他們没白養育我。在扉頁上，我用彩色鉛筆恭敬地題道：「親愛的爸爸媽媽留念，女兒羅錦敬贈。」是的，他們看了，一定會感動得哭起來，一定會愛我的。因爲，在作品裏，我對父母、弟弟傾注了多少愛！而那些令我傷心的、有損於他們的事我却一概没寫！誰看了不說父母和兩個弟弟的形象可愛呢？我們的感情一定會因此接近起來，融洽起來，消除以前的隔閡……一定的！

由於他們一直不同意我離婚，好幾個月我没回家了。所以，爲了叫他們意外地受感動，我把作品寄去了。他們一定會給我寫一封短信，叫我回家去，因爲他們瞭解了我那顆愛他們的心……

隔天，接到一封信，是羅勉寫的。打開一看，不由意外得愣住了。

「姐姐：我代表父母給你寫這封信。我們看了你的作品，深感氣憤。你是在用哥哥的鮮血修飾你自己！父母當初給你找對象，明明是救你跳出火坑，爲你好，你却說爲了全家！你給父母造成的壞影響，這就是你的孝心嗎？……」

幾頁都是空洞的議論式的謾罵。天，我修飾什麼了？他們「爲我好」？……

做爲有夫之婦，愛上了別人，這不是什麼修飾吧？丢日記、進教養所也不是胡編吧？愛錯了人，又抛了孩子，總不是什麼美事吧？抄家時跪着，也不值得贊揚吧？……僅僅，僅僅寫出了一件他們不願暴露的事實——爲了全家户口去自願嫁人。何况這件事實，就在弟弟謾罵我的當天，他也衹知其一，不知其二。

用自己的生命、青春、婚姻的不幸，換來弟弟的户口、父親的避難所、母親經濟上的寬裕，結果全成了「修飾」！真虧他們說得出口！

我生氣地給他們回了信，并退回了他們的信。在信中我說了邊虹給我找工作如何没去的事，并叫他們回答。除非父親連這事也一起否認！

發完信我是多麼後悔——難道我還要搬出又一件事來證明自己的真誠嗎？還有什麼必要！他們爲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不承認，我再搬出一百件鐵的事實，又有什麼用呢？

原本，我對他們的愛也祇剩下一點點可憐的火花，不過想努力通過這部奮鬥之作，使那一點火花盡力燃起來罷了。現在，砰然又一盆冷水，火花祇好熄滅了。

不幾天，又聽雜誌社的人說，書裏涉及的幾筆而過的一個「過場人物」，也向雜誌社提出什麼更正。原因是，這個人物聯想過於豐富，因我在書裏提到，在教養所隊長搜出她的日記的事，她便害怕起來，生怕有一天別人又會抓她小辮子，說她在勞教時沒改造好。由於她現在已官復原職，對以前的事就更怕人知道。哪怕這些事并沒損害她，可她却早已得了政治恐懼病，并且爲了證明沒有那回事，又添枝加葉地說了我一些壞話。

人們，是多麼怕人知道自己的一點真相啊！哪怕我懷着多麼寬厚的心去寫他（她）們好的一面，不願揭他（她）們的醜短；哪怕那些事實本不應由他們負責。在生活中，誰都想知道事實和真相，總因週圍的虛僞太多而痛苦。可是，一旦涉及到自身時，哪怕連個要飯的，大約也要顧全自己的面皮和「威信」。殊不知，威信絕非由遮掩和虛僞得來的。這樣一來，我倒實在後悔，本應在「冬天的童話」裏實話實說，這才是對文學的忠實。而我那些好心的私念，實在是背叛了文學！沒有任何親人能勝過真實，我也祇應當忠實於真實。

對家裏人的那一點愛，就這樣不復存在了。是那麼無可奈何。是弟弟的信和我的一點愛心做了訣別。但在我的內心深處，却響起了一個挑戰般的聲音：遠離吧，那些不值得我愛的人！祇要我活着，就要用哥哥留下的這支筆，撕去一切僞裝！也許，我會因此受到惡人的報復，但我絕不後悔。因爲從今天起，我才開始做一個戰士。

這一個月，我又完成了一篇八萬字的小說「今天的故事」。寫的是一位女主角如何想結束沒有愛情的婚姻，大膽地追求她所愛的人。您看看就知道了。這次是小說，有虛構，可不是讓您生氣的實話文學。現隨信寄上，請提提意見。

想念您的羅錦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這時，達奇有一個新的想法，寫了一篇「我為什麼做出這個判決」，打算投到「司法」雜誌發表。因為在他審理和調解的過程中，區院內部也是兩種意見：有的說我該離，有的說我不該離；有的說我是「陳世美」，有的說我做得對……因此，他認為我們的案件很有代表性，如果能引起討論，勢必能更好地貫徹即將制定的新婚姻法。何況，舒鳴給許多報社寫信，罵我，也罵區法院，要求報社幫助解決。這些信都被報社一一轉到區法院，這也是促使達奇寫文章的一大原因。因此，當達奇

徵求我的意見，問我願不願意用真姓名討論時，我幾乎不假思索地說道：「願意。」

家裏人見到雜誌上的討論，自然更加氣惱和慌張：

「還不嫌醜哪？還要宣揚出去？」父母說。

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勸道：「快快收回吧，叫他們不要討什麼論了。『冬天的童話』使你剛剛在文壇上立住腳，你自己卻又招人來議論你，有什麼好處？」

可我當時卻看不到壞處：第一，實事求是的討論能對我有什麼壞處呢？誰有理就說理嘛。如果真由於我的案子使封建思想少一點，即使別人把我議論死，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值得。至於什麼文壇，我從沒想過當專業作家，又不想高攀什麼、去立意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聲譽。因為，聲譽絕不靠保，而是靠歷史的評價。第二，舒鳴上訴到中院，是否能遇到達奇那樣的審判長，尚不一定，說不定不會判離，要緊的是讓舒鳴膩煩我，覺得我「不可愛」才行。在區法院他雖誣衊了我，歸結還是一個「愛」字，不過是他「愛」的又一種表現形式罷了。他很好面子，最怕「家醜外揚」，因此索性來一個全國性討論，讓他出出大名，實在覺得我使他頭疼，不如早離了好，才是上策。

達奇的做法，我怎能不欣然接受呢？

由於舒鳴向我無理地要一年的飯費，區法院在判決書上予以駁回，他不服，便在宣判後的十天之內上訴到中級人民法院，由中院審理此案。區院給我寄來了他上訴中院的複寫件。現在，他成了原告，我又成了被告了。

最出乎意料的，是舒鳴雖然扣了我不止一個「流氓作風」問題的帽子，卻從始至終未提過何淨一字。是他忘了？還是壓根兒——真的不相信我會喜歡老年人呢？

他多麼「瞭解」我啊！

62. 吳範軍

「冬天的童話」一發表，該期雜誌銷售一空。又被另一家雜誌和一家省報全文轉載。讀者來信像雪片般飛往「土地」和我的單位。每天都有十多封信。北京電影製片廠有兩位導演來找我，希望我將「冬」改成電影劇本。

一個秋雨淅瀝的傍晚，我坐在設計室整理著讀者來信，門忽然被推開，走進一男一女。

「你就是遇羅錦嗎？」

「是啊。」

「我叫吳範軍，」這位四十多歲的男人說，「她叫李英。」那女的正抹去臉上的雨水。

「有事嗎？」

「我們想和你談談。」吳範軍說，「我已經找過你六趟了。」

不用說，又是讀者了。近日頻感到應接不暇，對於我這好清靜、又因離婚處處想避嫌的人，實在是不願意接待。

「坐吧！」我祇好這樣說。

他們坐在我對面的空椅子上。我這才看得更為仔細——那叫吳範軍的人，身材魁梧、模樣周正，我沒見過比他更端正、更善良的相貌。他臉上圓而遒動的線條，雖然每一根都善良得近於和平，但又含蘊著一種耿直和執拗。他衣冠不整，散發出一股該洗的霉味兒。那李英也是邋里邋遢，神經質似地叨叨著，說她看了「冬」怎樣激動，又拿出一片髒綹的破紙，上面歪七扭八地抄著她以為好的句子。

「我想給你的作品提點意見。」吳範軍說。

「提提吧。」我點點頭。

「你的哥哥還是沒有寫出來。像他那樣一個有為之士，在你筆下還是太不夠了。」

「是寫得不夠。本來有一篇專寫他的，七萬多字，本想先發表它，可『土地』又變了卦，覺得報紙上已經介紹過，再發表就沒意思了。所以，那篇我還得投到別處去。」

「噢……還有，你對西單民主牆怎麼看？」

「我很佩服他們。這是一代人憤懣的爆發，他們祇能這樣做。可是，如果我哥哥活著，大概不會這麼幹的。」

「為什麼？」

「他畢竟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他比他們成熟。他會單槍匹馬地幹，登上文壇地幹。幹嘛不想方設法登上官方辦的文壇？憑什麼沒有這個能力？要把御用文人們擠出去！由我們來佔領！」

他不說什麼，似乎對我的說法不敢苟同。然而，對那些民主鬥士們卻表示欽佩。

「不是都給他們抓起來了嗎？」李英說。

是啊，這事實又使我們沉默了。僅僅在清明節後的一個早上，全國各地的民辦刊物創辦人，全部一網打盡了。徐文立、劉青辦的《四五論壇》，公開地、大肆地宣揚哥哥，我和羅文都去過他們家。他們對哥哥的愛，遠勝過我們。徐文立曾一個人冒著被捕的危險，將哥哥的大畫像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凡和民刊有牽連的，雖然未被抓進去，卻也在一個個停職反省、交代問題。聽說，和詩刊《今天》有關連的詩人北島，嚇得逃跑了，躲在外省朋友家。一個個全抓起來……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少說也得判他們十年的刑。

「你們二位在哪兒工作？」我問。

「我是農民，」李英說，「我們大隊，就在他們鋼鐵學院附近。」

「我在鋼鐵學院上的學，採礦系，五七年劃為『右派』，留校作為『反面教員』，後來一直在這學院裏工作。」

「平反了嗎？」

「剛平的。」他從鼓囊囊的提包裏，掏摸出一張皺巴巴的、巴掌大的紙。哦，這就是「平反證明書」！巴掌大的、一塊黑不溜秋的紙！二十二年受罪的代價，就是巴掌大的一塊紙！而且由當初給你定罪、整過你的人發給你。這就是「平反」！各單位都一樣！當初要是死了呢？便也活該，連這塊紙也不會有了罷。即使沒死的，像勞動教養的，「平反」之後連這塊紙也不發。精神上受的傷害、人格上受的屈辱、經濟上的損失、肉體上的病痛——這二十二年來一切的一切，就用這塊巴掌大的紙做為全部的補償了！人們麻木得似乎不知道抗議，不知道不滿了。

「你做什麼工作？」我問他。

「實驗員，也許還要重新定職稱。」

「他還沒結婚呢。」李英說。

「怎麼沒成家？」

「沒遇見合適的。再說，過去一直每月十幾元的工資。」

聽他是個「右派」，心裏親近了許多。然而，我還是巴望他們早點兒走，清清靜靜地幹自己的事。

「你一個人，就住在這兒？」李英問。

「嗯，正打算離婚。」

這話使兩人愕然，一眨不眨地抬頭盯著我。

「不是早就離完了嗎？」李英問。

「正第二次離婚。」

他倆更感到意外。

「第二次……？」

「你們沒看《司法》月刊嗎？正討論呢。」

「第幾期？」吳範軍掏出紙筆，就要記。

「從八〇年第六期開始。」

李英顯然有些喪氣。好像我這第二次離婚，實在給自己的光彩減去了大半。這情景，自打《司法》一討論，我就深深感到了：好像第一次離婚，因為道出了那美麗、動人、博愛的故事，人們流著淚是可以欣賞的，是可以容許并拍撫你一下表示慰問的；但第二次，人們并不清楚它的故事，卻以為作者實在不可原諒，嗤之以鼻了。多麼可笑啊！在你不掰開揉碎地說清楚之前，人們竟是這樣難於理解一件事！無怪乎我對這些熱情欣賞的讀者們十分淡漠了——誰能對我第二次離婚表示理解和支持的，那才是朋友！

「這是我的第二封信。」吳範軍從口袋裏掏出來，「第一封信你收到了嗎？」

「記不清了，信太多。」

「希望你能回信。」

「嗯。」

外面還在下雨，他騎上老破自行車，馱上李英，出了大門。

回到屋裏，我拆開那信，字跡七扭八扭，難於辨認，什麼李白的詩啦，老長老長的西洋式句子啦，真煩，臭跩什麼呀？我不耐煩地把它和讀者來信，一起塞進一個包裝紙箱裏去了。

夜裏我躺在辦公桌拼成的「床」上，回想著白天與吳范軍、李英的見面。看得出，這「右派」吳範軍是個有心胸、極正義的人。他倆服「地下刊物」的英雄們，我又何嘗不是？我去過劉青家，也不止一次去過徐文立家。劉的相貌厚道憨實，徐的相貌清俊坦蕩。公安在給我們平反過程中，在母親家溫和地警告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了。」第二天我去了他家，對他說：「公安在監視你，或許早就安了竊聽器，你會有被捕的危險。」他泰然地說：「我早就做了準備，讓他們來捕吧。」他愛人康彤和女兒晶晶在另一間屋子，看得出生活是多麼拮据、政治壓力有多大，而康彤卻毫無怨言地支持他……

又聽說北京大學的學生胡平，發表了《論言論自由》在校內外慷慨激昂地講演，當選了海澱區人民代表。他那篇油印的傑作我一口氣讀完，活活像看到了一個活著的遇羅克！他的論文，完全是《出身論》的姊妹篇！

然而，為什麼我家人沒去北大聽他講演，為什麼從未和別人一起搞地下刊物？儘管我們支持了一些，但太有限了。為什麼呢？

當我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難之後，我們都退縮了。我們知道搞地下刊物不會有好結果，也知道那激動人心的選舉不會久長；就像毛澤東的死，我們一點也沒有激動一樣——猶如遠方死了個毫不相干的老頭兒。

我們似乎「看透了」，而我們也就退縮了。暴政的機器軋扁了我們的靈魂，我們衹希望被「平反」之後，能過上正常的生活。唯那些還沒有被軋過、被折磨過的人們，又成了先鋒。

但，若哥哥活著呢？他也會像我們一樣？不，他絕對不會。

63. 中級法院

中院審判長郭傑審理此案。從他個別談話開始，我就覺出與達奇的思想觀點完全兩樣。後來，岩岩可靠地打聽出，郭、達二人歷年來一直是觀點上的死對頭。在每年召開的全市司法界座談會上，衹要二人都在場，發言便針鋒相對。她并找來兩本老《司法》雜誌以及最近的一篇簡報，讓我看看他們各自的觀點。

唉！我的命運總是這麼奇怪！怎麼小說裏沒有的情節，偏偏都會叫我遇上呢？

十一月十九日開始了預審，由於舒鳴上訴，現在他成了原告。他那紅撲撲的面龐發著喜孜孜的光，不用說，他對郭傑是十分滿意的。

「原告，最近你對你們的離婚問題有什麼想法？」

「我不同意離」。

「可是你在上訴狀裏并沒這麼說呀。」

「那是達奇逼我的。」

「嗯。」

「我要她給我一年飯錢，一月按十八元算。另外，給她辦戶口花了五六百元，全是我的，她必須還我。還有——」

「你不是不離嗎，怎麼還要錢呢？」

「哦，對了，那我先不要了！」

「被告，你最近的想法呢？」

「堅決離。」

「理由？」

「我們沒有愛情基礎就結了婚，婚後又沒培養起感情，我不愛他。何況在離婚期間，他一直造謠誣衊——」

「先不要扣帽子，有理說理。」

「他的證據是什麼？憑什麼在錢財上信口訛詐？還說我反動、流氓？」

「用不著帶問號回答問題。他說的那些據我們看根本夠不上誣衊造謠，一時的氣話是難免的嘛！何況你是不是真的有問題哪？應當做做自我批評嘛。你們感情還是不錯的嘛。是不是有點喜新厭舊哇？你的父母我們也問過了，你母親說你們感情很好嘛。」

「我母親？我們的感情能讓別人證明嗎？」

舒鳴舉手，像忽然想起了什麼。

「原告，你要說什麼？」

「她就是喜新厭舊。她曾經給『時報』的何淨寫過信，她說……她愛他。」

這一句話如同一個悶雷在我心頭轟響！他終於說出來了！我一定要保護住何淨！絕不讓他陷進這離婚訴訟的泥坑！從舒鳴那猶豫不定的態度看，他是因為給我扣不上別的帽子，才想用這頂帽子來扣扣試試的。

「有這回事嗎？」郭傑尖厲地盯住我。兩個陪審員也射來注視我的目光。

「胡說八道！」我挺直腰板，毫不示弱，「你拿出證據來！」

「哼，你把信都燒了。當然沒證據了。」

「我還說你跟某某人好呢，行嗎？」

總之，下面的審問我已記不清說了什麼，衹記得舒鳴的代理人在陳述中大罵了我一番（「陳世美」云云），而沒有受到郭傑的一句斥責。下次，我也一定要找個代理人，互相大幹一場！

回到雜誌社，我立即奔向電話機。樓道裏沒有一個人，人們下班早走了，我有些發慌地撥號碼。

「何叔叔嗎？告訴您一件事。」

「什麼事？」

「今天下午預審時，舒鳴第一次提到您，多可笑！他竟說咱們通過信，還說，我愛過誰等等。這不是沒影兒的事嗎？我讓他拿出證據來，他又什麼也拿不出。您說多可笑！是嗎？」

「嗯，嗯。還有別的嗎？」

「沒有了。」

「嗯。就這樣。」電話輕輕撂下了。

有點失望。他竟沒跟我再多說一句。是嚇的呢？還是出於慎重？但不管怎樣，我已放了心，讓他也放了心。我不得不懊悔，當初我告訴舒鳴是多麼傻呀！并不是告訴本身，而是告錯了對象！什麼時候我能在何淨面前永遠做個小學生呢？我多麼迫切地希望，有個人指教我怎樣為人處世！

郭傑一定會去報社調查的，但最早也會在兩天以後。

一星期之後。法院。

「你和何淨到底什麼關係？」

「一般的同志。」

「不對。」

「您又怎麼證明我們不是一般同志呢？」

「這看你自己老實不老實了。」

「我沒有什麼不老實的。」

「如果我們拿出證據來，可對你不利。」

「能把我逮起來嗎？拿出來好了。」

「這是什麼！」

天！是九月二十四日給何淨的信！

「老實交代吧。」

「不錯，我喜歡他。」

「衹是喜歡嗎？」

「我愛他。」

「這麼做對嗎？你是有夫之婦哇。」

「不愛他也會愛上別人，就是不愛舒鳴。」

「何淨對你怎麼樣？」

「他？他一直批評我。」

「你知道他有愛人嗎？」

「不清楚。」

「不可能！」

在法庭上，我根本無法想什麼。問題一個接一個地叫我回答。有許多問題全然是「今天的故事」裏的內容，好不奇怪！怎麼小說也跑到他們手裏，當作了審問的材料？沒有工夫容我思考，我祇知道絕沒有必要把何淨拉進來，我已夠惹禍的了！

出了法院，我直奔代理人家，向他述說了一切情況。

「這是怎麼回事呀？」心怦怦跳著，臉頰在發燒，「怎麼信會跑到他們手裏了呢？還有小說稿？」

「是他交出去了唄！連這都不會分析？」

「他交出去？不，不可能！我告訴過他，他有準備，他絕不是那樣的人，不會出賣我。」

「那，信是飛到他們手裏的？」

「也許是他們騙去的？他不會出賣我，不會……」

「在他手裏有你多少封信？」

「以前的信我都要過來了，我們倆的信都在我那兒保存著，祇有這一封他沒退給我。」

「恰恰是這一封對他最有用，他留了個後手。」

「不會……他不是那樣的人……」

「你呀！……好吧，下午我到一個熟人那裏能打聽出來。你明天來聽我的消息。而且，代理人瞭解與案件有關的人是職責範圍內的事，我要到何淨那裏去一趟。」

真的是他？真的，真是他主動交出去的？法院的人還沒開口他就先罵了我一通？說我死乞白賴追求他，他一直嚴肅地批評我？用那封信和小說稿來證明他的清白？說我明知他有愛人卻在信中故意發問？說「今天的故事」寫的完全是我們交往的實際情況？他真的對代理人說：「我交出去，因為我要對政府誠實。」他真的對代理人說：「那小說稿一點兒也沒有誇大，一點兒也沒有縮小，絕對真實。」這，全都是真的嗎？真的？……

無論是吃飯、騎車、走路、畫版面、約稿、睡覺……都在腦海裏翻來覆去地自問：真的嗎？是真的？……兩天來，我完全懵了！以至到第三天晚上，我忽然想起

應當打個電話問問他，這才恍然醒悟那兩天竟連這個主意都想不起來，懵到了什麼程度！

是的，我要親自問一問，親耳聽一聽，才對得起兩年來對他的愛，才對得起和他感情上的永別。

心哆嗦著，手涼得發抖，怯怯地抓起話筒。

「喂？」

正是他。

我竟說不出話來。

「喂？」

「我是小遇。」

「哦……近來好嗎？」

「哼！」

沉默。

「叛徒！」

沉默。

一聲長長的歎息，膽怯的歎息。

「真是你交出去的？」

「你的代理人沒告訴你嗎？」

「我要親自問問你才算數。」

「一個人應當誠實嘛。」

「誠實？如果我也誠實，我會交出你的二十二封信！」

那死寂的沉默中像被卡住了一般。

「你沒有燒掉？」

「沒有！」

他歎口氣。

「我不明白，就算我那封信能洗清你什麼，那篇小說能洗清你什麼呢？老幹部給女主角寫了那麼多封信，那都是批評的態度？兩人的感情一直是有進展的，那是批評的結果？老幹部那些含蓄的語言和動作，祇有舒鳴那樣的人才看不出來，你以為審訊員們都像舒鳴一樣無知？而且你一口一個絕對真實，這不是自己往火坑裏跳？你是自私得懵了頭哇！」

又一聲長長的歎息。

「我確實做了一件蠢事……」

「因為對你不利了，所以你才覺得蠢？天生的叛徒！你以前不定出賣過多少同志！遇羅克要是像你，他早就會活命了！可惜你在報紙上，怎麼宣揚他的！」

「你罵吧，小遇，罵吧……」

「你別忘了，我的離婚案還沒有完，我完全可以不保護你！」

他又像被噎住了。

「你有什麼權利交我的信和小說？信，他們不會給我了；但小說稿，你必須要回來還我！」

「他們說，用完就還給我。叫我星期三去取。你星期三晚上來一趟好嗎？晚上七點？」

「哼！」

次日，代理人告訴我，已經有說客登門。是他的一位熟人，日報的記者 D，來勸他保護那位老幹部，說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時報」一馬當先，起了良好作用，功勞不能不歸於何淨，我們不能不予以保護云云。

「我當時沒表示什麼，」代理人說道，「但是咱們仍然抱定一個宗旨——實事求是。你再不可糊塗了。」

「叫我也交代他？不。那樣對我有什麼好處呢？也減輕不了我什麼，同時又多拽了一個人。」

「怎麼減輕不了？他明明是在勾引你！」

「不。首先是因為我不愛舒鳴。否則，一百個何淨也是勾引不動的。但是中級法院不這麼看。他們認為我和舒鳴有感情，衹是喜新厭舊才愛何淨的。如那樣說，他們就更不會判我離，他們以為斷絕第三者的影響，我就會和舒鳴好起來。這不可笑嗎？所以我就更不能交代他。我要承認我是單相思。我并不是要保護他什麼，衹是看不起出賣人的行為，看不起。」

代理人沉思地背著手來回踱步，似乎覺得也有一些道理。

「如果你真這麼堅持，我衹好按你的意圖來為你辯護了。星期二就要開庭了。不過，我仍希望你實事求是，這對你并沒壞處。」

「我們領導徐書記也找我談過了，也要我在法庭上如實談。可我……什麼也沒告訴她。她說她以前認識何淨，講了他好多壞話，我不太相信。」

「她說他什麼？」

「她說，他以前和三個女人胡搞過，一個懷孕了，一個因為他調工作了，還有一個是在他療養時認識的。她說他為此受過處分。還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賣過不止一個人，他卻不出頭，叫別人出頭，他還假裝關心那些被出賣的人。她說得有名有姓，清清楚楚，全是一些新聞界的首腦人物。為什麼我就相信不起來呢？因為她對他有成見，也就有偏見？」

「她就是因為他調工作的那個受害者吧？D好像說過……」

新婚姻法一月一日起施行，但開庭的日子偏偏定在十二月三十日——仍是舊婚姻法施行的有效範圍。從定的日子看，也就明白郭傑的用心了。代理人早已打聽出來，郭傑主張判不准離婚。但由於舒鳴已願意離，非離不可，衹是要錢——又加了碼，七百元了；又迫於「司法」雜誌掀起的討論和來自全國的輿論壓力，郭傑不得不改變決定，但具體的還不清楚。

「肯定能判離！」代理人蠻有把握地說，「從婚姻基礎、婚後感情、糾紛的原因和責任以及婚姻關係的現狀來看，我都有充分的理由駁倒他們，絕對會判離的。」

「那，與何淨的事呢？」

「當然，我會批評你幾句。但你們不過是紙上談兵，沒有不法行為，而且僅僅一封信又能說明什麼？何況你又是單相思？但他作為一個老幹部也是有責任的，不管你願不願意，我也要說他兩句。」

中院從沒有為離婚案開過這麼大的庭——發了四百張旁聽票。凡有過我的足跡的地方，無一處他們不發了票。我的單位十張，「土地」雜誌社十張，就連讓我把「冬天的童話」改編成電影劇本的北京電影製片廠也發了十張！更甭說全市所有的報社、雜誌社以及大機關單位了。聽說還給一些外國記者也發了票。無怪乎旭陽和岩岩打電話對我說，「他們這是要寒磣你呀。」

我有什麼可寒磣的呢？我真不明白。我倒以為，在中外皆知的這個案件裏，郭傑是要利用這一次機會，使自己揚名中外呢！或許，是對達奇的一次最好的示威吧？

二十九日中午，中院突然來了電話，說郭傑突然病倒，開庭改日。以至次日一早，許多拿有旁聽票的人紛紛堵在中院門口，詢問為什麼不讓他們進門。

後來才知，高級法院得知郭傑的行為，對他進行了批評，認為對於屬於隱私性質的離婚案件，是不宜大肆宣揚的。郭傑這才改了主意，改為四十人旁聽的小庭，

取消了外國記者參加，日期不得不推遲在一月五日。因此，到何淨那兒取稿的日子，也就跟著推遲了。

我不想詳述法庭上的激烈辯論；也不想述說郭傑竟把志國也找了來，讓他在法庭上和休息時間對我公然進行誣衊；更不想述說郭傑還念了維盈的「交代」材料，證明「冬天的童話」的「準確無誤」——自然是談情說愛的那一段。

「真實」、「準確無誤」、「既沒有誇大，也沒有縮小」——何淨、維盈和志國對我作品的「交代」，多麼令我自豪啊。如果文學上設有「真實和勇氣獎」，我倒真應當得第一名。然而，在這謊言遍地的國土上，他們正以國家的名義，用「真實」和「勇氣」來給我定罪。他們，也是用「真實」和「勇氣」來給哥哥定罪的；也是給所有的政治犯，以此來定罪的。

由於舒鳴的提供，又捕風捉影地追查到山西姚波的煤礦，查出了那個有心形和「波」字的文具袋，著實大大審問、拍案了一番，卻對老幹部何淨的事幾乎「忘掉」，隻字不提。總之，舒鳴和他的代理人，一個勁兒罵我「陳世美」、作風墮落，一面又加碼地要錢，我這邊據理力爭，觀點鮮明，論據充分，并被逼得不能不堅決要一半財產，以此堵住對方任意訛錢的嘴。我的代理人還詳細地算了一筆經濟賬——我每月畫畫的收入加上工資和補發工資，舒鳴還要倒找我五百四十元才公平合理。

當時我聽了這個數字，心裏真想笑！唉！這就是離婚哪！可笑又可悲！有哪一個法庭能使離婚的雙方不是仇恨越來越深，而是友好地分手，那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法庭！

當問到何淨時，我仍是那句話，而且是理直氣壯地說道：

「他一直批評我。我是單相思！」

我心裏自豪，為我的勇敢自豪。我佩服自己，因為我沒出賣別人。我輕視他，那座神像在我心中已經倒塌，是的，全部倒塌了！

最後，郭傑念到：「遇羅錦與舒鳴婚前有一定感情基礎，婚後也建立了夫妻感情。遇羅錦所以提出離婚，是由於她自身條件的變化而引起的。遇羅錦在處理婚姻問題上的態度是不夠嚴肅的，作風是不夠檢點的。因此，本院決定發回原區法院查明事實，分清是非，重新審理。」說到這兒，郭傑抬起頭又補充道：「裁定書與原本核對無誤以後，寄到雙方當事人的工作單位去，一式四份。本院是終審裁定，不准上訴。」……

當裁定書拿到手裏，連徐書記都奇怪：為什麼內容祇有「決定發回原區法院……重新審理」一句，而有關我的「生活作風」等評語卻一概沒有了呢？——與今天「日報」上的報導竟有很大出入！又是什麼花樣嗎？

我愣愣地凝視著裁定書和「日報」，仿佛有似曾相識之感——猛然想起，哥哥就是在中級法院被判處死刑的！

這所大樓的顏色為什麼變得陳舊了，掛著層層的污垢和塵埃？樓梯為什麼變骯髒了，留下雜遝的腳印和痰跡？一切生氣都哪裏去了？金碧輝煌的色彩哪裏去了呢？報廊、院牆、樓道……都像一位垂死的老年人在呻吟，散發著傳染病的毒氣……

我的眼睛啊，為什麼以前把一切視覺都神化了？當神像倒塌的時候，精神上處於何等的崩潰邊緣！

「咚咚咚。」我不得不敲門。

門無聲地由裏擰開了，何淨神采煥發地站在門邊。

他關上門，微笑地望著我，豪勇地伸出右手來。

我不由一陣噁心，勉強握了握。他的手卻格外用力，許久才放開。這又是幹什麼？哼！

坐在椅上，我才看出，他今天是著意打扮過一番的。臉刮得白白淨淨，頭髮抹了髮油，還有梳子的痕跡。數九嚴冬，卻穿著一身單薄的筆挺的呢中山裝，一雙閃亮的皮鞋。他是用這一身打扮取悅我呢？還是用這身「行頭」來慰問「保護」他的「戰士」？如果他這麼想，真太「瞭解」我了。

兩人誰都不說話，空望著地皮發呆。偶一抬頭，我一眼就看見，「今天的故事」正放在他的辦公桌上。

中午代理人告訴我，昨天他去取手稿時，郭傑著實冷落了他一番。讓他在從不生火爐的大門外的候傳室裏，足足站等了四十分鐘！比四個當事人加起來等候的時間還長。而且，還批評了他一頓，認為在小說裏，老幹部的態度和「批評」根本挨不上號。

唉，我那本可憐的小說喲！你竟成了被利用的對象，竟成了他們扣我「作風不嚴肅、不檢點」的唯一證據！而構成我罪名的劊子手——他，這書裏的大主角，卻逍遙法外，沒有人敢宣判他！

「外面天很冷吧？」他親切地開了口，「剛才我握你的手覺得那麼涼。」

冷！……心比手還冷呢，我心裏說。

「看到『日報』的消息了嗎？」他問。

「看到了……」

心更冷了。昨天的「日報」忽然登載了有關我們案件裁定的消息。登載的并不是裁定書內容，而是報紙那妄加的生活作風的評語，什麼我「不嚴肅、不檢點」之類。我週圍的熟人對此極為憤慨，可又有什麼辦法呢？哦，我永遠忘不了，岩岩騎了一小時的車，白天請了假來看我，生怕我受不住，那匆匆忙忙的感人的樣子啊，我將永生難忘！

「一個黨報，從來沒登過什麼社會新聞，」他罵道，「竟登這些消息！許多同志對此表示憤慨，很不以為然。」

「哼！這都是您交小說和信交得好哇！」

「唉！小遇，我做錯了嘛，原諒我嘛。你罵我也行，打幾下也行。一個人總有糊塗的時候嘛。小遇，原諒我嗎？」

這句軟話竟使我的鼻子一酸，勾出了離婚以來所有的委屈——近一年的官司，無休無止的審問、調查，千萬人的議論、指責，舒鳴的誹謗、造謠，家裏人的冷漠和絆腳石的作用……

「沒有人叫我去離婚，」我嗚咽道，「沒有。是我自己要這麼做的……雖然您鼓勵過我……但都是由於我的天性！」

我實在沒有說清楚自己的意思。我為什麼要哭呢？不都是他的出賣給我帶來的失望嗎？但我為什麼不會狠狠地責備他呢？

「他們也給我造了不少謠，你聽見過嗎？」

「沒有。一句也沒有。聽到的全都是我的謠言，什麼非要和您睡覺之類。這不是您親口說的嗎？」

「哪有的事！」

「說什麼『冬天的童話』是您幫我修改的……」

「謠言。我沒幫你寫過一個字。」

「如果我把睡覺當作樂趣，舒鳴是最合適的丈夫，我離什麼婚呢？」

「唉——！封建社會呀！」

他幹嘛不罵自己？！

「這一次，您的威信在我眼裏全沒了。」

「我并沒叫你佩服我嘛。」他笑道。

他怎麼還有心思笑呢？

「把小說稿給我吧。我走了。」

我再不想在這兒多待了，站起身，去拿桌上的稿本，卻被他一手壓住。

「小遇，再讓我看看好嗎？」他誠懇地望著我的眼睛，「再留幾天吧。再說，你也有複寫本。我想……既然我做錯了，就應當將功贖罪，一定幫你改得更好。絕不像上一回，光說沒做。無論我多忙，也要幫助你。相信我嗎？」

我猶豫了。他說得多好聽啊。

「又給我交出去嗎？」

「哪兒能呢？再說法院早已看過了。讓我將功贖罪吧。」

我能說「不」嗎？我說不出。雖然我怕他，從頭到腳害怕他……

小遇同志：

這兩天，我把「今天的故事」仔仔細細又看了一遍。您的坦率實在使我吃驚，也實在使我氣悶！我寫給您的那些信，是私人之間的交往，怎麼可以公之於眾呢？您這個三十幾歲的傻孩子！雖然信的內容并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但畢竟是個人往來，難免也有嬉戲、趣味的成份，實在登不得大雅之堂，有的刊物居然要把它登上「文學寶座」，簡直莫名其妙，無非出於一種獵奇的心理！這種東西，能有多少教育意義！此其一；其二，您雖長了三十五歲（如果說得不確，尤其是說大了，請諒。聽說女人最怕人家說年齡，彷彿越大越見不得人似的），基本上還「不省世事」。中國是個什麼社會？封建傳統、封建思想、封建觀念、封建意識，一句話，封建遺毒深種於廣大人民的頭腦之中，不但幹部不能例外，甚至不少青年也在例中。他們把什麼都可以視爲「離經叛道」，視爲「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我信中那些涉及嬉戲、趣味的筆墨，一定會遭到種種非議。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應該是純粹而又純粹的政治化身，怎麼可以說那些話呢？

最近連着幾天，又有文藝界、新聞界的朋友給我打電話，有的是老頭子，有的是小伙子，有的是男性，有的是女性，幾乎异口同聲地爲我擔心，要我設法，千萬不要把「今天的故事」公之於世。他（她）們都是一片好意，一片關心。他們是對中國社會頗爲了解的。

如果您還對我有所尊重的話，如果您還對一九七九年那幾個月我們之間的友誼（讀者與作者或編者與作者）還尊重的話，請您一定告訴編輯部（昨天有人告訴我您已經投給了「土地」），立即把稿收回。速去速去！

當然，這要勞您的力。如果您要學習舒鳴的話，可以向我提出補償的要求，我可以考慮補償的問題，但衹可一學，不可再學。不要到了我考慮的時候，您再加碼！不過，要補，也衹能待之來月，因爲，我現在已經阮囊羞澀，一文不名了。所有微薄的收入，都已化爲柴米油鹽醬醋茶了。如果您覺得把這些拿去也可頂帳的話，請報價提出要什麽，米（還有面，而且還有幾斤富强面）也可，鹽（還是精鹽）、醬（還是一等的）、醋（老陳醋、小熏醋都有）都可！

寫着，寫着，又寫了一些荒誕不經的話，大有進入「後天的故事」的危險，衹好打住！今後得大大提高警惕，對您這樣一個「危險人物」！

祝您快樂

打電話，拒不收信。如有，將信退回。

今晚九時半後十時前，在辦公室。

何凈

一月十四日

「拒不收信」？他有多了不起呀？我偏要寫信，就不打電話！

哼，他還有心思開玩笑，提什麼「米」、「鹽」？好像在我焦頭爛額之時，他卻無比的輕鬆愉快；好像在我這敗兵面前，他卻打了一個勝仗。字裏行間真不知他安的是什麼心思！

稱呼他什麼好呢？「叔叔」？他配嗎？「老何」？多難聽。

乾脆，什麼也不稱呼他！

見了您的信，我想問您幾個問題。

「您的坦率實在使我吃驚，也實在使我氣悶」——吃驚？氣悶？您早幹嘛去啦？既如此，爲啥又主動地交給法院呢？還是您根本不懂文藝？頭一回壓根兒没看懂？

「怎麼可以公之於衆呢？」——是誰要「公之於衆」呢？是您哪。您不是一口一個承認它「絶對真實」麽？我從來没説過它多麽真實。因爲是小説，什麽才叫小説？假名、假事也。您不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是真的嗎？我又有什麽可怕的？

「難免也有嬉戲、趣味的成份」——原來如此！您不知道，正是您那些「嬉戲」和「趣味」使我把您的感情完全當成了真的！我衹有苦笑而已！現在，您衹當我也在「嬉戲」吧。

「聽説女人最怕人家説年齡」——您這話透着對女人的輕視！最近聽説，您愛人比您大好幾歲，在「日報」工作，年輕時頗有姿色。雖已年邁退休，却還能策劃一切，您又極怕她。不是嗎？

「封建傳統、封建思想、封建⋯⋯深種於廣大人民的頭腦之中⋯⋯」——怎麼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啦？您在理論會上的發言可把人民捧得高高的來着。

「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應該是純粹而又純粹的政治化身，怎麼可以説那些話呢？」——人民從來没這麼看過！凡是這麼看的，都是一肚子男盜女娼的社會蠹蟲。都是比您還虛僞的僞君子。不是嗎？請回答！

「最近連着幾天，又有文藝界、新聞界⋯⋯」——這些人并没看過我的手稿，他們怎麼會干預？還不是您對人説的？

「如果您還對我有所尊重的話」——請問，您又尊重過誰？「日報」一發，全國、甚至外國都知道我是「不嚴肅、不檢點」的人，這就是您對我的「尊重」所至。謝謝！我總得讓人家知道我「不嚴肅、不檢點」的全部過程吧？您不也想對我尊重嗎？

「大有進入『後天的故事』的危險⋯⋯對您這樣一個『危險人物』！」——一點不錯。幹嘛進入「後天」？一定要搬到「今天」裏去。讓那些害怕真實的「唯物主義者」像瘟神一樣地躲着我吧！讓那些僞君子都遠遠地滾開吧！正因爲我是陽光！

我愛的是和我一樣的人，像岩岩、旭陽⋯⋯千千萬萬。我絶不愛你們這一類！

把手稿還給我！

遇羅錦

一月十六日

小遇同志：

兩天接到三次電話，而且，話説得如此突兀，既不稱同志，也不叫叔叔（電話上又不便給您指出，更不便向您詢問），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是因爲「威信」没了，連最常聽的叫法都不能聽嗎？爲什麼您答應把「今天的故事」留我這裏，又突然來了封莫名其妙的信，又打電話，急如星火地要回去呢？是否還想把這個本子送給哪個雜誌社呢？我真是被嚇得像您挖苦的「六神無主」，這本小説我又看了一遍，有些地方實在不堪入目，不成體統。我可以擔保，如果我幫助修改的話，衹是想把它改得更好。您能不相信這一點嗎？況且，我改了，也一定通過您，得到您的同意。希望您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的情況下，千萬不可冒然拿出去。我相信，我們之間的友誼是存在的，即使不去發展它，也絶不要損害它，這一點我們會有共同語言的。

我想乘春節之機，去看看您，主要是談談小説修改問題。可能初二上午去。我不要您做節日的招待，主要是想交換一些意見而已。您不相信我能爲您服務？

望您的小說寫得順利，精神愉快！盼回電話！

何净
一月十六日

我說什麼好呢？應當怎樣對待他？也許，他真覺得自己做錯了，真心誠意地想幫我改稿子，以此使自己的負罪心理減輕些？鑒於「冬天的童話」的經驗，鑒於他根本沒看懂「今天的故事」便交到法院的事實，我知道，他是改不了什麼稿的。他也許是自己欺騙自己，自以為能改好它，那主要的心願并不是改稿，而是贖罪。我執掌著准不准他贖罪的操縱權。一個「不」字，他心裏會負罪一輩子，一個「行」字，會使他能活得好一些，舒坦一些。怎麼辦好呢？……我應當寬宏些嗎？……一個人做錯了事，衹要改了就好！

春節，全國休假一週。初二一早，整個辦公大樓空蕩蕩的；但我心裏仍有些發慌。為什麼鎮靜不了呢？就像我過去等待他一樣？難道……我還愛他？我說不清自己到底是什麼感情，衹知道我愛過兩年，很深的、很深的兩年。那些感情是從沒有過的，不尋常的，像崇拜神一樣地愛他，如今神像倒得是多麼突然，太突兀了，連任何過程都沒有。當我的氣憤過去之後，卻仍覺出兩年的愛在隱隱地作怪。多頑固的感情啊！理智告訴我，應當把「出賣」之舉看作是原則性的重大的問題，感情又對我說：不，你不應當衹因為損害了你個人，就抹煞他的一切。是他，第一個為你哥哥說話；是他，在理論戰線上首當其衝地立下思想解放的一功；是他的開拓，「冬天的童話」才得以順利地發表；他在同齡的老幹部當中，不還算是英傑嗎？你對他所有的意見，衹不過是因你個人的損失，怎麼可以否定他的一切呢？

唉！我心神不定地歎口氣，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跑到一樓的門口去等他。節日，人們都走光了，此時樓道裏靜極了。想起三十晚上，我回家待了幾小時，花了二十多元給父母買了襯衣、點心，給羅勉的孩子買了件外衣。我沒心疼過錢，可我但願這些禮物能換來他們對我的關心。那晚上我們樂呵呵地包了頓餃子。我多希望有一天，我家人的感情絲毫沒有隔閡，彼此之間都感到心滿意足啊！……

一輛小轎車停在大門外，準是他……

「就住在這間屋嗎？」

他握著我的手，遲遲地不放開，同時打量著這間八平方米的老淋浴間——現在的辦公室兼宿舍。

他的大手乾鬆而溫暖，那注視我的眼神既溫存，又含蓄。我愛了他兩年，還是第一次得到這麼長久的握手之情。奇怪的是，我的思想是多麼混亂，感情是多麼複雜！在我的心裏，在我的腦海中，在我那整個精神和理智的世界裏，仿佛都在反問道：應當接受他的溫情嗎？應當愛他嗎？誰能給我一個答案？

「小遇，還生我的氣嗎？」

我搖搖頭，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搖頭。

他有些放心地歎了口氣，坐在椅子上。

「剛才我一看你在樓下等我，我就放心了。」他從皮包裏拿出幾個紙包，「過節嘛，帶點小禮物——巧克力，維膚餅乾，牛奶糖，奶粉。這四樣，都是你愛吃的，一定要收下。一定。」

我不滿地瞧著他。

「不買一點東西我就覺得過不去，心裏不踏實。小遇，教我高興吧。」

我能說什麼呢？衹有默默地接受了。

他把呢大衣脫下，將椅子湊近些，拉著我的一雙手，慈愛地責備道：

「你這個大孩子，怎麼搞的？為什麼又要把稿子要回去呢？還寫了一封多不像話的信！唉——，你呀！」他用另一隻手輕輕地拍打我的手背，仿佛代表那應當有的鞭笞。

「我不明白，」我猶豫地問，「您為什麼害怕它呢？那裏面有什麼讓您怕的東西呢？有什麼不堪入目的呢？我把那老幹部寫得多可愛！說實在的，如果真寫您的話，我就不會那麼寫了。」

「我衹覺得，還應當把老幹部改得更高大完美一些。」

「絕不要！」我幾乎要抽出那雙手來，然而他卻握得緊緊的；「絕不。我們的作品，總是由作者告訴讀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要好就全好，要壞就全壞，這種寫法本身就是該槍斃的。為什麼我們的作品常給人不真實的感覺呢？就是如此！您思想那麼開放，都跑哪兒去啦？」

他無言以答，衹是含蓄莫測地注視我片刻，歎了口氣。

「那麼，你可不可以晚些時候發呢？讓我幫你再潤色一遍？」

「那您可要抓緊時間。我根據複寫本又改了一遍，已經給『土地』雜誌社了。」

「他們打算用嗎？」他關切地盯住我。

「是。他們很喜歡。而且他們都認為那老幹部形象高大，有血有肉。如果真有人猜測是您，您又有什麼可怕的？何況您幹嗎非要承認那是自己呢？」

他鬆開我的手，煩亂地歎了口氣。

「我想問問您，你到底有沒有愛人？」

「明明有嘛。在『日報』工作。你不是知道了嗎？」

「一個孩子？」

「兩個嘛。一兒一女。兒子都三十一歲了。」

「那為什麼您過去說，『家裏衹有個孩子』？」

他憂鬱地凝視著我的眼睛，似乎有許多難言之苦。

「你們感情好嗎？」

「湊合。我們屬於湊合的一類。」

「她長得好看嗎？」

「不錯。」

「新聞界有人告訴我，『日報』那條消息，是由她一手策劃的，而且事先您也知道。總編輯并不同意發，卻通過當天夜班的負責人捅出去的。」

「沒影的事！我們『時報』怎麼能管『日報』的事？再說，她早已退休了嘛。」

他說得那麼驚訝、氣憤和理直氣壯，我無法肯定是真是假。

「不管怎麼說，『日報』一出，廣播電臺又一廣播。改編的電影劇本通不過了，『冬天的童話』單行本停了，一個中篇報告文學退回來了。有兩篇原都在裝訂。我個人的經濟損失不算，國家的損失呢？」

他迷惘地看著我，那目光的深處，一粒小小的、畏縮的星光一閃而過。

「我怎麼了？到底怎麼了呢？就因為報紙上那句『不嚴肅、不檢點』。可是所有的內容呢？就是您交出去的那封信和小說稿。您想，我能不希望它快發表嗎？即使我真的『不嚴肅、不檢點』，我也要人民知道清楚。清楚之後如果批判我，我認可。」一股隱隱的激動衝撞著我的心：「我是拿它當陳情書來發的。」

他衹是長歎著，一聲接一聲。

「昨天，『土地』的旭陽打電話告訴我，您報社的一位記者給他們編輯部去電話，說：『遇羅錦已臭名遠揚，為什麼你們要發她的作品？』到了次日，另一家出版社的頭頭也打電話橫加干涉，并且還寫了一封信，勸他們不要發，說我已是『日

報』點名的人。這兩個人從來沒看過我的稿子，他們憑什麼干涉呢？是否您對他們說了什麼，他們才打電話的？」

「不知道。」他愣呆呆地說，隨即一偏頭，半眯起眼睛，懇求似的又拉住我的手，「小遇呀，你怎麼老不相信我呢？」

「我怕您。我還心有餘悸呢。告訴您吧，反正我決心已下；如果您干涉這篇作品，立意要把我置於死地而不顧，讓我一輩子都戴著『不嚴肅、不檢點』的作風帽子，我就要在法庭上說清一切。」

他的目光畏怯地收斂了，凝縮了，是覺得我可怕嗎？我心裏猛然湧起一陣對不住他的感覺——讓人覺得可怕的人是多麼要不得呀。我不應當說出這些話，他是不會干涉的！

「小遇，」仿佛他已平靜下來，用兩隻溫暖的大手揉撫著我的手說，「傻孩子，傻孩子，你不應當懷疑我嘛。難道我不想和你共同把這個『孩子』生出來嗎？還笑呢？你呀！唉——！」

「可是，怎麼才能叫我相信您呢？」

「你說吧。叫我做什麼都可以。衹要我能做到。」

「給我往『土地』雜誌社寫一封信，說您支持它的發表。」

「可以。」

「現在就寫，由我來發。」

「可以。一直到你滿意為止，好吧？」

旭陽同志：

聽說有人打電話給您，要求暫時不要發表「今天的故事」，這不是我的主意。我同任何人都没有談過這樣的問題。現在我經過再三考慮，同意「土地」儘快發表這篇小說。

我本來就是同意這篇小說的主題的，認爲有較大的現實意義，衹是對小說有些具體意見，也給作者談過，希望她能改得更好些。當我聽了作者向我做的説明以後，我漸漸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社會上有些對作者不利的輿論，尤其是「日報」不適當地報導了中級法院駁回區法院准許她離婚的判决以後，輿論的壓力就更大。但我聽到不少熟人，特別是法學界的一些熟人，頗不以爲然。認爲，一個黨的機關報，很少報導社會新聞，偏偏報導了這一離婚案件，實在難以理解，有人甚至認爲這是在婚姻問題上封建殘餘思想的反映。因此，作者把這篇小說看作是對這種社會輿論壓力的回答，是一件陳情書，是有道理的。

當然，現在社會上對這篇小說議論紛紛，說什麼那老幹部就是我。多數朋友勸我設法不要讓小說發表，但也有少數朋友不以爲然，認爲既然是小說，你管它呢！開始，我是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的，現在，我的觀點變了，同意了少數朋友的觀點：我不在乎，我不相信『衆口可以鑠金』這類話，小說發表以後，不管社會上如何議論，也損害不了我的一根毫毛，小說是小說，何凈是何凈。

我很同情小遇的處境。在她寫『冬天的童話』的過程中，我們之間的確結下了同志之誼。對她的半生遭遇，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應該灑幾點同情之泪。小遇雖然也有缺點，但她有更多的優點。她熱情，大膽，有思想，有見解，不畏難，不自私，敢於向傳統的習慣勢力挑戰，她很愛學習，更愛寫作，有一定的觀察問題和表現能力，是值得重視并精心培養的苗子。「土地」編輯部對她的支持，使她十分感動。我非常支持你們這樣做，殷切希望你們在這個困難時刻助她一臂之力，儘快發表，不要推遲。至於個別地方是否修改，我同小遇同志商量以後再告訴您。至於將來收進小說集出版，當然還可再改，又當別論。

此致

敬禮！

何凈

熱淚淌滴在信紙上，怕他看出來，我一動不動……

背後，是坐在沙發上的他。

「滿意嗎？」輕輕的、探究的詢問。

我點點頭。

一聲放心的噓氣。

眼淚依舊滴淌著……我深深地被感動了，一封多麼懇切至誠的信；對我多麼高的評價啊！兩年來，不管是友誼也好，愛情也好，他可曾如此地評價過我嗎？沒有。而我愛的正是他這「沒有」。他心裏有，卻什麼也不說。我愛的正是這性情！我不喜歡誇我的人，仿佛一誇我，立即變得不值錢了似的。他的深沉和含蓄正像那莫測的海水，具有無比的蘊藏量。他真以為我那麼好嗎？他真喜歡我嗎？還是我真喜歡他？

「哭什麼？」原來，什麼也沒瞞過他的眼睛。

「來，坐到沙發上來。」他走過來，拉住我一隻手，替我抹去了眼淚。

隔著小茶几，他轉身對著我，用兩隻手將我的手握在他暖暖的手心裏，切切地輕聲說道：「這信由你發。初六上班，我再給旭陽同志打個電話，口頭上再說明一遍，好吧？」

「嗯……」一陣感動，眼淚又流下來了。這麼多「委屈」到底是從哪兒鑽出來的呢？是不是覺得自己錯怪了他？

他把我的手指湊在他唇邊親了兩親，而我的心完全沉浸在感情的平靜裏，一切誤解都冰釋了。他願意改，也願意愛，一切還可以重新開始！

他頻頻地吻我的指尖，一邊喃喃低語道：

「好妹妹，不誤解我了？你知道，那時候我不能常給你寫信，我心裏多難過嗎？記得有幾次我還把你的信退了回去，每退一次，我心裏都不好過。好妹妹……」

天，他幹嘛叫我「好妹妹」呢？怪俗氣的。是的，真不如「小遇」好聽。他應當叫「我的小遇」，「我的傻孩子，好寶貝」，幹嗎要叫「好妹妹」？他真以為自己是賈寶玉嗎？

但這并沒影響我默默地沉浸在他的感情裏。太難得了，以前我曾幻想過多少次的愛，現在即使有了一點小小錯誤，也不想糾正它。

他索性走過來，坐到我沙發的扶手上，摟著我的脖頸，親吻我的頭髮、脖子、眉毛、下巴……那親吻是多麼奇特，竟在我臉上留下了一個個淡紅的牙痕！

我懷著強烈的好奇心，想使自己覺得幸福。可是……我實在覺得，在他的親吻中，似乎很有些無可如何的懷恨的成份！

小遇同志：

好不容易把電話打通了，接電話的就是主編旭陽同志。他說，「請您放心，沒有問題，正在排字，排出可寄一份清樣看看，清樣做些改動也還可以。」稿子他看過，個別詞句做了些改動。我認爲絶無妨礙，再次請您改心。他的話我用了引號，是録的音，不過，并非「計算機」而是「人腦」。「人腦」是個奇特的東西，太有用了，它可以把一切應該録取的全録取下來，有些竟能保存到死亡的降臨，真是「沒齒難忘」，況且我的齒還個個俱在呢！不過我愛死了「腦」、恨死了「齒」，它的存在就是「咬」東西，而且不分青紅皂白，也不管是柔嫩的還是堅硬的，也不管對象是愉快的還是痛苦的，或者二者皆有的，一路「咬」去，以至給人間留下了「傷痕」，但願「傷痕」早早平復，不要化爲「傷痕」文學就好！「腦」則不然，無所不包，無所不愛，色、音、

味，一切美好的、歡愉的，當然有時也包括憎惡的、痛苦的都留了下來，而且可以永誌不忘！

最近，有一種現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在有種情況下，我連眼都睁不開，是困倦嗎？不，情緒昂奮；是養神嗎？不，意蕩神摇！剛剛醒悟過來，是因爲面前出現了「明輝初露的新星」，光華耀眼，衹好閉目，保護一下罷了！

給「土地」的信發了嗎？我真有點不放心，是投了郵呢，還是投了火呢？如果登不出來，「我就要向法院説清一切。」「你有什麼權利干涉我的事呢？」

今天讀「報刊文摘」，「喜出望外」地看到了最高檢察院檢察長關於實施新婚姻法的談話，尤其是關於離婚問題的那一段，不是對您很有利嗎？您説，常不看報，這個談話不看可不行，我特意剪下寄上，請您仔細看看！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我多麼希望「漏」出去呵！或者設法鑿個洞鑽出去，不然心緒恍惚，如有所失！「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新相知，生别離，要相會，何可期！何可期，無限悲，無限悲，寧不知！

有空去拜訪您，望珍重！爲了「孩子」！

如有便，請來信，立等！立等！

高潔
二月十日

看一遍信，歎口氣，又看一遍，又歎口氣……原以為再也不會通信了，真想不到，已經變成零度的我，卻被他的一百八十度感化，又升到一度、二度了。

說不定，這倒是件極好的事——我有什以可指責他的呢？如果不是他的「驚人之舉」，我怎麼能有機會在法庭面前驕傲地回答「我是單相思」？他怎麼能為這句話感到震驚，這才相信小女孩原來全是真的？我們又怎能接近起來？我不應當恨他，我應當感謝老天爺鬼使神差地讓他做了這件「聰明」事，沒有它的出現，又怎能證明「愛不易，不愛也不易」這一條自己發現的哲理呢？

再好的小說構思也不如生活本身的巧妙安排。愛的神奇力量也正在此才能體現。這僅僅是第一次考驗，也許還有第二次……那時又將如何？

我應當更多地自省。當我第一次抱住他，回吻他的面頰時，我的心冷靜得像塊石頭。我并不感到幸福，衹是一種奇異的報復心理在作怪——我絕不辜負廣播和報紙的宣傳，真正要對他「不檢點」一次！是的，過去，我敬畏得不敢動他一個指頭；一下子，這神像倒了，碎了……當我第二次抱住他，閉著眼休息的時候，我既不是「不願看」他，也不是「心搖神蕩」，而是在反問——我這是出於愛嗎？是報

復？是賭氣？還是真有感情？……也許，錯的還是我。以前我把他看得那麼高，現在又降到這麼低，也許都是錯誤？到底我愛誰？恨誰？祇愛哥哥？恨出賣和槍殺他的人？可是眼前的這個人呢？他算那一類可恨的人嗎？我對父母、弟弟的失望，是否也是我的錯誤？還是我什麼都不愛、什麼都不恨，變得麻木呆朽了呢？是否每一次失望都會讓我更加麻木不仁了呢？說不出的複雜、矛盾的感情將我纏得緊緊的，以至那單一的、純淨的愛竟已逃得無影無蹤。

以後我還敢相信誰呢？我摟著的這個人，今後是否還會叫我失望？如果我拋開疑慮，忘掉昨日的恨，從零開始，大膽地和他好下去，今後又會怎樣？……

哦，我祇感到乏累。彷佛我走過的路太坎坷、太曲折了……我多需要休息啊！聞著他衣服的氣味來養神，實在太舒服、太解乏了。

——這就是閉眼的道理啊！

您什麼也不懂！

一直到給「土地」的那封信，我才算是受了點感動，動了點真心。以至我悄悄抹去眼泪，以爲在我背後坐着的您連影兒還不知道呢！但我又不得不想：假如我不說「去法庭說清一切」那句話，他會給「土地」寫信嗎？他爲什麼這麼痛快、這麼老實？是真的悔悟了，還是打算先糊弄過去，背後再動用大權威的名義來干涉？

一直到今天，我才算真的放了心。如果您也希望我們的友情能變成書，能永誌不忘，能影響這地球上的人，那該多好！

給您抄兩句書裏的話吧：

▲婚姻的破裂强於婚姻的屈服和欺騙。

▲我們不僅應當熱愛和享受愛情，而且應當理解愛情。

還有，您幹嘛用假名，連信封上的筆迹都變了呢？是否您聽說了徐書記的名字，認識她，生怕您的信萬一她會看到？

遇

二月十三日

心裏是那麼亂，草草地簽了個「遇」字，就把信寄出去了。信寫得雜亂無章，因為本身就迷惑——該不該再和他通信呢？到底，他是不是透明的呢？再說，既然他有愛人，這樣通信又有什麼意義呢？情人，我從來沒想過！難道在這塊國土上能找什麼情人嗎？——寫信？要改頭換面；見面？連個自己的屋子都沒有，單位分房、租房，都非易事——已登記結婚的還要無期限地等著呢；住旅館？要結婚證明

（原件）外加夜半查房（對外國人自然不如此）；出去玩？可有這富餘錢嗎？誰又准你假呢？我二十年工齡了不是才四十四元嗎？都是「鐵飯碗」，都是國營單位，都是低工資制。就算有了錢，職工又從來沒有旅行假，又不能隨便請假。哪個領導能准你玩去？再說交通工具吧，誰有私人小汽車？就算租個車，那司機先會監視你。那沒有權利坐車的，要麼去擠人擁人的公共汽車，要麼騎上老破鐵架子自行車，一身一臉的土，夏天則一身酸餿餿的汗，家家連個洗澡的條件都談不上——有幾家有洗澡設備的？有幾家有電話的？大街、商店、公園、郊外風景區……想找個人少點、清靜的地方都難；難道，一出門就要戴上口罩和墨鏡不成？有老婆有丈夫有孩子的，又生怕自家中有哪一位撞進來，小則大哭大鬧一頓，大則去單位、法院上告，卻又不離婚；不但你要被上級批評、受處分；全國普調工資，你也別想漲。一輩子背著「生活作風墮落」的美名，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去充當「牛鬼蛇神」吧！多少人，便在這種種「做賊」的滋味中竟鍛煉出了情趣！愣把「做賊」當成情人間的「享樂」——那麼動物式地幹一下子，幹完就散。然而，像我這樣的人，不要說去如此體會，連想一想，那萬種情都不翼而飛，寧可當一輩子尼姑，也不要做賊之「樂」，情安在耶？無怪乎衹有爭取合法化——離婚、結婚了，不管費多少周折、議論，恰是為了今後的寧靜，撤除那種「做賊」心理。現在，我一方面自知不可能和何淨結婚，不明白這樣斷不了有什麼好處？另一方面，卻又像被他牽著走，迷迷糊糊地就拿起筆來。是自己太寂寞了嗎？

是的，太寂寞了！我幻想著異性的愛，幻想著一位異性是我最最知心的人，他以巨大的愛心來愛我，摟抱、親吻都是其次，首先他愛我！除了這個，可憐的中國人還有什麼呢？還有其他的快樂和自由嗎？——言論、集會、結社、娛樂、遷居、旅行……？到底有什麼？我們什麼也沒有！衹剩下愛一個人，同時也被他所愛的幻想、願望。衹要他真正地愛我！不管我們什麼時候能見一次，衹要我能給他寫信，傾吐一切；衹要我知道遠處有個人一直在愛著我，關心著我，注視著我，完全理解我，他能提高我的認識，促使我進步；那麼，我寧可永不和他見，祝願他的家庭幸福，衹要他理解地、真心地愛我，深信我能做出更有價值的事來，哪怕半年才通一封信！

哦，我是在乞求愛嗎？在乞求有人理解我嗎？我不知道，我的心太亂……衹希望有一位我敬重的人，真心地、永遠地愛我！我們太寂寞了！

64.「假婿乘龍」

「怎麼，你又和他通起信來？」

岩岩坐在我屋裏，眼裏滿含責備。

「我找你來，就是想告訴你這件事，他是真認識到自己錯了，真的。」

「我不信。前天我上一位朋友家，真巧，看見他了。一聽說他叫何淨，我忙仔細地打量他。」

「什麼印象？」

「老滑頭。真的，你別不愛聽。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很有手腕的。」

「你是偏見。我怎麼看不出來呢？」聽她這評價，我真有些不自在。

「雖然我們衹談了幾句話，但是他卻頗能攏住人心，給人一種親切平等的感覺，仿佛他願意和你談什麼知心話似的。這就叫手腕，懂嗎？」

「這叫長處。」

「你呀！而且，長得并不像你說的那麼好，一臉的老奸巨猾。」

「我怎麼看不出來呢？」

「你什麼都感覺到，可什麼也看不清。你那幻想的眼睛老是有顏色的，打動你的僅僅是事物的表面現象，當然看不出了。」

「你說咱倆是好朋友了嗎？」

「沒有。他出賣過你的事我都清楚，我怎能說出來？好讓他下不來臺？」

「他真的想改。你看，前天，『土地』下一期的預告都登出來了，第一篇就是『今天的故事』。」

「何淨會同意？」

「他有什麼不同意的？那老幹部寫得多可愛，比他本人可愛多了。」

「可是，他和女主角談戀愛。」

「那又怎麼了？」

「他敢承認這個嗎？他怕得要死呢！」

「敢作敢當嘛。那并沒有見不得人的行為呀。再說又不光寫的是他。」

「有幾個自私的政客敢於亮出自己的一切的？你這不是要了他的命嗎？他一直就想和你偷偷摸摸地好，偏偏遇上你這麼一個人，卻把一切都當成光明正大的事來

辦。蠻擰！何況，他對法院的人說得那麼死——『絕對真實』，一旦登出來，不等於是他向全國人民的自供狀？」

「宣揚學習遇羅克的帶頭先鋒，連這都怕？連他喜歡過誰都怕？何況，書裏除了握握手、寫幾封信又有什麼呢？那麼多報社，那麼多主編，誰知道我寫的是誰呢？」

「問題是，他向法院的人說得太死了呀！」

「可是，他在我面前一個勁兒支持作品發表呀！還給『土地』去了信呢！」

「但願吧，但願能快點登出來。離婚案這一討論，雜誌、大報、小報這一轉載，你成了國內外大名鼎鼎的『英雄』了。其實，誰也沒我瞭解你——頂頂的大傻瓜蛋！要說傻子也能當英雄，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例子就是你！」

她走了，是帶著哭笑不得的神氣走的。我不禁思索起來……「自供狀」？有道理。可是……他從沒反對過小說的主題呀！他不是都想開了嗎？除了法院，他不是沒和任何人談過嗎？他究竟是個反封建的戰士呀……，我簡直又糊塗了……

下午，收到了他兩封信。一定是他的——儘管兩封信用了兩種式樣的普通信封，又兩種新的筆體，又兩個陌生的瞎編的地址。多難哪，談戀愛就得這樣？處處都感到不合法的「做賊」滋味。倘若合法，在明信片上寫「親愛的，我愛你」，誰又管得著呢？我真奇怪，偷偷摸摸地相好有什麼幸福可言？

> 小遇同志：
>
> 轉上旭陽同志寫給我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我本來考慮不告訴您這個「噩耗」，我很不願意您在這個問題上受到刺激。又想，還是告訴您好，有點精神准備。旭陽信上說：「預告一出，壓力齊來」。正像過去我給您的小說提意見，您老說「結尾鬧的」一樣，這次風波確實是「預告鬧的」。不出預告，又有何妨？預告當然會引起讀者的注意，但也引起了喜歡橫加干涉者的注意。如果不聲不響，「土地」把它「赫然登出」，哪個權威能有權力把它收回去呢？况且，現在的期刊絶大部分是靠預訂，預告又有多大「招徠」作用呢？
>
> 您也許會想，會不會是我「背後再動用大權威的名義干涉」？我絶不是您謾罵過的僞君子和兩面派，我從來没有這麼卑鄙過。旭陽同志我并不認識，而且，也没同任何人談到過。您對我的懷疑，没有一次是懷疑對了的；您懷疑我孤身一人，錯了吧！您懷疑我有一次要外出開會是爲了同您斷絶聯係，也錯了吧！您懷疑那位記者對作品的干涉是我指使的，同樣錯了吧！

爲了衷心地懇切地表示我的大度，我又給旭陽同志寫了信，隨信寄上，請您過目發出。但請您不必再給旭陽同志寫信，也不必問這件事，他告訴我，我又告您，此等事不必爲外人道也。

您那用第三人稱寫的「小說」，一個晚上就拜讀了：寫愛情像這樣深刻的實屬罕見。看着看着，使人不但「涼了半截」，而且「涼了整節」，用您欣賞的格言說：「感情的破裂强於感情的欺騙」。看來，小張和小王是兩小相愛，但不是「兩小無猜」，相反，是「兩小有猜」，他們太不幸了，簡直是陰差陽錯，南轅北轍。常常一方是一團火，一方是一塊冰；一方柔情似水，一方無情如石。開始，小王真的愛小張，小張無動於衷，一個勁地「退」愛；後來，小張由於對小王的更多的了解，真的愛小王了，小王反而無動於衷起來，一個勁地「騙」愛。以至在親愛之際，不衛生、不衛生之聲不絕於耳。好在，小王還保留了一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再怎麽「不衛生」，終究還没有吐出來！嗚呼，這叫「愛一個人多不容易」，「不愛一個人多麽容易」，作者的哲理同作者的感情何其矛盾乃爾。最使人不平的是兩個人互相讀「簡愛」時的感受，小王是讀一遍，嘆一口氣，又讀一遍，又嘆一口氣，如此而已！而小張僅僅讀了一遍，就幾乎欲嘆無氣，欲哭無泪，感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和震驚，好半天欲站不能，欲動難動了！小說讀到這裏，真是深深觸了我的靈魂，忍不住老泪縱横。尤其是小王的那句話：你什麽也不懂！意思是，本來我是報復你，你還以爲愛戀你。這真是反封建透了底，玩弄女性變成玩弄男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孤身一人，週圍全是勢力之交，全是冰塊與石塊，與其索然活着，何如溘然死去呢！好小說，真能教育人！

高潔

二月十六日

小遇同志：

剛發一信，一想還有幾句話要說。旭陽同志的信，請看後退給我。我想也給一些熟識我的同志和朋友看看，可能有助於使他們從根本上轉到我這一邊來，而不是謡言紛起之時，僅僅做些解釋而已。他們雖瞭解我，但不瞭解作品，因爲不曾看過。更不瞭解您，因爲没有見過。做點輿論工作是必要的，這也是鬥争的一個内容。魯迅提倡堅韌的戰鬥，那時是舊中國，現在舊變新了，但經過長期浩劫，不少新的又變舊了，不僅仍需堅韌的戰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説更加需要。對於解决一枝一節的問題，也還是「路也迢迢夜也長」哩！

近來身體欠佳，食欲大差，唯思您沏的奶粉汁，嚼您剥的胡桃仁，這東西既解餓，還解饞。您一定覺得可笑，説明您也是「什麽也不懂」。新星，新星，「光外而暗中」！

致
敬禮！

高潔
二月十七日

我顧不得細看旭陽與何淨的覆信，也沒有心思體味信中感人的、發自肺腑的愛和一些玩笑話；更忘了這幾天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對我不利的謠言；祇知道，我的命根子——我的作品，出不成了！

匆匆忙忙把信塞進抽屜，我不露聲色地快步走出大門，來到附近一個傳呼電話間。

「旭陽同志嗎？我是小遇。」

「有事嗎？」那聲音就像大提琴一般使人沉靜。

「聽說，『今天的故事』給撤下來了？」我的聲音發抖。

「是。」

「為什麼不告訴我？」

「怕你心情不好。而且也并沒有說不發。祇不過管宣傳的齊書記想看一看。上頭要，能不給嗎？所以，已經排了版，祇好又撤下來了。不過，你別急，別難過，我們正在爭取，希望齊書記快點看。如果這期趕不上，爭取下一期還發出去。」

「到底為什麼？」

「我們也覺得蹊蹺。我正想進一步瞭解一下。別急，會有結果的。中篇小說評選會馬上就要開始了。我們認為你的自傳體小說『冬天的童話』，起碼能評二等獎。對於『日報』的消息和社會上的流言蜚語，我們很有看法，不少人都想在評選會上為你呼籲一下。」

「謝謝……」我無力地回答，擱下似有千斤重的話筒，愣愣呆呆地向雜誌社走去……一切是怎麼回事呢？……

大街小巷的人無不在談論我，社會上的流言蜚語像天神掄起的木棒，沒頭沒腦，紛紛朝我打來：

「遇羅錦老想跟老幹部何淨睡覺，何淨臭罵了她一頓，她還不死心。」

「一個危險的女人！見誰寫誰！」

「男人對她都得退避三舍！」

「她有好幾個情人，寫完這個再寫那個。」

「『冬天的童話』是胡編出來的，根本沒有的事！」

「『冬天的童話』是何淨替他寫的。」

「除了寫實話，她什麼也不會！」

「沒皮沒臉，不嫌難看！」

「忘恩負義的陳世美，還想高攀？」……

《司法》雜誌開始變了態度，離婚案的討論雖在繼續，卻開始刊登起舒鳴的文章來。自然，他的文章就不會有一句好聽的，更談不到真實。可是，又有誰去澄清，去證明事實呢？

《司法》從去年六月討論到十月，迫於各種壓力，以及舒鳴一次次去編輯部鬧，（氣得主編說：「怪不得遇羅錦和你離婚！」）便決定不再討論了。上海的《焦點》又接了過去。然而，聽說這兩個刊物，都受到了上邊的批評。聽說《司法》的主編已做了檢查。又聽說，《焦點》的主編一方面反駁上邊的批評，一方面在雜誌上讓舒鳴一方多「發言」，力求做到「公允」。我這才悟出，原來我想得多麼簡單，以為在這塊國土上，真的能「自由平等地討論」，真的能「有理的擺出理來」！然而，——我萬沒想到，從未想加入作家協會的我，這天突然接到一張北京作協吸收我為會員的通知書！太突然了！太令人驚喜了！我連作協在什麼地方還不知道呢！這是哪位決定的呢？我激動地告訴旭陽這好消息，并求他打聽是誰推薦我的，連他也打聽不出，作協祇回答——是本協會的決定。有兩個外省文學刊物向我約稿，在許多刊物遠離我的時候，他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并且鄭重地用毛筆給我寫信！「報刊文摘」上，在不顯眼的地方，竟然摘登了兩位權威人士，對我的問題的不同看法。一位省委第一書記的女兒和她的幾位朋友聯名給我寫信，對「日報」報導我「生活作風」的歪詞表示「不相信」、「氣憤」，堅決支持我離婚。又有可靠消息傳來，吳祖光、夏衍、孔羅蓀、于浩成、黃秋耘……等知名人士，為我公開呼籲，打抱不平。

假如在「四人幫」下臺之前，我這樣的問題，祇消報紙上一條消息，早會被開除公職，送到勞改農場了。

既然有刊物敢登我的東西，我在文學事業上還沒有死滅。於是我立即寫了兩個短篇小說寄了出去，雖然文字粗糙，卻仍舊得到了兩個刊物的肯定和鼓勵，不但決定下期為急稿發表，而且又向我約稿……哦，無數的看不見的好心人！

對於北京城散佈的謠言，我也祇有忍受。一個沒有任何靠山的女人，能有什麼辦法？和哥哥的死囚牢相比，也就覺得自己是在天堂了。

漸漸悟出，所有的謠言都是有意識地製造出來的，都出自一個謠言機器——沒有一個字對何淨不利，而偏偏每句謠言都和他牽涉在一起。這不奇怪嗎？多麼像他和他老婆合夥製造出來，又讓手下人——那些大大小小的記者們，四處大肆傳播，目的衹是弄臭我以保護他！

不不，我怎麼又懷疑到他頭上去了？這些天，他對我的感情簡直不是在「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啊！他天天晚上幾乎都來看我，冒著萬一被他認為最壞的壞女人——徐書記撞見的危險，來到我的辦公室一坐就是四小時！往往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小遇，我坐到十點半可以嗎？」而每次都要超過十分鐘、再超十分鐘。天天寫情書，那些親熱、露骨的感情是我從來沒見過的，連想也想不出的，以至我看著看著，時常羞澀地想：這是老年人說的話嗎？這和以前那嚴肅的、「一絲不苟」的何淨是一個人嗎？

親愛的小遇：

古人說：「空谷足音，跫然而喜」。親愛的，這些天，在感情世界裏，我是夜以繼日地處在「空谷」之中，寂寞呀，寂寞呀！死一般的寂寞呀！多想看到您的筆迹，多想聽到您的聲音！一天接到無數次的電話，每次鈴響，我總傻想是不是小遇的呢？要是聽聽她的聲音，哪怕是一個稱呼、一句話也可以聊慰相思，解一點愁悶吧！可，總是失望，總是失望。今晚九點半鐘鈴又響了，該是她的吧！果然，聽到了您的聲音，多麼親切，多麼愜意，我真想冲口而出：親愛的，真想你！但畢竟我是一個有點理智的人，話雖冲口，并沒有出來。小遇，我多想給你在電話上談三個鐘頭，要是直通的話！本來，再多說一會多好，我有說不完的話題，有可以使你不斷發出會心的笑聲的話題，但已經說了半個小時，我想，你一定是站着吧！多累啊，應該犧牲我的快樂，減少你的疲勞，衹好把話咽了下去。小遇，衹要我們有機會在一起，我不相信會有把話說完的時候，幸好，我們常常不能在一起，你才寫得出一篇又一篇小說，否則，光顧說話，哪有時間寫小說呢？不過，話還得說回來，如果我不跟你說話，你又有什麼東西可寫呢？最好，一個星期我們有一晝夜在一起，既能提供寫小說的材料，又可保證寫小說的時間。上帝爲什麼不做如此合理的安排呢？真是像明代民歌詛咒的：「老天爺，你不會作天，你塌了吧！你不會作天，你塌了吧！……」

《焦點》雜誌上登的你那篇文章，有理有據有說服力，但「白璧微瑕」，我想如果能把文章的最後一句「維持沒有愛情的婚姻是最不道德的」作爲主題，會使思想更突出。「把愛情轉嫁到別人」一句中「嫁」字不妥，又是貶義。還有個缺點是「我還沒有愛上別的什麼人」，那你

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講出來「我是單相思」又怎麼解釋呢？這句話應改成「我還没有同什麼人相愛」，一個「相」字，就把意思表達得十分準確了！這話不但寫文章時準確，現在照樣準確。因爲，當你愛的他愛你的時候，你的愛又「轉嫁」走了。你并不愛他，而是「恨」他，而是「報復」他。你説是嗎？親愛的，我的小遇，不管你的愛「轉嫁」到哪裏去了，我的愛確實「轉嫁」到你身上了。這樣一來，那句富於理性的話又不對了。你不幸福，他却照樣幸福，因爲他愛上了一個「自己所愛的人」。

二月十八日夜

由於這封信比往日都過分，因此連名字（哪怕假名）都沒敢簽。一邊露骨地表示著愛，一邊仍要著滑頭——總拿我僅僅說過一次的「報復」一詞反復提及，來回弄鬼。我那衹是一閃而過的想法，不是坦白了之後，早就沒有什麼「報復」和「恨」之類的念頭作怪了嗎？不是被他的熾熱又感化了嗎？如果真想報復，還用這種方式？把他的信交出去就完了。然而他卻故意來回提及，仿佛總擔心這些信萬一有一天會被誰看見，好在自己倒楣的同時也給我加上點可惡的作風，以此減輕他什麼似的。我再不認為這些詞句是開玩笑、「趣味」和「嬉戲」，卻完全看成是他的滑頭了。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他那呼天喊地的愛語中，我并沒感到甜蜜，卻感到他那顆極度孤寂的心正在掙紮著什麼，極力想擺脫什麼使他萬分痛苦的東西。仿佛那東西令他萬箭鑽心，毛骨悚然，仿佛他整個的精神世界正處在崩潰的絕望的邊緣，不由自主地呼天喚地，希望老天能救救他……那令他極度痛苦的東西是什麼呢？僅僅是出賣之舉的後悔嗎？不像。是和他愛人感情不和嗎？也不像。是為了「日報」給我帶來的惡果嗎？也都不至於如此淒厲……那是什麼呢？……

我想不出。衹是感謝他能把真情實感給我。儘管對他的心仍有許多不瞭解，儘管我不見得能給他什麼安慰；可那感情究竟是真的，是埋藏在他心底從不會輕易說出來的呀！我應當視為珍寶。

親愛的小錦：

您的一次電話，給我增添了無限的活力，無窮的懷念，無盡的憧憬。我的生活裏是多麽少不了您呵！我的感情上是多麽需要您呀！賈寶玉曾對林黛玉説：「我的丈六金身，還歸你一莖所化。」您，我最親愛的小錦，就是滋養着我的「化雨春風」。

尤其是電話上說到的那件事，使我特別感動。已經夜裏十一點了，出於擔心，又下了樓，察看動静，看接我的轎車是否來了，我是否走了。發現那裏空無一人，才放心地回去。這是多麼美好、細膩、可愛的一副心腸啊！這也說明，所謂「報復」的别一番含意。要不然的話，我已「報復」過了，管他呢？是走是留，甚至是死是活，與我又有什麼相幹。哪怕他出了車禍，撞得粉身碎骨，也由他去，豈不是徹底的「報復」？頂多送一個「報復」性的花圈，灑兩點留念性的泪水。向遺體告别的時候，看看而已，絶不會吻的。活着尚且「不衛生」，死了尤其不幹净，怎麼可以吻呢？而且追悼會一開，悼念的人一散，一了百了，看你還能再對我干擾，再給我「搗亂」？

不知您注意電影廣告没有？「假婿乘龍」看過嗎？如没有，實在該看看。雖然我已看過三次了，如果能同您一起看第四次，該多麼有趣，多麼幸福。但，我不敢，電影院那麼多人，各色人等，怎麼能保證碰到的都是您和我都不認識的人呢？如未看，勸您哪怕請個假也去看看。古裝片子中我没有看過這麼好的，香港片子中我也没有看過這麼好的。從頭到尾充滿了戲劇性，洋溢着趣味性，而且還具有强烈的思想性，真正是「寓教於諧」，「寓教於樂」。要是我倆能一起看看，真是妙不可言。小遇，我的小錦，如果您真的没看過，去做一次藝術享受吧！幻想家的您，就想着是我伴着您看的吧！也許會平添一番樂趣呢！

高潔
二月十九日晨

附上「他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請一閱（記者 B 的杰作）。有人攻擊我宣傳遇羅克是爲了撈取政治資本，「可也是」！這篇通訊不又是我要撈取政治資本的鐵證？其實，要做與政治有關的活動，没有資本將一籌莫展。正同要辦工業、要辦財貿，没有資金一籌莫展一樣。

這篇報導震動著我的心——「四人幫」下臺後，上海市一個像哥哥那樣年紀、那樣有思想的年輕工人王申酉，祇因數萬言極有見解的日記而被捕，被槍殺。正因此，此文才出不了世。記得何淨早就告訴過我，自張志新、遇羅克的事蹟在全國各大報紙註銷後，上邊就有人批評：不可再如此大肆宣揚這樣的人了。而今，這篇未能出世的傑作，不僅王申酉使我永生難忘、刻骨銘心，而且暗自欣慰，自己原諒了何淨是對的——沒有他這樣人的努力，思想解放運動就是一句空話……

隔天，他約我去看電影，二十三日晚場七點半，在城邊的一個偏僻的小影院裏。老實說，我真不覺得「假婿乘龍」有什麼好看。當時各影院同時在演「卡桑德拉大橋」，那麼好的影片，我衹看一遍也就夠了，真奇怪他看四遍「假婿乘龍」怎麼還不膩呢？我原以為他的藝術趣味非常高雅，沒想到……哦，這和他那咬人式的親吻，情調多麼一致。

黑暗中他把我的一隻手拉過去，塞給我一封信，叫我回去看。又用放在膝上的大衣掩住，從始至終輕柔溫存地撫摸著那隻手，臉上洋溢著自足的微笑，看到開心處，便故意地將我的手捏緊，附在我的耳邊低聲說道：「捨不得讓你疼啊！寶貝！」

我靠著他的肩，多麼溫暖、幸福啊。以前我曾幻想過多少次，希望舒鳴能這樣對待我，能像他一樣撫摸我的手，在影院的黑暗中，心照不宣，卻又心心相印……而今，是愛了兩年的人給我的！是我從不敢想而意外地得到的！我幸福嗎？幸福。但為什麼，他的肩不像我想的那麼溫暖、厚實？為什麼我們之間總像隔了什麼東西？他的撫摸雖烘暖了我的心，但為什麼，心裏總有空落之感，彷彿有一道空隙怎樣也填不滿……是那出賣之舉留下的痕跡麼？不，不完全是。那是什麼？我不由得想到旭陽告訴我的，這兩天在中篇小說的評選會上，代表們為「冬天的童話」展開激烈的爭論，——全是「日報」那短短的兩行字造成的惡果。談到作品大家都認為應當獲二等獎第一名，可是有的人就是不同意列入名單，因為「作者生活作風有問題。」

「什麼問題？」旭陽在會上氣憤地反駁，「我們已經調查了，『日報』的報導，是何淨夫婦一手操縱的，『日報』總編輯根本不同意登這篇報導。原來還有比這更惡毒攻擊遇羅錦的話，連為他們效勞的那個手下人都有點看不過去，才刪了許多。這算什麼？這家可愛的報紙竟然在嚴肅報導法院新聞消息時，妄加生活作風的評語，難道不是對法律的褻瀆嗎？難道這符合黨的政策嗎？難道造成的惡果反而應當由遇羅錦來負嗎？……」

強有力的發言引起絕大多數人的共鳴，使反對的人無言以答，終於達成妥協，三等獎第一名。旭陽那天打電話告訴我——得獎沒問題，「今天的故事」更會順利發表無疑。當晚何淨來看我時，我興奮地告訴他這一消息。他衹是微微一笑，告誡我別驕傲，而那眼睛裏卻含著一層陰鬱的光，心事重重的樣子。他不高興我的作品得獎嗎？不，多少天來他一直是這種恍惚憂鬱的神情，是我太多心了。那晚，我是

怎樣愉快地親吻他的面頰，一下又一下，卻一下也不許他親我，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來慶賀小說的評選啊！

一陣笑聲——影院裏的觀眾在笑，我才悟出，電影我根本沒有看進去。

「好看嗎？」他湊近我的耳朵。

我點點頭……

心裏空落落的感覺到底是什麼呢？以前我們沒這麼親熱過，心裏卻多麼充實！那時，火苗在我心裏總是溫柔不息地跳躍著，它使麻木的心靈恢復了活力。可現在我需要他的是什麼？……對，是希望他比旭陽還勇於捍衛我的名聲；是希望他用有力的證據證明「日報」一事不是他搞的；是希望他對我們的關係做出明確的打算——到底朝哪個方向發展；是希望他的頻頻來訪中，能給我一些啟發性、參考性和鼓舞性的話。是的，我要的是這些！我需要的，正是他靈魂的透明。

他的靈魂為什麼總不透明，使我看不透，摸不清呢？

我需要的，正是他靈魂的透明……

雪花撲打著人們的臉。隨著散場的觀眾，我和他向汽車站走去。

他兩手揣在大衣兜裏，將衣領支起來，縮著頭，望著腳下的雪，大步地朝前走著。

我要緊跟才能跟上他。為什麼他不偏過頭來看我一眼，彷彿我走開去他也沒意見似的？剛才的撫摸和親熱都哪裏去了？假如有一天我和他結了婚，他也是這樣子嗎？還是他——看那側影——有什麼心事？

興味一半索然了；搞政治的人，原來也不懂得什麼溫情！

他并沒有偏過頭來，卻知道我在忙不迭地跟著他，脖子縮得更緊了些，低沉地說道：

「明後天，我們報上可能要登一篇批判你的文章。郭傑寫的。你要有個思想準備。」

「什麼？」我驚愕地站住了。

他卻依舊大步向前走去，縮著頭，揣著手……

我跑上前拽住他。

「您說什麼？」

他急遽地掃了週圍一眼。

「你小聲點嘛！站住做什麼？我還要趕汽車。」他轉過身去，步子絲毫沒有放緩，「本來是點名批判你的，我在黨委會說了半天，才把你的名字刪去。」

「您？」他又拉下我兩三步，我氣喘吁吁地跟上他，「您的良心何忍哪？……我問您——」我一把拽住他的衣袖，毫不撒手，「要是真登出來！您的良心能忍受嗎？『日報』一登，有的雜誌變了方向，可也有的雜誌用不點名的方式，公開地為我說話——反對郭傑的觀點，擁護達奇的觀點。在您的報紙上，竟然還登郭傑的？來批判我？您……？」

「別急嘛，還不一定登不登嘛……」他掙脫了我，頭也不回，大步地向汽車站走去……

我木僵地立在原地，愣愣地望著他越走越遠的背影……風，雪，呼嘯著向我撲來……

65. 墮落的女人

直到次日早晨，我才想起昨天看電影時，他還塞給我一封信，怎麼竟迷惘得糊塗起來，忘了看呢？

我的錦：

犧牲午睡寫「無情」書，這有「補償」之心，直白點說，也有「報復」之意。您能辦到的，我爲什麼辦不到呢？「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嘛！請看，在這種場合，我都沒有忘掉突出政治啊！

今天，我簡直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說來好笑，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位好心的朋友，幫我買了一張絕好的電影票。我有幾年沒看電影了，對這個電影幾乎到了入迷的程度。這一天顯得特別長，真是「挨一刻，似一夏」，同張君瑞約好與崔鶯鶯幽會的心情一個樣。真可笑，人家是會意中人（當晚果然酬了簡，鶯鶯獻出了自己的一切），我是看意中影。活的東西降成死的東西，實在的東西化爲虛無的東西，也居然爲此高興，悲夫！

想一想，晚上就要坐在影院中，欣賞自己的意中影，多麼愜意，何等動情！

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好事絕非絕對的好，壞事也絕非絕對的壞，前者可能有不好的成份，後者也可能有不壞的成份。今日之事，驗之信

然。昨天您到我這兒來索取小說稿，說明信任危機并未過去。但如不來，我會「唉」「唉」地連連嘆氣嗎？我會表示迷惘嗎？我會迫不及待地拿來報紙，昏花的老眼立即看出「假婿乘龍」赫然在目嗎？會有今晚意外的意中影嗎？但祇此一遭，下不爲例吧！一起看電影乃中國男女之大防也！不是祇會用腦筋、不會用感情是中國的國情，中國人何嘗不是人呢？何嘗沒有人類共有的感情呢？祇是封建的感情太重，真摯的感情受到壓抑而已！

言不盡，意更難盡！打住吧！該走了！

二月二十三日晚六時

迷惘……依舊是迷惘……昨日的風雪沒有停，把我的心完全糊住了……

兩三天以來，我感到雜誌社裏有些異樣。向我投來的目光多了，和我談話的人少了，而且那目光是發怵的、懼怕的。無論我是在設計室、去食堂、上資料室，還是去廁所，都能感到正在竊竊私語的人們祇要一發覺我的出現，便立即悻悻地偷偷一笑，不再說了。我明知待我轉過身去，他（她）們會議論得更熱烈起勁的。

難道，一句「單相思」就引起如此可笑的大變化？

九點鐘，旭陽打來了電話。

「小遇，你知道關於你的『內參』嗎？」

他的聲調無比激動。

「什麼內參？」

「嗐！你還不知道？」

「您說的什麼呀？」

「都四天啦！二月二十號的！新華社發的『內部參考』！」

「您快說清楚哇！」

他似乎是喘了喘氣，儘量在使自己平靜。

「聽我說，沉住氣，別急——這兩天傳說有什麼『內參』，我找有『內參』的看了才知道：「一個墮落的女人」——這題目真嚇了我一跳！寫的正是你！新華社記者王志民寫的，約四千字，指名道姓地介紹你如何道德敗壞——第一次為了全家戶口，騙取了趙志國的幫助，看他能幹，非要和他結婚不可，非法同居，生一男孩，又愛上小白臉維盈，二人勾勾搭搭，維盈後來不理你了，你仍死死地愛著他。第二次結婚是和舒鳴，騙取了舒鳴的信任。婚後不久就有情人姚某，給姚做過一個口袋，上面還繡了『心』字。然後又勾引幫你修改過文章的一位老幹部，明知老幹部有愛人，卻沒完沒了，沒皮沒臉地追求他，老幹部一直嚴厲地批評你，你不但不

知恥，還在中院法庭上高嚷：『我是單相思！』不僅如此，你還和一家反動的地下刊物有聯繫，僅一次捐款就達一百八十元之多……總之，這篇報導假借志國和舒鳴的口來攻擊你，我一眼就看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前邊所有的鋪墊都是為了後邊那幾行——保護那個沒指名的老幹部。我立即對我們領導講明了我的看法，又跟你們徐書記通了電話，都以為這篇報導是失真的，是誣陷性的。我們正在向上一級反映。別急，小遇，千萬要頂得住，啊？會好的，一切會查明的，回頭我去看你。」

我什麼也說不出來，完全傻了。

我懵了，什麼也想不起，衹是撂下電話，失神地走回設計室。

怎麼回事？一切是怎麼回事啊？何淨早知道，為什麼他不告訴我？我的屋裏沒有電話，這種事又不願讓誰聽見，於是便溜出雜誌社，來到馬路對面一個誰也不認識我的傳呼電話間。

「什麼？『內參』？」何淨在電話裏驚訝地說，「我太忙，還沒時間看嘛。」

「還有事嗎？我馬上還要開會。收到我的信了嗎？好，就這樣吧。」

電話撂了。我六神無主地回到設計室。不知愣了多久，才猛然想起，應當問問徐書記……

她摘下老花鏡，審視著我。

「您能告訴我，一切是怎麼回事嗎？」

心慌得怦怦跳著，多災多難的我呀……

「別打聽吧。我們正準備調查。」她平靜地說。

「能給我看看嗎？

「那是給十四級以上的幹部看的，是必須保密的，看了對你也沒好處。我們昨天就給新華社打了電話，抗議他們為什麼不和我們打招呼就隨便侮辱我們單位的人。奇怪的是兩位社長全都不知道是怎麼登出去的，他們根本不同意發表這篇文章。據說是一個什麼小頭頭非堅持發不可，通過夜班工作人員硬塞進去的。而且王志民還往咱們黨校大院私自散發了十三份複印材料，和這篇不相上下。你相信黨組織就是了，不要說什麼。」

「究竟背景是什麼呢？」我愁苦地趴在桌上，好一會兒才抬起沉重的頭，「中級法院嗎？不會。郭傑總不會向記者提供沒影的事。公安局？也不會，剛給我家平

了反。何況，離婚案礙公安局什麼事呢？新華社和我有什麼仇呢？天哪，我到底怎麼啦？犯了什麼罪？……」

「這絕不是黨的政策應有的體現。衹不過是個別人興風作浪罷了。但到底為什麼興這股浪，我們還要調查。我們已經給市委打了電話。你安心等著，要相信組織。」停了停，她又說，「這篇報紙別的幾條有待於調查，但有關何淨這一段，肯定純屬包庇。上次我跟你談過，你說他給你寫過很多信，記得有這句話嗎？」

「好像對您說過……」我囁嚅地回答。

「都是批評你的嗎？」

「不是。」

「那些信能給我看看嗎？」

「我……都燒了。」我不能交出人家的信哪。

「唉——！」她似信非信地盯了我一眼，「這就難了。其實，中院讓我們看過你的小說稿。就算像何淨說的都是真的吧，我真看不出他批評你什麼了。相反，我覺得他是在勾引你。」

我抬眼望著她。她的話有偏見，因為對何淨有成見才這樣說的吧……

「如果你在中級法院能如實談出一切，也不會給王志民造成寫內參的機會。多明顯，這篇內參有見不得人的背景。」

我怎麼看不出來呢？又是何淨的指使？不，他對我的感情是真的呀，他是真喜歡我呀……

那些感情至深的語言，能是假的？那些發自肺腑的愛語，能是假的？那呼天搶地的感歎、悲哀、心靈深處的孤寂，能是假的？再說，幹嘛又是假的呢？

不，不可能，絕不可能……

一個人真愛我，他怎能害我？

徐書記是偏見、偏見……

她用手掠了下花白的短髮，又說道：

「何淨這個人，我非常瞭解，以前我們共過事。他家在陝北，從小就受家人寵。參加革命後從未經過槍林彈雨，一直是在革命根據地後方，從沒到過前線。因為有點才氣，又會見風使舵，得到一些大人物的歡心，培養他上過魯藝，然後搞宣傳工作，後分到報社。隨著每一次政治運動，他的地位不斷變化；由一個小小的編輯，爬上了副總編的職位。也是因為宣傳你哥哥才使他升為副總編的。五七年反『右』鬥爭，他是抓『右派』的急先鋒；他早就將一些人的言論記在小本裏，揭發

那些人時，在場的人無不大吃一驚。『文化大革命』時，不但整老幹部、搞派性，還緊跟『上邊』的意旨行事。他在報紙上積極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并在每次批判會上，上臺發言，取寵於江青一夥。反對周恩來，搞『評法批儒』的時候，『時報』用了多達七十個版面，是全國首屈一指的。他所以能往上爬，就因為他有一定的手腕——能不出面時就不出面，專搞陰的。他叫手下人出面，自己卻裝出一副關心受害者的神氣，以至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識破他的真相。直到今天，『日報』和『工人報』的兩位頭頭，還蒙在鼓裏——何淨檢舉過他們，他們至今還把他當成朋友呢！我雖然知底，但又不便講。我是吃過他的大虧的，一時也跟你談不清楚。唉，我怕你受騙哪！」

「可是，他為我哥哥說過話呀！」

我想用更有力的話反駁她，卻又找不到。

「那都什麼時候啦？一九七八年了——還會有什麼風險嗎？再說，你不知道，香港和國外早有報刊登載過你哥哥的事蹟。而且在國內，報社一天不知要收到多少群眾來信，要求為你哥哥平反，他一眼就看出，宣傳你哥哥是有很大油水可撈的。也果然讓他撈到了。」

「報上連載」……「過時了」……怎麼，我也要懷疑他嗎？不，不，他對我真有感情，那些信裏的話……徐書記是偏見……

「為男女關係問題，他曾經受過處分的。這，你到報社一打聽就知道。他不止和一個女人好過。」

「他的愛人不是很漂亮嗎？」

「『三仙姑』嗎？是很漂亮。雖然老了，也還有幾分姿色。但為人比他還刁猾。否則，報社的人不會給她起這麼個外號。他非常怕老婆。自從你的案子牽涉到他，『三仙姑』一個星期都沒給他做飯。他不得不去食堂吃。在他老婆和他的領導面前，他都是臭罵你的。我的消息都是很可靠的。」

他？臭罵我？會嗎？……可是誰看見了？誰聽見了？她對他有偏見，她希望我恨他……

「我衹是希望你真正認識他。」

不，不，我非要自己見到的，自己聽到的才算數……是的，是的！……

下午，接到一封情書——他在電話裏提到的那封。

親愛的小錦：

真想你。年近花甲的人，能得到你的愛，也可謂「分外之福」。我常想，在我彌留之際，雖然病得糊塗，但也會想起我的小遇來。那時，你能在我身邊，看我一眼嗎?

……

為什麼看不下去呢？「墮落」又鑽進腦子？又想起今天一天，岩岩、代理人、旭陽的電話？

「冬天的童話」被中宣部部長點名撤下來了！

墮落……墮落……誰還敢發表墮落女人的作品？完了……全完了！……

辦公室、黨校大院的每一個角落、樓道、食堂、院子、馬路、公共汽車……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在怎樣指著我的脊樑骨議論我啊！「建國」以來，從沒有這麼令人振奮的新聞——桃色新聞！「建國」以來，從沒有任何女人受過這樣的侮辱和誹謗！受過這麼多——也許是上億人的議論和指責謾罵！有誰體會過這種滋味呢？當你離開你的辦公桌，你立即感到有多少道目光向你投來，彷彿你是個瘟神，你的聲音、走路的腳步、髮式、衣服、鞋子，甚至皮膚的顏色，立即都不是人樣，而是瘟神式的了。竊竊私語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每人打了一針興奮劑，閃電般傳遞著這誘人的消息。「內參」早已不「內」，僅兩夜之間，通過各種渠道，從辦公室到食堂的大師傅，從汽車上的售票員到胡同裏的住戶，無一不曉遇羅錦的大名了。外電立刻予以報導，傳到了美國、法國……香港雜誌連著登了幾期，竟把何淨交給法院的一封信說成是十三封！國外罵何淨；國內罵遇羅錦。自然，我絕不會因此就不愛祖國的。相反，我親愛的祖國一次又一次鍛煉我成長，我一定要把鍛煉的結果貢獻給她！

當晚，何淨來看我，沒有坐小汽車。

「我怎麼活呢？」我哭了，「沒有一個地方不在議論我、罵我，我怕出去辦事，怕說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像有毒一樣，連我自己都怕得要命……我怎麼活呢？」

他衹是一聲接一聲地歎氣，煩亂地，一聲接一聲……

他衹是摟抱我、親吻我（輕輕地，又衛生，「合格」極了），愛撫我。沒有一句話，不出聲息地陪我掉淚。

「小說評不上了，今後什麼也別想發表了……」

「以後，我幫你用假名發表嘛。評不評上有什麼要緊。」

「假名有什麼用？哪個編輯部都要調查的。」

「嗐！新華社怎麼這麼個搞法呢？！」

「您還沒看『內參』嗎？」

「沒有。沒有時間嘛。」

「您能幫我查一查，王志民是誰？是什麼背景？誰指使他的？」

「『時報』怎麼好管別家的事呢？再說又是新華社，與我們更無關了。」

「我要找新華社去！」

「不要這樣嘛。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報紙是不會承認錯誤的。」

「我要告王志民，我要告他！」

「法院會給你立案嗎？法院會為了你去惹新華社？這是一；就算你到新華社去鬧，有人接見你嗎？門口的警衛能隨便讓人進去？這是二。不要任性嘛，我的小遇，聽我的，我會慢慢幫助你把事情弄得好一些，但你千萬不要妄動。」

他又坐到夜裏十二點，伴隨著許多愛語和溫柔。糊塗、迷惘，衹是更深更深地滲入心中，簡直使我不知所措……我真想殺了王志民……殺死他！

《焦點》雜誌的態度徹底變了，由「日報」的 D 作為特約記者，寫了一篇七千多字的「訪舒鳴」，全是矛盾百出、任意編造事實的話。如果說以前，舒鳴已把我從負疚的感情中解放了出來；那麼這一回，是他真的欠我的「賬」了。我才知道，世態的炎涼，不僅體現在個人身上，連機關也可以隨著風向轉的。也難怪，誰知道「內參」是何背景？誰不怕丟飯碗呢？我也才知道，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像類似離婚案的討論，是根本討論不清楚的。結果，受騙的還是老百姓——不知誰說的是真的。

而許多堅持正義的人，在烏雲翻滾的時刻，在誰也鬧不清真相的時刻，是怎樣大義凜然地伸張正義、無私地幫助我啊！

代理人寫文章，和他的熟人 D 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

岩岩幾乎天天來看我。許多讀者嚇得不敢再來信，卻也有少數來信更為熱誠支持。

雖然這黨校大院人人在議論我，但也許我那毫不在乎的樂觀精神，竟贏來許多人恭敬地點頭打招呼，把我當成可愛的怪物。

我去美術館、各報社約美術稿，人人客客氣氣，好像「墮落的女人」親自來下馬，又格外健康，不得不恭敬地給予才是。

要是有槍，我真想殺死那王志民！氣不過，我來到了新華社，要求見總編室負責人或社長。電話裏一聽我的大名，他們簡直不敢叫傳達室放我進去。

「告訴你們，」我大聲地打著電話，也不管在場有幾個來訪等候的人，「你們那『內參』一點不真實！那個老幹部，給我寫過四十多封情書哩！前天還有一封呢，你們調查了嗎？」將電話重重一撂，便目中無人地走了出去。

次日，徐書記問我：「昨天，你大鬧新華社啦？」

「大鬧？遠遠夠不上。」

「他們為這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嘻嘻，真有意思！這些該槍殺的！」

她還在似笑非笑地發愣，我卻已走開。

旭陽告知，齊書記看了「今天的故事」，在空白處批道：

「可發。作者沒問題。」

徐書記仍舊那麼慈藹、安詳，單位裏的議論和對我的指責，都被她暗中制止著。

著名作家黃宗英在評選會上的發言更是使我永生難忘：

> 我呼吁文藝立法！一部優秀的作品『冬天的童話』評上又被拉下來，正因爲我們沒有文藝法——保障作家權利的文藝法。
>
> 遇羅錦是祖國的兒女，咱們的姐妹呀！她的文才更是社會主義文壇應當珍惜愛護的，何况青年也就是未來！
>
> 面對一個社會輿論重壓下的弱女子，使我勾起多少往事的回憶。難道我們現在不能向年輕的遇羅錦伸出熱情的手嗎？何况她的情况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衆説紛紜，她究竟怎麼的啦！生活幾乎把她碾爲齑粉，又如何要求她是完美的典型？這合乎唯物論的反映論嗎？
>
> 遇羅錦同志究竟犯了國法、憲法、刑法哪一條？我不想干涉載入我國法典的婚姻法。如果遇羅錦離婚應負法律責任，諸如賠償男方財産、名譽損失之類，那麼就判她承擔好了。如果她的文章如傳説那樣，根本不是她自己寫的，那麼就讓代筆者站出來，讓大家認識認識這深得贊賞的一支好筆，也很好嘛，也給他評評奬嘛。如果編輯工作未超出正常的編輯加工潤色範圍，那就應承認作者的勞動。但是，堂堂正正的新華社，究竟有什麼權利，依據哪條法律，出此歪門邪道，給一個受到摧殘、無權無勢的弱女子冠以「一個墮落的女人」的罪名！內部在各文藝單位廣爲散發不算，還轉載到一些公開的、半公開的小報，廣爲流傳！三十年代女作家丁玲能發表『莎菲女士日記』，并没有妨礙她成爲我黨我國在國際國內聞名的有貢獻的作家，如今已是八十年代，就不能允許一位女作家，在婚姻戀愛觀上提出一些她的主張嗎？我强烈呼吁，在對待人的政策問題上要十分穩妥慎重。愛護人才，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

黃宗英把她得到的獎品公開地，托我的代理人李春光先生轉交給我，那是兩支光燦的鋼筆、圓珠筆，并題了她的贈詞：「總結經驗、鼓足勇氣、繼續寫作，在政治見解、藝術創作、生活道路上都有所前進，為人民寫出更好的文藝作品。」

李勇極、李春光也一再寫文章為我呼籲。于浩成還親自來雜誌社看望我，予以鼓勵。吳祖光請我吃飯。

知識界許多人士為我不平，拿我的事和舊社會的阮玲玉事件作比較。我自己也奇怪，我受的誣陷遠不知比阮玲玉大多少倍，怎麼卻沒死呢？

我想過死嗎？也想過。但哪一次在我頭腦中都祇存留不過幾秒鐘，那念頭便立即煙消雲散了。

是否我應當感謝父母遺傳給我的健全的神經，使我天生就「想得開」？

是否應當感謝哥哥的早死，留下一個死囚牢與我的處境做比較，使我時時感到身在天堂？

是否應當感謝「好媽媽」徐書記、岩岩、旭陽、代理人、齊書記……成千上萬的好人，給我以永恆的力量？

是的，全有，全都有！缺一不可！

忍受是痛苦的。但，在我身上，再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沒有愛人、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孩子、沒有財產、沒有名譽。從來沒有失去得這麼慘重過。甚至，連青春的容顏也都早已失去。所有的，祇是自己養活自己。一個人的名譽被糟蹋到這個地步，可謂絕對自由，真正的無牽無掛。我好像是從自由王國裏來的人，而不屬於這塊國土。想起在工藝美術學校，十幾歲時遭到的那次誣衊，心底的念頭依舊在萌動著：「等著吧，早晚有一天，教你們佩服我！」

在世人罕有的磨難過去之後，終有一天，會換來更大的歡樂！

66. 訣別

既然再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我反倒清醒了。哪天才能恢復名譽，也許是二、三十年以後的事情。「時報」的副總編能和「墮落的女人」相好？那不是笑話嗎！

我您當給他寫一封信。

何叔叔：

好長時間不知稱呼您什麼好，看起來，還是這個稱呼好。

如果一個家庭行將破裂，我幫助破壞它，不但不是罪過，而且是立了一功。

正因此，我感謝在我的兩次離婚中，我碰到過一位懦夫和您。他和您，使我檢驗出和自己的丈夫没有感情到什麼程度，相當於一副清醒劑。儘管清醒劑伴着苦辣酸甜。

而一個家庭若還能凑合，其男主人又并不想争取新的合法化，却把我當作情人，我是不同意的。

我打算永遠和郵票、電話機絶緣。決心已下，一定絶緣。

冷静地想想吧。

遇

二月二十五日

我真的能和他一刀兩斷嗎？發完信，我反復地問自己。應當能……最初的想念是會過去的，能克服的……但願能。

小遇同志：

看了二十五日寫來的那封短信，開始覺得突然，接着感到惘然，以後像您信上説的「冷静地想一想」，於是悵然。最後，回想您在不到兩年中間，從「任情越理」到「以理馭情」，真是一大進步，終於欣然了。

小遇同志，您的考慮非常正確，衷心接受，以後，我們最好不要往來了，包括不打電話，不寫信。但在最必要的時候，仍可聯係，比如，「土地」如果寄清樣來，再如「今天的故事」要是修改出來等等。

小遇同志，這對我來説從心情上是難以抑制的，但必須加以抑制；是十分痛苦的，但甘心忍受痛苦。這不僅爲了我，也是爲了您。因爲，我無論如何不該把感情「轉嫁」，這是不適當的，不道德的。而您，還這樣年輕，應該有您自己的幸福，我不應該去干擾，如果我們繼續往來，對您將來離婚以後另結新歡，必然會造成障礙，這我如何擔當得起。小遇同志，互相忘了吧！做不到，慢慢忘了吧！人常説，「千里之堤，潰於蟻穴」，這是危險的，我們必須防微杜漸，而要鏟除「微」的可能，「漸」的條件，衹有不再往來之一途。您的决心是個好决心，我們倆應該共同贊成，身體力行。小遇同志，最後對您有幾點意見和期望……

下面，他提了六條——要加強思想修養，要跳出「實話文學」的圈子；要處理好同大家的的關係；不要急於發表作品；要注意聽聽社會輿論；祝離婚成功，找一個情投意合的愛人——每一條都很詳細。

我哭了。這是他第一次用父親的口氣給我寫信。他早該對我如此的，但為什麼不呢？如果他早用這種態度對待我，怎會有這許多悲劇呢？在這出悲劇中，不管他變換何種感情，他始終安全無恙；而衹有一種感情的我，卻被碾為齏粉！仿佛他把我繞進一個很大的圈子，把我繞進迷宮，而當我想主動跳出這個圈子時，他又道貌岸然地教訓我一頓，從心底「欣然」！他早就想「欣然」，早就想。可為什麼，又帶我繞進迷宮呢？我想不出。衹是傷心……

次日，忽然他又來了一封信。

小遇同志：

關於小說評選問題，建議千萬不必自己關心，更不宜自己采取什麼行動，尤其不要找任何人談什麼。請您千萬注意外面對您的一些輿論，如果說某個出版社要出您的單行本，每千字給二十元稿費是謠言，您找評選會的人談小說評選不就會是事實嗎？沒有事實，尚且可以造出謠言來，有點事實，不是更可以大造其謠嗎？我的看法是，評上應當高興，評不上也別掃興。中國的小說家這幾年如雨後春筍，評上的能有幾個？自己評不上，能感到委屈嗎？應當相信，讀者自有公論，有關領導自有公論。您也許以爲不公，偏了怎麼辦？很好辦：「聽其自然」。退一萬步說，就是偏了，您能糾正得了？笑話！如果您去糾的話，很可能糾得更偏，因爲有關領導可能會產生反感，一反感就可能是更偏的根子。他們是「一言可爲天下法」，舉足輕重啊！勸您規規矩矩，在這個問題上千萬別輕舉妄動！

委屈、委屈吧！小遇、不要一意孤行，否則一敗塗地。

爲什麼不回信？不覺得愧對嗎？

高潔

二月二十六日

我不禁苦笑了。

即使不是「墮落的女人」，我也從沒有爭名奪利之心。何況這一「墮落」，誰敢見我呢？我又敢見誰呢？

現在世界上，除了岩岩、代理人和旭陽之外，沒有可以見面、可說知心話的人。

多此一舉——他何必如此多慮呢？

他真的沒看「內參」？總該看了吧？

清晨五點，我是從模糊的恐懼裏醒來的。

仿佛剛才做了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噩夢。此時我瞪視著昏黑的棚頂，祇見兩個大字無聲無息地像遊魂一樣飄忽而來——「墮落」……

我眨了眨眼睛，定了定神。不覺煩鬱地歎了口氣，披上棉衣坐了起來。

真的是他嗎？……

這兩天，旭陽通過各種管道，向我提供線索，幫我分析情況。

「D 親眼看見，十八、十九兩日，王志民到何淨家去過。還聽說，王志民到處宣揚『今天的故事』極不真實，他才憤而寫文章的。」

可這「今天的故事」除我之外，祇何淨手裏有一份複寫稿！

「何淨說了你許多壞話，并要求市領導、中宣部出面，干預『今天的故事』。」

「何淨在他領導面前把你罵得一塌糊塗。郭傑的稿子，是他派人去約的。」

「新聞界的人——尤其是報社的頭頭，哪有不彼此熟悉的？互相都是朋友呐！」

「王志民平日最會逢迎拍馬。何淨許給了他好處，要提拔他到『時報』去當什麼頭頭。」

「負責捅出『內參』的那個小頭目 F，是何淨的至交。」

那麼，為什麼他天天給我寫情書？為什麼說出那麼多感人的肺腑之言？為什麼？

「那是為了控制你。怕你的言行對他不利。同時摸清你的情況，以便隨時做出決策。」

「他知道你的弱點，他瞭解，用『情』是控制你的唯一辦法。」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不讓『今天的故事』發表。」

難道他真這麼歹毒？僅僅為了不讓「今天的故事」發表，就把我置於死地而不顧？

是真的嗎？這一切竟是真的？

也許他們都冤枉了他？要知道，所有的線索都不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

也許，他們真的冤枉了他！

我要自己觀察，自己體驗！我衹相信自己的判斷！對，我去試探一下，嚇唬他一下，看他說什麼。即使真的是他，我也應當挽救他，讓他別往火坑裏跳得更深。對，就這麼辦。

我蹭蹭地穿上衣服……

「他，昨天上夜班，還沒起床呢，才七點呀。」傳達室的老頭和氣地說道，「我打電話通知他一聲，你坐屋裏等一會兒。」

這間屋子，我來過多少次啊，唯有這一次的內容特別。

是的，我一定要沉住氣——注意自己的表情、姿勢、動作、語氣，一定要演好這出戲，看他說什麼。

但願不是他。但願他當面就能提出許多證據來把我的疑問一個個駁倒！

抱著一線希望……我怕我的心在無望中死去……

一定要演好這出戲……

是他的腳步聲，是他的！

「客人在屋裏呢。」傳達室的老頭說。

我端坐在長沙發上，繃著臉，緊盯住裏外屋之間的門。

門，輕輕地「吱」了一聲，試探似地開了半扇，剛剛夠他擠進來。

他見了我那冷峻的目光，立即低下頭，關上門，坐在我眼前的小沙發上，衹給了我一個側面。

他盯著地面，悶聲不語。多奇怪！仿佛早已知道我肚子裏的話，不戰自敗了一般。

沉默。

「看『內參』了嗎？」我幾乎是嚴厲地發問。

「沒，沒有。」他眨了眨眼睛，仍然不敢看我。

「哼，別演戲了，行了。一切我都已經調查清楚：『日報』是你搞的，別人干預作品是你指使的，『內參』也是你一手策劃的。你還有什麼說的？」

他的臉色由白轉青，仍是愣愣地盯著地面，一言不發。

「我今天來，是給你指兩條路。一條，你在三天之內，用你自己的名義寫一篇文章，澄清『內參』，見之於報，不管公開的報還是不公開的報。王志民一個小小

記者的文章都能見報，你副總編的就不能？如果你能做到，一切老賬都可以勾銷，我替你嚴格保密，你在人們心裏還落一個『正義』、『為受害者說話』的美名，你還可以繼續工作。第二條，你如不這麼做，我要把你所有的——從七九年到現在的四十二封情書，印成五十份，撒到各大報社、出版社去，以此澄清『內參』中最主要的一條，再慢慢和你、和王志民算帳。兩條路你自己選。」

他的臉變得鐵青，連鬍鬚都青綠了。

我心裏更清亮了些。

「想和我較量嗎？你鬥不過我。我有三個有利條件，都是你所沒有的。第一，我的一切都是想公之於眾的，而你的一切都是想掩掩藏藏的，這註定你要敗。第二，正義的人都站在我這一邊，而正義者總多於非正義者。第三，『冬天的童話』造成的巨大影響，不是你一篇『內參』就能打得倒的。想想吧！」

說罷我站起來，拉開屋門，揚長而去……

不道德，多麼不道德啊！竟用「撒情書」來威脅人家，虧我說得出！想得出！

世界上哪有一個有道德的人，能像我這樣？

不道德！那究竟是祇給我一個人看的東西，私人信件！

那些呼天搶地的悲哀，確實是他的肺腑之言哪！難道用他的痛苦來殺害他？

他感到過至深的痛苦，害我是不得已的！我就不能原諒他嗎？

別人用感情殺死我，我就用感情殺死別人？也不道德？也卑鄙？

哥哥不會這麼做的！永遠不會！

那些信裏畢竟有真的感情！倘若他事先知道有一天我會撒出去，他怎麼敢給我寫呢？我利用他當初的信任來做殺他的工具？

我沒有權利撒他的信件，沒有！

感情——日記、信件……這些東西可以做殺人的工具，他不對，我也不對，誰都可以不對，這個國家還有治嗎？還能有正人君子嗎？

不道德，不道德！……

我幾乎撞到汽車上。

差十分八點，回到設計室。

什麼也幹不下去。桌上擺著約來的圖片，手支腦袋，苦想著……

「內參」的風波也不會再大了，他使壞也使到盡頭了。何必呢？衹要「今天的故事」能發出來，一切都真相大白，都可以不必計較。

齊書記不是支持我嗎？

徐書記不是支持我嗎？

旭陽不是沒說不發嗎？

稿子并沒退回來。

算了。我絕不能做沒有道德的人。以前我做過，自欺過，要改的決心也下過。為什麼又犯？別撤私人信件，不管信中的感情是真是假，都是信件哪，該多麼不道德！我不應該做沒有道德的事。當我老了、捫心自問的時候，回憶起自己的往事，我寧肯被人欺負過，但沒欺負過別人！那時，我的良心是平靜的。

我不但不應當撤，而且應當把他所有的信都退還給他。

晚飯後，雜誌社又剩我一個人了，靜悄悄的。許久以來，一到晚上，我不得不天天反鎖著門，真怕舒鳴或志國那樣的人闖進來給我一刀。孤單……多麼孤單哪。更孤單的，是許多幻想的泡沫都破滅了。朋友們對我、我也對自己感到奇怪：幾經滄桑，怎麼還會有這許多幻想？至今仍相信一定會得到真正的愛情？難道懦夫、毒夫的教訓還不夠？難道大多數夫妻不都在湊合地過日子？難道釘子還沒有碰到家？非要碰到死那天為止？

有什麼辦法呢，沒有幻想，就像沒有生命了似的……

誰讓哥哥的靈魂老在眼前飄蕩呢？

誰讓世上真有幸福的夫妻呢？

不要怪我幻想太多，怪世上確實有真正的愛情吧。

難道，我真懂得什麼是愛情嗎？每次都以為懂得了，可每次又都失敗了……

但不管我怎麼糊塗，我一定要找一個靈魂透明的人，一定要佩服他……

我整理著他所有的信、撫平一頁又一頁、撫平每一個微折的紙角。想不到，有厚厚的一遝子……

沒有誰，像我這樣愛你的信——我對著每一頁信紙說；對著信紙上每一個遒勁、清晰、有氣魄的字跡說；對著每一頁一氣呵成、既無錯字、又無塗抹、更無錯標點的傑作說——沒有誰，像我這樣愛你們、珍視你們，希望你們永遠活著，讓全國、全世界的人，與我一同欣賞——欣賞一個愚笨的女人，如何發現了他心底的秘密，那是從沒有人發現過的、哪怕是和他生活了幾十年的愛人和孩子……甚至，是

連他自己，也覺察不出的......他最愛的，永遠是這本書——那讓他的信永生的書；他在咽氣之前，說不定正在看著、手裏握著這本書呢⋯⋯

我將一根大針穿上棉線，小心地把它釘起來，準備明天用掛號寄出。

「咚咚咚！」

不是敲我的門吧？

「咚、咚、咚！」

我撂下手裏的針線。

「誰？」

「咚、咚！」

我匆匆將信件藏進抽屜。開了門，沒想到，是他！

他的臉仍鐵青著，滿腔焦愁絕頂的神氣，連眼圈都黑了。

我關上門，疑惑地瞧著他。他來做什麼呢？

也許是上了四樓，走得太急太快，他無力地微微喘息著。片刻，他將皮包放在床上，呢大衣也未脫，便疲憊地坐在小沙發上。

他將頭仰在沙發靠背上，閉目喘息。兩臂軟搭搭地放在沙發扶手上，雙手像精疲力竭，連動都動不了似的。

我靠著暖氣片站著，偏臉凝視著他。

日光燈下，那鐵青得發綠的臉，漸漸轉成了灰白。

他到這裏做什麼？不好好在家三思反省？

是來認錯嗎？倒也應該。卻又不像⋯⋯

那眼雖閉著，眼皮卻不時地眨動，彷佛在等候什麼。

等待我來抱他？吻他？那時刻已經過去了。

他的耳朵明明在傾聽屋裏的動靜。他等什麼？我偏不先理他！

「小遇⋯⋯」終於，他的眼皮微微啟動，發出話來，費力地抬了抬右手，「那皮包裏⋯⋯有一封信⋯⋯」隨即，又還原成原來的姿態。

我離開暖氣片，拿出信，坐在辦公桌前看起來。

絕命書

秀梅、小梅、小江、媛媛：

我的妻、女、兒、外孫女，如今，我向你們作最後訣別。

我犯了生活作風錯誤，我叛黨、叛國、叛人民，罪該萬死，沒有臉再活下去！

小遇是個好同志，她給了我幸福、快樂，我對不起她。她誤解了我，要求我的事我做不到，衹有入黄泉之路解脱自己。

我對不起你們，我的親人們，忘掉我吧！

永别了！

何净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多想冷笑一聲啊！

好一會兒，我重又靠住暖氣片，端詳著他。

那姿態仍如舊，臉色也仍舊灰白。

我的心完全沉下去了，不知道是哪一顆心——如果此時我有兩顆心的話；升起的心是全新的，沒有一絲他的影子。

沉下的心是黑色的，滿裝著他的過去，消失在漆黑的宇宙中，沒有了蹤影。

心裏寧靜異常。兩年來，沒有哪一刻是比現在清醒的。

他還等什麼？裝死到多久？

「死去吧。」我靜靜地說。

他的眼皮動了動。耳朵更加支愣起來。

「死去吧。怎麼死都行。」

他不相信般地睜開了眼睛，稍稍坐直了身子。

我瞧著他的眼睛。那雙眼微微眯了起來，徵詢地問道：

「喝『DDT』行嗎？」

「行。」

「喝多少？」

「人家喝一瓶，你喝兩瓶好了。」

「那是什麼？」他指了指辦公桌上的一個塑膠小瓶。

「那是膠水。」

「附近有賣『DDT』的嗎？」

「出門一拐彎就是。」我信口胡答。哦，我多想指著他痛罵他一頓啊！多想罵他個狗血噴頭！

「你和我一起死吧。」

「哼，我還想活呢。」

他癱瘓地往沙發上一仰，閉上雙目，眼皮一動不動，像崩潰了一般。

「真想死的人還這樣？還用到這兒來死？說真的，你應該死。你這樣的偽君子都死光了，國家才有救。」

他陷在沙發裏，彷彿失去了一切知覺。

「遇羅克，正是讓你這樣的偽君子殺死的。」

兩年來，我第一次說了一句明白話。

不知過了多久，他突然輕聲問道：

「小遇，你恨我嗎？」

我沒有回答，卻反問道：

「如果我真把您的情書撒出去，您恨我嗎？」

「不恨。」他哀戚地望著我，態度是那般誠懇、寬和。

我的心動了一下，彷佛有人往我的心上抽了一鞭子；卻不感到痛，祇感到悲哀。

我突然覺得，他是那麼可憐。我們都那麼可憐。他那微微向上、仰望著我的目光，如此淒涼、無望，我再也忍不住，蹲下來一把抱住他，臉埋在他的膝蓋上，啜泣起來……

我的心太亂了，哭得那樣傷心……為什麼，我們要這樣生活？為什麼，我們都不快樂？為什麼，愛、感情，竟導致互相殘殺？為什麼，不能安心地享受人世間的一切，卻要整天和虛偽、恐懼、悲哀、壓抑為伴呢？為什麼……為什麼呢？難道，他不能改嗎？難道，他不這樣做就活不好嗎？我呢？我也是嗎？為什麼……？

我哭啊哭，又不敢大聲，就那樣臉抬也不抬，嗚咽著，淚水、鼻涕都蹭在了他的膝蓋處，那一小塊衣服都濕了。他動也不動，像一根老化的木樁、一段乾枯的大樹。他動也不動。我依舊哭自己的，感到在這堆衣服裏，這像木樁一樣的身體裏，那顆心雖然老了，卻在和我流著同樣的淚水……許久，屋裏好像沒有我們的存在。沒有哭聲，也沒有歎息，一切歸於寂靜。我雖然還那樣蹲在他的膝前，卻什麼也沒想，也感覺不出他在想；就那樣平靜地、呆呆地休息著。直到我站起來，低聲說道：「你走吧。」

他疲弱地起身，彷佛那大衣有千斤重似的。

我走過去，輕輕抱住他，輕輕地，在他面頰上吻了一下。

我愛過他，愛過他兩年。祇有這種方式，才是最好的訣別；否則，便對不住我兩年的愛。

他沒有表情，沒有話，沒有任何動作來接受這一吻。祇是那目光追隨著我，似有說不出的悲涼。

幽寂的樓道裏，祇有我們長長的身影，我隨在他的身後。

他沒有回頭，沒有和我握一下手，是的，他一定是怕玷污了我；兩手揣在大衣兜裏，半低著頭，遲緩地走下樓去……

我站在扶手旁向下望著他。此時他的一切，全在我的腳下。當人站在高處時，看得是多麼清楚啊。

他一級級向下走去……當他振奮地走下講臺，當雷鳴般的掌聲響起時，臺下的人們，可有人知道他心靈深處的孤苦？

為什麼我恨不起他來，祇覺得他可憐呢？

永別了！……

我回到辦公室，站在桌邊，慢慢地拉開抽屜——呆呆地、出神地望著那一遝子信……他連提也沒提、問也沒問；仿佛我倆，都忘記了它的存在……

我感謝他；是他，能讓我幻想。在這塊國土上，早已宣判了幻想的死刑。是何淨，重又把我的幻想燃起，讓我在幻想的天地裏，自由地飛翔。我帶著他飛；他無可奈何、驚慌失措地讓我帶著他。儘管是悲劇，但我永遠感謝他。

「鈴——、鈴——」刺耳的電話鈴聲，突然在寂靜的樓道裏響起，夜裏十點半了！

「我是旭陽。」

「有事嗎？」

「告訴你一個確切消息。有一家很有影響的刊物，根據王志民那篇『內參』，寫了一篇批判你的文章，準備公開發表。這篇東西一發，一定會引起連鎖反應……」

「啊？」

「我通盤想過了。祇有一個辦法能立即制止這場批判。除此之外，再無他法。」

「什麼辦法？」

「立即把何淨的信向各大報刊撒出去。」

「……撒？……」

「先證明王志民的報導中最主要的一條是失真的，別的就都好辦了。」

「那些信……我……給燒了。」

「燒了？」

我仿佛看見，他的頭髮「唰」地全急白了。

「真可以。」那聲音變得格外低沉、冰冷、絕望。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改口嗎？……

「羅錦，如果你真燒了，再沒有挽救你的辦法了。連我也無能為力了。你的性命和前途，全在那幾封信上啊！你連這也看不清？唉！不管怎麼樣，即使全國罵死你，我知道你是純潔的。」

淚水像湧泉般滾出來。

「你真可以。就這樣吧。羅錦。」

「別擱，別擱！再和我說幾句吧！」

……

67. 大撒情書

「如果你再不把他的情書撒出去，等兩三天各大報刊一批，拿你當全國反面典型，你還能翻過身來嗎？」電話裏，旭陽壓低了聲音焦灼地說。

「……」

「如果你真認為那些感情是真的，」他的聲調反倒沉緩了，「那就不要撒。我……還是你的朋友……永遠是你的朋友……」輕輕地「喀嗒」一擱，他竟無心勸我了！

我握著話筒，僵愣地站在電話機旁，在這深夜，面對死寂得瘆人的樓道，仿佛正看見他絕望地離去……呵，他的話，多麼高尚，多麼豁達啊！感動得我淚水直淌，再也沒有比這幾句話更深地征服了我！

——如果你真認為那些感情是真的，那就不要撒。我……還是你的朋友……永遠是你的朋友……

我像夢遊似地走回屋裏，雙手發顫地拉上門閂。以往，我總以為旭陽在悄悄愛著我，因此對何淨的分析，摻有他的偏見；相比之下，自己倒是多麼糊塗啊！惡浪滾滾而來，就要淹死我了，怎麼辦？

我癡癡地坐在寫字檯前，腦子發木，不知該想什麼。好一會兒，才漸漸地從驚懼中清醒一些。太可怕了，難道剛剛離去的何淨，真有那麼歹毒？僅僅在剛才，我還為那句「不恨」而大動惻隱之心，覺得他不會再害我了，天哪……

情書……原來都是假情，為了控制我。太可怕了！是他，全是他搞的！太可怕了！難道我的性命和前途，真的衹在這幾封情書上？可怕的人生啊……

兩三天，太緊迫了！除去郵寄的時間，衹有一天半可幹。必須趕在報刊發表文章之前。一天半能怎麼樣呢？一眨眼，能讓何淨那龐大的勢力退縮？能轉危為安？何淨的情書會有這麼大威力？他自己都沒把情書放在眼裏，我卻要把它當作救命的稻草？衹有試一試，……我們都要生存……都要活……

窗外的寒風猖狂地嘶鳴，而空屋子裏卻靜得怕人。未擋窗簾的四樓玻璃窗，緊貼一片漆黑，似有無數何淨凸凹險惡的鬼頭，正緊扒玻璃窺望我的動靜。床底和桌下的陰影處，彷佛有他的黑腳在移動。門外，似有他派來的大批走卒，正猙獰地陰笑，盯住那不經一擊的門板……我的心咚咚跳著，推開椅子，慌手慌腳地脫了鞋和衣服，六神無主地匆匆鑽進冰涼的被窩。唉，不用說睡，我連躺都躺不下去。

「我怕……我怕……我怕……」

就用這喃喃聲，不住地給自己壯膽；好像微弱的呻吟，能抵擋鬼魅們不會破門而入。披著棉衣，我瑟縮一團地蜷坐在被窩裏，連眼淚都嚇得滴不出，喃喃著，心緊縮得像要窒息……

「我怕……我怕……」

在何淨眼裏，我不過猶如一隻螞蟻，僅待捻死的螞蟻。他情書中輕鬆自如的戲謔，正是他在權術上，拿我「練手」的愉快。剛才來的這趟，不過希望我死而已。衹有我死，才能讓他安心嗎？我這螞蟻啊……

既然沒有什麼可再失去，既然僅存的衹有呼吸，說不定，真把情書撒出去，反而能「賺」回點兒什麼來……可怕啊，這就是人生？衹有大撒情書？

哦，旭陽，我真盼望天亮，好早一點兒見到你，千萬別離開我！除了你，還有誰能管我呢？天快亮吧，我決定大撒情書了！

次日淩晨，我立即給旭陽撥電話。這天是星期日，他也許還沒起床？

「是我……」

「什麼事？」

「我決定……決定了！」

「到我家來。」

這句低沉溫暖的話，就像給苦海上一個瀕危的囚徒，突然扔去的救生圈。我趕緊用袖口抹去湧起的淚花，擱下電話，轉身就往屋跑，「砰」地反閂了門，背靠門板，一手捂住胸口，喘了口粗氣——老天保佑，從這一分種起，但願別有任何人來打擾！但願我能一路平安地到達旭陽身邊，祇消把情書交給他，哪怕立即死去……一場沒有炮火的拼搏就要開始了！

我緊張萬分，迅速地把何淨的四十二封情書全塞進皮包，就像揣進一包威力無比的炸藥，火辣辣地燙手。提著這包爆炸品，我飛奔下了四樓。

我一腳踏上自行車，剛出這黨校大院，忽見迎面一位中年男子，向我招了招手。我奇怪地停下來，祇見他壯實魁梧，相貌善良周正，四十多歲，戴副半邊黑框的近視眼鏡，衣著樸素，一臉的呆厚溫敦之氣。

「我正找你。」他的口音既不像南方又不像北方人。

我擰起眉頭打量他，納罕這生人直率得近於無禮。猛丁想起，他不就是幾個月前，用自行車載著一位神經質的髒農婦，闖上門來求見的讀者嗎？記得還是個「右派」？

「我正要出去。」我頗為不安地向馬路兩旁掠了一眼，看看有沒有發現異樣。

「我并不想多打擾你。」

「現在我離婚鬧得焦頭爛額，沒有心思見生人。」

「我理解……」

「那麼再見！」

「等等，我希望你看看這封信。」

「又是那種臭踐式的信嗎？」我輕視地瞥了瞥他手中那鼓囊囊的信封。

「看看吧，」他溫和地說，「希望你能給我回封信。上月我還寫過一封，你收到了嗎？」

「記不得了。」我不耐地一腳踏上車鐙，勉強把那信接過來。

他還要說什麼，我卻趕忙說道：「我實在沒時間了，對不起。希望您以後不要再來了。」話剛落音，我已騎車離去。

唉，這人，一心祇想搞他的對象，怎麼能理解我的處境呢？

一路上，我從沒感到過馬路上如此不安全……我不敢騎得太快，生怕與別人的自行車相撞，然而又多想早一分鐘飛到旭陽身邊；我不敢離汽車道太近，生怕萬一出了車禍，一切就都完了；我擔心地巡視四週——說不定，哪棵樹後隱立著何淨的走卒，正暗中用報話器向他彙報我去的方向……忽然一輛小汽車，斜刺裏一沖，我倒在血泊中，他們搶走了情書揚長而去……此時的何淨，絕不會甯睡、安坐，一定正加緊部署，準備著報刊上對我的攻擊……沒有炮火的戰爭啊——「平靜」的生活底下掩藏著的！

終於來到了旭陽住的樓前，我放心地噓了口氣。

門，無聲地開了，旭陽立在昏暗的過道裏，手指鬆垂地夾著半截冒煙的煙捲，默然不語地望著我。我怕看他那雙眼睛，怕看他疲憊、悒鬱的臉色；半年來，我讓他操了多少心啊！

屋內光線暗淡融和，茶棕色的窗簾垂掛著，衹露出窄窄的一小條玻璃。空氣裏隱隱飄散著清馨的香皂氣息，混合著床上的暖氣的餘溫，使人感到一種久遠的家庭氣氛。這寧靜的親切環境，散溢出愛的氛圍，是這般銘心刻骨。連那舊沙發、歪茶几、老書架和簡單的文具，都像是一個個活的親人。而我卻像一個任性的孩子，剛剛懂得回頭，卻又不願顯出自己的懊悔，硬做出泰然的神情，坐在他的對面。

他陷在沙發裏，不住地吸煙。滾滾的煙霧後面，他本來淡黃的面皮，一定是一夜沒睡好，呈現出暗灰的鏽色。他來回轉動的大眼睛半眯著，好像早已看透了我的內心，無論我怎樣「泰然」，卻不值得他一理會。

「帶來了嗎？」他有些沙啞地問。

我把那遝子情書遞過去，他撚滅煙捲，快速仔細地翻閱起來。

「哼，」他冷笑道，「寄一份兒給他的報社黨委，就夠他受了。」

「一份兒？」

「怎麼？」

「一份兒不行，就算『時報』知道了，別的報刊還不知道，文章照舊在寫要登。登出來誰又能更正呢？」

「印多少？」

「五十份兒。各大報刊一撒。」

「也好。」

「我還寫了一篇為什麼要撒它的短文。」

「我看看。」他又點燃一支煙捲。一團白煙放心地從他鼻孔裏飄出來。

「嗨，你寫論說文真不行！邏輯性不強，又不精練，不過說明為什麼要撤罷了。」他看看手錶，「衹好如此。去印吧，否則來不及了。」

我拿著那包一一捲好的複印件，分別在幾個郵局寄出——生怕在一個郵局被誰扣住。然後又到旭陽家，告訴他已全部完成任務。

「看吧，」他興奮地搓著兩手，來回踱步，「北京城就要炸窩了！看吧！」

明天……炸窩……又能減輕我什麼罪名呢？不過是多了一個「墮落的男人」而已！

「走，上外邊吃點兒什麼，散散心。」

我稀里糊塗地就和他走去。他的愛人、孩子都在外地，他懶得做飯，幾乎頓頓在飯鋪吃。

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已經走在北海公園裏了。這九龍壁，父母復婚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我們曾在這兒留影。哥哥一手插在褲兜裏，戴個小眼鏡，小大人似地站在父親身旁。母親兩手搭在我的肩上，我靠在她的懷裏……哥哥死了，再也不會出現這幅畫面了……母親，父親，弟弟……你們可知道這場鏖戰中，我是怎麼過的？

「來，鋪上這個，小心受涼。」旭陽讓我站起來，不容分說，摘下自己的圍脖和毛線帽，鋪在石階上。

「您多冷？」

「我還熱呢。」在這僻靜的角落，他靠著漢白玉石欄，點上煙，似乎在無目的地打量我，又似乎在消閒地休息。

我也無目的地看著他和遠處。腦子裏像有無數釣鉤勾著，昏亂得很，對於今後究竟應當怎樣生活，完全失去了自信力。我怎麼活呢？風波沒完沒了，怎麼活，才能安靜些呢？

「哈，明天，看新聞界文藝界怎麼爆炸吧！」他高興地說，「五十份兒，真有你的！『童話兒』！『犟妞兒』！真有你的！」

奇怪的是，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心裏堵得慌。

「你這一舉，就扭轉了乾坤！」他吸煙，眯縫著眼觀察我，「你不高興？」

「有什麼可高興的？」

「我不應當埋怨你。可是，要是你早聽我的，當初向法院如實談清，哪裏會有什麼『日報』、「內參」！都快被老傢夥治死了才明白過來！」

我昏頭漲腦地瞧瞧他。此刻，我真想離開這兒，到一個深山老林的小木屋裏，暖實實的睡它十天半月。當我一覺醒來……

「明明知道老傢夥出賣了你，還愛他，原諒他！還念他有什麼好兒！」

「誰愛他了？誰原諒他了？」

當我一覺醒來……

「還不承認？還有心思跟我犟？為什麼出賣你之後，還跟他來往？！」

當我一覺醒來，絕沒有這透視機般的眼睛，用不著誰來掃射我……

「一味的『童話兒』，童話兒到什麼份兒上了！要沒有我，你小命兒就沒啦！」

當我一覺醒來，聽到的不是絮絮叨叨聲，遠離這喧囂的塵世，聽到的是露珠的嘀嗒聲……

「無論我怎麼給你分析，你老是不信！好像我在害你！你太糊塗哇！說真的，一陣兒一陣兒，我真不想管你了，真讓你氣夠了，你好壞不分，有眼無珠！」

「那，今天撒的是什麼？」

「再不撒，你小命兒就沒啦！昨兒晚上的電話，說真的，你剛拿起話筒『嗯』了一聲，我就斷定了——老傢夥剛走。」

我發傻地瞧著他。他那淩厲的眼睛，那斷然的目光，那收緊的厚嘴唇，活像一道道 X 射線，穿透我的靈魂。

「可你又怎麼說的？」他的嘴角掛著一絲冰冷的苦笑，「『把它燒了』，真行。你的小命兒全在這幾封信上啊！讓我傷心的，是你把我當成什麼人？為什麼對我說謊？為什麼拿我當外人？」

「當時……我真以為那麼做不道德……」

「不道德的是他！你是非不分，還寫什麼小說！除非，你認為信裏的感情全是真的！」

「就沒有真的嗎？……」

「什麼？」他氣得愣住了，「你還認為是真的？他害你，也是真的？」

唉，無論他怎麼歹毒，但那呼天搶地的悲哀，信中的一些大實話，萬不得已的「不恨」……它們在我心頭轟響，痛楚紛雜地扭在一起……

「他要想做官兒，就不得不那麼做……」

「呵……嘖嘖！性格！真是性格！到這個時候兒，情書都撒出去了，你還為他開脫！」

「誰為他開脫了？」

「你還愛他？」

「理解誰就是愛誰？不愛誰就再也不需理解誰？」

「愛去吧，愛到你小命兒全喪在他手裏為止！不管你怎麼為他開脫，可你沒有任何理由為他製造『內參』辯護！」

「我沒為他辯護！」

「等我把話說完！」他瘋了似地來回走著，難耐地咽著唾沫，圓鼓的喉頭一上一下地滾動，「昨晚我一宵都沒睡呀，能合上眼嗎？眼看你永遠翻不了身了！衹消他們在報刊上一登，你全完了！我操碎了心，白搭。唉……我確實不想管你了，真的不想管了，……我想忘掉你，真的，想忘掉你……」他的聲音低了下去，由剛才的暴怒，轉而像衰老了十歲。「……我連眼皮都合不上，整整坐了一宵哇……回想從我認識你，直到今天……我才發現，要想讓我忘掉你，除非把我的心一起摘去……」

回想昨晚上，在這城市的另一個地方，竟有一個人和我一樣，坐了一宵……我低了頭，眼淚不知不覺地滴落下來。愛情，再也不會使我激動，我相信，人一旦疲了、累了，也許就到了不惑之年了。但是，在這無愛的世界，有一個人如此地表白，真心地愛著你，誰又能拒絕？

「你愛我，又怎麼樣呢？」我抬起頭，問道，「你有愛人、孩子，你又讓我當『第三者』嗎？」

「我和她，一直是湊合過。我會為你離婚。等我兩年吧，童話兒，我會拿著離婚證書來找你。」

「別說為我離婚，我不愛聽。你要是真想離，我死了，你也應當離。」

他無言以答地瞧著我，好像沒料到我竟會這樣回答他。他的目光由驚愕轉成喜悅。

「你答應了？」他握住我一隻手，挨著我坐下，激動地又問，「你答應了？」

我還未回答，他已經捧住我的臉，親吻起來。他的嘴唇厚軟溫暖，有一股馨淡的煙草的香氣。他滑潤的舌尖吸吮著我的，我第一次感受到，這樣的吻法多麼令人心醉神迷；他吻得那麼長久，好像過了一個鐘頭，一個世紀，我在這充滿了愛欲的親吻中，第一次感到男女之間的性愛，有著多麼高深的樂趣啊！

直到他親累了，才放開我的臉，雙方滿足得無話可說。然而一抬眼，又是那古老的九龍壁，又是那些活得不痛快的中國人，一個個臉色像茄子和黃瓜，都同樣在

一個大籠子裏。我的命運就是他們的命運；而他們倒過的楣，也可以隨時發生在我身上，於是那剛剛得到的一點滿足，立即又被天大的惆悵堵住了。什麼時候，我能學會在大籠子裏知足常樂呢？我看了他一眼，他正安詳地看著我。我第一次發現，當他的眼睛充滿愛時，是那麼美和慈祥。他點燃一支煙，靜靜地吸著，半眯起眼微視前方……。

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在感慨以前從沒有過這樣的感情，他既滿足又辛酸……我發現他愛我的那天，是在有一次，我根本沒有問到他的家庭生活，他卻顯出了不可遏制的欲望，雖然儘量不露聲色地，還是和盤告訴了我——父母包辦，感情不深，她和唯一的兒子在寶鶏市都有工作，現在的關係，衹是每月給她寄去五十元。

「這些年，您就沒愛過別人？」

「愛過……」

「為什麼又不離？」

「難哪。十年前我就去過法院。她不離。我落了一個『陳世美』。就因為離婚，黨籍撤銷了。我想方設法離開了寶鶏市。分居已經有二十年了。」

此刻，複雜的心緒充塞著心頭：我又成了「第三者」嗎？為什麼他、他，都不能擺脫沒有愛情的婚姻生活，勇敢地、不顧一切地沖出來呢？因為衹有沖出來，才能得到寧靜，才能不做「賊」。這個國家，能存在什麼「情人」嗎？難道連這點常識都不懂嗎？我不滿意這種對婚姻的態度……

「下一步，」旭陽鎮定地說，「就是要調查『內參』裏的內容，得到第一手材料，證明它的不真實。這不但對你離婚案的再審極為必要，同時，對發表『今天的故事』也極為必要。」

「怎麼調查出第一手材料呢？」我發愁道，「誰去調查呢？」

「還有誰？當然是我。我願為你赴湯蹈火。」

直到晚上，當我從旭陽家出來，洗了澡、鑽進被窩時，疲乏地回味這一天，簡直不知從何憶起、從哪一分鐘憶起……「你不懂，什麼都不懂……」他問：「舒服嗎？」

「舒服。」

他很滿足，說他好幾年沒這麼滿足過，說他和他愛人，從未像和我一樣過。

然而，我不能告訴他：我和他的舒服永遠勝不過我想裝成正常女人之感。我甚至想對他說——如果我們彼此相愛，你越晚做這種事，我反而越會尊敬你。可我為什麼不講？因為我的順從中，夾雜著對他的感恩和依賴。

如果我從一登上文壇起，不僅不寫實話文學，衹寫半真半假之作、也不公開離婚，且又勾住文學界中的掌權人，能和他們像與旭陽這樣的話，我敢肯定，我不僅會得這獎那獎，也早就成為了專業作家或什麼主席、甚至副部長了。

原書《愛的呼喚》我放在櫃子裏，十九年中，翻過一次，且并未細看。如今為了修改，翻到與旭陽這一幕，竟寫自己「成了一個真正的女人」時，不由暗吃一驚——那是真的嗎？

回想一九八六年到德國，匆匆寫完此稿寄給臺北，對那幾句描寫是如何想的呢？當時國內正開始興起「性文學」，寫床第之樂成了先鋒和時髦。自己也是個女人，總不希望別人把自己看成怪人，也讓自己「女人一回」吧，竟將它寫在稿子上出了書；或曰：裝得年頭兒久了，裝得自己不知真假了——性障礙者之反面心理也。

若是真的，為什麼又最愛範軍？因為同樣性障礙的他，與我不謀而合。

中共造成億萬人的性障礙——長期的單身、兩地分居、被監禁、被各種政治帽子和壓力迫害得抬不起頭……佔全國大多數「出身」、「成份」、「不好」的階級敵人及他們的後代——龐大的「邊緣人」，對於「性」，可有可無。就算做愛，也達不到性高朝或是勉勉強強。

當女作家、巫甯坤（右派、作家）的女兒巫一毛幼時被壞人強姦之後，今後她的性生活會正常嗎？當一個清白的男、女政治犯，公安讓獄中的下流犯人們先雞奸或強姦他（她），從心理上先摧垮他（她），他們今後的性生活，還能是正常的嗎？當無數法輪功學員，被公安、國安的電棒，多次電擊生殖器和陰道時，當禽獸般的公安、警察自己去強姦她們時，他（她）們今後的性生活，還能是正常的嗎？當「六•四」的母親們，沉浸在對死去的獨子獨女的哀思中，不是一年、幾年，而是直到死，她們的性生活，還能是正常的嗎？當億萬上訪人員，哭告無門、流落街頭；當億萬個黑奴工、窮困的外地「農工」，為每分錢在社會底層掙紮，他們的性生活，會是正常的？當如今的「盛世」中國，妓女們笑咪咪地拉男人上床時，你承不承認，她們最憎惡的，便是床第之樂？

假如你不承認、不理解，不僅這世上便沒有了「心理學」，也證明你自己，必是個行屍走肉的庸人和惡棍了。

性作家筆下的男主角，樂此不疲地介紹性經驗、性快樂，因為我們的世界，首先是男人的世界。

我卻先疑問：那書中女主角的子宮，是肉長的、還是鋼鐵造的？一天幹無數次，從房頂、房樑做愛做到地下室、院子中；從廚房做到雜物間、兒童間、姥姥間、警衛間，這女人子宮，怎就這麼結實？還是子宮一出毛病，男主角必換新人、反正有的是？

不少人寫了自己的受難史，卻不在性生活上觸及。彷彿，書中的生活一切都不正常，唯獨性生活上永遠正常。這正像我當初偏要把自己往反裏寫，生怕別人把自己當成怪物一樣。

沒人去寫一本書——《受難者心理學》，它包括「性心理」；沒人去用電腦全國性地調查。衹消把性障礙從輕到重的表現分成幾類，讓大陸中國人像臺灣人選舉那樣，一人一票來登記，我敢說，十幾億人口的中國，至少十億人有性障礙。這將是震撼世界的著名調查，一本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名著。

而我，是十億個性障礙者中的特例。

自我一九八〇年登上文壇、從又公開離婚起，便箭箭射來。每一箭，都是「墮落」、「下流」、「人見人怕」、「鶏」、「出賣器官（子宮）」，外加我所有發表過的作品都「由別人代寫加潤色」，連題目也「由別人起的」。每一箭，都是中共用「鶏」和「子宮」精心製成，將他（她）們的最愛，硬射在我身上。而那「代筆」者，又謙虛得從不出頭，不知姓甚名誰、是男是女？

如果我身上插滿了毒箭，還會以上床為樂事？我衹希望一人一屋一單人床，每晚像嬰兒那樣躺下就著、一覺到天亮——如同被一群壞蛋輪奸後的女人一樣。

如果有人還無法理解，我可以肯定：你是一個要什麼有什麼的人，衹知自己、不管別人。首先，勸你看看心理學、古典和現代世界文學名著至少幾百本、且真得受感動才行；再瞭解一下中國人過去與今天的受難史，知道一下高智晟都寫了什麼。

人一旦得了「性障礙」，很難痊癒；深的，無法痊癒。按理，在德國二十幾年，這方面應完全自由了；然而，我直至今天、後天，還認為男人那物太像驢，那動作太像動物，如何正常得起來？凡與我結了婚的，都衹能認倒楣，無論是中國人、外國人。誰讓他們不和我離婚，回回得由我說「再見」呢？

所有的男人，是希望女人都沒有性障礙的。幸好現在是男人的世界。若成了性障礙女人們的世界，可就糟了——她們，必然衹想像蜜蜂那樣生活。

當時——一九八六年，我也萬沒想到，國內正興起的「性文學」，恰恰是在全國「向錢看」之後，中共用「吃喝嫖賭」來製造中國「盛世」的開始！

那晚臨睡前伸手關燈時，一眼看見了桌上的皮包，這才想起，早晨，在大門口遇見的那讀者，還交給我一封信呢。我衹好撕開那厚實的信封。

羅錦：

我寫了一篇文章，希望你看了之后，哪怕回幾個字也好，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吳範軍

論遇羅錦的離婚案

「遇羅錦與舒鳴的離婚案」由於將案情的原委公之於眾的不同尋常的做法，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并由於問題涉及到婚姻、法律、道德等很多尚待認識的問題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對於這樣一個根據法律并不難辦的小小離婚案，竟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掀起了波瀾，這正反映了在「法的觀念」上所存在的混亂。

「四人幫」橫行多年，人們長期處在無法可依的狀況下，習慣把一些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長官意志」奉若神明，把各種與法律無關的封建倫理視爲國寶。

今天，雖然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來保障人民應有的權利，但由於幾千年來封建思想的束縛和影響，尤其是各種輕視婦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多年來，男的一離、再離，沒有見到過有什麼討論，更不會有什麼指責。今天，當一個婦女提出離婚并膽敢公之於眾時，却還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味道，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并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并不奇怪的。這樣的討論對提高人們對於「法」的認識，以及消除各種封建思想對婦女的束縛都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從遇羅錦的自述中已經知道，在十年浩刼中她個人和家庭遭受了種種迫害：抄家、教養、哥哥被處決……家庭和個人都已處在無法生活下去的困境。用賣東西湊起來的路費被迫到一個人地生疏的邊遠地區去「叫賣自己」。這對於一個不乏工作能力和自主意識的少女來說，不得不通過「結婚」的途徑去謀生，這種屈辱比起「紅樓夢」中因婚姻受到干預而產生的悲哀，還要更增加一層恥痛。如果說，體貼入微的薛寶釵都無法借婚姻來排除寶玉對愛情的尋求（哪怕衹剩下了空幻的影子），那麼離開并非甘心情願與之結合的丈夫去尋找新愛，就衹能說

明：不論人們遭到什麼樣的迫害，可能爲一時的困境而屈服於環境，但在人們的心靈中，對生活的向往和對於幸福的尋求是不會死滅的，猶如生命的種子不顧岩石的重壓，從縫隙中掙紮着向外發展，并在大自然的陽光下唱出一支生命的歌曲。像樹葉一樣被踐踏的靈魂，同樣能閃爍出希望的火花。

如果婦女本來就不是附屬品——嫁給誰就永遠成爲誰的奴僕；也不是商品——跟誰結婚就永遠爲誰所佔有，那麼她那種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表現出來的對愛的尋求就是無可非議的事，其反封建的勇氣和反抗精神，比起寶玉消極的離塵絶俗的參禪，豈不是更具有現實意義嗎?

關於她當初爲什麼屈服於環境，祇要想一想在那個災難時期多少人隨流揚波、餔糟啜醨的種種情形，我們就很難對一個弱女子再提出什麼責難了。

那些「不以眾人責於己，而以聖人望於人」的批評家奢談什麼「高尚」，恐怕并不意味着對於「高尚」有什麼真知灼見。

是的，遭到一個自己爲之抛弃一切與之相愛的人的遺弃，怎能不使人感到絶望！

嚴酷的是没有猶太人也要製造出一批猶太人的現實，可悲的是「祥林嫂」捐門坎也難以消除人們對她的歧視的傳統。

一個人因絶望而輕生原是弱者所能選擇的一條簡易的路，但是能讓哥哥的事迹也同樣泯滅無聞嗎? 不！不可推卸的責任感使她從個人的悲痛中得到解脱。個人的幸福比之爲真理而獻身的博大精神是多麼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一種對於生活目的和人生意義的重新認識，使一個累遭迫害的人變得堅强起來。她毅然拿起她哥哥留下的那支筆，心裏僅僅裝滿了一個念頭——必須爲哥哥，爲那本書活下去！

不論自己是否能够勝任，不論要做出多大的努力和犧牲，不論要在多少個寒冷的深夜去埋頭伏案，也不論生前是否能够出版，總之，一定要將這本書寫出來。

當她從北大荒回到家中，在連幾平方米的安身之處都没有着落、在給别人當保姆來維持生活都有困難的情況下，不祇是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反而給家庭增添了憂慮和不安的境遇中，爲了生活下去，同時也爲了有一個能够「寫寫、看看書」的環境，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支持的她被迫做了第二次選擇——與舒鳴結婚。誠然，她没有在困難面前「巍然屹立」，但這種毫無條件的以身相許，對舒鳴來説相當於「白撿」的事情，怎能説是接受了什麼人的恩典！這種「自願」難道不是比「祥林嫂」的被强迫還要辛酸得多嗎！」

當産生悲劇的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人重新獲得了公民應有的權利和恢復喪失的工作，那種把人降低到商品的可悲事實也就必然要受到重新對待；人的尊嚴一旦覺醒，必然要對過去的失誤做出挽回。兩年的婚

後生活，她和舒鳴并未有更深的感情，「亡羊補牢」難道不是糾正錯誤的正確途徑嗎?

雖然「我爲什麼要離婚」一文，衹是就事論事，談的衹是愛情和婚姻本身，那種毫無忌諱的佈告天下的勇氣和膽量彷彿使人感到猶如「曹沫登壇雪耻」似的氣概。

這是比「還汶陽之田」——那使封建霸主感到戰慄、使遭受欺壓的弱小感到鼓舞——還要更激動人心的豪舉。

根據法律的規定，通過正式的途徑，提出正當的理由去結束那實際上已不復存在的婚姻，是一種光明正大的行爲，這與那些搞陰謀、搞誣陷、捏造事實、製造藉口、爲了一己之私而不擇手段的人物，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我們在這裏還看到了「目的」與「手段」的一種内在的關係。遇羅錦完全可以不同意公開討論和公佈此案，完全可以通過别的途徑來解决這個問題，但光明的目的無須鬼鬼祟祟，因爲她深信人民會做出正確的評論。

同時，冲破束縛婦女的封建樊籠，讓婚姻不再由愛情之外的「條件」來左右，不是某一個人的私事，公諸社會的意義也就在此。

「冬天的童話」的發表，使我們看到了她如何在爲了「一本書」的道路上做着艱苦的跋涉。這篇「實話文學」雖然不無幼稚和缺點，但已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

如果説遇羅克在腥風颯颯、慘雨濛濛的夜幕籠罩下寫出了閃爍光芒的《出身論》，是受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這本書的啓發，如果説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啓蒙思想家魯索的「懺悔録」，是當時法國文學靈感的一個源泉，那麽「童話」這篇實話文學，不能不説是對半真半假文學的一個衝擊，它在文學上的意義和影響也許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做出評價。

我們在她的作品裏看到了以真誠、坦率的態度講述自己的生活，對於這樣一個人不是同樣有資格在「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説：「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嗎！

如果我們要做出公正的評論，那麽「不道德」和「渺小可憎」的，到底是誰? 是害人者還是被害者?

當她站起來要做一個「人」時，這就必然要恢復那喪失了的尊嚴，清算那使人淪爲商品的不幸歷史，糾正那使婚姻成爲謀生手段的可悲事實。

不論是「冬天的童話」、「春天的神話」，還是「夏天的風沙」、「秋天的果實」，從兩篇文章到一本書，從拿自己開刀到給社會開刀，都還要有漫長的道路。但她的抱負，已使自己選擇了光明的前程。

對於這樣一個在易卜生時代也不會受到非議的小小離婚案，竟然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掀起了波瀾，可見「法的觀念」要想進入那些被束縛的頭腦，不能衹靠「條文」的公佈或少數司法人員的盡職，而是需要整個社會、包括每一個人在內的關注。

廣大群眾熱烈討論此案，意義遠遠超出了個人糾紛的範疇。

暮鼓晨鐘開民智，光明磊落新世風。

一個理性的時代將會向我們證明：尋求幸福和追求真理是人的正當權利。在不斷運動、發展和變化着的社會中，舊的總要被新的所代替。

人類能够思考和敢於思考的大腦是無法禁錮的。

當人們認識了自我，從而進一步認識自然和社會的時候，種種荒誕無稽的迷信和陳腐蒼白的濫調就再也没有藏身之處了。理性的光不僅照亮現在，也照亮過去和未來，這盞明燈將與一切尋找愛情和追求真理的人同在！

寫得實在大膽、豪邁！大紙箱裏收藏的一千多封讀者來信，以及雜誌上所有為我辯護的文章，都不如他寫得精彩。人們的文章說來說去，都沒有離開離婚案件本身的範圍，而他卻站得比他們高，眼光比他們遠，視野更開闊。他從社會意義的廣角鏡去觀察和思考離婚案的問題，明朗、堅定地表達了他的婚姻觀，頗帶有不凡的氣概。

「一定要買一本『懺悔錄』看看。」我想，「給不給這人回信呢？」

不。一回信，他又要出現。婚還沒有離完，「內參」正待核查，旭陽正要為我離婚，夠熱鬧的了！有什麼心思結交新朋友？於是大筆一揮，唰唰唰地寫了幾個字：

您這篇文章願意投那兒就投那兒去吧，希望您以後不要再來信了。謝謝您的支持！

將這條子同他那篇文章，塞進信封裏，寫上地址，明天儘早給他寄回。

68. 旭陽

「你這一舉，就扭轉了乾坤！」剛一進屋，旭陽便嘉許地說。他手指夾著煙捲，興奮得一個勁兒在地上走動，「昨兒晚上就得到一個好消息——新華社當天收

到一卷情書，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今兒上午，又連氣兒得到兩個好消息：『時報』和『中國婦女』要批你的文章，本來已拼好版，一收到情書全撤下來了！」

「真的？」我簡直不敢相信。

「這還有假？『時報』社長看了情書，把何淨找來：『喂，你和遇羅錦到底怎麼回事？』老傢夥不知道，還罵你呢！『她一直在勾引我，我不理她嘛！』『是真的嗎？』『當然嘛，我已經講清楚了。』『你再想想。』『想什麼？都講清了嘛。』『這是你寫的嗎？』——社長把情書一擺。——啞巴了，乖乖地做檢查去吧！嘿，報社裏像開了鍋，全傳開了！童話兒，這回，你辦得真高——不寄給黨委，專寄底下，記者組、資料室、編輯部人人先睹為快，領導急著要看，大夥兒說：『您先等著吧，我們還沒看完呢！』——你看靈不靈吧！明天，所有的單位全會收到。看北京城怎麼個炸窩吧！」

他是那麼高興、輕鬆，這不僅因為看了何淨的熱鬧，更因為我撒情書之舉，在他眼裏，便是與何淨一刀兩斷，再也談不上『愛』他了。可我卻怎麼高興不起來呢？我原來最不想做的事終於無奈地做出了！人人是被害者又是劊子手。好像衹有充當劊子手，自己才能活得好一些。雖然批判文章撤了下來，但我卻已列入劊子手的行列。這要比任何一條法律來得更有效力，衹有這樣才能解救自己。

「要知道，總機關在我這兒啊！」旭陽舒服地往沙發上一靠，「自從我在『中篇小說評選會』上為你呼籲之後，無形中成了你的全權代理人。剛才，兩家大雜誌社給我打電話，問我知不知道你撒情書的事，原來他們也收到了，熱鬧成一團兒了。我自然裝糊塗，真有意思！」

我恨他那透視機般的目光，那眼白帶著血絲。他那 X 射線般的大眼睛，總像把我的五臟都掏出來還不放心似的。

「來，過來，吻一個，長的……」

我一方面樂於接受他的親吻，卻又總想離開他，永不見他。不知為什麼，我沒有主動愛上的人，永遠動不了我的激情；像這樣接受了，有如被什麼帶子綁住了、束縛住了一般，令人總想去尋求自己那一見傾心的、動情的快樂。可是……那一見傾心的，不是都失敗了麼？真令人彷徨，無所適從……

「真美……」他的頭靠在沙發背上，微閉了眼。

如果他知道我剛才的想法，準會大吃一驚，人的感情是多麼複雜啊！

「童話兒，看，我介紹信都開好了，」他從皮包裏拿出來，「明天一早，我就要去調查了。二十二條——這裏包括你在東北的生活，你回北京找臨時工、當保姆

時的生活，平反之後搬到農民房的生活，以及『老幹部』何淨對你的態度。每一條都要由證人親筆所寫，還要有旁證人、所在單位的蓋章、簽名。第二步，用這些有力的材料，上交法院，重新申訴——告王志民誣陷罪。這種小人一到了法庭上，絕不會保他的主子。那時，一篇報告文學由我執筆，把何淨的醜行全盤端！」

「您太樂觀了，法院不會立王志民的案的。」

「憑什麼？他完全夠了誣陷罪。」

「不會的。中院什麼態度？您想想。再看看達奇的處境——現在賣澡票、飯票、打雜，讓他檢查，他不檢查，就要給他處分。現在由民事廳主任陶淵來接這個案子。他敢為了我和中院、新華社對著幹？」

旭陽沉思著，不由歎了口氣。

「那你說怎麼辦？」

「也祇有從舒鳴這兒打開缺口。」

「怎麼講？」

「既然『內參』借的是舒鳴的話，祇好告舒鳴誣陷誹謗罪。目的是要求法院在離婚判決書寫上：『舒鳴在法庭上的供詞，有嚴重不實和錯誤之處。』祇要有了這句話，《焦點》就可以在雜誌上說清這句話包括什麼，不也等於澄清『內參』了嗎？」

「祇有這樣。可我們要求的太低了，難道僅僅要求寫上那麼一句話？」

「這還未必能達到呢。」

他找出紙筆，叫我寫出被調查人的住址、工作單位和姓名……

一天又一天，他那被風吹得乾裂的嘴唇，裹著黃沙的半白的短髮，四處奔波的勞碌的身影……在我的生活裏，祇有這一位救命恩人。每天下了班我去找他，他總是情不自禁地告訴我好消息——如何又獲得一張有力的證明。

證明，證明……一個人，已經不能證明她自己，祇有靠別人證明。證明什麼呢？無非證明她不是「墮落的女人」而已。誰又去證明她更好的品質呢？而這些證明，恰恰是送給那些說你是「墮落」的人去看，由他們再證明你沒有「墮落」。這不是荒誕的童話又是什麼呢？一張張、一頁頁……而那製造了「墮落」的何淨，又何曾去勞神證明自己墮落與否？

我越被旭陽的辛勞所感動，越是依戀他，離不了他，越是感到自己的孤獨……假若沒有他！

「一遝子鐵證！」這天，一見我他就興奮地說道，「全齊了。都清楚了！證明『內參』那二十二條不實之詞純屬捏造！來，童話兒，」他溫柔地把我摟過去，吻我，「你真好，真純潔！」

欣慰和感激的心情中，一聽到這後一句話，突然悟出：原來他調查的動機，還另有一個目的——趁機瞭解一下我過去的生活，到底使他放不放心？我的心不禁一沉，我不喜歡懷疑的愛；當我愛上誰時，我從不管他過去的生活如何，也不懷疑他的將來，我也希望人家這樣愛我。但他卻不是。

「唉，真好……」他說，「我還沒這麼吻過……我一定要為你離婚。」

「別再這麼說！」這話讓我生起氣來，「你以為這是抬舉我嗎？」

他驚異地看著我。

「如果你是為我才離，那麼沒有我你就不離？你和她到底有沒有感情呢？我不喜歡非有人死等著才離的離婚態度！如果你是嚴肅的，和她真沒有感情的話，即使沒有人等著你，你也應當離。」

好一會兒，他才咕嚕出一聲：「真厲害！」

「這算什麼厲害？正因此，我才從來不服氣我是『喜新厭舊』呢！」

「可我歲數大了，」他把我拉到身邊，幾乎哀憐地看著我，「做不到像你說的。你還能等待、爭取，可我不行，遇見你不容易，我深信這是最後一次戀愛了。等我兩年吧，童話兒，多一天我都不叫你等！」

「到法院，頂多一年。」

「我能去法院嗎？還不又給我戴上『陳世美』的帽子？」

「那你怎麼辦？」

「我冷淡她，祇要不給她寄錢，就夠她一受。她會主動提出來的。」

「不會這麼容易！」

「她剛強，會的。放心吧，我瞭解她。」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雖然心裏是那麼不情願——我看不起這種離婚態度！也從來不相信世上祇有一個人可愛。我們愛的是一類，這類人有千千萬……

「咱倆結了婚，」他說，「就調到一塊兒，一個舒服的地方，專門搞寫作。你的小說太實了，不行啊，還要巧妙。咱倆一塊兒寫，一塊兒玩，一塊兒買菜做飯，一天也不分開！我要買全套的高級傢具，讓家裏應有盡有。我要為你的文學事業開出一條路來。」

「可是你的小說，我不喜歡。為什麼老是真話假話摻著寫？你很會搞配方學——前面揭露一些矛盾，後面必都改了；有一個實打實的，必有一個理想中的高尚的。這誰愛看呢？」

「童話兒，你懂什麼！我吃的鹹鹽比你多，在中國，衹能做個不痛不癢文學派！否則，不會讓你生存的。」

「既然你在寫作上那麼膽小，對我的事，又為什麼那麼膽大？」

「因為我知道，如果你翻不了身、發不了作品，無論我給你多少快樂，你也會鬱悶的。」

我感動地抱住他，聞他那斑白的、有些稀疏的頭髮。他真好，真瞭解我！可是，如果沒有共同生活的打算，他就不會如此見義勇為嗎？他的行動，原來都是為今後的共同生活做鋪墊？我不由鬆開了手。

「現在衹差一份材料了，」他說，「必須去找你母親。」

我站在胡同裏一個背靜的拐角等著他。伸直脖子，便能看到那瓦灰色的房頂。回想五年前，我曾懷著多大的期望，拿著母親不願我回來的信，滿懷溫情地奔向它啊……此刻，我生怕被他們看見，又往牆角裏挪了挪。情變鈍了，心變冷了，這就是五年的變化。那顏色陳舊的灰色屋脊，給我一種說不出的心情。在那屋頂之下，我的離婚，沒有任何人支持。羅勉結婚了，和父母住在一起，剛剛添了個女兒，愛人溫柔體貼；羅文也結婚了，自己另有房單過，兩個人都在上著電視函授大學，鑽研他們所喜愛的電子和機械技術。在全家已經趨於平靜時，我卻鬧得全北京、全國盡人皆知，議論紛紛。「內參」不知怎麼傳到了父母的耳朵，他們打過一次電話叫我回去，我原以為，他們一定是想問問我這一年多的生活，關心一下。但他們關心的衹是「內參」，不明白它是怎麼回事。我盡我知道的講，他們一言不發地聽。聽完，羅勉不發一語地回到自己的屋，父親「吧嗒吧嗒」望著地皮吸煙，母親卻說：「何淨畢竟為咱們家做過好事。你有錯誤哇！不止一個朋友忠告咱們哪——別讓羅錦的形象損害了她哥哥。人家幫過咱們，千萬別翻臉不認人哪。」

這永遠不變的灰色房子！每次我想到或走近它，心中都像攪起一鍋不是滋味兒的漿子……灰色，永遠是灰色，沉悶透了！什麼時候，一拳能把這灰色打破，破成一個天窗，透進陽光和新鮮空氣來呢？

忽然，看見旭陽由那頭走來。

「這麼快？」我納罕地迎上幾步。

「衹有你父親在家，」他憂鬱地望著我，「說你母親肺心病發作，住院一個星期了。」

「哦！」我的心一沉。剛才我還在怨恨母親，然而此刻，我太覺得對不住她！我衹顧自己在人生的戰場上厮殺，想衝破一層厚厚的網，根本不管後果會給家裏帶來什麼！媽媽！自從哥哥死後，她就生了病。這次，也許是因為我，才又犯的病吧？可我卻什麼溫暖也沒給過她！

「羅勉下班還沒回來，我和你父親談了談。他說，你媽從來沒說過你給達奇送禮的話，舒鳴是信口開河。又說舒鳴一直沒來過你們家，這話從何談起？沒有的事怎麼能編？他說中院和區院的人都來家調查過，你媽早就講清了。」

「可為什麼，中院把沒影兒的事當成有影兒的事，用舒鳴的話來壓制達奇呢？」

「故意的吧。」

「可是，達奇受不了。如果我媽親筆寫明，就要好得多。」

「可你媽……」

「沒什麼。」我鐵著心說，「她住了幾次醫院了，每次四、五天就緩過來。法院就要重審了，等不及了。」

我和旭陽向醫院走去。心裏，又隱隱地恨起母親來；不管是對區院、中院，母親總說我和舒鳴過得蠻好，她不同意我們離婚。這話給我找來多大麻煩啊！照理說，我此時應當給母親買點吃的，可是我所有的稿費，除了買生活用品、衣服之外，剩下的三百元，全部印了何淨的情書了。口袋裏衹有五元，離發薪還有十天，又不好張口叫旭陽花錢，衹好硬著頭皮去吧。

「媽！」

當我猛丁出現在病房門口時，著實嚇了她一跳。大病房有八張床，外加陪伴的家屬，熱烘烘、亂糟糟的有二十來人。母親穿著又肥又綯的藍白條住院服，正笑眯眯地和一位側身躺著的老太太聊天。她一見我，足足愣了兩三秒鐘。

「噢、噢，羅錦來啦？」她不自然地招呼道。「這是我女兒，」她向那凝視我的老太太介紹，「啊，剛出差回來。」同時暗地裏向我丟個眼色，「你才從武漢回來吧？」

「嗯、嗯，」我衹好這樣答應著。可憐的母親，衹因我還沒來看過您，您就用這話向病人搪塞。我太對不住您了！

「這位是——？」她疑惑地瞅著旭陽。

「他叫旭陽，『土地』雜誌的編輯。」

「噢、噢，」衹要一聽「雜誌」，她心裏就不自在，「坐，坐，吃個水果吧？」

我們坐在她的床沿上。我沒有給母親帶來任何吃的，她卻在招待我們，好內疚啊！她在這兒病著，而我卻在外面拼搏，活得比她還慘！

「您好點兒了嗎？」

「好多了。」她削著蘋果皮，「我想出院，你爸爸和羅勉不叫我出去，讓我再住幾天，說一回家又怕累著。」

母親假作輕鬆地東談西扯——這水果是區政協的人買來的啦，她又成了政協委員啦，每月又給車馬費啦……

「這蘋果味兒不錯，」她切成四瓣，一一遞給我們，「還有橘子，嘗嘗吧？」

旭陽阻止，她還是拿出來剝。她抿緊的嘴唇和若有所思的面容，明明是在琢磨我們的來意，卻又一句也不問。所以她才又切又剝，找些事幹當做話語；或許用這來告訴我們——此地不宜談別的？可是在家裏又何曾談過？你的孩子還要去廝殺，顧不得了！

「媽，」我壓低了嗓子，「我們希望您寫一份材料——」

「小點兒聲！」她煩躁地皺眉、打斷，「這是什麼地方！哼，」她冷冷一笑，「原來，你是為了這個才來的！」

哦，我應當為了什麼才來呢？一個墮落的女人！您這快要被人制死的、太愛活的孩子！難道有閒心到這兒來聊家常、吃蘋果嗎？

「沒辦法。」我竭力忍住心裏的怨忿，「舒鳴在法庭上一口咬定，說您說的——我給達奇送了禮，達奇才判我們離婚。所以麻煩您寫一份書面材料，澄清這沒有影兒的事。」

我一面說，她一面嫌厭地頻頻皺眉，一心衹怕旁人聽見。那討厭的老太太，使勁支起耳朵，側過頭來聽。

「沒必要。」她一晃頭，果決地低聲說，「我早就向法院的人說清了，都有記錄在。沒必要寫。」

我看了看旭陽，他有些意外地望著母親。

「雖然您說清楚了，」我說，「可中院還抓住這問題不放。」

「沒的話！法院總得按政策辦事。」

「要真按政策辦事，就不會有這種事了。達奇在賣澡票兒，在停職檢查。」

「憑什麼！」

「就是這樣。您問旭編輯，是不是真的？」

母親似信非信地瞥了他一眼。旭陽朝她湊近一些，沉著地說：

「她的案子就要開庭重審了。我把『內參』所有的不實之處都調查過了，材料全齊了，肯定能勝訴，就差您這一份兒了。要是您方便，哪怕寫幾個字，對我們也有用處。」

「我看不必吧。有記錄嘛。舒鳴信口開河，又沒憑據，又沒證人，法院怎麼能信他的？」

「達奇確實在停職反省。法院的人雖然找過您，卻又故意踢來踢去。如果您親自寫一張書面證明，他們就不敢了。」

鄰近躺著的老太太，越來越想聽清我們的談話，把枕頭朝這邊挪動。母親緊繃嘴唇，眼角的餘光早已窺見別人在竊聽。

「好，我寫。」她有氣地「噹」地拉開床頭櫃的小抽屜，匆促地翻找筆和信紙。

「我這兒有。」旭陽將自己的筆遞過去。

「不用。」她板板地說。「噌」地拔開筆帽，「唰唰」地在紙上寫起來，不止一處把信紙劃破。那熟悉的、微微傾斜的字體，每一筆都留下氣惱和厭煩，似乎在無聲地驅趕我們出去……

「行了吧。」她「喳」地合上筆帽，眼皮抬也不抬，又「嚓」地撕下那張紙，生硬地遞給旭陽。我湊過頭去看看，兩人剛看了一半，母親便不能自制地朝門口一擺手：「行了。」

我們祇好站起來，正欲道別，突然一聲：「媽！」——羅勉像一團風似地進了屋。

他的身上還裹著外面的寒氣，一身藍呢子中山裝，領口敞著，連帽子、大衣和手套也沒穿戴。見了我和旭陽，連個招呼也不打，便坐在了母親的床沿上。

「吃飯了嗎？」母親的臉立即鬆弛下來，關心地看著他。「瞧手凍的！怎麼連大衣也不穿？」

「嗯，」他用手背抹去鼻涕，「剛回家就來了。」

「噢、噢。」母親似有所知，不安地瞧瞧我們。

「您是旭陽同志嗎？」未等母親介紹，他便耐不住地低聲問，「我有話要跟您談。」

我們衹好又坐下，母親惴惴地看著我們。

「我勸您少管我姐姐的閒事。」他在克制著自己，「越有人管，事兒越大。」

「你怎這麼講話？」旭陽奇怪地盯住他。

「你小子少管！」我忿忿地說。

「有話你們出去說！」母親緊皺眉頭，瞭了一眼四週，「出去說！」

「我沒跟你講。」羅勉瞪我一眼，立即和旭陽走出病房，我也跟了出去。

「羅錦，」旭陽轉身囑咐，「你先到那邊去，在樓梯口等我，啊？」

他顯然是怕我們吵起來。旭陽，我的親人，如果沒有你，我可怎麼辦啊！我站在寒風颼颼的樓梯口，望著窗外暗下來的天空，衹覺人生是這般艱難，這樣苦澀。病人，在醫院裏和死神掙紮；健康的，在外面也同樣掙紮。雖都是掙紮者，卻誰也不可憐誰；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死。除了血緣關係，我們還有什麼？理解，支持，幫助，體貼？過去有過，這些年又哪裏去了？難道苦難的外力，必造成內核的分裂？還是本來追求的就不相同，外來的壓力才使我們彼此看清？

「可氣，真可氣！」旭陽一拍我的後肩。衹見他紅脹著臉，一迭連聲地責怨：「好不通人情世故！」說著便向樓下走。

「什麼事？他怎麼了？」

「我調查為了誰？不但是為了你，還不是也為你們全家？我怎麼跟他講，都說不服他！『您少管，管了我們也不知情。』我說：『我不需要你知情，我是出於正義。』你猜他說什麼？——『我正要代表我們家，給《焦點》寫信呢，證明她第一次結婚從來沒為過我們，第二次結婚也與我們無關。我們對她的離婚絕不表態！她的自傳文學根本不真實！』這話實在讓我想不到！我說：『不真實？你們的戶口是怎麼遷到東北的？現在是什麼時候，幫不了忙還幫倒忙？』他說：『如果不是有那麼多人幫所謂的忙，事情還鬧不了這麼大呢！』——你說多可氣！氣得我二話沒說，扭頭兒就走了！」

我不由驚愕地站住了，慌忙拉住他的衣袖：

「不行啊，您還得回去說說他！千萬別在這時候壞事！」

「跟那小子我沒法兒過話！」

「衹當為了我吧，我求求你！」我堵在他的面前，不讓他往下走。

「唉——！」他重重地歎了口氣，回身走去……

我站在樓梯拐彎處的窗戶旁，繁星在深藍的天上閃爍。一九六六年的那個抄家之夜，我和羅勉站在郵局外，不是也望著這個天空嗎？哦，那時的小弟弟，多麼可愛！是什麼使我們都變得不可愛了呢？週圍如此的寂靜，兩個人壓低了的激辯聲，時而飄來——

「……她的事……給了我們多大壓力！……在單位都抬不起頭……」

「……能怪她嗎？……」

「……幹嘛要鬧得這麼大？」

「……不討論，不造成輿論，能離婚嗎？……她的……」

「……誰強迫她結婚了？……」

「……要承認事實……」

「……就因為她，我媽的病才加重的！……」

「……她願意這樣？……」

「……不能讓這件事再擴大發展！」

「……等開完了庭，你再證明行不行？……」

夜色，更加濃了。我大大喘了一口氣，心裏憋得慌。忽然想到，旭陽在調查每一份材料時，不定費了多少唇舌，而他卻沒露過！

69. 區院再審

早上差一刻八點，我站在區法院大門外，等著代理人喬真。門內的院落裏，站著舒鳴和他的兩位代理人。我不願讓他們看見我，向一旁挪了幾步。

上告舒鳴「誣陷罪」的申訴書，寫了足有十幾次，法院卻理也不理。陶淵在和我個別談話時，認為他是在「氣頭兒上」，立不了案。

原來的代理人李春光先生由於種種原因不想再插手，由於法學研究所的李勇極先生曾在《司法》與《焦點》發表過極有說服力的文章，也很想做我的代理人，然而中院卻說非要該單位開允許出庭的證明，該單位又不給開，說本所工作人員祇有研究任務而沒有出庭的任務。去律師事務所呢，又生恐他們與法院通氣，花了錢反而受騙。如此，旭陽便介紹了喬真先生。

馬路拐角處，遠遠地出現了一位面色黝黑、瘦削的中年人，黑邊眼鏡在陽光下一閃一閃。他的五官見愣見角，有一股仗義勁兒。他是某中學的語文教師，曾在「土地」發表過小說，學過些法律知識，曾為他的學生出庭而勝訴。

本來，我很希望旭陽能做代理人。但他說，為了今後共同生活，現在他衹宜做「幕後」工作。

「來了？」喬真走近問道，「他們來了嗎？」

「來了。」

近幾日，他總像有些神不守舍，以往他可不是這樣子，此時他回頭往院裏草草一望。

「您有把握吧？」我問。

「沒問題。」他避開我的目光，提起手中的黑皮包，「材料都在這兒呢。昨兒晚上我又看了一遍。」

平時，他總要挺起胸脯、微昂下巴，自豪地一翹大拇指：「看你喬大哥的！」然而，即使他又會如此，我也仍舊擔心——自中院裁定之後，整整過了四個月，陶淵才開始找我個別談話。那麼長時間，區院是怎麼研究的？到底打的什麼主意？聽說，陶淵原是印刷廠的排字工人，對法律一竅不通，在文革期間，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他革命進了區法院奪權，自此就沒離開，不但成了民事廳的審訊員，又升為主任。他五十來歲，淡黃面皮，方臉闊嘴，神態和藹，一副端莊謹慎之氣，絲毫沒有郭傑咄咄逼人之感，可也摸不透他的心思……難道，他敢和頂頭上司中院對著幹，做出像達奇一樣的結論？在旭陽調查出來的那遝子鐵證面前，他還能說什麼？

這時，衹見一位矮胖的中年男子向我們走來。

「您二位……就是遇羅錦和喬真同志吧？」他說，「我是《焦點》的記者，剛從上海乘飛機來的。」說著他打開記者證讓我們看。「我要求旁聽，法院不讓。說什麼是『隐私案件』，屁話！什麼叫『隐私』？討論都討論了，有什麼『隐私』？中院怎麼想開四百人旁聽的審訊來著？沒有道理！怎麼說也沒用。那兩位——」他用手一指，衹見有兩位陌生男人正和舒鳴他們閒聊，「是『時報』和『日報』派來的記者，也不讓聽。唉！」

那兩人正朝我們瞟。他們肯定是支持舒鳴的。

「哼，」我說，「一牽涉到十級老幹部，就成了『隐私』了！」

喬真掏出煙捲，讓他一支，自己也點燃。

「那你們三位……」我說。

「我們在外邊等著。今天總會有個結果吧？我想能勝訴；你寄給我們的那份調查材料，我們認為很有利。」

「嗯，那是……」喬真含糊地應和。

「喂！過來！」書記員出現在辦公樓門口，「當事人、代理人，都過來！」

我們尾隨書記員走進辦公樓。舒鳴在前，傲慢地朝我一瞟。他滿面紅光，擺出毫不在乎的愉快神態，故意地和那兩位代理人閒扯。一年多來，沒有炮火的鏖戰，并未給他留下衰老的痕跡。今天他特別穿著一身齊整筆挺的新衣，本來有白髮的頭染得黑烏烏，還抹了髮蠟。他是否要顯出他的「年輕」、「可愛」呢？

審訊室祇是一間很普通的、放著桌椅的屋子。兩張長桌後面坐著陶淵、兩位女陪審員（區人民代表）和書記員。屋子中央，是我和舒鳴的座椅，兩側，是代理人的桌椅。以往，後邊要放幾張椅子——雙方工作單位的領導必要參加的，然而，「隐私」得連他們也不許聽了。

「現在開庭。」陶淵沉穩地宣佈。

接著，進行一項項的審訊程序：問姓名、工作單位，問雙方代理人的姓名和工作單位、職務、年齡等等，原告、被告分別申訴自己的上訴理由。看舒鳴那神氣，氣焰已不像在中院，竟然有些發慌地為「內參」的風波辯解——說自己并沒有要求王志民登在報上，說他不認識王志民……難道，陶淵用這話嚇唬過他？

「這不該由我負責。」他有些心虛地看著陶淵。「總而言之，我以為她和我有感情，生活也一直幸福。她就是地位變了，忘恩負義，生活作風不嚴肅。還有，第三者何淨，破壞了我們家庭，這事應當嚴加追究。我同意離婚，但是財產一點兒也不給她。在離婚書上，應當寫上對她的批評……」他哩哩囉囉，好不容易才說完了。

「原告，你有什麼要補充的？」陶淵問。

「他的話自相矛盾，」我說。「他一直說我們『很幸福』，可又把我的品質說得不能再壞，那麼他的幸福又從何體現呢？再說，什麼叫『地位變了、忘恩負義』？我應當是什麼地位？他到底有什麼恩？『內參』一事，如果不是舒鳴在法庭上無中生有地造謠，王志民又怎麼敢寫？由於『內參』，我沒法兒工作，沒法兒上班，到處都議論我。小說也不能發了。我一家人都抬不起頭。當初如果想不開自殺了，這責任應由誰負？至於財產，在我和他生活的兩年中，每月掙四十多元，全部

交家過日子，理所應當有一半，婚前，他什麼都沒有。婚姻法也一再強調：『保護婦女和兒童的權益』。」

其實，我什麼也不想要，但為了防止他加碼要錢，衹有這麼說。

我們表示再沒有什麼補充的，陶淵便宣佈由代理人辯護，他讓喬真先說。

我望著喬真。這回，就看他怎樣雄辯有力地反駁了。開庭之前，我倆就反駁哪些問題，商量了多少次啊。衹見他將桌上的材料立起來，無所事事地戳了戳，又放下。

「你們先說吧，」他望著對面的兩位代理人，謙恭地笑道，「然後我再說。」

好生奇怪——他怎麼這種態度？

「我說！」戴眼鏡的哲學系大學生早已忍不住了，冲動地高舉右手。

「好，由被告代理人方偉辯護。」陶淵宣佈。

方偉二十多歲，白淨的圓臉，細長眼，戴副黃玻璃框近視鏡，激動得面色刷白，直咽唾沫。他將手中的一厚遝子發言稿神經質地抖了抖，聲音發顫地高聲誦讀起來，帶著上臺講演似的有力手勢。他用許多哲學術語和馬、恩、列、斯有關愛情、婚姻、家庭的摘錄——證明我和舒鳴結婚之前動機不純、抱著離婚的目的暫組家庭，對舒完全是利用，平反之後，又一腳把他踢開，「這種醜惡的利己主義從頭到尾赤裸裸地沾滿了損人利己的細菌」，「見一個愛一個」，「性解放」……云云，他又慷慨激昂地痛罵何淨，說他是「十足地道的偽君子」，「道德品質極為敗壞」，「和遇羅錦是一丘之貉」……他的發言如此之長，陶淵兩目微垂，打哈欠；兩位女陪審員坐不住地直動身子；書記員索性不再記錄，一手托腮，另一手在玩弄鋼筆。

方偉那滿腔憤慨，彷佛衹有把我從地球上踢出去，中國才能安康太平、四化實現。他好不容易說完了，另一位代理人開始辯護。他是舒鳴母親家院裏的老鄰居，三十多歲，工人，一直願為舒鳴打抱不平。他聲調沉靜，除了同意方偉的觀點和理由之外，又加上一頂「陳世美」的帽子，著重在經濟問題上對我駁斥——認為我一直靠舒鳴養活。看來，這兩位事先已經分好工了。

我已經聽得麻木不仁，早就會背了。此時，我關心的，衹是喬真如何為我辯護，按照手裏所有的鐵證和旭陽與我們多次的商議，喬真是完全能把他們駁倒的。

「都說完了？」陶淵看看手錶，「現在，由原告代理人喬真同志辯護。」

喬真向陶淵謙遜地一點頭，翻了翻手邊的材料，不慌不忙地向大家掃了一眼。

「這件案子嘛，」他語氣溫和，好像在講故事，「由中院裁定之後，到區院重審，已經過了這麼長時間了。剛才，我仔細聽了被告及代理人的發言。對於遇羅錦的離婚理由嘛，我呢，有我自己的看法。總之嘛，儘管，當初客觀環境，對遇羅錦呢，有著一定的不利因素，比如她的政治問題等等。但我認為，她和舒鳴結婚之前，還是有著一定的感情；結婚之後呢，據調查瞭解嘛，過得還算和睦。這次離婚嘛，我認為，主要還是因為，她的地位變了才引起的……」

怎麼！是我聽錯了嗎？不，沒聽錯！他和事先商定的一點都不一樣！我親眼看過他的辯詞！然而，他根本不看那材料一眼，衹是時而望望牆壁，時而掠掠屋頂，時而掃掃在座的人，漫不經心，和和緩緩，應付差事地往下說，說我「如果地位不變是不會和舒鳴離婚的」，說我「應當承認這個事實」，「當然啦，」他又說，「舒鳴的檢舉有些不大如實，因為對於『內參』的不真實，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他把旭陽調查的材料拿起來，朝他們舉了舉。「由於別人利用了舒鳴的檢舉，所以給遇羅錦生活上、工作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誣陷誹謗』嘛還夠不上——這樣說言過其實了，不過是舒鳴的一些氣話嘛……」

哦！這位我一向視為「靠山」和「力量」的代理人！這位一向「仗義」、挺胸脯豎大拇指的老大哥！這位與我和旭陽商議過多少次、觀點完全一致的辯護者！竟軟綿綿地沒有一句譴責他們的話，沒有一句正當的要求！他倒好像是他們派來的，反而來說服我，叫我「伏法認罪」，天，我如墜五里霧中！

「我說完了。」喬真一擺手。

「現在休庭。」陶淵立即宣佈，「十二點半，該吃午飯了。下午兩點，準時來這兒繼續開庭。」

舒鳴和那兩位代理人，臉上洋溢著格外的興奮，率先走出了屋。喬真心神不安地向我搭訕道：「走吧，出去吃點兒什麼。」

我什麼也沒回答，胸口像堵塊鉛，隨著他走去。

「怎麼樣？」大門口，《焦點》的記者迎上來，關注地盯著我們，隨我們往舒鳴他們相反的方向走。

「那兩位等不了，已經走了，」記者說，「怎麼樣？」

我不知說什麼好，似憂似怨地瞅瞅喬真。

「還沒完呢，」喬真低頭望著路面，「下午接著開。」

「你們反駁得如何？法院什麼態度？」

我心裏像翻了五味瓶。夏日驕陽似火，烈日當頭，更添了心裏的焦躁和煩悶。該不該責備喬真呢？萬一得罪了他，下午弄得更糟呢？

「小遇，你覺得我的發言怎麼樣？」他竟故作鎮靜地問我。

「喬大哥……您，怎麼不替我說話呢？」我竭力壓著心裏的驚詫和氣惱。

記者睜大了眼睛，朝我們臉上搜索地注視著。

「哦……你的意思是……我的發言不夠有力？」喬真半眯起眼，望著來往的車輛，「等下午的，你看著。」

「您說的，和咱們事先商量的，怎麼不一樣？」

「我不是還沒發完言嗎？瞧下午的。」

下午……也許會好？我不好再責備他，真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們信步來到一個蒼蠅亂飛，擁擠不堪的飯鋪。如此骯髒的三等飯鋪，在北京大街上比比皆是。我們立在正吃飯的人背後，足等了二十分鐘，終於占到三個座位。自然由我請客，叫了六、七盤炒菜、啤酒，將帶來的十多元全都花光。油膩污垢的桌面，堆著沒人收拾的髒碗筷，菜炒得又生又鹹又難吃。空氣濁悶，人們你擁我擠，蒼蠅嗡嗡，心緒惡劣，這頓飯著實難以下嚥！記者尚不知法庭上的細情，一邊喝啤酒吃菜，一邊不住地打氣、出主意——如何反駁「地位變了」的謬論，如何抓住舒鳴的「誣陷」不放，如何……

「祇要你們能在這幾點上下工夫，」他握緊拳頭朝桌面一頓，「我們雜誌就可以圓滿地結束這場討論了！全國人民都拭目以待吶！」

他說的幾點，正是我們早就商量過的，然而……我強做微笑地點頭，觀察著喬真。他始終避著我的目光，祇是和記者哼哈地敷衍著，到底他打的什麼主意？

下午兩點，準時開庭，人不多不少。

「原告代理人，」陶淵問道，「你發完言了嗎？」

「基本上……都說完了。」喬真矜持地微微一笑，往椅背一靠。

他騙了我！此時我才突然悟到，四處一片水茫茫，唯有我自己是一塊孤島；這孤島，就要被四下沖來的惡浪淹沒……我硬撐著，和對方「辯論」到四點半，那些老話，說來說去，連我也覺得話已說盡，沒什麼再補充的了。於是陶淵宣佈商議財產問題。舒鳴提出全要。這時，喬真舉手要求發言。

「至於財產嘛，」他和悅地微笑道，「我看，由於舒鳴同志有孩子，又要撫養老人，家庭負擔比較重。遇羅錦嘛，沒有什麼經濟負擔，要不要也沒什麼。」他探身朝我小聲問：「小遇，你覺得呢？」

「隨你吧，」我說。內心裏升起一股無可名狀的厭惡。讓這一切快快結束吧。

「好，」喬真直直身子，「遇羅錦表示沒有意見。房子在結婚前就是舒鳴的，自然還應當歸舒鳴。衹是遇羅錦的衣服還沒拿走，一年多的糧票舒鳴也沒給，這些屬於她個人的東西，應當給她。」

「被告有什麼意見？」陶淵問。

「糧票，我會給她。那些衣服，我女兒已經改了穿了。」

「我不想要了！」我說。

「被告，你同不同意離婚？」陶淵問。

「同意。」

「原告呢？」

「堅決得離。」

「既然雙方都同意離婚，」陶淵說，「那，就是『協議離婚』。協議離婚是沒有上訴權的，這點你們想必都知道。現在是：協議書怎麼寫的問題。」他拔開自來水筆的筆帽，「我們本著尊重雙方當事人的原則，不失公正地圓滿解決它。你們可以看出，我們一直是這麼做的，對吧？所以，協議書上的每一句話，都必須經過你們雙方同意，我們絕不包辦代替。現在，先按你們的意見，擬一個草稿，雙方都沒有意見以後，再正式打印，同意嗎？」

我們都沒有意見。

「原告，」他問，「你認為應當怎麼寫？」

這是最關鍵的時刻，我不得不又一遍陳述自己的理由：

「我們的婚姻是『四人幫』當政時造成的，婚前沒有牢固的感情，婚後也沒建立起來。在離婚過程中，舒鳴捏造了一些無中生有的話，以至造成極壞的影響——我認為應當寫上這些話。」

「不行！」舒鳴氣急敗壞地嚷道，「要是這麼寫，我堅決不幹！這官司打到哪兒，也得把是非說清！」他那火燒火燎的目光射來，如同見了仇人一般分外眼紅。

「你嚷什麼，」陶淵溫和地說，「心平氣和地講嘛。法庭應有法庭的秩序，何況我們有言在先——尊重你們雙方的意見，對吧？」他見舒鳴氣哧哧地沒言聲，便問道，「被告，你認為應當怎麼寫？」

「她明明是地位變了才離婚！」舒鳴忿忿地說，「不寫上『地位變了，忘恩負義』，我堅決不能離！還得寫上『第三者何淨插足』！要不是何淨那老王八蛋插足，或許我的家還敗不了呢！」

陶淵兩眼發暗地看著他：「法庭上不要罵人。」

「對，寫上何淨！」方偉早已如坐針氈，興奮地揮起拳頭欲站起來，「必須寫上何淨插足！」

另一位代理人舉手：「不這麼寫，我們認為不公平。」

「原告的意見呢？」

「沒有道理！」我說，「你們說的我都不同意！不談感情，光談什麼『地位』。這麼說，沒離婚的都是因為地位沒變？不談感情，光談什麼『第三者』，要是有感情，一百個第三者也插不上來！這叫什麼做法！」

「我認為，」喬真發言，「基本可以那麼寫。不過，『第三者插足』是不是可以不寫？」

我盯住他。這王八蛋，真是個叛徒！到底，他為什麼會變節的呢？

「小遇，」他欠過身來耳語，「離婚要緊！別光在一兩句話上爭來爭去，離了婚，比什麼不強！」

「可當初咱們怎麼說的？」

「你聽我的，沒錯兒。」他轉臉向陶淵說道，「除了『第三者』可以不必寫之外，其餘的，就那麼寫吧。」

「不行！」舒鳴、方偉嚷道，「不行！『第三者何淨插足』一定要寫！這是事實！」

「屁！」我在心底裏狠狠地罵道，「你們懂個屁！這些混球兒們！」

喬真瞅著他們急赤白臉的樣子，幸災樂禍地微笑。

陶淵轉動著手裏的鋼筆，這時目光從鋼筆上抬起來，那眼底躍動著叵測的幽光。

「我看，」他依舊鎮定地說，「『地位變了、見異思遷』這一句是要寫的。試想，如果遇羅錦現在沒平反、沒工作，能和舒鳴離婚嗎？肯定還是要過下去的嘛。我們做了充分的調查，在你們結婚以前，二人還是有感情基礎的嘛。沒有人強迫你們結婚嘛。這和遇羅錦第一次結婚時有所不同。這一點，我們希望遇羅錦能夠充分認識，不要固執己見。」他不動聲色地向我們掃視。「原告，你有什麼意見？」

「不用感情解釋離婚問題，能說得通嗎？」我的語氣頗有些疲累了，「衹要地位一變，就具備離婚的因素，這多可笑？不談感情，從來不談感情。」

「這是我們的看法。」陶淵說，「你應當冷靜地虛下心來，好好反省認識自己，不要固執嘛。」

我已經明白：我休想能說服誰——有的糊塗，有的是裝糊塗，我的話到底有什麼用？我是被動的。舒鳴不離，我就沒有辦法。在我的案子上，再也不會有達奇那樣的判決了。衹因一方堅決不離——死抱著絕不讓對方好過的想法，而拖了二、三十年的離婚案，不有的是嗎？離不離，完全操在舒鳴的手裏！我不想再說什麼了。陶淵見我不言語，便又說：

「至於『第三者插足』，這句話可以寫，但用不著寫名字。」

「不成！」舒鳴叫道，「不寫何淨不行！明明是他破壞了我的家！為什麼不寫明？」

「應當寫！」方偉也嚷。

「必須寫！」另一位代理人說。

喬真欣賞地笑著。

「不用寫了吧。」陶淵和緩地勸道，「這件案子鬧得滿城風雨，誰不知道『第三者』是何淨呢？都知道嘛。你們雙方為這案子耗費了多少精力，為一點小節爭執不休，何必呢？我看，草稿就這樣擬好了：『遇羅錦與舒鳴於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戀愛結婚，婚後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後由於遇羅錦自身條件的變化、第三者插足見異思遷，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這不是都寫上了？」

突然，我全都明白了！四個多月來，陶淵處心積慮——一，不能得罪中院；得罪了中級法院，不知今後會有多少案件打回來「重審」，不知會給多少小鞋穿；二，不能得罪舒鳴：舒鳴不滿意便意味著上訴，中院巴不得舒再上訴，好插手這案子大顯威風；對區院來說，便又成了處理不好案件的被動角色；三，不能得罪何淨；他是十級幹部，新聞界的權威人士，生活作風問題對於這類老幹部，算得了什麼？寫上「何淨」二字，就意味著公開判決了他，誰知他會怎樣報復？如不寫上他的名字，轉眼間便可以說那「第三者」根本不是他。這四個多月，何淨與陶淵、三仙姑與陶淵，到底通過多少次電話？許過多少好處？以至於連喬真也能買通了呢……哦，他們最不怕的，就是我！他們不怕拖，可以一直拖到舒鳴滿意為止，不，一直拖到區院自己滿意為止。二、三十年，這樣的積案有的是啊！舒鳴是糊塗蟲，其實他和我一樣可憐！我們的自由，都不在自己手中。

「這麼寫，雙方還有什麼意見？」陶淵環顧大家。

「沒意見。」舒鳴有些將就地說。

「就這樣吧。」他的兩位代理人首肯。

「我看可以。」喬真說。

「原告呢？」

「你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吧。」

我真想說——祇要給我自由！

「好。」陶淵精神為之一振。「先把這一條寫下來。」他寫完念了一遍，和剛才草擬的一字不差。「下面，商議一下財產問題吧。」

空氣又凝固了——舒鳴和他的代理人，又一次進入戒備狀態。哼，大事都不在乎了，小事還算什麼？有什麼可緊張的呢？我舉手。

「原告。」

「都給他好了，都給他吧。」我有些厭煩地說，「房子本來就是他的，衣服他女兒又都改了，那些傢具，本來我就不想要。我想……我們應該好離好散，這案子鬧了兩年了，還鬧個什麼勁兒呢？處得好，是夫妻；處不好，應當是朋友，到今天我也是這麼看。今後，舒鳴，如果你需要做棉衣、棉被啦，就去找我，我一定幫助。對你的孩子，咱們都應當關心她。彼此做個好朋友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直勾勾地盯住我。意外的驚愕凝結了幾秒鐘之後，登時人們全綻開了笑臉。

「好！」陶淵兩眼迸射出喜悅的光，「遇羅錦態度是誠懇的。很好嘛，這就好嘛！」

「羅、羅錦，」舒鳴結結巴巴，激動得臉都紅了，「今後，凡、凡是你幹不了的活兒，我也一定盡力幫忙！」

喬真、方偉欲起欲立，人們都為眼前的場面所激動。方偉鼓起掌來，又不住地直托鼻樑上的眼鏡。屋裏的氣氛更為熱烈，誰都坐不住了，仿佛都認為眼前這高尚的場面，是自己辛勞多日的結果。點頭讚賞的、說笑的，活動身子的、互相交換欣慰目光的……這兒已經不像審判廳，明明是友好的沙龍了。

「好！」陶淵煥發地說，「雙方態度都很誠懇！咱們這就把協議書寫完！」他疾速地擰開筆帽，匆匆將草稿謄在一張紙上；仿佛在大家頭腦發熱之際，他可不會忘記萬一有變則前功盡棄。大筆一揮寫好之後，他讓大家安靜，念道：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事調解書：遇羅錦與舒鳴於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戀愛結婚，婚後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後由於遇羅錦自身條件的變化、第三者插足見異思遷，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本院受理後判決雙方離婚，因事實審查失誤，經舒鳴上訴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裁定發回本院重新審理。現舒鳴亦堅決要與遇羅錦離婚，遇羅錦仍持原要求離婚意見。經本院審理中調解，雙方達成協定如下：一，遇羅錦與舒鳴雙方自願離婚，應予准許；二，現在各人處衣物即歸各人所有，不再交換；三，舒鳴應將現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至五月遇羅錦的定糧，交遇羅錦取回；四，北三里屯北十一樓二單元四號公房一間，今後由舒鳴租住。別無其他爭執。調解成立日期：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本調解書與判決書有同等法律效力。審判員：陶淵，人民陪審員……」他念完，抬頭問道：「有意見嗎？」

「沒有。」舒鳴說。

「好，那咱們就簽字吧。」他說「雖然這是草稿，但衹要簽了字，就不會改動了，同樣具有法律效力。」他捏著鋼筆的手朝我一伸，「來，原告簽字吧。」

我起身走去，恨不得早一分鐘結束它！衹要能給我自由，衹要能不把追求幸福繫在一個自己所不愛的人身上，無論寫什麼都沒有關係！對我的結論，他們沒有資格，衹能由歷史做出。我看也沒看，便簽完了姓名和日期。

「被告，來簽字吧。」

舒鳴的腳在地上蹭了蹭，卻躊躇地不站起來，好像身子比鉛碇還重。

「被告！」陶淵直伸著那支筆。

「我……」舒鳴紫脹了臉，低下頭，似有難言之隱在胸底衝撞。「我不想離了！」——他沖口而出。

這話有如一聲悶雷，大家呆若木鷄，發傻地瞧著他，剛才那高超的感動、亢奮的歡欣，倏忽間無影無蹤。唉唉，我真後悔自己剛才的話！這種人，是衹知媳婦不懂做朋友的！

「怎麼又不離了呢？」陶淵的兩眼發暗。

「既然是何淨插足，」他可憐巴巴地望著陶淵，「衹要他們不來往，我和她還是能過好的。」

我真想往他臉上吐唾沫——棒子先生們的左傾機械論，這小子真他媽信呀！

「離！」方偉「蹭」地站起來，「舒鳴！」他半個身子向他探去，「你真糊塗！還相信那套歪理！」

「舒鳴！」旁邊那位代理人也坐不住了，那恨鐵不成鋼的輕視惱火神情，如同剛剛挨了當頭一棒。二人索性離開座位，將舒鳴拉到牆角，焦灼地小聲訓話、幫他分析。舒鳴耷頭縮肩地站在他倆面前，有如不爭氣的小學生，從沒顯出過如此的氣虛和懦弱。他的腦子裏，一定有如一團亂麻。

其實，何必這麼費勁？衹消墮落女人過去照他臉上吐兩口唾沫，他比什麼都清醒得快。

陶淵一動不動，緊張地注視著牆角的三個人。喬真不禁露出憐憫的微笑，斜睨著舒鳴。

「以後，」陶淵說：「如果雙方有意，還可以復婚嘛。」

這話似乎格外清晰，竟使舒鳴驀地回過頭來，直盯著陶淵。仿佛在他那悒鬱混沌的心裏，突然照出一條希望之路。這話，正是當初我欺騙過志國的話啊！

「離！」他一狠心轉過身來，向陶淵走去。

人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緊緊注視著他，看著他如何邁著并不堅定的步子向審判員走去。也許他覺出了屋裏的氣氛，一抖肩膀，邁出一種滿不在乎的、男子漢式的武步；好像堂堂六尺之軀，從來沒戀過媳婦，壓根兒就沒戀過媳婦……

屋裏鴉雀無聲，衹聽見舒鳴那簽字的唰唰聲；每一筆下去，都在標誌著一件大事的轉折；這裏面不僅僅是一男一女的命運，那筆尖上，更凝聚著億萬人的命運……直看到他扔下筆，臉上漾出莫名其妙的喜悅神情往回走時，大家才真正地從心底裏嘘出一口氣——一口積壓太久的、筋疲力盡的氣……但馬上，一種大功告成的活躍氣氛充斥著全屋，以至三位代理人上前一一簽字時，滿屋裏響起一片道謝、慰問、稱讚、謙遜之聲，互相握手不迭：

「多謝你們的努力！」

「受累了！」

「辛苦了！」

「沒什麼沒什麼！」

「感謝你們，萬分感謝！」

「過獎了過獎了！」

「這也是雙方當事人提高了覺悟！」

審判員、陪審員、書記員都離開了座位，滿臉笑容地和那幾個人不住握手。原以為十分棘手的案件，想不到一個白天便「勝利宣告結束」。儘管天已擦黑，早已過了下班時間，卻誰都忘了開燈。昏暗裏溶浸著無法形容的感動。在這中外矚目的

案件中，歡笑者們皆成了出色的一員，日後，不但可以做為升官晉級的資本，即使向子孫們說起來，豈不是足以值得誇耀嗎？是啊，當一個人在受著無端的誣衊時，當一萬隻腳踩著她赤裸的心時，她卻公然張開雙臂喊道：「踩吧，我愛你們！」——那些踩著的人感動了，他們喜歡這樣的道德、這樣的感情。他們一邊稱讚著一邊在繼續踩她。「墮落」，「墮落」，他們真感動啊！「你是墮落的」——他們發現自己更為高尚了。「冬天的童話」他們是這樣感動的，春天的、夏天的「童話」，他們也還會這樣感動；多麼感動人的道德啊！

70. 再識範軍

一切的一切，都過去了。旭陽過去了，離婚案也過去將近一年了。可是至今，還是沒有和我同行的人，能夠在這大悶罐之下，互相扶助著，走完這人生艱難的路。

四月的天空蔚藍透明，我穿著淺色的輕裝，騎車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馳去……

一切都過去了。愛我而又沒勇氣離婚的旭陽，不敢去法院，怕「鬧得很大」，衹是拖、拖，想拖到他妻子同意離婚之日……而那些想愛我又怕我婚後會變的人，能說是理解我嗎？

春風拂著我那剛洗過的、還散著香味兒的長髮。長安街，唯一一條整潔、美麗的街道！從我學生時代起，從第一次騎自行車路過這裏那天起，我就深深愛上了這條街道！又長又直的寬柏油路，高大粗實的白楊樹，矮松、花圃，多麼乾淨、宜人！每當我騎車路過這裏，立即充滿一種生命的活力——一切困苦都不在話下，我是這塊古老土地、濃蔭花叢的孩子；我是這塊大地的寵兒，一切都不在話下！哥哥的英魂回蕩在那白楊樹間，他在雲端裏微笑著，原諒了我過去的所有愚蠢和糊塗，相信我正在變得堅強起來。他在向我們招手，號召我們為了真理前去，永不回頭。哥哥！每當我騎到這兒，都會想起你，想起像你一樣的千萬英魂。儘管那一邊，是永遠板著面孔的、專門製造整人方案的「中南海」；但那一邊，也是上萬人為之流血犧牲的「四•五」聖地。這兒的空氣、綠蔭、建築、白雲，鼓舞活著的人們去奮鬥……

沒有家庭的獨身者，生活是不完美的。人們活得太沉重、太沒味兒了，需要一個自己的島，自己的天地；需要一個相依為命、永不變節的同伴。找誰好呢？當接觸到這最具體的問題時，才發現是多麼困難！直到前天，我才從那一大箱讀者來信中，又一封封地看去，發現那些信，要麼無根據的崇拜，要麼邏輯混亂，要麼自哀自憐，竟沒有一封勝過吳範軍的。他那封論我和舒鳴離婚案的信，雖然早已退給了他，但是，那信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面在看著別人的信，一面在回想著他的信。這才感到，當時我是太不夠重視了。我衹好去打個電話試試。當他聽到我的問候時，幾乎連一分鐘都沒耽誤就來了。昨天下了班，在我的「淋浴間」，我們第一次正式見面了。他很主動地全告訴了我——父母、妹妹、妹夫……的一切情況，并拿出家信附以說明；以及他在大學時，如何愛上一位女同學，衹因自己被劃為「右派」，那女同學便離開了他。又拿出她的一張照片給我看。如此透明地告訴你一切，真使人高興。何況是信、物俱在呢！今天，是我們第一次出來遊玩。

一來到平坦開闊的廣場，人立即像變小了。各式各樣的風箏飛上藍天，吸引著許多人仰頭觀看。我推著自行車，一眼便看見，他站在紀念碑的白石欄杆旁，正居高臨下地向四下尋望。他懷裏豎著一柄天藍色塑膠布大雨傘，就像抱著一根醒目的旗杆。在這輕裝漫步的春日，他的模樣實為特殊；左臂彎拎著兩個鼓脹脹的提兜，右肩上斜背一卷碗口粗細、白色的不知什麼東西，穿的還是那一身說不清顏色的髒衣服。衣服領子露出好幾個，領角支著、趴著的不等、漬著的油泥直發亮。他那健康的臉色，陽光下黑裏泛紅，曬得直冒油兒；由於晃眼擰起的眉頭，牽動得鼻子皺起，嘴半咧著。那上黑下白框的近視眼鏡，便落在了鼻上。我已站在他鼻子尖底下，他卻還在向遠處呆望。我偏仰著頭，不解地瞧著他；這烈日下的現代苦行僧，是準備去上新十字架？還是活活一個鄉巴佬頭回進城剛下火車？——「喂！」

他這才低頭看見我，那嘴角像圓渦似地深了深。

「你要逃荒啊？」

「啊？」

「我說你逃荒！」

「？」

「瞧你這些累贅東西，不是逃荒幹嘛？」

他孩子氣的兔兒似的圓眼瞧著我，這雙眼睛一派和平無邪，簡直讓人哭笑不得。

「背著拎著抱著，懷裏豎把大雨傘，往這石臺上一站，要指揮風箏大合唱啊？」

「我不讓你拿。」

「你拿就對啦？」

我們走下石階，來到大廣場中間的旗杆旁，這兒人少多了。

「看看這廣場，看看，週圍誰像你？還玩兒什麼？累贅死了！」

「帶這些東西，是為了更好地玩兒。」他把背著的、拎著的卸下來，蹲在地上，一樣一樣說明：「帶雨傘，萬一天下雨呢？」

「天氣預報說沒有雨！」

「有時候不准。」

「噢，就你准？」

他解開白布套：「我昨天特意去買的，兩張小涼席。瞧，反面，我請人家用縫紉機軋了塊塑膠布，防潮。白布套為了背起來方便。」

「還以為你背個大胡琴兒呢！」

「萬一坐在地上呢？」

「坐在地上又怎麼了？」

他眨巴兔眼兒看著我。

「那兩個鼓提兜，又裝的什麼鬼玩意兒啦？」

他心氣平和地將兜口一張。

我彎腰用手一翻——小草墊一對，舊塑膠袋一團，空煙盒兩個，煙捲一盒，火柴一匣，打火機二個，舊尼龍網兜一大把，大本子、小本子、信紙、信封、小紙繩、手紙、髒手絹、小皮夾、小鐵釘、鋼筆、鉛筆、試電筆、圓珠筆、鋼卷尺、雜誌、小手電筒、電池、紐扣、折疊剪、一卷報紙，連同那兜底的髒渣渣，簡直要開雜貨鋪！

「幹什麼呀？」

「有用、全有用。」

「還玩兒什麼？！」

「萬一半路上需要呢？」

「破爛兒專家！我都不想玩兒了！」

「我沒叫你拿。」

「你拿就對啦？」

「獨立思考。」他溫和地說。

我瞅著他——獨立思考？他獨立什麼？思考什麼？就思考這堆破爛兒？這人真怪！他懂得怎麼玩、怎麼生活嗎？他懂得把自己打扮得利索一點兒嗎？他到底獨立什麼？

「帶這麼多報紙幹嘛？」

「全是當天的。」

「當天的？」

「我訂了十九份兒。」

「十九份兒？！」

「去年訂了二十二份兒。」他把這卷報紙遞給我——『文摘週報』，『世界經濟導報』，『報刊文摘』，『經濟信息』，『北京晚報』，『市場報』，『法制報』，『深圳特區報』……

「唉！」我真覺得累了，不由蹲在了地上，兩手托著腮，瞅著這位報紙大王發呆。

「你還抽煙？」

「當你面可以不抽。」

「背我就吸毒哇？」

他趕緊一一裝起，合上提兜的拉鎖，仿佛生怕那些破爛再引起我的不快。

「幹嘛不把暖水瓶背來？把棉被、洗臉盆都扛來？」

他溫和明淨的兔眼，寧靜地看著我，那清澈的眼底，那永無紛爭的善良，使這怪人顯得單純、和平、超脫，我的氣竟消了一半。再也沒有比天真無邪更使人心軟，再也沒有比好心地讓人不滿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了。大概他從來沒跟女朋友出去玩兒過，要麼就是愛我愛得過了份了。

而今天，我的任務是多方面考驗。所以故意提議去西單商場轉轉。他不置可否。我們騎車前去……是啊，年紀大了，和姚波那幻想的愛早已消去，和維盈那詩一般的愛也不會再有；幾次的跌來撞去，崇拜式的愛情也蕩然無存。每摔一次跤，便實際一些，現在是一種沒有詩意、沒有幻想的境界，真正地成了大人了。也許，牢靠的島是不需要幻想的，它是實實在在的。站在這塊島上，可以去幻想更多的世界，卻不再幻想自己。人們都在追求著這塊陸地，然而，人又是多麼奇怪，雖然以前的戀愛皆不成功，我卻時時依戀地回憶它；要是再有一次多好！那些苦惱裏，畢竟含著巨大的快樂！那些快樂裏，畢竟包括著極大的創造力！

「到僑匯專櫃去看看吧！」他說。

「又沒僑匯券兒！」

「看看吧。那兒有好多好東西。」

「你在那兒買過嗎？」

他說沒有。我們走進去，他一一細看每樣東西的價目，是那樣仔細、認真。我卻沒有耐心。買不了的東西，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祇有我想買的東西才喜歡看它。我奇怪地跟著他。一個過去祇有十二元生活費的窮「右派」，怎麼會對僑匯專櫃如此感興趣？也許，他一直過著一種精神享受的生活？每月十二元生活費（後來漲到十八元、二十四元），早已失去了購買的欲望，乾脆到最高級的櫃檯飽飽眼福、瞭解一下市場行情吧？

「我不想在這兒窮轉了。」我說，「咱們上樓去看看傢具。」

他不表示什麼，好脾氣地跟著我。是的，我總得看看他打算怎樣成家？他落在我身後兩步遠，拖拖的腳步和那心不在焉的神情，就像我用繩子在牽著他。

一件件新式傢具油漆閃亮，我看看標的價目和原料質地。

「要是你準備成家，」我問，

「你想買哪幾件呢？」

「毫無必要。」

「全不買？」

「沒必要買。」

「你都有嗎？」

「什麼？」

「這些東西。」

「沒有。也夠用了。」

「連個床也不買？」

「我屋裏有張上下單人床，學院裏賣給職工才十六塊錢，挺結實。」

「上下單人床？！」

「拆下來，兩個一并就成雙人床了。」

「那不是有四根腿兒會朝天嗎？」

「可以鋸掉。」

「那像什麼樣子！」

「多方便；一并，雙人床；不并，單人床。」

「要那麼方便幹嘛？！」

「獨立思考。」

「屁屁屁。」

「我一向主張獨立思考。」他微微一笑。

「寫字檯呢？大衣櫃呢？」

「不要老注意物質上的東西。」

「屁屁屁。」

「你願意買你可以買。」

「你不買？」

他不說話。我才發現那張善良的、像兔兒般和平的臉，實在比死牛筋還拗。

「噢，我買自己的東西往你屋裏放？」

「獨立思考。」

「老臭單身漢！」我一轉身便溜出了大門。讓他找我去吧，讓他乾著急吧，我逍遙地站在西單商場的大門前，啃著一支奶油巧克力冰棍。

冰棍將啃完，祇見他拎著、背著、抱著那些逃荒式的累贅東西，正慌失失地出來巡視。一見我，又現出了那兔兒般的幽默神情，眼睛故意好奇地一眨一眨的，好似我倒成了兔兒一般。

「真是『噌噌噌』啊！」他好笑地說。

「比你『蹭蹭蹭』強！」我將小木棍朝身後一甩，「該去吃飯啦。」我幾乎是挑釁地嚷道。

「你餓了？才四點半。」

「飯店四點半放人。」

「我去買兩個麵包。」

「我才不啃乾麵包！去飯館兒！」

他有些意外地瞅著我。或許，他以前把我想得太神了吧？那就活該了。

「你騎車在前，我跟著你，去飯館兒！」

西單北大街的飯館足有幾十個，剛一開門，人幾乎就進滿了。要是旭陽，還用我挑釁般地建議嗎？早就向我獻殷勤了：「童話兒，我請你好好吃一頓……」

「這兒有個飯館兒，下車嗎？」我在他後面大聲問。

「人太多。」他不緊不慢地騎著，朝那些飯館看也不看一眼。

「下車嗎？」

「人太多。」

已經路過了好幾個飯館——山東風味的，四川、湖南、河北風味的……他都說「人太多」。他的老破自行車是個女車，又笨又大，全是鏽色，那油泥足有幾年沒擦過。車座底下贅著一根又鏽又粗的黑鐵煉和一個沉甸甸的大門鎖，敢情這就是車鎖！左右車把上掛著兩個鼓提兜，肩上背個白布卷，車座橫夾大雨傘，我在後面緊盯，活像在押送一個犯了法的老怪物。這活生生的「畫面」，使我不禁滑稽地吹起了口哨。即興旋律飄蕩在行人熙攘的大街上，更加擾得塵土飛揚、車輛喧囂。

「這個飯館人少。」他下了車。

我一瞧，原來早已過了西單，快到宣武門了。這是一個僻靜的胡同。隔著小麵館大的大玻璃窗，能看到裏邊稀拉的座客。我們把車鎖在門外，走了進去。

「來三碗麵條兒。」他諳熟地給服務員六兩糧票三毛錢。「你一碗麵條兒夠嗎？」

「夠了。」

平反後，他每月六十五元工資，加上各種福利獎金，能拿八、九十元哩。他母親又不要。這在中國，可是中等生活水平呢。我瞅瞅他。敢情，他生活在原始森林裏，光赤著，穿著樹葉兒做的短圍裙。他衹知道餓了摘野果子吃，而且是伸手即得，高一點的樹枝他都不願意夠。飽餐野果子之後，他便仰躺在乾落葉上，幻想非非地望著藍天兒、樹梢兒，做著獨立思考的夢。

「你在想什麼？」他問。

「我嗎，我在想，要是別的男朋友，準請我吃西餐了。」

他略感意外地瞧瞧我，然後空望著桌面，若有所思的用食指的中關節來回的、輕輕地蹭鼻孔下面，上唇微微翹起，大概在品味那鼻孔與上唇之間摩擦而生的特殊氣味。這味兒大概能幫他獨立思考吧？

三碗陽春麵端了上來。他用竹筷子挑起麵條。

「下次我請你吃西餐。」他將麵條往嘴裏一送，含糊地說。

「好，咱就等著！」我故意地一晃頭。

夜幕已落，樹影颯颯，春天的溫煦，含蓄地溶在霧氣裏。月光給林中空地灑上了點點斑斑。今天我們真逛了個夠——商場、麵館、公園。好多年沒來到中山公園了。小時候，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孩子，在這裏留下多少難忘的足跡！

他取出一根火柴，掘掉頭，權當牙籤。「噗！噗！」他邊剔牙縫邊「噗噗」地吐著嘴裏的渣渣沫沫。隨著他穩健的步伐，長白布卷的下端有節奏地拍打他的屁

股。懷中的大雨傘高出他半個頭。兩個提兜像吃飽了的黑色衛兵，橫在他兩側，一起一落……

「噗！噗！……」

他目不斜視地剔著牙，既不欣賞、也不觀看。「噗噗」的響聲在夜空中傳散開去，仿佛給飄渺柔漫的夜霧，好端端地吹破了幾個大窟窿。

「嗯？」他一回頭，站住了，「你怎麼不快走？」

「剔你的牙吧。」

「我又怎麼了？」

「什麼你也不想看！」

他莫名其妙地看看四外。

「所有的風景，」他說，「都是一棵樹、一塊石頭、一汪水。」

「！」

哦，這鋼鐵學院出來的「鋼鐵塊子」，真是不食人間煙火！

「要是你還抱著那把大雨傘，我就不走了。」

「雨傘又怎麼了？」

「太累贅了！」

「我沒叫你拿。」

「你拿也不行！」

「那怎麼辦？」

「擱在小松樹底下，藏起來。」

「丟了怎麼辦？」

「丟不了！誰要這破雨傘！」

他猶豫著，哭笑不得，還叼著那半截火柴棍：「雨傘也成了問題了？」

「對。快藏吧！」

他四外瞧瞧：「還得用啊。」

「用什麼？今天又沒雨！」

「這雨傘……」

「可恨的雨傘！快藏啊！」

他衹好笨拙拙地貓下腰，往樹叢裏鑽，將雨傘藏在黑黑的陰影中。待他起身時，眼鏡被樹叢一掛，險些掉下來。他慌忙去扶眼鏡，一邊往外鑽，腳下青苔一滑，「咕咚」一聲坐在地上了。那樣子，真像個傻老兔兒！

「哈哈……！」我笑彎了腰。這是老天對他「噗噗」的懲罰。笑聲驅趕著夜霧，引得幾個遊人回頭直看。

「真是雨傘之罪啊！」他不解地笑道。

氣惱消了大半，我們邊走邊聊。

「『花城』看了？」我問。

「一晚上看完了。」

「怎麼樣？」

「高八度。」

這一驚非同小可，我不由站住了，眈眈地瞧著他。

「比什麼高八度？」

「比『冬天的童話』。」

「真的？」

「不要大驚小怪。還得努力。」

「春天的童話」一發表，批判文章至少有幾十篇，出現在全國重要報刊上。「花城」主編、副主編蘇晨和李士非先生被迫做了檢查。反對最積極的一位編輯升為「花城」雜誌的編輯部主任，掌握了實權。「花城」不但發表了自我檢查的文章，而且「羊城晚報」、「南方日報」、「作品」等廣東省重要報刊也發表了批判文章。又把李先生和一位與這毫不相干、祇因公開支持他的編輯舒大沅先生，二人一起調到「歷史文學」，不再讓他們涉及現代文學了。至今，批判文章還在不斷地出現著。他們，是偉大的無名英雄！

「你真以為它比『冬』好？」

「從某個角度說。」

「別這麼寫呀」——旭陽多次勸道，「這麼寫，你會受批判的！」「如果我一開始就粉飾，你能愛上我嗎？」「寫老幹部勾引羽姍，羽姍全然不主動、被迫的，就沒事兒！」「笑話。」「再一批判，你可翻不了身了！」「祇要不粉飾，就永遠能翻身。」他堅決不同意。好像我已經屬於他，已經歸他管了。我索性把「今天的故事」投給了「花城」，改名為「春天的童話」……何況，「你那孩子在什麼地方？」「那個叫志國的現在哪裏？寫的是真姓名嗎？」「那個叫維盈的呢？」「你想孩子嗎？」……他們以為這是在關心我，或以此來考察我的現在。然而，我又無法不回答這些討厭的問題。這位原始森林出來的人卻一句也不問，實在難得。

「你檢查了嗎？」他問。

「不檢查行嗎？看，這就是我的發言提綱。」我從皮包裏拿出來，遞給他。他認真仔細地看著。

「春天的童話」寫作之後

文學作者，可以汲取生活裏的任何真人真事做爲素材，寫成小說；也可以直接地點名道姓、實事求是地寫成報告文學或傳記文學。它可距真事較遠，也可距真事很近，甚至完全照搬，這都無可非議。不僅可以寫有道德的人，也可以寫不道德的人，沒有任何一個作家，能够没有親身體驗便能寫好某一種生活的。因此，没有爲自己寫作這一回事，衹有爲了别人，才有藝術；衹有通過别人，才有藝術。

事實上并不存在私生活與公衆生活的界綫，這個界綫純屬幻想，是對人們的一種愚弄。封建時代的曹雪芹把那大家族刻畫得淋灕盡致，早已認識到所謂「私生活」恰恰是描寫人物的實質内容，何况當今的訊息與衛星時代，安能不認爲自己的一切都屬於社會呢？哪部作品又能躲過它？

因此，當我寫任何一篇作品，無論是以生活中哪一個爲原型，絶没有認爲他或她便是生活裏的某一個，或者某一個便是我自己。即使是在寫紀實文學「冬天的童話」時，我也衹認爲我的名字不過是個符號，而她代表了千千萬萬這種類型的女人，她的家庭代表了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家庭，更何况是寫可以誇大縮小，可以虛構渲染的小說呢！

一部作品，是否真實？是否能反映出一種可貴的精神？是否能反映出那個時代？這是衡量一切作品好壞的尺度。寫作是既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提供給讀者的行爲。

生活本身提供的素材，使我活生生地看到：一個故事中的事物，來自它與不同人物的聯係的複雜性；事物越是反復，越是被拿起來又放下，它越顯得真實。一個人，不管是什麽人，人們衹有把他看作一個社會存在才能理解他。

被勾引、上當、受騙，我一向討厭這麽寫女人。如果真有這樣的女人，不應希望她值得憐憫，恰恰應當挖掘她上當受騙的原因——愛虛榮？自私？貪財？愚昧無知？倒應當真正地揭露她性格的另一面。没有個性，没有激情，没有主動地愛、自覺地認識錯誤和改正它的快樂，所有的願望衹是乞求讀者憐憫嗎？到今天，在我們的文學作品裏，還大批製造着這種生活裏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弱者」。

何况，文學作品給人以什麽？是給人以多種精神的畫面。唐·吉訶德、阿 Q、安娜·卡列妮娜、冉阿讓……這些人物之所以能獲得世界各國千萬讀者的喜愛，絶不是因爲他或她是我們學習的楷模和榜樣，而是表現了那個歷史和那個時代。

當我不再受個別好心人的哇哇勸告時，才静心細想：爲什麼當代一些名家的作品，很多人并不愛看呢？爲什麼茅盾、郭沫若、曹禺三十年代的作品，反而比後來的吸引人呢？恐怕不吸引人的原因，多半是因爲没有做到用心靈的真誠唤取世人之心的感應吧。

一個作家，不管是什麼方式來到文學界的，無論你曾經宣揚過什麼觀點，文學已經把你投入戰鬥了。寫作，必須以心靈的自由翱翔爲前提，否則就很難做到有感而發。而那些歸於無聲之處的作品羣，歷史是不會考慮它當年是否曾受到過什麼人的贊許和推祟的。

多年的「左」的干擾，確實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壞了。不承認這個事實，那就意味着，我們應當繼續歡迎「左」的干擾破壞，以便及早達到「博愛和睦」的大家庭世界。

用透明性代替每個人的秘密，主觀生活與客觀生活一樣，都將彼此完全提供、給予。那種不信任、無知和恐懼的矜持心理，要用文學之筆儘快掃光。我們衹有力圖做到襟懷坦白時，才能爲自己照亮所有的陰暗區域。一個人必須完整地爲他人而存在，而他人也必須完整地爲自己而存在，這樣才能建立真正的社會協調。如果一個作家，在完整地談論整個世界的同時，却永遠不能完整地談論自己，那麼，要想赢得更多的讀者，乃是幻想。

作家個個是凡人，一點不比百姓中的任何人高明。而在普通的百姓中，却大有勝於自己的高明者。當我們想到他們時，應當感到害怕。倘若有一分這樣的害怕，都不敢愚弄和欺騙他們，都不會以爲他們會順着我們的筆尖乖乖地走。一切作品，不通過他們「真實」的顯微鏡「鏡檢」的第一關，休想讓他們去感覺。是啊，也許感覺的衹有鄙弃。

當一個作家，真地做到直抒胸臆時，當他真地把心掏出來，交給讀者去評判時，當他真地不顧一切、甘願受到讀者的責罵，認爲各種議論才是自己真正的洗禮時，當他渴望相反的意見遠勝於渴望別人的贊美時，那種精神境界所體現出來的美，才是最應在「美學」裏佔有一席之位的，達到那種精神境界才有資格被人始稱爲作家。

生活，這是一切書籍中第一本重要的書，每個人身上都有這樣一本書。作家無論是在自己的書上還是在別人的書上，都永遠開拓不完。

「最後應當加上一句。」他說。

「什麼？」

他掏出圓珠筆，就著亭子裏的燈光，在結尾後添了一句：

「因爲一切都在永不停息的運動和變化之中。」

「我可以稱為『結尾專家』吧？」

我笑了。

「這發言能通過嗎？」他問。

「當然不會。還在找我談話呢。中宣部和市委的命令，徐書記也不敢不聽。不過，不管通不通過，反正我要本著這個說。」

是的，我是多麼討厭過去的自己！——那在清河農場曾寫過半年自我思想彙報的人——硬說學習毛著對我有了啟發、幹活有了勁頭兒。我不能原諒自己。即使僅僅出賣過自己、沒有牽扯過別人，也是不能原諒的。我不止一次地幻想：假如我又因為寫東西而進了監獄，再不會出現過去的我。我甚至盼望著那樣的苦日子，以此來真正考察自己。正因為總有這樣的想法，才想如此地「檢查」吧。

「什麼時候這篇東西能發表，」我說，「社會就又進步一點了。」

「我估計不會超過兩、三年。」

「我可沒有這麼樂觀。」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好處就是，共產黨員們不再迷信了。你知道這種勢力有多大嗎？」

「那又怎樣？」

「所以我說不會超過兩、三年，別看現在正批判你。」

「我看，至少得有十幾年。」

「咱們看誰說得對。」

「打賭吧。」

「賭什麼？」

「你先準備好二十塊錢吧。」

「還是你先準備吧，我祇要五塊就夠。」他笑了笑。「你看過索爾仁尼琴的書嗎？」

「看過兩本兒。」

「他明明可以在勞改時過得舒服點兒，可是他偏偏從搞科研的單位硬要求調到古拉格去，為的是寫出古拉格群島的情況。都快死了也不後悔。真了不起。」

這話太可貴了。這是祇有哥哥才講得出的話。從沒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忽然覺得，白天的氣惱又算得什麼呢？我想找的正是這樣的人！

「你應該再有一個『夏天的童話』。」

「那主人公就是你了？」

這話正說到他心裏，他的微笑那麼滿足，那麼理所當然。

「要是真把你寫進書裏，你害怕嗎？」

「最好別隱諱我的缺點，全寫出來。」

「你真好！真了不起！」我感動極了。

——「可得躲她遠點兒，」何淨那幫謠言機器到處散播，「她老愛寫實話，留神把你寫進『夏天的童話』裏去！」「留神，她可見誰寫誰！」「可別理她！」——「夏」還沒影兒，謠言就傳遍了北京城，傳到了外地。或許，也傳到了國外。這些謠言足以寫成一篇童話了——有一個小孩兒因愛寫真話，這個國家裏人人都躲著他，包括那些經常寫仗義執言文章的名人——那麼這個國家應當叫什麼國呢？其實，人人都值得一寫嗎？

「你真了不起！」我情不自禁地朝他圓圓的下巴吻了一下。他毫不驚奇，也毫不冲動，這尤其令我高興。

「你也得親我一下吧？」

他欠過身來，用嘴唇親了親我的額頭。我多麼滿意他的舉止和神情！儘管我也幻想過，男子用粗暴的力量征服女人，是否也是快樂？但實際上，那種肉欲十足和這種清心寡欲式的愛，我還是喜歡後者。眼前的他，內外皆是一副清爽心腸。這是安徒生的性格。讓我想起十七、八歲時，在工藝美術學校學生宿舍的窗前和大陽臺上，對著初升的旭日與皎潔的月光，曾幻想過多少次純淨的愛！—— 一種和諧寧靜的愛，不需要愛情的語言，不需要熱烈的衝動、擁抱和昏頭漲腦的接吻，不需要任何甜膩親昵的表白，但彼此卻能聽到各自的心聲，不動聲色便能知道對方的每一個欲望；以寬宏和善良去尊重對方，看到愛人就像看到自己。這既是童年的愛，又是老年的愛，達到那種無意雕琢、歸真返璞的境界。很少有人畢生在追求這種愛，更不懂得這種愛的可貴和快樂。仿佛愛情總是一個模式，不這樣就是什麼「性冷感」。說這話的人一定是「熱烈型」的，是不會與清爽的愛有緣的。讓人們按各自的方式去愛吧！人們最會調節自己！眼前的這位窮「右派」，這位從來沒做過任何書面檢查、更沒出賣過別人的「反面教員」，第一次給了我最理想的愛的快樂。他一句也不問我的過去。不問我的任何私事。好像他連想都沒想問過。他什麼也不懷疑。他從一開始就對我完全相信、完全放心。他是如此地支持和鼓勵我。他像個大孩子，又像個好大哥！

月色更加迷人。公園被銀輝洗滌得莊重而神秘。鳥兒安靜地睡了，樹梢卻在低語，任夜霧晃動著枝頭。我們來到「五色土」，這裏是古代的祭壇。四週寂然，沒

有人影。群星在墨青色的天宇遙望。千古的、宏偉的祭壇啊，驕傲地袒露著，它像地母和天父的兒子，正仰臥在母親的懷抱中，對神聖的慈父相望……月光穿透婆娑的樹影，灑了他一身的光斑，把他圓圓的頭顱勾畫得格外動人。我真想聞聞那圓腦袋是什麼氣味兒，也許是白天的陽光味兒吧？他將兩張小涼席鋪在五色土上。它的寬長正夠躺下。這時不但不再生它的氣，反而領會起它的妙用來。他慢慢吸著煙，在我身邊坐著，又在獨立思考吧？我兩手抄在腦後，仰望這無底的宇宙、浩繁的星星，好久沒有如此的安逸，一切都融化在大自然裏……

「你有小名嗎？」他問。

「沒有。你呢？」

「我元月生的，小名叫小元。」

「你的頭比球兒還圓，叫『圓圓』倒合適。」

「你不如叫『奇奇』。」

「怎麼講？」

「奇異的、奇特的、奇妙的『奇』。」

「嘻嘻！行。」

「奇奇。」

「圓圓！」

「奇奇。」

「元兒元兒！」我不由笑道，「臭元兒元兒！」

71. 歎為觀止

我愣在門邊，望著眼前破天荒的髒亂景象，不由呆住了。一刻鐘前，當我突然出現在他的辦公室，看到他那慌手慌腳、磨磨蹭蹭，不肯前來的模樣時，原以為他宿舍裏藏著個不便見人的什麼東西哩。繼而一問，他不好意思地說，祇是那屋還沒來得及收拾，請我稍等。「不行，」我說，「我偏要看沒收拾的。不然怎麼會突然襲擊呢？」他實在無法，硬著頭皮帶我來了。但這一切「前奏曲」，都未能使我想像出眼前景象的千分之一。怪不得前天我問他：「你宿舍裏什麼樣？」當時他略一沉思，幽默地一笑：「你看見過狗窩嗎？」

「你坐，」他略帶羞慚地開了門便走，「我去借把掃地笤帚。」

哦，他連掃地笤帚都沒有。我想走進去，但發現須用「足尖舞」的步式才能下腳——無數煙捲頭、火柴棍、爛紙團、鷄蛋殼、菜葉、果核、瓶罐、七雜八物，像圖案奇特的地毯一樣將地面鋪滿，簡直沒有足大的乾淨面積。一隻肥大的老鼠從桌子底下竄去。蚊子蒼蠅滿屋飛。右邊，有一小塊乾淨的地方，我試著把腳剛踩在上面，就發現鞋被粘住了。

「哎喲！蜂蜜？灑這麼多蜂蜜幹嘛？」

他剛借完笤帚回來，連忙幫我拔腳。

「這是粘耗子藥。」

「粘耗子藥？哪兒有把藥塗在門口的？」

「這兒老鼠出入最多。」

「嘁！」我怪生氣的，涼鞋總算拔出來了，他讓我把鞋底上粘糊糊的藥蹭在一些廢紙上。一抬腳，又險些碰翻了一個帶水的垃圾盆。那髒盆正發出酸烘烘的怪味兒。旁邊是一個半扣著髒木蓋的尿盆，尿還沒倒呢。

「你也在屋里拉屎吧？」

他不答，衹是微微地向上提了提嘴角，低頭加緊收拾屋子。我終於踮著腳一步步挪到單人床邊，一坐下，嘎吱吱響，破床三晃。髒棉絮全露著，成了灰色，連個褥套也沒有。蚊帳、被單髒得出奇。枕頭是三隻又窄又長、顏色不一的布口袋，長度竟然比床的寬度還多出一尺餘，裏面塞著鼓一塊、癟一塊的不知什麼東西，另一頭耷拉在床沿外，彷佛裏面住的是一窩窩小耗子，又像一個餓癟了的老吊死鬼。再看別處，我衹有吃驚的份兒，驚異著從未見過的眼前奇景：一張很舊的學生用上下雙人床，上層堆滿幾床破舊不堪的棉被套和許多該洗的髒衣服，全落了老厚的塵土，幾乎挨到房頂。下層是成堆成捆的舊報紙、雜誌，一半放了炊具。那些炊具都像從垃圾站撿來的，被煙熏得比黑煤球還黑。上下雙人床邊緊擠著兩張學生用舊書桌和兩個舊書架；地上有什麼，桌上就有什麼，而且又多了些不知名堂的小玩意兒。桌面被雜物鋪得滿滿的，連個吃飯寫字的地方都沒有。書架上有哲學、古典和現代文學等書籍，但全是黃髒髒的。堪稱一絕的是滿屋亂釘的釘子，大大小小足有一百多個，釘在伸手即得的地方——牆上、床邊、桌沿、桌腿、書架、窗櫺、門框、門板⋯⋯每個釘子上都掛著一件東西：剪子、菜刀、小刀、扇子、鞋刷、尺子、掃炕笤帚、繩子、網兜、草籃、竹籃、竹筐、衣服、草帽、本子、鏡子、門

鎖、鑰匙、勺子、手電筒、鋼筆……每種東西都拴個各色不一的繩。凡是應當放進抽屜的，他千篇一律全掛了起來。門板完全被糊滿，掛著三排髒雨衣、髒衣褲，還吊著一雙足有八斤重的長筒破膠雨靴；開關門時，咚咚亂晃，門板像要累得贅倒，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氣。那蠅拍也與眾不同——小蠅拍被綁在兩根接起的、粗細不一帶毛碴的木棍上，總長和屋頂一般高，斜靠在牆角。他不說用藥水消滅蚊蠅，而是用這奇特的「大木頭竿子」，一個個撲打那歇在屋頂的蟲蟲們。這又高又壯的傻老兔生活在垃圾樹林裏，赤著膊，穿著樹葉兒做的短圍裙，餓了就摘那掛在釘子上的野果子吃，吃完便將野果子皮到處亂甩，飽餐垃圾果子後，就躺在嘎吱亂響的破床上做他的獨立思考夢。他和蚊蠅、老鼠和平相處。悶了，就拿它們粘著玩兒和撲打著玩兒。

「真可以呀，這屋！」我歎道：「真可以！」

他加緊把垃圾攝出去，又去倒尿盆。

「幹嘛全掛起來啊？」

「怕老鼠咬。」

「你就不會想點兒辦法消滅它們？」

蚊子繞著我亂飛。我「啪啪」地拍打著，頃刻，身上已被叮了好幾個大包。

「用這個轟。」他從釘子上摘下一把破成一條條的芭蕉扇。我衹好盤腿而坐，把兩隻腿藏在裙子裏，同時兩手不住地掄扇子。

唉，這滿屋嗆人的潮霉味兒，這衹差蝨子亂爬的「狗窩」，從中足可以看出他的毫無審美感和淩亂無主的生活秩序！數天來對他所有的好印象，被眼前的絕景破壞得一乾二淨，以至衹有慨歎的份兒了。在這絕妙的「狗窩」裏，他那呱呱叫的理論和感動過我的鼓勵飛得無影無蹤。唉，今後要操多少心才能使他變得整潔一點兒？他什麼時候能夠會生活？誰的天性也不好改變。我這最愛乾淨的人，真地要和垃圾國國王結婚？

「窗戶幹嘛關得這麼死？連風兒都不透？」

「一樓最愛丟東西。」他開了窗戶，立即湧進一股新鮮空氣。「白天我又上班。」

「你老有理。『理由充足律』。」

「是『充足理由律』。」

別看這麼髒，倒有個做飯用的石油化氣罐，還知道方便！這現代化的產品和這垃圾國實在不相配。他是應當燒草柴鍋的，一股股黑煙在這屋裏亂冒，那多夠味

兒！祇一會兒工夫，他便把屋子打掃得乾淨了不少，於是燒開水、沖茶，從草籃裏拿出一串紫晶晶的葡萄，洗了又洗⋯⋯

「別假衛生啦。」

「你愛吃葡萄，我本想下午給你送去的，沒想到你先來了。」

「幸虧我先來了。將來怎麼和你在一塊兒生活呢？」

「你不知道，按我的工齡、資歷，早就應當分一間獨用的房子。甚至一個小單元也不算多。可我們學院每次蓋好宿舍樓，不結婚的人都不分。單身漢又必須是兩個人一屋。他愛動，你愛靜；他吹口琴，你不想聽；他開半導體，吵得連午覺也睡不成。事兒多啦。所以我把這屋堆得又髒又亂，他們一見，誰也不願意搬進來。不然怎麼辦呢？」

原來，是他們硬把他趕進原始森林去的。以他的才智，他本應當是坐小轎車的教授、學者、專家⋯⋯他們把他的西服扒下來，什麼也不給他，硬把他趕進了原始森林⋯⋯一個人，為了獲得一間屋，能得到點做人所需要的起碼的安靜，故意又髒又亂，把東西堆滿。年頭久了，他反倒對於髒亂毫不反感，養成習慣了。或者，在他多年清貧的「右派」生活中，在那重重的政治、經濟壓力下，特殊的髒亂便是他可憐的驕傲、絕望的反抗？他的思想和人格固然沒有被扭曲、反而更加昇華，然而他的生活習慣卻已被扭曲得不倫不類了。一個人不受環境的影響是不可能的⋯⋯

「你總該講點兒個人衛生吧？」

「我在吃的方面向來注意。」

「瞧那些髒碗。」

「那都是不用的。平時用的——你看。」他舉起兩個乾淨的瓷碗亮了亮底，頗有一種小學生的得意。

「年年查衛生你可怎麼辦？」

「每次他們都繞著走，從來不查。」

「真絕，繞著走！」

「平反以後，」我又問，「你總該攢了些錢吧？」

「唔。」他把葡萄放在瓷碟上，遞給我。

「喂？」

「唔。」

「『唔』什麼呀？」

他幽默地瞧瞧我，甩甩手上的水珠，拉開抽屜，翻出一個銀行活期存摺。淺藍色的封皮又髒又縐。我好奇地翻開，看看那上面僅有的一個數字——一元錢，至今存了十五年！

「真幽默呀。您何必還立個戶頭呢？」

他像小孩子似的抿抿嘴，仿佛在說：那麼多人都有存摺，我也總得進進銀行，嘗嘗存款的滋味兒吧？是啊，假如他將來做我的丈夫，在經濟上一點兒沒有能力讓妻子高興，連塊手絹都不懂得買，也實在夠瞧的。

「看來，我衹能買『自己的東西』往『你』屋裏放了。」

「沒必要買。」他倔巴巴地說。

我這才理解，他為什麼那麼「不近人情」。因為他不想苦哈哈的一個子兒、一個子兒地存錢。誰都知道，買得起「四大件」（電視機、收錄音機、電冰箱、洗衣機）而又沒有額外收入的職工，都是從「肚子」裏攢的錢。而這位性格倔強、不肯沾人一分錢便宜的人，就連「妻子」的便宜也不願沾。我也衹好不再講什麼。我的稿費，足夠買下四大件及我們的結婚用品，還應當給他買些新外衣和襯衣。

他把我們前幾天出去玩時，照的照片給我看。那是用借來的相機照的，看來，今後得買個相機。他那喜滋滋的滿足神情，仿佛看的不是照片，而是比任何傢具、財物更寶貴萬分的東西。好像有了它們，足可以不必吃飯了。

「烏托兔兒，」我低聲笑道，「真像個烏托兔兒！」

他沒聽見，正彎腰翻找著什麼東西。

「看看吧！」他遞給我。

原來，這是一大本鋼鐵學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學報。剛一翻開，便赫然看到一行大標題：

堅决和狂妄透頂的右派分子吳範軍鬥争到底！（原文略）

「你真好，真了不起！」我是那樣自豪。這比口頭上說「我從沒承認過錯誤」更有一百倍的說服力。我的榜樣，我的模範，我值得學習的人！哥哥那樣的人！我的瞇瞇兔，我的傻元元，真勇敢！好堅定！夠倔的！倔得這樣可愛！純淨得像個兒童！

什麼小麵館、大雨傘、髒、亂，此時，全然飛得無影無蹤。衹看到他的本性在閃閃發光。我們都是社會的叛兒，要是我真地跟他結了婚，這就是最大的基點。

第二天，才發現渾身有三十多個包，已經被搔得出水，還不止癢。抹了清涼油也不管用。那些蚊子怎麼不咬他呢？原來他已經有抵抗力了。在不住搔包的動作中，這才又想起他出奇的髒亂，這人太不會生活。我們可是結婚過日子呀。像他這樣的性格又會生活的，就那麼難找嗎？也不一定。

72. 第三次結婚

「你五點半在北京展覽館前面等我吧。」我撂下電話。

一下班，我騎車直奔展覽館前面的十字路口。兩天來，那些包還沒有消腫呢。一個決定便在搔包的動作中產生了。

那就是他，正站在矮松後面，朝馬路上張望。還沒見他這麼乾淨過——淺灰色新褲，雪白的沒有褶皺的襯衫，臉、脖子洗得乾乾淨淨，那可愛的敦厚溫和相貌，實在是隻乾淨兔兒了。我來到他面前，那老舊的自行車上依然掛耷著又黑又鏽的大門鎖，後架上立著一盆綠得透亮、含苞欲放的白茉莉花。晶翠嬌嫩的葉兒，把他怡悅的臉也映綠了。

「我等了半個鐘頭了。」他說，「那本『花城』，你本來說送給我的，幹嘛又要回去呢？」他從鼓囊囊的手提包裏，將那本雜誌衹提出一半。

「有多少人要看哪，」我白了他一眼，「黑市價格五十塊錢一本兒哪。」

「我給你五十塊錢。」他幽默地笑道。

「你不是衹有一塊錢嗎？」

他索性放回那本雜誌，將那盆茉莉花提起。

「這花送你的。你不是喜歡茉莉嗎？」

他把花搬到我自行車的後架上，用車夾夾住。

「可我今天來……」我真有些難於啟齒，便瞧著那盆茉莉。「我想告訴你……這兩天，我反復考慮，覺得和你還是不成。我想，別耽誤你。咱們都不小了，不妨再認識別的朋友。」我鼓起勇氣看看他。他竟然那般鎮定、不失溫和。

「你認為不成的地方都是什麼呢？」他認真地看著我。

「告訴你，你就能改了？」我翻了翻眼珠。

「我也好知道啊。」

「太髒、太亂，從來沒見過這麼亂、這麼髒的；工資都用來訂報、抽煙，分文不剩；連玩兒都不會——背著那麼多破爛東西。」除此之外，我再也說不出其他理由。連我自己也覺奇怪，這些和我一向注重的「精神」，又有多大關係呢？假如真找一個乾乾淨淨、利利索索、會生活、會獻殷勤的人，在人格上就能令我滿意嗎？即使像旭陽那樣的、沒結過婚的人，我會滿意嗎？

「再處一處吧。」他不但不沮喪，反而又現出平素那超然的輕鬆。「還是處一處再下結論吧。我倒希望你多結識幾位朋友，從中比較和選擇。那樣你選定的人，感情才比較牢固。要允許獨立思考。誰都有充分的自由。」

又是「獨立思考」，又是「自由」！而此時這兩個詞，我頭一次領悟到它的可貴和新意！我啞口無言，幾乎是暗自高興地看著他。或許我早已在器重他，衹是自己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從一開始，我和他就太平等了；我從沒把他看得怎樣了不起，他大概對我也如是；我們早就像一家人，儘管各有不同的生活習慣。那些在生活小節上和我相同的，又有哪個在精神上和我一致呢？他比旭陽認識我時都早，這期間我經過了多少惡風惡浪、名聲大作、摔了多少跤，可是又有哪個戀人，能夠允許，讓我對他懷疑、疏遠，并能允許，在男人的世界裏，容我轉上一圈，細細觀察、反復比較，然後再回來？沒有人像他這樣開闊的心胸和充分的自信，沒有！

「那好，再處處吧。可我對你不抱什麼希望。」我故意說。

「要是你真能找到理想的人，我倒真佩服他呢。」

我不由樂了。

「那雜誌……？」

「送給你吧。」

這東西頗有些像個定情物了。

「這可是第二次送給我了，不會再要回去吧？」

「那可沒準兒，五十塊錢一本兒哪。」

七月十五日下班後，他來找我，我煮了鷄蛋掛麵，一人一碗。

「登記結婚怎麼樣？」我邊吃邊問。

「隨你。」

「你呢？」

「我隨叫隨到。」他眨了眨和平的兔眼，幾乎帶些好笑地說。

一句「我愛你」之類的話也沒說過，一句「你為什麼愛我」之類的話也沒問過，就這樣決定了第三次結婚的終身大事。唔，好像不和他，也沒有什麼合適的人了。

「星期六——七月二十三日去登記？」

「嗯。行。」

「那……咱們總應當試試。我真不知道你會不會？」

「當然會。以前……」

這依然是愛情悲劇——在他的「右派」生涯中，也曾有人給他介紹過對象，那兩個女人很主動地和他做過愛。但終因他的「政治身份」和微薄的工資而告吹。

這一次，我依然想裝成個「正常女人」。但我真需要這個嗎？我在每一位丈夫面前，都難於啟齒。無論我們做了還是沒做，無論做得「內行」還是「不內行」，總之雙方都想結婚。是「性」以外的吸引力，使我們非結婚不可。

一結婚，他便分到了一套小單元房。不管他同不同意，我買了家中所需的用物，花錢請人抬了進來，也不用他動手。佈置好之後，才發現他對傢具等等也并不反感。

可喜的是，新買的雙人木板床，我們剛剛躺下，他就感到不習慣。他說我翻身的聲音吵了他；我也同樣不喜歡聽那床板的嘎吱聲。

第二天，我們把床賣給了一位朋友，買了兩個相同的單人床，放在每人的屋裏——以他二十五年的工齡，又分到了一套五十平方米的兩間單元房——在鋼鐵學院的職工宿舍。又將每人的屋子佈置得煥然一新，清趣橫生、各自滿意。

婚前他給我的那封信公開發表了。報刊上舊的批判尚未過去，又招來一波新的批判，新一輪的主編、副主編被撤職和編輯部全體人員的三個月的檢查——這些無名英雄們！

73. 最後一夜

親愛的岩岩、傻胖念句：

我現在在濟南至青島的火車上，給你們夫婦寫這封信。我應當向你們大概述說一下自從與你們分手後的情況。

九月二日下午四點多鐘，我和傻老元來到了濟南。當時正下小雨，他的妹妹鳳鳴與幾個同事、朋友，早已在站臺上等着我們，用熟人的小吉普車把我們接到家。婆母和妹夫正在擺飯，好一桌豐盛的飯菜！妹妹讓我們去新房看看；這是一間十三平方米的老式北房，墻壁粉刷雪白，大床、新緞被以及濟南的親友們送來的禮物，擺滿了屋子，琳琅滿目。然後全家吃飯，一道又一道的菜，妹夫做飯的手藝尤其高。飯後，客人們都走了，我們把給母親買的蛋糕、糖，以及給妹妹買的衣料，給她兩個孩子買的衣服，一一送給他們。母親又拿出她多年來爲兒子積攢的衣料及一些錢，給了我們，叫我們做件衣服和零用。此後這些天，我和傻元元在濟南市的各名勝公園玩，妹妹和媽在家做飯。我也盡量找些家務活幹，總之處得很融洽。

這一家人對我的器重是我半生以來所未曾嘗受過的。雖然我結了三次婚，但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結婚，第一次像一個新娘子。他們并沒有鋪張，也沒有浪費，祇是盡其所有，實在讓人感動。這是一個清貧的家庭，母親退休費才三十七元，妹妹、妹夫工資也不高。公公早年因破產，逃往臺北，至今尚無音信已有三十多年，母親將一兒一女帶大，還要服侍老奶奶（已故），實在不易！

岩岩，我最想念的好朋友！這敦厚善良的一家，用無言的盛意給了我一場教育，使我深深體會到一個心地淳樸的母親對兒子疼愛的心，一個開通而清貧的人家，如何竭盡全力去使別人幸福。這在我過去，是沒體會過的。他們一家人全看過「冬天的童話」和「春天的童話」（「春」是妹妹在濟南想方設法找到的，我沒好意思寄給他們），竟然對我沒有一絲不滿和懷疑，不但不問過去我的私事，反而對我加倍尊敬和器重，實在難得啊！

濟南母親對我們的疼愛，絶非表面一時的熱情，而是不聲不響、細微的。這些疼愛，在信裏是說不完的。此時在火車上，我一面寫着，禁不住熱泪横流；雖然對面的旅客直看我，也顧不得了。

北京的父母、兩個弟弟，也對這位新添的「右派」很喜歡，他是第一位可以稱爲「姐夫」的人，也是父母理想的女婿。我們家已經三個「右派」了。

這次成家，我用自己的稿費，給新家添置得一應俱全。能大把的花自己挣的錢，是多麼自豪！如果再有稿費，我定用「吳範軍」的名字存入銀行，我賺的錢都是他的，他是俺家兔兒，是俺的兔兒……

是的，我有了一個「兔兒」，有了一位人生的伴侶。由於他和我共同支撐著頭頂上的天空，使我的壓力少了些。但究竟少多少、好多少呢？官方對「春天的童話」劈頭蓋腦的棍棒式的污蔑和批判，所加給我的「墮落女人」的惡名，億萬人由

於官方輿論的誤解和議論……那給億萬政治犯「平反」的人，恰也是當初給我們定罪的人，現在依然不受任何懲罰，站在百姓之上。在這沒有法制的國土上，祇是走來了一個殉道者，不但主動來減輕我頭頂上的壓力，而且時時給我樂觀和勇氣……

然而，徐書記因病去世。調來了一位極左的書記，要我停職在家反省、工資祇發半薪；並嚴正地對我說：「你不適合在這裏工作。你最好自己找地方去。」後來半薪也不發了。甚至調查當初誰介紹幫忙，讓我去了「市委機關」——該雜誌社工作的。我祇說是徐書記自己要我去的。

誰敢要我？哪個單位敢要我？我等於被無聲無息地開除了，失業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初，因《冬天的童話》被譯成了德文版，我懇求出版人邀請我出國；打算再也不回來了；儘管我對國外一無所知。

「別把話說太絕。」範軍說：「能回來還是回來。」

「我若是立住腳，一定接你出來。」

他不置可否。也許他不想出國，但我卻幻想著他一定會來。雖然我不知將怎樣立住腳，卻深信不管怎樣也會立住、也會工作掙錢的。

我想出國，是為享受？不。是為找個有錢人、離開範軍？不。是為發財？不。——這，我連想也沒想過啊！

我祇想一件事——出一本不被刪改的書，能在書裏盡情地傾訴，獻給哥哥。一生中祇這一本。它的名字《一個大童話》。

我愛範軍、太愛他。他是唯一一位沒有讓我裝成正常女人的人。除了婚前那一次，我們沒有第二次。正因此，我才更深地愛他。除了他，不會有第二個這樣值得我愛和愛我的人。

四年來，我們發現了彼此更多的優點。外面的大批判、誣衊、喧囂、風風雨雨，絲毫沒影響到我們的愉快和安寧。儘管我的心常常受不了外面的傷害，卻不露聲色；一旦要出國，才想更迫切地離開它。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這是我在中國的最後的一夜。

每晚，他要開半扇窗才能睡——為了新鮮空氣；而門又必須關著、怕有穿堂風。已半夜了，臨睡前，我悄悄地、故意地把自己的屋門開了條縫——我想聽見他的聲音；想聽見他輕微的鼾聲、或許會有的呼吸聲、翻身時的木板床聲……然而，

什麼聲音也沒有……他去了一次衛生間又回來……但願他別把門關得太緊……靜靜的、太靜了……一切都太靜了……他是否也像我一樣，根本沒睡？

眼望著黑暗，我用眼睛撫摸著每一件傢具、每一件牆上的字畫和裝飾，尤其我二人那放大了的、咖啡色調的結婚合影。我盯著它，久久地……又用眼睛撫摸那大大小小的每一物、每一件……那是我用稿費、二人的工資，一點點添置的啊……我要向你們一一告別了，也許是永遠——我親手撫摸過的每一個朋友們！

我平躺著，睜大眼睛望著昏暗的天花板，竭力想聽見他的聲音……但仍是那麼靜、仍是聲息皆無……元元，我想用心的電波傳給你、傳出我心底的每一句話：從小，我就想寫一本書。當她誕生時，她應當是完完整整、健健康康、朝氣蓬勃的；她不應被刪改之刀劃破肢體、切掉手腳；她不應為此鮮血淋漓、心靈萎縮——就算活著，也是無可奈何、半死不活——她不應如此。她不應為了她的完整，而讓主編、副主編永遠失去職務；讓編輯部全體人員，哀聲歎氣地做三個月的檢查；而她，和主編的職務也一起消亡。她應屬於全人類的、而不僅是中國人。我帶著她——這尚未出世的女兒——《一個大童話》的手稿，走了；去為她的完整，走了。中共不倒，我不會回來。我也許看不到這一天。但我要儘早讓女兒出世。我從不想發財、哪怕我很窮，可祇要她健康、祇要她活得好……咪咪兔、我的元元，你聽見了嗎？

我翻了個身，想像著我的「女兒」，會是個什麼樣的女兒呢？

她，敞開心扉，毫無保留地講述故事，她的嚴肅和認真，應當是首屈一指的。她是這黃土地的女兒，她把黃土地所有給予過她的，又用文字回饋給它。

她不想粉飾任何人，正因此會得罪很多人。

望著昏黑的夜色，我歎了口氣。是的，如果哥哥是為真實而死，如果我們從心裏欽佩他，則作為他的家人，不應因他被世人歌頌而全家「升騰」，恰恰是每個人，連那愛我及想愛我的人，都必須背負真實的十字架，接受真實的鞭撻。

換句話說，在哥哥為了真實而視死如歸的氣概面前，如果對書裏所描寫的一切還要遮遮掩掩，不光彩的，祇是我們自己。

唯有這樣，才對得起哥哥。

這一夜，我怎麼也睡不著，我幻想著有一天，中共終於倒臺了，人民有了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我的書，在中國印了十版、二十版……也許那一天，我早已去世了。從小我就佩服海明威——當有一天我不想活了時，就會安靜地睡了……但我知道會有那一天，在北京，在東城區——東四北大街一個人人經過的廣場上，

有一座「遇羅克烈士紀念碑」。那一天，電視、廣播、報刊上公佈了對遇羅克追悼大會的日期和地點。一大早，那裏就人山人海了。居民們、離鄉背井的打工仔們，向老闆請了假，前來參加——給予遇羅克銅像的揭幕式。那銅像是全身的、不是半身的——一米七四高、二十五歲的他，坐在破舊的木凳和自造的小木桌旁，桌子的左上角，是羅文為他做的木架紙罩檯燈。他戴著白玻璃框近視眼鏡，正奮筆疾書、偶一抬頭沉思的那一瞬間。那思索的眼神中，凝聚著要為億萬受苦人伸張正義的神聖和凜然；那澄澈的、要穿透黑暗的目光，深信著未來中國的黎明。那冷靜的額頭、正直的鼻樑、堅毅的嘴角，都在表明，他從一開始，便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為億萬被壓迫的人們去死，他覺得值。他身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藍布制服，領口微敞，露出白襯衫領；腳上是塑膠底、黑布面的舊布鞋（不繫帶、不敞口，俗稱「解放鞋」）。那自造的小木桌，才八十公分長、六十公分寬，木腿還帶著毛茬、墊上一玻璃板才能寫字。他右手握著一支黑色沾水（即有墨水膠囊）的鋼筆；略稀疏的學生頭（平頭）、不戴帽、微微有點駝背。他那并不壯實的身軀透著堅毅。

在工廠勞碌了一天的他，在這狹小不堪又潮濕的屋子裏，夜深了，他正為《中學文革報》趕寫文章——不僅寫正面文章，也用筆名寫反面的文章。他文思之湧、手筆之快、一氣呵成，一夜便趕寫出上萬字的文章，從未誤過報紙的出版，第二天還要照常上班……

雕塑藝術家將遇羅克的造型，塑造得栩栩如生。我仿佛聽到了他唰唰的筆聲，聽到了打砸搶中人們的呻吟聲，嗅到了深夜涼氣中的血腥味。我也聽到了他的心聲——

>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一生中最難過的事。」
>
>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哥哥的銅像，是千千萬萬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銅像。他們所有的財產，不就是一支筆、一張書桌麼？他們那深夜中寫作、憂國憂民的目光，那偶一抬頭的沉思，不是完全一樣嗎？

人們久久地不肯散去，撫摸著銅像、一遍遍地撫摸著，一遍遍地看著發人深省的碑文。人們與銅像一起拍照、攝影留念。不遠的書亭，出售著中共倒臺之前禁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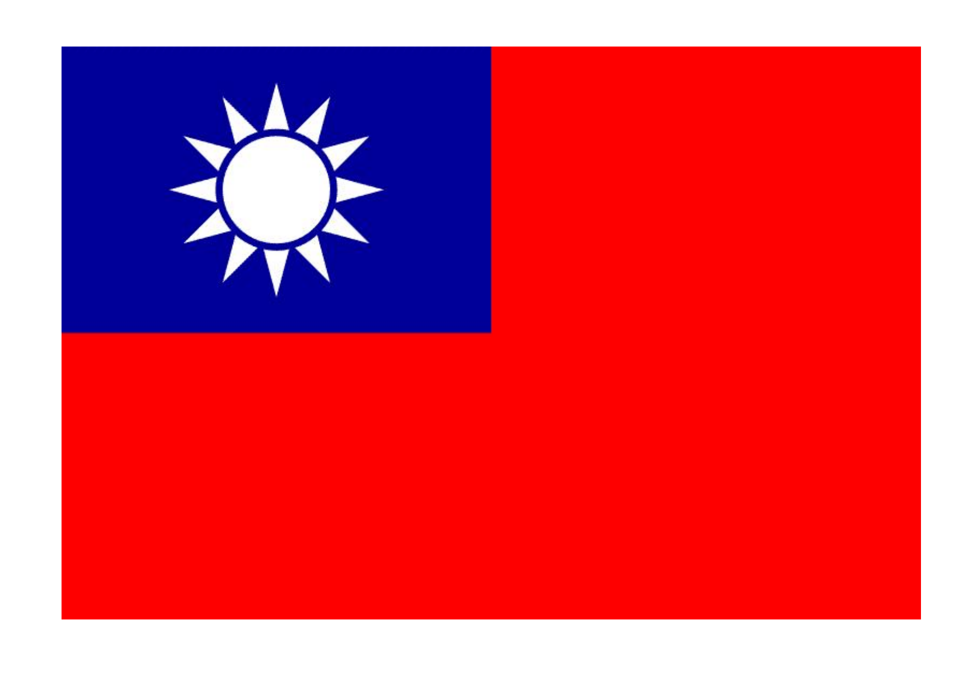
的許多佳作和報刊，以及獲得十二項奧斯卡大獎的電影傳記片《遇羅克》的 DVD 片……

我含著淚水，立在銅像前，仰望著它，總捨不得走。這，不是肉體死在戰場上的「越戰紀念碑」；這，是億萬個心靈被屈死、被扭曲於中共專制之下的「遇羅克烈士紀念碑」。遇羅克，正是為每一個心靈被屈死、被扭曲的人大聲疾呼的。

哥哥，會有這一天的，願億萬人的心靈與你永生！

作者後記

- 遇羅克，死於 1970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之後，立即被強行押進活動手術車，進行活體器官移植；
- 母親，死於 1983 年，北京；彌留之際，喃喃道：「……『北京日報』……怎麼了……羅克……羅克……」
- 父親，死於 1988 年，北京；彌留之際，呼叫著：「……羅克……羅克……」
- 二姨（王桂蘭），死於 1966 年，北京；自殺；
- 二姨父，死於 1972 年，北京農村；自殺；
- 姥姥，死於 1973 年，昏迷了整整七年。彌留之際，喃喃著：「……桂蘭……羅克……」
- 吳範軍，死於 2006 年，北京；彌留之際，他似乎看見了奇奇正推門進屋……
- 遇羅勉，死於 20××年，北京；彌留之際，心裏、口裏呼喚著：「……哥哥……哥哥……」
- 遇羅文，死於 20××年，美國；彌留之際，他叫著：「……哥哥……哥哥……」
- 遇羅錦，死於 20××年，德國，自殺；彌留之際，她心裏、腦海裏，呼喚著：「……哥哥……哥哥……」



一個大童話：我在中國的四十年（1946-1986）

作　　者：　遇羅錦

出　　版：　晨鐘書局
地　　址：　Flat 1522, Nan Fung Centre
　　　　　　264-298 Castle Peak Road, Tsuen Wan, Hong Kong
電　　話：　852-24167803/63001750
傳　　真：　852-24167803
電　　郵：　xldhk@yahoo.com.hk

總 發 行：　田園書屋
地　　址：　Flat B, 1/F, Wing Lee Industrial Building
　　　　　　28 Ivy Street, Tai Kok Tsui, Kowloon, Hong Kong
電　　話：　852-23948863
傳　　真：　852-23937051
電　　郵：　gfbook@netvigator.com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定　　價：　港幣 108 元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7804-6-1